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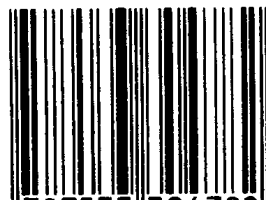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四一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illegible]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illegible]印[illegible]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一册目次

子部・小説家類

國朝名世類苑四十六卷

（二）

〔明〕凌迪知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世類苑四十六卷》提要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九

吳興後學凌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弼治下

弘治　皇太子出閣加馬公文昇少保即上疏畧曰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篤之士以資啓沃不宜襍於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　上欣納焉擢吏部尚書　上入煖閣召公面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麽對曰　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圖報稱仍　命中官扶公下階及乙丑考察大朝官并汰去不職者一千餘員人無異議

韓文撰墓志

弘治元年楊公守陳上講學親政疏曰臣聞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湀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宮僚伏覩　陛下儼然端拱未嘗降一　睿問以窮究聖賢之奥昔儒臣

肅然進退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視朝
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丰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
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
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獘
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
百職之正論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　陛下之
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儻
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屛弃者異時將
收而復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豈能

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
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
學常御蚤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
博雅之名儒進講侍班　陛下聽講未明輒賜淸問
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
覆解詳釋旁引曲諭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
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天
下治亂歷代典巳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凡
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
聚之　文華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

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以養心窮理裁
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可疑錄示講官使解或
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淸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淸惑少而理明當夫萬
機閒暇之際旦氣淸明之時湛然凝思惕然警省必
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
得天下久治則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
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　奉天門而九
卿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內朝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
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

外朝官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
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若有大政則　陛
下御文華前殿召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事各求
其當更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　陛下更審處
而行之其餘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
利獘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
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
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以天下之
耳目爲一巳之聽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

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　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　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上嘉納之即日諭禮部以三月御經筵禮部請併午朝如楊其奏制可　經濟錄

丘文莊正朝廷論曰自古帝王必求善言以為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

容之或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為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為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為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壅遏而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

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聖明留意　經濟錄

孝廟初登大寶明日當朝御史湯鼐侍班糾儀庶吉鄒公智造其第私告之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宮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進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時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湯不能用　本傳

韓忠定召為戶部尚書時時　召見　太陵一日顧公長嘆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沮

撓今邊儲日急柰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
一開中引鹽二異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
五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
言　張詡撰行狀

孝宗嘗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
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
者即召內閣并執事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
便可臻太平　雙溪襍記

劉文靖因　孝宗視朝少晏率同官　上言曰自古
願治之君必蚤朝晏罷日省萬機　祖宗視朝在黎

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遇者視朝大遲散本或至昏
黑四夷朝貢奚示觀瞻庶府文移多至廢閣矧今各
邊啓釁四方薦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
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治世餘聞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至煖閣徤等因奏
曰今國帑不克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
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
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
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
納徤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

東陽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
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徤
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
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
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
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徤因奏
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
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
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
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

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
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價
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
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思治精勵如此　治世餘聞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
苛弊蠹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懼竊從平
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
成法公等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清癯恐一旦禍
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動也　衰談
孝皇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諭曰爾等
各衙門凡事都奏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
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巡按御史一
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　上曰責之
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
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
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
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

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罪退與大夏嘆曰　聖諭
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
記其詳爾戴即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治世餘聞
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前司禮太監韋泰馳
至閣亟呼曰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
東陽臣遷亟具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
於是直叩御榻司禮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
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置朱硯朱筆授片
紙數幅於臣東陽臣遷每一本　上曰與先生輩計
較臣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

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
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疑滯有山
西巡撫官本　上顧曰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臣
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
下三人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
又禮部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
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
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臣健等奏曰此本事多臣等
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一看下去
也是間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　上指餘本謂

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
退　上復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膳監官捧茶
以俟韋太監喜茶已具蓋時出急召未有宿辦也自
天順至今四十年　先帝及　今上之初間嘗召內
閣不過二三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　天
質之明睿　廟算之周詳　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
量者如此且自是若將以爲常故謹書以識事始云
燕對錄
羅整菴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
模大則大成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

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
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困知記
王子衡常曰大識者外僞不能累大氣者外侮不能
動大德者外物不能遷又曰權所以運國勢紀綱所
以繫國脈人才所以生國命故國之不亡者三權不
下移國不亡紀綱不隳國不亡不用小人國不亡又
曰迂儒强勢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侫阿不顧國家之
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又曰儒者
貴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

敗之幾不迷又曰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
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
以言仁時皆以爲名言者　愼言
嘉靖初起用林貞肅爲刑部尚書上請親大臣疏曰
竊聞虞夏君臣更相告戒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
臣鄰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
而歷年有永有由然矣我　太祖未旦臨朝晡時而
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之館胡翰許瑗等
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賜宋濂酒賦醉學士
歌以賜曰使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當時外臣亦

時引見論政事問民疾苦　太宗每奏事畢令楊士
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退
仁宗賜士奇等幷蹇義夏原吉承愆糾繆等圖書令
協心贊輔言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　宣宗每召
儒臣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賚有臣又喜唐太宗善受
諫曰君人當以太宗爲法　英宗親決章奏常與李
賢彭時等講論時事賜言官所食果至親納之袖中
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懋弘至道恢
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惑褻近之愆瑕不掩瑜我　孝
宗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經筵時召劉健李東

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革傳奉裁冗食弘
治之政虞夏爲盛商周令主不能及矣正德之間群
邪鼓扇干紀亂常蔑我　朝綱壞我治體人心已離
天命幾去幸　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　詔夷夏騰
歡収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
人之意似若稍異意者格天感人之道未至與傳曰
爲君難　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討善終之難也
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朝　陛下傾心
延接加意採納似聞近時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
至大臣亦少　宣召孫交之潛邸舊聞彭澤之朝著

俱屬與科道所論馬房馬數錢糧上林苑監內臣冒濫俱未查處伏乞近守　祖宗之盛典遠繼三代之良規日御經筵日臨便殿與二三大臣及講讀等官諮詢　聖學講求治道無有間輟則今日新政所當汲汲者疏入上優詔答之　見素集

嘉靖初遣行人存問王文恪公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

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臣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為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

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為恨惟

陛下遠法　祖宗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或三日或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吾學編

胡端敏任刑部尚書魏莊渠爲書十四事贈之一開悟君心妙在因機順導　上好讀書就於書上開導

勸以勿治訓詁務求身體而行之自然聖德日進無疆一今日第一義莫大於通君臣扞格之情延訪大臣時賜召對不惟明習天下之事又可以察羣臣忠邪一今日得君莫如五六君子而士大夫指爲黨今欲消釋黨禍莫若勸五六君子各以公天下爲心日以善道輔王士大夫將自愧服一宜勸　上愛護精神延廣嗣續仍簡賢士大夫知醫者入侍調護　聖躬一　朝廷一日萬幾豈能徧覽章奏宜勸　上以執體要務爲大明勿事小明一今日急務在薦賢宜破資格開薦舉更相推讓以興人才特　敕大臣凡舉所知大臣進退重在薦賢蔽賢庶幾肯屈已進訪一　聖上英資將有大爲而今日因循之弊已極宜勸　上面敕大臣各陳所當興革大事務在推誠委任以責成功一宜勸　上恢弘聖度勿使有所芥蔕於心一宜勸　上畏天常察災變恐懼修省一言官章奏宜置籍以考之少其員則可以妙選擇其能直諫識治體者拔擢之一　上意雅重守令此誠安民之本但外輕已極宜立法變通若漢宣帝表二千石補九卿唐明皇選卿監出守皆可行也一河運之塞殆亦天意與其求中策下策莫若勸　上廣興北方

地利撤羅減漕此爲上策一他日禍亂終起於邊宜深留意要在選威望大臣修明紀綱愼勿以吏事制戎事一周公理財自王宮後宮始今　上恭儉宜勸以四分制國用之法立會計之書瑣條冗費盡革以寬民一宦官之禍皆起於壅蔽若君臣同遊則不動聲色而自消矣　莊渠遺書

吳康齋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　白沙遺言

講讀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召宋文憲爲江南儒學提舉奉旨受 皇太子經 上御端門問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明之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潛溪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上御西廡大臣皆坐侍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座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敎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通紀

高廟御文華殿召朱善講心箴善講畢言曰人君任衆言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知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賢任能宜留 聖慮
上嘉納之 本傳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爲說講畢 殿下召問士奇經旨于此必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合譏此書宋儒胡瑗之說 殿下云對我言此常

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對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殿下悅又對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儲君講義 上旨命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 御覽允當然後以講內閣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臣士奇閱易昨日呈進此條 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以胡瑗之說 上甚喜葢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殿下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解胡等四人相與辨折暢而後已遂作數鉅册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章以備常閱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士奇曰眞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爲君不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爲治皆苟而已 殿下卽召翰林典籍取閱旣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翻刻以賜諸子且 諭士奇曰果然爲臣亦所當知遂 賜一部葢 殿下汲汲于善道如

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公雍容氣象醇厚近三代生不同時之歎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舉以勵羣臣遂命臣及贊善陳濟校讎歐文正其誤補其闕釐爲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過三四人而止恒諭臣曰爲文而不本正道斯無用之文爲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眞無忝矣廬陵有君子士奇免之臣叩首受教　三朝聖諭錄

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殿講賦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士奇曰自古人君爲詩者高下優劣何如對曰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尚矣後來如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詞志氣已衰如隋煬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鑑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特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　殿下曰太祖皇帝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皇之學所重者不在詩　太祖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諈諸書作詩特其餘事　殿下曰世之儒亦作詩否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王尤當致辨於此　聖諭錄

楊文敏侍　皇諸孫讀書文華殿　皇太子諭諸孫曰此　皇祖近臣汝輩當禮敬公講授有程度諸皇孫多所益　皇太子召公獎諭切直且曰他日學成即汝訓之功也公在春坊每進講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渓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　皇太子每稱公忠直而兩坊僚屬莫不欣服焉　内閣行實

王文端公直云　宣宗皇帝御殿侍臣入講少傅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宣宗皇帝論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横歛而國家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民此聖賢之言豈非龜鑑耶　袁談

永樂二年楊文貞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益見寵任一日文華殿當講大學士奇呈講議於　上前覽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

具士奇因奏二帝三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道　上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爲證庶幾易入　通紀

永樂十五年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固爲卜筮文王周孔彖象卜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爲君爲臣之道悉具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之　上諭臣曰凡此皆數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蓋　上素好學如此　三朝聖諭錄

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李忠文公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所感悟　上亦爲之傾動聞者莫不稱善以爲范純夫其人也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而先生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愼色溫氣和　賜坐西南隅講尚書闢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淸亮聽者忘倦　墓表

天順二年禮部請　東宮出閣　上謂李公賢曰宜先讀何書對曰宜先讀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殊費心力朕初習字任意寫去以此不佳賢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讀字不必求佳但點畫不可茍率爲善　名臣錄

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學士侍講經筵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聽之服闋侍講　東宮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性理諸書　孝宗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吾學編

楊文懿公入翰林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

講書說命篇有曰明君圖治嘗患其臣不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辭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傅說可以爲萬世法矣於武成篇有曰魯論稱舜之無爲周書稱武王之垂拱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逸也然後世人主有欲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以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而高居無爲惟寵嬖艶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所以無爲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

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爲乃始逸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爾聖狂治亂之異端繫于此上歛容聽之大臣退立相語曰眞講官也至於應制詩文亦不忘勸戒嘗作內宴樂語以時方事逸豫則曰豐大必宜日中泰亨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賽異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寶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退語他學士曰萬一過聽不賢於

優孟滑稽之談乎　經濟錄

吳匏菴先生選侍東朝每進講間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興亡之際未嘗不反覆爲　上誦之今　上在東宮學少間詹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王鏊撰墓表

倪文毅爲經筵講官　命編集文華大訓選侍　太子講讀公每進講以古義傅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家傳

王文恪　孝廟初元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諷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召所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新出閤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　王守仁撰傳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

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在東宮教令長至宴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　英宗沖幼就學大臣不能引故事徒狥時好務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矣王文恪晉言昔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導之敎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傅聞有道德者以翼衛之所與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

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之
東宮官以欲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
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祁寒暑雨學皆間
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
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　太子亦且未同於
君也今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
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今雖未能如古
之制亦宜稍異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寮日侍
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
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折柳隨事諫止宮寮有不

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黜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
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
道也　經濟錄
弘治三年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　上賜講
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首
謝訖　上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
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暎罘罳曉殿深湛恩稠
疊　駕親臨袞衣紅耀天機錦束帶黃橫內帑金久
幸清班容宦履漸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
消得　君王念苦辛　蘇談

天順間朝議以邊患久急暫罷經筵許文清上疏曰
近日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
德允納未見施行葢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
臣愚以爲當　聖王中興之時天步惟艱之日正講
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
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
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
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
皆文學智謀之士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
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

資於戡大難矣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
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
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
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
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
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
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
御便殿卽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中
庸孟子兼講尚書春秋諸史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
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

治之方自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修雖　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　聖心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勘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經濟錄

孝宗召劉健等曰昨者會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皆應曰諾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違道理皆是於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無敢言矣　上曰然還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不若啓沃　上更然不必深計矣皆復謝而出是日　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規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　上意所向云　燕對錄

嘉靖初　上遣行人首召王文恪公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闊之典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

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說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于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周商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乃闊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

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等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王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程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 御制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臣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

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機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賚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時 御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蒙 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吾學編

呂涇野當 世宗即位詔起公入史局 上御經筵公進講上疏清溫尋聖學畧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伏望尋溫體驗 馬理撰志

嘉靖元年五月有 旨暫免經筵日講林公俊時爲刑部尚書上疏曰 太祖視朝之暇輙 御便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 仁宗專意文事留心讀書 宣

宗謂楊士奇曰朕寒暑不廢書冊 英宗時日御經筵翰林儒臣分直侍講 憲宗 孝宗循行無改我國家 列聖勤學故事在邇今 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輙講古者之敎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冬夏正讀書之時且經筵之聽講頗不爲勞 文華之清燕亦不爲熱而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爲進學之會天下之治不治在人君之學不學願日親儒臣以講求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以成就德性以成堯舜之治等因 上優詔答曰經筵日講朝廷急務覽奏具悉忠愛 命

該衙門行之　見素奏議

呂文簡柟歸五年以言官論薦復起供職於是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　太祖一舉而取之　陛下不可不深念也或謂公曰元主之戒無乃傷于直乎公曰賈山借秦爲諭漢文帝尚能用之況　主上之明聖不爲漢文者乎　王九思撰墓表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修撰柟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已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温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其人矣　今言

憂勤

夏忠靖朝回于家若有不懌然者夫人問之公曰吾欲直諫思所以悟上者未獲故悒悒耳　遺事

仁帝皇帝每朝會罷有機務討議必親御翰墨坐楊文敏姓名識　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侍講王璡每休沐會公與語退謂人曰公志在　朝廷不少間于燕私之時眞可謂爲社稷臣也　年譜

楊文敏一日朝回聞仲子讓與客談漢疏廣傳公問曰何如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而稱其賢公曰仲翁固好然君子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顧取老氏之言以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耄年志不肯下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年譜

李忠文家居聞　英宗北狩北面稽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復　車駕復讐雪耻數事　墓表

景泰七年春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立孤卿先世室廬昇其第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氏事多難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

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輿安舒良奉　旨更番來視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嘆息因以　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　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太重輿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寓談

周文襄爲侍郎巡撫十九年又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　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故曰當時

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即據實奏聞免糧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即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　朝廷不知有缺乏也問當時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其一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關支省下運耗十五萬其一奉例勸分得米又六萬每歲兌軍起運畢令催糧里甲運此十二萬米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皆積此米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以後即有文書來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餘賸數今還百姓喫種朝廷田秋間又納　朝廷稅也所放米每戶率二石或三石不曾有放一石時文書雖曰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半開局曰百姓冬間納了米留些須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緝紡綿紗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朝廷事亦不可悞也各處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公皆已先知人以爲異久之乃知公與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風水報各與數徤力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爲盡力其思慮周詳而計算審密雖處一家者又恐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往來皆乘小驛站遇村庄僻處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以林

下乘凉公至庭與並坐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巡撫叩頭謝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其心勤民事如此然自覩歉然有感懷一首云日晏忘餐夜半興簿書煩惱爲無能東心初擬逢衡鑑任懇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前非未悟羞蘧瑗敢嘆微軀踐薄冰　顧清撰年譜記

劉文靖家居杜門不出聞　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況嘗備位大臣者乎吾無以見先帝矣　內閣行實

余肅敏子俊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

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楊廷和撰序

林見素閒居不忘憂國聞　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愀然不樂遇歲旱率先請禱發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爲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　楊一淸撰志

王忠肅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　墓表

王端毅恕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剴

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古今不忘憂國　懸笥瑣探

王端毅鯁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俗有甚護疾故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　祖宗一法度壞　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富鄭公使虜功甚偉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靑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億萬計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不知言言無不盡嬰鱗觸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日不食而已也世方以阿意順旨爲賢剝膚椎髓爲能吁亦可以鑒矣　裒談

劉東山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愛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谿山餘話

夏布政寅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聞朝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終日　華亭志

章文懿公身雖家食志存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忻然喜否則愀然弗寧夜必露天焚香默以國泰民安親賢遠姦爲禱　本傳

章公拯居家葛巾野服社飲農談紛華漠無所動惟聞四方災異或天文失序輒憂形于色　王大用撰墓志

陽武侯薛祿鎭大同時年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　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事也　本傳

正德初近習導　武廟搖成憲劉文肅嘆曰吾講讀近臣也上疏戒逸遊崇聖德力攻近習遂乞休嘆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吾不忍強顏以負初心以干清
議　墓志

王文莊陞南京戶部尚書是歲濠反公督餉留都至
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
康陵南巡益發憤懣疽發背卒　石瑤撰傳

嘉靖初霍文敏公爲詹事奏劄曰臣聞漢文帝入繼
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
對曰有主者文帝此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
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

軍士糧餉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
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于昔者也年代愈深流弊愈
極益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
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宗朝額數
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
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心由此正慾由
此窒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矣史氏曰按霍文敏
公此疏惓惓憂國愛君命六部具大數揭帖置之黼
座朝夕覽觀使君心昭然惕然於其故必不敢侈然
以自肆而思所以制節而變通之此誠納約自牖不
戒以孚之妙其有益於國家生民非淺淺矣　通紀

嘉靖中雲中變作寇公涂水時理部事已成瘵疾不
起憂國之心甚切遂力疾上疏極言叛軍稔惡怙終
宜彰天討及分別善惡與懸賞格諸方畧　上下其
議于有司疾殆竟卒　呂柟撰墓志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九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薦賢

太祖略池陽李韓國善長謁道旁留幕下掌書記謀議軍機畫饋餉甚見親信嘗語公務輯和諸將成功一日　上從容問曰漢高祖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

望良若供給餽餉或可效何　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之才顧善長不能悉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　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　吾學編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至一二人問有才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狹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劒當獻之　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遂延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潑潑不休累無枝複基乃深欽嘆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小傳

姚善任蘇州有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善迺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

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廷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耶善益啓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置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善薦爲行軍司馬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

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斂歸葬黃山
靖難錄

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叅政未行楊文貞公言
於　文皇曰郭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
弗果入遂　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見奬勞再四賜賚
鈔襲衣明日陞禮部兼太僕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
可想見矣　吾學編

永樂中　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　太子明
日　太子召問得人未蹇公及西楊薦儀公智　太
子曰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

正精神不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顧問　太子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未　太子應
曰舉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　上喜曰得人智雖
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　吾學編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況公鍾時在
禮曹薦左中允張宗璉　仁廟召楊文貞士奇問曰
人皆薦外任下僚何乃舉朕宮官文貞對曰臣與王
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為所先耳　仁廟大喜曰
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巳
有嚮用鍾意　吾學編

況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寠者多有所給於是
爭獻詩鄒亮獻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會
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鍾得書
嘆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
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
類如此　懸笥瑣探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
人三人為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
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窯匠以文
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文貞公

平時頗愛士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
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為文　仁廟
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　上曰此當
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
蓋夏忠靖公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耳東里
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
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
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尚不知
耶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
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于

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蘇談

正統中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高齡亦倦瘁矣後當何如文貞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吾輩衰殘當薦幾箇後生報　國恩耳振令具名翌日卽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公公曰彼厭吾輩矣縱自力豈但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嘆服　枝山野記

天順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資年公恭定薦楊璿余子俊可大用吏部論公侵官公上言薦

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後余子俊等皆立功邊陲致位八座知人之哲公其庶矣　彭韶撰碑

彭文憲公薦人材未嘗私以語人言官以言語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　傳

彭韶薦陳獻章疏曰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道德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務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且叨食厚祿顧於醇儒反未見錄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爲善之實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處以宮僚柰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強非與弼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矣　經濟錄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

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竝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　神道碑

景泰間吏部缺尚書　上命舉其人御史練綱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

上乃召王翺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戸部而辭瑄相
繼大拜 傳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
之久不召對衆爲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
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慊不信
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 旨乃復召對如舊
瑣綴錄
李公文達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奬恬退厲名節
爲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輗皆以廉介聞首舉耿爲都
御史軒爲刑部尚書未幾耿爲石亨所排斥軒以權

賢侵官託疾去又屢言于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爲亨
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力言富有執守可大用遂取爲
戸部尚書 上嘗謂賢曰左右多不悅富者賢曰不
悅衆見其賢禮部侍郎鈌禮部郎中李和求近習薦
上問賢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
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如若用
紹請於黼座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 上從之
命下之日傾朝愯然其後任事大臣賢多所薦已薦
矣其人不知之反有訾賢者或以告賢賢曰吾知用
其才耳 行狀

姚文敏知貢舉檢防周慎巨細必親見主司偶選名
士必竭力薦之至詘已再拜必申其說而後已或曰
此非外簾所預公曰爲國得賢孰分內外 謙庵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寛謝遷二人皆狀
元及第竝有公輔之望丘文莊卒遂用遷入閣寛以
憂去遂逗留不獲入閣人頗不平遷亦以先之爲不
安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寛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
之他日又以爲言健答之亦然遷爭之不得聲色俱
厲曰吾豈私於寛耶顧其科第先於予年齒先於予
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

入何耶健笑而已其後天變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
寛及王鏊自代健大怒宣言於內以遷爲黨也 文
恪公紀聞
孝皇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多不得所
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
難太急但每事多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必求其
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 上曰內閣近臣如大
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太襍他曾獨
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所薦人之姓名大
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太監陳寛相會詢之寛

亦不知既而向問劉公等言曰劉先生曾說見任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先生疑　上聽之不眞重舉其人言之　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姦惡　聖明已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信堯舜之資迥出尋常物表也薦人之難如此一日　上又召劉戴二公議論人物大夏言其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好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爲國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廝打墜水遐國人之笑及任戶部侍郎令他叅贊北征官軍惟以叅奏總兵官爲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這等何以稱爲人物大夏等叩頭不敢復言　治世餘聞

劉大夏承　上眷顧思欲薦才報國有王倫陝西人因王親除松江府推官爲人譎詐務名自負兵曆醫卜諸事無不精曉欲求爲京官乃託人延譽于朝時考滿來京劉宇以倫爲知兵遂破例薦爲職方主事命下吏部馬鈞陽以爲王親不得任京職此　祖宗舊例似難輒改　上意向劉又批云爾每還會同兵部看了來說馬恐劉在　上前有別詞乃曲從其請倫得職方主事其志洋洋矣劉常對人言我非欲破例但部中多事得一知兵者在司屬可以備緩急之用然倫實非知兵者楊公一清以門人故力薦之於劉劉亦不察觀其後從宸濠反爲其行軍一敗塗地可見矣知人之難有如此　野記

吏部侍郎員缺　上召李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命下士類皆悅

天順日錄

天順中李公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皋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爲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　御前籌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其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瑣綴錄

楊方伯子器知崑山縣治行卓然爲三吳之冠巡撫都御史薦公才改治常熟三載獻績冢宰倪公岳素聞公名特奏爲考功主事　楊文恪撰狀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重見素乃力爲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爲徒行矣　叢說

儲文懿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士咸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避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在吏部時留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　顧璘撰行狀

儲文懿任吏部主事上疏薦舉謫籍遷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

言事遠謫曜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弃之嶺海毒霧瘴氛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起用之　憲章錄

楊石齋當　世宗即位之初入告之謀從無少咈引用忠良布列廊廟尚書吏部前石公瑤瑤入閣繼之喬公宇戶部陶公琰琰不起繼之孫公交禮部毛公澄澄致仕繼之汪公俊兵部彭公澤刑部林公俊工部趙公璜都察院劉公玉皆一時重望碩德維新之治海內翹首後皆相繼罷去是有關於世道非小　通紀

桂文襄上疏謂內閣乃輔導之臣用非其人則機務不免叢脞吏部乃銓選之地用非其人則臧否不免混淆　陛下所以慎之又慎不輕于付托也致仕大學士謝遷　先朝重臣貞德素著以復內閣必能咸有一德成　陛下仁孝治功而君臣之間隔可除矣致仕吏部尚書廖紀久職銓衡清介絕俗以復吏部必能慎簡百僚副　陛下求賢至意而小人之妨賢可絕矣又謂今天下西北之邊事戒嚴東南之蠻夷

猾夏皆由貪功啓釁之所致也今能用有聲望如王守仁以總制兩廣則撫剿得宜而東南之地不足憂也用諳兵如王瓊者以總制三邊則捍蔽盡關而西北之患不足憂矣　聖明銳志中興天下方多事豈可置此經濟大畧之人於無用之地乎　疏畧

姚公鏌巡撫延綏時薦評事羅僑畧云人君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嬰豺很之橫者耳臣聞武王臨御八黨擅權皆逆瑾爲之魁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黜逐其後敢有嬰其禍鋒者乎而給

事中劉菃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復聞是所謂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横者也今遇聖明首宜奬擢以風天下顧菃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　疏議

王陽明答方叔賢書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渼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

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术之間而進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有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　文集

楊文恪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爲出治之本疏毎上必懇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韙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公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黜遠讒佞無爲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仍奏乞敘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有時名　泉談

李梧山撫蘇首薦文衡山林見素移書促之曰文某奔父喪卻賻金幾千金寧庶人屢召不赴氣節有如此者其温粹之養介特之行淵博之學精妙之筆法皆眼中所少一諸生名動天下蘇人以爲星鳳當以

潘南屏例薦之昨會守溪謂尚過南屏當世不可遺此賢者也　見素集

用人

太祖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　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憲章錄

方孝孺溪慮論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

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才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強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也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與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皆志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忌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隳而天下無善士非直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遜志齋集

英廟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即是

恩出於下如洪武永樂故事令吏部選除　上命士奇與楊溥等議之士奇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其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至如此大抵　宣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自有所更改　聖上所論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官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則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沮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進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敕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此生民休戚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詔如士奇議　王直撰大傳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

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而一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良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　吳寬撰傳

謝方石鐸掌國子監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柰何近年大開旁徑如

納馬納粟之例卽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朝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萬一再行奚倫之堂竟爲錢虜易交之地豈不大可耻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斷不可行　通紀

吏部尚書王文建言御史公幹不分日月久近復命之日要舉劾方面之廉能貪酷官各一員其無廉能者聽其不劾貪酷者坐其不稱及方面官公差考滿到京又要舉劾府官等因王文端上疏曰臣切惟方面之員有定御史之差無窮每歲各布政司御史公

差往廻多至六七員少亦不下三四員遞其先後復命御史孰肯自陳在巳不稱必至妄劾方面塞責則一年之間方面被劾者過半比及二三年計數殆盡矣此例既行縱使韓范居職豈能有爲御史者始焉既因妄劾以塞責繼焉必相訐奏而罹罪且邇者皇上敕遣巡撫大臣考察方面等官未及半年剏明年朝覲例該吏部會官考察黜陟卽目推舉方面則自年深御史等官稱職者方得陞授今日之方面卽前日之御史等官也豈有初爲京官俱得稱職纔陞方面卽被黜罷是以中外喧然皆謂王文所言其意

雖善失於一偏必不可行伏乞　敕依洪武永樂年
間例御史巡按體察方面等官貪酷得實者即奏請
拿問不可縱至一年之久延至復命糾劾若徇私不
劾者事發坐以不稱至於方面官於所屬有貪酷等
項布政司例應奏請按察司官則五品以上亦當即
時奏請拿問六品以下就便拿問何必容其在任害
民直候公差考滿到京舉劾其他清軍刷卷巡鹽巡
河點馬御史若果體察方面等官廉貪得實依憲綱
條例一聽舉劾皆不可拘以員數坐以不稱以致前
弊如此則無乖於　祖宗之法誠有合於虞周之意

俾方面等官廉能者有久任責成之道貪酷者無苟
延歲月之弊生民安而治道得矣　經濟錄
丘文莊論銓選之法曰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
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挺持者不
能脫穎而出遂至邅廻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
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
祿者則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
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
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
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妄詐

冒請托干求那移蒙蔽姦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
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
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
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
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
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褻若其立爲法一定
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
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
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　祖宗立法
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

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註此
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
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
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
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
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
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經濟錄
倪文毅入吏部爲尚書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
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公毋別白太過且召怨
輒沮澆不得盡行其志公曰冢宰職固如是故除目

一下中外稱快　家傳

翰林編修張先生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緊近侍官兼壬奏對必選貌體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爲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爲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借此以掩人耳目虛應故

事耳使爲吏部者以公天下爲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每五六人中其優者一人奏　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菽園雜記

李空同上楊邃菴書曰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援門生復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海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治變之風行而守道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道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亹亹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耶史氏曰抑觀空同論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固矣今觀嘉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關世變者豈不重有感耶　文集

楊文襄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鐇就擒舉王守仁于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洪于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旅喬公宇之捍禦留都俞公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

社稷亦大矣　行畧

羅整菴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爲然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悖大之化或以小補焉爾議者未可執爲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併及超轉之說大意以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困知記

孫忠烈任刑部郎中時楊文襄公知其賢超遷福建左參政癸酉遷婺州按察使楊公曰非所以處之也

改山東乙亥遷河南右布政使屬江西巡撫缺人時逆濠奪民利盡錙銖恣所爲莫之誰何頗難其人楊語陸尚書全卿曰是巡撫兵民所恃以爲命擇之宜慎全卿舉數人楊難之次及公楊曰得之矣是不茹柔吐剛善處事者遂以公上得旨拜公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　存笥稿

劉公源清巡撫宣府善能用人征西將軍李瑾軍容整邊事修又多斬獲功公悅謂曰子良將也然鞭撻太過宜少戒仍薦諸朝都指揮劉傳守備赤城好殺喜功前巡撫多不悅公善遇之未幾虜三萬騎入馬營傳聞砲傳率所部百餘騎赴援至則虜衆傳曰即退有何面目見劉中丞直前搏戰虜圍之數重令士皆下馬步闘引滿四射箭無空發最後射殺其酋長虜咬指擁衆去傳身矢如蝟毛衣甲盡赤以矢透髀臥月餘卒公厚恤其家官治葬親爲文祭之且奏乞賞廷廕子以勸後於是一軍感動　傳畧

先朝用人惟賢惟才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人者乎近有但改入翰林及官僚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羣之士亦浚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時忌人官祿至於歿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今訂

識鑒

太祖欲相楊憲誠意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怔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也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敗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以後皆如所料　行狀

文皇帝與解縉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

疏於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縉善且以實對於義曰其中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　仁宗登極問建文所用諸臣士奇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楊士奇撰志

太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欵洽焉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牕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

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果登第爲庶吉士而士奇官少師皆如伯川言　雙槐歲抄

楊文貞公幼孤力學慨然有幽人貞士之志已而應奉翰林赴試吏部尚書張公紞讀其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而已列名第一　本傳

楊文定溥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

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古穰襍録

正統間三楊在内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西楊謂陳芳洲何如東楊指其座曰芳洲不愁無此座但恐坐不安耳後十年果有甘州之行　餘冬録

閩人趙榮字孟仁漂泊京師一日文敏公至鄉人館舍中一見奇之因與語益奇之謂他日名位不凡遂留居于里第或有勸孟仁易名以避公諱者孟仁以

白公公曰姓異名同又何害也至正統中以善書薦授中書十四年北虜入寇遂拜鴻臚卿使虜景泰間奉使　英宗還京師陞工部侍郎天順改元陞尚書曹欽犯　闕又有助軍功果致大位亦如公言公之識鑒多如此　年譜

夏忠靖使閩視學楊文敏爲諸生講孟子養氣章夏公褒奬値福建鄉試因賦詩期之曰浩與偕人入建遊棘闈正爾集儒流虹霓氣吐三千丈奎壁光浮十二樓天下重光看豹變榜中誰獨占鰲頭殷懃寄語司衡者莫使祥麟後馬牛公是秋省試果冠多士云

年譜

辥文清年十五隨父任滎陽教諭河南叅政陳宗問鄞人進士有學有守奬勵後進行屬至滎陽見文清索詩遂贈一律有知爾晚來成大器願成德業贊雍熙之句又序之曰觀其所作才[illegible]而氣廣不數年間必聲名洋溢祿位不卑非余儕備員竊祿者之可比後果不負所期文清爲文以弔之備述其事云　李賢撰碑

周文襄毎喜援引後進錢文通小時卽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啓有詩名能書文襄公爲巡撫甚重之

公事稍暇卽往南禪與啓公談時錢文通爲秀才亦與啓公交欵一日文通過詣啓公以藍衫置欄栒上繼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問是其秀才藍衫啓公因稱文通之才文襄卽請相見索其舊作觀之大嘉賞識遂爲相知後文通登第入翰林文襄尚在任　叢說

尹同仁天順庚辰同考會試得謝公一夔卷列之第三進試于廷　英廟覽對策嘉悅擢第一傳臚之曰褎然衆中縉紳屬目閣老李文達公尤喜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其者乎初從尹鳳岐先

生游先生語人曰大觀他日所造吾不及也吾於文字間上之矣卒以大魁官學士位司空先生之言信哉　琬琰集

岳季方初舉鄉試卒業國子監李忠文公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高文毅彭文憲王端毅皆與焉忠文每亟稱之正統戊辰會試同考置公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　李文正撰傳

郭尚書璡任吏部時進士李賢入選公試嘉禾詩奇賢輔相才授驗封主事　吾學編

呂文懿公原少貧苦志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嘆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遂草萊中者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史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黌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奇是時太守得輒補諸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第進士入翰林　吾學編

楊柳塘子器生有異質志高而銳於學初入邑庠都御史李公提學兩浙見君諸生中曰天下士也既而登第猶以未嘗薦爲慊　還事

王文莊鴻儒敏悟過人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郡守段公堅見公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召見嘆曰子風神清徹非塵埃中人也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遂入郡學提學天台陳公選校士至南陽閱公卷驚曰此經世之文非直舉業也未幾發解河南丁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納倉庾榷册督稅皆有條式聲績遂著衆益信爲全才　石瑤撰志

崔公莊敏未任吏部郎以甄別人才爲己任若前知府張瑄王宇林鶚輩皆待以殊禮而旌其賢能翰林侍講彭教李傑編修張元禎國子費閭皆公品題于未遇一無所失人謂公有藻鑑鈞衡之具　陸容撰行狀

程公信爲進士時以事詣內閣楊文定公見而奇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也　墓志

吳文定公寬生有異質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督學御史陳選奇其文勸令就試以歲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江陰卞郎中

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鄉試京闈書魁會試第一廷試賜及第時論翕然　李東陽撰志

孝宗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材　上曰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　聖諭是也劉公後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　朝廷用此等人方抵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言行錄

李文正爲庶吉士劉文安掌試公炎暑賦嘆曰此文殆絕無而僅有者觀子之志蓋欲用世吾老不及見矣　年譜

王文恪年十六隨父遊京師讀書太學六館諸生爭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試所學奇之時吏部尚書王翺新逝葉公曰失一王翺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乃親具儀幣邀從編修陳音遊提學陳選一見以天下士奇之於是名動遐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品其文曰蘇子瞻之後流也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入奏廷對衆望協然執政忌其文置第二時論以爲歎然　王守仁撰傳

冢宰尹公旻司銓日閩士翁旻以貢就教職公試之不許曰予當出科第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有三舉子選除知縣邑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爲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康正編

石文隱爲諸生時年未弱冠與兄戶部尚書東渟公俱有文學名少師李文正公每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乎　楊一清撰碑

戴恭簡珊善知人每試士閱文詞即知其人之心術器識至年之修短位之崇卑悉斷決不爽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其最公賞舉者大學士王公鏊也郡士帖服公之識鑒　李文正撰志

俞莊襄公諫生而岐嶷稍長授學于遂菴楊公之門

英敏好學以經自任遂菴亟稱之曰子兩浙奇才公輔之器也善自愛之何尚書孟春少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來我楚登進士兵部大司馬馬端肅公劉忠宣公大見器重　行實

何粹夫爲諸生時懷慶太守王公瓚見公文曰是何止解元超世之心聖賢之徒也遂遣子授學焉　王公撰志

晉文恪未第時遊學荊州工部主事關中王瓚權稅于荊見公文謂之曰子三楚奇才勗哉會元可得也後果如其言　王開撰傳

嘉靖中有順天府學生員藍雲者父戍邊攵雲非在營生不當補因忤兵部郎中逮至獄決意解補有同學舉人盧楩與雲友善代雲上書俞公諫公覽其書曰此生科第中人兵部郎豈可以私忿殺一士耶卽呼部吏數責釋之是秋雲果中選　傳

寇公涂水在寧波加意學校以體認實踐爲教取人必先器識於是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如陸鈛豐坊董瀛李惟學趙昊皆公識拔士昊舉進士爲行人以詩被誦又嘗謂瀛曰爾文佳但結束處氣不昌後瀛旣舉而卒人服其明　呂柟撰志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一

吳興後學凌迪知稺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崇文

高皇帝創自馬上優禮儒碩至親調甘露漿及御撰醉學士歌賜宋景濂　宣宗與蹇夏三楊遊萬歲山少保黃淮時以致仕趨　朝謝恩特令從誠仍賜有輿賡歌賛咏一時盛事有光前古　巵言

沐昭靖鎭雲南恩威大行暇日延儒講明經史燮誦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大書太極圖西銘敬齋箴出師表揭于座隅朝夕瞻對又以太極圖及白鹿洞規刻置學宮以端士習　三家世典

永樂乙未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林文秸而又以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次王翺第五名　成祖見翺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今小

永樂甲午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棨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𠎝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　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蓋未及一年而成可謂太速矣時文貞輔　獻陵南京監國故不預　通紀

岐陽李文忠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尤耽羣籍辭色

之事澹然　傳

丘文莊公曰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召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太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也　經濟錄

丘文莊公曰太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　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者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

義仲月試論及内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内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勤謹奏送吏部選附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之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有輪差於内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壹則

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於歲月琢磨之於義理約束之於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　祖宗之舊乞　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　祖宗養士之舊　衍義補

丘文莊公科舉議曰自洪武甲子定爲三歲一開科嗣後科場條例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當時題目無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匀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裁句讀破碎經文焉以此初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月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人制度前代治跡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歎也已提學憲臣之小

試其出題尤爲瑣碎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徧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隔絕交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涖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爲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耳今宜　敕有司凡科場條式必復　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爲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爲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臨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折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塡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　祖宗之舊矣　經濟錄

楊子器在崑山常熟延禮文儒討論羣籍以資博洽在高平則專以經義教諸生旁及鄰邑在吏部時倡

為五經會非甚病雖冗不停批覽　傳

王鏊制科議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如有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竝行而進士

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葢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於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葢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葢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竢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弃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問而精神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竢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

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竢易也

疏議

謝鐸在國學上維持風教疏曰臣愚切謂仕途風教所係仕途不可以不清也冗員風教之濫冗員不可以不革也捷徑風教之蠧捷徑不可以不塞也夫科舉一途雖稱得人柰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

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易稱又以外簾之官預去取
焉或者多爲防閑實則關節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
之法日壞矣乞　敕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
文行者取自　上裁毋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爲主考
庶幾前獘稍革而眞才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之
但近來提學等官數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傾則
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又聽其自願
往往名爲升考而實則虛文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
之法益壞矣乞　敕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
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

三場方許授職庶幾前弊稍革而教職不濫矣此所
謂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
視以爲準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爲京府大與等
四縣皆爲附郭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不
設葢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不然豈以京
國善首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今天下附郭縣
分俱各有學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
倒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爲增益止於府學
教官兼領其事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重矣
此所謂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也國學聚天下英才

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尤恐未精柰
何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殊
不知得其利者未十一而受其害者幾千百今日之
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豈盛世所宜有哉
今邊事方殷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明倫之
堂爲交易之地臣願淡監前獘雖國用不足亦當別
爲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此所謂塞捷徑以澄
國學之源也
疏議
謝方石任國子上修明教化疏曰臣聞教化學校所
自出故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

教化百餘年間罔敢有墜　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
學尤切注意臣謬膺此任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
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制禁令之間或可以
爲教化萬一之助者亦烏敢自隱而不爲　陛下言
哉所有事宜條列如左其一曰擇師儒二曰愼科貢
三曰正典祀四曰廣載籍五曰復會饌六曰均撥歷
臣所謂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者竊惟國子監官以
至各省提學皆所謂師儒也任非其人教化何由而
成願乞力求道德之士以爲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
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

不爲虛也至於提學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材之責權足以黜陟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達蓋其官之所歷稍卑而其職之所關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正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科貢由之而正人材以之而盛者此也所謂愼科貢以淸教化之源者竊以國學所養之士科貢是也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爲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之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

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甚者不知經史爲何書歲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甚者不知舉業爲何物乞　敕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禁而絕之悉投之水火廩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而教化之源亦稍淸矣所謂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者臣以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係誠不可以不正也其所當黜陟者禮官會議取自　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有若楊時者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不愧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隱演晦翁之派雖

其晚節一出稍覺有說而新經之闢誠足以羽翼吾道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吳澄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尊昧出處聖賢之大節亂夷夏古今之大防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乞　敕升時以上祔諸賢之位黜澄以下從恭大夫之例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似不爲無少補矣所謂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者臣愚切謂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

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乞　敕各布政司將切要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送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所謂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者臣以監生之會饌猶百工之居肆不惟朝夕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相觀有以收歛其放心　皇祖之明訓也自景泰逮成化饌堂損壞遂甚廢弛乞　敕議將饌堂照舊葢造以便朝夕往來日用飲饌柴薪之費務使經久可行庶幾國家養士之恩不爲虛文而

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嚴密矣所謂均撥歷以拯教化之獘者臣謂納粟監生一節實爲國家教化之獘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猶當塞其流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分爲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爲撥歷之多少也然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葢巳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巳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

反而爲少少漸反而爲多葢又不止往歲三分之一而巳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爲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獘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欲乞轉科貢爲六七更納粟爲三四庶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獘亦不至於甚極也　經濟錄

崔公銑聚舉議曰今之士學校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焉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次從不出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鄉大夫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爲本六藝以翼之是故忘饑寒空其身忘奇袤岐其心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則諉力足先士則投好宅心孫吳以兵售李悝以農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嚮動七國弁髦其主菹醢其民四豪養客乃至甘爲雞鳴狗盜者向使有田生之有學拘之有日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曰使我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國家造士純用經術然士誦之求仕鮮以褆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學而考之省此里選之遺奈久巳弃之況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閭巷細人之見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

年非以微勞遷卽因小毀黜是以止憑科舉日付之公道故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遺負也何也非有參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自設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民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惇行謹者上之守而登於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取考校黜升責之太守督學官間歲驗其當否以施懲獎士既得第銓司精選其才量授之任嚴考於課必堅守其法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

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疏議

林文安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材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免遺材淹滯之嘆禮部議請開貢四年　林廷選撰行狀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　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内名士其座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

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叢說

王陽明先生鎮贛州有司呈請建講堂公批其文曰建學以便生員肄業者豈虛文哉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况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須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准如所議卽行起蓋務爲經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檄下一時文風丕振　文集

飭武

丘濬論軍伍之制曰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效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按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在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五馬内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五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

戸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戸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戸所統則一每一百戸所内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蓋前代之制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　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衍義補

丘濬論宮禁之衛曰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有爪牙之任而無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

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衍義補

丘濬論器械之利曰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强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材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强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闌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維用弓矢而所謂弩者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弓矢一事

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
衍義補

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眞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焰硝硫黄柳炭爲之硝之名見於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硫黄自海舶上來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礟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礟又謂之銃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今礟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用火發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戰則以其聲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東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愼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至中國歟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

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避之凡臨戰時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二人手捷目疾者專司特放其三四人互爲實藥番遞以進放時高下左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紙爲爆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衍義補

丘濬賞功之格曰臣按　朝廷立武爵以待功臣必

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敘立錦衣衛以掌宿衛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葢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途不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葢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　衍義補

又曰臣按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世其職而不遷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

人遞授遷轉無定職無定員也今制百戶千戶指揮使及同知僉事此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此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者矣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向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天下爾子孫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官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不惟形之言者如此而又著之於法律以維持警飭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　衍義補

李賢曰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

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葢此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葢爲先驅馬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皆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牕

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前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還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虜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遼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巢穴不但可以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　經濟錄

于謙建置團營疏曰議得各營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官一員每千人把總一員每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而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責仍比較弓箭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隨機應敵其平日大小該管頭目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逐漸輳合者

不同庶幾可以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用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火砲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克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

臣等愚見操軍出戰之勢如此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徤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城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賢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也經濟錄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爲總督尚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功也臣今奉命以來熟知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冦至車戰爲宜臣等議得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

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邀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具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濠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二擡兵車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挽車者每輛十人裏

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千餘人其三下樁繩營圖周圍用樁繩五十副每副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樁繩外濠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其四擡樁繩營圖周圍樁繩五十副每副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爲翎神砲以木爲矢以鐵爲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人駕挽戰車一輛輛

用繩二條圓牌二旗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迭子馬子圓石子弁一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鍬及钁各二斧及剪錐各一其鑼鍋皮渾脫大鐮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之長技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靈夏城邊沙草春賀蘭山下可聞人神鎗火砲兼天起河套年年靖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牆如月接墩臺娘娘灘上河冰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戲若余公亦可謂壯猷者矣　雙槐歲抄

王忠毅公爲京尹時公退卽坐後堂召鼓手打得勝鼓以爲樂鼓失節者有罰後公卒以軍旅樹功名豈亦昔人喜聞鼙鼓用兵之詩者耶　畜德錄

劉大夏議武舉疏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葢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弃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伍行之帥師奬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賢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麤材近歲有保舉將材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葢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令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於文者或優於武如穰苴

生於微賤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黥布襟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寧無若斯人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昔唐知求將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千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與人傑士感奮而興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

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毋過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或隱於山林或肓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才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蘂意禮遇崇重

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劒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慮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經濟錄

馬文昇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曰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於將材然非一朝夕所可得也葢兵法始於黃帝禹征三苗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武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者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況能洞曉韜畧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乎昔宋因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仁宗累命儒臣曾公亮編集武經總要一書而自為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陳攻守行兵布營邊地方畧一切器具與夫軍中事宜酌古準今靡不悉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以克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

官員多未得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乏良將其何以禦若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將來臣等日夜思惟無以為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乞　敕內閣儒臣檢尋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將此書從新刊刷數百部頒兩京公侯伯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遊擊守備內外官員並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永遠相傳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疏議

王道議清軍疏謂拂民生變者其獘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姦獘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産者矣此清勾不明之獘一也 國初之制梁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羅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塡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遷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年身應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卽路永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大

拘之獘二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至於妻子算計盡乎雞豚若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軍伍之役重之以供餽之煩行齎居送無地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爲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則亡此軍役併民之獘三也良法善計不在乎他在乎袪此三獘而已矣

疏議

王廷相協理團營上修舉團營疏曰切惟京師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我 太宗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少精是以卒兩大減於 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臣猥以庸愚恐負重託謹以在營切要二事上陳其一曰選軍伏覩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以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內衛京師外備四方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

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爲十二營共官軍十二萬員名又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查得初選團營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二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卽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各處捕盜已五千六百名外衛各處工役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設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

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襍役奪其操練斯志專一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襍差撥之工役罰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

文書到司司吏指勒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辨此是以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係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賄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躲閃差役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將三大營幷團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果皆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尫羸不堪教練者悉行選退

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病逃故緣久不回營等項子男弟姪亦要清查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內衛外衛共轃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其團營襍項差役幷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間事例團營軍士竝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二曰訓練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

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能敵是知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臣觀會典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亂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試中臣等以爲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教演教習之日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着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發矢如何馳馬滚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辰末方散不中式者當

時責治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倦則藝射精趫膽氣增培則遇敵不懼更以諳曉韜畧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顧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爲率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經濟錄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建議也兵制本三營一曰五軍肄戰陣二曰神機習火器三曰三千備宿衛此三營中徤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然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即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即遴選鋒也今又營中選官軍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將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當統兵四征又力辭營務耳　今言

永樂元年冬定軍功襲替例自洪武永樂宣德年軍職絶不論堂兄弟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絶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並得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許襲會兵部大率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絶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収總旗　今言

使命

丘濬曰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靼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

虜情而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專設以司之其慮遠哉　衍義補

太宗皇帝登極以趙公珝能專對命使入交南至則誕宣德意恩威兼布酋長款服既歸卻其金寶之餽太宗聞而嘉之錫賚優渥　墓志

尚書侯公璡初爲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決者　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勢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悅服而罷　上亦以爲能交趾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陛先驅者謂當偃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徇實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　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懼爲撤關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既歸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　本傳

尚書章敞以行在禮部右侍郎奉　詔往安南命首酋黎利權署國事公宣威德讋服利郊迎拜使者堂下利令所親給事左右數進甘言誘以聲色公正色遏絕之及還賂以金珠異物多方致之公堅卻不受及利死　朝廷以其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公往諭之關吏曰此天使即前卻金者再來矣比還麟所贐皆

卻之不敢更進　本傳

景泰元年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臣把禿等至自瓦刺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　上皇所　上皇諭虜請和非偽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　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奉迎　上不聽曰虜譎叵測實歸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　敕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脫脫不花阿刺遣人議和　皇上不吝一介今

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
下大臣再議丁亥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
約八月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　旨未敢
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卽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
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
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
牧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
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
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才智大
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辭不然直枉

彼曲在我猶豫趦趄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
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矣疏
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
至悉議和之意顧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
及太師專爲迎朕兄　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　祖
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搆隙連兵太師既能復
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
人心休兵息民以實踐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
領也所言欲送還　太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卽令
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
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
畢鑾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巳巳善至
虜營庚午也先引善見　上皇是日定議也先遂奉
餞　上皇　野記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一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二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建言

解大紳爲庶吉士日　高廟在大庖西　諭公舉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公退即具奏上數千言皆政教大要言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近有多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人無所措手足矣　御覽

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别以備勸戒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𥘉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如藍田吕氏鄉約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以爲民表而教化興矣書奏　上奇其材拜江西道監察御史　解公封事

仁宗臨御下詔求言陳恭襄首陳七事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宜爲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宜擇賢能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廉退貪府州縣教官多不得人乞風憲考察罷黜中外軍伍多缺蓋由私役擾害致其逃逸乞敕府部都司嚴切禁約邊防之要在足兵食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揀授精兵足其衣食器械漕運惟湖廣浙江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閘淺凍之阻往復踰年乞令運至淮徐等處收貯別令官軍轉運至京且各處歲漕運畢財力殫乏到家修理壞船勤勞可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

重困之乞行禁約　上覽奏嘉嘆命有司咸即施行

碑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劉公文安上十事其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代其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言鋤富鄙貧其九言廷

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過僧尼奏留中不下　劉
宜撰行狀
劉球十事疏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
動與天合者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
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
也臣願　皇上以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
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數
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
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理無不順
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已出則權不下移

故　太祖太宗每蚤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
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
之臣商榷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　皇上臨
御九年事體日熟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
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
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
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
益其明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　皇上察之
於已詢之於人賢則親之不肖則遠之君子日進小
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卿古之

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
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
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
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五曰嚴考覈以督
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
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
縣以察吏治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問亦嘗行
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
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誠宜選擇公
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守郡而下無分文武

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姦墨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
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
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
之理官葢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
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　敕旨減重爲輕減
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
觀望以求希合　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
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
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例亦非古法且使貪
者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

公罪許贖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功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鬬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徒事虛文黎民不受實惠以致困窮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移使不失

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征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　廷磔市梟諸通道而已然彼狹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疎虞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　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今又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

乖好生之仁哉況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　敕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削盡四面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之兵用全億萬生靈之命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夫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

莫若於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昭格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　聖明裁之　疏議輯畧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

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軍士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銜破關寨犇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當大兵集聚之際還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襍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

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聲但見其欲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姦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姓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亦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經濟錄

練御史綱初以太學生歷事都察院正統已巳　英廟北狩　景皇卽位上中興要務八事一謹天變二急先務三正軍法四布德澤五廣言路六屛姦邪七公薦舉八察羣吏冬十月也先寇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然求如种師道李綱其人亦未多見乞

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　敕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和議緩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卽爲姦臣宜亟加誅以爲衆戒疏入上奇其才卽日授監察御史命施行之　言行錄

景皇卽位李文達賢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嗇欲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資近振士風順民心陳敬宗見之以爲至論　本傳

景泰帝登極劉文安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械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蹊隧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

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選賢克將其八言武臣濫
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　朝廷嘉納
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職者以
爲虜懐窺伺之心宜絶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爲苟
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屢數百言備陳前代所以
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强弱事理之順逆以爲宜
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内治儻我以和往
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朝廷雖從言官之
議而亦以公言爲曲盡事理云　行狀
景泰初章恭毅爲儀部郎中適國家多故公首請增

會試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北
虜也先索使通和公言宜暫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
人事之至　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
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識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
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民之
仁節濫賜之費罷補官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
僧徒諸事皆極剴切　尹直撰神道碑
景泰辛丙冬彗復見彭時與商輅上言七事其一乞
崇正道毋惑佛事其二乞謹命令之傳以防詐僞其
三請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事體風俗之失其四

言嬖倖無故而錫帛工匠無故而冒官職是賞太濫
也或罪不應謫戍而謫者或罪不至死而死者是刑
太重也宜節賞慎刑以遏成寃其五聽受羣言勿怒
其切直勿惡其迂遠其六言股肱耳目之私近多至
於奉承而歉於違覆乞賜戒勵事有不可宜再三執
奏其七乞清理三營草場減退豪勢庄田嚴有司掊
尅之禁庶軍民不至失所　上嘉納之　楊子器撰傳
天順元年二月晦夜李文達賢聞空中有聲明日密
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惜民而有此異
惟　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

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即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
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寛恤事條密封以來賢遂
疏十事一請清滄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
紙劄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米之徵六罷虧損馬匹
七飭邊鄙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
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　上曰朕締觀之皆實
惠也宜即詔天下　內閣行實
賀給事欽起陜西叅議以老病毋憂上疏辭且陳四
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講學而
經筵奠勸講及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眞儒以克其任二

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用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太平之治可立致也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悞國

蠹政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鑒已往之弊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矣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術舉行朱子喪葬之禮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未行淫穢日盛乞申明政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民心善矣疏入　上允所奏而四事黜以浮泛罷之　白沙行狀

陳音條治疏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于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　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際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咫尺披采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爲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

爲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忠亡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養病翰林院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鬱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爲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三曰開賢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熙從諫弗咈殷業由隆今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擯黜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　敕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悖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事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四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嘗今號佛子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眞人者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賚濫溢臣願　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自今有請建造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爲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疏議輯畧

鄒智欽崇天道疏畧夫體賢者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　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補有事必咨有殊恩

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政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　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偲偲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食此　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姦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

臣願　陛下密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民窮羣居終日迹若鵷鷺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言曰我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而禍誚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

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沈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言欵之以厚語使得暴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illegible]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

元勳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强珍忠肝義膽顧視
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
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
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之所以
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下飭王恕之蒲輪駕强玲
之聰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
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
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　祖宗之舊也創業之
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
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然終不若　祖宗

更事之多也我　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跡識禍亂
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
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入此曹之手內倚之
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
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
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
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
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　陛下以宰相為
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心腹然後深思
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

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
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　陛下
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
之侍臣之進講也指其章訓其書為其字為其義殊
無反復論辨之功　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
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
事臣不信也臣願　陛下擴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
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
之間無一月不然則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
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大學士丘濬陳時政之弊大畧謂　太祖洪武建元
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
殆欲　陛下紹休　烈祖也遡觀漢唐宋之世自五
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紀綱日弛由是馴
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豐亨豫大
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
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
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
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為敗亡之歸向使其君若臣當
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

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彌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進　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雙槐歲抄

蔡清爲戶部因彗星見上堂尊書曰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爲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仗天之意殆爲此耶數十年來綱紀日廢士風日弊民力日屈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埸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前歲清寧宮災　皇上躬自修省誠諭羣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此固亦修省之大節目也乃狥情彌縫竟得無恙公論所指曰其爲姦之首其爲佞之魁乃晏然朝端不動至其所取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卽此一事皇上所親見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於其他可以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皆謂罪可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可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利其身利其家卽赤子之塡委溝壑不暇恤也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廝養宅舍擬於公矦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脂所萃

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充牣於庸將之家轉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空矣抑豈惟四夷爲足虞前世草莽閒英雄往往乘閒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其可不汲汲振吾紀綱以救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也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

表乞全其女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
時無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
敵況以今日堂堂天朝輻員萬餘里曰兵曰財無不
可辨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
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
章惇輩盡革熙豐弊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
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
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為夷狄利哉若夫
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于人主之一心然必理明而
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其指要則皆不外乎

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嗚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
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之際
皆當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
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理明心正而天下
事皆可無俟多言矣　文則

成化中姚文敏任吏部尚書率羣臣上封事畧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
無事而恣于宴安肆于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
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齋醮勿頻
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

志政務　上嘉其言慰諭甚至丁亥朝鮮進海東青
公言非故事宜詔自今非常之貢物不得進以示不
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疏言　皇
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
罷西山所建之塔黜回阿吒哩之流留心經筵裁決
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
回天意　上嘉納之　墓志

儲文懿奏紀註言動疏謂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
乞　陛下特敕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當
日於何殿下欽奉　聖諭及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宜

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仍行封識付之謹
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
庶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
間常有起居註　陛下儻采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
宗之典貽萬世之謀時不能用識者憾之　奏議

乾清宮災呂涇野應詔上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
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
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
軍令各寧業六曰別處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
報乃復引疾歸　少傅

諫諍上

丞相李善長賜死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
冤曰竊見太師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
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
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
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
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
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
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惟庸則姪
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捨其子而從其

姪哉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
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
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
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
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宮汚僅保首領者幾人哉
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
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强暴動
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託骨肉至親無纖芥之
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
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

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宴然都無形跡而忽起
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
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巳失刑
而臣懇惻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
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
事枉究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下言者臣誠
愧恥忘其疏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恨
不報

　內閣行實

尚書象山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隱遁山谷年將
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先獻一詩其詩

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龍飛在天雨
如膏大地山河眞氣象山人昔往海東山山形如象
山形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山林間一朝雲
氣蔽白日天昏地暗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
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
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
鐵杖麻鞋見　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
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旣稱
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巳酉孟冬　上讀孟子節文欲
去其配饗卽上疏諫先是有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

置棺袒胷膛受射　上見其諫甚切　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不廢後人贊曰引棺絕粒箭當胷挤以扶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莫竊晃旒千載繪成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徧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宮　通紀

永樂間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馬耆蕃庶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公士奇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士奇奏曰　朝廷選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益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士奇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柔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於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　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卿言而罷今有名矣示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言畜馬不便　命士奇據此草敕士奇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內閣行實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奉　敕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及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爲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矣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即位進用

綰前史譏之　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敕獎諭曰有卿用心如此朕復何憂　聖諭錄

韓郁爲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讒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懦懦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大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相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則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　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亡獲

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輿軏乏將不效誅
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
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於國事者且
洋洋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語
曰親者削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
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鑑
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
師迎楚蜀周王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
以慰 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
宗社幸甚不聽 遜國記

靖難兵南下尹昌隆 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
章奏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
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須讓位
不失守藩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
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靖難後昌隆名在姦黨
驅出就戮昌隆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讓位
陛下奏牘尚在可覆也命緩昌隆刑檢奏有之 上
曰火燒頭蚤從此南北生靈受禍不如是酷朕亦無
此勞苦遂貸昌隆死未幾以爲北平知事陞爲刑部
主事 遜國記

永樂十九年 上復議親征北虜夏公原吉約尚書
方賓同入諫公獨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
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
勿煩六師 上怒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縊併
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赴日
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促之 上問征虜得失公歷
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上察公忠間訪國事 遺事
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子不得中式疏考官不公欲
朝廷重治之張寧疏曰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

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正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
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
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求奏遷秩質作
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韓億爲相其子
維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陳循
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 馮京第二時
以賢胄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
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
亦知父不說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
身爲大臣元宰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 朝廷之

上哉卽使有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
天下且今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
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
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是陳
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
准令會試恩巳極矣而陳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
以文其姦臣等聞樹德務滋去惡務本用法不可以
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
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
私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巳彰大小人心莫不

共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
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抵則循等愈無懼憚乞將循
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
人以居內閣用輔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等仍照不
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
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眞才
斯出矣　疏議

御史湯鼐素以風節自負差印馬詣內閣會　敕萬
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　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
等挾持言官特增之耳鼐卽以其語劾奏謂其不當
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且所謂裏面者將
何所指謂內臣耶謂　朝廷耶乞追所指鼐俟命數
日司禮監宣鼐入　旨傳疏已留中鼐大言疏不出
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鼐以手拍地大言曰臣
所疏皆經國大事何爲不見施行一時直聲震天下
吉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鼐鼐家壽州
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鼐手提牛
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
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
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鼐槩下獄俱擬大辟時言

官畏內閣咸無一人敢爲槩申白者獨王端毅上疏
曰伏覩大明律云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
者皆斬欽此先儒謂讖緯如亾秦者胡之讖及赤伏
符等諸經讖緯之書卽妖書讖緯之言卽妖言以其
能惑衆亂民壞國家之事故禁之嚴使之不可犯也
今詳劉槩書詞固爲狂妄不能無罪其夢有無亦未
可知推原其情不過因見湯鼐節次建言指陳得失
不計利害以爲天生豪傑以道事　陛下也是乃與
人爲善之意別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依造妖言者
律論以死罪臣竊以爲過也設有造如亾秦者胡也

之類之言惑衆亂民者不知更以何罪加之昔秦之時有以忠諫者爲誹謗法計者爲妖言至今人爲之痛惜今法司以如此之情坐劉槩以妖言必罪不無有累　陛下清明之政欲使天下後世不爲之痛惜恐不可得也且一婦含寃三年不雨今各處災異人情洶洶若使劉槩緣此死於獄中豈不愈傷天地之和愈召水旱之災而臣忝在六卿之列知而不言則違先聖事君有犯無隱之戒其罪將安逃乎是以不避鈇鉞爲　陛下言之內閣調旨切責公遂乞致仕　大傳

王端毅公巡撫雲南中貴人以黄鸚鵡上獻公上疏極言其不可受畧曰漢末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鵡本綠羽而今黄其羽豈非野鵲變色之類歟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今四夷久缺朝貢之禮交臣漸有不臣之心豈宜役耳目之玩忽不虞之戒伏望明降　詔旨痛絕貢獻凡草木禽獸寶石玩好一切禁止在雲南凡九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　王鏊撰墓志

王端毅公巡撫雲南錦衣官校縱横絡繹公上疏言臣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批給差官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據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刑科掛號皇城諸門俱用照出關防印子所以防詐僞也今百戸汪清齎駕帖至郎中鍾藩所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臣慮事體不一非惟爲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　上意而不死是違君命而罪愈重脫非　上意而死之是孤臣節而法愈輕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也此等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

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方啓釁以致麓賊反敗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父老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不報　墓志

章文懿任編修　內廷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昶黄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　內廷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文公已有疏而惜其君之不用也今　天子仁聖孝奉兩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

靠益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曰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
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
之言不敢妄陳人謂此直微事不足陳論然止漆器
惡旨酒停露臺古之聖帝明王以欲不可縱漸不可
長也疏入　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
君子時羅一峯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時稱翰
林四諫　行狀

南京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等奉　命南京教場點
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　旨令

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昺奉命點軍不宜調吉復
票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屢
轉刁蹬挾制人已從寛調外任了罷恕復奏曰天下
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
法也今不究治缺伍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
人哉吉猶不從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昺乃
得改京職　通紀

刑部主事林俊疏劾繼曉忤　旨杖謫王瑞毅上永
保天命疏曰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
烈詞氣過直冒干　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黻
爲林俊陳情亦行拿問臣當以林俊等爲戒今昧死
而復言之者非納交於俊也實爲　國家天下言之
耳況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
縣旱荒大甚民饑而死此誠　陛下憂勤惕勵諏詢
謀策極力救濟以收民心之時柰何興土木之功爲
佛寺之居蓋聞僧伽之言彰大佛法于以尊之崇之
以福生民而延國祚也且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
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
未聞過之以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
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

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蓋非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
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祖
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佛法有
靈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佛寺亦不宜多
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不知
有幾千百區今復建佛法之居於王城之側遷徙人
民數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蓋安
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置之他處欲人
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以爲建佛殿
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

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是能盡忠於　陛下而不爲身家計也人皆私議林俊之言是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黻言之者今皆不知省悉置於法此臣所以未喻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儻有讒佞之害政姦邪之誤國誰復言之　陛下何由而知之此臣所以日夜懷慮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陛下收雷霆之怒解恢恢之網復林俊之職慰天下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救荒之政如此則九有歸心四夷向化皇圖以之而鞏固天命以之而永保矣不報　經濟錄

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李東陽等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　召儒臣論議政事今　朝參外不得一覲　天顔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藥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蚤朝之節復莅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妄之人黜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通紀

林文安在南吏部會災異率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祛吏弊定庄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法省供應收才望禁姦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負緣傳奉授中書公上言御史當俯垂寬宥以

全風憲之職中書宜收回成命以杜倖進之門疏入忤　旨不報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　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賑濟曰佑啓　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宮簡德宜督進修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遊觀曰撫綏百姓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不報　小傳

正德中有獻畧計者托言京師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辨以爲不可大用等謂此事非吾輩所爲自

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盍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
某等職在論思預聞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郎
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
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宜府京
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　朝廷屯宿鎮兵分地
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輪班備禦近因劉賊
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是
防冬時月縱使京軍在彼徒爲勞擾亦難濟事　祖
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邊未免驚疑臣等
不敢輕議如謂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

總兵郤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
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
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可行及閣議乃
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
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
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
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
不便也京師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
二不便也京師出軍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
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

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
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
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
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弃
骨肉或風氣寒熱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
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
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
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
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
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

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
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
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
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
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
矣翌日乃內降行之遂乞休　經濟錄

逆瑾竊柄姦黨盤據國政日就廢大學士劉健李同
官自劾上奏曰臣等俱以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
以心腹臨終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臣等痛心刻
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手持未敢輕易求退近

若地動天鳴五星淩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綱紀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諂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畏天變于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

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則牢不可解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戸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俱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黜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趦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勿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力極已至于斯若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　陛下不但取譏當時亦將貽誚方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　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

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　內閣行實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二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三

吳興後學淩迪知稺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諫諍下

林見素巡撫四川時以劉瑾潜畜逆謀上疏曰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世道亂而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以斡全　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姦臣擅柄羣雄並起我　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愛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時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　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爲太甲爲成王面欺腹誹而目侮無所不至　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姦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劉皇帝也　比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某　勅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喝向東作揖故謂　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天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朝著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於　太祖遵守於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於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逐而擯黜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

足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爲天子容
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　太皇太后　皇太后
時被離間使　純懿之王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
取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祖母母
耶故事　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爲
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榮王徑遣之國致　陛
下於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爲　陛下私危者　陛下
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
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
藩王金枝玉葉　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

日恣索害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
重索其金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其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勳則親與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罵驅索任情
中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
勒閒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
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　陛下盡失勳戚之心
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
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

其死明日枷其死又明日發其充軍爲民又甚則已
死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
事中許天錫尋事赫財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
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　陛下
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敗羣傷類廢
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
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閒廢
罷黜致　陛下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戸或起艱難
或由勳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其衛
明日降其官又明日充其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

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搖
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
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
存致　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爲財
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於內庫非欲爲逆暗
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爲屋易足也
劉瑾蓋盡關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爲逆屯駐兵馬
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爲馬易足也劉瑾畜
盡鹵北之名馬非欲爲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
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師邊軍更番上操爲張

永所沮奏將京軍官校隨回祭掃爲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久處山林下未能盡知　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踈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　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兩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内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官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疏奏值瑾敗已三日矣

疏議輯畧

劉瑾既入司禮大學士劉謝相繼罷去劉公玉時爲

御史上疏曰臣待罪近畿竊聞　陛下近頗聽太監劉瑾等多事内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伏竊驚懼二臣者　先帝所簡以輔　聖躬臨終顧托之言　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爲戲弄不過投　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爲損多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爲職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　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狥逸遊之樂弃輔導之臣違　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　國體治亂安危之繫也昔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古人至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　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于此　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内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乎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災變頻仍甚者白虹貫日雷震殿廷彗見于

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人事厥繫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胡寇日肆誠宜恐懼修省尅己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弃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伏望　陛下將瑾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徒謝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乂安誠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疏入瑾大怒矯詔能歸復誣搆以罪逮繫錦衣衛三罰之粟久之坐以微罪放

歸　經濟錄

林見素爲湖廣按察使會境內雨雪災異上疏陳言時政大畧謂眷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軍苦戰鬬民疲輓輸又德安安陸葢造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巨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永爲定例拜僉都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湧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閫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倖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字少意長近時章疏當爲第一　鄭岳撰狀

正德元年　上倦于政皆近侍誘引爲馳騁荒淫等事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戰鬬之象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褻于前臣竊憂之夘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慰人　國家之福也不聽復同劉健等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震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屢格變易殆盡愛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倖費歲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詭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　通紀

給事中龐泮御史劉䌳等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錦衣衛獄儲文懿上疏曰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怒卽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　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牾者未嘗黜逐虛心從善有古帝王所不及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反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此臣等所以竊爲　皇上惜也科道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

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克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　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坐觀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　皇上言哉自泮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置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淸明之朝　皇上臨御之時覩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　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慴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卽嗔責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已納諫所致也惟我　朝列聖尤喜諫諍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曰此不敬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朝廷耳烏可深罪　上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　仁宗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論士奇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　敕引過命戈謙仍舊朝參令百官言毋以謙爲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職縲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而赦之則豈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萬姓之衆莫不歌詠　聖德歡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眞可以匹休　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

經濟錄

正德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鎭國公朱壽巡邊又欲

與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　敕廷和等上言　詔旨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屨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陛下假設之辭姑以爲戲言耳夫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柰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　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姦邪爲名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忘家固不足惜但恐　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通紀

楊公一清入內閣乃因災異上疏自劾曰近日綱紀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進宜宮府異體賞功大濫刑罰失中讒言得以惑　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褻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靦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近侍錢寧銜之公遂謝政　行畧

何景明應詔陳言治安疏曰邇者寢宮被災　皇上競惕　敕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無不感動流泣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然自　敕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急宜省改今復處之宴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　陛下欲圖理興化改弦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致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晦則亂治存亂亡事理

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巧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馳憊財力竝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　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相附固長久之道　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共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　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驟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

諷于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尤宜亟爲裁抑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蔽臣謂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恥取容者併爲罷黜而獎拔恬退訪求者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以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祗在　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

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稱時事爲切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疏入錢寧銜之遂補外　　瑣議輯畧

江西燒造磁器太監生事害人江右騷動又值寧藩亂後唐公龍按江西奏行裁革誠慮再補廼上疏曰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回京燒造太監近亦病故誠恐差補滋爲可慮葢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參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況官兵四集救死扶傷里巷嗷嗷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難安況盜賊無種起於饑寒禍福無門生於窮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心悸神憂朝夕致慮爲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

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葢厝火於薪投種於地鮮有不發者而況嘘其焰賠其糧乎臣葢灼然有所見者也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人也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　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葢倣周爲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以綮關去處暫設鎮守太監是時江西尚無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管一鈌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横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蠹耗海内多事　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

議罷之値變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
去其妨治之原變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鎭守太
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斷自宸
衷詢於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將各處會議鎭守一
併查革以復 太祖之規以成 孝宗之制則天下
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荼毒于是乎除矣 保[illegible]輯畧
給事中夏言請分祀四郊 上下其議工部尚書章
公拯以爲 太祖祀于鍾山之陽合祭天地繼從儒
臣議建壇分祀甫及十年復以分祀致異合祀兆祥
乃於泰壇搆殿復如初制雖非古禮之經實出 聖

祖權宜制度已定 列聖相繼遵行故爲我 朝經
常之大典矣臣聞 聖祖先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四
方多災三時不務餓莩且致相食民未給而乃先于
神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夷狄無義北虜數寇邊
境 陛下雖遣將撫師而虜未遠遁人懷危疑戎未
振而乃急于祀乎況邇泗州石墜恐驚 祖陵鳳陽
地震恐驚 皇陵各遣官祭告而南都 太廟棟梁
朽蠹該部亦請大修三者皆非細故也 陛下銳意
法古欲復三代之制亦嘗少念及此乎恐未宜決于
下詔而眩羣言也時宰張孚敬附和夏說嘗銜公議

巳因短于 上上怒曰拯此意不過以官任司空恐
有所建造爲避怨之計若以今時民困財乏自當如
此說何必危言險詞以怨 朝廷非人臣之道公謝
罪乞罷黜方獻夫力爲救解 上不悅而止後以祭
器不如式自劾請罪遂落職 行述
御史馮恩劾吏部尚書汪鋐下詔獄廷杖坐以上言
大臣德政律左都御史王公廷相上疏辯之曰臣伏
覩 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
臣德政者務要鞫問情由明白處斬本註云如漢王
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

益封莽莽佯不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
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致威權歸莽傾移漢祚
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
恐後世宰執姦邪暗邀人心以危社稷故耳今馮恩
所犯揆之於此實不相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鋐掌院
之日恩嘗劾鋐及鋐轉陞吏部恩之意以鋐必害巳
故先爲論列以制鋐不敢發且波及一二輔臣以示
其非私無他意也至於舉論尚書夏言王憲等之賢
比諸稱頌王莽功德本不相類伏乞 陛下矜憐以
全好生之德臣又聞我 祖宗以來有三善政皆前

代所不及不與夷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
論諫殺言官三也夫言官人主之耳目也耳目聰明
不敢蒙蔽則人主洞燭姦邪萬里畢照社稷之福也
故古聖王之於言官言善則行言不善亦優容之所
以廣聰明而鎮邪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
莫不括囊恤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姦邪無種
乘便疊生使言官畏禍而不言此匪人得志之秋也
蒙蔽奪其聰明姦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無所聞見
豈不危哉馮恩一介之小人殺之亦何足惜但關繫
朝廷之大爲可惜耳恩得釋謫戍遼東尋爲民隆慶

元年贈大理少卿　家藏錄

世廟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戒行有期羣臣皆噤
不敢言左都御史王廷相上疏曰臣竊觀　皇上南
行之計決矣必矣無復疑矣但臣日來積有私憂過
計之慮欲聞之　皇上九發而不敢輒觸君父之怒
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言
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況大臣有心膂股肱之託與
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爲　皇上
陳之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
災荒特甚流民載路盜賊蝟興恐有犯屬車之塵以
致驚動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南巡近邊虜酋如花
當部落聞風爲患深入腹裏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
云今日之行扈衛官軍及內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
數萬其供應不貲郡縣倉庫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
司無所措處此三者皆衆人之慮患之在外者若處
置得宜猶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勝常加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今也
遠涉長途日日登歷縱安輿輕輦未免勞頓而況衝
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儻致
聖體違和　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登頓於山原不如

深宮大庭雍容之爲安觸冒乎風塵不如逸神靜志
逍遙之爲樂　皇上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常
日每於大朝之時獲覩　天顏潤粹發氣滿容便與
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於心時而聞有不快卽爲
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逸就勞舍靜而動臣安得
不爲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含痛心不得不以愚
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事其所關繫
至緊至要至大至重何以言之居中可以制外事勢
機權盡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
人也況勞人動衆之餘加之以苦急無聊之故變生

倉卒忠起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册足爲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以至難之事視爲泛常而徼倖於萬一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爲加察焉　家藏集

嘉靖初大禮已定胡端敏上疏曰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而已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　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戒罰朝野聞

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然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生成之德明則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災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而大爲天地生成之累矣臣

知此事非出　主上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册鞭朴行於　朝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　聖德之美也臣願　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席書以達禮受知　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眞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爲例夤緣結托以得倖進者　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

皆非聖明惟以天地日月奉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　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　皇考爲恭穆獻皇帝而躬致廟享尊崇　聖母爲恭睿皇太后而日侍問安　陛下之事　皇考聖母已無子臣父之失　皇考聖母受　陛下之朝享亦無毋臨尊之嫌禮義周至確然　聖謨下詔以來人心下愜天意潛孚已致風調雨順時和年豐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

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　陛下入繼大統雖由　睿
皇遴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旣而卽位以來人
心永戴實承　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知　聖心
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
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　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
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困惑而宥其
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　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
九州四海咸頌　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舊
諸臣和協于下以佐理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

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
下於堯廟雖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爲天子也亦未
嘗不以天下養也雖尊其父爲天子父而廟之宗堯
罔敢貳也此兩考之義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
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爲繼統
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不忍忘也我　孝宗
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號動如喪考妣不幸一
傳正德而爲權姦所誤天下凜凜然十有六年之間
惟恐　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日得　陛下
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孝同符　孝宗而聰明英武

尤似古先哲王天下翕然歸戴如見　孝宗也故雖
間遇天災流行百姓寧餓死而不忍思亂時遇紛更
羣臣寧冒死而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
之言而據改初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遂
謂　孝宗無後非惟　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
聞也竊聞禮時爲大順次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時
宜而其事之興革必順人心縱今議者所言禮也而
於人心則未順羣臣所執雖若爲禮其實欲通天下
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孚　陛下而乃忿
議者之創論不合沮　陛下之用人無方至於激烈

之過而聚哭于廷已則非禮不能無罪矣昔盤庚遷
殷本以利國而羣臣不悅胥動浮言盤庚再三誥諭
以口舌代斧斤此殷以丕還而商道復興庚爲商令
主也今聞　陛下宣諭羣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
王之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
體信任以共圖保民之政而亟行之以祈天永命於
萬年　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清錄　經
嘉靖間郭武定勛侍寵欲將伊始祖郭英同六王配
享　太廟旨下多官會議畏勛皆依倚戶部侍郎唐

公胥力諍於朝上疏曰臣惟　皇祖於洪武之二年
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
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歿者之像虚生者之位
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
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歿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
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
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虚位者此也是
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歿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
敢爲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
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歿

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
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
穎國公而於副將封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
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致
勤勞今勛尤著於是各以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
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
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
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且　大明一
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
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

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
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人言　皇明祖
訓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
妃駙馬之賢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
而勛皆泛引以爲證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廖永
安未除之先凡有十三人其已歿廖永安俞通海張
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得勝之七人於洪武
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
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
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　皇祖親定卽古爾

祖從享祭於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祀廟
且不與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況前代帝
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
之於其父光武則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
造之真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排倒之
機又觸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海帶礪
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
元功之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之三十二及唐凌烟二
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
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其品別
尤精非口舌筆墨所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
不可輕以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
知此縱英矦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歛避況後以南
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
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
悅諸臣素聚之冤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家食家廟
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
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國家之大典禮崇隆
於　聖明之世而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　經

嘉靖十五年內官監開稱啓建西宮修飭七陵預建
壽宮行宮及四郊壇壝奉先神霄殿宇廟廡景雲門
皇穹宇慈慶宮一號等殿隨該武定矦郭勛議將團
營官軍內摘撥三萬員名在於兩宮三大營撥四萬
員名在於山陵俱支與月糧行糧賞米冬衣布花每
名折支銀五兩七錢共該銀二十萬九千六百五十
兩扣送工所應用又該武定矦郭勛題稱戶兵二部
拖欠皇庄子粒等項大約總計四十五萬兩查出送
工部接濟應用奉　聖旨工程原非得已官軍月糧

布花依擬扣送拖欠子粒即便查出接濟不許推托
怠惰戶部尚書梁公材上言官軍做工舊例止支行
糧賞米並無支給月糧布花忤　旨罰俸工部尚書
蔣公瑤以工役繁興財用不給而內官監與武定矦
冒破不貲上疏畧曰　國家營建必資於財力財力
莫患於糜費今在京內外工程二十三處已極繁重
而承天工程又十餘處今據該司所呈在京顧夫銀
一百八十七萬五千三百餘兩顧車脚夫價銀三十
四萬五千餘兩料價銀一百餘萬兩承天工程扣除
事例七十餘萬兩浙江各省買辦木料銀五百萬兩

蘇州磚銀十餘萬兩計料數多顧直廣大財用鈌乏
無從處辦問之府庫則空虛無處可借問之生民則
疲憊無處可徵而監工收料委官至三百三十餘員
費耗廣大樂于遲延拔本塞源尤在於此除總督大
臣總其大綱外若夫仰承德意督率屬官嚴速工程
惜財省費此臣等與內官監掌印官之責也以　朝
廷之心爲心以　國家之事爲事同舟共濟勿分彼
此此臣等戶兵二部堂上官之責也點查軍匠稽考
工程有弊即言無益即革此臣等與科道官之責也
若使內外羣工體　國奉公各任其責各蠲其私則

大工可完諸費亦省矣臣等日切驚憂不遑寢食仰
惟　皇上敬天尊祖光前裕後之作俱已周全正堯
舜垂拱之日與民休息之時也伏望　天語戒飭羣
工畢諸役仍申　敕總督工程大臣務紓　聖慮
以迓天休等因疏上不報次日武定遇諸塗面亦詰
問公與梁公材等俱具疏乞休致仕　經濟錄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四

吳興後學淩迪知稺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匡正

高廟以事責李丞相善長憲使淩悅因彈之劉公基
爲上言李公勳舊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欲數害
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
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
臣駑鈍尤不可爾　吾學編

洪武詔許百官言事時有疏萬言者　上欲罪之以
問羣臣有阿意者曰此不敬當誅　上笞之而怒未
解召問宋濂濂曰彼應詔言事其言忠耳惡可深罪
乎　上默然已而復覽其疏召阿意者罵曰方吾怒
時若等不能諫迺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
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本傳

懿文太子薨　上意在　文皇問劉三吾對曰　皇
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沒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
秦晉二王何地　上頷之　吾學編

太祖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

致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恠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宋濂撰碑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爲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爲好惡　上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曰朕心每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祀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釋　清溪暇筆

太祖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　清溪暇筆

太祖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侍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　憲章錄

建文初即位朝宴監察御史尹昌隆諫曰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安也　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今乃逐溺于宴安日刻甚宴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倦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天下傳四夷非社稷福也　建文君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知朕過　遜國記

文皇嘗好觀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解縉上言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蕪穢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願　命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令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舂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更訪求審樂之儒

作樂書以承唐虞以惠萬世縉又獻太平十策一曰叅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條陳以上　上嘉之而未及行　憲章錄

胡文穆毋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黨枝附扳連坐誣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行狀

楊公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恩畢閱惜薪司奏

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爲宮禁香炭之用
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
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
聽士奇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
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卽命減除四十萬　聖諭錄
先是京師有督召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戍久多逋
逃者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御史練公綱上言召
募之初諭以大義且許事定還歸故徒夫勇李雲集
京師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今

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死應募之民與
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搜求太急恐生他虞兼
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召募誰其肯從有　詔
不問得歸復者數千人　墓志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
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趙王則　朝廷無憂
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
二人依違其間榮隨傳　旨令士奇草　敕詰趙王
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今當以何爲
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何患無辭士奇曰

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義夏原吉反覆言不可
狀蹇夏卽如公言當若何士奇曰　朝廷重尊屬厚
待之有疑則嚴防之當必無虞而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令特信榮言不繫吾輩可否也士奇見榮曰　太
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
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意不解曰汝
不草　敕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
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士奇二人繼
之門者不內俄復　召蹇夏蹇夏以士奇言白之
上不懌而止　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

然言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　召士奇曰論趙王
者日益多當何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下最
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
考於趙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柰何不愛今思所以
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自處士奇曰更得一　璽
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特　敕
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
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因溥陳
山竟疎黜之久　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
之禮爾有力焉　內閣行實

正統初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費耿清惠巡撫江西
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武輒諫止之今買羊
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止
神道碑

英廟一日屏去左右　召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
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極
言錦衣衛官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
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
事不差既而左右暬近有譖賢妄言者　上因疎賢
復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　召其指

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
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曰此弊九重之遂何
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
怨亦不辭　內閣行實

天順中宗室臨川王弋陽王爲緝事者發其陰事已
而多涉虛因　召問李賢賢曰觀此則其餘所枉多
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辯乞　明詔理官不許畏
勢避嫌實傷和氣　上乃召三法司面加戒飭中外
咸悅凡　朝廷大政令涉于軍情邦計者必經賢議
而後決虜酋孛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石亨請
發兵乘機掩取之　上爲之動賢曰頻年災荒府庫
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休息且虜近邊而未嘗犯塞無
故伐之必買釁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　上嬰
然罷之內府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蘇松嘉湖四
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賢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
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賢聞雲南諸夷有
歲辦金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松潘羌寇亂已
敕三司調兵剿之久不下賢曰三司顛頑牽制自不
能成功若　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成矣易曰長
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問可將者賢薦都

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　內閣行實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李賢曰自古明君未
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
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
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
心正如此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
着布衣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
若　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又曰朕於四書尚書
皆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

皇帝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爲首肯　行實

英宗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　旨賢聞之亟入言　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柰何復爲此　上卽日寢其旨　內閣行實

天順三年石亨坐誅　上問李文達迎復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覺柰何天下人心歸嚮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節用愛人與民體息今爲此輩十壞八九　上竦然詔革奪門功陞者

凡四千人　內閣行實

成化庚戌冬彗星見於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彭惠安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減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愼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公於攻近侍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虛名實支誰能詰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宥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給葬銀八千兩在者許其葢祠覔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慴伏望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賢遠佞媚而黜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必由己出終篇又言　朝廷一日萬幾勞心周溥願執其要自今　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陛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　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　聖明耳目而群臣

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　午朝之典又可爭羣與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　上嘉之　琬琰集

彭惠安當　憲皇時星變上疏言漸不克終四事以爲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鎭守內臣貢獻方物於　皇妃或加中宮之上又褒榮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等此正家之禮未終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希闊防微之意深矣近年增益數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輒宥弗罪所請輒從防微之意未終

也成化初罷天下貢獻儉約之德著矣茲者復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此持己之德未終也成化初保傅六卿未常輕援用人之慎至矣近日公卿無故輒加保傅寺監諸司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濫干恩澤此用人之道未終也　琬琰錄

成化五年冬無雪彭文憲上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抽分語赴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賄估直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輸為姦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　上是其言京師為之踴躍　琬琰錄

憲廟命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仁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　憲章錄

成化中京師大雨雹倪文毅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名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姦貪進忠直時以災異求言乃與尚書耿公等疏寅畏天戒七事　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之　行狀

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周文端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役為之外戚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此因久旱貧民取退灘地耕之過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　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凡賚幸陳請悉以法裁之　碑

劉忠宣陞兵部尚書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於　太宗柰今將領兵卒遠有不逮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悞事遂寢　實錄

御史劉瀹劾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瀹言豈不解體將逮人繫之李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　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遂乘間譏賢以阿護文臣會　上知賢已深譖卒不行而大寵賢言爲是瀹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　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　諭言官廷劾之奪其太傅

內閣行實

周文端任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公言　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

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莢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行鈔稅爲織費公又言闕役非舊浙地大水民困徵役乞暫停織造從之　李

東陽撰碑

弘治間雲南晝晦五日　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林見素疏致災之由繫　朝廷而不繫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覽帖置座右

胡世寧撰神道碑

清寧宮災李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悞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釋囚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熒惑　聖心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綱紀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敝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祀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又　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讃東陽又以爲不可　上俱從之

內閣行實

武宗內苑御船獵獸李東陽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廐牧厮役紛亢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慴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　朝廷靡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爲逸群之獸輿不及還轅人轂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爲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

本傳

劉瑾誅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閒稱謂過於卑諂　武皇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

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
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
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盛事當
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刼天下生
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
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
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
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
敕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
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

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
容將此書詞置之不問幷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
幷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
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內閣行實
正德中西域有進獅子西牛西狗者禮部該科請郤
不聽寇公天敍巡撫甘肅奏言　皇上卽位以來不
好珍禽奇獸近曾郤御馬監虎豹之採以爲無益今
復聞此豈　陛下有見于虎豹而不見于獅子牛狗
耶伏望郤還以潛消遠夷窺伺希恩之意　呂柟撰志
英廟因吏部奏選官　上問省官安民之道尚書王
直對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
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然必君心清
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
政務煩襍小人倖進冗食而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　憲章錄
霍文敏公見京朝官有罪輒命錦衣官校擒拿查問
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
橫撓之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
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罰
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沒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

而已足見今之衷廉耻賤節義者衆也顧不繫所養
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脫
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
獄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
可也乃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
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
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
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
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
則贖勿加笞箠弗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義

此于世道甚非小補　通紀

呂涇野初起供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成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　太祖一舉而取之　陛下不可不深念也或謂公曰元主之戒無乃傷於直乎公曰賈山借秦爲喻漢文帝尚能用之況　主上之明聖不爲漢文帝者乎　王九思撰表

魏莊簡校爲講官講畢　世宗問曰連日風霾繼作朕心憂恐必有其由卿可爲朕言之無隱公對曰臣惟風霾者陰邪蔽遮太陽下土不得仰其照臨象君心有所蒙蔽未解也似雲非雲弗能爲霖雨以澤

下土象人君有德惠阻而弗行也天氣高亢而不下交地氣隔絶不得上達則變而爲風霾象人君深居九重弗與羣臣相接則壅蔽所由生也　皇上欲息風霾則今日至大至急者莫先於君臣相親　皇上親接羣臣則爲天地交之泰和氣所以致祥也　皇上不親接羣臣則爲天地不交之否乖氣所以致戾也臣祇承　聖諭先述大義以對　莊渠遺書

忠鯁

永樂八年陳給事中謌舉劾權貴無所避毎奏事大聲如鐘　上令餞之數日奏對如故　上曰是天生也毎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　旨命坎瘞門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論事觸　上怒落職罰修象房同事者先治完降官去謌貧不能顧役躬治甚力值　駕至觀象房上問治屋者爲誰謌前俯伏具道所以　上憐之命復其官搏擊愈甚擢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　皇太子駕　太子訴于　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　上賜以忠良鯁直四

字示寵異焉　獻實

景帝頗好聲色奢侈嘗以金荳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寺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荳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荳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珠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獻鴛瓦中官跪取多盈袖金襠半隨羅裳網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成春風黃金作荳兢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

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荳灑金皆滿地春風飛玉蝶君
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銀荳如八珍官倉有米
無銀糴操驂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顰安邦只
在恤窮民願將銀荳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按讀
楊文懿公銀荳謠眞令人下淚時有以此謠上達於
宸聽當必有所感動移銀荳之歡而爲溝壑之惻矣
通紀

御馬監少監阮浪侍　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
任蘆溝橋抽分浪以　南宮所賞鍍金梁扣繡茄袋
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

毬褫衣忠見其刀制非常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
而入　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爲　南宮欲復
皇儲令浪遺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堯與浪義子趙
縉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煅煉卒不承死獄中
尤窮治不已商文毅上疏極言憸言不可盡聽忠亦
坐罪事得釋　今言

景皇帝不豫而　儲貳未定太監興安以言餂羣臣
商公奮然曰　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　宣宗
章皇帝之孫他非所當立者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
啓矣　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于少保等極刑

召公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諭再三計議改元草詔
頒赦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
條款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遂騰誣謗欲附
致于少保刑案與安和解　上愈怒與安曰當時此
輩附和南遷不省將致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
爾耳　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　楊子器撰傳

天順初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
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
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岳季方與呂
文懿入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

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搆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
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
不如弗究吉祥從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
也　李文正撰傳

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
陳征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岳正
取地理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
所其人驚伏公間爲　上言曹石勢大盛慮有變宜
蚤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
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謂承天門災　上下詔責

躬公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歟　祖
宗成法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
而刑獄寬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
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
歟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
歟征斂從役之法太重而閭閻靡寧歟讒諂幷競之
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爲軍衞有司闒茸酷
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詞極切直天下
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內批降欽州同知道鄰以
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

可用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
肅州鎮夷所時虎石太監鎮甘肅有密諭須生不須
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李文正撰傳
成化七年九月彗星見掃三台　先英廟令宮人萬
氏侍　上于東宮司盥櫛譎智善媚及　上登極冊
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金英掌其宮事父貴授
都督同知兄通爲錦衣衞都指揮萬喜萬達皆受官
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
與劉吉皆附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
無耻希進者羣趨其門彭時因彗見乞休不允因疏

請修省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猶爲至
急凡女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
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
育者必愛其所專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
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
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宜斷自　宸衷
不可專委近倖　上優詔答之　墓志
太監汪直開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臥不帖席商公
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
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

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
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
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可
爲明鑒幷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　上恚
曰用一內臣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懷安傳　旨詰
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收問
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
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械繫數人南京　祖宗根
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
換易國家安乎危乎懷安聞之咋舌而退　上立命

撤去西廠　傳

鼓妖李公文達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淸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　上不從公執之數四上取前十條行之或爲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繫國安危者豈可默默保位　上明聖亦不爲忤也　內閣行實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矦府家人妖幻惑取人財累被刑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銜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其饜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或手取人物弃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遂攀援得

見　上歲辛丑　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一攫取人財物所歷官受其辱民受其擾江陰諸大家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鎔銀爲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書畫器玩之精絕者捡括殆盡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竟欲得賂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二人大懼避驛舍中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燄少息蘇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爲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曰近年貢獻太多所在搔擾古之明皇有投珠抵壁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卻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今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致驚懼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

召災沴又聞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鬻鹽賣鈔需索金銀寶石組織綵粧五毒紅紗廚官損民難以數計夫所謂五毒者艾虎蜈蚣蝦蟆蛇蝎也以此五物織而爲衣用之午節謂可辟邪人驟見之反謂不祥願乃暴殄天物虐害烝民如此即此觀之餘可槩見夫金銀天地之精非智術所可爲昔文成五利既以此欺漢武臣復以此欺　陛下疏上　上竊遣人偵察盡得其贓汙狀　上立遣羅卒往捕時大暑卒畢其體遍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于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地萬姓稱快謂公

有回天之力　經濟錄

羅文毅廷對策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于時爲翰林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　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准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益榮之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　陳白沙撰傳

弘治中周文端任吏部左侍郎一日有中官諭　旨欲以通政司經歷爲參議公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論之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蚤視朝勤聽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而黜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蹤跡爲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益兩賢之　澤

正德間倖臣朱寧用事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時方簡肅良永爲左布政具疏劾寧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　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聞寧席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簇筍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於是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前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　朝無敢言者獨公亟攻之寧憾之不置公三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肇稱公此疏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莆陽文獻

正德丁丑秋七月　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扣馬諫阻疏凡三上其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風聞人言　陛下欲

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
右迫奄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
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爲沴　陛下不是之憂而
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爲　陛下危之其第二
疏曰上自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苦
諫　陛下不可出關未蒙　俞旨臣愚以爲不可出
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繁勞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
宮掛慮二不可也北虜强梁輕身挺出難與之角三
不可也夫凡事愼于初則易悔于終則難我　英宗
決於過關而竟以北狩者以不聽人言也後雖痛悔

無及于是臣職在言路叅　敕巡關分當效死卽加
斧鉞之誅亦不能避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
人報　聖駕已到昌平府卽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
所繫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其
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扈從而後行今傳言　聖駕
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
會分守居庸關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
嵩欲赴昌平候　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傳　旨宣
內外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幷

監察御史印至門固守之收其扃鑰手自持誓曰此
我皇家後門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閻岳不得入回
報　武宗卽回鑾徙昌平而還遠近聞之以爲張御
史能直言誓死閉關不放乘輿出塞其忠節凜凜使
人生氣視古之忠臣引裾閉門者何愧而我　武宗
受言納忠卽日回鑾非盛美事哉欽心懷忠義不以
利害動其心其後攻擊權臣外補邊郡亦無怨悔古
有骨鯁之臣張君其人歟韓邦靖西巡歌曰去年
天子建行宮今年榆林駐六龍聞得北關張御史曾
回　聖駕在居庸蓋紀實也　　關紀

武宗在諒陰青宮舊閹馬永成八人日道　上狗馬
鷹兎舞唱角抵漸弃萬機時號八虎內閣數上疏不
聽言官陶諧劉茝等亦會疏論列留中戶部尚書韓
公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本部郎中李夢陽說之
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柰何夢陽
曰比言官入章劾諸閹章下閣老持劾章甚堅及此
時率諸大臣死諍閣老又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
去瑾輩易耳韓公於是將鬚頳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卽
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蚤朝韓
公倡諸大臣言無不踴躍喜者惟吏部尚書焦芳黨

附八人不肯與名韓公退而召夢陽會具草疏曰臣
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
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
晚仰觀　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
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
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排優雜劇錯陳于前至導萬
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有傷禮體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
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比等
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　皇皇帝業

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
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是昔我　高皇帝艱
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朝顧命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羣
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
治將來無所懼憚爲患非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
告兩宮下諭百僚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
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
不食諸閹大懼太監王岳者亦與永成等共事素剛
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閹都相對

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請閣議日三至閣
益持議不肯下王岳顧獨曰外廷議是明日忽　召
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
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懼莫敢出一語答榮
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
員卿位靡所匡救　上始踐阼遊宴無度狎暱羣小
文等何忍無言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
臣遂旅退鏊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柰何榮曰我頸
上有裹鐵耶敢壞國事是日諸閹益窘　曰求去南京

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遶　上前跪伏
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餧狗　上色動瑾
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
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閣議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
馬鷹兎岳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令獨咎奴儕益伏
地痛哭　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鷹兎何
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智
亨南京爲瑾所殺死於道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
夢陽手筆也蓄憾不已矯詔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

官放歸田里枘爲黨人瑾必欲殺夢陽又明年戊辰復矯旨羅織夢陽罪逮繫至京下錦衣獄康狀元海力救得免放歸大梁 今言

乙丑冬初建 太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楊公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太監李興素有殊寵勢焰薰灼遂下楊錦衣獄莫敢捄適有起復知縣丘太甫田人到京上疏言楊某此奏甚有益葢 太陵有水通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宮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看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益尋遷司禮監抑楊往衆謂必遺

與毒手及至典詞奴客罵詈欲捶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哥何必蠢蹤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楊辨論不少屈回奏無水楊謗甚重衆謂楊必死在獄對語甚壯在獄中口占述懷詩數篇意氣如平時事傳 禁中 太皇太后聞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没水便罷如何只要擺佈他遂得免罪還職 野記

馬永爲薊鎮總兵正德至喜峯口欲出塞公叩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嘉靖四年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用兵不利朝議且撫公上疏力言不可他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室河北藩鎮之禍 敕公提兵出居庸討賊俄以流言中止五年中上言乞宥諸言大禮獲罪者又言陸完有平寇功宜贖罪錄用其子奪總兵寄祿南京督府 傳

嘉靖中石文隱議章聖太皇太后謁 世廟儀守正議力諍 上前 上謂公非通儒公又三封內批言太后皇后出入正朝陰强陽弱之兆忤 旨後議大禮不協致仕去 碑

嘉靖中張公文忠等議大禮內閣楊石齋等各持論不合二家附和者甚衆并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甚者懷觀望圖以幽爲玩何孟春公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詞意明懇得張或問十三條即夕具疏辨析尤盡復偕百官伏闕以請且號哭于廷 上怒奪俸一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天下愈重其望 顧璘撰碑

世宗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 上意初無固必而主議者持之甚堅故諸臣往往得罪辭君采時爲吏部郎中曰是不可空言奪也迺著爲人後解大要

謂太宗不可絕而義變則適子可以為後又著為人
後辨為繼統同繼嗣而繼嗣可以繼統且禮無生而
貴者雖謂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於君父亦不能自
成尊也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人為
傷懼　上不為甚忤甫下獄尋赦　名臣錄

劉公南坦登弘治進士是時外戚張氏賢李頗驕横
亂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抗章申救　敬皇為之
霽威事遂解後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饑虜數入　朝
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持異翁曰請邊
以為民也饑年加賦內難獨不可恤耶使者色沮遂正

歷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
吏部選才廉見曹任仍請榮外務剔四司之財貯之
錄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公意賜庫
名曰節慎自是財無耗出吏有廉名實自公始凡工
部上供季闕內府所見徵輒淆典式不受覈公條
上最甚者十二事得　旨裁之中貴人用是切齒倫
上遣近璫督造龍袍于蘇松公謂尚衣自有常供請
停便　上以為忤勒令解職　李默撰小傳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五

吳興後學淩迪知稚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直諫

洪武時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嘗謂人曰今天下有
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
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言猶將言之況有明
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士
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

不務以寬大御之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
息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
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　聖意深刻者多
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
平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
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
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
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
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

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所學洎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也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于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准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也　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逆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患難見者也書奏　上大怒曰小子何敢間吾骨

肉我見之且心憤況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居昇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　詔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經濟錄

洪熙改元李忠文時勉以時政進箴乃條二本上之　仁廟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大學士楊士奇遇諸外灌以酒得不死明日改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先是折肋內向不相若及是用挺揠而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宣德初　上幸萬歲山恨公言戇觸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門公已為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　上上攘臂怒曰汝何激怒　先帝恥公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宜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　上言事尚有何以不言對曰　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　上微笑曰是難言耳汝之諫藁在否公對曰藁已焚矣遂得宥仍授侍講　名臣錄

陳僉事祚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為河南參議為政務持大體惠愛在民嘗以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太和山

佃戶至則躬自耕作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凡十年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巡按江西疏言帝王之事莫先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讀書貴乎知要惟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載聖賢格言而且切要乞常御經筵講說庶知孰謂道義可遵孰謂嗜欲可絕孰謂忠賢可親孰謂邪佞可遠孰謂民利可興孰謂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亂政事何由而得失等語疏入或摘其語以動　上上怒逮繫至京　上曰戇哉謂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凡十六人繫詔獄五年　英廟御極赦出復以前官巡

按湖廣坐劾逮至更得罪當斬會王事發乃以前奏
不謬免死出獄又劾法司亂成法三歷顛危弗弛厥
操後爲福建僉事鄧茂七起時獨以病在告不署事
得無罪兩司俱謫至驛遞小官公獨完秩致政歸吳
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
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國朝名臣不以生死二
其心者二人焉安成李公時勉吳郡陳公祚東坡謂
劉元城爲鐵漢予於二公亦云　吳中往哲記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
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覽

之大怒欲嫁禍無由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
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
上疏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
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
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
璘同謀故先言以爲璘地幷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
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
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　太
祖　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
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

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
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葬
之正德中贈學士謚忠愍始鍾公同父與公同館相
厚善封事寔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
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
人乎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
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蚤知爾若與劉侍講
公同死耶時同年尚稱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母告
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
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羅念菴文集

廖公恭敏景泰五年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謂朝謁
南宮及加恩禮于　憲廟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
見　上皇臨朝遣使冊命于郕邸歲時令朝謁賀于
東廊恩禮隆洽羣下感動今　上皇居南內問安侍
養大闕曠缺是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
召和氣也且　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
明經義輔成德器以端國家之大本以繫天下之人
心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次年丁母憂入見命撻于廷
幾百明日謫河州定羌驛丞輿曳就道　彭敎撰墓志
鍾恭愍同授監察御史風采壁立嘗因待漏與儀制

郎中章公綸朗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玭
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綸亦慨然以身許
之公先疏上言　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復綴
兼陳一切弊政聞者毛竦而綸疏隨入幷收下錦衣
獄公死焉　英宗復位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於金
石追贈大理寺左寺丞官其長子啓知縣　憲宗皇
帝嗣位詔錄其妻羅氏又官其次子通政司知事先
是公遷體猶在圜土其子乞歸葬浪田之陽頻年鵲
巢山木累產白雛而喙距紅人以爲精誠所感名其
地忠義鄉初公以復儲事諷禮部禮部老臣縮不敢
對曰作死作死章綸疏方具奮然曰我復不言誰當
言者遂言之至是幷逮同天順初詔檢公疏無所得
內臣有能舉以誦者　上擊節嘆賞　高明撰志
景泰五年　上皇別居南宮徙封　憲廟爲沂王兩
宮疎隔嫌隙滋萌人心危懼廷言皆噤不敢言章公
綸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變理三養
聖躬四節倖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愼
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
十三卻獻貢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內臣不可
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爲陰

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爲
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
視膳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
年　陛下向嘗親受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
天位授　陛下尊爲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
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羣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
尊崇而又復　舊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
和氣充天意可回災變自弭矣疏入忤　上下錦衣
衛獄刑逼誣引大臣幷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
膚瀕死卒無一語他及御史鍾同先嘗有言亦幷逮
之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
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綸
與同至百同死綸復繫禁錮益嚴而公不少懟　英
廟復辟首出綸嘉嘆良深遂擢禮部侍郎獻實曰正
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何如一時安攘之功卓矣
所不避者易儲一事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
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僉諍必從乃已則儲
必可復正月十七之變亦何自而萌奈何獨公憤發
一言遂罹楚毒豈意生全復躋顯位以功名考終而

榮及後世忠義之報何如哉厥後　英廟拒絕讒間
全護兩宮其亦終有悟于公之言也　尹直撰碑并獻實
天順初楊公瑄爲御史印馬坼內民羣訴曹石二凶
奪田若干頃公疏劾二人怙寵擅權　上喜公敢言
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孛連見凶日
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延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
二凶先譖諸御史　上前暨彈章入　上震怒　召
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
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詔獄逼公誣引大臣
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司刑者文致坐公

死十三道長謫戍餘貶黜會景城大風雹拔木壞屋
丞正陽門馬碑於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
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免後禍公不可復謫
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田　茂陵即位復
公官公子源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逆瑾亂
政源上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
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
輕出入開除內侍寵倖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
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
時弊源復疏言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

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譽甚力劉瑾怒
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
火星入太微垣　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
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
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妻斬蘆
覆尸葬之　吾學編
孝皇即位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庶吉士鄒公智曰
三代而下人臣不復見君事多壅蔽公勿就職請見
君歷陳政事可否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
之時矣恕題其言是冬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

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
下罔上慢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全無廉
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
忠勤可受大任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
大姦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
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黜小人而用君子又言君
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
不報弘治二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萬尹去劉
啣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唆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
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

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三木僅餘殘喘
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
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
或論午朝不宜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
風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虛
空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鼐槩妖言惑衆死
刑部侍郎彭韶辯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
使朝廷有殺諫臣名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鼐
謫戍河西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
戚饋遺堅卻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

督都御史秦紘檄還董戩修書得居廣城友白沙四
年暴卒年二十六歲　金祺撰志
憲廟時僧繼曉者始以淫汚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
師負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進尊爲法王賜美
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於　上發內庫銀數十
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剏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
言於是刑部主事林俊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
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繼蝕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
此爲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餓死塡
路賑濟無從可爲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　聖德發
內庫銀數十萬兩葢大鎭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
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
之禍未可言也然繼之者梁芳也傾愎陰狠引用邪
佞排黜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
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爲不足所在風
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
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
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
以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
繼曉及梁芳名空之書成使塡吏大駭批頭泣曰此

疏果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俊
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
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厚侍講何希賢力諫止
之俊曰吾志已定不可回也但事定之後煩君爲傳
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齋赴通政司投之語
通政司使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笑曰君能言
人所不能言吾輩媿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
之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
年參議張某諫之俊不應置疏于案而去疏入詔下
錦衣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於國

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賜即死奚事杖也獄
臣壯其言具上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嶽
爭之亦坐謫師宗州知州二人直聲振天下南京兵
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
調南京後疏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
顧慮然雖被謫而繼曉亦坐事竄寺不成建則俊之
志亦已伸矣　國朝典故

李公夢陽任戶部員外郎壽寧侯張氏怙寵矯縱開
張皇店奪占民田聲勢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曰
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

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患君人者聞之而
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
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
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
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於是道
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
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伏
覩　陛下則明君英主也　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
天地者裁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然而治
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在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今天下之爲病者二
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
使不可長也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
察焉其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
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
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是
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
顧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
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

矣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
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
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
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令側目而視
切齒而議孰非飲恨於壽寧侯者也萬一法行　陛
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
禮防則所謂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疏
上　昭聖大怒　孝廟不得已下錦衣獄考掠詰責
詞氣無所撓　孝廟坐文華殿　召見大學士劉公
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對夢陽

狂直不足深罪　孝廟變色李公不敢對謝公從容
對曰李夢陽雖狂其心無他實欲效忠于　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　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陵
獨　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
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德如天　孝
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夢
陽以快宮中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
故釋之大夏曰　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也　通紀
逆瑾擅權用淫刑評事羅僑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
道理則陰陽和今旦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為

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
妃有雞鳴之警召康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
今　陛下日晏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
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太深誅求
太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執政諫
臣噤不為語安得不致壅蔽為大患哉是以黜剿之
刑上於大夫寬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藎置
之行伍潘蕃謫遠幾無生還　陛下置而不問是豈
勸大臣之道歟　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姦
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考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

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
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
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
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處
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
於是御史淩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遏
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
復大理評事　念菴文集
王文成舉進士上疏論時政極剴切授兵部主事時
逆瑾竊弄威柄逮南京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

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
善也臣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
等上言時事特敕錦衣衛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銑
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
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
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
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示
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
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在廷之臣莫不
以此舉為非宜然莫敢為　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

愛君之心哉惟　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
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
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之事　陛下孰從而
聞之　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
時凍冱萬一差出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
所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
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
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
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
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

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
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
覩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
故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惟俯垂宥察疏上瑾怒矯
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全集
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胡端敏公時爲江西兵備
副使發憤抗疏首陳江西賊情撫剿機宜因言江西
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
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居賑救無備省城
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
破家莊田所遍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錢穀刑
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擾擾遍及於窮
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懼有
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　朝廷出矣寧王
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
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
過伏乞　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仕宦會議推舉才
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
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
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

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剿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
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登期休養
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
仰遵　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
務尊事　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
更宜嚴戢官閽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莊田
基址悉歸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
提問如例更乞嚴敕鎮撫以下官欽奉　文皇聖旨
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
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

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偏賂權姦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偏遣凶徒挾　上旨襲公逮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公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横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竝疏論救諸姦亦懼後事未可知公得出獄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釋公士伍薦除湖廣按察使方宸

濠之謀逆也吏於江西者咸刼於積威勢怵利啗惟其欲之是聽志富貴結心腹如潘鵬王秦者不少也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爲幸耳孰有奮不顧身如胡公者哉　名臣錄

黄寺丞伯固當　武宗北狩人心危懼公服除或尼其行公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于殉國也補武選郎中有　旨南巡時寧藩蓄逆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廡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以其事出于江彬誘惑彬方席寵無敢出言公獨疏六事畧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勿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其一曰崇正學大畧謂吉凶悔吝生乎動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願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黜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而聖學維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大畧謂言路之通塞繫　國家之治亂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願　陛下廣開言路以作士氣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大畧謂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聞傳莫不驚疑

竊嘆以爲惟事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
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柰　宗廟社稷何願
陛下卽日削去鎭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不然
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
切爲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大畧謂　陛下始
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
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
財動衆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近者復有南
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
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

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況又重以
慼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者哉姦雄窺
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
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晩矣願　陛下翻然悔悟
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
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黜
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旣往之謬收旣失之人心
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大畧謂今之小人簸弄
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
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方之才傷百姓之心

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
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
此養亂之道也彬挾外邊卒擁內兵權騎虎之勢不
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
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願　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
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姦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
貳大畧謂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
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
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

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
也願　陛下蚤及是時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
於宮中使視　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
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
宗社無疆之休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
名以進疏旣入自分必死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
遺文彬見疏果大怒必欲殺二公傳下詔獄廷跪五
日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或痛公必死
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吾道固
當然蓋萬死不悔也震竟死字汝亨蘭谿人卒後贈

太常少卿公既下獄自分必死畧無幾微見顏面方與陸從容賦詩講易九卦以求處憂患之道又寫小像自贊畧云此內何有節義文章此外何有太古冠裳皆忠義所激發公罷職去彬使人追刺于途有管洪主事知而匿公給刺者前往矣公得微行免于難嘉靖改元以南京大理寺丞起公于家公感　上知遇勉強受命因謝恩勸　上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必為堯舜必法　祖宗且謂君子或有過誤所當愛惜而保全小人豈無才能要須深惡而痛絕凡數百餘言皆藥石語是時諫杖而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

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賓俠飲宴園亭凡　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姦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

章下吏部寢之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須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莆陽文獻并吾學編

舒國裳正德丁丑入對　大廷數奏詳贍忠直敢言賜狀元及第戊寅春權倖江彬等蠱惑　武皇道之遊豫議以三月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金陵下蘇浙復沂江浮漢登泰嶽太和且徧中土繁麗諸處將相大臣多從諛之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公約諸同

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出危言沮之公邀同志者舉酒酹之曰匹夫不可奪志吾輩乃為大臣所奪乎遂連疏以入而部院寺屬諸僚亦各上疏　上大怒車駕不果出下諸臣錦衣獄　命跪午門外梏　五日復褫衣廷杖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惟口呼　高祖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杖畢幾殞褁瘡臥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摽出之公屹不為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既而復蘇謫福建副提舉其餘罰俸降調罷職編戍有差時死杖下者十有一人公惻惻嘆曰使予委從宰相之沮則諸疏且緩矣

今致諸君之死芬可獨生乎聞者感泣君子謂公此
舉振士氣沮姦謀植風化實大有功于世教也今
上卽位詔起公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修撰
甲申夏會　大禮公疏凡三上伏闕待罪再杖于廷
事畧

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諫　武廟南巡　帝
怒罪鞏等江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脅衆行人
何孟循業已隨衆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詞極剴
切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禍未降而
禍已萌蓋直指宸濠不諱也彬畏事泄不以進御孟

循性謹默恥矜伐人亦未有知者至是慮衆為彬所
脅又以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乞自今
罷巡幸勿為左右姦佞蒙蔽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
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
聞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機穽下孟循等于獄陰使
衛李多方抒之復嗾其黨指劾言者懷姦訕　上無
人臣禮　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揚示朝堂毋得效尤
邀等獄上被　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
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爲重輕至是密受彬意命
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循體故羸又憤所言不

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二日竟卒正德己卯四
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嘗草疏時安覺
之前持哭曰王君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且今
又垂空橐耶孟循徐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
謝萬死罪兒子勿令廢學足矣草疏已書託鄉人太
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　念菴文集

武宗南巡刑部郎劉校同僚屬上疏屬公創稿公子
元夔年十一從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跪
五日同事有憂君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焉被杖就死仰天大呼以不

及見老母爲恨語不及他少頃顧元夔曰善繼我志
善事爾祖母元夔嘆天作苦聲裂目叱之曰爾書雖
不達讀事君能致其身也知麽語畢而絕　鄒守益
撰傳

正德己卯春三月辛亥　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危
疑廷臣交章諫　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
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　上愈怒捽
去下詔獄翌日大理寺闕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
人又繼之　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
足暴廷中五日復詔繫獄待後命是時長樂林君貿

夫爲大理評事質夫稟素癯羸械出入神氣閒靜無
異騎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日壬申杖于獄越五日丁
丑杖闕下質夫兩臂無完肉流血漬街砌息微微弗
續昇至同年刑部王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質
夫爲人忠孝沈默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
事親居家孝友恭儉與人信祥刑謹細不以一字苟
喜怒於人可謂賢者黃後峯伯固於質夫交素淺在
獄中熟察其所爲私謂人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
有質夫益將委心焉今　天子卽位贈質夫太常寺
丞遣官諭祭錄子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

府推官質夫名公輔是時行人李紹賢亦同疏入友
人勸之李曰匹夫之志不可奪遂與舒芬等同杖
闕下創甚臾至慶壽寺僧房死焉紹賢不移家惟僕
二人舒芬纍瘠往歛爲作紹賢志

馬公西玄爲人沈毅有大節已死　武宗南狩諫者
輒獲罪後縮莫敢諫先生曰卽畏罪寧不爲　宗廟
朝廷計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　闕
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遊有隱憂伏禍不可
上大怒罰闕下跪五日已又杖之謫澤州知州　王
汨臧撰行狀

熊端肅浹任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時　世宗信任
箕仙　敕建承天閣以崇奉之公上言箕仙不足崇
信宜黜之　上大怒命錦衣衛官校押發原籍爲民
公於酷暑坐牛車暴日中官校督促幾死至河間知
府某者遣校金易以肩輿得還鄉隆慶改元賜少保
謚端肅　　紀聞

楊忠節最性伉直敢言歷太僕卿時值　太廟災
世宗欲更建九廟公力諍不可言　太祖當配天而
脊考不當侑　太祖大禮不合經制而廟設尤爲非
禮天賜警戒未必無意忤　旨廷杖死隆慶改元贈

都御史謚忠節　　紀事

嘉靖辛亥北虜俺答求開馬市廷臣會議題奉欽依
准暫開行兵部員外郎楊公繼盛上疏力陳馬市之
開十不可一曰忘天下之大仇二曰失天下之信義
三曰損國家之重威四曰隳豪傑效用之志五曰懈
天下修武之心六曰開邊方通虜之門七曰起百姓
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狡
詐之計十曰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又曰彼
倡爲開馬市以欺　陛下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
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

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乎自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請之不已漸致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是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爲失信矣何以謂之羈縻乎彼耶如曰欲修戰備雖不用此術亦可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馬市一開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不過爲征虜計耳既交易可以無邊患市馬又安用乎況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不過瘦弱不堪之物將不日俱斃而已有曰初許馬市暫緊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

計夫謂之貢非如古之所謂來賓來王也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既許市後斷不再來保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服食器用俱仰給于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義士孰肯守小信以甘凍餒以死乎縱使少可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後將何如處哉有曰甲兵不祥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爲此說

者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蓋春生秋殺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疾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是馬市之開不利于中國明矣而于虜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以中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今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廻之馬獲青蚨之利是

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害人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征討之事已難收拾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若委曲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且暫免目前之禍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者豈欲其止於開馬市哉其所以不敢非止而止之者以事權既不在我我何以冒禍擔當使有言而馬市罷開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之人加以誤國之罪矣孰若含默不言因循之爲上乎然

胡虜之來與不來不繫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
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
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
天下之事者哉疏入　上振怒廷杖下獄謫陝西狄
道縣典史

忠愍公遺集

嘉靖中大學士嚴嵩擅權誤國楊公繼盛時以狄道
轉遷復任兵部職方員外郞上疏畧曰臣官居兵曹
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于胡虜凡有害于社稷人民
者均爲之賊臣聞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
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

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寇瘡疥之疾
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
先後故臣請誅嵩當在剿除胡虜之先臣敢以嵩之
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祖訓曰以後子
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
家處死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每事
之題覆其初先呈稿而後敢行今則面稟而後起稿
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
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各官陞
遷未及謝　恩先拜謝嵩盜惟知事權出于嵩也是
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專恣此壞　祖宗之成法
一大罪也人君之權不可下移臣下不容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治之誠心也豈知嵩一承
是任遂竊威權如　皇上用一人卽差人先報曰我
票本薦之也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曰此人不附
我故票本罷之　上宥一人卽先遣人報之曰我票
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曰此人得罪
于我故票本報之凡私少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
嵩亦尋別本帶出　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
之恩以逞已之私此擅人君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

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之道也嵩于　皇上行政之善
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是我議而
成之及今則將　聖意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
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皆知　皇上以前所
行之善盡出彼之輔助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
善則稱君之忠果若事是乎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
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嵩又令子世蕃代又約諸
乾兒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紛然一票
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滿朝紛
然已知之及　旨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卽劾嵩

之朮如前經歷沈鍊亦世蕃票擬其餘可知矣故京
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
日一家盡獄囚益滋恨嵩蕃父子耳此縱姦子之僭
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
嵩爲輔臣先自貪冒軍功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
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造冊繳
部效忠告病廼令長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
七首級功加陞錦衣千戶任職管事夫效忠與鵠皆
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嘗一日離家至軍乳臭孩童
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假捕軍功冒濫官爵科道

被積威所結箝口不言此其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
也逆賊仇鸞爲爭革任世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
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
廕子彼時嵩父子自誇鸞之功及鸞權日盛反傾於
嵩嵩嘗自嘆以爲養虎遺患後知　皇上有疑鸞之
心恐敗露連累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是勾虜背
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嵩之惡又
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二十九年
胡虜犯京兵部尚書問計於嵩嵩曰邊上戰敗猶可
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

掠必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
夔求救於嵩又曰我已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汝夔
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汝夔心不變及汝夔臨刑
知爲嵩所誤廼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汝夔不出戰
之故皆嵩主之按兵不動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
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
中徐學詩以論嵩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
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戶科
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嵩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
官之時恐嚇吏部將汝進等罷黜夫嵩爲小人故善

人君子多與相反嵩不惟能其官又且加之罪以故
善類爲之一空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擅
府部之權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
武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計銀之多寡將官既納
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軍士多致失所有司既
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百姓多致流離怨聲
滿道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非　皇上德澤之深
天下之激變也久矣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
之隆替繫天下之治亂　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
故風俗還古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汚以率其

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弁兢踈拙者
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卑汚成
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有風俗之變
未有甚於此者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再以嵩
之五姦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
之臣嵩欲托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無不報嵩知之報必
酬以厚賞凡 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故皆得以遂
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此其姦一也通政納言
之官嵩欲阻塞言路故令乾兒趙文華爲使凡章奏

到必先送副本與嵩先看方纔進呈事少有干于嵩
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是 皇上之納言迺賊嵩
之攔路此其姦二也廠衛衙門專一緝訪姦惡嵩則
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既與
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
又豈忍緝訪發露令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
女便可見矣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姦
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也嵩於科道之初
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推官知縣
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

軟圓融者方補科道少有忠鯁節義者必置之部屬
旣選之後入拜則囑其飲酒出差則爲之餞賜心有
愛憎則唆之舉劾至五六年無所舉劾便陞京堂夫
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間有
一二感 上之恩而欲有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
而不敢言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
四也科道雖已牢籠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
可畏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
羅門下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
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並爲

黜逐連絡蟠結合爲一黨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
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
之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
察嵩之姦舉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如果的實則置以專權重罪以
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政可清矣區區胡虜何憂其不絕乎奉 聖旨這
厮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 二王
爲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
問明白來說尋坐死在獄三年乙卯冬死于西市隆

慶改元遵遺詔贈太常少卿諡忠愍廕一子入監讀
書敕建旌忠祠　澹集
嘉靖庚戌十月虜寇逼都門九門俱閉求入不得當
事者莫敢發策錦衣經歷沈公鍊謂都督陸公炳曰
虜營尚遠鄉民不令入城虜且近掠適爲寇資爾陸
公曰將柰何公曰公　上所親信宜請之陸公遂以
公言奏所入男女巨億萬計既虜獲御馬監中官楊
其背令入報曰幸許貢不則且肆掠京師震恐徐宗
伯要諸大臣以　御朝請詔文武羣臣議甫就計國
子司業趙公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而軍我城

下盟耳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犒士辟言
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
虜以予貢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公廷叱之爭之堅而
沈公復爲申趙理曰虜賊犯順至城下許其貢掠不
許亦掠且京營將士久襲承平兵不磨鈍甲不緝穿
難以卒應令禮部與語汝等遠來求貢未測　聖意
不敢遽奏必欲貢當備陳誠款爲汝奏請如是遷延
以緩其勢陰爲戰計乘其怠而襲之虜可擒也權相
嚴嵩并吏部夏邦謨帷而問於左右曰若何小吏多
談遁爾公應曰此何時也古所謂主憂臣辱即其事

也大吏不言小吏懷忠悃者烏忍于緘默耶次日
上覩朝詔有計破虜者得盡言沈公氣甚壯欲力吞
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請以萬騎護
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令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
其壘歸必大勝詔下兵部議是夕震雷雨如注虜疑
天佑中國乃宵遁　王世貞撰墓志
權相嚴嵩暴幸用事數寢隱邊事不以報沈公居常
憤之一日燕居危坐呼其子襄而嘆曰前日賊狂城
下宰相肆貪暴如餓虎都城翼翼四方之極使謀國
有人豈令虜騎至此乎紀綱大壞賄賂公行四海民

窮九邊政廢實嵩父子之罪也大姦不去他事未有
可議他日又飲尚寶丞張公所泣而嘆曰詩不云乎
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
蝇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遁抗
疏極言釜正姦臣欺君誤國之罪以決征虜大策請
誅相嵩父子以謝天下畧曰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
歸又揚言入貢陰懷故智致壓　皇上宵旰之憂然
用兵之機必先廟算必先爲天下誅姦邪而激忠義
則虜賊不足平矣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如鴻毛

不閑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
與兇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欲有忠
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則多方以沮之人有欲貢愉
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納賄以鬻官
吏也已成常例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其所以
納賄者以爲既得其財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
可以資其力其爲身謀得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
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敵愾以錢
而買死守臣非通財幣不可以致舉彼曷肯忘己憂
民以私而爲公廼令考察之際又其父子獲利之日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
而罰之也人皆討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　朝廷
之恩威矣如舉其罪之大者有十一曰納將官之賄
以開邊隙二曰受諸王饋遺令諸藩失職三曰攬吏
部之權姦贓很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
立風紀大壞四曰索撫按之常例夯走書使絡繹其
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五曰陰制科道
官使不敢言六曰妒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
擠之死地而後已七曰縱子受財以斂怨天下八曰
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家之元氣大虧九

曰爲內閣九載而姦貪日甚無一善狀十曰不能協
謀大計以舒君父之憂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
皆知嵩父子之所致也且聞議阻北伐其心曰事成
則功歸於將帥事失則罪歸於輔臣此所以倡爲不
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爲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望
皇上敕下廷臣詳議其罪應誅即誅應黜即黜則賞
罰明而賢否別義士無不仗劒而起感激奮發爭先
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　旨下沈鍊去歲誼譁朝堂
無人臣之禮今後誣陷大臣以自爲名廷杖編發保
安州爲民　表忠錄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五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六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剛直上

大學士吳公伯宗中洪武四年進士第一時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中書恐久之為國患詞甚剴切　上得奏即　召還　賜衣鈔　諸學記

洪武中人張興恃寵笞人於　左順門下解縉過之厲聲叱曰　御座在此敢爾橫耶興俛首斂退不敢應一言　內閣行實

解大紳為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太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太而一時多其直　上慮公少涵養將為衆所傾　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學又　諭之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遂侍父歸　瑣綴錄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　陛下不跪不為倨嘗諫宮中不宜寫武后圖忤　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正色立朝如此　數槐歲抄

文皇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　上前併指黃忠宣公為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臣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　傳

周按察新以剛直稱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憚之稱曰冷面寒鐵公人聞公來皆走匿為浙江按察使嘗廵屬易服色以入觸縣官怒收繫獄中盡知一縣疾苦明日迎按察使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免冠伏罪竟按黜之由是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莫敢肆一日同僚以炙鵝餽公公懸之後有遺者指以示之其僚有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　朝廷命錦衣千戶如浙拿贓吏即受吏贓新時進須知遇諸涿州捕之繫于涿獄千戶逸走詣　闕下以聞文廟大怒令馳驛縛新既至伏丹陛下猶口口歷數其罪不已　上愈怒命肆諸市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是夕奏文星墜　上大悔不悅者久

之乃後數日見形于朝或見一人衣紅衣立日中
上呵問爲誰對曰臣周新也　上帝以臣剛直命爲
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　上憮
然新鯁直政尚大體斷疑獄如神人皆憐之以新之
剛直而獲罪　明王竟不保其身古云大剛則折新
之謂矣　獻實

宣宗即位三年大正庶官以修百度以吏科給事中
淩公晏如爲右僉都御史賜之璽書蓋是時持憲者
多以賄聞　帝簡擇用公公感　上知遇確然自守
不爲衆所惑彈劾不避僚寀憚之與都御史顧佐齊

名兵部以武職貼黃久不清請會官清理　上以命
公公與翰林侍讀苗衷同力一心罔有漏失有顏鎮
撫既卒子孫當一人繼乃復以一人冒官三十餘年
恃權貴莫敢誰何公閱其實乃奏罷之又著令凡武
官有請難功而無子者不忍遽絕其祿得以壻或義
兒一人不再及也有張指揮者既以義兒者繼矣又
或冒及其子因有所調發託統帥以疾豫以子代亦
十餘年矣公亦奏請罷之其剛直不阿類此　王直
撰墓表

永樂己丑　上親策士於廷時鴻臚無卿丞張斌任
事恃城守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
卷至爭論　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
不可以讀卷乃敢煩　聖聽如此當伏法士論壯之
碑

練御史綱巡按兩淮鹽課按劾趙駙馬不法權貴歛
戢巡按福建時官臺山馬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
協從綱釋之趣師剿捕追咎典守者坐是忤衆按察
司使楊珏乃誣擴綱于朝當道者多忌綱左遷陝州
州判官部符未下綱已丁艱歸賦性剛鯁嚴於嫉惡
遇事輒盡言院中語曰歐寧手練綱口　名臣錄

景泰二年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燄日益甚聞大
臣中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甚如往年之
事王振者林公聰首偕科道上言盡暴其罪乞急治
之不然必蹈覆轍彈章既成對衆復增二語曰復起羣
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蓋厚嫉大臣之憸
小者也既奏　上即命錦衣捕治之後雖得釋迄不
敢肆　立齋閑錄

魏文靖以直道自持不苟狥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
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雖部堂尊官亦歛輿廻
避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振銜之譖于內衆

爲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旣至問孰爲
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
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
上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塵談錄

岳季方性剛而志高不輕屈下人在內閣不久被黜
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
信而諫是也公應之曰初　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
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後被謫
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於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或以賀公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

寫待漏容公遂櫽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
聞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靡憾也　水東日記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加禮王尚書直遇振未
嘗少降詞色同坐時據欲尊席公曰太監職四品吾
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之何　國家典故

王公竑撫揚時因歲饑上疏言制治保邦二十事其
言多指黜權貴權貴人陰中傷之用是罷歸先是有
爲公慮者曰自今凡事宜愼重事有大利害何苦不
自計耶公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巳設遇此等事吾
卽如此處之怵利害而遷其計吾不爲也其以身徇
國不避艱險如此論者以公爲社稷臣可方汲黯韓
琦焉　雍大記

太監李良典御廐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旣得
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勢甚
重不宜授無功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
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通紀

天順中錦衣衛率鈎摭百司短長書片紙以聞輒報
可禍立至有干請必狥治以法指揮門達恬寵能立
生死人百司遇之塗皆蹕馬避恐後毛公吉獨與揚

鞭抗揖由是怨吉偵之無所得一日公失朝下錦衣
獄衛卒羣吠脅之吉曰有國法在爾曹柰我何達聞
愈怒嗾健卒掄巨挺撻之見骨幾死吉自如　獻實

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
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　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
西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閒
啓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
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旣傳聞籍
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　朝議命王恕巡撫其地恕
至卽令按察使司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仍亟言啓

邊釁之由及交人窺伺之意錢能私遺外國攪擾邊
夷諸不法事沒其寶石於官械其黨至京誅之 行狀
淸軍孔御史按嘉興里老多被箠楚致死者楊公繼
宗任知府揭示要衢曰孔御史打死人赴府報名孔
見之無如之何刑酷如故公入告曰爲治賢遍體今
公但當剔姦剷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淸審此有
司之事非憲體也孔不能折臨行欲訐公短直入公
衙公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牀頭惟一衣佩
且不封識公復啓示之孔媿服而去 遺愛錄
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公直與菱藕曆日

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
諾即出牒取庫內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即索金錢
又出牒取庫金錢入餽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
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公有大節持風裁
藩臬御史皆敬憚公公誅鋤姦豪盡束手斂跡但得
改過即止不深究超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
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由是權貴斂
跡 後渠雜識
李公秉巡撫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
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姦贓四十

事公條上 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
賄末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瀆 聖聽詔詰公
不肯引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 碑
陳恭愍選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
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
藩臬竦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
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密疏其擅權之罪疏入留
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公對 上以
疏示之 塵談錄
應誠伯孫繼先多不法程公信盡發其貪尅諸罪繼

先罪免其黨與皆戍嶺表軍府肅然公性嫉惡太甚
每曰論事必先別是非論人必先別小人君子人有
善樂道之如己出有過面數之不少恕而中則寔無
芥蔕亦無後言嘗慕宋張詠之爲人誦味之言願斬
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爲眞丈夫語 行狀
成化中劉忠宣與同寮會飲有譽威寧伯之才者公
正色曰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
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畧却不用以爲善及
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
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

爲之肅然　菽園雜記
秦公襄毅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公悉擒治不
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
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　詔釋公繫
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
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嚇他巡撫官率屈
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略不爲屈汪亦知重公不爲較
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　上問
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汪

叩首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事略
黃都御史紱廉直遇事飈發即重忤時貴不恤必欲
行巳意人竊謂其呆公正色山立抗言不沮知巧不
避毅然肩之竟以是得名爲郎中時人業以鯁黃目
之任湖廣左使時妖僧繼曉至勢焰薰人公曰繼曉
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遜而還鄉名掃墓實逃生
耳廼擻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毋令得出入無
幾果敗檻送京師斬之西市改左都御史入臺嚴覈
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遣于廷曰事貴得人耳貪勞
久近豈立官者意哉天下仰望風采公戇直崖異忤
人自恐禍不可測請老去　李空同撰傳
秦襄毅紘總制兩廣時總制官安遠侯柳景貪而不
法公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追贓巨萬褫其爵景
挾戚畹于內降冀滅其贓且摭他事誣公以圖報復
公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王公時任
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爲戶部尚書改左都御
史風采益峻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　事略
天順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員御史趙某爲疏首詞激
觸　上怒詰主筆者高公明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
史寇深從容言累年奏牘皆出高明手筆幸不以細

故爲罪　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公又劾兵部尚
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炊直聲益振吏部擬公山
東按察　上謂李文達賢曰高明宜內任未幾遷大
理丞擢南京操江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爲災公
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之象宜修
省以回災異朝論韙之　李文正撰傳
有譚千戶者大猾俠也結權貴顯人嘗奪民蘆場萬
畝貲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飲食往來郎知民枉不能
直馬公文昇竟盡法蘆場歸民有倉吏倚王親侵沒
田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

比輒能發摘姦伏威行川中郡邑吏聞風解綬走建
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殺屬夷以掩巳過　上
命公再往撫勦時汪直恃寵倖陰主鉞議邀公偕行
公弗聽先馳赴其地招撫黑鎖武等二百餘人比直
至虜巳解散直無所獲深銜之鉞行事乖方公多更
置約束不得動亦恨公會直巡邊鉞懼戎裝遠迓除
道飾厨供張鮮備賄託傔從見直叩頭屈膝跪獨公
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詆公鉞乘間讒毀直
還奏公妄開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公禁不與
農器故屢寇塞言官復劾鉞激變遂逮公下錦衣獄

公言實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重慶會詔公致仕
韓文撰志

劉文和珝遇人無矯飾秉心不疑直諒無顧景泰初
議回鑾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孜省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林
見素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
狂躁上干　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録爲伍惟
公力爲　上解廼得薄謫公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
負國無耻安積聞恨公百計中傷去位　吾學編

何文肅孤介嚴整執法不移爲刑部時司分轄錦衣
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横本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捃摭
報復故多憚難爲公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
輒從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戸逐其舅之子而奪其
財産者舅子歿其孫訟于官掌衛事袁彬囑公佑百
戸公悉奪財産歸其孫百戸銜之嗾刺事旗校百計
捃摭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吾學編

張公寧剛直敢言才高不屑下人授禮科給事中塞
謗自將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逞侍迎駕之功竊弄
張甚事關禮科舉奏無避聲焰滅戢　上以是知公
稱公不可多得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内閣李賢

不職獲罪謫邊方公會六科申救大忤李姚二公會
兵部保公與岳季方堪作侍郎都御史輿論方宜之
乃得　旨陞知府侍郎尹旻舉宋人送唐介千古重
如山之句再誦贈公　夏時正撰志

彭惠安爲刑郎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躐陞僉
都御史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
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宥進廣東司郎
中司隸聾毅聞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
持正不吐茹外戚周遵冒賜額奪民田公卽按頃畝
至眞定繞田周視還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今馮驩

收貢于辟顧拆券竊賜辟人今真定田租從來許民
開種卽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爲農往年韓太監廣
學疾屢奏奪民賴　先皇明聖民閒得安業迺今周
遵又復强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
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
他日有貴戚請荒田者　上怒顧左右曰周遵爲彭
韶所持令朕負　朝論奈何又請立寢其奏歷廣東
左布政使鎭守太監顧恒歲貢方物里胥因而需索
民不勝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
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體監舶內臣韋

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貢獻之需
公疏言今之富强不及於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
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不繼又況更起他
端何以善後哉願將餘戶暫與其半又劾珠池監丞
黃福採捕孳鳥搔動雷廉又劾錦衣鎭撫梁海海本
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供帳百
方橫索所過蕭條海者太監芳弟見疏大怒會公應
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　上不喜芳輒從旁言
公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行日父老涕泣

河下如去慈親追送數百里之外　宋端儀撰行狀
成化中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
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
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陳愧齋音忽奮然大怒作而
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
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
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
校士突入兵部郎楊士偉家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
敢闞焉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敢不畏國法
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

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聞者爲之縮頸　經濟錄
林文安當正德改元參贊南京機務因災異會諸司
陳新政十二事其前二事則勸　上法　孝宗任大
臣以爲出治之本其後十事又勸　上崇聖學修庶
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忠誠剴切直言無忌未見
施行而姦黨已側目矣又每與守備論事不協而各
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已私公皆裁抑
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京諸臺諫以
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以俸金且欲直其事瑾聞益
怒勒令諸臣招公同黨矯　詔謫公浙江參政致仕

復指同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劉大夏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榜示天下及瑾誅復公尚書 行狀

倪公岳以南兵書改吏書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償以直不受云有鹽枉淮乞一書與張支則已矣乃都御史張敷華也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當奉承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人也公大悔沮 野記

弘治丁巳尚書倪公岳因風霾浹旬之變應詔直言用王虎谷代草條上十三事皆指黜朝政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中外切齒人莫敢言公上疏

乞斬廣 天子知其名置不問十二月朔 車駕還自天壇廣嗾校尉誣公駕後騎馬下詔獄出知陝州 行狀

許襄毅任刑部有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總兵李經不售誣總兵招夷軍爲亂汪直欲爲己功逮李百口至京鍛成獄 憲廟恐冤之下法司讞衆皆懦避公發道士姦即日磔道士于市戒戢直緝事者直百計害公無從偵隙巡撫陝西時太監劉琅恃援恣橫公數禁之一日同舟泛波摘責其惡琅不遜公奮拳擊之琅墮水中 崔銑撰碑

柴公車侍郎經畧陝西先是虜入鎮番副總兵劉廣自京州出兵往援遇虜而迯虜隨過京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公劾其罔上欺誑請必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師人以公公廉爲國盡忠賜白金文綺公前後章十數上皆諄切人或以後患怵公公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由是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公亦惡其樂燕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燕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 赦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無毫髮私岷州土官都指揮後能以家人冒

功得陞賞公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 上宥之公反覆論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實以不可 詔嘉公忠誠陞尚書 墓志

許襄毅巡撫大同代藩諸郡王驕横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餉公一切持法行已意諸郡王輒惡公會武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于法降爲庶人諸郡王自是不敢肆又奏守備太監石巖尅侵士餉撓軍政巖遂誣公擅用旗幟降兗州知府進戶部侍郎有外戚奪河間民田公往覈田歸民上疏曰此皆小民恒產 國家賦役之地若奪彼與此仁者不爲進兵部尚書

疏勸　武皇敏學止遊師古仁聖戒彼荒淫一京衛
官以賄來求公堂杖數十權要請托非格咸報罷數
上言京軍工役之苦且曰永樂間大建宮殿撥班匠
十萬軍匠數萬今爲内臣占令納錢運灰及磚罪人
罰贖柰何以軍士當之改吏部尚書時逆瑾專權公
持政不可干撓三年考察外官瑾得賂欲留諸貪殘
吏公不肯御史某滿三考及郎中某員外某偕結與
援必覬京秩公一日悉外補郎中某賂閹永成乃出
守黎平工侍某同公里閈託閹營求改吏部公對衆
面語之曰公年尚未秩巳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賢
乃託斯人速化乎瑾銜公日甚遂矯詔勒令致仕
崔銑撰碑

張懿簡鵬毎事以身徇國不計利害嘗戒僚屬曰處
事不患不明特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爲耶京營
團操軍士多爲將領私役公力陳其弊　上即日命
内外大臣并臺諫官簡閱得數既多得人且精遂嚴
私擾之禁申訓練之條營伍肅然遼東守臣以擒獲
虜男女來獻者旣而悉分給中貴公懼將士肆貪殘
以啓邊釁即奏止之大同官軍失機於夏光公請治
偏裨逗留不進之罪及大臣之統馭失律者並械赴

京處治一時軍法大振邪木邦爲其屬孟密思柄專
利侵侮思柄因請自立爲官司領屬修職貢　朝議
從之公言此夷未奉　旨尚爾恣横使從其請使之
得志乎宜降璽書以理諭而抑之　上從之人服其
遠識　傳

雍公太爲御史彈劾不避高明褒揚不滲卑遠時威
寧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聰馬御史也太原知
府尹珍出遇公於途前驅緩避公召數珍珍曰此豈
失朝耶公曰汝裂毀　朝廷體統猶敢爲悖言非罪
耶罪珍珍訴于朝誣公人命諸事遂入詔獄無證左
遷參政參將李桀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參奏李跪堂
下詭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
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栗初李之屈策公必原旣乃譖
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戚黨科道有稔習公遂以
擅打將官劾罷　呂柟撰志

陳尚書壽先在科十三年遇事闓朗識大體奉　敕
閱視邊防廵牧馬草場有貴璫挾内庇侵尅無算公
力請置之法時昭德貴妃萬氏寵冠後宮其兄萬通
等縱妻王氏出入掖庭勢撼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
僧繼曉干撓國是中外洶洶獨抗疏論之被逮繫

詔獄禍且巨惻賴　憲廟感悟釋之　孝廟登極上
封事六條指黜賚近無所避忌三原王端毅薦補大
理寺丞劉吉在內閣素忌之諷御史論公不語刑名
端毅上疏稱公正色敢言廉正執法覔格內　旨調
南京光祿寺少卿癸亥陞南京右副都御史正德初
逆瑾竊柄矯　敕令鈐束臺官不得妄言　朝廷德
政開讀畢公正色諭十三道曰言語其可閼乎值諸
御史以言事忤瑾被逮公上疏論救不報公罷歸瑾
復搜剔前任事械繫下獄所司文致罰米三百石居
庸關監禁追納貧不能完瑾誅獲釋　楊一清撰志

陳尚書壽巡撫陝西値兵荒之後兵民敝甚鎮守太
監廖堂與其弟鵬姪鎧怙勢以逞椎剝無厭鵬且及
士大夫家人人重足立朝人咸謂必得忠鯁輕去就
者制之公奉命往時堂稱　旨造絨氊帳幄數百間
料價數十萬兩公至巳完解廉知其贏餘數萬兩欲
輸內權擻所司留以備賑仍戒諭此後不得指進貢
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者訴于所怙者欲
圖中傷公遂乞歸　陝西志

吳清惠廷舉宰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
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其者屬我修其家廟縣
令可理葺之公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
錢不敢費也遂辭出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卽以銀
易二葛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請還金且葛雷產
也太監怒取金去蓋舊買土物縣悉令民辦而以原
金還公獨不從御史汪器亦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
巳能者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及修學宮
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觔兩公囚服梏手日
詣訟所士夫羣乞訴公無私御史大慚釋公正德三
年公兵備清遠時逆瑾專政恣令天下府庫盡輸京
師額外索取諸使承風恐後公力拒之復疏留其財

於軍門瑾怒未有以罪也公又劾琨府門正陳鶴買
爨至廣多不法瑾又怒命總鎮伺公公復劾總鎮潘
忠違法二十餘事忠亦訐奏逮繫詔獄考掠無所得
乃以枉道過家爲罪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死而復生
主事宿汝忠營救謫戍鴈門瑾誅起公雲南副使陞
副都御史往湖南定諸夷地界疏言六事備宸濠變
濠大恨及將變嘗遣使遺吏部金曰江西巡撫孫燧
宜亟易去代者某可某可如廷舉切勿令其來公節
氣稜稜若烈日秋霜獨行自信不苟同於俗志在
朝廷與天下不恤其私故剸虎牙落虎穴死生變於

前而不恒筮仕四十年官至八座不能旬日容于朝人被其衣食者半天下歸無以恤其身與妻子他諸功業且未盡其大節固已卓然萬夫之表矣 林士元撰碑

李康惠公在兵部奏革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浚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附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一旦盡剪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姦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考選精覈竝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剿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諸閹語塞 上從公議 鄭曉小傳

畢尚書亨爲吏部考功忤權豎調運司同知劃剔宿蠹於鹽船屯某處驗計掣割之數給牌幟以次詣所稱掣擧用以除適開中鹽引五十萬有權璫家人競先自占三之一 公曰利均則鹽法行渠先得此如後來鹽引何時權璫勢焰熏赫人皆爲公危之公不聽後陞都御史當改兵部逆瑾欲引其人謂吏部曰此人性剛不宜此任仍改工部尋進尚書節財用嚴門禁省徵派杜請托風裁凜然雖瑾之姦兇亦不爲撓 趙璜撰行狀

王恭毅任河南按察使剛方不撓被徵下詔獄會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擁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附善有恩有威 殿下幸爲百姓奏 皇帝還我王廉使 吾學編
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

英廟復辟石亨啓邊釁欲樹奇功率師闖塞虜因乘之而入勢焰可畏人無敢言者盛公顒時爲御史與

同官張公鵬謀謂事干軍國某等官臺官烏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爲言卽入諫之兵科給事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洩時聯官皆未知也彼先入愬于上誣御史張公與被繫內官張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 上怒卽逮張御史下獄明日與衆御史章始上 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盛公顒與周公斌倉李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畧無阻滯至半 上稍悟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終誦然又重違權臣意凡列名俱調外任一時直聲凜凜聞天下盛知東鹿邑邑多顯宦往往怙

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　碑

陸文裕容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意不從　叢說

陳矩齋入內臺克振風紀出按入桂復按畿甸權貴爲之斂跡時戚畹張姓者恃　太后勢攘奪民田言官以其事上聞　孝廟命公往勘公竟以原田歸諸民疏上　張太后聞之大怒　孝廟語太后曰若果

汝家田勘官豈敢故歸之民這御史心雖爲民實爲國也　太后意漸解　孝廟上賓時中官逆瑾擅權一時官僚咸畏威懼罪曲事修謁公獨秉正不往瑾銜之故歷侍御九載補南贛兵備副使未幾瑾復以夙怒矯誣廢爲編氓公在大理時胡端敏世寧奏宸濠將謀不軌　旨下逮世寧獄附濠者遂相排擠擬以離間親王罪公駁審至再執之甚力得減謫戍公亦坐護黨罰俸三月公自謂吾果白世寧之冤雖死不悔况僅止俸罰乎　文集

太僕李應禎介約寡諧合入太學有中貴欲致爲塾師固拒之爲中書恥伍同官乞改教職嘗以倒寫佛經上言畧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言甚訐直　憲廟可其奏遂寢公好古博學喜面折人過有古內史之風焉　蘇談

石文隱在吏部承羣小黷亂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於請議有干者多見弃黜以孤貞行一意柄臣不悅兩月解部以尚書掌詹事府事典誥敕益前無此故事也石文隱初居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勳戚怙勢奪圻內民地萬頃詭言　國

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　旨矣圻民大恐公言于　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　讀書錄

時相李公時與邃菴楊公各相結托而李公壻爲儀曹郎中往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常字而不官呼傳文毅公乃按其廢法數咎責其壻郎中遽遷閒曹避去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顧聞之無敢以諫　內批禮部番僧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等公佯不知者執奏孰爲大

慶法王者敢立　至尊大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如羣僚制印文改方者公召老優更事者詰曰優敢亂　祖宗法爾寵可常倖否即遣爾辱禍靡極矣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嚣然思亂禍在　宗社旦夕吾輩焉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議罷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　旨令公請致仕崔銑嘗與羅圭峯論內閣臣

圭峯曰能割頸者斯稱矣益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傳公樸木人斯言殆激其後嘆圭峯之智云　崔銑撰傳

羅文肅公剛直自持人不敢干以私釐正數十年積弊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體統愼交接掌國學以端風化爲本凡陳謨皆大本急務建儲二疏尤剴切不畏斧鉞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爲鬼王然敦尚氣節僚友有脂韋風靡者痛惡而面斥之以故人咸畏憚不敢犯　洋山穖記

羅文肅家居時寧濠將叛遣使齎金餽公于山中公知之一夕逃去莫知其處方病亟時知府曾璵約共討賊書尤奮然力疾答之烈矣哉　後傳

胡公康惠爲山東僉事會　朝廷封衡王於青州遣太監丘忝至青州督造府第隨從之徒恃勢擾民有司患之公廉得其索財罪狀幷捕其弟丘棐置之法自是畏憚不敢肆陞順天府尹值正德之初逆瑾勢焰方熾公遇事盡心行之不事表襮堂食分毫無取勢要畏其廉白無私囑嘗會問勢家與民爭田土事逆瑾受賂示公意嚮公據冊籍決斷忤瑾遂令公致仕　汪玄錫撰行狀

正德間彭幸菴在朝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某者王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之即傳　旨罷公官使衛校至其家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會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廷議籍其家衆皆署名惟禮書毛公爲之稱冤得免嘉靖初詔起公兵部尚書　皇明紀畧

宸濠稱逆　武廟親征王康毅憲以兵部左侍郎扈蹕以行軍旅芻糧一以委之總理經畫務在節省時邊將江彬憑藉寵靈統率各驍將悍士號外四家日

侍　乘輿潛謀不軌公毎見必以大義折之在留都
矯詔繫國學生跪于行宮外値盛暑人人自危公謂
彬曰此儒生何罪外議籍籍不可不惜彬應之猶持
不下公因謁奏悉脱于危　事實

宸濠既擒宦幸張忠許泰等護導　上親征霍文敏
奏曰南征諸人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適
殺民奏捷豺虎經過郡邑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
誤　先朝于過擧搖國事于將危攘人有功掩爲已
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通紀

工部尚書畢亨請拆毀劉瑾陝西墳塋且言內官修

墳不繫舊例宜悉革罷魏彬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
文官修墳例耶亨復疏辨之遂勒致仕　憲章録

正德初逆瑾竊柄公卿俛首下氣西盤張公潤時爲
諫官侃侃引大義與瑾爭是非瑾爲奪氣又嘉靖初
國有疑獄未幾有大役羣險巨黠險狠相濟公擧望
乎洽丰采凝峻不肯隨人上下相阿狥卒能守典法
均編財用益堅持節槩不爲動搖　小傳

何景明性剛勁奉使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
贈遺犀象珍貝謝弗受逆瑾用事百官趨走惟謹公
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亟以挫瑾權忤瑾免官瑾敗

薦入直　詔赦房復上書言時政人事不修則天變
將復作且詆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人爲
之寒心　國寶新編

王海川爲給事中條論時政不忌諱謫判亳州陞高
淳知縣授御史巡按陝西鎮守太監廖鑾肆虐關中
隨事禁革廖仇恨提學京畿會中官王劉輩納賄囑
事公焚其書王劉共計陷適廖誣公釋憾遂合力搆
公下制獄謫驛丞　許贊撰志

呂涇野爲修撰時劉瑾竊柄甚西夏亂公疏請　上
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臣富貴可常

保瑾惡其直因嘗卻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適養病
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眞定不得其過而返　馬理撰志

韓苑洛性剛直初擧進士値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
年多往謁之有約公者公卒不往爲浙江按察僉事
分巡杭嚴獨持風裁鎮守太監王堂并織造中官有
所求爲于有司率裁抑之積忤旣久後因富陽縣產
茶與鰣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公目
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
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考掠無完膚皇
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生別

都富陽山何日顛富陽江何日枯山顛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顛江不枯吾民何以甦後被鎭守奏公作歌怨謗阻絶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公初被逮時杭府縣贈錦衣官校金祈途中寛捉公斥之曰死則死耳何以金爲及府縣贈公路費公悉揮之挺挺不屈眞烈丈夫哉　沂陽日記

晉簡肅知保定有大寧都司白璽以稔惡聞　上命公究之廉得其實請斬璽璽根據盤密人不能堪而無敢執其咎者公毅然裁決竟得如請威名赫然總兵陳瑄恣睢自奪役屬郡縣公曰　國典具在總兵

與太守豈相統屬者耶不爲屈黨瑄者庇瑄譖公知延平至延平剗宿弊如保定七閩咸誦法焉　行狀

王文成在廬陵江西鎭守太監發銀市葛差官守催公爲文申請禁止文曰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況民苦徵求瘡痍未息目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徵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羣聚爲盜攻刼鄉村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旣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合開當道垂憐小民之窮困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寛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悔鎭守差官聞之縮頸而退事遂寢　成書

劉公源淸初爲江西僉事令逋賦數萬積歲久不辦而以逋事繫者百餘人公至問逋賦主名吏指繫者告公怒曰所問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遂令理孫氏逋威震巨室徵發無敢後期則積歲咸入而以逋事繫者更得直矣又內閣夏言以百戶史安囑公曰以居麾下嘗戰功問故則司禮史太監

姪餽言三千金故爲屬安公謝郤之安還取所餽金言以此恨公思有以中之　本傳

成化間李孜省左道進言江西自古多賢用則天下太平閔莊懿廷撫江西疏言江西盜賊皆大族佃客平日主者利其所得通同縱成大惡要連坐以罪奏下大忤孜省意倡言公不勝任左遷按察使　年譜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六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七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剛直下

朱公家巡山西鹽法錢寧來求利拒不與有倖人奏討鹽司徒石公曰爾徒往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公抗疏曰　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始得從輕刑又勸　上戒遊逸近儒臣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俟公不許後果有重歛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還朝又諫止　南巡數變人熒惑之禍坐是出知肇昌府　碑

張文忠在內閣嘗請嚴私門之禁絕請托之交云凡臣之所不爲皆彼之所不便也　皇上試召吏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行取某官陞其官爲私人開倖門壞　祖宗選法否乎召戶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鹽引賣窩買窩爲姦商作盜賊主壞　祖宗邊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其鑽求將官任其鎮其帥求將官任其營壞　祖宗擇將之法否乎有一於此臣罪當誅也　奏疏

宸濠反時　武皇南征駐蹕揚州扈從貴近橫肆要需遊擊將軍江彬負　上所賜銅瓜先驅脅人以炎氣焰熛灼特甚時時以此脅將公瑤公付之不知守備內官丘得素銜公尤窘辱公公曰吾安能以民脂膏剝吾身榮顯　上在揚州得巨魚一顧彬戲曰此可值幾何彬對以値五百金彬欲中公遂請以畀郎促償直甚急公無處乃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纍纍負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謹率妻兒薄物以獻　上大笑曰酸儒去矣又一日假傳御帖要備胡椒蘇木瑣幅白布等物計二千餘金且刻期巡撫聞命惶懼命公速備公曰任土作貢國之經也非揚州所產而責貢揚州雖殺人無以應命撫按怒甚大聲語公曰汝自復命人人自危公遂空手隨內侍謁見於行宮公俯伏廷下內侍復命曰　萬歲所須諸物知府蔣瑤不肯　上坐默然久之迺曰覊白布非揚產也止取四百疋而止復更無所望於公蓋公一抗遏僞旨而塞其無厭之求者殆無算世復命官者傳問瓊花作何狀公立書瓊花無種生於某年某貴至高宗

南渡此花遂萎謝不發　上為之憮然亦納約自牖之意也乃　幸南京還駐瓜州彬欲奪薩氏居請建督府公持不可彬益怒屢浸潤以害公賴　聖明竟無所入　駕旋扈送至淮奏辭不允沿徐上濟寧至臨淸復奏辭有　旨將瑤前缺扈軍口糧三百卽補完去矣公約須數百金然計無所出適徽商吳某素重公貸給如數始賜還方公在揚衣布袍奔趨承應秖以身役及扈送至淮徐步行露宿艱苦萬狀瀕危者屢揚人得公更生肖像立祠祀公　本傳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瑒為國子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頫失朝儀江彬卽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白岩卽應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於白岩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叢說

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贇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縴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為之大擾過揚州蔣瑤為揚州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　聖駕臨幸之地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　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揚州只有大戶四箇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别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繡女公曰揚州只有三箇繡女江問今在何處公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　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後　武宗駕崩彬治罪蔣累官至工部尚書　叢說

朱恭靖希周為南京吏部尚書適當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於公不聽但以巳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令公再考公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巳四年矣南吏部職業唯考察一事為最重故臣自到任以來卽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而一時所訪者又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卽罷臣别委一賢明者任之剝庶無虧損於　聖政又以南科無一人之去為公私公又力辨其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震朝堂卽解官去公言若不出口步履縮縮如有循蓋恂恂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　叢說

正德中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官知為民產懼獲

罪莫敢言者艾公璞時巡撫其地承勘廉得其情悉
歸之民遠近稱快屬逆瑾竊政巨室以賂行田訟作
瑾勢熾甚使者覆勘惟風旨是承乃悉以田歸巨室
顧劾公前勘非於是瑾僞傳　旨逮公詔獄訊之公
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幾死還海南爲編氓家
人與公行數日方蘇哭公曰吾猶生活又何哭爲居
南二載瑾誅詔復官致仕　楊一清撰傳

胡端敏初爲德安推官時　岐府開國百需蝟集羣
從横甚公悉以法裁之且謂王曰此　朝廷法即殿
下家法某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即殿下民千百年

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由是緝下無敢作姦者及
請民間開墾湖田作柴炭撫巡業巳與之公指畫利
害娓娓乃止正德七年復補寶慶知府聞珉府受詞
繫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必并其人送府驗
實啓行僞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
急公曰王初封校尉遍沙衡寶永四府今收回寶慶
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
旨矣公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器其直無恨
意巨璫借鎮守王潤以事至郡搖吻于民難饜公折
以法潤歛手其從人江左道寓郡輒執之恣射平民
者又執之潤銜公最深而猶稱公好官云　雷禮撰傳

馬溪田爲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時臨穎內
閣樂安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
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即今有數人物若
欲考此三人請先考理由是獲免公之休全善類以
扶正氣如此公後爲光祿卿故事凡解過用需先關
申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公釐革夙弊德望所孚
雖中官亦無敢梗者　琬琰錄

陳公鼎爲給事中以名節自負侃侃直言無所畏懼
正德中宦官廖堂鎮守河南貪虐恣橫民遭荼毒其

弟鵬附逆瑾作威尤甚子鎧正德庚午冒祥符籍入
試餘姚編修孫清失官依鵬爲代筆鎧遂取上第踰
年公發其事劾之除名直聲益震廖大銜之會流賊
起條陳彌盜機宜與巨璫爭辨不撓坐是繫獄罷歸
爲浙江憲使凜凜持風裁藩臬諸公咸敬憚之舊都
司官與藩臬同出入宴會公不許且不爲禮都司官
大以爲憾在任廉介正直門無私謁禁和買戢吏姦
上下畏之如神　海上紀聞

王編修思端謹不放孝友忠義正德甲戌抗疏勸
武宗抑情懲欲還蹕以防外患謫驛丞凡九年四方

從遊者衆正心誠意之學多所闡明今　上卽位復
舊銜後以爭大禮詞峻斃於杖下　國琛集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辛聽用邪小暴侵民
利公廼因事徵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
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卽投書櫝中封之所請
或於法得釋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櫝前啓書還之
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能低昂徇情乎後書
不更來陵川葛令受賄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
令有廵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于
法威聲振於郡中　世宗卽位錄前諫者忠召爲翰

林澤人攀泣送之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
亦郊祖頌德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　王
淮禎撰行狀

周都督尚文剛直不阿御史劉天和疏劾中貴人廖
堂不法事坐反誣御史及公并逮繫獄拷掠數四今
誣御史公終不肯承還得阻辭後提督團營時權相
嚴嵩居秩宗巳蒙寵于　先帝子世蕃憑藉父權驕
蹇無狀公特劾之由是忤嵩未幾嵩入相會大同悍
卒叛服無常慮不保朝夕嵩廼計以尚文往甫至反
側以安乃條上禦虜四十餘事其鎭大同時建岳武
穆王祠蓋以岳自見而謂嵩爲檜云故嵩益欲殺之
公禦虜宜府還鎭念弘賜堡邊工未就力疾往督之
乃觸風創發卒於邊方寢疾時絕不言家事獨目盻
指受不休衆皆曰得無爲賜堡邊耶頷之將士大夫
以及三軍之衆罔不悲號泣下扶其柩入關者如往
歸市計聞諸恤典以嵩故無敢議者于是禮科給事
中沈束上疏曰臣聞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有
必報之忠以竭義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歿也
天下莫不憐之而爵命之榮延世之賞格而不行其
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巳意爲

予奪故冒濫及倖臣而孤忠反捐弃臣竊悼之疏上
嵩怒調旨下束獄中後十有五年嵩罷相世蕃伏誅
又三年丙寅　先帝特降諭出之　穆廟御極始召
復其官公賜太保諡武襄云當嚴氏時奔走債帥何
限邊事幾至不救公所持不撓與嚴氏抗斯勇哉雄
偉丈夫矣　曾希吾撰周將軍記

沈青崖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
賈某者傷晲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徙家而
家沈公里長老聞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遷子弟
從學公與語忠孝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慹爭爲

公嘗相嵩以快公沈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且日覩邊事日壞憂憤至忘寢食往往發詩歌文章譏切當世大抵多歸罪於嚴氏者與從游士射宜三鵠書李林甫秦檜嚴嵩名於其上令射之嘗修岳武穆祠作秦檜像鞭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甲寅歲宣府大同諸郡邑大侵斗米至六十銖邊民死者相枕籍纍骨不掩公出粟收瘞之又出囊金數百易粟作糜給飢民四方就食者日千計丁巳嚴相以黨楊順總督宣大軍務是歲虜寇攻應州四十餘堡殺傷萬計虜既退任縱家丁潛躡

虜後割傷首及邊民之馘以報功重賄結納濫冒官爵邊民痛害無所控訴公傷之有詩曰草黃沙風夜雨寃寃多少覔頭顱之句語籍籍布聞一夕鄰女哭甚哀訪之女母氏寡居垂二十年止一子出郭外爲順家丁割首以去母訴其事於都督府復笞死杖下公不勝負憤飛書直指其事人或勸公處遷諷宜隱默自全公曰今日割猶少後日割且多縱不割我首割民傷如何我昔非言官今非啞子若輩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後虜犯邊公數致書督府飭令出兵擊虜且作籌邊賦以紓方畧且曰必不發兵嘗聞之　朝廷順淚懼而憾之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密報嵩父子謂公招集叛人騎射將爲刺客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遷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又相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爲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謀捕諸白蓮敎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遂置公桎刑籍其家論功順一子蔭錦衣千戶楷陞五品京堂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不足乎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逮其子襄至則日

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下錦衣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戮西市丙寅　世宗遺詔錄言事死者後隆慶改元首詔下諸司復公原官加贈光祿寺少卿遣官祠祭錄一子入國學襄上疏陳言詔法司捕順楷論死公素直節不肯下人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呼誦出師二表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强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　王世貞撰志

吳疎山爲御史觀風河洛激濁澄清有宋清獻風以

節槩

方遜志贅窩記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鶩太過釣奇竊名之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僵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矙其

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一日不可無氣節之臣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抒謂余爲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天子懲近代之獘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戇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公此作在於未出仕之先其立志已定如此　正學集

寧海鄭士利嘗爲縣諸生其兄爲湖廣按察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諸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　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

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姦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錢穀書兩合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

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辭乎　朝廷求賢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可刈而復生也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念耳我以觸　天子怒而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貌如

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文集

練子寧初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稍長與金少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對言近日　朝廷用人狥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以有限之人材供無窮之誅殺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夫高皇帝聖性嚴重子寧以布衣慷慨犯之今其言固在也非見定於素哉　遜國臣記

李忠文爲大司成時王振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筵款之先生獨否振久銜之令人密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先生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聲聞以爲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　旨一百觔枷枷之并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肆諸成均前先生之枷特重

數觔而竅極隘不能飲食鑑請易之先生曰不可助教李繼求援于會昌伯孫公公奏上　太后即遣上言之云祭酒尊賢臣奈何蒙頭是甚綱紀　上言不知　太后言不知佐甚皇帝　上遽問之乃振所爲也即飛　詔釋之　吾學編

祭酒李忠文坐困首木于太學幾數太學生石大用處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子弟奚忍坐視乃閉戶草疏請自代先生亟使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疏畧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時勉伐樹罪小國師

械首恥辱事關綱常且年已七十更値炎熱死亡無
日乞容臣代枷以全恩義竟挾所奏走銀臺銀臺難
之且懼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
臺知不可遏遂以其請聞　上蒙並釋之公初自刑
曹改侍讀卽慨然疏論天下之事被繫兩歲不死改
交趾道御史又三上章下詔獄不死正統中爲祭酒
又忤權貴人被首木不死於是年七十有四矣累請
得謝去去兩歲而有巳巳之變猶手疏選將練兵獎
忠直正名分三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知公名大
用後舉鄉試任戶部主事　歲抄

少保于肅愍公謙景泰初監修京城時見石灰因而
口占一絕云千槌萬鑿出深山烈火坑中煉爾顏粉
骨碎身皆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後公慘致大禍此
詩預爲之讖也　行狀

巳巳北狩學士周敘自南京貽王文端書曰永樂宣
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卽其舉措究其底裏
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機其神乎書曰慎終
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
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
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
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
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效子房之
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敘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
之修儻不卽死成此一事竊名勞壞闇他富貲皆無
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敘輩亦可偷生畢其
素志今歲以來因　朝廷屢有吏張事不敢避禍屢
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敢瀆
告一語矣　通紀

陳恭愍選轉廣東布政廣民疲困公務爲恩養數辦
究獄市舶中官韋眷縱恣掊尅言于巡撫都御史宋

旻等不敢致詰選遂上疏劾之眷乃誣摭他事朝命
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勘問二人媚
眷且忌選人品賂選所黜吏張褧令誣執選褧不從
對法司大哭搶頭言陳布政究乃執褧拷掠竟文致
選罪奏入逮官校逮選至京廣之士民數萬號泣擁
留不得選在道疾作至南昌卒于石亭寺張褧乃上
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
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
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
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

之中尚懼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
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
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
選移文嘉奬以激貪儒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
同愛怯勢依姦首鼠兩覰以致韋眷横行胷臆穖巇
清節熒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
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
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
令誣同啗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
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

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
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
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盗蹠也本
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
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
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
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爲勘官
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
又潛遣養子窋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
結權姦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

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横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
冤臣以罪人擯黜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
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
佞之姦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
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
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祿卿謚恭愍　浙江通志
陳恭愍在廣値鎮守中官韋眷横肆剝民撫巡皆依
阿附之獨番禺知縣與抗乃作奬賢文曰保民以固
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
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奬予也廣東市舶太

監韋眷招集無賴駔會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
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珠璫
之積郿塢不如也然猶畜其威詐漁獵民財不厭銜
冤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囹圄所
繫者皆穜禾捞蜆之民耳由是嶺表之民不蒙至治
之澤而諸司攝其威甘其餌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
其虐番禺令高瑤獨毅然不與爲之屈民有遭其荼
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
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恒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
言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廣

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予也噫斯舉也豈爲高搖毋子哉爲　國家也爲嶺表之民也爲食祿勸也克菴雅尚澹泊無異韋布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爲之日使贊者振木鐸以徇道路置澡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樸隸人惟令業巾網于左右以閑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瑤宇庭堅閩人丙子鄉貢蒞政廉公有威縣左有葺眷所創寺僧不敢杵鐘眷問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盤眷私貨歸縣庫以身當之克菴稱爲古循吏及克菴奏眷不法反被誣就逮瑤亦落職束書數筴戴平頭巾飄然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之者幾千人　雙槐歲抄

成化中侍閹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陳恭愍時爲提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即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　本傳

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翰林侍講劉球疏之下獄死

餘姚儒生成器義而哀之率同志割雞釃酒登山祭之因名其陳俎之石曰祭忠臺文曰嗚呼先生龍逢爲行兮比干爲心舒忠竭智兮日月照臨慨前代任閹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循而蹈襲伏闕抗疏大息掩泣帝曰汝嘉實感厥衷惟彼羣姦切齒相從幽之錦衣肆其鞫凶龍逢蒙戮兮比干俎醢雲霏霏其承宇兮天高高而莫余宰顧虀粉之是甘兮羌時事之可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感槩兮腸一日而九回側聞先生之死兮又奚啻乎七哀扣　帝閽其無路兮徒領冤而隕涕歌楚詞而招冤兮弔汨羅以爲計於是割雞釃酒望風以爲祭懼褻于家登彼龍山崖石幽幽兮竹松閒閒去天日其咫尺兮將英冤之可攀恭載拜以長慟兮跽戟祗以陳告惟蹇蹇以自完兮得死所其奚悼顧弄權而從姦兮尾日大而不能掉彼閹豎其何誅兮痛廟堂之具臣局其不撲滅於蚤兮既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自保兮獨先生之奮身使舉朝皆抗扼兮何猖狂之餘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適以快其怒也矻砥柱於洪流兮聊以示此度也覗嬋娟之輩流兮直驚鴻與脫兔也生無益與時兮富且賓其何歎也吁嗟先生

之死今實知名於孺婦也器譴志以法像今中心好
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賈戝今吾不傷以改其素也
文則
天順間都指揮門達怙寵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
寮袁彬質直不屈乃誣以重情拷掠成獄內外咸究
之莫或敢發京城有楊塤者戌伍也素不識彬因抱
不平爲彬訴屈幷奏達違法二十餘事疏曰正統十
四年　駕留虜廷臣下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
校尉之役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
授職旌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拷掠

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
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　御
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
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　上言遂擊登聞鼓以
進　上方與太監裴瓚擊毬遽令達逮問塤至其屏
達陳諸淫刑恐塤塤神色不變佯若無與者達歷詢
其事皆曰不知且曰塤槧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
無怨何得爲此望屏去左右塤以實告因告曰內閣
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本使塤投進亦不知中所
言何事達喜以所食酒饌賞之達遂以聞命中官會

三法司鞫於　午門前塤曰此達以酒肉賜塤使塤
誣執昨廷中有某某見指黜所奏達二十餘條畧無
餘蘊押官與諸大臣曰達無得辭其罪矣錄詞以進
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　英宗升遐言者又劾達
罪舉塤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
成化初修　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云塤字景和其
父爲漆工傳倭國泥金畫漆之法而塤復自出巳意
以五色亞施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亦稱嘆以
爲不可及其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有造妙處今
旣不避權姦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　　袁汝珩撰傳

馬士權泰州人讓官于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
與學士先生游劉元博徐有貞輩凡疑必往質士權
故與徐尤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貞共爲南
城之計不久權勢相軋疑有貞文臣不時見　上將
爲所間遂構其事自武功伯降廣東參政猶慮其復
起必欲殺之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給事中李
秉彝名下之李時巳丁艱去曹石以貌類一人持奏
入授本小豎覘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
字其人不語豎覘懸屏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
召其人則下之矣逮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示小

豎豎曰非也昨肥而背今瘠無鬚乃復大搜常熟張廷瑞以寫作遊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下狀後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及其官某吏共爲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瀕死數四竟無狀馬尤毒虐馬曰今欲我三人何所承行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爲此以惑　朝廷士權覼建討其某執筆作狀楊某書謄之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爲堯舜之君今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

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不成乃命取　誥券出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爲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乃宥之編置雲南金齒爲民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女嫁其子以奉湯藥灑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權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難色士權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也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畧無快快意士權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論雄偉氣節凜然眞義士也　寓圃記

彛文懿立朝決大疑臨大事凜不可奪自號慈夫或勸公少貶以狥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故悅公者寡　言行錄

章文懿爲庶吉士時閣老劉定之幸敎諸士一日以小玉堂蔬圃詩令諸士賦以試之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人有雁悲愁羈患貧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堂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應制燈詩遂不肯爲矣疏入遂謫其節槩才識當時以爲第一也　餘冬序錄

御史鍾恭愍同以諫易儲下獄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曰姦人黃玹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爲脫死計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略不思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柰淸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　瑣綴錄

張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洩每發之詩文及草書狂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爲異寶成化間官兵部郎中數以直道忤長部乃出知南安鑿梅嶺之嵌巖梁橫浦之

崩湍定役夫更番之例以息爭端民立生祠祀之初
與劉閣老結交甚厚公守南安甲辰歲朝覲畢往謁
劉劉久不出迓張大不堪回作二詩投門者逕去內
一聯云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恭劉閱之
大慚急令人遍索張已登潞河之舟矣　寓圃集

戚鄒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節氣成化末貢入太
學適聞萬歲山架椶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憲
廟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
聲罪鐵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
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椶棚即拆卸矣命選時吏部

寺臣七品正官闕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
南鷄嘉縣卒于官　雙槐歲抄

劉忠宣忤逆瑾矯　旨逮詔獄同繫者請行賄以求
生大夏曰如此而必禍止一身稍貸免必則累子孫
且喪此一生矣法司附瑾意引例戍肅州公至河西
買葬地不挈子姪侍行或以問公公曰吾仕官日不
能爲子孫乞恩澤今發配老必顧令子孫補伍豈人
情乎　後壽叢記

王虎谷廷爲中丞上楊邃菴太宰書略曰伏惟晉位
大宰陞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

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
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數月之間
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
清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
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
賢相然惡羅倫淪落已必擯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
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且用舍
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奬
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希
䛕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

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德聰以古人功業望
執事者故其敢布其愚焉論議侃侃此後世之所未
講也　博趣齋稿

成化初謝文肅被旨入校　先皇帝實錄見章公景
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
一不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以告總裁官劉文安公
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謝曰天下事孰
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益上其事增入
之劉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迄今以爲恨　本傳

武宗駐蹕留都江彬鴟張所過率以重賄追于禍寃

公涂水時爲應天府丞守臣亦諷公賂之公曰是實
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彬洶洶侮務持違
之屬有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且
羣賀彬生辰卒行四拜禮公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
公久無所得偵者竊謂公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
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若得禍謝豈可
免彬謂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其他嬖幸亦因此斂跡
若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莫敢誰何一
日　上親觀迎春公啓具于郊外俯伏廊下嬖幸疾
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以是　駕

至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公經畫而民不知
亦不病也　呂柟撰志
逆瑾用事以呂公涇野爲鄉人欲引公陷公驟與卿
佐且援　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公遜避不與來往瑾
憾且中傷公會瑾敗得已　王九思撰墓志
邵康僖魁禮闈逆瑾虐燄方熾同年多請往謁公毅
然卻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自銳始耶
卒不往及呂仲木爲狀元亦不往輿論竝高之　家傳
正德初年斌掌錦衣鎭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劉
文靖韓忠定言官劉滬戴銑以下凡數十人俱下獄

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翹諸僚上奏時
署其名彼實他出公曰古人恥不與黨人公爲忠乃
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儕
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
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
官嬌　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鎭撫知府劉祥
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弁賂公公
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　崔銑撰傳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塘舉翃　聖治期大用之始
入京正月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愕然　栢齋集

崔子鍾同考會試宰執欲私其子以托公公不可竟
出他手時劉瑾竊政因戍元老奴僕端揆公與何塘
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冢宰張綵曰翰林白面
後生輕薄如崔銑尤甚調改南吏部驗封主事部儲
歲縱糧長易以惡銑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
可尚書曰爾謫仙也何苦爲此公曰何勤非忠何忠
非分竟格姦甲申議大禮抗疏勸　上勤聖學辨忠
邪以回天變自分必逮已而報休公曰天恩湯覆得
見老父幸矣　琬琰錄
衡山文先生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

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如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宴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讀書筆記

劉清惠初登進士觀政虞衡時外戚張氏賚幸頗驕橫亂法科道麗澤等交章論劾逮下詔獄拷治甚急公抗章申救大意謂通治道而來諫議古帝王之盛節一旦沮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　敬皇爲之霽威獄寢解　傳

斛山楊公爵授御史上言五事指黜時事忤　旨廷杖繫獄二年得釋回途復被逮械入京仍下獄又六載首尾共八歲每誦易以自遣人每勸止之公曰吾身尚在吾何憾　文集

嘉靖初張文忠公者文溫州所取士也聞衡山先生來請主其家弈又上相楊文襄以召入先生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生毅然曰先人弃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愧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張公謀欲遷先生面先生逾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書請留先生爲翰林重朝論趣之

王世貞撰傳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七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八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持正上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胡文穆公力言封禪非禮　上黜訥言公因上卻封禪頌上納之　楊士奇撰碑

永樂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數日　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宜免賀楊公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宜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　聖諭錄

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黜濂洛關閩之說　文廟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志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講胡廣及士奇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于此志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士奇曰當盡毀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耶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羣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毀其所著書最是　聖諭錄

仁宗以梓宮在殯命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樂蓋震主之士奇與黃淮等入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　敕禮部設而不作有旨下如士奇言越三日　上詔士奇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臣以能直言為職如用震言悔將何及　內閣行實

文廟賓天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退徧語羣臣明旦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喪服仍素服衣冠絰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　朝廷事爾毋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絰出視　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白呂震

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　大傳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將赦交阯命羣臣舉奉使者名已定明旦尚書蹇義欲易以伏伯安衆莫敢異之士奇私謂夏原吉曰此無藉小人用之必辱朝廷既而有　旨召衆皆入蹇遂奏用伏　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士奇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士奇獨對　上曰朕適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蹇何為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忠信雖蠻夷之邦不能行且恣其

所行必為蠻夷所鄙　上曰蹇舉固非衆何以默然不言對曰非此蹇也蓋亦重其能　上曰蹇不足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已心況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之力故決不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為國毋憚違衆士奇叩首言謹遵　聖諭　三朝聖諭錄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　英廟以聞岳正正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賚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數十人邏者准應捕律今給賞　朝論韙之　墓志

文淵閣在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公座之設惟東西兩樸相對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之議彭時不可曰宣德間　駕嘗至此中座於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慍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銜在外諸銜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位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何如耶蓋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座之理李語塞然意尤未已既而　上遣太監傅恭送

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　可齋雜記

太監劉永成沒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為伯彭公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公又言於　上曰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宮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聞也今所謂皇莊大率皆　國初牧地及民田耳一歲計之入有內官掌之以為　乘輿供奉然　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府庫倉廩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為已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疏留中

有內直將軍想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冒功者
令一切褫職非法意　憲廟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
以迎　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想不已李公賢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
惟幸有事宜蚤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
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以下俱奪
爵盍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由是
洶洶者息識者至今以爲難　行狀

天順二年郊禮成上　太后徽號因褒崇外家以元
舅會昌侯總營兵其弟復乞陞　上曰足矣復希恩
澤　太后必見怒李文達賢曰　祖宗以來外戚不
與政令會昌侯若此不識　太后知之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見　太后盛德但後不可爲
例耳　英皇以景定蒙欲令汪妃殉葬公奏曰汪妃
雖立爲后即遭幽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況幼女可
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
初不計其母子之命遂遷居舊府　名臣錄
天順八年　憲皇即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
婚禮彭文憲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從吉心實未
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婚配於今日不
忍隨宜乞特　諭禮部來奏舉行時雖迂公議者韙
之　碑
天順七年　上足疾不視朝　上問李文達遣官攝
大祀公請　駕出郊壇即不能行禮遣人可代　上
力疾至齋宮問公朕拜下不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
人掖否對曰疾而力行禮敬天掖何不可　行狀
詹事劉鉉爲祭酒時諸生出身資格爲權要所挽人
咸苦之先生曰此易爾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守規

格圖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即遣行不然不
可得也他日有圖之者動爲諸生所譁詈至不能容
由是此風遂絕　水東日記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
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會聰鄉人有事
吏部聰爲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欲寘之死會官
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
胡忠安公謂文曰給事中七品官也而擬於大臣囑
托公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
怨而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我不

預公等自爲之于是遂罷曰再議之公歸臥病不朝
數日　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乃遣太監與安
問病安造問病公曰老臣無病前日議事驚皇至今
不安與安問何爲驚公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
所以悸也與安以告于　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論
罪　上不允聽得不死　守溪筆記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
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
之適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　朝廷即失主
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
後渠雜識

程公信總餉遼東巡撫都御史寇深已得請倉吏率
盜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公鈞
考之公曰使彼真盜雖斗殺之不恤今故爲此加斛
以置之死也豈情也哉取諸新斛立碎而火之　行狀
正統中有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之人各適其土性下
郡議衆依違其言廓公登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
易將不勝其獘咎將誰歸卒不動　王直撰碑
丘文莊與修　英宗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
其不軌之跡公曰已巳之變非于公天下不知其何

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
過皆從實書之　墓志
況鍾在蘇州有御史驕伉非禮鍾乃上言憲綱有云
御史所至之處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邪
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
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　詔敕詣學校皆有一定禮
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
自顧闒茸貪慕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
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
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
禮部同翰林會議申明　憲章錄

宣宗胡皇后無子宮中某氏育　英宗孫貴妃攘爲
已子遂得册爲　皇后而廢胡爲僊姑時　仁宗張
后爲皇太后愛胡之賢且憫其無辜不使別居令入
自所處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朝會宴饗又命胡坐
孫之上婦姑之間恩禮甚篤孫常怏怏　英宗立尊
太后爲太皇太后孫爲　太后胡每事謙讓不敢居
孫之右正統六年　太皇后崩凡六宮有位號者皆
得祭奠胡不敢與　太后之列惟與諸嬪妃同事
太后知而有見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　太后命閣

下諸臣議治喪之事時楊士奇臥病于家諸臣往問
士奇曰當以后禮殮葬景陵問者曰此非內中所欲
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後世罵名諸臣不從因議以
嬪御禮葬天順六年　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已
非孫所出　皇后錢氏知其詳亦不言八年　英宗
大漸后泣訴曰　皇上非　太后所生實某宮人之
子歿于非命久無稱號　胡皇后賢而無罪廢爲仙
姑其歿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后位未復惟
皇上念之　英宗始悟遺命大行尊崇之典　錢后
素性謙絕無妬忌　英宗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

臥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
佐迎　駕之費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　后每曲爲
慰解復辟之後處　景皇后猶有禮焉　寓圃雜記
成化中　太行慈懿皇太后崩逝議奉安梓宮於裕
陵神主於　太廟衆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禮
部尚書姚夔等議得今　太行慈懿皇太后梓宜葬
於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之後宜居　先
帝之右永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覆奉未賜允納又
上疏曰臣竊以爲　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
臣夫婦之道實繫焉　太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

奉事　先帝自始至　終未有廢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爲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
后竝尊同養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遺
詔於天下　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
一依　孝恭皇后禮制行事則子道全矣婦道全於
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歿則
致其哀則　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
祔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
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大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
論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

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
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爲臣等所言乃
是正理但迫於　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言者屢
屢不絕臣竊觀　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
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
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
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
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悅則復諫以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

恩也恭惟　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皇上卽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
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　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
開諭易爲轉移耳惟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
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
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
下之公　皇太后脫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
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
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
厚於彼乎夫　慈懿與皇太后竝合於裕陵竝享於

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
益於彼也設使　慈懿先入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
失所尊　慈懿先入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與
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
太后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　慈懿葬於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　慈懿今日祔於廟　皇
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竝列無分毫低昂高
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　慈
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　恭讓在宣
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

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
況　宣宗晚年追復　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歎曰
此朕幼年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卽同其
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
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
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强也伏望　皇
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　皇后決從衆議而不惑
於他言則　皇上全大孝之名　母后全賢令之德
英皇歆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
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

甚　經濟錄

成化中內　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王
端毅公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
所以愛之也惟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
妨公議事乃止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陞院判公
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公
力爭　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　成
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公
遂乞休屢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
王鏊撰志

憲廟時有建言請天縱二字加號孔聖張公寧言孔
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
世不在封號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能之
夏時正撰志
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貨鉅萬
事聞屬彭惠安公訊抵景于法秦褫其職景挾戚畹
于內降用擠秦于危地公執奏不易　朝廷復下大
臣廷議竟如公言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　旨免
其餘欠公復疏言　陛下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

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特蒙　恩盡行蠲
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
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籍其良善解
體非　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　事畧
余肅敏任本兵時巡邊大臣附內璫請舉兵征建州
內附女直下兵部議公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
衛　祖宗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罪狀未著遽
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已當別遣重臣往制之
相機戰守公意欲奪邀功者之計也內璫權焰方張
抗言人甚危之亡幾彼相繼敗去公卒無他　劉濊
撰碑
弘治改元　召馬端肅爲左都御史　上耕籍田公
與行九推禮時教坊以褻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
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聰
耶即黜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公立言即位之初
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　韓文撰志
弘治六年太監韋泰傳　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
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尚書倪岳上疏曰法王
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
錦衣玉食縻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獻頂骨數

珠進髑髏法碗以汚穢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延
實爲妄誕遇　皇上御極之初因其罪惡深重即該
科道官糾劾本部議擬覆奏已經奉有欽依發遣回
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四川
離京窵遠動經萬里地方所至轉相傳報必曰欽取
國師至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則於　皇
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非細故
上立命止取　經濟錄
弘治間　上用常州監生湯棨言其鄉人段銓有古
書名截江網盧岐僧院有畫刻絲作羅漢觀音像遂

粲馳傳取之王端毅公聞之遂上言大要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之學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詁簡編浩翰既非帝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氏之青佛氏之學神仙之説黄白之術清淨寂滅妖怪妄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陞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爲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陞遷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奔競之風起天下之事日益壞矣上爲罷義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歐公使人獲譴浙江

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敷恩澤感人心而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爲法司者能如釋之之執奏　陛下聖明寛仁未有不賜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逎阿順至此比聞鎭守内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在京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　旨不許擅問按察司及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鎭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　祖宗之成憲　嗣皇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　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其雖有才識可以委用終繫内廷近侍稽之　祖訓條章自有本等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並聽提問是　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革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心　吳談

嶺南鎭守内官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倪

文毅岳上疏曰獅子乃夷人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畱之於内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兼以餵飼之費與夫錫賚之物俱繫内帑之財百姓之供億且獅子之眞僞皆未可辨借使是眞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儻或非眞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切爲　朝廷惜之且其經從海道先朝未嘗許人入貢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後次儻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說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

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眞僞就使的繫本處差來使人則從陝西又從海道冒濫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今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深爲未便　上從之　經濟錄

弘治八年奉　聖旨　聖祖母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敕差官取來尚書倪岳上疏曰中外臣民伏聞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　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

者三焉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平日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必異常時　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赤地千里人民艱窘不言可知　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此其未便者二也況二年之間三王之國近日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迭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　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壓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　皇上追寢成命請命　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近內臣厚齎賞賚往覲以慰其心庶幾公議私恩可以兩全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有　旨取王來罷尋復奉　旨免王來

言行錄

弘治二年徽王乞陞均州爲府王端毅公上言今蕭府在蘭州瀋府在潞州荊府在蘄州岷府在武岡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未嘗改府徽府乞將鈞州陞爲府治割汝州郟縣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師臨穎郾城鈞州密縣新鄭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典更啓前四府改爲之端且州之與府於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　上是其言移書諭王　通紀

弘治戊申　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嬪妃以備六

宮李文正上疏言 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禫禮畢行之未晚 上即已之 內閣行實

弘治中馬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 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下禮官議倪公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 上從之 志

弘治中有 旨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幡命輔臣撰

敕文劉文靖上言武當山宮觀像設已極莊嚴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緝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黜邪妄以遏無良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爲甚卒斃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佛塔之役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眞人杜永祺等誥命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 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夫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 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 內閣行實

刑部尚書閔珪讞大獄忤 旨批答久不下劉忠宣獨對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珪所爲無足爲異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

瞽叟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頷之明日允珪奏北邊缺總兵 上諭內臣語公用李本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口語 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公 上手一帖付公帖書李名公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爲大帥明日別推二人 上內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 上謂公曰悔不用卿所薦 內閣行實

弘治丙辰閔莊懿珪掌都院時刑部郎中丁哲問擬樂工袁璘買良爲娼適璘斃于獄妻訴緝事衙門太監楊鵬奏擄丁哲偏聽故勘平人致死奏下錦衣獄

轉送都察院久不能決公初視事會官廷辨丁哲論
贖仍上言中貴禁軍緝事誣陷人罪　上怒奪俸三
月又遼東指揮張天祥稱獲虜人四十餘級皆中貴
人下報功適飛書報其事且爲巡按所劾差大理少
卿吳一貫往劾天祥父子謀殺重罪而天祥爲飛書
死於獄事聞　上親錄于內廷欲擬一貫故勘重辟
公與左都御史戴珊進曰吳一貫等素無挾仇與律
不合止可坐以奉制按報不以實駁議公執如初
年譜
修清寧宮有　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公大
夏知工少人多葢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之也上言
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命司禮監語內
閣曰劉大夏不以　朝廷大功爲事幸意減去人夫
即調　旨來切責劉閣老徒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
近日劉大夏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溫旨勉留尚請
之不已若切責　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
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欣然
納之軍夫卒如公所裁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
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
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　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
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公曰臣下以揭
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
之府部內諮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
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言行錄
正德中蔡虛齋先生時起江西提學副使爲逆濠所
嫉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而以初二十六日謁孔廟
公言于三司迺俱用朔望先謁孔廟及賀生辰公又
獨去朝服中蔽膝寧濠素憾林公俊譏者因言公與
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
宴濠府故設機械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直對僚友
又挾術相傾遂決意引疾去至逆瑾專政起公國子
祭酒壓人心公已卒矣　見素撰碑
韓文正進獻疏曰臣伏覩天順八年　詔書各處今
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一應所產財物誠不
寶異物之盛心也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三貢禽獸雖
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
衆彼此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　詔書禁止
之意抑且窺見　朝廷嗜欲輕探厚取久將起侮招

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體　上從之　墓志

正德改元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嵩字馬瑞肅公方杜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安奎以爲宜聽公言不可墮其姦計使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不伸非　國家之利瑞懟憤誣公抗拒賴諸大臣力辨其事始白公遂求去疏上凡二十一人謂公得大臣體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徇國不避姦險屢躓屢起志不少變在位時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必待公而後定其於非分求請痛加裁抑略不爲動以是權倖多不樂之　本傳

寘藩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内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此繫　累朝舊制如何可革李文正公曰舊制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駭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眞僞莫辨若眞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語塞　殿閣詞林

瑾行新例逃軍連坐窩主鄰佑皆籍沒充軍遠近騷然又强盜日衆欲幷其家屬發邊充軍又連坐親屬李文正皆極言秘得寛解又錦衣衛選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倂其無服親屬俱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充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二人乞照例陞土官巡撫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二家窩主鄰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邊公皆極言之得免查究即此一二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矣　詞林

四川鎭守太監羅籥請得便宜行事瑾實主之李文正公力言不可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

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制鎭守總兵官又後差内臣一同鎭守撫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一同而不專故　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爲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總理夫一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剿土官必須奏請關繫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倂付鎭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鎭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年所未有豈宜一旦增添若天下鎭守比例而行則其所

繁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自餘如所議
詞林

正德中劉瑾威鉗士類按索細微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王文恪公亟言于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而又殺之吾尚何顏于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文必欲寘之死無敢言者又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公前後力救之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于瑾謂其築邊太費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擬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　王守仁撰傳

武宗南征特幸楊公一淸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導　上幸浙者公從容婉諫遂不果　行畧

劉臧栗爲大理少卿有子弟引盜劫父兄者刑官處以卑幼擅用財律比常人減一等公上言律之所減本指竊盜蓋以財物輕而倫理重今犯强劫乃人倫大變宜從强盜論　上是之遂著爲令　羅欽順撰志

鎭守太監黎鑑奏要比照張詠余慶事例管理詞訟兵部尚書王公瓊奏曰先年各處鎭守太監並無接受詞訟事例正德二年太監張詠等受詞害人正德五年荷蒙　皇上明見萬里查革改正悉照　祖宗成規行事今太監黎鑑不遵原奉　敕諭欲兼理詞訟設若准奏天下鎭守太監必來比例具奏是弊端自黎鑑啓之關繫匪輕刑科論其故違不敢隱默本部執守　舊章豈敢阿縱乞切責太監黎鑑令其恪遵　成憲安靜行事不可聽信下人招權生事輕啓弊端其地方詞訟問斷不公遵奉　祖宗欽定憲綱聽怨按御史并按察司官舉劾拿問若又不公許被害之人依律赴京伸訴疏上司禮執不從公復力諍之曰　國法不可壞也　旨下只照敕內行事不必紛擾遂免地方之害　經濟錄

正德間劉瑾雖誅餘黨尚在　世宗繼統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鎭守司禮監不得干預晉奏瑾時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至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至各監局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並坐以張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

欽跡士氣得伸國體尊嚴　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
誠千載一時也是非　皇上之聖明與公之得君制
馭有術其能若是哉　吾學編

魯番進貢多人賞賚鉅萬韓忠定時在戶部上止夷
情疏曰伏考西域諸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
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稱其王者亦止是一人前
此求討番文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
王母王弟王子頭項其餘部落類稱頭目名色惟是
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若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
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為部領今次　敕書回賜之簡

若一槩且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是入貢之
國彼國亦無復君臣之辯此等事體大有關繫　廟
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
姦況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例給賞
求討相同自當遂頃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為成
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起釁未必不由于
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今我　朝以堂堂一統
國勢尊強非前代比況　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
震疊以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槩稱王號僭瀆　天
朝揆諸國無二王之義責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
詞伏惟請　敕一道發明華夏君臣之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之成規丁寧　天語示以畫一之令
責付夷使宣示遵守之方庶懷柔之道制馭之方各
得其宜斯為　聖王禦戎之上策矣　經濟錄

武宗北狩命屠簡肅公擒生虎使者日再至公抗疏
曰此惡獸也欲生致之必有攖其牙爪者　陛下忍
不恤民命以供一時之玩乎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令以人主而玩逸才之獸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語
甚切其事遂止逆濠煽虐賄結中外朝野以目開公
且按江右謂所親曰柰何令此强項御史來耶令鎮

守太監畢真以金帛彩段數十逆公于杭公毅然卻
之至江右與巡撫孫忠烈公議事宜慨然興革逆濠
為之稍斂公按江西明憲肅度獎廉擊貪風紀大振
聞父喪有知縣某者恃公同鄉以數十金為賻公大
怒楊暴其罪行各屬禁止之列郡肅然無敢犯之者
知縣卒以此去　江西紀聞

嘉靖時楊文襄再入內閣　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之
事諭公公奏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
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穴葬之後　陛下自潛邸陞為天子不謂之

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世廟成　章獻太后欲謁廟公奏對以爲今制無　母后謁廟之文　累朝亦無謁廟之事遂止　行畧

毛紀乞停遷使西域疏曰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　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空名虛秩令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罟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反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明鑑仰惟

陛下仁聖神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懋學毓德既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　天朝永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甚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說上瀆聖聰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員揆之事體似不可以　朝廷近臣而往番貢送也伏望　陛下俯察愚忠收回成命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經濟錄

嘉靖初有獻計遷　獻帝陵寢者胡公端敏上疏曰臣聞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　陛下孝思純篤追慕　皇考無已乘機上言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葢此事利害關繫匪輕誠恐　聖心至孝爲所感動一朝改移羣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　國厚恩義圖必報不忍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　聖孝爲名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惟　聖上一身宗廟社稷之

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備祥蔭福於　陛下之身　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靜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故士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葬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於南巡遂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里其後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葬其　皇考妣於今　皇陵永冠蓋不備

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帝后我　太祖統天大孝覺
不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
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陵之制而已見於
皇陵碑大畧可考也此我　仁祖之陵既蔭　太祖
興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
又蔭我　太祖享國日久子孫萬世爲帝王也今
獻皇帝之靈已蔭　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
使之固蓄山川靈氣而蔭我　皇上聖壽萬年子孫
萬世爲帝王可也昔人謂死者寃氣升天體魄歸地
今　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九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持正下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荳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失於覺察該部問擬賈全等俱襍犯斬罪徐鈞減等杖罪具奏奉
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林貞肅俊任刑部上疏曰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　太祖愼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於　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卽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寺也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具存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幸

經濟錄

嘉靖二年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歛匠作財物及御史來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

文貧緣內降詔差校尉取李陽鳳等赴鎮撫司問理

林公俊任刑部尚書上疏曰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姦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姦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

起臣逆繼作皆　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　先朝之牢姦鋤類一舉而翦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膚愬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因臣等忝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疏上仍送鎮撫司問理公復奏曰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懸命利刃罔知適從然而伏思法者　祖宗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詔旨者　陛下一時之權宜也奉詔少緩罪止臣一身若守法少移則負　祖宗負朝廷得罪於天下後世矣是故臣寧冒違　詔之誅不敢廢　祖宗之法以從　陛下之命疏上大怒宋珏等仍送鎮撫切責公違　旨回話公復上疏曰人臣以奉公守法爲職以犯顏敢諫爲忠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毀之唐文宗詔左藏史盜支繼

帛忽治狄兼謨檄書還詞頭自古人臣忠愛其君者往往如是臣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其漏姦之崔文蠱惑希寵沮滅成法竊懼　祖宗之大法由此大壞而人思言突力欲回天跡若違　旨情實無罪乞仍付臣等究問以正事體以公國法疏入仍送鎮撫踰月公告致仕去　見素集

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軸大學士楊廷和也土魯番擬蛤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求中國而再扼于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誅去位大

臣有憾于廷和澤陰嗾憸人陳邊計祖間說謂番達寇暴哈密淪陷職自九疇起釁因得連坐廷和澤焉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胡端敏昌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公乃奏述西事詳辯九疇之誣以明其決不然　上大悟曰豈我將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耶九疇由是貸死戍邊廷和澤免于遠　吾學編

林俊平大法疏曰竊惟法立於　祖宗守法在　陛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宮中府中宜約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千

內臣至內臣之親屬皆得免死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賴　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革心萬一姦作犯科而無法以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耶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純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免惟外臣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守巡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敘大約三數年間沙汰而去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內臣所無故法易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祗見衆論之多有若偏於外臣者實非敢輕重於其間也所據前項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其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當廢　祖宗之法而司禮監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假則本三無私晝一不二疎戚貴賤內外之臣皆無越我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臻于泰和之治矣　經濟錄

嘉靖初董文玉同修　武宗實錄公因上言曰昔者武宗即位纂修　孝宗實錄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毒流天下又肆其不逞之心將以欺乎後世其於敘傳即意所比必曲為掩護即夙所嫉輒過為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　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人謄寫同在纂修者

或不及見伏望將　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校勘出于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　敬皇知人之哲不為所誣而諸臣難明之節得以自雪傳之無窮可據以為信矣不然後世安知此為芳之私筆也哉疏上士論愜然其諸經筵陳奏議禮亦多類此　浙江通志

林貞肅俊起用赴京以大禮議非是寄書與彭幸菴孫九峯曰新　天子聰睿神聖舜禹之君惟典議一事似若未慊其在遠微聞輔臣禮官言官執議甚正然猶能一去俗格出滌濮議之上若定陶共皇則寂

下之議吾人引君舍舜禹奚法哉舜受堯也曰受命
文祖文祖堯始祖廟也禹受舜也曰受命神宗神宗
堯廟也禮曰有虞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名
雖曰禪而人後之意隱然其間當時大事皆記之矣
獨不聞有尊其所生之父之事此萬世法也今不引
舜禹之典章而下襲漢哀之邪議豈不惜哉執事九
峯乃上所起若猶未舉須共一疏使輔臣禮官文字
之臣再議其間名分所關非細故也夫名正則言順
若曰如定陶共皇稱　興獻帝則興王國也安有帝
其不可一也若曰如去定陶稱獻帝則七廟之中似

無小宗稱帝合大宗之位其不可二也　獻王義不
可一日不立后以王嗣帝其尤不可三也由是而推
無往不悖蓋大綱不正則萬目不張亦勢然也或疑
有難處者某惟有不可易之大禮有不能已之至情
情不足勝禮也舊矣大孝召大慈大慈亦成大孝
聖母純懿之德中外具聞決不欲崇獻王以虛分以
上累　聖朝大禮貽　聖主大全中之一闕爲天下
後世議也某至未可期而議禮決不可緩孝二公爲
國加意萬萬　文集
世宗踐祚六日卽命禮部會多官議　興獻王主祀

稱號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出文獻通考檢漢定陶
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卽姦邪當斬
毛澄會府部大臣上議主祀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
子主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今　上入奉
大統宜別立　興獻王后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
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又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
故事稱　孝宗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
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議上　上曰此事體重大其再
議毛澄汪俊復會議上曰　武宗以神器授　上有
父道焉特以昭穆同止稱皇兄　興獻王雖有罔極

恩斷不可以稱諸　孝廟者稱之因復錄魏明帝詔
上之酉中張文忠會試中式值議大禮語人曰今
上繼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宗不同後在大理寺
辦事上疏畧曰朝議擬尊　聖考爲皇叔父　聖母
爲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言者
謂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誠不可忘
使　聖考尚在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今
聖考往矣稱以皇叔父幽冥之中固不得而知但迎
養　聖母稱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
母之義故謂繼統　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
子立也惟　聖明體察　上遣司禮監官以疏送至
內閣楊廷和曰秀才焉知　國家事體復持入甲子
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毛紀入諭曰至親莫如
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
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　興獻皇帝母　興獻皇后
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
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
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　旨仍封還　手敕
毛澄等又上言　興獻王稱號　皇上未即裁定張

璁乃力非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　聖知因邪說而
生惑大禮踵哀世而不經宜將張璁戒諭不聽毛澄
等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
議之偏誠懼其上搖　聖志起羣疑還宜將張璁戒
論不聽張璁復上疏及大禮或問以進　上覽之
敕禮部曰　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
生父　興獻王宜稱　興獻帝母　興獻后　憲廟
賢妃邵氏　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楊廷和等
上言少俟來年　皇上大婚禮成加上張璁大禮或
問留中者始下禮部看詳時大學士楊一淸家居寓

書吏書喬宇曰張生此論恐終當從之宇不聽兵部
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疏言大禮亦如張璁之議尚
書石瑤語張璁曰第愼之大禮說終行也都御史林
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
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
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都御史何孟春奏　興
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庚寅　御批加　興獻
帝興獻后尊號皇字楊廷和等上言恐紊一代綱常
拂萬世公論敢封還御批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
本生任私恩而弃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
志可勉錄皇號　　憲章錄
胡端敏危言正色遠慮深憂不屑詭隨天性忠鯁以
是當路相忌嘉靖中大禮未決江淮飢人相食公疏
乞蚤定大禮赦羣臣小過簡賢求治聞羣臣伏闕爭
大禮得罪又疏言羣臣心欲效忠詞乃過激乞擴然
開釋消除疑沮圖回治安上京東邊備二十五事又
上大學仁人能好惡洪範惟辟作威臣無得僭易大
傳不出戶庭答講議三章疏上留中言官因劾公告
寄公乞下臣章宜示引罪求去議哈密與南海不合

論芊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不喜薦賢才安仁以
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于　朝河西之議語侵永
嘉昌化伯嗣下　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
朝廷安仁變色大沮公大禮是安仁永嘉說竟不肯
相依附賴　上明聖憐其忠直終始眷注云　吾學編
嘉靖初內官王玘等偷盜內府財物奉　旨發司禮
監發落林貞肅俊上疏曰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
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以專矣不謂王
玘大肆姦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
是平時侵盜如何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如何

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
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爲中興積
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
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
付有司尚爲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可不付有司耶
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
掌宮太監亦發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
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
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羣盜效尤
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臣曰宥臣曰弗

辟弗宥言不當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
法官世訓也臣等爲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姦乞
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得玉等
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羣姦
屏息積弊一清矣　經濟錄
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竝起攻圍督儲
公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踰牆頓跌昏死拖入大中
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所
有家財劫掠蕩盡首事姦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
黨倡爲洗營之訛圖行走海以致人情危懼洶洶南

京兵部尚書張鏊侍郎李遂協同守備將首惡周山
等二十五名捕獲隨行給榜安撫奏下法司議罪端
簡鄭公時任刑書參看南京營兵本以烏合原非虎
旅豐儲坐食受　朝廷養育之恩沃土安居無邊陲
征戍之苦不能感奮效忠外淨倭氛乃敢於白晝大
都之中脫巾羣譟戕辱部臣據城匈虜雖小異雲朔
之兇越貨傷人實不減甘凉之變律以無將之戒卽
便過行誅戮亦不爲過仰蒙　聖皇在上好生之心
憫其無知止欲擒其首惡開其日新盡赦其脅從根
本之地倏爾就寧觀望之情居然消弭所據周山等

二十五名合行南京兵部會同三法司再審無異卽便押赴市曹梟首以示懲戒疏上奉　聖旨這件事情還着三法司會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公復議前罪又申明法典不可輕宥忤　旨內批簾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必時君互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黄懋官心存欺詐計使人爲仝厥而必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公會同部寺九卿再議前罪上請　上勉從之嗣後與鄭御史存仁相詰　上批疏曰昨周山等亂忿原有激變之者　旨下著從末減以處疏內

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自是尊姑著革職閒住不許再用公自是高臥不出矣　鄭端簡奏議

王廷相答內守備來諭謂　武宗皇帝行幸南都當時危迫艱難內外守備叅贊諸公調攝得宜故江南生靈皆賴以安諸公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切以爲此言過矣當是之時　天子拱穆權臣執命當時有司一時聞　乘輿南巡預備供應官民錢糧何啻巨萬假公聚歛半充姦將之餽送事平羨餘盡入內守備之囊槖銀兩數千龍牀三張玉帶十餘腰寶石首飾七十餘副而錦綺綵段各各稱是至今都人傳說以爲口實此汙濫貪饕　國法在所必殛者當時叅贊如閉目閡覩塞耳無聞何哉今以爲協和共事僕以爲同流合汚今以爲調攝得宜僕以爲束手無策今以爲芳聲美譽僕以爲和同濟貪有道者之所鄙賢人正士唾而不取又安可置之齒牙之間也哉又謂僕疾行無善步促柱少知音此誠有之嘗覩今世之士夫以乖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畏首憚尾避事推姦致辭　朝廷之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嗟乎食君之祿僭君之爵而婾嫚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斯人也以忠蓋律之天淵懸絕矣故僕平生切

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奬之當去卽毅然勇往志決必行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遽而寡從容善步和音固知其不能具矣其司苑局責令上直軍人納錢此實剝害正軍背戾法憲在淸明之　朝所當改正而不可因循者本局額有上元江寧果戶六十六家池戶二十四家品物缺少責令各戶買補宜也又有留守五衛原額栽種蔬菜池果等軍六十一家栽種澆灌責之此軍宜也今乃不令下園每名月納錢二百縱令買閒謂不違犯法令乎此等人役既已賣放下園種瓣獨累直軍謂若輩能甘心乎況

上直軍士止該借用其力責之出錢是何名色且
國初之時此園池也此人力也此供應也不聞納錢
買辦而後備何獨今日一切納錢則夫園池之所生
人力之所成將歸之何所此不待智者而後辨矣謂
非貪人假名巧取乎今謂內守備科道已經二次准
令納錢幇貼不知出何事例奉何欽依抑循私任情
自主張之僕謂行之於私下可也聞之於　朝廷可
乎究竟此事干繫軍政兵部職掌法宜徑行既被告
發安得不理理有贓賄安得不叅此非刻意於其人
也千百人赴愬而姑置之不行於作奬者悦矣其如
朝廷之付託何哉所謂黨下罔上豈忠臣之所以事
君乎伏惟亮之　文集

定力

景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
遣人奉　上皇至城下召守臣出見議事劉邀郭同
出郭曰虜情叵測安知其不以夏人之誘楊定者誘
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繫脱或懷詐吾二人
不足惜如此城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非敢不出
但此城臣擅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因得迎復　上皇
命加封侯從而入京給事中葉盛等劾之詔復原職
英廟復位進劉爵郭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人莫
不多郭之守正云　國朝典故

李文達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在左順門令人請說
話文達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則不來曹怒
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廼　天子
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命
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
足耳先生幸恕罪也　野記

天順元年內閣徐李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薦彭時
入閣但未與接識耳人勸時往一見之時對曰素不
慣枉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爾
徒手一見何傷時對曰承厚愛實不能往且亨本無

他望見人求拔雖進亦可耻也竟不往無幾時有入
閣之命使先一見之何足榮耶　樵記
大同缺馬馬端肅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
得阻之既得　旨周文端在戶部言糧馬各有專職
不宜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爲據詞
甚激　上爲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克用　志
憲廟卽位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
言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　太后李文達公曰今日
合尊　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彭文憲曰　朝廷
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爲此舉反遺所當尊豈

不乖戾大失人心於　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曰
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帝母當
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耶宣德間自有例文
達色變知事不成因目公執筆公曰今日事與宣德
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
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咸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
照例寫讓表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
敢擅寫爲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
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諸人不言廼作色厲
辭曰爾毋偏會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公拱手向天

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
無後何所利害而爲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
爲宜衆乃曰好夏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
勸乃得俞允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
二母是　上本心但屈于親母有難言者非先生力
爭幾誤大事爲大臣正當如此　可齋襍記
慈懿太后崩詔廷臣議葬地衆相覷莫敢發彭文憲
對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
當附　英廟禮部尚書姚夔廼曰此是正禮內臣夏

時獨曰不可欲比胡后例于西山公曰　太后母儀
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繫非
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　上猶重違母之意未允
二公復與在廷文武羣臣伏文華門外號哭不起聲
聞于內　上爲之感動卒從禮制　可齋襍記
天順末讒者謂　憲皇爲帝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
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臥便殿召賢
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柰何賢曰此　國本
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
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

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
成化初賢遭喪奪情實　憲皇固眷云　後渠襍識
程公信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石亨疏言太僕急徵
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隷之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
不得其政卽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　高廟有旨
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隷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
與聞脫有驚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爲著令
兵部懼以爲言詔復歸其事於太僕　行狀
王端毅剛正執持每事不肯依違南昌張元禎繪砥
柱圖題贊其上云猗此柱天樞此配地軸此繫大風

雷驚不碎大波濤摧不去猗此柱　王僎撰傳
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
南策以　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大夏匿其籍使者
數被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入言之
事寢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
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公曰朝鮮人貢自鴉鶻關由
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回三大鎭此
祖宗微意今由改道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
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邵寶撰傳
何椒丘初任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司轄錦衣衛其官

校恃侍衛親軍恣肆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先生曰法
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由是官校悚懼
相戒不敢犯百戸某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舅子
以其孫訟于官指揮使袁彬囑先生抑訟者先生執
不可悉奪財產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先生邏覘事
者百端擿摭卒無毫髮可指後掌刑書拒絕請托凡
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脅以禍福皆不顧錦衣
官校出入逮捕但齎　駕帖到臺皆不與聞公言舊
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迺行則矯詐無
所托　駕帖不比號則眞僞無由辯乞仍給批便
墓誌

太監李廣以方術得幸因而怙權納賄及廣死欲例
加恤典劉忠宣力陳不可　上從之時承平既久而
近習怙侈太甚有齊玄者奉使武當欲載激濁揚清
便宜行事等語于敕中遼東守將張天祥妄殺冒賞
近倖欲曲庇之公皆執不可至觸　聖怒不恤　內
閣行實
威寧伯王越罷黜居久弘治間恃所親當國覬覦復
用自陳有功于國受讒廢弃欲乞復爵以圖報效疏
既入下吏兵二部會多官議衆畏縮不出一語吳文

定獨曰若論威寧之功在　先皇之時已嘗論革今
乞復爵當考自後有何功勳如念先功而復爵今改
元皇今也無從奏請事遂寢　野記
彭幸菴任刑郎不茹柔吐剛屢勘大獄犁然當于人
心有恃勢毆殺數人者公按之當抵罪或爲之夤緣
祈脫死時敕中官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公執
不可或以　朝廷欽恤之意爲言公曰如死者何竟
莫能奪　楊一清送行序
正德中秦藩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及
倖宦忠叢皆受其賂助之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
交章執奏謂不可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弗拒大
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草制恐遺後虞不草恐忤
上不可測遂引疾蔣冕亦繼引疾梁文康曰如皆引
疾孰與事君耶於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公承
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
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
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
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
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
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　上覽制駭問若是其可

虞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而托詞悟　主有回天
之力焉　霍文敏撰傳
武帝親師南京梁公儲與蔣公冕隨行　上欲就南
京舊壇大祀天地公言南北配位不同其典章不可
紊乃止　上復欲遊蘇杭泛浙江泝湖湘登武當而
回所過郡縣供給繁難公與蔣公手疏懇請回　鑾
泣跪于行宮門外自卯至酉汗出流背　上遣中官
諭起對曰臣未奉　旨不敢起中官復傳言云已知
道目下便回鑾公等廼起江南不擾公之力也　傳
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大將軍敕蔣公冕上疏言內
閣之職其大者在代王言凡手　敕旨意俱從撰擬
今事出非常遠近驚疑虎豹九關言益齟齬　聖駕
已出倏忽浹旬延頸北睇無計可施仰惟　陛下受
天明命爲天地神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孰不尊稱
稱天爲天稱日爲日孰敢擅稱朱壽爲將軍鼎鑊在
前不敢奉詔己卯　駕南巡至金陵大學士梁儲同
公扈從十二月　駕旋次揚州以郊期在邇公力請
回　鑾從之公扈　駕至南京隨事規諫也盡心力
懇請回　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者屢矣至于不穿
罩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　旨苦逼而亦不曲從不

賀總督府懸牌額雖則文武羣臣守候行禮而亦不
肯往　湘皋集

逆濠就擒江彬擁邊兵邀　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
出迎人人自危毛文簡倡正議謂當訊鹹告廟悉從
之嘉靖初　上選婚姻錦衣韋千戶女與焉內侍弁
皇親邵蕙俱得重賂咸屬意焉公在左順門厲聲曰
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
禮部不敢擔當汝輩自爲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
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　西皋襍記

嘉靖初羅整菴文莊擢吏部左侍郎攝篆先是會推

吏書公力舉薦白岩六科以同列嘗有言獨不附公
謂衆論所歸不爲所阻竟推白岩時臺諫以新政彈
擊在位者無虛日薦揚舊德無遺賢公獨不動聲色
別白忠邪條上之咸當于人心所罷者有負緣內監
以求進者公復奏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
沮之蓋公有不可禦之勇有不可奪之節議論足以
定國是典則足以範羣工其堅定國是扶植善類調
劑甘辛一時公功爲多　林希元撰困知記序

正德己卯　武皇躬自巡邊羣臣諫曰　萬乘不宜
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詔宰臣草威武大將
軍敕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敕大學士蔣冕上疏
不聽亦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
促草　敕儲奏曰敕不敢草　帝曰何逆命對曰凡
事可將順獨敕不可草　帝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
爲君乃自卑爲臣臣草敕是臣名君故不可　帝震
怒手劒立曰不草敕齒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
泣曰臣逆命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
敕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臣備無禮以臣名君顯戮
臣臣罪死不可赦　武皇帝察其誠欵擲劒起不促
草敕君子曰儲固誠能悟　主然帝之仁明其可誣

哉　傳

逆濠搆飛語將甘心胡公世寧胡自投繫獄行江西
會勘孫忠烈公委曲明其無辜坐以輕罪奏上錢寧
矯稱　旨下內閣欲切責孫公等且械胡江西以快
濠楊公一淸持之不下曰胡所坐只合如此勘者何
罪偶遇錢寧于朝謂之曰寧藩外論殊籍籍柰何爲
之報復欲死言者恐非後日之利寧憮然曰公何乃
以此事責寧此豈寧所得爲乎公笑曰第保全胡某
令其生還則物議自消矣胡得稍從末減　楊一淸
撰墓志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鮮冕奏聞　朝廷下兵部議王晉溪呼齎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耳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報欲
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卽當論罷矣齎本人囘浙江傳此語一時皆以湖州江南重地
朝廷不肯處分儻賊勢蔓延恐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人偵知此語恣意劫畧不設隄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江晉溪卽請密敕許公討之且受以方畧許公卽命憲副彭姓者潛

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掠囘聚酣飲兵適至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　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溪此舉蓋不煩一旅不損一財而地方尋定謀之堂廟之上而定難於數千里之外所謂折衝於俎豆者非耶　叢說

宸濠謀逆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以南贛都御史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卽走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外議籍籍皆云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言陽明必能成功　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壻侯王事入告晉溪曰外聞人言若此而老爺堅持此議儻事有不測則滅族之禍不遠不若別有處分以爲身家計晉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謀畧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爲既而陽明擒宸濠不旬日果報捷　叢說

陽明先生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不輒報至卽據坐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鬚狀暫於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皆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卻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

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偽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人服其學　年譜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衛千戶追取宸濠陽明先生不肯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衆隨負敕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於是復再

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年譜

陽明先生巡撫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機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竪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年譜

喬白岩參贊留都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公日領一老儒與醫士遊宴兼以校奕賓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見公鎮定軍民始安　叢說

崇正

成化建玉皇閣于宮北將有事焉大學士商輅奏曰祖宗創為郊祀歲一舉行極為慎重邇者傳聞　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　皇上為此無非欲為　母后祝釐為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理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仍別立玉皇之祠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為不專皇上為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照鑒可以變災為祥矣疏入　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憲章錄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張公寧上疏曰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固皇上欲表揚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

於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剏壇行禮
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
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業
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
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
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
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
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
拜曰爲　朝廷祈福禱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
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

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克塞
仁義故辟而闢之今若弗禁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
通國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克塞矣學聖賢之
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
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
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
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人子迫切至情事
不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也因循
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
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

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
崛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
經筵　聖學不無累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
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鑑大
學衍義明道術之語　敕命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
備炷香於寺觀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
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經濟錄
彭脊菴正學直道不爲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
祠肖一女子中坐每稱靈應學官子恒設祭先生初
至家人暴卒有爲之私禱先生令積薪祠前躬寘火

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
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爲之惡皆可修齋懺脫道德
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皆可誦
經而即滅夫人之爲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
醮可滅豈理也哉且修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
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毀
去天下寺院停給度牒勸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剏
立菴寺修齋設醮庶治道可復　本傳
大學士劉珝免立五嶽廟碑疏竊惟唐虞三代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

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帝崇名美號不一至我 太
祖高皇帝以爲嶽鎮海瀆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
而爲神豈 國家封號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前
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
之陋若立碑必須神功德正 詔書所謂瀆禮也非
祖宗之意況神不饗非禮故孔子有曾謂泰山不如
林放之說我 朝祖宗不立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
每嶽鎮海瀆各頒賜一 敕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
牆垣供具選委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
百畝或五十畝爲香火之需載在 敕內令永久遵

行庶廣 朝廷以禮奉神之意 經濟錄
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多剝落者或欲加修飾
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
年夷俗乃革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
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
哉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
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於是併易從祀諸賢
爲木主 神道碑
彭惠安在刑部時司傍有五顯廟公立命碎其像易
以清獻趙公神主寅寀相覩瀆風爲之一變 林俊

撰碑
林見素擢雲南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普化寺稱有
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
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
之果雹即止巳而無驗遂焚之得金百鎰悉輸之官
代銀償逋毀邊方諸淫祠三百餘區 楊一清撰志
徐文靖當國 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 天
子祭天地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
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
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乃三大帝乃以李聃居

其一是謂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郊祀樂章 皇祖
舊製今所傳樂章雖出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
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
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政事論講
經史培養本源弼正補闕非欲其阿諛順 旨以取
容悅也疏上卽從之 內閣行實
郭尚書敦初任衢州府城西有淫祠歲四月軍民男
女聚謁祠下讙譁若狂公禁止之巳而得風眩疾吏
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愈 傳
王虎谷爲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

與度牒王晉溪問之曰謂此可塞異端乎此輩苟且爲衣食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柰何虎谷歎服　今言

王守仁答人問神仙曰僕年方八歲而即好神仙之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搖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又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埏之外若

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所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盡況存久而明養深而化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文集

羅念菴異端論曰學術之是非疑似兩在其端至於極微而不可辯吾皆原其見之所由來究其弊之所必至信非聖人之智弗能照矣儒者指釋氏莫不曰異端及考其故則弃倫理遺事物二者其大也夫聖人立中國生民之命設名教以絕禍亂之源莫大於明物而察倫而釋氏願遺弃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

背馳豈俟聖人而後見哉儒者乃曰三教根源固未嘗異其少異者乃其假權顯眞承傳之流弊實然也又陰用其所長若以爲兼收而不害者蓋樂其簡易直截即其情所便安外雖依此名教而內實決裂以從巳問其所傳則曰吾聖人之學固如是蓋高明之士之所喜趨而前所指異端云者不過其習常談未有察其所以然也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聖人不以爲病而不爲生死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好惡而爲佛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謂生與死也縱橫善變不可窮詰若超無始而睹鴻蒙爲

吾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有規以破其獘而高明善悟驟聞其妙又往往易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區議論所遽能勝然則釋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止以弃倫理遺事物爲釋之謬而毫釐之間卒不可指信乎似是而非非聖人莫能明也　念菴集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九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

吳興後學淩廸知稺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剛嚴

徐武寧王達率兵於吳江有一貨食者知武寧號令嚴肅凡軍人取民食皆斬之遂詐一軍人强食其麪意其以財賂已而求免也聞于帳下武寧雖知其誣力執其事剖腹視之果無有遂殺貨食者如彼軍人之刑　明興襍記

周公新授大理評事以剛直稱讞獄平允莫有稱屈在列咸推避焉毎有疑獄必決之公一言而白問無明事斷如神人以爲生閻羅姦潛邪伏羣吏膽落民無犯令犴圄皆空風裁播揚人相競畏或叱小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　本傳

太宗征迤北山襄毅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爲諸將先尋陞都督出鎮廣西溪洞猺獞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公至鎮之以静兼之以仁嚴號令公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前由是蠻夷懾服居民安堵廣西守將韓觀英武

有文頗喜誅殺山裹毅公繼之則光前裕後矣公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亦不多見其馭土官亦以威嚴秋期征調無敢違限有驚怖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必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廣西自總兵官山雲故後繼以安遠矦柳溥又繼以田眞自是以來為總帥者遞相祖述類以忠厚存心不復有山雲嚴毅之風自此賊勢漸熾　水東日記

英國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叅將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頒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為誰王知公怒歛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封疆之事機不可失我既已出而汝不繼　朝廷之福幸而勝爾脫或不勝而陷于敵豈非汝賣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引者曰孰敢引我公據拔刀起衆其擁出斬于軍門以是能成功　復齋日記

蘇守况公鍾始由小吏授為郎郡由前政狼籍公私僨甚三楊特薦公遂分左符又　賜璽書假便宜從事公初視銀黃無為郡稱刻木吏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秘且仰焉几牘中鼠塞蠧穴公退輒密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說兼肆凌侮公亦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炬案并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公言某有　朝廷敕未嘗宣今日宣　敕及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公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輕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判別今以屬君等速以善户惡户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凡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爾某作如此擬爾應竊賄若干然乎其日某如之然乎羣胥駭服不敢辯公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隷有膂力者四人舁一胥擲空擲死之皂姑少投去公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威虐耶高投之立死不死死爾狗曹矣皂懼如命立斃六人公命呼屠人持鉤來鉤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股栗　九朝野記

宣德初叅朝龍問廷臣誰可使掌憲者三楊交薦顧佐廉公有風釆進佐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察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貪淫不肖嚴暟等二十餘人暟詰奏　上為誅暟佐枉院數月有囚告佐枉人罪不聽

訴理　上大怒召楊榮士奇等曰此必有因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救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戸臧清家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聖諭錄

宣德初許臣僚燕樂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　朝廷以顧公爲都御史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望其風釆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司周景貪淫無度公齒欲除之累罝之法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志正統初以疾乞歸繼其位者莫能及也　天順目錄

韓公雍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首傾腦飲之却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矣殺一縶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梟懼有眩絕者罕旅之事不學而能應機決策智勇兼備文牘山委剖斷若飛號令明信無敢犯者裨將犯法當斬梟請釋之公因午節閱武射柳斬其頭懸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類此　寒齋瑣綴

蘇常諸郡豪右之民往往詐力持吏短長脅制州縣肆毒善良　宣廟命熊公槩改大理卿往按之公徧歷其地凡官吏之無狀民爲人巨蠹者籍其家盡執以歸于京寘諸法聲威震動一時海鹽民史慶自號平康聚無賴之徒恣行剽掠有司累歲莫能禁公至而盡室遠遁得之武昌抵以殊死於是姦宄帖息　王直撰志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著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狗豕皆悉避之不謁神祠惟騎馬過城隍廟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寺觀祠宇一不顧也　行狀

于肅愍巡按江西有平民被仇誣指爲賊首久不決

公取成案閱之得其冤白之抵誣者罪人皆稱爲神明云王府官屬素驕橫民甚苦之有司莫能禁公廉得其實以聞罪其尤者弊乃息諸不便民者釐革殆盡姦民不法者屏息不敢肆比代還　命率錦衣官校捕長蘆一帶馬快船之夾帶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悉置之法河道爲之肅清　倪岳撰志

楊瑄爲浙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姦斷訟明敏禁官署無蠶桑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隳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賓客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濬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楊守誠撰志

王都督佐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爲王堂才敏志忠律巳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議讞從輕雖披逆鱗必委曲別白至數十上不肯阿順違議京師刀徒劉東山者狡而黠能寫行移遊于壽寧侯張鶴齡延齡之門每日瞯二張陰事籍記之一日嚇二張索金數千用盡復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爲張辯又勒延齡之妾爲妾不從又奏其謀反公復辯其誣遂劾東山平日姦惡狀　上悟下其事于公公密擒之伏辜詔枷于午門前數日竟死萬衆舉手加額曰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能此公不肯索富家細過至巨猾兇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是稱名執法前後錦衣皆莫及也　沂陽日記

劉文肅忠進南吏書南都大宰閒秩居官者自名吏隱佹禮瓦合公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緜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公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僚滿秩爲署考必當貢自是諸司惴惴公留意人才嚴于考績臧否俱精當人不敢干以私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傳

席文襄巡撫湖廣省城三虎者楚府寵任軍人納級都指揮甘玉海武昌通判張其衛使劉良皆善承上官大肆貪虐公皆置之法人心稱快長沙知府宋某窮極貪酷郡人側目重足公發其贓巨萬緝捕姦惡數十人辯大冤抑數十事皆極明允　行狀

屠簡肅按居庸時權宦更進用事邊徼叢債帥武備方弛而公總理周覈務爲整肅臧巡撫鳳釪兵備晟至謂公過嚴好名公曰諸關國北門司鑰者夙夜寅畏猶懼有失乃縱其懈弛乎邊牆以塞諸口林木以厚險固日消月損一旦有急將何以扼虜僑非過嚴好名或者公等過怠無實心爲國耶臧釪語塞拜謝曰公真御史也　翟文德撰狀

公正

尚書金公忠未遇時里人有窘辱公公爲尚書其人補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薦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柰何以私故掩人之長尤好獎拔善類士有得一官而往見公者必戒之曰 國朝待士厚所望爲民造福耳所至一以濟物爲務聞人出片言語涉纂刻輒艷然色變可謂公直慈厚者矣

傳

楊文定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廼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涘進之卽薦知德安府再擢贇州左布政使或勸范致書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文定卒廼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畜德錄

曾公鶴齡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獘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怨謗 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 命下竟如公言衆皆懾服

碑

彙希文爲福建僉事獨持風裁不畏强禦楊文敏家人有犯公廉治之不少貸文敏薦之爲僉都御史

塵談錄

王文端在吏部其子爲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到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畜德錄

王忠肅爲吏部尚書忠清爲 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

復齋識

王忠肅公翺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敘過閘雖貴官不得越人惟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託太平庆時與 上蹴戲自意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問爲誰庆以名自通方以事啓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諳事庆惶恐而退公之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怒起手擊夫人于地卽出隨使人迓慰之事卒不行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月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托婉而拒之忘情恩仇嘗曰吏部豈報恩

憐地耶　行狀

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務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謂考功張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賢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者矣　治世餘聞

廖恭敏爲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有不律者公牽同列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此所以報公也　彭敎撰志

楊公繼宗爲浙江按察使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併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適俸官迭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較他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于公公曰俸者民之膏脂也食之而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況正數之外廼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于心安乎衆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起送赴部選用　選要錄

張莊簡悅提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諸所請托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嘗謂人曰古之賢聖其過人遠

甚几所獻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　華亭縣志

劉文介儼考順天鄉試取江陰徐泰爲解元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與泰有私閱文不明　上命召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閣老高穀取次拆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爲解元時目爲欽賜舉人儼得無罪　通紀

嘉靖元年席文襄任都御史自湖廣馳疏請起遂菴楊公總制陝西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席公曰遂菴舊相即起必以禮辭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亟利害所繫恐宜三思遂菴由是不果起公語所親曰遂菴素知予予尊仰之但　朝廷用人急不得不如此且入京踰年物論殊籍籍今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耳　行狀

寇涂水任寧波嘗與鄉試外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閒榜後拆所取卷乃其所私者時同事者

曰公神目也　呂柟撰志

儲文懿改吏部考功郎中留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
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秋陽可畏居南部時
有悍吏肆暴不法或憚黜之生亂公毅然贊罷之比
部當朝覲考察雖執政親戚不職者咸無假借天下
服其公　行狀

嘉靖初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給事中王昂以選
法不公劾之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休留
昂　朝廷不聽謫昂爲休寧縣丞到任期月轉應天
府推官昂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
寓意錄

霍文敏與呂涇野書曰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于
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
伸　聖主大孝一也辯明大獄救一家十數究命破
散蔽主之姦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
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鎮守茇百餘年
積獘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預內
官病故故例廕義男義姪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峯
削黜之盡五也宦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
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濫官罷十八侯伯七也門
無私謁風清獘絕八也三黜奔歸行囊惟一二衣箱
如寒素畢官九也在位日只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
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
十也羅峯有此十善故敬之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
又云凡今之人附下罔上不足爲異獨賢者亦甘心
焉羅峯在位無一念不忠　朝廷無一事不爲國無
毫髮私身家人爭譽焉　渭厓文集

林東城爲吏王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
之泰君鄉也尚書趦趄曰某未有劾者柰何君曰不
實則罷王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之則

其人也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
公舟供帳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守入覲考下
當黜君爲稽勳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
得調永年　唐順之撰墓志

唐漁石龍巡按江西值逆濠之後民物凋耗懇懇諭
諸司務在協恭經理疏起蔡宗兗主白鹿書院作興
教化先是己卯變作江西遂輟鄉試公至值嘉靖初
元復當試期乃上疏乞倍增舉人名數獲俞　旨或
語之曰今科倍解額皆公賜也公宜自收遺才以値
桃李毋爲督學者所專可乎公正色答之曰督學之

官　國初未有以致士無專師正統間黃福建議始設此官授以璽書令御史藩臬勿侵越正以明職掌也後之官此者長御史刺劾事權漸移無復璽書之意若是則督學之任即付之御史足矣又安用專官爲也矧御史將入場監臨又可自爲此乎言者愧服是年中式舉人一百九十名至公且愼江右至今頌之　通志

德望

宋景濂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援引後學惟恐弗及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　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　敕敘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之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若是云　行狀

陳敬宗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在南太學時力以師道自任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　上從之鼎至監淸苦篤學修行後舉禮部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　水東日記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驗而因以輕重其人焉壬寅先生別都御史朱英于蒼梧英預約束參隨官吏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英歎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右況區區乎有中貿謁先生廬至

江滸郤肩輿走數百步庚申　朝廷選官使交南交
南人賻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疋入京師時經南安
知府張弼倣曹參師蓋公禮以待先生左布政使周
孟中甫下車卽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
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先生辭不果賀給事欽執弟
子禮懸先生像于家之內室有大事必啓焉進士姜
麟以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
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
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
孟子　行狀

羅一峯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
夫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
下錦衣獄鎭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卽日鞫成
讞之先生遂得免　菽園雜記

張莊簡任留都鎭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
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延公置上坐子弟問
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此
曹時中撰志

倪文毅公狀貌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望之如神
每大廷集議衆莫敢發公出一言俱唯以從　家傳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薛
瑄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非吾輩可及
也　家談

葉文莊博學宏才清修苦節言行相孚文武兼濟每
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愼選諫官如公
友姚夔林聰尹旻張寧輩皆狀貌才識行誼相副尹
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
季聰何敢望與中與中德望一時流輩莫及　吾學編

史官贊王文恪公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
者非歟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

光之顯自爲舉子至於耆耋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
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介或仰其德業隨所見
異其稱莫敢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
考終命殆無愧爾耶　名臣錄

項襄毅自去官家居二十六年中朝搢紳論碩德宿
望可當大任者益未嘗不在公弘治初吏侍彭公巡
撫浙江嘗薦公可大用而公遘疾竟不果起　碑

雍公太罷居韋曲不涉城市德望甚重秦府王出入
溫泉駕過韋曲款語移時留詩云寄與山東謝安石
莫因高臥負蒼生初爲御史彈劾不避高明褎揚不

滲耳遂時威寧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任山西副使不踰年陞山西按察司或謂太宰李公曰維其何以驟曰雖其風力無外可以諸人遇之乎　呂柟撰志

張公寧任汀州致仕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公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跡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爲幸名震海外行乎鄉鄙而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眞一代之偉人哉　讀書續記

林見素負重望嘉靖中詔起公於家再上疏辭不允入京陛見　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閱月屢疏乞歸凡八上　上重違其志從之士大夫凡過莆過莆人必問公服食起居卜其安否爲世輕重　墓志

儲文懿任戶部左侍郎督京儲沈靜端毅中貴同事咸見敬憚時逆瑾用事大臣多爲屈損獨稱公爲先生而不敢慢初顧璘舉進士司徒邵文莊公語曰子持身當以柴墟爲方終不爲非人其見推重如此　行畧

崔文敏曰余爲編修時見劉文肅公言古糲人匹士雖當離困絕不取非義財況祿食者乎許襄毅嘗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太又語詵曰子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　吾學編

世宗在藩邸時　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汝知之乎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也　行畧

韓苑洛在鄉負重望學士王維楨與書勸　駕曰國家大計莫鉅于防胡治兵顧防胡者多撃胡者少治兵者多知兵者少以此兩多併此兩少此虜小入大

入狂馳靡憚南踐太原西掠華池慘惡愁毒詎忍言哉執政大臣若圖其大者則必入告　天子詔還取大司馬尊號畀之坐有成功可覩見此非臆想天下誠大人才誠衆以指校數與翁等埒者幾乎　序簡

馬溪田戊辰辛未皆不與會試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在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　琬琰錄

朱玉峯爲南吏部尚書內閣員缺博資舊學公言盈廷數以公與熊峯石公珤序春李公時對二公果相

而公邁會未能蒼生之望缺如也公歸吳宛如儒士里中後生畏名檢欲一有爲則曰恐玉峯先生知也
行實

威望

郭威襄鎮河南　上遣人至公第餞之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罌廐馬二十二匹時河洛新罹兵燹邑井蕭條盜賊充斥公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邇來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公馬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爲立生祠初定羣胡反側不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九十餘人　楊文敏公撰碑

顧公佐任莊浪知縣午節會社以文士易之公連發

三中無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爲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勳豪貴戚爲之斂手政聲赫赫議者謂其威望類包孝肅之知開封　名臣錄

正統間四川松番賊爲患命將往征以王忠肅公參贊軍務公懷以恩信有未降者卽以所賜金寶楮易牛助犒之番酋適已感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十八寨邊境以寧　行狀

辛巳曹欽反夜執李文達賢于長安傷其首血流滿面奔王忠肅所求救賊併執公公厲聲曰　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

上馬去李乃得免其爲賊所畏服如此　行狀

王忠肅公在嶺南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擾之苦　行狀

于肅愍嘗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耶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　倪岳撰碑

楊公繼宗以左僉都御史忤　旨左遷雲南副使適峒猺猖獗官兵數萬臨之不能下公獨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某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

名久矣今日至此某等再生之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　聞區處衆帖然聽撫　遺芳錄

陳恭愍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事聲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至今稱前有韓雍後有陳選董南畿學政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倖者耶何可犯也都御史韓公雍時居喪戒其下悉屏儀衛曰陳御史至矣　姑蘇志

夏公寅任浙江參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參政來方可公檄至卽散還其家　華亭志

許襄毅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瓦剌兩種聞公威名遣其酋哈桶察察少伓等兩年三貢僅發帑銀六萬兩雲中上谷河曲塞竟無虜患當是時士馬壯軍容嚴整公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變以故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　李文正撰碑

韓公永熈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撾之以爲節凢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

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貲無算而士氣慴伏無敢不盡力者諸蠻因是屏息不出至於今猶公之功也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參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皆不得然矣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　畜德錄

扶正
文廟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夏原吉等共議
宜且休養兵民　上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
不足未可興師　上不懌卽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
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
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時禮部請赦
原吉　上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楊文敏榮力
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
才力或不及憸邪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解釋置
不問　名臣錄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　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
召士奇諭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瑛未信今
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規密
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　太
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
臣知邊將之强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
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
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其在密地凡制敕中寻奪高
下皆禀　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
且臣與之同官久亦嘗觀其廐馬三五匹有之多不
能畜蓋努未易辦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齎與市
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之
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
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
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聽蹇夏則士
奇不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　陛下
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　陛下推天地之
量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三朝聖諭錄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舊

老少保尚書王直等正統中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
不宜在左右又言北虜之來朝者宜驅置於南方忤
旨下科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稿歸過坐
觀葉公盛曰　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上
雖怒觀猶令我輩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看劉球
乎球之死迄今猶罪王振諸君而爲此　雷霆之下
萬一不測則是我輩爲之而　朝廷受不容言者之
過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邪玉意稍解葉
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擅開邊釁等語奏入
上令錦衣杖觀謫外任　通紀

英廟復辟大學士李賢坐事黜謫外任王公翺曰賢與臣處久淳實可用遂復賢內閣以故益爲 上所親信翺之力也 上毎用人必問公公所薦必至公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聽　通紀

大同巡撫年公富被逮 上問李賢曰富何如人對曰能奉公革弊 上曰此必石亨私惡之耳因命請官往勘果無實富得致仕　吾學編

天順末錦衣指揮門達日見寵任忌文達相軋陰中傷之 上曰李且得罪行專用彭時中賫以語時愕然曰李公何遽至此因爲力辯其誣語聞文達得釋

又河南有衛官頗强横陵人用事者誣其謀反門達煆煉成之時曰人可輕殺耶具其言于 上竟得從末減活其家數十人　琬琰錄

彭春菴任建寧教授有許宗道者以醫書爲權要所嬖因中傷官民人諂事之許一女孫飲人家而置轎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許銜之卽以游氏父子魘魅入誣且以其居近董五郎祠爲證按察副使王增治獄入其言遂寘亨父叔七人重罪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生直其誣并讒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揖增言茲事不枉人畏其威皆曰然先生獨立不出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爲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讒衆駭愕而退少選召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之　傳

劉瑾欲巧取横斂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詿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淩虐亦甘于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于五百石坐是破家者衆李文正公委曲開道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公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因言各官納罰者其在邊

關多勞少逸不若令於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公之隨事應變潛消默奪類如此

詞林

漕運總兵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爲贓遂致大獄劉瑾必欲寘之死李文正公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公曰非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大有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一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反覆辯論久乃稍解熊得革爵戍邊　詞林

楊一清在吏部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請官公力疏救

御史孟洋劾內閣諂官公又疏救雲南陜西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詔獄公又疏救公力扶正道不屑曲謹以是善類獲保全嘉靖中大獄已讞　上怒欲置馬錄死罪公極力救錄得戍邊　行狀

王守仁成大功朝賞不行唐龍任巡撫廼上疏曰宸濠搆患宗社懾憂腹心應援布滿中外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誰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　敕福建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顴天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齎牒假

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牵疑大賊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之衆及兵成處審發書罵賊使其覺悔既出躡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驚聞使還算其歸途水路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正此謂也成功之後瘡痍未復　聖駕南巡姦權攘功嫉讒百端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雖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戮辱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命待變而已況守仁家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守仁於此不思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閩廣山澤無非賊巢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備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浰頭諸山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教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曩得奉命陞賞言者又謂不當來京致有所費切觀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一餐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蔽賢嫉功之

所爲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遂不起用顧猶造言排論鐵券未及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效用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會蒙簡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大齊天下宜亟收之以爲人臣宣忠效勞之勸不報　疏議輯畧

世廟初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承內閣風　旨論劾王公守仁霍文敏特上疏辯之曰竊見新建伯王守仁奉　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

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廣東人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　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　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米支去若干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

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　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自　國初至今百六十年未

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今王守仁洗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　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夫王守仁之

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避所誅者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八寨乃素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

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王守仁
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
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
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　詔命先發後聞可也
況有便宜從事之　旨乎其以一肩而分　聖明南
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
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
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姦臣張忠許泰
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已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
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

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
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
伴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
寃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
定亂拯危之臣焉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
危之功矣姦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
事變誰肯效忠乎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
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
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
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士

官立功之人覩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
爲建功之地耳　全書

防姦

高皇帝北廵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姦惡以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姦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奏時大旱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 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 上不聽會妻喪乞歸 上許之 翊運錄

張昶使人上書頌功德勸及時娛樂劉誠意曰是誠爲趙高者 上領公言昶憾公嗾齊翼岩中傷公未及發昶誅巳而司天臺災翼岩上公天文事不知其本出 上命也 上怒窮治得與昶交通狀殺翼岩 行狀

英宗於便殿屏左右謂李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毎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巳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 後渠襍識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大同部落甚衆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納賄要近求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弃官西回大同假托以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師奏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如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 聖諭但使其不得遂願即弃任歪歸則恐召之不至難於處置莫若縱彼撫部落之奏不逆其心而陰奪其副將兵權 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將其部落胡爲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

部落之心若失兵權安能獨爲明日覆奏遂降 敕奬伊上世忠順而從其請麟遂怏怏成病不踰年而死 野記

太監張永總督寧夏軍務楊公一清提督軍務張語及地方事輒詈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如此瑾焰方烈張與楊初傾蓋又左右多瑾腹心楊默不敢應時賓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今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楊曰彼亦叅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

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楊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楊曰固然彼方在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首肯久之後廼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復有所為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　制府小稿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言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准允仍以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參相機撫剿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　今言

李孜省繼曉相繼得罪曉尚得生還林廷玉上疏曰逋逃僧繼曉亥吏李孜省道士鄧常恩趙玉芝輩姦黨煽焰傾動一時　皇上洞燭其姦首行黜逐然孜省下獄當矣而繼曉遁滑不追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玉芝謫戍宜矣而其冒濫祭葬父母墳塋輝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　敕法司擒械繼曉明正其罪仍行廵按平毀墳墓則將來姦宄知所懲矣　上為擒曉斬于西市　蔵抄

貴州安宣慰以平寇功頗桀驁不可制欲上功陞職鎮廵莫敢難之王陽明時在龍場與書曰　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擅改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所以長久若此者其能世守　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　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剿除寇盜以撫援良民亦守土之常職今屢舉以要賞則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

欲以何爲君爲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遠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

文集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一

吳興後學淩迪知稚哲甫　輯
太原後學王穉登百穀甫　校

事君類

定變

洪武初御史中丞涂節告胡惟庸與陳寧等謀反及前察殺劉基事命廷臣審錄　上親鞫之初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　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爲已用冀以圖達乃爲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爲　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恨基及基病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八年正月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令掌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善長不從會惟庸子有馬馳騁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

許浍節廼上變告時商暠誦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
陰事告　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詞窮不能隱遂論死
羣臣奏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
言浍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何
以戒人臣之姦宄者迺併誅餘黨皆連坐　憲章錄
成祖崩于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內左右艮窘擾
金文靖與楊文敏速集諸內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
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収入內幄　召攻金者
入銷錫製爲椑椑成權殯而錮之殺工以滅口命光
祿寺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爲遣詔入朝一召

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卽位比喪達京師無有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二公鎮定之功莫能
及也　吾學編
仁廟賓天夏公受顧命時　宣宗爲太子監國南京
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　太后命軍國事悉公裁
處公密謀急迎　駕駕將至羣臣出迎　太后留公
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義等莫對
上不悅　駕至京召公慰曰見　太后方知所以留
卿之意卿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卿當以事　皇
祖者事朕　遺事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初　太祖嘗召秦晉燕
周四世子及高煦學于京師高煦不肯學遊嬉輕躁
無行　太祖不悅建文君卽位初　仁宗及高煦奔
喪京師舅氏魏國公徐輝祖密戒之不聽盜輝祖馬
不朝辭渡江犇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
其凶橫淫荒狡黠險狠跋扈不可御久矣靖難兵起
仁宗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之
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　成祖撫其背曰
吾力倦矣汝努力巳而議建儲潛府舊臣淇國公丘
福駙馬王寧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功高　成祖曰

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眞
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　仁宗東宮封
高煦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黜我萬里
改青州又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　上不悅
仁宗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
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
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　成祖狩北平高煦益不法
陰蓄壯士肆出盜劫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高煦怒
手鐵瓜撾殺徐指揮衆莫敢言遂僭用天子車服十
四年　成祖廵北京高煦聞不豫逆謀益著　成祖

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冠衣囚繫西禁門條
其罪惡數十事且誅高煦　仁宗頓首伏地涕泣力
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州促即
日行　成祖顧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
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　東宮數
書戒竟不悛　成祖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
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
人遣入潛伺京師幸有變　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
高煦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
其母屢發父過惡　成祖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

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
取樂安　仁宗召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
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未幾　仁宗大
漸　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
果　宣宗即位賜二叔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
言朝政　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索馬與之馬索
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疑元年八月壬戌朔遂
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縶聞
於朝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
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垐等各監一軍

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
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
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
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　闕陛
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
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　皇考至親唯二叔
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
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唯叔鑒
之太至樂安高煦盛兵見太傲倨不拜救南面坐
號太大言曰　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

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　祖宗舊制殊令我鬱
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横行天下汝報
上急縛姦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　上問高
煦何言太對無所見　上曰太二心矣已而錦衣官
從太往者具陳所見　上大怒是月高煦遣百戶陳
剛進疏言　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敕封
贈　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　朝廷過豐二三
大臣夏原吉等為姦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
驕言巧詆污蔑乘輿　上歎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
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楊榮力言不可曰　皇上獨不

見李景隆事乎夏原吉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對
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榮言是　上默
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
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
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决矣令大索樂安
姦諜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
淮安令指揮芮勗守居庸關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
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
建平伯高遠守京師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
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

容武安侯鄭亨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協守
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
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
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　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
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
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向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
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
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弃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
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
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

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
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高煦
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
懼於是授歸正人官給枴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
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於伍被
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
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
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征鼓千里不
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
軍熟食兼行文大臣請愼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

伏百里趨利不可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抵城下營
彼阱中虎爪牙安舒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
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
中黑氣黯黲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
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
許敕諭高煦再遣敕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
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
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
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
死無爲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
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　上令高煦爲書召
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脇從者不問遂執
王斌等癸未今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遂班
師命中官鎖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
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
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
庶人至京鎖縶大內逍遙城一日　宣宗欲往觀左
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卽扶起　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

庶人重三百觔庶人有力項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
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　徵吾錄

宣宗晏駕皇太子方九齡浮議籍籍夏公原吉入哭
臨畢請見　皇太子與英國公張輔叩首呼萬歲羣
臣亦隨呼萬歲浮議遂息及卽位籌度初政事宜軍
國內外計慮周悉與少傅楊公榮尚書楊公溥同條
例具奏無不允可於是朝廷政令一出至公海內晏
然三楊之名傳播天下四夷外國亦皆知之　王鏊
撰傳

正統皇帝卽位以來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
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久漸桀驁不恭通事
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以其子結婣于
帝室通事皆私許也先進馬爲聘儀　朝廷不知也
答　詔無許婣意也先媿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
八日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
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監
太監王振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成國公
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遂行
命郕王居守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
武大臣皆洶洶失措而隨之戶部尚書王佐鄺埜學

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
府井源等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
營雷雨大作衆皆危之文武從征大臣力言其不可
振始勸　駕回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
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
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
餘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
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
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事
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竹廻旋之間行伍已亂

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
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
川宦豎虎賁矢被體如蝟竟無一人與鬬　上與親
征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士幸免者
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渴得達關上其實虜衆
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
遣人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懷來城關不可
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
七日百官集　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
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汚狼籍然尚未

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人齎黃金珠玉衮龍段疋
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
太后召百官入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
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　皇
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　皇太子于公謙彈
奏姦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　王諭以自有處
置謙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即典刑滅其族臣等皆
死於此因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閹門衆擁
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　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
懼言今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姦人黨也宜遣

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解勸辭色稍遜給事中
王竑捽順頭衆爭毆之蹴踏撦裂頃刻而斃或就脫
順靴擊出眼血流闕門前衆愈怒求內使毛玉等二
人英使人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安門軍士
猶爭擊不已陳鎰等奏　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
清內使陳官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
跪于庭共唾罵之是時班行褫亂彼此喧譁無復朝
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于公謙立不動　王亦疑懼
屢起屢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　旨令羣臣
立班勿擅動時在廷上下相顧失色公恐事出不測

復進言曰請再宣諭羣臣　王曰王振罪當赤族馬
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退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皆
裂徐步出左順門吏部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
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
不敢當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外受朝由此卽眞之
議益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袁彬隨侍
以頭觸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
霍瑄同出見獻莽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
及也先弟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
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

獻酒　上酬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幷內官郭
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
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猫兒莊九十
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
住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
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伯顏帖木兒與妻見　上亦
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
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
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傳命云　皇太子沖

幼難遽理萬幾郕王年長　宜皇帝親子宜蚤正大
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率衆詣文華殿請王出
見辤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
命不可違　王不得已卽位遙尊　英廟爲太上皇
改元景泰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矣　經濟錄

巳巳之變于公憂勤中外遺致身家擔夾狥國守經
行權無施弗濟挨其切要莫重于掖晉監國黜沮南
遷燒散芻糧閉關出敵堅絕和議決迓回　鑾計徙
寓虜不援虛報入者皆當時樞機關鍵得失則廢興
所繫少遲迓則安危相倚惟公才器絕倫識度超越
隱然以大司馬兼總五卿之務動無牽制處斷如流
用是坐却強胡奠安社稷　張寧撰旌功碑記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
臣皇皇十有一日兵部尚書于謙左都御史蕭維禎
同百官于左順門外大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等何
官答曰乃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安謹來問安
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十日耳曰若皆
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
惶惶而退卽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與
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儲皇一立無他患矣

請蚤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
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
蓋謂　儲皇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蚤建元良
正位　東宮以正人心草呈堂次日蚤具稿于　朝
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軏張輗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
在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
字爲擇字是日登正本進奏十有三日本出奉　聖
旨朕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
日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道皆勃勃憂慮禮部
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立　東宮事今

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
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御史楊瑄等忻忻相約曰、若
上再不可、若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
是、　上亦動心無乃不可、會議于禮部、學士商輅主
筆草奏其大畧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
之於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　見㴱　宣宗之
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
成十五日登正本會僉姓氏衆字書差訛至十六日
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及門閉矣、衆曰、不先題
知、明日對仗進呈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

家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炬時方出、
十七日四鼓時衆集于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
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　上
皇御極矣、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
外藩故也、有貞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聞、實
跡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於市、商輅免
還爲民、餘從編戎伍、　立齋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
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
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悅其言、是月

十四日夜、徐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
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
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
獲審報乃可啓議、軏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軏等云
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軏
曰、今虜騎薄都城、柰何、有貞曰、正宜乘此以備非常
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既
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
福、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歸鬼矣、遂往會軏亨吉

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
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
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
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幷軏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
冥、軏等惶惑、有貞軏行、軏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
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門固、密叩不應、俄聞城中
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
舉撞城門、又令武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外門
啓、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　太上皇炬下獨出呼
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

輿鑾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有貞等前道密邇屬車旣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鑾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　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昇座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旣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任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蘇林小記

內官曹吉祥居禁庭最久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登舜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孫鏜等先覺

二鼓時卽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方出斬其首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內閣李賢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朝房聞呼錦衣衛焦壽郭英等拿住俄又呼尋李學士李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李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李不忍殺連呼尊長執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被逯杲譖毀反欲相殺提杲頭示李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李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可卽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人防李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本成李拉翺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李令持刀者同李尋尚書馬昂得翺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李翺等復解之忽有孫鏜令官軍襲而圍之李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溪俱被殺死李被傷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李慮其脇從者不寧卽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

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葢此賊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蚤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横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蚤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天順日錄

曹欽逆謀既就知　朝廷以七月某日寅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爲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也令以兵從瑾佯許之曰斯事非有內應殆難措手欽卽以屬之今與守門者通謀瑾諾之曰翌旦勿遣兵第不開必伺吾報始可舉兵欽亦諾之瑾遂去匿

他所作奏請翌旦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自寫之薄暮詣禁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奏有急情須卽上之比欽伺至雞鳴猶不見瑾來欽往問其家家人曰瑾自昨日蚤朝竟未嘗歸欽色動知爲所賣矣卽往索得之門旁投之以兵瑾墮溝中遂被射死　朝廷得奏不啓闕欽已擁衆馳長安東街天大明城門猶未開欽知事露無以爲計第索一二大臣將殺之軍卒無紀律騎馳縱横市中欽入朝房朝士奔迸遂殺逯杲寇都御史淵方俯首着鞾欽以大刀砍其肩身破

而兩既而孫懷寧鏜提兵來襲欽戰敗伏誅須臾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嬰鋒鏑者巳而朝門開卽傳宣街市覓吳瑾不得內中接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無應者午後方得其屍于溝遂收瘞之與寇深皆蒙䘏典贈恭順侯後追封涼國公謚忠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巳赤獨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與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爲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無一人非吾夫門下者尚孰問邪官憮然無言屢易訊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受楚酷巳甚後乃曰有馮

先生特厚馮先生者寧波馮益也捕之來馮佯不識賀醜詆之賀曰馮先生胡詆爲向事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爲天子者乎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大喜觴先生尚命妾侑飲庸何諱乎益無語與賀對斬于市　九朝野記

景泰中石亨常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復儲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杜

淸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擡舉各衛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葢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克遊擊將軍巽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出山東拒臨淸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廝不是幹此事的時還無功見　上于文華殿　上命環甲露刃以待已而石彪事發罪連于亨　上命以本爵閒住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跡下獄死

經濟錄

正德五年閹瑾專權毒亂天下安化王寘鐇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皇骨相覡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子寘鐇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爲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昻指揮丁廣謀反以誅閹瑾爲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鐇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周少卿李太監太監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去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捕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閹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戾參議放獄囚焚官府刼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千戸徐欽引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僞檄言瑾蠱惑　朝廷變亂　祖法屏弃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矦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淸除君側凡我同心亟宜嚮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昻廣爲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管當是時遊擊將軍仇鉞陷城中欲起兵擒賊自效恐

河東兵未集稱病臥鉞蒼頭潛入城言副總兵楊英
都指揮韓斌延綏副總兵侯勛遊擊將軍時源各率
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
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臥詭都指揮鄭卿等三千
人出覘渡口留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稱病不起伏
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即起門一呼諸遊兵壯士楊
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
其子台潛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鎮等
十人錦廣乘追擒之賀蘭山外　朝廷聞變遣都御
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督諸軍討賊未至寧夏賊平一

清永至陜械寘鐇錦廣等至京頌繫寘鐇諸王館錦
廣等下錦衣獄廷鞫并寘鐇等伏誅弟寘鐫寘銑坐
黨廢庶人者凡若干人將軍乖材俘至京既論死正
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財富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
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　朝逮至京
下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乖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宮
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曰此乖材殿下
也得免死送高牆竟不能知當時代乖材死者誰也
儆吾錄
楊文襄公與太監張永西征也歎息泣謂永曰藩室
亂易除　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公曰公
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
永曰瑾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見瑾不樂今其
枝附已成耳目廣矣柰何公曰公亦　天子信幸臣
今討賊不付他人以付公　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
竟詭言請　上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
時上寘鐇僞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
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
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而已永曰
即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

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
首請死願死　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
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機漏事泄禍不旋踵永勃然
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獻俘見
上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十七事且言瑾激變寧夏
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蚤處之　上猶豫
未決衆曰少遲我等皆爲齏粉　陛下安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衆勸　上親至瑾宅近
地覘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

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九月吏部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坐瑾黨伏誅內閣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亂政害人事焚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寧夏及誅瑾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內閣進勳廕子又封諸太監兄弟為伯者七人以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及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徵吾錄

寧王宸濠母馮鋮兒故娼也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黷亂無禮養少士為羣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詗中朝事聞訪言輒喜聞言　上明聖　朝廷治即怒不應王邸故以罪削護衛至正德初通逆瑾賂金錢無算得復議給安化王反瑾誅革護衛未幾復結錢寧諸姦權又得復護衛益大肆擅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瓛宋以方殺辜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副使胡世寧言王橫無道不籓裁抑

禮樂不復出自　朝廷宸濠不吝金璧萬計遺閣余欽入京偏遺中朝內外文武等大臣朱寧蕭敬張雄張銳江彬陸完石玠欲殺世寧賴　武宗明聖世寧得不死謫戍遼東自是益復無顧忌日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不軌又見　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姦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為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正德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偏遺諸權姦佞幾殺順等於是逆謀愈急妃婁氏累

泣諫不聽大集羣盜閔廿四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閹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為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是時士實養正春曰銳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萬一事成遲姦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遏宸濠托劉賊名制置郡邑城堞兵食事甚悉嘗歎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又連上七疏言宸濠反且在旦夕宸濠諸姦邀諸途即不得

諸閹權姦得宸濠金錢多恐事洩并誅又幸冀非望
往往匿不聞　上不知也十四年言官合詞爲　上
言宸濠必反狀　上爲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
頤壽太監賴義諭宸濠令改過府中人以爲召宸濠
也六月丙子因諸司入謝宸濠酒遂稱　密旨反結
燧逵僞受士實太師養正國師吉太監春尚書凌十
一等都指揮急丞人令畢真反杭州爲應遣余欽等
攻九江南康王春等發傷縣諸賊黨九江南康王城
破七月壬辰進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將崔文楊鋭
力禦不肯下宸濠以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遣鵬招

安慶文誅鵬家宸濠議僭大號改年順德士實養正
言需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是時汀贛都御史
王守仁已傳檄遠近名濠賊起兵討濠濠不敢離南
昌已而聞守仁兵未集士實養正造僞檄指黜　朝
廷謂　武宗以莒滅鄫　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
褋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
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弃置　宗社陵寢而造行
宮於宣府稱爲家裏黷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
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謂
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

妻稱爲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
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
前所爲也留萬鋭拱條等守南昌僞敕吉提督軍務
叅政王綸叅贊軍務分諸賊爲五哨一百四十隊戊
戌直趨安慶庚子攻城不克甲辰以天梯攻又不克
安慶守益堅又聞守仁兵且至宸濠懼方欲退還南
昌丙午聞守仁辛亥破南昌擒拱條萬鋭等及宸濠
子三哥四哥宸濠益懼解安慶圍甲寅至樵舍乙卯
遇守仁兵黃家渡戰敗丙辰又敗丁巳守仁急督戰
火攻宸濠大敗婁妃投水死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吉

士實養正等宸濠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徵吾錄

兵部尚書王公瓊逆知宸濠將叛時福建有軍人進
賽等之變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伯安但假此牽便
宜敕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遂　敕伯安爲南贛
都御史得便宜行事齎旗牌以行正德十四年六月
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界知縣顧佖報濠
反狀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亟趨吉安舟人聞宸
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
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　國無何北風大作遂發舟

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　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　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

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還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迎公入城撫慰軍民兩上疏告變請　命將征討奏至王公瓊揚言於　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擧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雲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吉安遙爲牽制遠近

軍民刼于濠積威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忠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擣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

兵出次南康九江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　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鎭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等亦各以兵來赴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議誓師且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破之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

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兵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亟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鋭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撫定居民釋其脇從封其府庫搜出原収大小衙門印信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塡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師至豐城大恐卽欲囘舟李士實但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會議歸援省城既破衆謂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謂宜先出鋭卒乘其墮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

將不戰自潰公遂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亟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収省城偶遇於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候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淸等各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兵交然後四起擊之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

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儒張兩翼以分其勢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横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合勢夾攻呼噪亟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

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怯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怯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燒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亟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

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嬪及偽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尚書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官數百餘人擒斬賊黨三千餘人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屍積聚橫亘若洲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為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赴　闕朝廷差安邊伯許泰江彬為總督軍務太監張忠為提督軍務張永為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幷體勘濠反逆事情

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往江西征討至中途得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　上親征　上遂自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暉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塡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將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幷擒公為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為之醫藥死者為之棺斂閒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

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又欲置濠湖中待　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載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為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撰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　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為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門式昭天討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姦黨羣應土崩之

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為　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　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遂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　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之忠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　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可知其無君矣　上乃召公公卽奔

南京龍江關進見彬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得
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幷弃其官入
山修道由是　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
人皆肖公像歲時報祀焉是年　月　上晏駕　今
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
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
毋或稽遲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
以爲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
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

省　制曰可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幷妻一體追封累疏辭
免欲　朝廷普恩賞于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
亨因說宸濠反爲姦黨搆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
仇抱冤齎恨願盡削已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
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
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
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擧劾服
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

論薦禮部尚書席公書爲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
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
守仁皆不報　年譜

宸濠之變報至南京喬公白岩以身任留守之重廣
咨詢公委用謂宜先聲以伐其謀乃寫飛報謂　朝
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由某路進其總兵調
番漢兵若干萬由某路進尅日征剿又選部屬衛職
之賢者分布沿江要害在處料理防守火牌絡繹直
撚賊巢賊黨見之驚駭卒爲離心又知守備太監劉
瑯素與宸濠通恐有內應深以爲慮一日呼其親密

用事者誘之曰外間籍籍言爾王知江西之謀吾不
之信今聞科道將有言矣此言一入爲禍不小歸語
爾王當審擇利害毋貽後悔非同守備不爲此言也
瑯聞大喜明日見公哭而謝之曰非公吾屬虀粉矣
邪謀遂寢此皆公高識遠見默奪潛消非盛德雅度
何以及此　白下紀聞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狡險狠忍不可測正德七
年從宣府總兵張俊征流賊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
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　上彬機警善迎人意
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姦謀蠱惑陞左都督冒國姓爲

義兒時時在　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襍引入大內操練號外四家又冏　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爲提督十一年益樹姦黨乘　上喜時妄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陜西都指揮神周勇畧得召入豹房侍　上琮周亦冒國姓爲義兒十二年誘　上至宣府大起宮殿號家裏迷留　朝廷明年始回鑾封彬平虜伯琮周皆都督彬子勳錦衣衛都指揮是年導　上又出宣府至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璧裘馬數十萬矯令邊官各獻虎豹犬馬逼金錢又萬萬計縛辱官吏縱

放死囚强奪民婦女無忌憚十四年又導　上幸山東至泰山下江淮百官伏　闕諫　矯　旨杖殺員外郎陸震等餘編士伍削籍謫降凡士忠鯁者驅逐一空是年廕彬子杰勳然錦衣都指揮會寧庶人反彬欲盡歛江南財導　上親征百官不敢諫幸諸兇徒官校四出南抵蘇杭西至武昌刼脅吏民金錢萬萬計至邳州縛知州高巖詔獄幾死至南京專事蒙蔽題奏一百三十六封皆虜報獄詞大事一切廢閣不上十五年宸濠縛至南京百官跪行宮請　上回鑾矯旨叱辱大臣梁儲王憲百官班退彬知權重勢逼

恐禍至謀不軌盡歛南京諸城門鎖鑰中府經歷楊美璜執不與彬誣美贓縛下刑部獄八月十五日誘上遊牛首山三宿不返禁衛兵夜無故大呼譟起彬懼不敢逞尋奉　駕還至通州逆謀益急召諸文武至通州惶懼不敢發比　上入京竟不豫臥豹房崩時諸將所統邊軍數十萬在京內無　皇儲中外岌岌以變在旦夕人心危懼國步艱難莫此時若也大學士楊文忠廷和以爲邊軍不散則彬不可擒彬不擒則國事未可知乃密奏　張太后卽散遣諸軍各歸邊受賞次日令中官張永受　密旨擒彬于後宰

門而神周李琮許泰等亦各就擒于前朝彬以哄誘至尊謀爲不軌伏誅周琮泰亦坐同黨死于獄斯舉也不假兵戈底定禍亂于俄頃間內外寧謐上下歡忭是雖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陰佑默相而公謀慮精密安國家定社稷不世之功也復奉　太后旨遣迎　世廟入繼大統改元一詔謗除敝政朝野肅清錫以伯爵力辭不受後力諍大禮削籍去今　天子卽位賜諡文忠可謂合萬世之公矣公當　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俄頃命中書十餘操牘以進公一一口授動中機宜畧無舛錯此其有宰相之

才雖姚崇何以過之　吾學編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侔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喬公白巖時爲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　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　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道公每得　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

又虞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脅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猝難至吾從者亦畧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李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必勿論彬部下四人大而長視彼小甚易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又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

寶門時巳深夜彬傳　旨開門迎　駕公閉門不納是夜　武皇宿于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　大駕其以必衛社稷者矣　沂陽日記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强買貨物民不堪命寇府丞天敘選矬矮精悍之人每日蚤晚至行宮祗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即與相搏邊卒大爲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叢說

正德巳巳逆瑾估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懦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先生辭

曰吾非土官護保里閈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數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可解衆稍戢俄而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巳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剿衆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吾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名臣錄

林公廷玉號南澗當正德中福建三衛軍士月糧舊惟徵米後徵價每石銀七錢方伯伍公符倡議裁省每軍月米八斗止給銀二錢八分正德丁丑三逾月弗給時米價騰踊人莫能支三衛卒俱懷恨乃於五月十九日衆赴城隍廟歃血盟誓味聚藩司門首逼衛揚旗鼓利器鋭喊聲震帽遠邇將不利于伍公須臾直擣都司取鎖鑰扃七門而守之城内外大恐間有無賴及狴犴罪囚則翹首暨其大作又頃執藩司顏經歷及伍公子僕各一裸而縛之中軍藩司門壁盡行擊碎當道往撫益執進兇悖衆愈驚怛鎮守太

監羅公乃謀諸藩臬百執事曰戎敢爲亂誠不可無制計將安出僉曰排難解分非南澗公不可時公自陝歸閩五年矣於是諸公咸造請公公欲即往與之修睦恐被窘辱乃先書二赤幟令二僕將而揭之至則人人喜笑請公速來遲則有變公乃方巾深衣造壘與語彼曰我輩無所伸不得已至此今惟公命公再三撫諭約給月餉衆咸聽信間有疑慮者猶曰我輩皆必命恐終不能保全若大作一場聽其所止而休公笑曰若輩未嘗殺人姦淫劫掠乘此正可收拾衆皆感激投戈羅拜曰惟所命公乃赴鎮守告給招榜至午咸解散歸鎖鑰釋所縛人城門開閩人大悦士大夫咸歌咏之以公進有功于天下退有功于一鄉經綸事業不但展于官守也　閩變記

武皇帝車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王公瓊曰　上偶出而遽嚴兵衛如有讒夫將據國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　命大帥一人開府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員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

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以扈蹕是時　乘輿出邊逾年卒無虞警京師至於帖服按堵如常者皆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　朝有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大學士梁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耶乃罷議是時宸濠陰交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朝臣陰主焉是時梁公執議于內王公正議于外姦謀乃寢誠社稷之功也江彬許泰扈蹕回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勛進秩二級公曰左都督上

無級也執不從議內閣徑　敕吏部封彬平虜伯泰
安邊伯凡軍功封疾由兵部議請乃　敕吏部例也
彬泰實倖倖顧兵部議爲之地公雖不能沮彬倖封
國法猶恃以存云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
環衞勢極兇赫　召九卿入覲都下又洶洶云江彬
謀逆　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
覲公曰予備位大臣　天威咫尺敢不覲乎卽日詣
通州覲彬將掠奪九卿印因行大事晉溪反佩印往
與彬歡如魚水竟不知何術以致之葢彬獨跼蹐邪
謀可逞兵部尚書跼蹐將士舊屬兵部縱彬有邪謀

將士必不從晉溪居中陰制姦謀幷繫將士望彬雖
有逆謀不得逞也大臣制變之畧抑以智勇合德者
能之霍文敏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立不
懼惟晉溪一人　名臣錄

我朝　列聖修德皇天眷佑凡遇國家有一大難必
生一人以靖之如　英宗北狩則生一于肅愍劉瑾
謀逆則生一楊文襄宸濠之變則生一王陽明　武
宗南巡則生一喬白岩　武宗大漸時江彬陰畜異
謀則生一楊文忠王晉溪皆對病之藥手到病除真
若天之有意而生之者此則　祖宗在上於昭于天
而國家千萬年靈長之祚亦可以預卜之矣　叢說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一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二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太原後學王穉登百穀甫　校

事君類

勘亂上

苗賊反金華括倉殺守將衢州謀翻城應賊守將夏毅大懼會劉誠意至迎入公即發書金處諸下邑固守指授諸軍復處州擒賊方氏素畏公遣致書禮不受使人白　上上令公與通問宣示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貢公上京適吳寇至李將軍欲奮擊公曰勿擊不出三日賊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輒便進兵追擒于東陽

行狀

成祖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奎矯稱陳氏絕嗣奎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撾遁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反　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為萬國王蠢爾蠻夷乃敢為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另蒼偽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乃議興兵問其罪羣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　制諭太子太保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統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大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以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饋餉乙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禡祭駐江滸誓於衆曰朕命汝等

奉行天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黷武毋殺降毋縶老稚毋毀壞室廬一草一木亦弗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費勳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江大將軍遘疾　上命輔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王與西平議曰賊江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我今攻具若云梯仙人洞之類且偏攻而取之易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

先以立其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
先是王與大將軍楊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
天討之意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楊示
咸知其由及見楊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陳
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
未至馮祥縣禡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其
衆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
王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
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梟令不許
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
衆皆讙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楊諭國中
吏民以　朝廷伐罪弔民之意招徠之王詢知坡壘
以南由隘留官歷雞嶺關至芹站山著深險林木陰
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呂毅哨探及檄
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修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
申大軍次丘溫縣己酉哨至留隘關賊衆二萬依山
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
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嶺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
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

次雞嶺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所遣鷹揚將軍方政
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
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
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并隘隨處
築堡駐兵伐木造柵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
江口奪其澳物等沙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
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洮水江縱
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
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大軍屯富良江北岸
王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

率衆于加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
挑其急戰也會　朝遣行人朱觀齎　敕至諭黎賊
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
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
不同必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
則自有准備王知此敕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
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營招市口與左副將
軍西平侯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刳船出沒
江口王命魯麟夜舁船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
餘級自是刳船不敢出沒王與列陣驅象來衝我軍

乃出內府所制獅子象蒙馬象見御形驚畏而覿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烟燄漲天辛酉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馬軍於城之東南給榜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携妻子遁於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

遣靖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剿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賊三萬七千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開賊子黎城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叅將領軍還富良江水陸竝進次于木丸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攻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者無算乙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水陸益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劉船兩岸齊進既而登舟植木爲柵王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帥舟師來會擊賊遂大敗富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陽侯乘勝

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開賊船遠遁于盤源王諭諸軍宜乘破竹之勢追剿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叅將鎮守備禦黃江等處五月丁卯王至演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逢途中降者繼詗知黎父子遁于文子乂安府之溪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追賊壬申大軍至乂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厥舉江西路進軍兩軍俱監石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

所領軍士李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等丙子莫邃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黎滄王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方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家馬牛羊舟糧無算遣都督柳升等獻俘 闕下露布以聞 裒談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徤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聚惡少飲食叅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四路掠貲卽解卽數日又復中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賄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若滿壽者四之姪也以功

還平凉衛指揮僉事有司移文捕四等甚急璹懟人也了不知四已有叛意遂率二十餘人陰携鐵索刑具往捕之四知之俟璹至堡紿璹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璹四等數人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石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俱棧繩而登四等常圍獵至此熟知其險可據遂居之聚衆至二萬　廷議請　敕鎮守問激變故　敕未至濤與賊戰大敗寧遠伯廣義伯巡撫陳介都指揮朱良皆敗死兵部請合陝西寧夏延綏三鎮兵進剿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寧夏兵先至不候延綏兵輒進大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忠等分兵七屯合圍之戒勿戰困賊伏羌伯毛忠違節制肆攻上城賊極力拒敵毛敗死賊益張聲言且攻陝西兵部請命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十一月項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項與馬公謀曰若不益兵賊不能平益兵晚矣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儻不日破賊別奏止兵忠日督兵攻圍賊在山爇視不出戰官軍至暮則回項憂之馬公曰賊城中既無水芻粟亦乏若絶其芻汲則彼若釜中之魚當自斃矣遂令官軍盡掩襲之多被捕獲賊始懼又恐我兵攻山乃詐請降欲總督總兵官詣城下一相見項劉皆單騎詣彼久不回賊披戴明盔甲者數百人環遶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馬公慮賊窮蹙無信義萬一二公被遮留何以處之乃徑馳十騎至溝邊大聲罵曰賊徒無禮　天朝將官咸在此爾豈應以精兵四外旋遶叱去之四同璹出訴曰我等本良民被劉參將馮指揮激變我今既如此願赦死請降然彼詐不可信時回回楊虎力驍勇有謀畧四倚爲謀主見勢不

可爲以十一月十六日晚出聽招至大營時項馬諸公籌畫兵事虎力至心甚恐項曰汝既聽招而來不必懼劉總兵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死來獻　朝廷有楊文賞銀五百兩官指揮遂以銀示之送出帳房外屛人問曰何日可戰虎力曰只在明日儻落雪天有水難以爲力又曰何處可戰虎力曰只在東山口項亦厚慰之廼遣去次日五鼓項劉二公約王公等麾下悉前兩軍相戰良久彼此殺傷相當我軍奮勇鏖戰賊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生擒少項送軍前爭功者不已馬公欲手刃之衆方散項與劉

公言曰四既就擒城中破膽乘勝逼之崩之必矣官軍復奮前力戰遂奪其城賊有馬驥南斗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衆降捷聞明年檻送四等二百人至京太監問反故曰無柰濤保侵剝我也四等凌遲清保亦斬　微吾録

劉千勑荊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肆出行劫官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鬬成化元年流劫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勑爲主劉長

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討章南鄖陽撫治都御史王公恕偕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畧千勑等懼遂擁衆出戰屬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勦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攻破之擒千勑龍虎等和尚長子走脫潛溪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枋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陞賞有枋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諱英匿賊賊英俱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勑等伏誅未幾千勑餘黨李胡子反野王剛小王洪亦反都御史項忠討平之成化某年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今言

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爲之嚮應守臣率以甘言啖之賊愈驕縱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鯨鯢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莫保朝夕　憲皇

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功長其桀驁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左參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才求之廷僚罕與倫比　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追南顧　上然之乃以雍爲左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　敕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官分兵四出隨在撲之候其團結乃可圍困

耳。雍曰不然是扇禍也大藤峽爲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嘘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殲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竝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菁重嵓人不旋踵三時瘴

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歲兵聲大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遼闊岐路紛披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姦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意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等將之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溪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都

指揮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趨古眚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竝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厦柴荊竹踏良賀古營牛賜大岾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砍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捷聞　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

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也今渠率僅已剪除肆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留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譏譁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驍勇冠軍正可宜力荒微　陛下宥其宿辜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猺之長撫安流冗墾開菑畬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矣公初赴任取道蠻境覘其勇健者賞賚甚厚父老相感激指日誓以死報且請受所指公曰吾調邊當卽來衆應曰諾乞以花書爲信公至廣寇迫援兵不至謂太監總兵曰調某

檄往不至、公佯怒、命使以督花書往調蠻酋、一見歡
躍、統衆爲赴、一戰克捷、軍中稱公爲神明焉、公有勝
畧、擒賊至間自手殺之、又公多計數、初師抵大藤峽、
先驅白岩峽、湥不可渡、公下令、今日必渡峽、峽無舟
則以軍一半塡峽、須臾師悉渡、諸蠻酋聞公名輒喪
氣、眞有文武材、 經濟錄
四川賨州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
縣、勢甚猖獗、邊報益急、上用廷議、進程襄毅公兵部
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
討之、公至永寧、分大軍爲三道、自督之、以入金鵝池、

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軍由芒部、雲南由普市、入授
以方畧、期四路俱會大壩、兵及李關、渡船鋪、賊恃險
拒敵、飛梭下礧如雨、諸軍以神銃勁弩却之、攀崖而
上、順風擧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守大壩、而貴
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賊驚顧四散
不支、連破二百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餘級、生
擒二千餘人、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
可入、公命諸軍以土石塞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
臭聞十餘里、公又陰黎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還師
撲之、不踰年、都掌悉平、公復請移瀘州衛千戶于渡

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隷永寧芒部、易大壩
爲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熟夷、 經濟錄
處州葉宗留盜掘少陽坑、雇鑛手二百餘人開坑、大
作、官不能禁、採數月、得鑛不敷食用、弃之、謂其徒曰、
與我取於山、孰若與爾取於人、衆皆聽從、遂掠政和
縣、號召得千餘人、從浦城劫平陽、虜財物、燒房屋、小
民從之者、皆給財物、從者益衆、掠建寧官民皆逃避、
進劫建陽、官民亦逃匿、行旅斷絕、時鄧賊在邵武方
熾、 朝廷命都御史張楷等、領大軍剿鄧賊、至廣信、
張乃以軍五百、使指揮戴禮領之、十一月初五日、賊

至黃栢舖、戴率衆與賊交鋒、皆野戰、死傷相半、宗留
穿紅在前、呼衆登戰、爲軍中射死、賊退奔竄入山、劫
車盤驛、悉衆住十一日、都督陳榮領軍二千、幷戴禮
餘衆同至十二都路口下營、賊悉衆出戰、官軍皆沒、
取其器械、乃回劫浦城縣、燒其縣治、從者益衆至數
萬焉、住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領衆數
千往投之、居數月、謂山中虜掠不便、住米湖劫掠府
城、官民悉逃、使人從溫台抵省告急、議以都指揮沈
麟、叅議耿定、僉事王晟、領軍四千、三月初一日、從紹
興踰台州、乃獲到處州府、攖城月餘、賊縱掠日甚、復

告急於省御史盛琦以聞　朝廷命總兵徐恭領軍二千星夜馳赴亦從紹興取道既至處州亦據城自守而已惟遣人告急於福建領軍都御史張楷楷未及至城中軍多糧食不繼但終日對泣五月初一日賊攻城甚急總兵徐恭等出禦三司等官皆爲賊所殺徐僅以身免得入城閉門固守賊勢愈熾投入者益衆衢州僉事陶成隨張都御史到金華於城中取猫竹二百根令軍人截作鴨兒笆共得三百五十面用白紙畫成獸面五彩粧飾賊鎗着笆夾住不得退次日於教場試笆以爲破賊上策二十五日官軍陣

於平地賊衆萬人出山求戰各帶紅巾披甲前來官軍分三陣戰攻中營張劉督令馬軍回回達達箭射射死三百餘人左右合擊又射死二百餘人執長鎗者又爲鴨兒笆奪下赤手被獲餘賊四散潰逃得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物件稱是具本報捷　全書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巷道首尾俱刱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編各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不從令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例佃人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倡租輸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殺其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調官兵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至是懼討乃刑白馬歃血誓衆遂舉兵反他縣遊民應之至十餘萬人僭號署官八閩騷動　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詡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作諸途陳詡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　詔以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都

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副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次建寧而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已而餘黨推茂七兄伯孫爲主傳聞茂七果死楷始向前於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龍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丞周鑄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溪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榮乃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因設草具

遂榮與錡飲食之意氣揚揚畧不爲動食竟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賊將張罶孫勇而徤鬬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遂榮與錡乃寓書罶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告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罶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來降伯孫竟就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雙槐歲抄

南海賊黄蕭養者沖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坐强盜在郡獄逾年數臥竹牀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商

人逸去不知所在官吏獄卒追之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羣盜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輙爲所敗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開都邑設僞官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州膠淺水養伏兵擒清盡殲其軍城中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間道告急驛至京師　詔選都督董興總兵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僞官者百餘人據五羊驛爲行宮肆出摽掠信民舊爲廣東參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興等進兵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明軍令及經湞遂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占告曰四旬内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至太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

榜諭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當徐思之獲鉅魚爲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于有司賊出而歎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留者不滿一千蕭養中流矢爲官軍所獲於是奏捷于　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乃析南海沖鶴大良諸堡爲縣名曰順德云

雙槐歲抄

四川大夥流賊監廷瑞鄢本恕稱順天括地二王一十八總旗上僞書貸王天子後改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營小老人藍廷瑞仍稱總兵官収掌萬戸府印始起聚於兩川攻城掠地殺官流毒三省　上命尚

書洪鍾總制軍務都御史林俊提督軍務剿之林公
至川會集川陝湖貴等兵八路進剿賊見官兵追急
且無搶擄意圖隨路遷延至交秋稻熟得以搶食陽
願聽撫陰懷異圖限以二月初八日齊到金寶寺二
十二日前赴軍門聽撫又遷延違限十四方到浪洋
寺相離金寶尚遠又不肯來依人分營駐劄勒要牌
旗官執當公會集各兵分布於金寶寺左右東西前
後各十里又令永順土舍彭世麟又令鮮永金何黨
等在內設計當時生擒賊首藍廷瑞鄢本恕幷大小
老人王金珠李尚鑾冷玉珍王守忠等一十八人餘

黨聞知悉皆散亂奔逃地方悉平捷聞洪加太子太
傅陞右都御史藍廷瑞等凌遲　泉談

正德六年流賊平先是劉瑾專擅淫刑苛政海內騷
動瑾誅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邢老虎劉三聚衆
萬餘掠文安獲趙燧賊喜燧通文書驍健以爲頭目
領三千人久之劉六等欲分衆爲寇燧與楊虎劉三
邢老虎一夥爲河南賊劉六等一夥爲山東賊所至
屠城破邑發庚潰獄殺戮慘毒僵屍被野至竊名號
執王臣截漕艘攻宗藩中原震動　上命惠安伯張
偉都御史馬中錫邊寇討之久無功逮偉中錫中錫

獄中今陸完彭澤總制諸將調邊將徒卒從行遊擊
將軍許太敗賊景州郤永敗賊阜城燧等奔蒙山副
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蛛衣虎遂
衣蛛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
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
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
被執縱還遂渡河掠高郵指揮陳鵬攻靈壁知縣陳
伯安出戰被執不屈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
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方都司率衆追
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

戰皆敗至小黃河渡頓兵虎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
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爲主至
蒙城秦和副總兵白玉兵至劉三與戰殺官軍千五
百餘人執都指揮潘翀釋之殺都指揮王保至鹿邑
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爲劉三兒
至新蔡致仕張知府率衆邀劉三金帛萬計得不攻
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而遁諸將惟利擄掠戰
不力賊勢日盛燧劉三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寗龍
謀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副元
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

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誅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各樹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至上蔡知縣霍恩拒守破其城殺之至商水知縣降至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死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靈寶縣僉事孫磐齎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羣姦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黜元老 皇上獨斷梟羣姦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羣姦營

中見撫楊逃者百餘人賊有擄縣令妻子者燧斬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一千餘人劫庫釋囚攻唐縣不能破刑老虎病死燧等併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死二千餘人奔郾陵遂至榮陽氾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遂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毛葫蘆百餘人至河南府遇榆林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殺土軍數十人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又敗復至六安劉三

率衆萬餘人走商城燧欲還六安適管四張通率二千餘人來歸至鳳陽投書都御史叢蘭約降不果慶與官軍戰敗陳翰降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爲僧且投江西賊見渡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伏誅虎至河上官軍扼之虎急馮河官軍亂石擊之溺水楊虎南去時劉六彥明還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賊裴子巖賊亦殺我軍千人上復遣中使督諸軍力戰敗於湯陰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暉又敗之滕縣賊且走且焚劫殺掠人至下邳淮上都御史張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四角迭

進颯然之賊却去參將李瑾邀擊敗之賊奔登萊澤率諸軍追戰嵩浚坡賊又敗劉六劉七彥明獨挾驍猛三百餘人遁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溺死七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退棲狼山忽颶江過南京犯安慶完駿至江上分兵駐京口張縉及都御史王鎮叢蘭俞諫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下狼山完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諸將襲之賊奔據山巔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仇戰山北永戰山南咸蔵盾跽行奪其險賊墜巖死者無算彥明死七乘小舟將遁溺

海众　徵吾録
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石金與姚公鏌有隙而左布政使嚴紘僉事張邦信又素不爲鏌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僞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請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鏌罔上寡謀擾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鏌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蕚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 上從之敕守仁兼

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仁家居鏌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鄭吏發檄東西交竄之項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鏌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守代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谿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至南寧下令盡徹調集防守之兵數萬人諭 朝廷無必殺之意持歸省論克期聽降蘇受等遂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抵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卽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克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搆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資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皦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虐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深山絶峪猺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誰爲編戶

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鄰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詿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 上皆嘉納從之初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

田水紫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聾　皇明嘉靖歲戊
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受等
朝廷宥爾宜有以報　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公因
入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等約且用爾衆一戰與期
日去又因永順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
來過八寨徑擣其巢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
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
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已病乞致仕
至南安卒　經濟錄
嘉靖六年岑猛反姚公鎮總督軍務奏請討之召參

將沈公希儀問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
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
合耳公復密語督府曰如此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
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延頸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
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
誅耳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
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
閉不能歸矣猛果如所料公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
璋召臣問計臣曰璋多智而持疑直疑之必不信可
以計遣難以力取也公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

世讎也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
若遣臣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泄端倪
可動也公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臣故默
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腑臟之交契闊
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歎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
置酒欵臣臣愈默然璋曰恠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
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侮鄰仇將逮勘耶臣曰不然
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潸然淚泣璋亦泣下曰嗟
乎趙君璋今日非君死即我死耳君何秘厄我乃言
曰與君異口併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

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　旨征田州謂君以婿
翁黨猛將檄鎮安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
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
日非趙君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留傳舍而亟遣人馳
公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公許之督府
遂不疑璋乃進兵分五哨專意攻猛猛勁兵盡在工
堯子邦彥守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
姻黨許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仆此皆精兵可當一
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
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廛戰時當扱示幸天兵擇舍

之公許諾時諸將軍必讓無敢當工堯隘者公自請當之約戰三合公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覿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公麾兵乘之斬邦彥於陣中蹂厥數里猛聞敗窘急欲走交趾而璋率五百人獲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紿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時倉皇不知所度遂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奉之別館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璋曰詭曰天兵退矣猛聊喜慰而參政胡堯元

等嫉希儀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醞犒軍謂諸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堯元許之璋還詭猛曰君非陳奏不白請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令人爲猛草奏猛出印實封之璋廼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鴆酒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猛大怒呼曰竟墮老獠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幷府印間道馳詣軍門斬他囚首貫猛厥而以與胡堯元元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靖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尋卒以叛云　經濟錄

思恩上官岑濬叛被誅改立流官以其酋徐五韋賢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數叛數舉兵誅之亦不能定也當破濬時調兵鎭安掠思恩人以歸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鎭安廼潛召其酋長出金與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盟而遣之諸因聚兵奉金將攻城復故地諸夷嚮應勢洶洶先是濬誅

酋有楊留率其黨千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至是亦欲投金時沈公希儀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聞而駭之以爲金去賓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危則廣右盡騷何有於思恩此事大宜以計欵之廼婉言曰汝第往我征田州時已知有岑金在是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鎭安欵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跪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聲動留呼留至密所曰爲我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金能聽我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遂與留銀十

兩以花紵方摺之納酉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衣之
可常念我也公復詒酉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
酉曰金方倥偬安能辨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欲得
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賜留出公復又呼還
謂之曰我幾忘之葬賢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
之留詰金具如公言金大喜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
見公至城門門者懼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
賊柰何不內金心益安遂與酉及親信二十人皆裹
甲見公公曰金來乎酉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
奉公公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

窮矣當報公子孫公迺令其姪出見金曰汝兄弟也
金得官他日出征乞金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兵備
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吾爲汝致公以兩帖示兵
備笑而火之公與兵備計曰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
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於是
遣金請兵備兵備見金但言金有福相以微動之明
日公與兵備詣金營犒之公復召酉與金謂曰僰兵
馬殺金是我殺金僰暗箭刺客殺金是賢五殺金今
一以付酉可無賺金也酉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
遣姪詣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心欵於公矣公

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公請兵備先往密
語巡按誘金至南寧縛之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按
吾爲汝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復謂金曰吾與
汝往南寧僰賢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
官裝衣青衣褾掾吏中先我馬令五千後行又語金
曰僰賢五賂吾庖毒汝柰何令後與吾同庖飲食共
之金益以公爲愛己至思龍驛公耳語金曰今往南
寧南寧人皆言汝叛以五千人往人益疑汝不若散
遣三千而選心腹健卒二千以從金以爲然選二千
人往復行一日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諸從人衣糧

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
以爲然從至南寧者幾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
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犒金衆酉金以待
奏公度金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南至南寧近何不
遣其半取衣糧金復遣其半行金前所遣千人營百
里外者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公欲縛金又以五百
者迫必狼鬭則殺傷幾何遁取衣糧者又至公知金
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以路
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
陰襲金金驚而跳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

此金得官與否唯　朝廷所命汝安得私仇之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賓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則賓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畱所統打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計遣楊畱百人護廵按往柳州公又謂金曰楊畱打手百人護廵按往柳州矣汝盍亦將百人護送亦自結乎至五十餘里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儻賓五伏人待汝如何盍不偕畱俱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數人皆金死黨驍徒會金於

路躍馬而墜公責其酋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卧金至柳入公府中公命夫人見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是時諸大酋病卧獨五六人從征而金與畱兵皆營於城外柳故有狼兵二千人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護廵按三百護兵備三百入叅府謀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賓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盡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召畱與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畱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畱不能成我

事以銀十兩勞畱取紅綺掛畱畱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畱大駭泣下曰畱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衆乎畱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栗因見畱於廵按兵備咸勞賞之曰吾且為畱奏功矣公勞城外二百人而令畱齎牌散遣金衆曰所誅止金一人畱既惶恐見詒又虞同行猜已賣金相仇見殺于路中日夜跼蹐為備遂發病死公廼以金與其酋之醉而病者解廵按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不先欵畱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戰之闘何

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鬩而主受其禦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以是亦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咸服益謂公不可測也　唐順之戰功敘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二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三

吳興後學淩廸知穉哲甫　輯

太原後學王穉登百穀甫　校

事君類

勘亂下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寨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往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有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陽明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心腹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心腹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尅期在十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畧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陽明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寨中堅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礧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廻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踵往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固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此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　聞賜敕獎諭　年譜

陽明先生襲平大帽浰頭諸寇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浰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

無事降未晩也余與等至乃釋推誠撫之各願自投
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横水横水既破仲容等始
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
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迁其歸内嚴警備外若寬假被
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
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調來不能遽留不能
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畧使各歸部集俟期
退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賂酋
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
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併信之因

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
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
珂以詒三浰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授
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衆
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
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
佯曰令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
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
角尾恐招盜益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吧
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黄表須曆三浰推心招徠之

時池仲容等疑先生圖已既得曆稍安黄表輩從容
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須曆若可高坐乎於是
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猙獰來營敎場而自以數
人入見先生呼曰若皆我新民不入見而營敎場疑
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宫見物
宇整潔喜出望外先生既遣衆隨數人館伴復製青
衣油靴敎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
可化而士民咸訴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
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浰八九日今
即往歲内未必至家即至又當悉拜正節徒自取勞

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燈會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
生曰正節尚未犒賞柰何初二日令大烹於宫以次
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
終不能化日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密遣千
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
從龍南冷水直擣下浰賊故阻水石鉗立水中先生
躡屩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攀
旗持火炮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火炮四發旗幟滿山
守者狼顧門遂破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郟文知
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

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絶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旣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　全書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恣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𤗈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栁慶府江古田諸猺廻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

流切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陽明王先生以思田旣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剿八寨諸賊衆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溱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剿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册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鎭廵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旣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各兵量從剿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報罷後興師合剿一無所獲反多挫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其已踰三千之功兩廣

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年譜

陽明先生在贛濵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剿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刦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刦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心懐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其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

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
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
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
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要殺汝等
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
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
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
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
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
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

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
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
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
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
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
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
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
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
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
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

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
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
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
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
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
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
廣之狼達西調湖襄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
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
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
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

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
不覺淚下按是諭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
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
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年譜
嘉靖甲申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
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 朝廷罷桓以桂勇代
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首惡無脇從且遣都督魯綱
總兵侍郎胡錠提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
惡撫定即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人錠綱
以為功非已有毀營而西大同軍復閉門及罵勇倒

鬼誆我縛勇欲殺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噍類矣乃釋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宜府錠等反妄言功奏捷中朝知之皆不得已召還京是時內閣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薊州總兵馬永亦請自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同叛軍至今爲邊鎮大禍

今言

龍州馮祥二州土舍趙楷與李寰韋應同盟陰蓄異志楷龍州土官趙源姪也源死無子而庶兄溥之二子相與楷爭立楷知事不諧說源妻岑氏誅媵妾私取田州人韋璋詭稱源遺腹鞠外家借其兄子猛以

兵三千納之龍州弗克楷又賂北來兩舍人以他事至左江者矯立璋僞檄迯龍州左江大震掠殺無數相挈印以奔時守臣以變聞不能制後猛鴆殺璋而璋之子韋應走依楷焉相死州人立其子燧楷復殺之立弟煖尋又殺煖自立一州大亂州目黃安等往田州購相次子寶控狀督府林公富謂寶宜嗣而憚楷不欲急也令楷且攝俟其長而還寶其後寶以五千金并割三十一村以謝楷而還其州楷佯諾陰使應昭結其州目得往來寶所寶妻王亞與通焉亞與思明府土官黃朝女也動息必語應應以告楷與應

遂誅殺寶僞言賊夜入殺之指揮蔡基以狀聞應以向武州兵千人襲據州治亞與挈印歸焉應許割地謝朝朝又發兵助應勢益熾督府檄流官往攝州事應擁州人據之不得入又李寰者憑祥州土官廣寧庶子也廣寧死其孫珠嗣珠死寧族弟班攝州事州目李滿蘇寄枝等謀納其族弟珍黃朝黃泰助之遂立珍淫虐無度寰謀廢立而通珍妻黃孟擁兵入執珍于寢斬之遂私語安南莫登庸曰即稱兵願以全州先附也登庸因厚賂寰爲鄉導曰急綏纖鉅告我翁公萬達備兵龍州具以事白督府駭曰君度諸虜

曾何如曰兩州近連三兇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宿之則戚寖陵夷遠人弛聽楷素徂詐未可速圖寰號驍雄難以兵勝韋應恇懦寡慮計可旦夕就擒斷其中務使不相屬然後楷寰可以次第獲也督府善其策屬翁公誅之公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黃朝諭之曰若女寶妻也家世閥閱不幸再醮猶利見佳壻何至降銜下賤匹體殘俘設果趙氏裔則寶兄也亞與嫂也而奔于弟鄙情汚行尤瀾聽聞思明統有四州土官方古諸侯不宜張目覥顏縱女所爲自貽恥笑應誠乳臭姦命據徼不足汚斧斤但人言

汝以兵助之豈眞眊焉自昧王章邪夫以女誘醜以兵助賊是黨亂瀆倫也瀆倫無耻黨亂當誅我方問罪於交州陳旅于邊嶠法行自近汝亦何辭朝叩頭出涕自白翁公曰好爲之汝女儻改行我爲汝原之賊應孤雛無容喘息朝惶恐惟命翁公乃授書令朝以兵百人迎女歸寧應必與楷可擒也於是公理舟下南寧亦不疑夜授指揮錢希賢領勁卒如萁馳伏路左伺應至擒之械致督府論死以其印畀流官署焉楷衆二人大恐翁公又遣人諭衆曰　天子將有事於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致也衆遂

自薦曰願效力公許之度力能扼衆者黃泰也乃故捜往牒數泰罪狀部索之泰懼翁又遣人諭曰人言致李珍之死者汝也獄必首汝泰益懼且辨翁曰毋多言能擒衆卽且貸汝也泰謹諾翁遣指揮錢英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溤祥襲之擒衆并滿寄枝等論死卽日梟其黨曰罪止衆也他不相及一州帖然行郡至太平去楷所且近諸言楷者故不聽州人大譁翁曰趙族且夥矣楷本相弟也亦宜立顧負罪不敢乞吾固遲之爾楷聞之喜翁又遣人給曰汝能以三十一村自贖罪固宜貸且以官畀也楷益喜

翁又時稱楷智勇冠三軍南征卽可當一面至南寧署牒如間者言云云不且加兵遣人白督府故泄焉楷信之統精兵千人詣翁言狀并以諸村地圖來獻翁留語旬日楷遂弛備散其部兵歸取食翁於是忽召楷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罪悪滔天今日不得活宜自爲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爲書諭汝黨勿亂也楷惶恐首伏曰楷誠死而官且食言不及楷子則柰何翁曰誅汝正國法也立汝子存趙宗也言如皦日楷流涕叩地曰楷知死所矣卽泉下不敢忘大恩乃以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

輔我子以存趙祀公得書杖楷等至死遣人持楷書諭州人并檄有其黨公刻除三雄不動聲色而禍本悉拔斧鑕耶明其功深而不露者類此太平吏民德之立公生祠肖像以祀焉　鄒守愚撰東涯翁公行狀

讒抑

劉誠意還子璉論談洋廵檢事得 旨竟下政府胡左丞署省事劾公請捕璉 上不問會海豪通政府姦言公欲得王氣地輙移廵檢署談洋有異國下政府議刑部論公坐死 上不報移書諭公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又曰明哲保身覬覦作孽今念卿功僅奪卿祿伯爵如故公得書大懼悉詣 闕謝罪乞留京師已而 上疑稍釋八年賜老歸又手書慰籍未幾爲胡惟庸毒死 行狀

陶學士既沒其子尋以事見僇家人四十餘人悉坐

罪從軍喪忘之餘軍衛守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敢控訴乃衆素裳赴京師擊鼓奏見 帝異其容止問曰媪爲誰安妻頓首萬死曰妾陶安之妻也 帝灑泣曰是陶先生之妻乎陶先生使人心懷感愴又曰嫂有子乎對曰有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人悉補軍伍今以鈌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 陛下念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于溝壑幸甚 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實可憫念令卽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汝其毋綫於是安妻拜而去 剪勝舊聞

魏國病疽疾甚 帝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瘥 帝忽賜膳公對使流涕而嘗之密令醫工逃逸未幾告斃亟報 帝帝蓬跣擔紙錢道哭至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出哭下拜 帝帝慰之曰嫂勿爲後慮有朕在焉因爲賙其後事而還 剪勝舊聞

洪武十五年宋學士景濂上疏乞骸骨歸 帝親餞之 勅其孫愼輔行濂頓首辭且言曰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覲 陛階既歸勞就 帝聖節稱賀如約帝推舊恩戀戀多涙情十二年來朝 帝與宴登樓

忽躓焉 帝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濂稽首謝至十三年 帝曰宋先生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風阻乎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 帝召其子中書舍人燧殿廷儀禮司序班愼問之對曰不幸有旦暮之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罪譴 帝微使人廉之則無恙下燧愼獄詔御史就誅濂沒入其家先是濂常授 太子及 親王經書於是 太子泣淚諫曰臣愚戇無他師傅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帝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 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

人何預汝耶因偏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者擢三級
解衣爲者皆斬之曰　太子溺侯汝等解衣而救之
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謁然怒卒未解也會與　太
后食后具齋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
故爲作福祐之　帝熙然投箸而起濂至　帝令無
相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燧愼公被謫居茂州卒于夔
瘞蓮花山下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瘞母鑿獨石屋
爲椁垣隧悉擬邸園之制又大築享堂有司將以
上聞昌懼請毀去衆曰盍以藏宋先生乎昌欣然應
命因稍削僭飾啓學士之蔵學士骸肉消盡骨猶完

整浴加襲衣而瘞焉享堂即以爲祠堂昌以同姓且
敬祀守護焉　剪勝舊聞并野記

魏觀守蘇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
有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爲僞
周所處而臥龍街西淤川即舊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啓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
彝皆與其難高被截爲八段云　璧記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敗事連韓國李公羣臣請逮獄
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有天日矣是年二十
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掌簿書贊計畫功
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
不忍罪勿問二十三年肅清逆黨列勳臣五十七人
公猶在上列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御史再劾公
遂暴卒年七十七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冤不報
通記

解大紳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徽所嫉又
爲夏長文作劾袁都御史太疏太切齒恨公又時時
敢直言竟坐溪文得罪且不測　上憐公慰諭歸
上崩來奔喪有司劾公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
喪謫河州衛吏請難後　召入內閣時議儲未決召

公與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　聖孫　宸衷頓悟
事遂定後丘福譖公洩　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公
怨譖不已乃調外任八年入奏南京會　上北征見
東宮辭出高煦密疏言縉瞰　上出塞輒遠覲　嗣
君無人臣禮　上怒逮下詔獄卒於獄籍其家妻子
徙邊初縉及王偁之下獄也獄吏考治索取同謀縉
不勝楚因書大理寺丞楊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禮
部郎中李至剛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宋綋檢
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遂皆下獄既而偁得賜貰汝
玉綋引高相繼死獄中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爲

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
忽略故及於罪死年四十七　資治通紀

太宗賜教庶吉士曾子啓等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
親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　詔戍
邊而貸之令拽大木啓等以書訴執政執政袖書見
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病逸漫記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謂方
叫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嗾人訐西楊之子稷稷
竟坐法論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以圖進用又
力爲武功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以石總兵奪
門之謀石總兵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貴溪

亦頗類此　今言

仁宗監國南京贊善梁公潛副楊士奇輔　太子是
時　文皇有疾南京距所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
內結嬖倖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臣侍
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聖明終保全無事
小人之計不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
擅取民財事覺　令旨謫交阯數日念其軍功貸之
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
之矣遂殺陳千戶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
事固無與潛他日又論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
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由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
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使潛
皆死於非命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用之性爽
闓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姦其德足以及物其
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惜夫不得其
死也　吾學編

獻陵監國時漢庶人有搖動意諸官寮多得罪徐善
述耿介恬靜王汝玉聰敏過人文章精粹馬京請厚

端方俱坐戍邊尋下詔獄死　吾學編

鄒文敏濟爲右庶子侍　獻陵南京進少詹事當是
時官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相繼下獄死公幾陷
死地者數矣積憂成疾　東宮憐之書問曰卿善自
攝即不諱卿苗裔余爲提攜不使墜入蓬蒿公卒後
獻陵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建祠勅有司祀公子幹
獻陵遣送國子監正統四年舉進士歷官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謚康靖　吾學編

王振不悅文清薛公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
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

已誣服瑄爲辯其冤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
大怒又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譖之於振振嗾言
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　詔繫獄當死人皆危之瑄
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憾焉手持周易讀誦不輟及
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
自當廻避文怒奏瑄囚不服問理　詔挪于市殺之
門人皆奔丞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
事是日哭於厨下振問何爲泣曰聞今日辯夫子將
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
解會兵部侍郎王偉申救傳　詔赦之放歸田里

内閣行實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謙
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即授尚寶内官
閘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疑不
知其故乃問一退仕老内官云嘗記宣德間　老娘
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
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賓天時　老娘娘以爲國有
長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學士議不
諧而止將今在後宮㷀閣中某處老娘娘　張太后
也於是啓　太后求之果得其處蓋已積塵埋沒分
寸矣使此老閹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冤者亦有
之矣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死而悔者此也斷大獄
者不可愼哉　菽園雜記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嗾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等
以召立外藩不軌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以多
官會問于俛首不辨但言辨也死不辨也死　朝廷
赦得我衆人亦不肯惟王于之條析折辨衆莫能難
蕭都憲維禎謂事出　朝廷不承亦難免總兵張賜
即封太平侯者瞋目與蕭都憲云此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蕭若不聞時刑部劉清旁欲回語張賜怒斥之

曰看你這等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
軒軒然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攘臂拳毆王于
二公皆謂此二姦臣正好毆識者含笑越明日有貞
等遂陞旻通政參議後有貞等敗王于事亦昭雪旻
慚悔無及矣　瑣綴錄

徐武功有貞以奪門功居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
石總兵相左凡用人行政稍稍持正已不能堪已而
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御史楊瑄
劾曹石疑出公意遂合牽　上衣哭訴曰內閣專權
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

為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獄并逮公與賢耿九疇下
獄即日雷雹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
皆折冰雹不自安　上遂釋賢謫公叅政行至德州
謂有投匿名書駈朝政者曹石以為出公復逮詔獄
以詐撰制文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後　上御
文華殿諭賢及王翺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
大罪為石亨張軏所陷如後世議何釋歸田　壄記
王端毅公恕為內閣劉吉所嫉適兵部侍郎馬顯乞
致仕仍就題疏批曰令南京米貴民飢尚書王恕叅
贊機務胡為坐視無一筆拯濟可見年老無為革太

子少保著致仕工部主事王純上疏曰王恕屢上封
章直陳時事　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
輒蒙懇留不許令忽令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
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武帝以為古社稷之臣如黯
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
以恕為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　特
賜召還　上以純出位妄言杖之降貴州思南府推
官　憲章錄
何文肅為刑部尚書公執法嚴毅凡中貴有力請寄
一切不得行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鄉御史者凶

横欲蹤得大理丞公薦郎中魏紳鄒御史恨公會公
外氏與鄉人訟郎誣公得金以行賂輒下上其手要
津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
獄窮治無蹤跡公雖湧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
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起　傳
兵部尚書項忠初具奏草革西廠令郎中姚璧請各
衙門堂上官署名汪直銜之至是直囑東廠官校發
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王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
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
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交論忠違法

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
問于廷忠抗辨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
忠革為民其餘降罰有差　憲章錄
張公寧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文以南人忌
之抑置二甲拜諫議遇事敢言章十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多眷注每
對廷臣稱眞給事中晚年欲大用會宴駕不果成化
初王公竑復入朝首薦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
公見劾遂假歷練之說出公汀州公素負經濟景泰
天順間為諫官第一　通紀

弘治己未程篁墩王考禮部貢舉未揭榜給事中華昶劾公鬻題賣士得金錢無錫上逮治午門前公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公敗汚再不可復起不復相左右以門生徐經嫂綺坐罪奪職逾年憤懣卒公惕惕行檢此出讒口無疑豈非命歟吾學編

吏部尚書許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都調停有中立之意焉朱瀛者每為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伉直如雍泰平昔剛暴　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

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票　旨屢責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崔銑撰碑

逮遼東侍郎馬文昇下獄戍重慶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服遠迎除道飾供帳鮮備厚賂叅隨見直叩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昇直還奏文昇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昇遂下獄謫戍然文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林聰晩年憚汪直而不能白文昇之冤人謂其迹涉浮沈信哉通紀

孝皇賓天劉忠宣請老致仕逆瑾擅權日誅求臣僚而大學士劉宇素憾公言于瑾曰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尚書潘蕃總兵毛銳獄詞連公遂矯制逮詔獄瑾怒欲置重辟會議朝堂左都御史屠鏞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克軍罪亦無邪法司附瑾意引例戍肅州士大夫聞公出獄且喜且泣發都

城日所在罷市士女携合進食皆祝曰願公生還庚午寘鐇逆亂肆赦天下得放歸有詩云憑誰寄語中洲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指宇也瑾誅復官致仕卒于家謚忠宣後壽藏記

逆瑾用事憚張簡肅掌內臺執法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而紀綱廢矣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舟且不得有司見公乘敝舟至徐州洪觸石敗漏適都水冶洪主事盧循夜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為公也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濕乃解裘治具相授雞且鳴易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　先帝厚恩誤

莫能報賴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孫鰲山後爲提學御史當瑾之害縉紳也多詞倉庚之虧以爲罰公坐禁中耗糧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功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賞識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護曰公陝人也陝人愛張某如父母忍相薄耶瑾意始解　張簡肅傳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瑾以爲謝閣老所私執送錦衣衞鎮撫司問其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爲奇貨可購宿怨笑曰今入我殼中矣言于　上必欲置謝于邊戍賴李

東陽曲爲辨折令其爲民　寓談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詆訕皆非實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爲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今言

李秉素剛直不阿人意及居吏部凡內外士夫有聲望者擬奏不得進擢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諸監生冗襍乃以貌言書判四者律之四有三者爲上四有二者爲中四有一者冠帶回還由是人臻怨焉大臣有憚之者嗾科道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緝爲之不平特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恊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人所傳誦　山東志

王文恪公曰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爲何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予亦不知其然否及予入內閣見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　今言

戶部尚書韓文劉瑾已勒落職猶銜恨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選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衞獄考訊欲置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贖以他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楊一清撰志

武皇初政起林見素巡撫江西寧庶人譖未幾忽改四川監鄢之寇方劇公至卽宣布　聖恩剿捕竝行屢以捷聞公疏乞賊平容回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爲竟批允朝論大駭科道保留不得公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墓志

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先是忠有疾累疏乞歸未允張
出爲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
尚書知貢舉將會錄所刻文字之旁粘貼托中官入
奏　上召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會
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
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是日忠適以省墓　陛辭
聞之抱快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
說遂許之　　憲章錄
李獻吉爲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
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啖以厚利否

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不爲動公既才
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人多忌之而江御史萬實與
公有嫌遂相奏訐　朝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
信獄摧苦殊至公不稍爲屈竟文致閒住而布政使
鄭岳適爲濠所陷公數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
傾之也濠敗詞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俊力救得無
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嗟乎公之名同
天壤可也　　獻實
王文成擒濠之役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
倖導　上南征罪人未就句師之數中外危疑洶

洶覩行間大費心力媢嫉之徒恣爲誣詆乃曰守
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又曰宸濠金帛俱守仁濟
載以去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公功不與辨
白天日鬱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浰頭之賊連六數省
寇叛十數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其撫巡兩廣也不
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聖德遂致田州思恩兩
廣頑民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至於八寨
之賊實四方寇盜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
公沈機不露掩賊不備數十年豺虎窟穴一掃而清
之其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宸濠功成大臣素惡胥

溪亦忌公以公賊平歸功晉溪不歸功內閣久之不論
功　世宗即位詔祿公功封伯爵遣使迎至京宴勞
諸忌者又以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阻外艱去服闋
竟不召讒謗益起及田州捷疏至張公孚敬稱公才
畧不可及欲薦入內閣桂又言公擒宸濠紀律不臧
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
爵　上憐公功又封爵本　先朝信令不久但停郵
典子不得嗣封桂又嗾千戶聶能遷誣公行賄得薦
兩廣　上洞燭其奸枉下能遷獄杖死之　　今言
陽明王先生尅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

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詬死
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
父而逃吾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
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
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
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巳幸寢謀千牛首宮車宴駕那
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年譜

辭君采以議禮下獄主議者銜之會陳洸者以給事
中補外道上書議禮得復召見言事因附當路盡擊
異議者去之遂逮顏木之獄而公巳去國矣先是亳

有武臣浮漫陰賊爲暴於境內顏守亳盡發其姦而
置之法至是稱究下法司推核洸以公亳人顏同年
進士於中疑有利有詔勒停聽理巳而事白公乃無
所坐然公薦羅賢竟縮歛自愛不復有當世志臺臣
論薦歲無虛剡而公堅臥不起矣　唐順之撰志

劉公源清爲夏言喝史百戶恨公大同之變乎敬主
征計謂兵數叛恩大狎威大毅莫若以兵誅之可係
百年無事　上忻然以命公城久不下言伺隙密譖
公交結近侍謀兵柄嗜殺要動虜不爲國家重鎮慮
者言欲擠乎敬以是勸　上上疑焉故查勘之說得
售遂以組織公事付禮侍黄綰綰用陰逮家以議禮
附乎敬進言勢傳處又附言盡翻軍中良政點灼以
爲非法疏入詔逮公逮者未至公自歸司寇於是兩
京科道官連章救公罰入闕必欲殺公反罪言者坐
公以主將不固守律大理丞林公希元曰總督開府
非守比柰何坐以此律果飛希元不署於是兵部尚
書唐公龍左都御史王公廷相奮曰寺丞謝是學士
江公汝璧與言俱從溪人解之曰劉侍郎令進賢能
捍衛湖東諸郡不被兵即吾邑賴以全公忍忘諸言
曰如負綰何汝璧曰綰反覆小人公不負綰綰行且

負公矣言默然謀少解　上知公枉放爲民

呂仲木爲禮侍時霍渭厓爲尚書適羅峯病歸李霍
約同祭從徵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峯十善于公公
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儻不附私黨姦則一變而爲正
人有何不可霍銜之後見霍懸榜都市暴夏言愆公
諷收其榜巳請榜外事非答以善語之至是屢語不
合又所逸不從復有一變爲正人之語公兩入覲夏
累詢霍愆公非應以大臣當容才答之故霍疑公黨
夏夏亦疑公黨霍霍陰短公于朝夏亦陰外公後霍
死夏去公之心李莫之明也故仕止此　馬理撰志

王子衡初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忌
觸諱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尋授四川道御史巡撫
陝西鎮守太監廖鑾屏陷關中公隨事禁革廖仇恨
提學京圻會中官王劉誥納賄屬事公焚其書王劉
共計陷之廖誣奏公釋憾遂合力排公下制獄謫贛
榆縣丞翊國公郭勛諸不法事發　朝廷因詰其領
營敕連公名遂令罷歸及李撫按會疏謂公一世名
流有庇民之德懋　主之誠宜加卹典不報　許讃
撰墓志

霍文敏撰王晉溪神道碑曰韜甲戌春舉進士辛巳
入京公已寘獄矣不識何故乎問晉溪何罪則曰交
結宦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賊傷善類罪二也軍
功濫陞罪三也若是戮宜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
閱舊牘歎曰古有冤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
張富張容冒安化功封伯楊泰冒應州功封伯例內
閣書敕兵部填紙尾惟曰如敕行無溢辭故事軍功
封侯伯兵部以其功上奏內閣據以擬敕富容楊泰
等封敕實內閣無關兵部如曰佞倖濫封亂朝政宜
坐內閣乃坐晉溪一誣也凡獻軍捷巡撫奏巡按紀
功兵部詳覈實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宜坐撫按
乃罪晉溪二誣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黜都御史
范鏞以擅用賊黜哈密叛起釁不得不黜法也范鏞
擅用軍職罪在矣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部還
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三誣也因辯公誣姑記其畧
文集

嘉靖初張桂二臣剛愎著聞　上亦厭之言官多有
論列疑楊文襄所授二臣行時飭私謀于霍公韜霍
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于朝　上始疑公遂再
疏乞歸霍復風言官論劾逼奪公官衆謂公當辨公
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　浴江野史

嘉靖丁亥田州之役實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
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士兵打手殺手共十萬
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為五哨凡攻破巢寨九十
五處賊猛頻首歸順子邦彥寵從齊村馮爵從富州
岑約從逕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
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以撫處為策蘇來降矣陽
明又以八寨之討被　旨詰責贈謚恤典停罷并平
宸濠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泉錦衣之
蔭亦罷是時前剿後撫皆謂無功難乎任事　今言錄
左都御史彭澤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入命遣使納幣

土魯番復許增幣失信故起邊釁澤剛毅遇事敢爲
累征流賊有功至是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
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
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
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爲民都御史李昆降叅政
副使陳九疇亦爲民　憲章錄

河套古朔方我　朝自正統後漸弃東勝於是河套
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近年吉囊俺答二酋連歲
殘破秦晉久駐套中　先朝大臣有復套之議成化
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文莊以爲未可輕

議特繕隍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鎭城於榆
林此余肅敏經畧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肅敏爲失
策嗣後楊邃菴亦屢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
力主其事旋議旋罷嘉靖丙午侍郎曾銑自山西移
爲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奬然中外皆知
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
顧忌莫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
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銑又劾河西總
兵咸寧侯仇鸞鸞被逮會丁未仲冬澄城山裂而移
者相去四五里有分崩離析之象是冬臘月辛未京

師大風霾　世宗皇帝敬天疑畏以套議問輔臣嚴
嵩言賢溪左右銑爲此議者臣不得預臣亦不能止
不敢言　上遂大怒奪賢溪輔弼官以尚書致仕而
咸寧侯又發銑匿出塞喪師諸事賄賢溪得解及河
套不可復狀　上益怒賢溪行至丹陽逮繫入京銑
下錦衣訊　上又下法司會官擬銑罪法司言銑犯
無正律　上怒令再議竟論死銑爲御史時計擒遼
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又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山
東時山西被虜數寇殘移銑山西山西二年得無虜
患又寇陝西時陝西總督尚書張珩謫戍銑代之賢

溪至京師論死坐交結近侍律也　今言

楊用修自滇中戍暫歸瀘巳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
撫臣王昺者言嚴相將欲制楊昺俗戾人也使四指
揮以銀鐺鎖來用修不得巳至滇則昺巳墨敗然用
修遂不能歸病寓慈祥寺以沒　卮言

嘉靖庚戌大同人猶小挨者極狡黠通虜自虜中回
言虜強盛請撫鎭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虜求和鎭
撫大怒杖之小挨遂走虜墩軍數招之答曰直至北
京正陽門外始與爾輩再相會八月巳巳虜自獨石
邊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入古北口報至京師戒

嚴保定廵撫楊公守謙義切勤王未奉詔命統率副總兵朱楫叅將祝福兵直駐東直門外　上陞公兵部左侍郎提督内外官軍截殺是時仇鸞佩平虜大將軍印京城諸惡少羣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萬金虜卽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外有邊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闕廷於是城外之兵掣入城者大半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　世宗以楊守謙按兵不動遂逮廷訊斬于西市商公大節以坐院僉都提督廵城仇鸞移商鎭城外而巳自居内商上言人臣當不避難而以文臣處外武臣處内誤事不小　世宗大怒亦併逮獄斬于市　今言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四

吳興後學淩廸知穉哲甫　輯
太原後學王穉登百穀甫　校

事君類

政事

劉誠意作官箴曰惟天生民儳儳蚩蚩有欲閔別迺豺迺蝸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爾教毋戾秉彛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厥事咸隳受寄跡輔敢不肅祇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禎弗廸警之以威振惰獎勤拯難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贏益虧如農植苗夙夜孜孜澇疏旱溉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濘彊策以馳茲迹乎愛帝命溥時威迹乎愶國有恒規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奸不可隨無取于便寘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爲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迺離譽不可驕器盈滿欹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于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羁又曰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祖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

文聾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雁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好畏我疑以行官惟好惰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多逢官惟好威道以捂摭語默有爲俯仰有須覘容察辯助忿承愉法度盈口姦邪滿軀蠱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姦作惡以紫爲朱未獲官心嫗嫗僑僑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憑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偷矧曰聽之百姓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是箴也爲吏者能守之何患

吏治之不精乎　文集

洪武陳公璀除寧國知府首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革兼幷之路覈隱欺之籍所創戶帖布之天下宣城民田濱江者歲患水規畫築堤伐石作水門以時畜洩民至于今賴之諸邑歲租之入官廩辛書虛籍有發其事者公念此特循故弊耳颺言于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盎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　言行錄

蘇州知府姚善以吳民染夷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囂訟者更短長訟蜂起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允協時宜數造請羣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　遜國記

張尚書紞初爲雲南右參政陛辭　上賦詩二章賜紞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興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夷民孚悅遠邇寘安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　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夷歡欣皆由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

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遜國記

胡若思宰桐城以愛民爲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蝗塗中見臥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醫藥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十萬人議賦役必驗丁產勾攝公事止遣信牌行移公文必於日中決之暇日輒詣學宮勸督儒生故桐城人才獨盛者皆公教所及又鑿渠引桐溪水溉西郊民田數十項民至今利之名曰桐渠後公卒邑人思之配食朱司農

祠　一統志

周文襄忱巡撫南直隸蘇松初蘇積欠七百九十餘萬常松亦然公至奏添管糧官下令大小戶槩加耗請鑄鐵斛發州縣依造木斛較勘印烙給之綠是出入均平蘇賦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猶不甚病其最病民者惟官額官田得旨減八十餘萬舊例不許圍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端也下令水次置囤推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收平收上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主之使相覺察糧長惟職催併官爲監收立撥運文簿加耗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起運則糧反加京通等倉正米一石支三石臨清淮安等處以遞減立綱運文簿凡撥淺諸費填註回銷其支撥之羨餘曰餘米次年餘多減耗米加六又次益多加五令縣署一倉以貯之曰濟農以備賑及運夫之遺風盜者悉賑之凡築圩岸濬河道人給口糧農作興則於中下二戶內驗其田之多寡貸之歲凶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故事軍民分運其長運者往返踰歲多失農業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於瓜洲水次對兌在淮正糧一石兌平米一石五斗瓜洲加五升運

軍未過江者聽於蘇松等府交兌加過江米二斗民間運馬草北京者所費不貲而草多敗爛奏請折銀南京則輕齎買納馬北京公侯祿米例輸南京使自來受每擔費耗六斗公曰彼能於南京關支獨不可就支三郡乎以便宜上言歲減耗米六十萬北京文武官俸帖於南京者苦太賤銀一兩可得米七八石公奏請折收金花銀每兩准米四石以給官俸從之驛遞馬死馬頭牽科之民買補無虛日公令每畝帶徵米一升九合收之以補馬死者　名臣錄

周文襄巡撫蘇松所至延問父老利病興革或微行與田夫野老襍坐談時事其丈量崑山田匹馬獨行人不知爲巡撫也夜則置牘燈及筆硯木簡于臥榻傍凡度政務有所得即書之簡即日施行之所至興學校及先賢祠橋梁河渠多所修治而釋子求施士夫餽贈皆得當意故人爭立生祠尸祝之諸所建明皆爲例繼忱者數欲更之不能也後戶部言餘米失稽考遣官盡括之以歸官由是徵需襍出逋負如故人益思忱焉　名臣錄

宣德八年夏旱況公鍾任蘇州府發倉賑農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之法永樂間轉輸北餉道遠遠糧長

以一徵三除正供及儧車船之費羨餘皆爲所匿廼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上不失徵科之期下無毫髮干民每旱輒發餘米賑之活數十萬人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盗置館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疎　朝廷數褒勞之　南昌郡志

宣德間安福劉公實判金華歲旱郡賦多逋欠民鬻子女公奏貸之贖還其子女督賦至浦江驛丞王詔公鄉人也以飲食饋不受郡有顏孝子宋忠簡呂東萊祠墓下令修治鄭義門合爨久漸不能給又歲供山西驛馬公爲奏免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稱聲藉然　劉定之撰小傳

宣德五年河南山西災　上親署于謙名陞兵部侍郎廵撫兩省公感知遇晝夜經畫在河南尤多善政勸民糶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度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糶旁省獲以濟徵輸脫有羸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以爲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爲禱雨澤民忘其災建議者欲移山東及大名牧馬于河南公抗疏止之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以爲固立舖設夫役以備修補復植柳于廷以陰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陜西民流徙其地公爲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爲法　行狀

黄尚書宗載永樂中授湖廣按察司僉事時惟銅鼓五開最難治蓋天下巨姦宿猾皆謫戍其間善舞文弄法興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短長往者欲稍按治即糾結如膠漆不可解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刷卷即

毅然治行到武陵問風俗知其人苦於從軍女子惡爲軍婦不果嫁男子則慮婦家往從戍而以徭賦累已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猶獨處公召鄉老里正諭人道大端俾轉相告語務嫁娶以時不踰時成婚姻者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樂從俗爲之變廼榜諭銅鼓五開諸姦豪數其罪惡且發其善端曰不改必寘之法衆知公務以德化人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干於理者　墓志

周公濟任安慶知府安慶三歲不熟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即分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

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俗尚侈親没不瘞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留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乃聚衆强取富民以盜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即碎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貸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爲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曰我無安慶之憂矣　碑

宣德五年　帝簡求賢俊任之牧守乃命監察御史李驥爲河南知府　賜之璽書河南地大務殷歷於

親藩之重其嬖近及將校怙勢厲民不勝奬李公起仕濡稿正綱紀飭憲度向之爲厲者不得縱肆咸不愜志相率假親藩勢以摧公　朝廷聞之悉捕假勢者寘諸法有中貴人過洛陽逼取縣帑白金數百去州之邏吏馳追索之中貴人知公俛首探懷中出以歸之歛不敢一語在郡興學校禮賢才均賦役弭寇盜咸盡心焉　楊文貞撰志

郭尚書敦初爲衡州知府下車咨民隱釐弊興利修學政務敎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勵其民賑恤無告郡俗貧死不能葬者焚屍沈之公相度城廢地百餘畝榜曰義阡令貧民死者悉葬是又爲約敎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公齋沐致禱雨立降沾足蝗入境爲災公自爲文檄城隍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公所秉正直襟宇坦明言出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倉內蠶泊嘗有叢絲類織成鞶帶修當適度郡人謂公仁政之應　傳

侍郎范公理初爲江陵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公嚴禁令雖權貴無敢索一錢先是民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貧民不能償也逋名將

李家之佃戶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名出募役之米以償負租畢完且以訟諜勸樹畜卹窮振弱禁姦招捕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謹學校正禮俗人多德之薦知德安府每歲必按屬以省耕收兼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公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主而生祀之　表

王端毅巡撫江南值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以軍國之計重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知舊例應天太平等府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

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公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　王鏊撰志

林公鶚先知鎮江府以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王其議林鶚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力言於大臣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因而濬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廉憲江西廣信民㑹傳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惟遂息又嘗以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

石禁樂戶買良家女爲娼遏嶺南洞寇不使入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　丘濬撰志

崔恭敏知萊州府巡所屬邑撫良善去貪暴尤加意學校增修廟堂齋舍生徒便之正統丁丣登萊大旱飛蝗公遣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焚且瘞蝗盡乃止及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戶芻糧民賴全活巡撫擬城臨清檄發郡夫公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即應命及秋期命復下公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公之先識公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諺曰古之楊令今之崔後數年大饑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極耶　陸容撰行狀

余肅敏在西安公務叢委訟諜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彼使車往來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西安城中水多鹻民以爲病至是廼開新渠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漑廼出公帑責徒吏鑿山開道漑田千頃永爲秦民之利　丘濬撰傳

楊繼宗知嘉興府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而會計推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不堪公廉知其害廼併于秋糧中徵之後公計秋

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至今德之　遺愛錄

項公忠撫陝西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奏開一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鑿灌田七十餘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謝文正撰志

鄒襄敏初授淳安知縣訪民疾苦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公鵬薦公知梧州府會憂去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以公知程番公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

以次與建楊論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
懇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宴然蔚如中州　吳
寬撰碑

章文懿遷福建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而事多
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
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才自
愧虛縻祿有病惟應蚤掛冠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
業顯不以吏事名然議處番貨公通貿易以便商福
安聽民採礦以絕盜瀕田認納虛稅以便民假托清
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龍沙之賊其善政

之卓然者也　從子極行狀

薛文清曰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
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忘又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
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讀書錄

劉公季箎任陝西左參政陝有逋賦民積歲不能輸
有司峻刑督之季箎至慨然曰民困不能輸爲之父
母忍督責之邪迺下令緩其徵民皆感激假貸以輸
陝不產硇砂而歲有課額爲奏罷之洪渠水溢爲民
患迺設法治堰水不病民　傳

王端毅巡撫蘇松天性亮直恢廓自信奏劾權貴力
抗姦豪連章累牘皆人所難言雖兒童知名焉然考
公行事如三輔困官稅之過重則助以勸米各府苦
京儲之難輸則減其贏耗軍兌過江編民無坎險之
濡稅畝加斗里書絕增減之弊他如州縣香攤減去
價銀動數千兩凡此之類皆有善政實惠不減於文
襄特爲忠鯁之名所掩耳　經濟錄

何椒丘在福建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供歲
課民多破產先生具奏減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部興
化問民疾苦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
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先生以聞遂蠲

其租　碑

羅倫諭屬文　聖王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
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于一邑
守民父母于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
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
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
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
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
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
也初何心於彼之復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

歿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
魯者眞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
餔畝䣛鼓篋庠序見貪墨贓民者輙攘臂切齒而憤
之高談擊節眞可翺翔古人而犬彘若輩也及一旦
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
灌淫朋比友之從慫附利則前日之良心歿而貪心
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
髓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也囊帛匱金居則大連屋
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
以買居則大厦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

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
此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
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斛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
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
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
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
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
魯何如哉迺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
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
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

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尚監于茲以誠存心
以廉律已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謹厲事
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
則庶乎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
攸貸其毋悔　文集

弘治中陳公壽巡撫陝西時值兵荒後軍民敝甚鎭
守太監廖鏜怙勢鴟張人人重足立公下車旬日即
揭牓示衆利病之原令長安父老面陳得失量斗斛
平時價禁有司官市民物偶盜數十剽掠良民劇捕
之枷于市俱折其兩股盜賊平息又令日遣喪不許

停柩姻嫁不許索財人皆遵之夏大旱減刑罰淸寃
獄齋心誠禱天乃大雨大熟已而陞南京兵部侍郎
報至軍數千人擁集撫臺泣留擁輿不得行　陝西志

雍尚書太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
堤民受其利至今稱之曰雍尚書堤兩淮巡鹽初至
淮竈丁貧而解者幾二千人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
淮人咏曰客邊歸棗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
丁卻四千兒女願春風解䌫去朝天商民感悅復奏
留一年　雍大紀

邵文莊知許州以禮爲治舉動多風化中事作新廟

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辯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
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讀書爲文矩則許之文風蔚
然正頼考叔祠基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祀范忠
宣于襄城裴晉公于郾城毀龍骨杖妖僧尤急民事
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
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于今稱便　楊一清撰碑
黄簡肅公珂初爲湖廣龍陽令龍陽民呰窳亡厚積
公閔閔于懐凡均賦省力釋滯廣惠諸有關利病者
皆以漸罷行之會歲大侵民益瘁公請于當道錫常
賦三之二復請發公帑銀數千兩分貰米粟若干斛

嚴立程式以里之遠近爲限人各粟一斛米半之至
卽給與無時刻稽留如是者三月其澤藪所有魚鰕
蓼蕨之屬聽民自取公私無所禁民是以免死徙之
患公雅意學校廟宇堂齋恒爲善葺躬課諸生授以
作文矩矱力學而貧者量給薪米紙筆之費以督其
成時或循行田野察民勤惰有勉于耕織者卽加賞
勞間夜出坊市酗酒作惡者察識其人晨則縶之寘
于法人皆畏而變之　陳洪謨撰去思碑
俞莊襄公初知長清縣値歲饑荒民多流殍公設法
賑救全活數十萬流移者招徠復業豪惡害民者悉

置于法政績卓異邑內大治當道旌爲縣令第一去
之日民號泣不舍爲立生祠　行實
劉公玉初知輝縣力拯凋敝昕夕靡寧歲歉民飢當
道未有處分亟發廩賑之爲教條以善民俗禁喪葬
無用佛老令行俗易市絶鐃鼓之音增修學校重新
百泉書院誨訓諄切諸生多底于成以績最被徵輝
人爲立生祠　羅欽順撰志
呂涇野判解州公攝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
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建解梁書院以訓士行
呂氏鄉約以厚俗政舉化行轉爲南京吏部考功司

郎中瀕行士庶數千送之河干不忍舍哭聲震野公
口占云試聽黄河東岸哭爲官何必要封侯　王九
思撰表
寇涂水爲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爲主均徭清稅
剔冗除害鋤強杜謁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靑天
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於座右歲
侵請於監司秋糧得折價民有挽冋烏府萬家春之
謠有一巨室能訊是非成敗人先生曰吾作知府爲
國惜民爲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在天則何能
知每遇旱齋心虔禱罔不嚮應上下忻忻轉陞應天

府丞民惆惆然如嬰兒離慈母相率抱公靴而留之公謝以非古禮咸謂此郡自張廣漢後一人而已 呂柟撰志

劉源清巡撫宣大宣人素不知學公奏建褒忠祠祀盡節邊陲者𥿄學舍置𠜮滿拔文武士端敏者業其中春秋試以經義兵策又於諸城戍修治學寓宣士始知方每戰必曰吾入褒忠祠何恨文學彬彬殊有鄒魯風 西江記聞

劉天和以御史知金壇縣嘗贊畫軍門平孝豐湯毛九之亂尋陞湖州知府正直忠厚練達精明以古良二千石自期待郡志稱其疏定賦役則例以便征輸特其一事也 浙江通志

陽明先生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鄉貧富姦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斷射稽 國初舊製慎選里正三老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卽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兑運絕鎮守橫徵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

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蹈行之 年譜

陳矩齋知宿松縣事縣地故多荒蕪民患阻飢乃召民開墾得田幾五百頃收其入以償逋賦積粟累萬石卽以所入粟易銀修塘堰千五百區以備旱潦湖池沒於豪右者悉出之以歸於民計一百三十所有餘綏懷逃亡因而復業者七百餘戶在任幾六年政務循良不事操切上下相安撫按交章薦之內徵離任民無老幼咸攀轅臥轍欲借寇而不得遂建生祠以志思崇祀名宦 傳

張宗璉宣德初以中允謫常州府同知廉介寬厚鞭策不施而事無不舉有清戎御史峻法課民爲軍公堅執不隨卒之日衣裳不能備民老壯奔走哭於廷皆極哀 木鐘臺集

才畧

夏忠靖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一時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還內官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諸番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綜覈未嘗缺乏亦爲難矣　經濟錄

茌平伯吳中任冬官職務填委規措經畫條理井井心知默識雖久不踰工部侍郎某在南京取造海舩

材於江西臨江加賦數十萬時論譁譁公爲奏罷賦悉給於公先事蓄材以應時需隨用皆足未嘗缺乏自正統來京師多大營建悉出公家有司不知百姓不聞皆公預贊之力也宣德中嘗賜誥章其文曰和敏詳達蓋以貺公之行　碑

正統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周公忱取所積餘米數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又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齎　敕命公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塗　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　上從之此亦所謂周而敏也　通紀

范侍郎理在南工部南京創自　國初歲久凡百多弊葺造之費尤巨公不欲煩民輒請蘆場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庫之苔蹟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京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解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

之餉官取費米歲可萬石以備賑貸從之　碑

成化初元陝南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觔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祭酒周洪謨惻之乃著流民說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疏上之　上可焉遂命原公傑以右副都御史往蒞其事公受命馳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　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爲良民公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

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畝令其
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
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
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州而折其地為商南
山陽二縣又折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柏南召伊
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
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
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
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
好德也曩協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之州縣簡任
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
其俗則荊襄疆土入貢千版圖之間反側蒼生安枕
于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于此因薦鄧州知州吳
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
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巳任總治
三省　上悉從之　通紀
于肅愍授御史才貌英偉音如洪鐘遇事敢為不避
權貴嘗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　上命讓數其不軌
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　上旨自是受知　行狀
鄧襄敏公掌院事數月輟往兩廣總督軍務兼巡撫

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靖為治屬吏有賢
勞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
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順峯僮以劫
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
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三司並聽節
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憲臣合選
治所于郴州為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
設千戶所調選新軍守禦仍宜給以隙地屯種以為
久計奏　上悉從之公於峯僮結以恩信兵不輕出
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爐大桂諸種作亂以次平之
其後四會等處乘機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景
光覃桀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無事
傳
李襄敏公兼巡撫宣府請銀二萬兩買牛給貧乏軍
民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亦足又奏邊軍士雖
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宜府尼僧
配軍士無妻者虜寇亦摽掠男女易糧米朝議大口
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公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
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碍例公曰何忍使吾民赤子
為夷人耶擅專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上

允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賴之至有祠之於家者

曹州志

高都御史明有通才巡都城時午刻忽報臺囚五十餘人刼獄烝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毋出使者使號諸塗得卒百餘捕之盬寇作亂于揚州守兵失利　敕公督捕公造巨艦名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九百餘人又逕江高山置邏堡爲久計又中官鬻私鹽擅執儀眞衞指揮卒閧不可解公撫卒卅令譁盡籍其鹽入官乃舉劾中官及諸巡撫縱法伏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福上杭盜起又　敕公剿捕公力疾上道俘四百餘人餘悉輕坐折上杭溪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會疾作不俟報納　敕符以去

李文正撰傳

永樂保靖二長夷世相讐殺王公信巡邊諭以威德悉奉約束靖州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公往面諭竟不煩兵而下詔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之由苗皆稽顙謝曰累歲苦揮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役顧敢反耶辛丑信上疏言湖廣蠻夷雖曰腹中之蠧寔無能爲但我軍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宜挑選精銳常加隄防勿略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逋逃避傜役長于老孫巳成家業濫及誅殺恐及無辜城池器械武備之急務當修葺完固以防有警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銀糧巳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必不可得乞選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夫之勞冒榮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巳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巳　上下其章於所司

李文正撰志

余肅敏子俊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楡林未有衞也公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

明軍籍及有罪謫戍南北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楡林又擇軍中俊子弟教之讀書建學立師俗多弃地不圖教其種植又開界石口地以爲屯田得糧數十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楡林始爲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而爲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嚙向之後入爲兵部尚書公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公楡林修邊之功最大在兵部時欲推城楡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成

丘濬撰傳

朱恭簡英在兩廣值兵荒之餘民横死鋒鏑及悉散巖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公盡反前政竭力勞來雖時有餘孽未靖亦以次用計剪除之協從之徒多還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之費蠲省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幾四十餘萬錢穀稱是　朝廷　詔旌其能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爲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餘冬錄曰朱公在兩廣其蒞政專事儲積積金數十萬兩流徙還業者四十餘萬以協從獲免鋒鏑者不可勝記史稱其大有功于國家　陸簡撰小傳

葉文莊公盛擢山西參政協贊獨石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八城既復迺立學校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埋死亡設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十兩買牛千頭撟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於是取給自是邊人歎冷歲亦屢登推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請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懇地日廣積糧日多以其餘歲易戰馬一千八百匹其墩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經濟之才莫之及也　余冬序錄

陳康懿俊初授戶部主事督天津諸衛舊欠秋草公上言採取舊額已難徵辦況歲增耶漁人可以竭澤朝廷是之得減三十五萬蘇松諸郡負折銀七十五萬有奇俊往徵不數月悉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閩部章奏天順中兩廣用兵還公督餉下令弛鹽商越禁之罪使得隨處貿易而引輸粟二斗以餉軍公私稱便　莆陽文獻

張公寧當天順間朝鮮國讐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　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　内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讐殺　敕諭急差追留取便進止時次遼東公拜　敕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等官調官軍扁陳直前既至導威德陳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慴仰若山斗益重朝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横行鴨綠知言也　夏時正撰志

弘治丁巳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劉忠宣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

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揭牓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賫子弟弗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日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賫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賫子弟即欲収糴無所糴邊人言自劉侍郎収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邵寶撰傳

張簡肅敷華爲浙江右叅議監温處二州銀場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廵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涖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廵撫山西歲復歉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禄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大困邊餉多用折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便之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葬不得舉樂有妖僧據山爲逆舉議洶洶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受計令父老生縛之矣　李文正撰神道碑

楊瑄副憲于浙屬府造　上供紙歲若干萬估價每張銀一兩公計量纖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廵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糯而釐空爲革勢豪攬糧之弊奏增通判一員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無識爲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堠廨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餘力及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衛所之裏外海塘徒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以奠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大非公莫能爲也　楊守陳撰志

李康惠知南昌府時南昌難治劇賊驕潛內外孔棘公深畧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贑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詗牒繕壁壘扼溪澗進戰擒胡雪二繞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建賊王奇納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二千級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閩兵備吴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贑兵自德興南昌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廵撫遺東遺故富饒無

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擕二擾我開原懿路汎河三
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
堡塹望一百八十餘所屯田一千五百頃又修中固
嶺及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為阻固東圉稍寧
進公俸一等　鄭曉撰小傳

何椒丘任福建副使浙寇千餘人壽寧等縣盜採銀
礦所過剽掠公募鄉兵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耿
禿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以兵卬隨縣官捕
輒抵拒不服幾二十年公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置于
法福清薛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番互市事覺聚衆
欲為亂公掩其不備盡獲其渠黨海道以安　本傳

羅公亨信巡撫大同宣府悉心國事勞來措置無不
得宜公在邊久諳於地利之宜戰守之法轉輸之方
每有建白無不嘉納已巳秋北虜入寇京師廷議召
宣府總戎入衛衆紛然欲遂弃其城時公巡撫其地
遂挺然仗劍當門止之遂定　墓志

陳襄齋壽巡撫延綏適大虜在邊羽書交至鎮城晝
閉道塞不行公分布兵馬為十路各屯駐要害使相
應援多遣覘卒哨探惟謹軍勢大揚虜分兵入寇躬
親甲胄為將卒先遇賊屢戰三十餘合擒斬八十有
餘未幾火師脫羅十諸酋糾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
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公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
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擄胡淋麾指飲食加無事虜望
見疑之遂引去既而諸路將領以公方畧邀擊賊皆
大捷斬首若干級捷連上　孝廟降敕奬勞賜賞加
俸初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兵
比公屢捷而王師已至總制者請破其巢未得命駐
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束所費不貲公議出境
揚兵牧馬即採草紓急衆恐墮賊計公請以身先之
保無事所省費若千萬　楊一清撰志

叅政陸容成化中為兵部郎時邊報旁午封事曰上
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中其肯綮
事下三邊每驚服進用將臣如呂佐王欽梁宏皆大
得人及世襲韋瑛雖出睿意亦執不可士論壯之公
自少有志經濟典禮兵刑水利漕運罔不究極其本
末利害手書之冊識者以為百不一試也　庚巳編

閔莊懿公初備兵嶺南廣之南雄江之南安居民新
墾田地互相爭訟兩省會勘駐節中站忽報彼此聚
衆讐殺有司以勢頗猖獗山居無備宜各回城公諭
之曰百姓豈反耶第斷不公耳且命置酒聚酌就於

人家借宿明旦處分復諭里胥斷結衆方散去同事者問曰勢至如此而公乃堅執不去何也公曰民之初心恐我輩偏向假此以動官府耳若一時退散適長其兇暴必至用兵豈不難哉浙江處州銀場歲久礦竭有司徵辦如初民不能堪聚至千人盜採廣信永豐山礦且肆剽掠莫之能御　上聞命公會同守臣督勘或以為盜賊因礦所致若開礦入官自息或以為請討處州之賊以殄元惡公皆不用惟親詣封固發兵防守上疏大畧曰周官十二荒政曰禁盜賊者固已行之而弛禁薄徵亦不可廢今處州之盜銀

課迫之也乞　敕戶部減其額則自不為盜矣　年譜

楊文恪任順天府尹屬虜犯邊命將出師者再須車輌約費銀數千兩公以水旱連年根本宜固力言於兵部大興遞運所餘銀以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一萬五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量入貲為賑濟民甚賴之慮各屬巧取民財每歲辦創作底簿且載其總撒之數使上下通曉無能為奸凡徵稅則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遇鄉會二試所需悉從官給盡革和買借辦之擾府收例銀前後凡二十萬公立法簡而有制類解既便且免侵欺昌平縣以歲辦不前奏准陞州請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下公議乃均車輌十之六於三縣使州無偏重盤各官馬夫銀以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不得影射皆著為令公名素高人或疑其間及是見其施設俊裕計皆經久相與信服翕然　傳

胡端敏任廣西太平知府太平遠惡領土官公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帖順一橡創壹關萬夫畢集工費數千金皆土官辦閱數旬成太平州李濬淫刑撓法莫敢詰公密受方畧龍英土知州趙元瑤元瑤擒濬來獻元瑤者濬外兄也土官及世輒轉展結勘

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公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攜之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官於　朝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內覲歸土人丕送者數萬公幼嘗學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滄州遇大盜賊劫掠鬬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張琦漫不為意公激以忠義授以方畧協力捍禦馮城對敵奮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公之力也　李襄撰滄州退賊錄

毛公吉遷廣東僉事分巡潮惠摧強宗殄海盜民以

寧輯擒殺劇賊楊輝覃玉謝榮破其寶龍石坑龍歸三峒斬首五百級俘六千人是時廣西蠻賊滋蔓高廉尤苦之衆推吉往巡道榛塞村落爲墟數百里無人烟吉攬轡四顧慨然有削平志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方繫數十人徵賄筆幾死吉歎曰民辜不死賊手者又死于此何忍也盡釋之凡璫內官者悉置之法進擊雷州賊破之斬首數百級奪還人畜無算因條平賊方畧奏之 上嘉歎降敕獎諭 傳

王晉溪公理戶部邊師乞糧草則屈指計曰其倉庤糧其場庤草各郡歲輸糧邊卒歲采青草各幾何皆

有定數用固饒也何氣索如此邊師愕愕服公明察不敢橫乞又蒞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師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以至截關隘防奔突輸餉糧算無遺策又曰諸凡未悉機宜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發後聞雖策勝數千里外如對面談復善變通以故邊帥不窘束易以策勲 名臣錄

王守仁至贛行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面生可疑之人卽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

諭所屬無遠近皆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鬭爭見善互相勸勉見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嫉怨者乎夫嚚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散懇懇其勉聽之又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窺何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不

勝忿多調狼達土軍動經歲年縻費逾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

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
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服矣
憲章錄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五

吳興後學凌迪知稚哲甫　輯
錢塘後學陳大經君常甫　校

政事類

利弊

宣德間楊公士奇以御史清軍有以陜西山東河南
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
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往北方極邊補
伍其水土不相諳習南人死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
且去鄉或萬里道路迢遠困於無賫多致死亡深為

可惜在　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南北各就
近衛服役之令兵部以文移煩勞憚于改發不念下
人艱苦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
而率同列上之　上命公矦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
內閣行實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
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猶
設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
門中外奏章皆上徹　御覽親斷大事決大疑臣下
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

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　御前傳旨即所書天語
尚温也永樂洪熙二　朝毎召内閣造膝密議人不
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　御筆未嘗
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内閣楊士奇輩及尚書
蹇義夏元吉於凡中外章奏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
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　御筆親書及遇
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　旨處分不待批答
自後始專命内閣條旨中毎依違或經由中出嗣是
若正統中止委中官王振一至於此上下蒙蔽乃及
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毎事與内閣面議然後批行

弘治末年總覽乾綱内閣條旨多　孝廟御書事涉
重大至屢　宣問幾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答大率
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依内閣所條而
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爲調和之議也審
爾則是譏無可否以聽　上裁惟恐見忤矣豈所望
於以道事君者哉茍利社稷生死以之可也　通紀
天順時　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李公
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
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與金書鐵券
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屢犯罪
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
供其俸必至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寓談
弘治中内府倉庫諸司宦官毎多索賄賂民不勝其
害謝文正乘間言于上　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
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
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　上悅即如其言
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朱希周撰志
光祿寺之設供奉内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
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
傳添湯飯内臣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内

責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劉
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因以前
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
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
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
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
利溥此之謂矣　前傳
弘治間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戶部奏稱錢糧不
給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永樂間頻年擧兵北征
況大興營造費用無貲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俱從

減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　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　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　上曰正欲與你面論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在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其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以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鎮守內官　上曰曾有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　祖宗來設置已久勢難遽革況中間如其其亦儘有益於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

如其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菽園雜記

王端毅巡撫蘇松以災異自陳上疏曰臣奉　命巡撫節據撫屬申呈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　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敕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參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約　傳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眷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畜人民衣服艱於自給比之　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　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　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

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傳

孝宗召劉忠宣問天下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於京操此外很費猶有臣

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翌日召各衙門凡有損
於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實錄
何塘疏論民財空虛曰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之
窮困不堪小則為盜大則為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
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制為大
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為官吏受枉法贓滿
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
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

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為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
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
官吏不體　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
間其弊極矣官以賂墜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
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
窮盜賊遂起　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於正德六年
奏言先欲　敕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
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己贓滿貫以上俱
籍沒貲產輕則為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
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　國家可保

耳當時論者皆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
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
遇不才濫有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
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
亦當時賢者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
迨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憒事者不同
是安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
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
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
并失其原有之才必知驚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

經濟錄
胡公富任戶部尚書先是京儲不及一年之積公在
部比及三年將有六年之積公每語人云南京根本
重地而倉廩屢告空乏今幸充實而冗員蠹食之弊
不除非經久計也乃劃切條陳速為裁革以去民患
數事奏下關涉府厰多尼不行公仰歎曰杞人有憂
而志不克遂久戀祿位而不能去是誤國也遂乞休
去
　汪玄錫撰行狀
張文忠久於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　祖宗舊
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

俾賢才輩出而無滯又科舉各省差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且免夤緣外簾諸司之弊又刻舉子中式原卷文字以免作小錄誤閱卷之功亦言廢之後夏言當柄盡廢之　吾學編

霍文敏曰天下冗官寺部卿丞帶俸添註郎中主事增官百倍又競求外差爲家鄉便利之圖督速錢穀增郡縣奉承之苦是何益乎藩臬則添設管糧參議海道副使兵備僉事屯田僉事一事添設一官則原額官員何爲者乎郡縣佐貳或添註四員三員凡此冗員俱老耄監生艱難省祭或納粟入監希圖厚獲

者故於未選則揭債以往受任則攜孥以行舉十數口以仰食一官責望一官以膏厚一世則政何由不弊民何由不窮是將添官以任事實因官以生事也識治體者其深長思之又曰今日之官可謂具備矣乃政愈不修何也闒茸老弱徒取充位之弊也官增事冗人循已私之弊也虛文陋習大壞士風之弊也何以言之今之選任由貢途者四十外而後貢五十外而後任由雜流者四十歷事五十授官由輸粟者破數百之貲以圖千百倍之利由舉途者雖多廉恥勁直剛毅之士然精力耗於晚年志節奪於家累亦不能免也故夫由數途以出者多自計曰由今以出尚可幾年人之計之亦曰由今以出尚可幾年人無遠望先懷舊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事由民寃者如聾如啞隸役得肆豹虎之威吏胥得張機穽之術小民蒙害不可言也故曰闒茸充位之弊也天下之勢以數十官而治一民以一民而聽數十官之令民之有訟縣判曰其曲也府翻焉司判曰其曲也院翻焉官自爲政人逞已私小民耳目爲之眩惑吏胥緣牘由是混淆是原額正員不秉公心弊且至此況額外添註徒爲人利者乎故曰官冗循私之弊也府州守

佐見御史兩司曲躬跪伏兩司見御史一屏息磬折御史俱偃然安之晨起僉臬悉候御史幾及半午乃敢退歸其有巡鹽御史復詣巡鹽之門其有清軍御史復詣清軍之門其有巡撫都御史復詣巡撫之門守令沿河當路復勤過客之迎送首垂氣奪於奔走之時志亂神昏於退歸之後復有精力以及民事乎故耳目寄於吏胥威權移於皁卒官政愈乖民力愈甚故曰虛文陋習大壞士風之弊也　文集

今言論宗室利弊曰嘉靖初天潢益繁財賦不給覲諸臣奏議可徵矣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謂河南歲

職二百餘萬而宗室歲祿且至百萬矣戶部題稱晉府一府今增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八十七萬有奇舉晉府而他王府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舉一省而天下又可知矣給事中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詹事霍韜疏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福將軍中尉而下祿糧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

晨昏進膳有一餅不能充餓者矣有假息蓬窩無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沒無棺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失所至於如此凡臣民之家稍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贍之爲天下者猶不欲使窮民失所置養濟院以收恤之奈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糧不給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而號或攔街而罵或投磚擲瓦毆傷吏卒仕於其土者慄慄卒歲不獨懼受辱且懼變生不測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覩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

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今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過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國初遼韓伊岷肅諸王之制祿米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大明會典遼韓伊三王皆歲祿二千石岷王一千五百石肅王惟一千石郡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文職三分支米七分折鈔之例焉儀賓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之例焉其親王祖免

以下則從王庶人之例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凌瀚氏所謂不遽削於見在而惟定制於方來必如豐林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杜宗室之詐冒必如 祖訓所著宜制出仕之令以盡宗室之才能夫然後可庶幾維持於數世不然勢窮弊極厝火積薪數十年後愈不可爲矣 今言

嘉靖丙戌席文襄知貢舉舊 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雖好卷亦不能前列公疏言 廷試以收人望以服士心請明旨痛革 廷試大弊 上是其言士論韙之 行狀

鄭曉同姓諸王傳序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
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
千里雖嘗圖宅咸陽　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
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
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選諸子周匝三陲
文皇英畧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
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寧控葆塞山戎爲寧
王度渝關跨遼東西竝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
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
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

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
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
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
掖酒泉諸郡西爲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
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
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
漠則壘帳相望締奸宗潢則軺輪不絶若乃周楚齊
潭魯蜀諸王竝列内郡亦皆秉越麾旄部兵耀武蓋
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
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宮而綴旒於下國必無

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忠
王之所以空表宋矦之所以書策者也逮其弊也盤
石雖堅龍髀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
之謀淩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雉樵龍躍利
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
申裁抑書敕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
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
子攬綱結綱彝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
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絶蹤於魏
闕即使力如晉郤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

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國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
正德中寘鐇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
逾月朔身殞國除　今皇帝峻德明倫毎布詔令首
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
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
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
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
之一今戴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王君
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
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邃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

姻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 吾學編

今言曰 聖祖開科詔務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試僅有判語及一二時務策生徒竟未識大明律所云時務盡掇述括帖以故士乏通今之學其於政體得失人材優劣且不論只歷朝紀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鮮近二十年來士大夫始以通今學古爲高矣 今言

得民

郭公英鎮河南未朞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公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爲立生祠北平初定瘡痍反側不寧公開示論欵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左丞相何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千餘人 皇明言行錄

永樂中蘇松諸郡大水命夏忠靖公往治發浙西兵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民賴以濟水患既息有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者公歎曰民疲極矣救死不暇可重役乎即馳奏寢吳人懷之姚少師廣孝自浙還 上首詢公政姚對曰夏某溫而不寵威而不猛真古之遺愛也 遺事

交趾平郡縣其地建都布按三司總之黃忠宣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而董其治公視民如子恤其所欲革其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令承公仁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廉聞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公如父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

民而悉加禮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公數裁抑之騏誣奏公有異志　上深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小人寢其奏公居交阯十年　仁宗登極召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楊士奇撰碑

李襄城在南京十八年荷　列聖知遇以爲股肱心膂褒嘉寵待所賜　敕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敬大小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皆愛敬如父母召還之日莫不願留而不可得皆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泣而送者相屬于路　水東日記

范公理知江陵清順忠勤一以利惠爲主故江陵饑七月而去之日民遮阻不克則奔餞數十里慟哭而還少保楊文定公溥聞之曰世有爲縣七月遂得民如此吏部謂公賢而文宜督學之職文定公曰縣既得民俾任民牧尤宜焉逮其去德安在賓州也民祖餞如江陵尤甚　菽園雜記

山雲姿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畧持巳以廉慮事以謹愼與士卒同甘苦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爲立祠歲時祭之　錢習禮撰碑

陳僉事祚按察福建人素畏公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痛懲之泉漳諸郡多淫祠謂其瀆禮不經悉毀之既而得寒病不能理事民有謠曰山節棁題神焉係之公厲乎神亦自厲之既沙尤盜兜潘杲皆被罪公獨以疾免民復謠曰秬秠豁免公我糧服公毆我肯自求多福居閩七年民敬服如神明焉　年譜

陳僖敏鎰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再賜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髯呼爲鬍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論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

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其有疾者發願爲公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者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澇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　菽園雜記

況公鍾治蘇剛果敏達不畏強禦有惠政九載滿去郡民赴闕留者八萬餘人歌曰況青天朝命宜宜早還又曰況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遂再還任楊文貞贈以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又迎張益州

在郡十有一年卒于官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之祠　懸笥瑣探

于肅愍巡撫河南時解去馬軍橋西梁父老聞公歿咸涕泣日相率詣公故廨爲位哭奠會　純皇帝立詔白公冤宥其家而還祭其墓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起私祠廨傍祠公又謂　敬皇帝立詔贈公太傅諡肅愍立祠歲春秋祀之梁父老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公前巡撫功三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於生祠　李夢陽撰碑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敗行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公識之使人召而來曰爾今爲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公銖鋤奸豪束手歛迹但得敗過即止不深究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云　後渠雜識

彭惠安巡撫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歷四省兩直隸民愛若親父母巡歷願先入爲快留則樂去則憂別則乘送離廣之日父老涕泣河下如失慈親追送數百里外朱公英送公行贈詩云有獨有羊城臨發處西風臥轍鳥聲酸之句　本傳

楊都御史信民正統間任廣東參議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乘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廣人手香燈爭祭者幾萬人錄其子玩爲太學生廣人又相率乘京師乞立祠祀公著祀典　墓志

劉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偏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白沙外語

韓苑洛嘉靖初以薦起公山西參議分守冀北先是公弟邦靖亦以是官分守威行惠懷甚得士民心公既下鴈門士民父老圍告于公曰先使君之治誠善矣願使君守而弗失感慕咨嗟有泣下者後公所行一無改于舊民甚安之是歲仲冬之變公夜出撫衆衆先率兵來告曰使君天心我衆安忍加害來者恐驚動使君奉衛耳夫靖既去而大同之人追慕如此感思歎息於夜半搶攘之際亦可以徵靖也已　王九思撰傳

恤下

徐武寧征伐與士卒同甘苦士卒不飽不食飲嘗不定不就帳傷殘疾病者親慰問給醫藥　傳

郭威襄北征軍法夜必令親吏直荷戈環立一夕風雷大作公悉罷遣歸營　三家世典

夏忠靖治水役夫凡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古穰雜錄

威寧伯王公越以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常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於敵陣為先後有將官告姦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吾學編

僉都御史楊公信民切切以愛民為心凡民間利所宜興弊所宜革者輒具實條陳以聞　上即可其奏嘗建罷十餘事民至今便之人有片善可稱者雖抱關擊柝之賤必甄拔之姦必鋤暴必擊嘗曰吾荷朝廷負托之重俾旬宣于民肯忍坐視吾民愁歎困苦而不之卹乎　行狀

黃都御史紱廵撫延綏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公乃悲以懸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迺驅之戰守耶於

是令預支兆三月會詔毀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悅無不願為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傷者　傳

毛伏羌忠待士卒務察其飢寒勞苦惟恐有一人不得其所故士卒樂為之用嘗征甜水湖陣中一軍馬被賊箭而仆公以所從馬乘之其招來韃軍新役者幼丁無倚悉派殷富軍家給其月糧冬布之半養之其半貯候長成為婚娶之費凡士卒疾必與湯藥省問如己子其愛護軍士類此　吾學編

丘濬論愍民之窮曰我　太祖開基之五年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為贍養尋又改為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使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七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　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於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切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於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

取隣里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乞　敕廵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卽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卽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又曰先王之於民也制爲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爲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藏者則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　聖祖於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火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冢一所　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　敕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衍義補

寧藩謀逆聲言將薄於揚蔣恭靖時守揚州屹不爲動乃潛布要害示民無恐民幸帖然　武皇南征之師及涯所須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站須夫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揚併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卽減五分之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遞俾得休息且以羅

替錢與之自貲以安生　傳

沈希儀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錄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就陣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公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刀穿手矛剚股鈎刺脊繫鐵鎖項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　羅念菴敘

善處事

永樂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王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審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跪午門外對辯都御史言科道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重加罪　上命侍臣出問衆皆啐駡言官夏忠請獨奏曰御史給事應　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合罪臣等內侍入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　天顔悅懌遂罷衆謂非公言又有蕭儀之禍矣　遵事

王康毅憲隨　武皇留都江彬怙寵驕縱下視公卿獨敬禮公　上毎出遊獵公必諄諄以保護聖躬是囑公寓密邇行宮夜寢未嘗解衣凡事調停節制或尤公遇彬過于恭遜公曰彬所恃者勢也吾任伉直凡百作梗吾志不行大事去矣吾豈好爲奉承哉或者服其言　白下紀聞

夏進士鍭放回違限例當送問鍭以爲毋不服以詩風史郎中欽欽不懌據法白于三原王公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鍭嘗以所作文獻三原王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之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王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顔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鍭送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面問曰鍭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鍭發數而易衣以進公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委曲成之張嘗謂公於一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可謂難矣　治世餘聞

王忠肅公翶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令璟償葬埋費罷之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餘冬

正統末胡虜犯邊降虜安置山東者欲乘機爲亂朝廷憂之以敕諭三法司戢民守城巡撫馬公諒曰

此敕不可使聞於衆俄有馳生擒胡虜文移至者乃
集衆諭之衆咸帖服　行狀

武宗幸南京尚未至權幸先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
以俟幸未及三日死者十數餘多菜色憔悴寇公天
敘言于權幸曰如此輩以俟　駕恐反取罪耳權幸
懼無計則曰吾當記名於簿以召彼願識或食店酒
肆飲養用則取諸簿耳於是一日之間活人千餘
呂柟撰墓志

正德中織造太監至陝供億浩繁寇公天敘謀于巡
按張君珩曰關中疲弊初至遽奏恐上不足以回天

聽下無益於事不若俟至秋涼極言旱災請賑濟
上必惻然而後圖此庶幾可成是歲大侵公陳乞廣
蠲糧額大發帑銀莫支引鹽皆得請喜曰吾民生矣
乃夙夜皇皇周咨長慮講求善法故民雖嗷嗷而卒
之潇中無瘠道上無殣公之功爲多至是乃疏織造
太監非荒年所宜設非飢民所能供　上命取回人
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張公溟服公之識見　呂柟
撰墓志

官制

王瓊論內閣官制曰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
丞相用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
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　朝廷端拱
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國初設有殿閣大學士
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
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
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啻其每日羣
臣奏事面奏取　旨畢各衙官將奏　旨意批寫本
後送該科類寫奉到　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敢自

爲口旨送內批於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
閣於東宮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
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
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
無內閣掌管之說也至春坊官亦必須兼翰林院職
銜方得預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獨專纂修之
事者也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　敕手本只
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敕施行則舊意猶存可
改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益爲衙門所拘初
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

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任閣辦事楊溥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歷六卿之意可見矣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任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于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

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禀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　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經濟錄

丘濬叙官制曰臣按周禮毎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直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繫簡帶領直隸府州毎一司內仍各分爲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爲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設郎中員外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隸鞫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脈絡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

年僅見行於今日者也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竝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竝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

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
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總於
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 朝廷無紛
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
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
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虞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
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祖皇帝即位之初
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詔凡國家
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
付所司行之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

有者也 衍義補
今言曰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尊祖
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
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
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冊文六曰
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而調劑焉
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
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
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
東官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
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
宗室請名封及諸臣請謚竝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謄
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朝御文
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藉而藏之凡會敕稽
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
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敕
房書辦制敕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
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誥敕房書
辦文書誥敕番譯敕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
按典故起草進書若漏泄稽緩違失妄誤皆有罰蓋

罷中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即虞揆殷衡周宰之職
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鄭曉撰
今言曰入內閣為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
於建文四年長陵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
玉著篆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下
諸司以翰林印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即官至三殿
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旨不得與機務也雖編
修贊善等官有入內閣旨亦得與機務也文淵閣在
禁中徐武功署銜自稱掌文淵閣事可乎 鄭曉撰
我朝之有內閣輔臣自解縉紳始也輔臣之繫詔獄

者亦自解始也其有謹身殿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輔臣之歷官至一品也自西楊始也官至一品入內閣也自王毅愍始也一人領四官也亦自王始也其論歿西市也亦自王始也輔臣如東西楊皆領三官陳芳州高文義領五官矣然皆領戶工尚書其領吏部尚書亦自王始也西楊兵部東楊工部終其身也自王以後多吏部矣輔臣之有少師自西楊始也西楊卒而少師虛位者四十餘年萬安亦登少師博野繼之自後洛陽長沙新都順德丹徒鉛山永嘉貴溪分宜皆少師矣吏部尚書之領太子太保也自詹徽始也詹坐藍黨歿其登少師也自蹇忠定始也文端端肅恭襄皆少師也漕運之有都御史也自王莊毅始也兩廣之有總督文臣也自忠肅始也鄖陽之有撫治也自原傑始也江南之有巡撫也自周文襄始也汀漳撫臣之得提督軍務也自王陽明始也恭政之贊理軍務也自葉文莊始也治河之有大臣自宋司空始也陝西之有鎮守憲臣也自王毅愍陳僖敏始也二公在內臺歲更出鎮也巡撫之必兼憲職也自耿清惠始也

今言曰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王事文靖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及官寮者千方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羣之士亦深避峻卻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時忌人官祿至於歿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鄭曉撰

今言曰設內閣楊文貞公歷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後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蹇忠定公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定上以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洲雖五官亦止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公以吏部侍郎後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商文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為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遂有一內閣皆領吏部尚書者 鄭曉撰

王鏊論官制曰我 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為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勅而已門下省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

不復設令僕乃竪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經濟錄

王鏊論立史官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　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館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編次雜合成之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

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經濟錄

何塘以史官久闕上疏曰自古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　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官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　聖政　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　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廢墜始於何時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

敕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其官其人記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史職既修　國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致遺亡下則憸夫小人畏懼謹戒不敢縱恣公則明　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受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　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

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踈暗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經濟錄

丘濬論重臺諫之任曰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今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十三道各該監察御史分掌

其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幷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廵按郡縣是則　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又曰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專於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爲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　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衍義補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五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六

吳興後學淩迪知稺哲甫　輯
錢塘後學陳大經君常甫　校

政事類

官制下

丘濬論通政司之職曰納言即通政司也昔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爲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

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淸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祖宗此訓則非惟職任之修舉而輔成　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衍義補

丘濬論簡侍從之臣曰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爲名我　朝罷中書省

尚仍其舊名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葢前代之中書與
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葢屬文之官也
我　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藝
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能之
無庸設官設之始自今日葢以王言所係之重前代
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愼重之意　祖宗以此設官葢
有深意必得夫素通儒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筆端
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庶不汙王言耳苟麤識偏旁
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以當此況又麤率側媚而流
品非清者哉　衍義補

張寧題公差事切惟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
攸司特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
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　國體不辱　君命
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葢亦重矣爰自定制以
來一應合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無非一
時　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其因襲既久遂以
爲常令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托苞苴公行
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枉
道回遝者有因懶於坐理而託此遊逸者有因有所
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於

取覔者皆歸之請託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
爲是官者羣坐無爲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
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別項官
員其奏　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
發一體治罪庶使　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
弊而人不苟求矣　經濟錄
丘濬論擇民之長曰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
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
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
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

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有監察之名而
無刺擧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
矣　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
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叅政各二員皆分左右
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
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叅峙竝立謂之三司治署既有
一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行兼擧文武竝用
治體相維關給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
有如此詳且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巡按其
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鎭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

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怨而禍患不作
用此道也仰惟　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
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
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體在於郡縣郡縣之責
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　朝廷誠能委
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爲詢訪遇
有員缺隨即選用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以職任
遍遷或以異等超擢又於既用之後責以實効果有
異能即有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劣貪
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

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
不安之民致治之要端在乎此　衍義補
今言曰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載屬籍者八千二百
三人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三位世子五位長子四
十一位鎮國將軍四百三十八位輔國將軍一千七
十位奉國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鎮國中尉三百
二十七位輔國中尉一百八位奉國中尉二百八十
位未名封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名　鄭曉撰
今言曰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竝
給鐵券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　高皇定天下曰

開國輔運云云佐　成祖曰奉天靖難云云餘曰奉
天翊運云云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
臣歲祿視功有差多不過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
仍爵或進爵其才而賢也充團營三營提督總兵坐
營官五府掌印僉書留都守備出充總兵官鎮守否
食其祿其襲替徵券誥論功過覈嫡孽幼而嗣者學
於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平巾學於國子監坐罪奪祿
重奪爵　鄭曉撰
安昌伯錢承宗故長男錢繼垣奏襲前爵霍文敏公
在禮部上疏曰　祖宗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

剷平僭亂奠安社稷者不授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
垂統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　太宗文皇
帝中靖内難封功者二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封伯者
八人然皆輔佐　二聖以軍功平定天下未有以戚
里故而得與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昶始緣　孝昭
皇后之戚創封彭城伯其後伊弟張昇亦以都督乞
封惠安伯故我　朝外戚之有封爵實自茲始自是
孫忠周壽王源之封侯周彧王清王濬之封伯皆援
例于張昶矣又其後錢承宗張鶴齡之封公封伯復
援例于王源矣循習以至今日封爵之濫莫知紀極

於是有一門而公侯並拜者有一時而並封公侯伯者有兄弟三人而同侯伯者爵賚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國用愈屈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持以勵世之具也臣等謹議得我　朝功高望隆所以世享封典者惟開國靖難之勳可以當之然封未幾時尋卽罷去者一十九人後來雖旋荷　列聖收錄數人亦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託屬掖庭一門數賚而傳襲三四世者不已踰分乎魏國公徐達定國公徐增壽皆佐命元勳彭城伯張昶惠安侯張昇軍功俱半似猶可諉也其餘外戚已封已襲見公侯伯者合無除終身之外不許奏請承襲此後皇親駙馬俱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奉　聖旨外戚封爵古所未有我皇祖亦未有制典戚里濫膺重爵名器卽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于　先朝恩命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　經濟錄

今言曰嘉靖己丑夏勳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人伯三十一人開國者三人而已南京魏國公滇南黔國公暨武定侯也餘皆靖難征虜平蠻捕倭討賊擒叛之功而外戚恩澤封者乃十有六人文臣封爵如李善長韓國公汪廣洋忠勤伯劉伯溫誠意伯茹瑺忠誠伯徐有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王越威寧伯王守仁新建伯或沒世而革或再傳而罷甚者戮及其身惟王驥以麓川公子孫尚襲靖遠伯劉瑜近得嗣誠意伯　鄭曉撰

王瓊論官制曰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有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眞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

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異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賢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經濟錄

今言曰內官之制定於洪武二十八年凡監十一曰神宮曰尚寶曰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凡門四曰奉天門曰午門曰端門曰承天門凡司二曰鐘鼓曰惜薪凡局六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

醋麪凡庫三曰內承運曰司鑰曰內府供應其正官監有太監門有門正皆正四品司有司正局庫有大使皆正五品洪武三十年增都知監銀作局東宮六局曰典璽曰典樂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各有正官局郎正五品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各有正官正六品又有內使門正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雜職　鄭曉撰

今言曰洪武五年　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充　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宮司曰宮正俱正六品尚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尚儀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尚食總司饍司醞司藥司供尚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總司製司珎司彩司計凡二十四司宮正掌戒令責罰之事二十二年令六尚局官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歸其父母從宜嫁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命願留者聽其在宮闈及見受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鄭曉撰

財賦

丘濬論貢賦之常曰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口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

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過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

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備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　祖宗取民之制眞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又曰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利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脈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補欠況使代他人陪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

十戸乃以二十戸稅攤以八十戸中是四戸而出五戸稅也明年逃三千戸又以三十戸稅攤於七十戸中是五戸而出七戸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戸又以五十戸稅攤於五十戸中是一戸而出二戸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戸之產稅不足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

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開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生民旣安國用亦足矣　經濟錄

丘文莊曰國家經制戸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嘗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廚料蠟茶燈草蒲杖鹽斤局稅門攤各有

成數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爲最商鋪料價次之馬疋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者今之邊

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賫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萬兩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廵捕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

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萬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匹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衞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錄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戸部之所具題國

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經濟錄

丘濬論銅楮之弊曰本　朝製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於茲未之改也然行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革僞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錢爲中幣鈔爲下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爲之焉蓋自　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加實鈔屬檝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用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葢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乙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

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詒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　經濟錄

王鏊論食貨曰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戸口商稅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十萬兩各處稅銀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餘兩送內府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

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
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
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
三十萬　聖誕千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鑵儀
仗等用共一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
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
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
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名廩
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名各

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
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
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
各邊缺軍餉各省缺廩俸歲漕之數歲用正糧凡四
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
津倉餘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
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分派官軍餘內支運
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徑赴
州縣水次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
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

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絶蘇州歲運軍糧六十
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
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石鳳
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
十萬石浙江六十萬石　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蠟一
事言之　國初歲用不過三萬觔景泰天順間加至
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
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
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至三十餘
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萬末年至七十二萬今

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歲省糧
儲數萬裁革冗官冗役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
六十八萬石　經濟錄
丘濬論銅楮之幣曰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
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
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
耗布帛之屬片折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
之以多物少則與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
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
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

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綖環或爲荷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

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隆而巧僞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眞而售贋滔滔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顗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爲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　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廻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于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　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通流而公私俱便矣　衍義補

丘濬論山澤之利曰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

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葢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地土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淺而成窪鑿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

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尤甚少焉無足惜者我　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十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温處閩之建福開塲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益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塲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焉此不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於山塲遝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寨者築寨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衍義補

羅欽順論均田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地廣人稀地有遝利而江浙之民特爲番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　歐陽熟撰行狀

王瓊論祿米俸米曰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加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十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内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以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

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五十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鈔二十貫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矣　疏奏

韓文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曰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

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觔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一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六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通年支運過錢糧幷處歲支卷册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幷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

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繁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弊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乞　敕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幷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先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

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遞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牧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前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

聖治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疏議

孝承勛定經制以裕國用曰夫量入以為出是為仁政量出以為入是為虐政既不量入為出量出為入雜然而牧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通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為出之實政臣愚謂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

各邊各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的數分為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有浮於今者又考昔之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　御覽然轄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一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其處災傷蠲免若干其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隆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疏議

韓忠定為戶部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值更化之初賞賚所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罔缺追究羽流幻妄之徒所益內帑財物裁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

及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皆事干權倖人為公危之公裕如也　本傳

天順五年夏季官軍俸折色銀一十四萬至嘉靖七年終每月米二十四萬七千石有零矣李文達公嘗言於　裕陵曰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

當徐爲之　今言

今言曰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官員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黄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内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黄衣二千人員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黄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至供俸官至黄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人洪

武二年定置内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鄭曉撰

馬鈞陽嘗上疏言　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已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況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竈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創修寺觀徧於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韓文撰志

今言曰宣德三年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楊文貞公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值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

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仁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　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亂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王大戒　鄭曉撰

嘉靖初年胡端敏廸任刑部上節儉疏曰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 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軍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宗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當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

盈餘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支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餽送之厚其所費財帛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小民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羣臣屢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而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願 皇上以 祖宗之托付為重以邊務之困急為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軍散念小民盡財而取之則民逃(軍散民逃)常切于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撙節特 敕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 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為國惜才各為己惜福至於官員餽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庶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疏

議

茶鹽上

楊一清總制陜西三邊巡視茶馬上疏請復金牌舊制曰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　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畧者之所為也亦非中國果無

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河西列肆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籬恐識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犬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為其蹂踐欲宴然無事得乎　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任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

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萬數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　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托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

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　敕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　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撥不許生事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為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二十年為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來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任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厚加賞勞事完造冊隨金牌齎繳以

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常曉諭有情愿者聽來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量調沓漢官軍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威永爲藩籬之固矣　經濟錄

王廷相嚴茶議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爲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繫　國家政理之大經君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

於秦鳳熙河等路博馬又置茶塲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爲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塲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　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馬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涌於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河權要之人毋私王之以圖利遁者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　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爲今之計莫要於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復役獨不可乎且夷輸於我義也我賞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夷亦以爲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

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于官權在國也邊鄙因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而利及於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所得又孰多寡哉故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可輕易視之者此也　家藏錄

何孟春鹽法疏曰靈州花馬池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面皚皚如銀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鞏昌府漳西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要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

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夷鹽法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内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賜楊一清即其巳效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乾潦之間制多寡盈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十萬引引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小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攙越依律治罪庶　國用益稱邊軍可無缺馬也　疏議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六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七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鶚汝聲甫　校

政事類

茶鹽下

彭韶進鹽場圖疏畧曰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今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潦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盡言小屋數椽不敝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倫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鹵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病疾

亥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任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述以詩裝册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 疏議

彭韶整理兩浙鹽政議一各場竈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糧不多豈得有餘賑濟竈戶近行各場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幷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徒罪以上竈戶幷一應干碍鹽法司事內因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上

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變賣價銀送場責令官攢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厫收貯俱申巡鹽御史責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竈秋成照舊還官 一各場俱有現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奈有無知官攢但遇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銷牌解册等項俱派頭目出辦答應每年有使銀或十兩或十四五兩者竈催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尤爲重害合令巡鹽御史不時㸔查究問 一竈戶優免俱有見例奈何奸民賄將錢糧詭寄以圖濫免又有豪強竈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

當竈丁數名其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竈戶該辦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俱各通名戶優免其餘全課鹽丁每丁貼與私丁三丁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強竈戶影作差徭就將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若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 疏奏

章懋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曰臣聞鹽之爲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 國家經費之所資爲物雖微其利甚博然而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未嘗不

同利於民自齊相管仲而鹽筴始征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嘗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亦資人力海濱竈戶採辦新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也若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稍可存活其有丁多家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買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册時例凡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

行折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絶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　國初嘗命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赴司關領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民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鹽糧惟市民仍舊納鈔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鄉民之苦困尤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宜如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受民一分之賜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

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其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來每遇開中之時權豪之家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　國家失利　先朝雖有禁例有犯必誅而其害未除邊餉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任意加重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復行夾帶至於經過則又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徑自越關隨在發賣及其已賣不即繳引仍將前引影

射私鹽往復數次多取價利以致載鹽船戶亦相效尤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豫防者也五曰禁治鹽徒夫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船戶之屬隨其所止覽載官員肆行收買者亦私鹽也民販既難悉禁官載不敢盤問以此私鹽盛行官鹽阻壅然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行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無賴之徒十五爲羣出沒江上滿載私鹽沿江貨賣口稱巡捕恐嚇取財遇有孤船即便擁衆登掠勢力不支莫敢與執執則被傷又至奪其所有乃飄然長往頃刻之間失其所在惟

有呼天痛哭而已此等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是已不可不早爲之所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　琢議

王瓊鹽法議曰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實滋甚類解銀貯太倉雖曰備邊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

不預蓄于時必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銀貨將焉用之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費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馮允中亦嘗諫議然言之未幾旋覆廢革何舊制之易而復之難如此也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於本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則邊餉有備而虜患無虞矣　經濟錄

今言曰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為有贏利未為不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　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間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　鄭曉傳

霍韜淮鹽利弊議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征至薄商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七十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曰存積者存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買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

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以嬴利州縣民士亦食賤
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弘治正德
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賣餘鹽
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有未盡鹽名
曰零鹽秤掣餘鹽積堆所在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
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
日損自御史秦越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觔作
爲小引税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
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
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葢洪武年間鹽一引納

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
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買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
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
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葢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
復以市利則鹽價益以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
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
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
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
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
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領[illegible]

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
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
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
可招商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米二斗五升可
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　國課
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
葢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也私
鹽塞正課流行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
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三
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

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
辯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勿贖又嚴爲
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觔餘鹽一引亦二百五觔
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
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
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
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
爲商人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
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
等官凡商人納爲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

爲商人害阻害鹽法者即與革絶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休戚邊方腹裏其爲一心兩都御史如手足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懇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米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

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寛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巳重矣今復加七錢而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

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盛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寛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盛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逋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旅而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烏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十場之民十五以上俱集武勇氣愎頑很死刑不忌故淮安官軍不

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巳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鋭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畧以逃生出不獲巳激生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

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日叢無益鹽利秪足敺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益邊地不闢者未之有也此兩淮利弊舉兩淮卽天下可知矣　經濟錄

漕運

太宗皇帝以北京軍儲不充命陳恭襄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措置井井創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凡漕途奸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爲守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舟還値倭寇刼沙門島公率衆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溺死者甚衆奉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溢堙沒隄岸𣪠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是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淺公於太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坵二十丈延百一十里爲表識衆便之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焉　傳

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署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卽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弛王恭襄公典漕務申敕判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肅治河三年凡漕河里步遠近閘座丈尺漕舟材木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治漕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　吾學編

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今遮洋運道也浮于汶達于
濟浮于濟漯達于河會通河也浮于淮泗達三河淮
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國初海運沿于
江海也永樂初中樂之運達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潛
漢江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大勢若此劍閣雲棧
通於秦始皇時故梁入公貢道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
沔入渭亂河也其不浮潛沿江從今儀真出淮安者
蓋吳城邗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遡
淮太遠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今蘭州址折
而東爲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陝西之東之河道

是也然禹時可通貢今皆不可行何也漢儒亦云此
不能通舟倪文毅公嘗疏乞伏漕運以足兵食而紓
民力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
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
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雖船木筏往來無滯令今戶
部所討山西米豆必運貯楡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
南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
瀕河可通舟楫雖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
公私之利奚啻萬萬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
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

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
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
河徑通延綏尚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
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
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造船裝運於
塞悉加道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
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
不可致矣　今言

邵寶國朝運法議　國朝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
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險也及會通河旣浚於是

乎有儧運而海運乃罷然遮洋海運尤不廢焉儧運
之初皆支運也旣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
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
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固其勢然也當洪武
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達
直沽至北京所謂海運也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海
運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出衛河入白
河至通州謂海陸兼運也先是永樂五年會議北京
合用軍餉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今海船數
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

莫若於太倉城内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文武中
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劄各處衛所見
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奉　文皇帝旨再議
來說至九年始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
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
百八十五里始達漕於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
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
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
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
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

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
立倉廒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
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十餘艘
海運始罷乃造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
次兌運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
内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
州倉收所謂支運也先裏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
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免與軍船領運軍
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
宣德八年叅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

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
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
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
南彰德等府於小灘領兌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州
領兌其餘水次俱各倣此此所謂兌運也成化七年
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雇江船於江
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
徐臨德四倉支餘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
每年議派多寡其數不爲例所謂改兌也是則　國
朝運法叅凡五變而宜民體國之術盡於是也

丘濬論漕輓之宜曰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
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
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日食糧之軍多加兌
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
出其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五合
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而一夫歲
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
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
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
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

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因弊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一萬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倍償舉責鬻産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

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淺暫舁岸上過淺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船包封不致散失不幸沉溺舉撈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旣實滿艙中更加之艎板上覆以簟蓆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但米皆用囊費將益多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筏近江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衍義補

丘濬又論漕運之宜曰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

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兩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

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我　朝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也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

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患不臨事而有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

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而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蓋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者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覺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選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路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說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廻避則廻避晝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明月潔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　經濟錄

梁材論海運曰海運爲　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丘文莊之論爲言非達於事者也在昔

海運歲溺米不止十萬計其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若海運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糧委之海也必欲爲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鵰船嘗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雖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軍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顧值糧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經濟錄

梁材論漕運曰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然河道

糧運原只一事其事權不容分故自瓜儀以至通州
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
其諸洪閘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
兵官　敕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
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幷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
等官設法疏築以便糧運怠職悞事者一體糸奏凡
有便於糧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一向
事權歸一先年遇有河決事體重大則專　敕大臣
一員徃治之竣事還京後連有水患遂作缺補以為
定員其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故河南山東管河

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舊不相屬也故管
河都御史　敕諭內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
黃河北岸長隄幷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
工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
水患卽便相度防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幷可築塞
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
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　敕內該載未
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
敕也近今添奉　敕諭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
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

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
衛有司掌印管河兵部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
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此敕亦近年黃
河遷變不常衝寨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為黃河也
先年漕運都御史總兵官每歲進京會議往回查看
河道比年都御史以巡撫地方常托巡按御史奏留
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公諫後更不
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糧運不通漕運衙
門不肯身任其責協力為處乃具本盡推之河道奉
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

糧運遂岐而為二豈特岐而為二竟成仇讐凡遇船
上閘則用意窘虐之而洪閘使用比昔數倍漕法自
此亂矣　經濟錄
粱材論糧運曰自有漕運以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
入河漢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隨便置倉轉相
遞運古今稱善漕者首劉晏原其用法亦無踰此者
國初於水次者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為轉運之計
又相傳以為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變可以屯
兵實兼此意故今五處俱設鎮守兵備守備等官是
也歷　朝損益海運變為轉運轉運變為兌運又變

而爲長運葢因時便宜爲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送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而諸倉之糧每歲又有災傷支運所儲益少倉厫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復出納之擾軍得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領兌往復江河多涉一二千里之程守淺阻凍利害葢相當也議者欲於臨德天津增置倉厫水通則舟船長運於京遇淺及凍則寓各倉然而又有覬望寄倉故爲遷延之弊嘉靖初以糧運連年

凍阻數多又有復瓜淮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人懼爲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里之遠一船裝負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撐挽一船挨幇而進往返萬里兼以修艌船隻買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剥淺道路之難若督率少緩未有不凍阻者矣當時初罷瓜淮交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卽時交兌仍置酒作戲以待旗軍葢有勞酬之意焉有司亦以客禮待之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勒措刁難之弊焉勒措不巳爭訟打鬬繫干人命屢年問發

邊衞充軍累歲無數糧長則漸有糠穀濕潤之弊焉守候留難誣賴捏告爭端日起奸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兌若告債然有司全然不理運官不相見面甚有令各鋪戶不得賣酒米魚菜歇家不得容留安止以困之必使官軍哀懇求請之至方與講兌守候數月方得領兌竟不以　國家糧運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其心但謂糧運愆虧折掛罪在軍也不及民也故任意爲之而地方上司又曲爲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慮存軍國大計者又復幾人及戶部每年奏差王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能秉

公作王者勢不能行於有司也雖奉專　敕亦只求有司禮貌而巳又有不論糧米好惡逼軍交兌示恩有司者亦甚多矣其徇私納賄者又不必言且如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此明例也如米色濕潤倉塲窄狹不及曬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兌王事出京必持漕例一本以行而此例更不能行漫無所據而守奪之將何以服人且凡糧米進京通二倉必曬二日揚一日方收豈有不曬揚於交兌之日曬揚於交納之日乎此運糧之所以日難也夫瓜淮交兌久而便安固不可復易若

不嚴交兌之期公濕潤之增禁困逼之害蘇洪閘之難則長運之弊又豈特守淺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當軫念也　經濟錄

梁材論糧運輕齎曰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三六江西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米尖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葢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雇車剝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十年改淮徐臨德

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領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卽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以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空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齎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葢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哨封過淮付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過發之葢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嚭欽遂因夤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卽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剝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

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
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叅將王佐乃從脚價搜括倉
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
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
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
定數每因人之佞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
有虛數以欺衆者屢至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
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
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
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

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
貪弊將焉止故爲法之不可不慎也後又革去只廵
倉御史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
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
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又別准河南起剝以抵其費
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
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
銀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士矣然而無救於糧運
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
只任撑挽今以羨銀槩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杻

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恨扣除
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以致受累日益困
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矣愚謂贏縮之利當歸旗
甲旗甲裕而運其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賞之以酬其
撑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
能勝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
封查算者乃以給衆軍爲公給旗甲爲弊專持此意
不復詳審而務扣剋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爲盡職使
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經濟錄
梁材論運法曰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

石分倉收貯共封識之中推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
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攔頭把柁二人相協持之旗甲
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於綱司籍記之餘則共利
少則共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事猶一體
以故交兌無虛會之弊沿途無盜賣之失而運於是
乎興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衆則惟任撑駕一毫
利害若不相關甚至一船皆雇倩無籍之夫以數百
之米付之一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敝也是何也各處
月糧不給軍日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人
尚不可得況綱司庶卒乎雖有殷實在伍百法避之

而領運之官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道此運法
之日敝而不可復也　經濟錄

屯田

丘濬論屯營之田曰虞集之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
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
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
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於燕京師之
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
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　敕下廷
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
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縣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
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

定然後招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
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嘗聞閩浙人言大凡濱海之
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
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
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
而嘗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
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至之地依
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横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
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堤隨處各爲水門以
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洩淡水俾其

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
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
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
有所資矣 衍義補

王鏊論邊屯曰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用銀至四
五十萬愚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與屯田兵法坂
畝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
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
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
未墾可二十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一萬一千

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
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
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
軍飢宰相李絳請開屯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
使給耒耜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飢又
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一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
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極界於中受降城秋果
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緡此又近事之效也今
獨不可行乎 經濟錄

胡世寧廣屯種曰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
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
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
查比北直隸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
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
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多收民間
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於南方謫彼
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眞正家小到彼盡撥
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
代出本處軍伴操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
廣矣 經濟錄

梁材曰洪武年間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年間每
引輸米二斗五升成化年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
錢五分近年以來浙鹽增至四錢淮鹽增至六錢商
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豐成商人樂於
上納今屯政廢弛累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量處餘
鹽查照近年事例鹽二百觔准南納銀八錢淮北納
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爲平市之法仍要嚴禁各
商勿令縱打大包餘鹽數多無過正引觔數間有商
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聽從其便其所入
餘鹽隨時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許法外抑勒及於

未秤掣未發賣之先亦不許令稱貸預納以足百萬
兩之數多者多解少者少收多不爲功少不爲嫌淮
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令而爲之中制淮鹽
每引減去一錢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于甘肅地方
孤遠比之各邊尤甚合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
浙鹽量減一錢正鎮止開浙淮二鹽不必搭配別處
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
東鹽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
餘課可無盈邊鹽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
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

糧草商人難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　祖宗
開中召商圖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田
修舉必須數年之後又如都給事中蔡經所言者然
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墩堡不修武備廢
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
種者矣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耒鋤亦
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冊籍不
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欺占沒者矣今欲大
加整頓爲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難同腹裏急之則
生變緩之則長奸況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大臣整

理未免煩擾故其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
尤在乎專任巡撫合無各另請　敕一道伏乞　天
語令各邊巡撫官督同管糧官修舉屯政選委衛所
廉幹官員專理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
提綱挈領詳條逐件着實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佔
查理侵欺尤須修築屯堡遇警有備嚴謹烽堠量爲
防護毋致擄掠使得盡力農畝以底秋成徵收糧草
即其所入自可足邊管屯官員勤能者旌賞怠隳者
黜罰每歲秋成十一月間各邊巡撫等官與舉屯政
事宜如開過荒田若干清出勢估若干追出侵欺若

干徵過糧草料荳麥黍等各若干懲勸勸過官吏若
干逐一具本奏聞仍　敕本部查考通總分別等第
上請以示勸戒夫以久廢之事而欲責効旦夕勢亦
難行亦要酌量時勢舉行有漸以二三年間務使屯
政與修邊儲有備又何盡資引鹽之利哉夫鹽利屯
田均爲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者也臣等今
日之議減價而革勸罰量地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
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正數下商免其附帶所以制
餘鹽之濫使所以隨宜至於興舉屯政則又士卒衣
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不待正

數引鹽之利自有充實豐盈之効此時餘鹽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也　簡議

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又曰以管屯爲職者率優逸於成帀何有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於簿書何能校倉庫之實斯弊也至今猶未息也戶部郎中李夢陽詩曰葉落歸故根孤雲有時還凶年閭里盡誰門今幸全全者自何歸彼膚半不完百租業其身欲訴誰見憐吾家十八軍獨我猶從戰昨當交戰時左鞬貫雙箭本不識犂鋤況復千畝租三訴吏

不語鎖項投囹圄又曰日落蒼天昏奔馳吏下屯楊言科打使論丁不論門誅求餘粒盡竭力養孤豚昨當總管來宰剝充盆飧言既復長號吏去牧他村則斯病也至今猶有之也大學士楊遂菴曰附郭屯地每歸於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陪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又曰貧難壯丁雖有良田無牛可耕無種可佈未免將身傭戶一年雇錢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將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撞糧則斯弊也方正熾盛也夫弊極則害深天下始有不能堪之情不堪則勢阻天下始有不可爲之事何怪於荒蕪之不闢士卒之不勤又何望於貯積之豐贍哉今之當是責者宜惻然思所以振之矣屯田一石可當轉輸廿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已費之利有守禦之備卒坐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　輯略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七

吳興後學淩迪知稚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鶚汝聲甫　校

政事類

救荒

永樂乙丑浙江台寧等府災　上遣王文安公齎香帛往祀南鎮時浙中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夕雨止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倡祀請作　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　陳敬宗撰傳

周文襄撫蘇松值大飢米價湧貴公使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浙江湖廣方大熟乃令人齎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弗糴且詒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浙湖廣大賈皆泛米赴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公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值城中米價驟減而四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迺亦賤糶公復推牛釃酒以謝四方米賈皆大醉歡去米價既平迺復官糴以實廩故吳人謠言曰來時周白地去時米鋪地言米多狼籍也　傳

王莊毅巡撫江北諸郡時淮徐大侵民死者相枕籍公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之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庚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或述公行事為救荒錄傳世焉初淮上大飢　帝于樓橋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公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也　墓志

憲皇時京圻大水　敕項公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公於發廩賑濟外更設法義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俱各萬餘軍民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有餘　守谿筆記

楊士奇預備疏曰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乏者蓋預有備也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防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

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堤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後有司雜務日繁於凡便民之事率無暇及戶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民無所賴官無所措況今南方官倉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妄捏逃亡虛立簿籍其原開陂塘亦多被侵占有以爲私已池塘者有以爲私田耕種者如此之弊南方爲甚其濱江近河汙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渰沒田禾及閘壩蓄洩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不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

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之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惟 聖明留意則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窮迫耕農無旱潦之虞而 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矣 經濟錄

吳中旱飢百司莫以告夏公寅家居投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倂獲以濟 墓志

留都歲飢米價騰踴死者相枕籍韓忠定時參贊機務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楊一清撰志

南直隸大飢戶部議發銀賑貸席文襄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餓莩塞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公被命請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飢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衆盜賊漸解迺

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者稍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人沾實惠 行狀

成化三年禮書姚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呻吟悲號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 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少男女

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
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憲章錄
嘉靖甲申歲飢民人相食宼涂水治應天多方賑恤
鄉落散米粟城中煮粥以餔之尋復大疫乃施醫藥
周視閭閻或勸止之公曰我爲百姓慮豈爲已耶
墓志
何椒丘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
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令賑貸止於秋者以秋成可
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如舊賑之至麥熟
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爲粥食之無衣者以庫

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轉湖廣右布政使荆襄
大水漂溺千餘家公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
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巡撫山西大飢人相食逃徙
他境者十四五　上命公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公請
于朝發内帑幷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
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爲叢塜
葬之又僦民疏濬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
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行狀
天順辛卯京師飢陳康懿佐戶部奏　敕發太倉粟
一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

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飢
者獲濟　王文肅撰志
丘文莊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吸水飡霞掰羊犢首
水靜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貸無所售典質
則富室無財舉貸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
草根木子掘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弃男鬻女
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輾轉號呼曳衰匍匐
氣息奄奄須臾不保或斃亡於茅舍或積屍於道塗
哀哀生民何辜罹此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
貪功以欺上肆志於掊尅追捕之苦加於富室逼迫

之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認狀或領
官錢之半而據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
破產之驚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
而告空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　朝先臣胡頤
菴公作濟農倉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
困如火燒膏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汲
黯開倉之權犯蘇軾遲誤之論朝不保暮矣尚曰申
請上司食不下咽矣猶謂經行文卷且吏胥刁難里
老弄權強梁者得之而柔弱者不能得也附近者得
之而僻遠者不能得也鰥寡孤獨誰爲之求殘疾無

告孰與之領文移已是經旬官疑又令覆審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固有不能給而死者亦有給之未及食而死者此今日之賑濟何益也耶雖然守令所救郡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為之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荒救荒而至於無者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

經濟錄

禮制

丘濬敘王朝之禮曰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　朝自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　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寺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夾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向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鴻臚寺報名至日先進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臚寺卿對御前宣奏姓名員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籓府邊境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羣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　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殿閱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立鴻臚卿宣奏謝恩見

舜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洪武二十年冬
十月　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體統多
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乃會官著爲禮儀
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頒行
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爲故事傍觀
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爲言後來因以爲當然者亦
或有之切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註成圖式載在
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　敕大臣及翰林院鴻
臚寺官將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幷稽洪武永
樂年間以來事例詳加講究隱括節潤畫爲圖式懸

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
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衍義補
世宗踐祚之六日即　詔禮官議　興獻王及母妃
尊號內閣輔臣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皆主漢定
陶宋濮王故事議稱　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
叔父興獻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　上意
不然令再議時張文忠公方舉進士觀大理政上疏
以爲　皇上遵祖訓奉遺詔入奉大統非繼嗣也與
漢成帝宋英宗預立爲皇子育于宮中者不同不當
後　孝宗以叔父稱　興憲王宜別立廟京師以隆

尊親之孝　上覽奏喜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
可完矣繼而桂萼霍韜相繼有言俱同璁論而廷和
輩固執不從　上姑徇衆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
壽爲聖母　興獻爲興獻帝　母妃爲興國太后詔
天下矣時公與桂萼俱授南京刑部主事聞之亟上
疏言　上不當爲人後　興獻帝宜稱皇考　聖母
宜稱太后請去興國二字正合　上意內閣復執廷
和罷去遂　敕禮部加稱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再詔天下而　上意猶未慊
也公與萼又連疏請去本生二字　上益喜詔禮部

議行於是合朝大小臣工俱赴左順門跪伏號呼
上屢命司禮官諭之不退甚至撼門大哭聲震　闕
廷　上大怒逮繫下錦衣獄杖責削職編戍遂下詔
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其論始定
初公建繼統之說楊閣老一清時罷居京口見之云
張生此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雖浮議紛紛不能
搖奪云　明倫大典
嘉靖初席文襄以大禮稱號事關綱常名義當正有
所論列適聞詔下廼止會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以公
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　上下其疏暨公禮部尚書

至京陛見初廷臣執議以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世宗
宜考孝皇母昭聖太后稱本生爲叔父母　上勉從
之終以爲疑公及張璁霍韜抗議謂　上以聖祖兄
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典實以
稱庶合古經禮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　上下公
等及廷臣所奏會文武百官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
如公言大禮始告成焉　楙一濟撰志

嘉靖初桂文襄丁母憂服闋詣京乃兄古山先生送
至賢溪諭之曰主上甚孝朝臣執濮議欲強附于爲
人後之禮弃而君臣父子宜弗仕也初見詔而歎曰

豈有不育宮中不識孝宗而且不繼武宗而繼孝宗
主議者亦心不安也祖訓兄終弟及明白可信何必
多贅必伯稱伯兄稱兄姪弟各分父子天倫何妨乎
汝能救正之否公矍然起謝既而改官南都遂推此
意上言　聖明天縱赫然改詔而後君臣父子之倫
燦然後明于世　沂陽雜識

王浚川與張元傑都諫書云承集議大禮之教僕不
敢放言但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
宗今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
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
可乎不可乎利天下之尊突然使其親絕祀使今議
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父母將且爲之乎僕意
不但諸君子與吾執事不可爲凡有仁愛之心者決
不肯爲矣此于治體所傷不細不但係一時文字得
失而已也蓋既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
之父此爲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
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
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議奉助　家藏錄

世廟大禮書成禮部尚書席文襄進呈表畧曰臣等
恭惟　皇明啓運　今上纘圖歷世代二百年餘繼

賢聖六七君作從來父子迭繼原無兄弟相承遭際
非常關繫實重議典禮須咨多士考憲度宜廣大經
大道爲公唐虞遠矣世及爲禮殷周已然稱兄王奚
啻盤庚傳弟位非徒太戊孝王曷嘗不君方懿太甲
未聞不父太丁君服此而相安士生時而無驚
無惟及世歷漢魏而道始天淵一變於其皇焰方張
而莫撲再變於濮議隄既決而難防當大道已二千
年餘我　太祖挺生漢魏宋帝後追夏殷繼統之法
於古訓得鄒魯不傳之學於遺經曰朝無皇子之言
廢弃神謨端爲今日設此曰兄終弟及之訓聖君賢

相忍于今日捨焉前此無稽固已開張後踵今茲有鑒豈應復蹈前車俗儒信史而忽經老師溺心而任耳大臣喜諛惡正小臣一傳衆咻赫赫王綱遠不知夫祖述明明祖訓近來昧于憲章況乎漢宋擬論實則今昔不類二君入嗣在衮衣臨御之年今　上繼離實宮車晏駕之後　皇上爲獻帝適冢未有遺父後而後人武宗實孝廟嗣皇安得捨巳子而他子名實兩忝載籍一無滅父子天性之至親昧君臣天統之大義三綱失位四序易常實惟治亂大開抑豈尋常細故尚賴人心未泯士論猶昌曰聰曰韜奮正義

以挺爭於前曰書曰蕚曰獻夫申大經以繼鳴于後連篇累牘無慮萬言攄膽披肝各陳一見是實爲綱常之計尚復顧身家之圖惜言者愈論愈詳而聽者益堅益逆豈惟聚訟不已幾至巨獄將成所幸　皇上仁孝本于天性剛明斷自宸衷羣議旁搖如嵩華中立而不倚衆言淆亂如江河萬折而必東是心孰使然哉夫道一而巳矣茲惟聖謨有定卒至大禮告成三綱精微父父子子而家道正七篇仁義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夔所親而人紀肇修敬所尊而天統克紹大綱一正天下之有血氣者親明詔一頒萬世之爲父子者定洗千載爲後之陋復三代繼統之章夫當聖制巳同尚見人言未靖中怡心醉者固有巷議腹誹者猶多蓋緣所議典章實未托於播告雖朝端達士且未睹其說之始終況閭里細人安得究其說之源委茲非亟傳策布安能戶曉家言行看復載之閒凡在甄陶之內窮簷蔀屋家誦說而向風術序黨庠士玩言而洗陋巍巍乎德業之盛郁郁乎文物之華迺知襄者河清三日端符　聖帝篤生近年奎聚五星正爲文明啓象是蓋百年間氣實爲千載奇逢

疏議

孔子稱號及從祀諸賢　國初大學士吳澄曾作孔子封王辯以言其非成化華亭夏寅論奏云孔子實萬世道學宗王宜稱先聖不當稱帝稱王釐正十哲之位置寢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爲配其間若公伯寮荀卿王弼賈逵馬融杜預之獲戾千名教者皆罷黜之弘治初程學士敏政有議大畧與寅同正德初祭酒謝鐸亦謂叔梁紇當別立廟及欲罷黜吳澄從祀　旨下禮部議率阻格不行嘉靖十年張文忠公復建言　上從之詔天下去大成至聖文宣王號稱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廟改爲先師廟四

配十哲兩廡諸賢悉去宋時封爵俱稱先賢毀去塑
像代以木主黜去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卿戴聖劉向
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從祀林
放蘧瑗鄭衆羅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
以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四人增入從祀又于聖殿
後別立一祠中設啓聖公叔梁紇位以顏路曾皙孔
鯉孟孫氏爲配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名正禮順
一洗百王之陋成昭代之盛典非公力贊其說何以
臻此　奏疏
嘉靖十四年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　大行莊肅皇

后謚大學士孚敬首曰　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
同其謚只該二字四字尚書夏言曰今各廟元后俱
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時曰二字四字太
少須得八字都御史庭相曰莊肅作配武宗宜一體
吏部侍郎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
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法尚簡嚴故稱美之
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
崇之情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　朝列聖元后謚
皆十二字蓋大行盛名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禮宜與
並今　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　莊肅謚號似

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
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　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
有此乎非朕自尊　兩宮在上　昭聖皇太后有母
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他日再加
徽號以備全典　上曰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
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嘉靖十五年四月　上
坐天壽山行宮面諭言曰　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
字於禮未備還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　上御文華
殿面授言御筆定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
順天偕聖皇后　今言

今言曰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中宮東宮
及上慈闈尊號徽號詔皆無文武官封爵廕子試署
實授恩例　英宗登極詔始令署都督僉事事都指
揮署都指揮僉事事指揮實授　景皇登極詔始令
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無贓犯者照洪熙宣
德年例與誥敕景泰三年立懷獻太子詔始令署郎
中員外主事試中書實授又與土木死事諸臣誥敕
封贈廕子入監不願入監者聽天順復辟詔始令內
外文武署職試職因功陞授者與實授天順八年
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官七品以上官父母署

職試職實授成化二十三年上　慈闈尊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父母三品以上與誥命泰陵登極詔內外文官署職試職實授內外武官天順八年正月以前功陞試職署職遇例實授該世襲者子孫仍襲其未實授及以後功陞武職署職實授弘治五年立東宮詔文武官試職署職年半以上者實授不及年半者扣至實授弘治十一年清寧災詔兩京文官署職試職理刑者實授歷任未及一考與誥敕其誥敕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弘治十八年上　兩宮尊號詔文武官署職試

職實授兩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與誥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令　上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止巡遊跪門責打降級改除為民充軍者該部具奏起取復職酌量陞用打死者追贈諭祭仍廕子入監讀書充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諭祭優養親屬嘉靖元年尊號詔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誥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誥敕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嘉靖九年大報禮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無過者給與誥敕嘉靖十九年　皇子生詔始令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子未及一考者廕及一考者廕子入監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敕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職試職者弁試職御史實授仍與誥敕十五年立東宮詔兩京三品以上文官廕子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敕兩京文武官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詔敕十八年立東宮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與誥敕廕子二十四年宗廟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與誥敕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誥敕願貤封者聽

鄭曉撰

張孚敬請定服制疏　茲者　大行皇后崩逝喪服禮制初蒙　皇上親定下之內閣恭詳條列上請當奉欽依禮部已揭示中外須行矣續蒙　聖諭又欲從殺令禮部更復具議臣仰見　皇上以兩宮皇太后在上不敢以卑加尊是以欲為降殺誠非故為恩紀之殺也臣謹按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

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又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父爲夫爲妻皆服報服三年故叔向以爲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者此也觀此則周天子當時尚爲后服

三年之服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正此之謂也後世夫爲妻始制爲齊衰杖期父母在則不杖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然特爲旁期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爲期年則固未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服矣　皇上爲后服期以日易月僅十二日臣子爲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僅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殺矣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仰惟　皇上講求典禮爲萬世立綱常漢宋以下之陋習一洗而空之孰不以爲堯舜之王不世出也伏乞俯察臣愚特敕禮部更變請　皇宜服期十二日容臣子素冠服終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等何忍今後日史臣書曰天子不成后服自　皇上始乎皇上亦何忍今後日史臣書曰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自臣等始乎　疏議

祀典

今言曰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爲中祀諸神小祀今　皇帝以朝日夕月天神天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大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夫舞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嘉靖中都給事中乞得助祭帝社稷無助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則否　鄭曉撰

嘉靖初魏恭簡校爲太常卿值郊祭上講詳郊社大禮疏復著郊祀論二篇條析分祭合祭大要言天地渾是一體正如我身上帝至靈正如我心百神正如我身百體䰟魄后土亦我體魄之大者人之靈安得有二也地不可以對天故以社配郊以北郊對南郊則大不可惟天無對上帝至尊豈有對耶又言禮家謂郊祀天而主日配以月釋者以天體廣大而日著明故以爲主是未知上帝臨汝陟降在茲也天之神洋洋乎無所不在聖人終日對越上帝今曰主日吾未知郊之祭也大報天乎報日乎配之以月吾未知主祀者其天乎其日乎蓋因迎長日一言誤而生誤也日生於東月生於西王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有常經則祀上帝不必配以日月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以祖配天在日月則無取於斯義矣既配以祖又配以日月在正位則褻而不嚴在配位則混而無別非所以尊帝而重祖也臣昔又嘗論百神不當從祀於郊其言曰郊之祭也大報天也非以索百神也則祀上帝不當又祀百神凡茲百神載在祀典已有常經則祀上帝不必又祀百神也禋祀當極精誠若敬有所分豈曰精意以饗或曰上帝降格則百神景從豈可闕百神之祀王者躬荐於上帝百神則分遝乎羣臣曷爲其不可哉曰信斯言也是以上帝爲有象也方士者流其言誕謾謂鈞天上帝所居而百神各有官府皆可名言故叢而祀之佛氏入中國其法普同供養而古禮始淆矣且郊之日庶民

猶非命而聽上矧羣臣乎今惟王祭者尊一而羣臣敬有分散非復上下一體之義矣臣又論祀天祀上帝不可分其言曰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禮家因謂冬至大報天季秋大饗上帝而未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夫上帝天之主宰天以全體言譬則身也上帝以主宰言譬則心也身外豈別有心周禮禋祀昊天上帝今分天與上帝爲二而祭之於義何居古之祀天掃地行事今於明堂曾謂上帝至尊反就神鬼以饗乎周公相成王尊崇文

王配天乃嚴祖也非嚴父也謂周公嚴父配天是無君也況配天以祖以其功德與天同也如曰嚴父而已矣罔非天胤曷爲豐昵哉　非渠遺書

馬文昇題釐正祀典事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山葢每山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封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

封醫無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唐欽宗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眞

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峯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何處葢宋建都於汴而眞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逮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視眞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逮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眞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尚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大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眞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幷州之鎮在正北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廟址猶存故老猶

能相傳我　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
褒加之帝號眞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
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乞敕禮部再加詳考
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
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葢北嶽神祠務在不侈
不陋更乞敕翰林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　經濟錄
今言曰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禮南郊皇天上帝南
向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
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北郊地祇皇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

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
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
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　鄭曉撰
閣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請分祭天地
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
歲從祀夏至祀地祇於方丘以嶽鎮海瀆從祀宗廟
則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孟
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
社稷宜以仲春仲秋上戊日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
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

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
於齋宮望祭　憲章錄
周公洪謨晉禮部尚書時議憲宗皇帝升祔暨孝穆
皇太后襃禮公上疏曰禮必援情以立義事必據古
以證今謹按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爲七文王武王爲宗故爲九廟葢以后稷爲始祖文
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
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
禧祖爲祖而太祖太宗亦百世不遷雖迭有異議大
儒程頤朱熹皆以尊禧祖爲得禮之正葢報本反始

所當重也我　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至
英宗上賓遂備九室在當時則　德祖爲高祖無可
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當爲始祖無可祧之主臣
愚以爲　太祖太宗比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宗而
下當以次第遷茲遇　憲宗升祔宜于太廟寢殿之
後倣古夾室之意別建一殿分爲九室以俟藏祧主
況古有祫祭今宜于歲暮之餘奉迎　懿祖祧主仍
居舊位以享祫祭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爲有加
矣周禮太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爲
帝嚳妃爲后稷母故特立廟以祀至宋元德懿德二

后既有別廟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
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茲遇　孝穆皇太后祔葬
茂陵所有神主宜于奉先殿旁近宮室改爲別廟庶
情文咸秩幽明允協矣　　部學詞林

丘濬論宗廟享祀之禮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
室自漢明帝以後始定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
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
臣竊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
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
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

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蒸嘗者春祠則
特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
初一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
日省視祭畢卽繹歷十有四日遍七室每室各祭則
羣廟之主各得伸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
禴秋之嘗冬之蒸則先期告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
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
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
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程頤有言立春祭先
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
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合推而上
之似亦可行謂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
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
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
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
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
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請以宋朝
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
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
二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

前此順翼宣三祖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
盡而祧所謂禧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
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
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
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禧主出就太祖之廟
祀之而以太祖配焉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
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
祖名旣與廟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
禧祖之心矣若夫祭天享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
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是雖

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界得其彷彿矣

經濟錄

今言曰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　皇帝遣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分五室室太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

忠岳飛張浚凡三十二人列兩廡廡二壇壇少牢一先是洪武元年祀三皇用太牢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四年令天下立三皇廟歲春秋祭已而令祭於陵是年命官𠫵考歷代聖帝賢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名臣從祀六年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別立歷代帝王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湯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七年塑帝王袞冕坐像

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勿加冕服已而郊祀祔祭諸帝王省春祭歲仲秋遣官祭於廟二十年以武成王從祀帝王廟去王號罷故廟祀二十一年禮官擇上歷代名臣終始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帝王廟　上曰趙普負大祖不忠不可祀元木華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木華黎罷安童祀祀伯顏阿木可勿祀又曰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宜祀未幾　上曰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節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弗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去隋文帝子午卯酉年傳　制祭陵停廟祭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　上

不從令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京祭罷十年春廟未成令　皇帝祀之文華殿廟初成令　皇帝至廟祭是年修撰姚淶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　上從禮官議二十四年給事中陳棐又言之乃罷祀元世祖并罷從祀木華黎五人　鄭曉撰

弘治中詔禮部議文廟從祀諸賢掌詹事尚書程公敏政上疏畧曰帝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則廟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容苟焉而已謹一一條陳上請一唐貞觀三十一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益當是時

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

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詿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詿風角等書班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

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小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瘻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

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

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故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

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於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紊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喜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

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游子夏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

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述著而不得比于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以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禮矣況宋端平二賢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歿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

子曾子子思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諡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

朱松從祀杞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經濟錄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八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九

吳興後學淩迪知稺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鶚汝聲甫　校

政事類

祀典下

今言曰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文廟踰年　上曰我聞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十九年罷楊雄從祀祀董仲舒正統二年進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八月追封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爲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沉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弘治八年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棖二人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何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後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以顏無繇曾

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
先儒撤無繇點從祀　鄭曉撰
成化中命增孔子籩豆佾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謨
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之等事禮部尚
書鄒幹以諡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
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衮
冕樂用宮懸當時宮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
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
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
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遍於天下
而被以天子衮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
之禮佾舞已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
論禮則禮爲僭乞敕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
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
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
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
遵此制　憲章錄
今言曰洪武二年立功臣廟於鷄鳴山論功列祀二
十一人命歿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是時胡大海馮
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

人先棲神於卞蔣等廟乃塑像移祀於此徐常李鄧
湯沐六王及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
興祖尚存但虛其位洪武二年　太祖侑享初有廖
永安凡十三人俞通海張得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
海趙得勝七人已卒祀廟中九年始皆封號贈謚罷
永安祀時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俟其卒進侑皆　太
祖所親定也然功臣廟無廖永安桑世傑而　太廟
乃有之馮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
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　太廟侑享不
與焉此　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所能測識也昔
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人唐淩
煙二十四人宋昭勳崇德十　人皆託褒揚於位
貌而已　太祖之廟庭侑享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
最重其禮最隆矣嘉靖十六年郭勛欲進祀其立功
之祖武定侯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
爲　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歿友諒皆英之功
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於廟廡又言英
本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歿而論定矣且英之封在洪
武十七年論平雲南功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

國公副將藍玉仇成王弼先封呂侯者與世嗣偏裨
都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效勤勞
今動尤著於是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
鶴慶侯蓋廟祀定後十六年而英始侯也禮部侍郎
唐胄論列廷杖致仕去　鄭曉傳
今言曰侑廟功臣位次中山王十二人洪武年定河
間王四人洪熙年定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開國
功臣靖難功臣各自爲序嘉靖丁酉進誠意伯位六
王之下羣公之上以爲不倫及管國公郭英進祀并
兩朝功臣敘爵於是管國公列永義侯之上誠意伯

列寧國之下矣　鄭曉傳
倪文毅在禮部上正祀典曰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
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
竺乃釋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宗其
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
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其眞身而爲三其實本止
一人耳乃今分爲三像而竝列之失其旨矣三代之
時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
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
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
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
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
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
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
之上哉由是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
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
庭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謂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
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遍
年以來凡遇　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

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
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
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
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
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
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
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
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即今
朝廷宮殿所在乃其像焉　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
殿一所在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像每遇　萬

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
星辰竝麗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
星之文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
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
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
伏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
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
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
霆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
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

示現之日故　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
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
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
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
何取至於像說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能免
梓童帝君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童神姓
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讐徙居劍州之七曲
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
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

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紫童神掌
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
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
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　敕賜文
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
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
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
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
祀伏乞罷免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君謹按
傳記張道陵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

水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
唐天寶七年冊贈大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
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
冊號正一靖眞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逮入
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秩正二品歲以
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
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
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
符書惑百姓從受其教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
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

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張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大小青龍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豖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爲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

之上春秋遣官祭龍神　國朝宣德中敕建大圓通寺二青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雖然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累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爲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青龍如蜥蜴

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　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蓋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嶽齊天神聖帝　國朝仍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

祭夫嶽鎮海瀆以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巳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稽之祀典頗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眞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眞君蓋眞武神也眞武本玄武宋眞宗尚道教避聖祖諱玄爲眞玄龜也武蛇也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爲眞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志乃云眞武爲靖樂國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

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劒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再考 國朝御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爲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太宗文皇帝肅靖内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内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爲像遣内官陳善

齎往武當山安奉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費内帑下則擾攘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奸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人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祭告過於煩瀆合無照依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

頻年齎送不無大繁況已有内外官員領敕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辨量爲裁革減省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薩氏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果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眞君傳授符法 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火德觀封薩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隆恩眞君又建一殿

崇奉二眞君左曰崇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遍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説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法充軍顧玒顧倫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怔誕可知矣但經累 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祀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

任持弁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籙司
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
例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
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宫一所祀二徐真人卽今之金
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温子曰知證封江
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藏之圖像以祀
宋賜金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　太宗文皇帝臨御
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
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闢地廟宇命有司
春秋致祭歲時易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

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
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宫正統初年重新
宫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
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
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金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
仁惠弘靖上帝邇年以來每年朔望幷　萬壽聖節
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
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
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
服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

廿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文皇帝聖躬
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
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
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竝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廟
之創造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以
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　聖節幷朔望等
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仍乞革去帝號照依
永樂年間加封事例上稱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
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責付本宫庫內收貯仍
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

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
闕元君謹按徐仙真錄及　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
母者卽二真君之父母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蓋其
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
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配陶氏助善慈懿仙妃
　國朝永樂中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
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其父爲真君成化二
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王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
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
妃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

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神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弑王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况父母并妃亞受隆名稱帝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爲正以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以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小

故　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之西南累　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　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於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奉　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其餘多准擬行　經濟錄

曆論

楊廉論元聲書承惠寄校正兩山先生李公律呂節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太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八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

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太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太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意凡書之要一一

指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四寸三分奇則

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淸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

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其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卽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斬轃

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　闕下者其所繫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緩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脚亦終於聚鐵鑄錯耳廉於李書竊見一班牛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　文集

丘濬論曆象之法曰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

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
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五年而差一度每歲
差十五分五十杪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
修改今年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
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
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杪授時曆氣
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
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二百七十五分
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
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

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
萬五千一百五分八杪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
巳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㓮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
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
爲曆者　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　上天
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　詔
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
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
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　衍義補
正統已巳大統曆二至晷晝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

此從古所無者岳文肅見而異之曰予及第之明年
頒巳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
十一刻之文卽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
楊先生時爲五官司曆予雅相知者王事君又同進
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爲何如予曰天行最
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
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
至然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日乘除之積
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

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
至東井得六十刻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
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然然
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曆名家者必
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然者得
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
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
不預其事耶先生掀然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
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
私智揆之能無損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

赫必以先生爲忌巳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高識矣　經濟錄

鄭善夫改曆元事宜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本年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杪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

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杪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脁朒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杪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杪而

閩廣之間遂至食既其時刻分杪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杪極精極細及至於半杪難分之處要亦酌量以定者若差半杪積以歲月則躔離脁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　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　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

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内儒衕之中固有天資
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
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經濟録
丘濬論謚法曰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
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
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足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
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
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
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
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

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
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　恩賜
臣竊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自今
以後有應得謚者未　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
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
者不因其親故之囑托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擁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助夫
豈細哉　衍義補
朝廷於諸大臣有飾終之典易名錫謚極其優矣古
者凡定謚則考功上行狀太常博士作謚議有不合

者給事中駁奏再議必求允當不使名浮於實其人
或有未善則若荒若煬皆所不諱唐宋以來此恒典
也我　朝稍變其制大率禮部定謚而閣下看詳施
行　列聖亦皆慎重雖有諱惡之義然必求其實如
李文達賢錢文通溥劉文和珝汪榮和鋐皆彷彿其
素不過於褒飾　先帝雖英斷特出於此不甚加意
故一時之謚不無踰濫今　上登極凡　先朝大臣
未有謚者皆賜謚如王陽明之謚文成楊石齋之謚
文忠可謂至當昔張良謚文成孔子亦加大成陽明
之文事武功可謂成矣石齋則功在社稷安得不謂

之忠雖至百世誰復有異議哉蓋由當事者識見卓
絕一出於至公故也　叢說
今言曰我　朝帝后尊謚皆有孝字惟　景皇汪后
無孝字文臣無謚孝者　國初惟贈東海侯陳文爲
孝勇　鄭曉撰
丘文莊公言我　朝文臣有謚始於姚恭靖公胡文
穆公恐恭靖未可謂爲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
謚寔始於王文節公文節於建文元年四月贈翰林
學士　賜謚永樂中改謚忠文翰林始得謚文餘不
得與不知出何今典劉文安儀文簡吳楊二文恪魏

文靖葉王邵三文莊何文文毅皆非翰林彭從
吾易名恵安林見素有攺諡請未見施行然亦有
官至內閣不得諡文者焉許襄敏王毅愍陳莊靖
是也　今訂
諡端者惟三太宰諡文端端𣪘端肅一司徒文端一
司馬端敏近日秦鳳山文端吳白樓亦文端　今訂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先諡文毅至正德中其孫顒奏
時勉歷官四朝曾効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鼐例攺
諡加贈　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
之攺諡曰忠文　憲章錄

士習

方孝孺正俗論曰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居伊水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及也故因而文之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以諂言邪說陷諸侯傾動天下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疎禁闊數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卒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

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夷者鮮矣傳至於今譬如敝鐘漏鏄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汗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其於大倫悖弃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遏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

按四方之罪非少息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鬻産賃宅以奉其無饜之欲曩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捽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塡其戸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

恠一百之刑曾不直昔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恥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　文集

陳白沙曰古之學爲已今之學爲人學爲已者其仕也爲人學爲人者其仕也爲已　要語

正德初胡端敏任南京刑部主事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奸避事爲老成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計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諭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實由於此

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意章錄

李夢陽上楊一淸書曰今之風俗妬者目爲生事異者倡爲尚氣仇者指爲奸邪私者誣爲善訐排者劾爲不謹又曰問贓官者不恠其贓也則曰其有害人之心非惟不知恠顧又禮貌之嗔罵者贓官也則曰舉贓官者可嗔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未始不流賈傅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又曰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辯給拔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人多而雅恪鎭俗之徒寡爽快取辯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

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 雜編

林見素與喬白巖書曰公至留都紀綱之地治體風化所關畧細瑕崇大體第一議也詔條蠹弊盡革士習亦須一還今服用之侈威福之過送迎之盛延守不時歷謁司不治事官習於邪吏肆其奸學校廉恥道喪樵流朋黨風興不副人意不可盡指也夫有德義以正其身禮法以正其俗我輩皆正則羣小自帖是謂不威之威不然燎原之星灰固在也世事之責非執事諸大老誰耶 文集

霍公韜曰我 朝自方孝孺劉球諸臣死於忠義其禍慘烈以故士夫喪氣無復振作賢者多以明哲籍口間有不避刑戮獻言爲國者輒又擯斥於外終身不得大用是以達官顯爵類多軟媚保位之人朝士相師久而成俗以老成爲遲鈍以忠厚爲迂闊以剛直爲沽名以廉介爲矯激以奉法爲執拗以守禮爲傲慢以任私爲常情以詭隨爲通變以壅蔽爲權宜以諂諛爲賢以擊搏爲能屈辱不以爲羞奸貪自以

爲得士氣若此而望紀綱振肅天下又安得乎願檢成化弘治以來大小臣工章疏有涉權貴有干動感有觸人主之怒者疏其名於吏部死者表旌其墓生者加擢其官取回大用彼將援引善類充滿于朝如此而紀綱不振天下不安未之有也 文集

事君類

兵畧上

傅潁公初從明玉珎不能用率衆歸　上才之後遇春攻廬州從　上征武昌督兵攻城城東南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山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奪之矢中面及脇下鏃出腦後不顧王師取蜀友德爲前鋒復拜征虜前將軍引兵出陳倉擊守將丁世珎走之克階州遂抜文州引兵趨綿州阻漢江不得渡下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以濟師乃以木牌數十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

守蜀者見之解體湯將軍駐兵漢江得木牌進師趨夔州友德命以弓矢火器攻象陣却走蜀相戴壽得士馬三萬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上御製平蜀文以旌之十四年拜征南將軍藍玉沐英副之統兵三萬征雲南　上出餞龍江友德至湖廣分遣吳海洋等率兵攻普定普安下之用沐英計倍道疾趨冒霧至白石江霧霽而我師已濟矢石齊發虜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遂平曲靖友德自將兵擊烏撒城分兵畧下鶴慶金齒皆降蠻地悉平　上敕諭勞之　名臣錄

李文忠克桐廬至餘杭謝再興子五人嬰城固守文忠合圍攻之一日而抜守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員外方彝詣軍門請降王曰師未臨城而貞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來尚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内歡笑欵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還歸允明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文忠入宿於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釜卽礫以徇由是内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　董倫撰碑

胡深陷没處州幾變附章公溢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感悦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進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戸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徇溫州平請朝京師　上曰卿在邊良苦俟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公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　國初事續

胡武莊行兵嘗曰吾不知書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
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驩附編珉
寧輯有祭征虜之風　宋濂撰碑
太祖在建康聞胡深名召至待以殊禮浙東苗軍爲
變守將被害據處州　上遣公復處州命總制處州
軍民事郛郭甫被兵民物凋瘵山寇乘間竊發人情
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卽誅之然猶慮戍兵之
寡曰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諗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
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衞民苟不
爲禦備討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

產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横及是以復城有功
横益甚公擇其所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讋服　典故
太祖克金陵康茂才時爲陳友諒麾下行省叅知事
公度天命有歸遁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
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
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當竭犬馬之力以圖報効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明年八月僞吳張
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歷塹指揮使
又明年六月友諒傾國入寇　上召公謂曰有事命
汝能之乎公曰惟所命　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

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僞
降友諒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仍詒告以虛實使分兵
爲三道以弱其勢公曰諾吾家有老閽者舊嘗事友
諒具書令賫以往必信來無疑遂遣閽者持書乘小
舸往詣友諒軍友諒見閽者進書甚喜問曰今康公
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如何曰木橋也乃與酒
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我卽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
急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
東橋易以鐵石及旦而成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
從以舟觸江東橋見橋皆大木乃驚呼老康無應之

始知閽者之謬公同諸將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
萬友諒脫走　上於諒所乘舟床下得茂才所遺書
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　東談
張忠武玉任燕山護衛　文皇靖難師起帷幄謀畫
悉以任王王攄誠效慮夙夜不懈可否進止王正色
數語決之咸中機宜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
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
後患薊平餘無患也時薊州守將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
遂執宣殺之急趨遵化戒將士曰師行以得人心爲

本師入城不傷一人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欵
塵談錄
定遠王沐忠敬晟年十七拜都督僉事破安南繼鎮
雲南封黔國公雖位極人臣而禮賢重士虛已聽納
寛裕有容未嘗面及人過凡文武屬吏有過者惟恐
王知務自掩葢王明於韜畧然以仁爲主蠻夷有罪
未嘗輒加兵誅必諭導使改數諭弗悛乃奏發兵逮
兵入境若夷能知懼罪亦曲貸之與之更新雖臨陳
必戒麾下毋縱殺截賞罰明信威愛竝行至於完城
池餝武備訓將士理屯田通水利實庾垣謹戍法若

輕徭賦問疲瘵尤勤致意學舍敝陋具材鳩工葺之
不以煩下治公有暇手不釋卷稽古明達動師昔賢
葢文武之才仁義之師也追封定遠王　吾學編
湯武侯辟祿安不忘危每計邊務言之亹亹或詰其
屑屑者終不爲變葢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爲將勇智
兼備常先事籌畫以夜繼日故所向成功未嘗敗北
間一二臨陣中矢石裹創赴鬬有進無退其率師所
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撫䘏士卒人人歸心若董
繕作規畫有方力不煩費功率堅久人亦罕及葢一
代之典必有一代之臣也　吾學編

西寧侯宋公晟鎮凉州虜時爲邊患公率兵討之追
至亦集乃之地斬之克渠也速兒監等及其衆無算
餘悉生縶送京師又降虜假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
人而送其酋長工不答兒等百五十人詣京師籍其
壯者隷卒伍餘悉處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驛召公還
京獎諭復鎮凉州征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肅州千
餘里虜所城也誅其假王子別列法等三千餘人獲
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
羊咸給將士永樂元年充總兵官鎮甘肅三年虜益
獲聚其近邊公遣人諭以　朝廷德意其酋長把總

帖木兒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邊境底寧事
聞　朝廷遣尚書趙羾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　傳
江陰侯吳公良初爲指揮使領兵鎮守江陰時張士
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地大物衆兵食富強又多
變詐動以金帛啗誘將士公行　上諭之曰彼以其
詐我以吾誠爾爲邊將愼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
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毋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公奉
命惟謹繕城池遠斥堠利器械嚴部伍士卒毋敢逃
亡毋敢出境生事者敵亦畏之不敢侵犯數年　上
將兵下江西克湖廣平僞漢陳友諒大軍屢出而無

東顧之憂以公之扞蔽也丁未下姑蘇縛士誠　上
以姑蘇承士誠割據之餘力戰乃服必得剛毅有智
畧者鎮之遂以命公公至奉宣　皇上威德紀律嚴
明號令整肅軍民輯睦咸得奠安天下大定封公爲
江陰侯弟禎與兄同隸部下俱以勇力稱從大將軍
征蘇州胥封二門俱破復從御史大夫湯和征明州
舟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直抵車廄
會降者言方氏已潛輦家之海公領兵追於盤石將
與合戰自申之夜三鼓敗之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

宋濂撰志

宣德中西戎僞王阿台等寇甘涼邊將失利命都督
蔣公貴佩平虜將軍印率軍營五千騎征勦凡陝西
甘涼等官軍悉聽節制兵至鎮番出魚兒海子哨還
時虜酋把禿羅率衆擾莊浪公生縛孛羅等百人諜
報阿台屯河西遂躡踪倍道至亂山奮勇衝入且追
且殺至石泉斬首二百餘盡獲其馬駝衣械虜有逃
奴來言阿台所在公議卽往偏將李安阻之公拔劒
厲聲曰汝任邊寄肉食且數年盡恃其縱横不制尚
掉三寸舌以撓我師敢諫者必乃策馬前馳見賊遂
整陣而前生擒男婦數十人送營諜復知其不遠令

軍士疾聲至兀魯猝見虜牧馬遂約衝馬羣以鞭箭
橐聲驚之馬盡佚虜既失馬輓弓步戰不決卽令衆
躍馬揮刀齊入旗牌手督之遂大捷阿台窘必西土
遂寧捷聞封西寧伯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屢寇邊
命公充總兵官與尚書王驥至雲南衆謂瘴發不宜
進公謂尚書曰賊毒吾民忍可坐視耶遂遣兵勦之
兵分三路而進公與尚書從中路合上江兵夾攻會
南風大作縱火四焚矢石俱下如雨公乃擐甲鼓勇
而前賊大潰斬首十萬餘級江流盡赤賊父子僅以
身遁閞被繫于緬甸時緬人數報送至而潛以金樓

船載賊離五十里不至尚書謂公曰此紿我也過江
則截我歸路且瘴病皆發不乘此而剪之可乎於是
誘緬人聽賞公則往焚其舟大戰一晝夜其賊首已
先去賊子思機發亦遁去盡俘其妻孥象馬以還破
其寨二百餘處僰夷遂平陞侯

吾學編

正統二年阿台朶兒只怕數入塞寇掠甘涼王忠毅
公總諸軍西征至軍中大會諸將轅門問將校畏敵
不畏軍令者誰最甚諸將伏地仰面齊聲曰都指揮
安敬公立縛敬斬轅門遂大閱士伍定更番減輸輓
飽士調馬養銳待虜虜至莊浪授方畧出戰稍捷虜

引去未幾虜復至公馳至亓州偕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戒貴曰努力破賊樹功名否無相見貴遇虜石城兒泉戰敗虜虜尚數窺邊近公曰虜未大衂不畏我不退去我罷於奔命遣諜知虜巢所在復用貴先鋒公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　上勞公金幣兼大理卿支二俸還京六年雲南思任發叛木蔍川木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公統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至雲南大暑衆請且按兵公曰賊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部署至金齒分三道擣上江上江

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斬首五萬賊退保險阻我軍涉入破連環七寨於沙木籠山又破其象陣馬鞍山思任發遁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麻賊僭稱廣新王公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縛其妻來獻七年班師還京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　吾學編

威寧伯王公鉞一日與保國朱公其領兵一千周視邊所達兵猝至且衆保國一時莫能措謂威寧云且走威寧厲聲曰鬧觜即揮兵上山連兵札山麓威寧曰若走撞陣被其長驅入城此禍誰當我今已得上游與戰必利遂驅兵下馬於中選勇士三百自將于後餘七百保國率而前俱令銜枚不許前軍反顧反顧者即斬以殉務使一一如魚貫稍亦參差亦斬以殉列爲陣行時已向暮達兵懲懈威寧即令諸軍從山後依前令行軍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威寧纔曰幾乎落陷穽明日謂保國曰若一時倉皇亂走人心不定達兵追來我兵無紀律必致爭先自斃今乃卻軍排次第而行不攪亂况我與精兵押人必齊心令其下馬而行故彼不覺其倦而我安行也

威寧一時應變之機從容克濟有古名將之風　典故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九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

吳興後學淩迪知稺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琴汝靜甫　校

事君類

兵畧下

廣寧伯劉江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督總遼東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謹斥堠練甲兵永樂已亥間倭寇累爲邊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三千餘以數十海艢直逼望江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

下令犒師秣馬畧不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之堝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追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千餘間有漸脫而悉艢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優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眞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兵之道賊使魚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於我故縱其生路以滅之卽圍師勿迫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公未察耳捷聞封廣寧伯　通紀

正統已未宣慰思任發反　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從征職方主事楊寧其首也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欵軍門約降欲許之衆莫不悅公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也許之後有悔弗

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衆謂公迂檄令督運于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焉比還京將兵者以失機被譴公獨以勞被褒進郎中辛酉大舉伐麓川總督軍務尚書王公驥知公料敵之審也仍以公行師入境以公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寨矢石如雨公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公曰賊狃以前勝當多方以誘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言諸將連破七寨斬閩孟靠等餘賊奔潰因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不知所爲死鋒鏑及墮崖

溺水不知其數師還　上宴勞於奉天門拜刑部右
侍郎　碑
陳恭襄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咨精騎射以武臣
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遙望孤鴈命衆從者射不中
公發一矢斃之有鵰翔上命公射應絃而墜自是屢
試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自爲能　碑
王忠肅公正統間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
詰責何以失機命左右悉曳出斬之哀請再三始得
釋由是軍中股栗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
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垣墻深濠塹五里爲堡十里

爲屯燧烽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汰老
弱賑貧窮配鰥寡下令曰邊不可以文法治也有罪
聽入穀粟以贖重者亦如之在邊十數年設法措置
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
利軍士飽煖人樂于戰　姚夔撰行狀
王襄敏越十六年出大同禦虜時汪直專喜事開邊
直廌公及保國公朱永遂與直統兵而西未至榆林
虜大掠出塞公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
直永議潛師出寨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功封
威寧伯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寧夏佩征西

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斬虜首功加太子
太傅增祿歲四百石敘一子錦衣百戶王文恪公曰
世昌紅鹽池刼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
功崔文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畧比入翰林人多
言其任術及修太陵實錄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甚
偉世昌奇邁慷慨見事風生久歷西北諸鎮身經十
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真僞將品士勢定諸胸臆
出奇搗虛成發中鵠倜才智皆樂爲之用效之者皆
自以爲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摧挫衂而志
不少衰　吾學編

王端毅撫治鄖陽日襄陽盜起勢甚猖獗公偕平蠻
將軍李震調兵征討會于南漳無城可守欲退保襄
陽公曰賊雖驟勝黨與尚寡舍險就易非其所長必
不敢易我而來況南漳迺襄陽之藩籬衆皆視爲輕
重苟一舉足則遠近聞風奔遁賊若乘虛而躡其後
非惟失南漳雖襄陽亦不可保矣衆曰保此固善賊
來何以爲計公曰奉命討賊賊至出戰戰或不利委
身致命此吾分也何以去爲已而賊果不來衆始服
公料敵之長既而元惡劉千觔就擒捷奏奉　敕獎
勵九月獲石和尚等千餘人械送于京賊遂平其初

獲賊也首帥欲縱兵搜山公固止之因下令曰獲賊當生致軍門遂斬擅殺者復榜示流民諭以禍福俾之復業於是山谷之民感公德惠迺圖象祠　傳

弘治甲寅吐魯番速擅阿力及其首牙蘭刼忠順王據哈密鈞陽馬許襄毅爲僉都御史廵撫甘肅公至鎮結赤斤罕東諸夷爲援又結小列禿截土魯番後誓言遠征不恤浮議冬月與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擣哈密城牙蘭遁去得忠順王陜巴及都督罕愼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獲牛馬駝數千時牙蘭既走遯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

請曰斬此八百首功公且得封矦公曰拊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馘爲功逆天道無後遠者斬八百人竟得不死疏請懷輯罕東諸夷相援離土番黨與孤其勢西域遂定　李文正撰碑

兵書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　朝廷特命總兵某帥師征滿四公從征督餉滿四據二山臨高禦敵矢下如雨我軍氣奪將官不能爲計公謂曰此須攻下二山我處上游其勝可得將官請計要功在賞也我有銀牌二千雇募勇士能奪山者先給與而後計功將官即選募勇敢之士千餘令上山攀緣入巢舉火攻擊已奪一山其一尚爲所據公更有銀二千兩可爲牌五百復募衆卒夾攻其山亦隨列分衆懽呼奮勇軍容大振將臣又慮其飢公曰我已備糗糧二百車皆以賽劑而和者使可飽而無渴是以士卒咸有必戰之心故卒成功將臣曰此知府功也我何有哉先是蒲四惟恃一泉爲飲公率健士三百往來探其源而堵塞之蒲遂蹶踣公之料敵取勝出人意表有如此者　丘濬撰傳

許襄毅公廵撫大同未久適北虜擁衆臨邊知我有備轉言講和進貢當時鎮守俱曰以數十年讎敵之

寇一旦效順就可䢔本公曰賊情眞僞未可遙度先差的當把總帶領通使出邊答說如果進貢必有欵書方可具奏隨差把總指揮王鉉出大邊答語小王子果着部落瓦剌阿兒禿思等率領一枝人馬約有二萬餘共執欵書都要入貢等語回報公會同鎮守一面招撫虜使進入大邊住劄每三日一次犒賞一面奏奉　孝宗皇帝聖旨准以三千人口入進既奏之後鎮守總兵官王璽瘡疾臥床不起凡一應機務俱公綜理副總劉寧同董鼎遊擊統領奇兵三營人馬出邊下營照依欽准入貢使臣數目自野門口驗

入當時在邊部落數多爭入自相喧擾驗放不定每日報一次如此者三日劉總兵懼賊情反側稟寄到城公隨差夜不收說與劉寧親出見小王子責以不能約束部下大義將三千奇兵軍士牌前面摘送與小王子着他分俵應入者胷懸牌面放入無牌者打回亦恐虜情反側又差老家兵馬同兵車營步軍營前去二邊裏按伏如虜情有變策應截殺如虜使驗入各於路兩傍防護擺隊又分付把總每軍要紅黑項纓二枝遇虜行過捷徑轉向前途換纓擺站週而復始自野門口直抵大同館務要齊整一日驗進虜

使入邊又見路傍人馬聯絡齊整驚目駭視番語通使報說南朝好太師好人馬及入館後有盜虜使馬匹者虜使跪告公訪獲董禿等七連馬捉獲具奏准以決不待時虜使館前用刑放出虜人環視將犯人斬首但見衆虜縮頭咬指番語通使說太師法度利害我們怕開市之日禁約勢要不許入市交易一時商虜兩各得利虜自入貢至邊任歷三時事不覺煩民不覺擾及送出境解頤而歸自弘治元年至弘治十年凡三入貢而無一遊騎敢犯邊搶虜者大同人皆曰是公當時撫綏之所致也　傳

弘治庚申北虜火篩犯榆林守廵敗績陳公壽僉都廵撫其地至則先存恤陣亡官軍更易諸路將領分布兵馬爲十路各定部署使策援軍勢大振虜分兵侵軼骩環甲胄爲諸將先已而諸酋率精兵四十萬壓境衆請撤軍避公不可會各路設伏扼要害進兵迫虜斬首二百七十級奪獲達馬牛羊器械無算捷聞　孝廟救褒賚賜加厚駐延綏積戰馬三萬計月省費二十七萬地方幾危而復振　楊士奇撰志

四川清遠盜夥人不能平馬端肅劉忠宣二公薦吳公廷舉備兵嶺南公連討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江

西桃源洞盜發陞公右叅政往撫征之公以誠信開諭招撫不服遂建必征之議往返不以兵自衛爲賊所畱公不爲動每日賦詩賊以其剛方不敢加害送公還公因識賊左右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以執賊酋卒以平定立萬年縣民感之立生祠公居常猶夫人及遇盤根錯節獨迎刃而解　林希元撰碑

都督王公信鎮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慎請託不行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竄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慎專任以利民情實倉儲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科罰

以省財用十七年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提防勿路前非其患自息荊襄流逋本意逃避傜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必及無辜抑恐致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餱糧已空機紓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

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防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　李文正撰志

楊文襄總制全陝嘗作制府稿曰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畧演營習陣日紛紛問之乃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聞虜在邊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擣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躡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必出不兩逾時竟以歿還興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爲法毋諭諸將曰無事嘗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如還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才之必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

楊文襄西征自敘出兵謀畧陣勢有六曰中國制禦

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炮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徇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迺市鐵募工於固原鑄造如二將式分發邊

城營堡各數枚候賊大舉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肄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叅將關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衆城下用公所發鐵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騾駕一銃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行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急刧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没哉

各邊演習營陣上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

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安能濟用乃叅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捺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棋局局皆新如此操演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

令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踈太踈恐敵人乘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踈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

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面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隄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惰容久久慣熟臨敵不過如此粧塘夜不收軍人務尋達衣達帽粧作眞達賊形狀若無眞達衣

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惡使我馬遇慣見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條擊其後使其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務時軍令才尚書之見嗤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也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妄督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還愛恆多才公嘗惟叅

將閭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遡不能殺賊槪其衣冠加之巾幗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矣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無所累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乎先年總制通行

各邊大小將軍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内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畧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二事麄可觀者爲第三等或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若疾病者爲四等其老幼疾病者定爲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樸差撥用五等不堪之人卽令選匃精壯戶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揀所長如善御兵車者熟於弩彈牌刀者善用鈎鎗斧鉞鞭撾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韙決列不顧生死以至百工技藝之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

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怯懼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乎行令各將官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愼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一等身力雖小頗能馳驟者作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瘢老瘦者作四等一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樸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蹊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犟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査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

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駭然笑者幾希矣

以上八段石淙文稿

楊文襄督理陝西花馬大司馬劉公大夏薦公巡撫兼經理邊務公郎陳邊事創陳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至不敢渡河乙丑冬關西大歉虜數萬人由西寧直抵固原遠近危懼公會總兵曹雄議方畧參政安惟學曰公行可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賊圍各馬營聞公

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連發火砲嚮應如數萬人酋長疑大軍至遂挈衆北走正德丙寅命公總制陝西延慶寧夏甘肅諸路軍務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乃平官屬沿邊巡視處方畧上四事曰綏土人曰處額地曰廣招募曰溥賞賚邊土咸賴公復經畧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以後浸失其險既舍受降西衞東勝又徹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爲虜歐脫巢穴其中氷堅入套東寇宣府西寇寧固厥患無窮乃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寨迤西屯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衞所其四防禦靈州土達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上可其奏公築邊牆刻其奏績丁卯以忤劉瑾不協遂乞休工亦罷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

謝純撰行狀

正德巳卯秋宸濠之變楊文襄以鎮江爲江南首郡備禦有策則三吳無虞脫或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矣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護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

制府楳祿

胡康惠公富任廣東副使適四會民猺作亂府奏請委公督兵討之擒五百餘人又瀧水猺賊出沒不常其所經路側有荒田三千餘頃公訪猺人所畏者獞人獞人不爲盜乃於此路口設一獞團移文廣西招致獞人任團耕種自是猺人不敢出百姓亦倚獞人分種三分之一舊路復通海南黎人符南蛇集衆數千寇儋州攻圍城池勢猖獗會府委公跨海征之公與參議劉信往觀其營賊突至公圍甚逼公奮力揮刀砍剸賊一人賊辟易無敢敵者劉參議被害公馳

還請益狠兵征之獲首功三千餘顆地方始靖捷聞陞公湖廣按察使特　賜織金大紅豸衣一襲　汪元錫撰行狀

四川藍鄢寇方劇林見素奉命征勦公陳師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攻保寧猝遇賊於華壠單輿直抵其巢宣　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頫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淫雨溪溢賊失期疑阻遂分黨謀據州縣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等命斬以徇諸軍股栗於是連戰皆捷賊死者枕籍渠魁授首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

乘賊醉無備廼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餘捷聞加公右都御史傳

許忠節逵初爲樂陵令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餽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弃城走公爲築城隍倡勇繕械令民各起牆垣垣闢一竇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竇內餘入行伍匿兵委巷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受上賞未幾寇入旗舉伏發一無所逞盡擒賊自是不敢近樂城以功陞山東僉事兵備武定是時劉齊二寇愈肆自陝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圮民欲散去公力定之設城樓置邏卒壬申五月初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未幾賊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于楊二非一鼓盡勦平之自是賊南奔狠山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呂柟撰志

林廷玉至廣西詢知狠兵勇悍皆由土官養以威信將出征籍其名姓椎牛釃酒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則譴責其無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賜陣亡之家所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

皆捷比在諫垣弘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粹夫上籌邊納十策大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閒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爲己功或與親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賙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爲擬人陣亡者空作寃鬼惟狡猾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命効死以邊將受閫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臣所以三歎息也自今恩義以培養於平日威信以振起於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退縮之禁

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爲率有主者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充盤費亦將帥生事百端擾索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斂則邊人蒙福當不貲矣　雙槐歲抄

正德己卯六月十五日文成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叅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痛哭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

計議慮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必然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及假寫兩京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顔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軍到日支應毋得臨期缺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宣示　朝廷先差顔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至吉安又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師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許奉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擣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

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恊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移咨到職照得本職先因奉　敕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　敕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　朝廷機密　敕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

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邀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王誅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遍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敕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遵　敕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　敕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衆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為力甚易為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杳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乖覺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揚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跡隨即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

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龐漢易為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相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投經行賊壘潛地

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巳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鬬其後宸濠探知

四路無兵前項事機皆是虛傳七月初二日方敢出兵然其時事機已失兵勢已自沮喪人馬已自潰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已候宸濠出城即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昔文成寫楊公假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文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

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未可知也但賊兵益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匣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不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文成應變之神眞不可測彼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

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軍稍挫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不知也其神運每如此

伍公文定生有臂力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氣忼忼不能下人正德七年江西王浩八等賊聚衆攻劫微衢等處地方勢甚猖獗總制軍門調都指揮李隆

文
歟

領軍兵公領民兵勦殺李以公文士易之毋屯兵以
險處與公一日屯兵牛山有賊自下分二路來攻一
支由山前上一支由山後繞出欲使公腹背受敵不
知公先巳設伏山頂望見後賊敵任前賊見後賊不
來遂走公乘勝追殺大敗賊山後賊亦不敢上而遁
公能料敵制勝如此李由是大愧服　沂陽雜記
正德巳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殺孫許二公遣兵攻
九江破之順流直抵安慶以兵圍之濠舟千艘薄城
外軍容甚盛人情洶洶會濠遣僉事潘鵬舉偽檄說
降指揮崔文於城上斬鵬僕支解以徇人心乃固城

守益堅賊兵亡者過半濠乃還保江西先是南贛都
御史陽明王公適往閩戡事至豐城聞變回舟急趨
吉安與伍公謀起兵討賊公言于陽明曰兵法攻其
所不備今濠既出省先攻南昌破其巢穴彼必回救
我軍邀擊取勝之道也陽明然之十八日陽明發兵
臨江十九日誓師樊巢山西二十日兵入省城門不
閉二十二日濠兵還至黃家渡二十五日公率舟師
迎擊之二十六日公復以火艦襲之火燎其鬚不顧
仍指示贛兵登岸夾攻于時煙焰漲天殺聲震地濠
兵解體濠遂爲公部下知縣王冕所擒李士實劉養

正等皆以次就俘是役也雖陽明倡之列郡應之至
臨機策勝奮勇當先惟公一人捷聞陞公江西按察
使晉南京操江都御史　江西通志
寇公涂水巡撫陝西節越甫臨回騎犯山丹指揮將
士遏其鋒斬酋首脫脫木兒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
遂震甘肅荒徼諸司往往淩蕩法守先生切憂焉乃
訓人以廉德樹素絲之風先時太監總兵官役軍雜
草論之官廥所給值到即奪而有之先生榜令軍交
草于官官交值于軍毋旁落他人之手屯糧額外有
科水流田巧勤地頭錢無名甚矣竝嚴其禁又毋圖

軍士較其伎勇懸銀的而令射之諸所俘獲賞必及
其功買功賣功悉論罪殞於鋒鏑者尤加之意什伍
之衆桓桓有闘志　呂柟撰碑
嘉靖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勵兵將圖
大舉入寇兵部尚書唐公龍與總兵官劉文講畫戰
守之法部署咸定七月寧夏報吉囊結營花馬池唐
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主之寇寧夏平
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
突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八月十四日戊戌虜
合衆出青沙峴劉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大敗虜衆

斬首一百二十七震與參將吳吉等遇虜于乾溝大
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五參將史經等分布韋州遇
虜北奔各哨奮勇斬首一百三十虜幸得及老營晝
夜亟遁二旬之內連獲三捷震之功居多 康海平虜碑
周尚文清約愛下行軍不施幃帳不喜音樂每遇虜
多用間諜故悉知其強弱多寡閒居時其所當邊徼
阨塞必周思極慮忘寢食與士卒分甘苦軍不盡飲
食未嘗先之每戒二子曰慎毋怯其視吾劒毋去鎮
令軍士秣馬雖凛冽夜必遍察之以故馬肥可戰自
總巡而下毋得私役馬者以此得士死力累獲奇功

雖古名將何以加焉居官十二任食祿四十年歷禦
九邊身居大小數百餘戰被射傷三十餘處 曾省
吾叙功次
周尚文在涼州以套虜慣浮水路氷來冬防爲患乃
募軍用水澆泥壘凍牆一百二十餘里又每渡口撥
魚舫令力士持長竿鐵鈎伺浮水賊即鈎殺之虜不
得渡至今賴其遺策戊子起守甘肅庚寅守寧夏至
則修花馬池邊築賀蘭關濬渠開屯軍民利之丁酉
鎮山西督三關與鄉人韓都御史邦奇一意籌邊所
建立修復不可勝數戊戌改鎮甘肅延綏故城中苦

樵採在數十里外每遇零虜特至無歸者公曰奈何
舍城南山澤之利而驅民死虜乎乃鑿石開洞立炭
窰永惠榆人公自以爲遭遇 聖主殫力畢謀躬督
軍修邊起宜府西角抵山西丫角山七百餘里踰年
牆成築墩堡一千七百五十有奇墾田五萬餘頃兵
威大振 詔諭曰尚文委竭忠勞朕心喜悅晉太子
太保 曾省吾叙功次
栁城在萬山中城中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紫江
沈希儀爲右江參將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
發公以治文書必多人知則洩又栁去督府千里待

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諸巢絡繹能保不爲
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
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
拘而兵謀得無洩公常欲勦一巢恐洩乃佯病部人
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吾獵乎因起出
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又公每以
甚雨淒風晦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
銃以筒貯火衣纖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聲銃
賊盡驚散以爲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
號啼女跳往往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爲虎狼死黎

明下山詗之則寂無其人陰使其黨詗之時公所遣
衣鐩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者詗者亦同
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我巢東
巢人亦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更已因相
恠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
益恠駭曰昨夜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
咬人者老沈之所使也自此賊亦膽落栁城四旁一
童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
以耕公在栁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初馬平猺
賊韋扶諫嘗弩傷知府兇猾甚先嘗七捕之不能得

沈希儀亦捕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
公潛率兵捕之至巢則扶諫與本賊往劫他所獨三
層妻子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
妻子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閉之空室飲食之又
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刃爭奪入室作搶狀公徉
執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結婦女而使諸猺
聞之以繫其心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室視其
妻夫妻相持哭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
兵殺且搶久矣又怨相詈曰亟扶諫非汝爹汝娘何
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

耳諸猺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因
曰吾輩失妻惟有更誰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紿
相與計曰府官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
巡司俱在山中劫之印可得也得印以易我妻子可
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亦益孤諸猺因醉扶
諫而縛之置巖洞中遣人報曰縛扶諫恐見賣須以
三十里外相易公鎖諸謠婦刃挾行三十里使人諭
諸猺曰諸猺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
於公曰吾遣扶諫懼仇可遣人至巖洞取之公慮有
變乃選健卒十五人付之熟猺又質熟猺妻子曰十

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虀粉矣至洞中果得扶諫以
出諸猺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
此公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却於是先遣猺妻四五
人往言兩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帖息不敢動遂
易扶諫以歸刑扶諫目劓心手足斬之懸諸城門諸
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栗廣西守將自韓觀山雲
後如公者不多有也　唐順之敘戰功

沈紫江在廣賓時大小數十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
平之役始公爲叅將知狼兵能制諸猺獨土官爭符
不用命每調發土官與共飲食寢處昵昵耳語如其

父兄比罷多與生口牛羊金帛勞遣之諸土官喜躍以很兵從公或土官死其妻割愛子十餘歲者遣來且囑之曰汝依沈爺弗怖遠離我也以是公所向輒有功賀縣諸徭據上下碌石諸洞之險出沒焚刧三十餘年未有寇其巢者督府謀之監軍咸曰須沈公來沈公不來即將死枉死耳乃問計於公公曰此難以口舌對也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易險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弃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縷數也而乃刻晝進退持已然以待之

不已悖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惟無算故不得不授計於上禁貪止暴亦不得不徭制之事機敗於札牘之煩緩急左於期會之豫往則空壁歸則詭公而軍又已耗此失之於不擇非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耳耳目不接安所得其形狀哉公能聽儀請以便宜許之誠得便宜以行而一不效儀固無所逃罪也督府喜遂以諸軍付公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百人餘黨奔富川公曰不窮根枝他日拱蘖未可量也乃復深入凡五旬得級三十餘俘獲倍是督府上其功授公都督僉事又明年而崖州變作

崖在大海背五指山黎岐兩姓蠻居之黎姓最衆生熟二種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顓愚可計詒而土產香藥奇貨又重利中州監使數歲不一至禁網闊弛州縣恣爲奸盜韋猾導官奴徵諸黎更以便朘削知州邵濬者既贖貨其所遣官奴尤黠桀無賴既懸戶鞭復私隱之以責黎首那燕飲痛出一牛以償以一牛自贖官奴不慊縛置廷中笞撻之其子不勝忿強起解縛迫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詒邵邵據上變而官軍者又格鬬死那燕知不免遁結感恩古鎮諸夷爲變八年

不休督府上疏議勦且以公將兵請報可部署既定刻期待發公始至謂督府曰法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那燕殺人者誰乎今崖感古鎮相扇從逆如虎待穽其勢不可釋矣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特踪跡之緣耳而并欲除之其視首禍如何哉且其被勦撫定數年未聞有他也疑而誅之則傷仁撫而誅之則惰信儀以爲莫若止出三哨則兵并而力不分三哨捷雖有異志者則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督府俾公總之且謂公曰軍中之事惟所進退不相尼也公渡海斬不用命者二人諸軍股栗攀轅

綠磴以入直至五指山下縛其首惡待門欽邪燕邪
捧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人捷聞進公都督
同知　念菴序

嘉靖中　上命毛公伯溫討安南翁東涯時爲分守
上議毛公曰今日所以處莫賊者其策有三揖讓而
告成功此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而兵血刃此中
策也三畧五申芟夷絕滅則威矣而　聖天子好生
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
以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
可得其中必不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不至

於從事失時也毛公是之九月承檄分屯龍憑思陵
等處間士卒礪器械足餽餉誓師以聽獲安南奸細
丁南傑詢之曰吾方提兵進討汝能爲吾導乎曰能
公削邊幅以遇之其國中情僞畢得南傑密白登庸
以天朝督府諸大臣決策用兵之狀且云係獲元元
而曲請以祈免不可不蚤自爲計也於是登庸大恐
請納欵如期詔廷臣集議　上從之罷安南爲統使
司賜登庸以不次以都統使治其國奉正朔還四峒
地許入貢班師論功進爵行賞有差　行狀

嘉靖丁亥虜復入寇王康毅時總宣大曰嗟乎虜所
以敢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爲怯也今不預計徒以坐
待其歸而邀其後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令分
部扼塞訓練士馬廣其餱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
果由花馬池及小鹽池拆牆而入癸酉抵鎮戎所鎮
操守指揮路瑞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指揮李
左洎都督鄭卿叅將劉文副總兵趙英李議統正奇
兵至虜懼分道北奔卿等追至細濤與戰大破之斬
首九十三級是夜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
機策應而取寧夏總兵官杭雄嚴督叅協等官遏其
歸路明日甲戌雲嶺遊兵徑趨青羊嶺按兵待虜虜
名世類苑　卷四十
至大戰斬首九十五級指揮李英等率所統喊殺虜
後聲震原野虜益大恐乃四散丞復與諸將選精兵
追至五羊坊諸處會雄統衆迎虜勦殺斬首八十三
級前後所獲馬匹衣服不計而墜谷溺水死及飢死
者十之八九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公之溭計
奇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諸將及鎮巡藩臬諸君
子功也　通紀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一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琹汝靜甫　校

政事類

形勝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艮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眞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峯古北黃花鎭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弃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淸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眞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淸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毎竄其中有司病之益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旱患尤烈焉　桂蕚撰序

丘文莊論北都形勝曰我　朝建都於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　國都者尤宜愼固大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定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有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牆城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閭爲六鎭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金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海冶西底保德之河牆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二年之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年之內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工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淸　國家藩籬益厚高閭所謂

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日真享其利矣、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illegible]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閒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劫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飢、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溢、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蓄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閘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民勞甚矣、　桂萼撰序

王瓊論南畿曰、　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於南京、至正統初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為留都今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粵、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之間、民安益息、根本壯固、斯見留京之雄盛矣、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衢以徽饒為郛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湖衢淤塞、大遭三農之害、而鹽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鑛、動經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寧達於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桂萼撰序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殊、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

流寇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贛之間則汀漳雄郚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遏長沙通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撲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弃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桂蕚撰序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信為北藩建昌南贛為右壁惠潮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獨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逋盜每憑之而竊發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荐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蓋簡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兵殺不加則八郡一也

桂蕚撰序

湖廣古荊州地襄鄧抗其頭顱蘄黃引其肘腋江陵制其腰腹伸縢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郴桂之跨南粵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荊楚阨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於　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椎水悍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　宗藩棋布歲賦日繁楚俗慓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呰窳難治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搆驕橫

滋萌　朝議不明很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桂蕚撰序

河南古豫州地閭闔中夏四方輳進蓋濟德則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陽汝寧直悉襄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而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

屬道雖歛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宼賊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桂萼撰序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於天下然平凉固原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巳侵入鞏鳳之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雖馳驟故爲備差易盖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久弃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爲虜有烽火盡達於內郡矣甘凉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爲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剌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慚以南徙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逋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豈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饟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凉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桂萼撰序

四川古梁州地劒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況上列　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於敘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而巳乃若碉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目爲粵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桂萼撰序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巳半爲苗夷所有因兵江道肆爲宼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巳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陽岡接壤徭實據之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寨號爲盜區洛容懷遠豈惟毒而賓州其襟咽矣左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恩既巳殘破則泗城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控遏兩江坐臨交阯桂黨保障或者其

在是乎　桂萼撰序

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沅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寧麗江曲靖霑北而東彈壓烏蠻四境領要指掌可規矣諸夷之魁則沅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豆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蓋自麓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衛漸踈諸羅跋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闕伏處置乖方莫可救矣至於滇南北上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聞滇池有徑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存而榛寨莫啓刊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桂萼撰序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偪蠻夷豆同滇境而山箐削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草西播夷峒之間鴟張家突貽患寔深況地椺東川烏蒙諸部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奸首禍患起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鬬而爭強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要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　桂萼撰序

邊鎮

王瓊論九邊通考曰我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靈武皐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固聯屬山西諸鎮鎮戍之嚴未有過于今日矣　關志

丘濬論長城曰長城之築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絶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以扼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爲也　衍義補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

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迺北之患顧車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迺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

竝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
元廣寧竝據襟亢金復海葢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
之捷倭寇絶跡弘治中曾一見人未及岸而逝若今
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
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廼遂進據
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毎憤憤焉
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
亦有識者爲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董馬市之奸欺
糾牧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
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

責矣　王瓊撰序

楊一清論遼東保障曰比隣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
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
復海葢旅順諸軍聯絡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
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
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
扼東建遼之保障困於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
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
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
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芻糧可省十之三四

薊州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
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
東西竝建以捍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
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
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
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
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毎年朝　貢二次衛各百人往
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朶顏大寧福餘三衛也遼東宣
府自此隔涉聲援絶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
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

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
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參將
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
治中守臣楊友張瓔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
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盜花
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
嚇　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
知矣故三衛夷情難於往者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
者而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
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

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閑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嘗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落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 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矣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

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矣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上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燧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王瓊撰論

宣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於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凉亭沈阿賽峯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泰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廼徙衛於獨石弃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今邊人謂獨石不如開平險隘可守宣府

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太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泉諸城南路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但時易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

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没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叅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

倉厫僅存瓦礫塲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　國淢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師之變將何以待之司　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　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六月本色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廒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飢而疲且至死也欲責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盛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

務而司　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王瓊撰論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初設大同府分封　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葢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況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弃為王庭墩軍驕墮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

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爲正紀綱明法令今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爲天下回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爲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屛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幷地亦漸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益在鎮城兩

腋間實爲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雇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同許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楡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耶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經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柵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

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民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巳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年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餉軍吏無所不至廣遂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致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許襄毅巡撫之日裁占役禁掊尅恤

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王瓊撰屛

楊一清論大同保障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三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幷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

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并去
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
里爲大邊各牆堡聯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
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於二邊
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堡居中
復添設分守叅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
可復授鎮寄者當留意焉　經濟錄
三關鎮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盡黃
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眞
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　畿輔之地安危係

焉況韃官韃舍多安置眞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
國恩臣服效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
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宣大並稱重鎮　王瓊
撰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并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
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不及而返故虜得乘隙
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
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牆虜多充
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衝劇又曰榆
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戰不慣冑虜呼爲駱駝城人馬

見則畏之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垣九百二十
餘里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有零座墩堡勾連
横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另爲一邊名曰夾道
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
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穎上千戶所直隸潼關寧山
二衛官軍操用軍器軍火擊射虜衆被傷遂不能入
乃由定邊營馬砲泉牆盡去處地方名乾溝無牆入
安會搶掠荅花馬池有牆故入之難乾溝無牆故入
之易耳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及舊安邊迤南新安
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城之外雖沿

邊畧有舊牆既低且薄可跨而入爾以故賊往往到
於舊安邊近地任牧據爲巢穴不惟新安邊等堡可
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
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入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
一十七里無牆去處築高厚新牆以壯乾溝深入之
路則會安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兼寧朔墩
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倚舊牆幫築高
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
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蓋無
逾於此者矣如其此牆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

係乾溝不塞則安會涼固涇靜等處患固未歇也蒔安邊固難係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處堡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丕馬梘安一帶亦所蹂躙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於此　王瓊撰論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

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係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則戒嚴出即解嚴蓋兵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訪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周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英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

故寨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真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許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弃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窮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

蘭山直西至鎮番内皆漢武舊地今弃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

許論撰論

甘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爲西夏所據　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絶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黄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爲萬世法者也哈密夷人

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首長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陜巴爲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　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　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陜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弃國丞入土魯番土魯番人據哈密遣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先等賫幣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

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可見矣

王瓊撰論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隷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

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盍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黄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蹄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閲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尙在本兵額内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

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斯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署下馬房其見偏矣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許論撰論

桂萼甘肅邊事 一地方疲敝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爲弧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有一千四五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韃子南爲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弃之恐韃子卒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

護之亦虛文耳不能濟事其地專靠水利近來水利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爲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於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暘不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飢色又加以西夷北虜劫殺數次客兵主兵不時駐劄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 一糧儲空虛邊軍全賴屯田子粒近因地土無收拖欠甚多又陝西民運之糧改爲輕賫銀兩而主客官軍不時費用以致倉廒空虛各衛官軍每一年之間名爲月米十二石止得實米五六石其餘每月支銀七錢纔買米二斗一升軍士烏得不貪 一兵馬寡弱各衛人而以貧困之故身無完衣腹無飽食馬匹瘦損不堪馳逐器械朽鈍不堪擊刺近年以來被夷虜劫殺及逃亡事故名爲一萬者不滿三五千名爲三千者不滿一二千其各墩臺哨守之人有經年不得更換者有一身應二三役者有二三歲小兒報名納糧者軍士烏得而不寡弱 一興修先務臣竊考之昔漢趙充國論備邊首稱屯田積穀誠萬世之至言也故爲今日計惟在安靜以養兵民羈縻以綏他變則興復之道耳若閉關絕之則急逼無漸其勢必合力以爲害出兵加之則輕率損

威彼必驅我瓜沙之民以爲前鋒使我自殺其歸附之夷以報捷是求之益急而自傷益多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乃不識時宜書生無深謀遠慮者之談也故近日霍韜所論惟言邊鹽當復舊法一節則是實事臣嘗考之宣德正統間天下鹽商盡在三邊輸納本色草料米粟其價甚輕而戶部並無收銀轉解之法此所以邊粟益多邊儲益增而天下鹽價亦賤中外咸受其利所以三邊安固而居民充實自弘治初徐溥在內閣葉淇爲戶部尚書因與揚州鹽商至親遂改此法以致中國鹽務而年例之銀盡歸邊官

其二邊屯農糧料爲之大耗臣嘗建言於災異本中
而韜之所訪則與臣合爲得其實今日所欲議擬興
修莫有大於此者而復之亦有漸則在戶部得人計
處而已　奏議

今言曰遼東之不隷山東　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
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綿少五穀又海道至遼一日耳
故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
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
夾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又不得由遼
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

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論地利遼東須直隸
京師爲東輔　鄭曉撰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二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二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琴汝桀甫　校

政事類

夷情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甘肅州衛命
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
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
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
州外捍韃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推其酋

酋之效順者封爲忠順王降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
通土魯番撒馬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撫有
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本　朝最爲精密
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宴然無事弘治初年哈密失
守　朝廷下諸兵部馬尚書文昇議請命右侍郎張
海往經略之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
陝巴送回復立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陝巴
掊尅陰附黑麻子眞帖木兒來攻哈密陝巴弃城走
沙州眞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韃賊奪占
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無他意也鎮巡官差

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衆仍令陜巴守國阿孛剌等執迷不聽董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陜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眞帖木兒不肯回顧依奄克孛剌暫任哈密朱瑄恐陜巴懷疑生變携眞帖木兒往甘州羈任正德七年放回陜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貪花好酒夷吟郎欲訴害之正德八年丞入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齎書甘肅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

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到漢人地方去鎮巡官以土魯番書奏聞且言乞照先年故事差官經界時都御史彭澤陜西蘭州衞人也大學士楊廷和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命澤調延寧人馬外通番夷內逐韃賊請敕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敕亦斤等衞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澤至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來甘州還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遣

敕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千銀酒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遂遣通事火信馬訓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魯番親族亦遣同往喻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了甚麼希罕我奏朝廷蟒衣膝襴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候土魯番未至澤據奏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陜西御史燕澄奏言陜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

以重大之寄澤書囑兵書陸完轉賂錦衣錢寧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長薦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甘肅御史馮時雍又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慾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未至土魯番之地得見速壇滿速兒計議不協陸完改吏部戶部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所奏爲是乃覆請乞留彭澤

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方許回京澤之懨瓊始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京八月寫亦虎仙等方到土魯番交割綵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疋取回金印追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大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陝西左布政使李昆巡撫甘肅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自稱有才亦輕率寡謀印來以褋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剌叒思還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領其送忠順王密復回國酉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於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

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爲無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循稧稜斡事不能身任利害以壬國是何復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酉二夷造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寧差例刺火者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於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不從監禁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爲奸細擒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爪州候斬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肅州

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全軍敗沒將存禮幾不免攻破寨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謀爲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攪亂都督失拜煙答者進貢自京九疇初亦遣出禦土魯番既而疑其爲變擒捉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擒死斬巴思等皆以爲奸細擒死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疋勾惹邊患與失拜煙答皆謀背本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自

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暨兵科都給事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敕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差給事中王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劾問王臣未至趙春遽奏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王臣至與趙春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無一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兵部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邊後

患於國家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復爲曲庇者奏上彭澤罷免爲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疋復又審彭澤失信致啓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因是內閣王瓊不協正德辛巳四月頒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王臣趙春原擬問奏又於科官劾本內票旨以瓊爲勾引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重大不敢從後乃以寫亦虎仙問後事入罪死于獄連及彭澤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辯宛供明

米兒馬黑厤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未幾御史楊秉中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澤乃催取彭澤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　繼世餘聞

王瓊西域夷事跡論曰舜命禹征三旬苗民逆命及禹班師帝誕敷文德七旬有苗來格是古昔帝王制服西夷之道在德而不在威也禹平水土三苗丕敘厥貢球琳琅玕是西夷自古時已通貢中國漢武帝圖西域制車師置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萬計遂致海內虛耗末年有輪臺之悔唐太宗滅高昌置立郡縣發兵戍守不得一夫斗粟之用常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魏徵房杜屢諫不聽後已悔之今之哈密即唐兩伊州之地元封其族裔爲威武王居之國初改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幷置哈密諸夷授官降印一示羈縻而已後忠順王不能自立又與土魯番有隙土魯番屢侵滅之其物之土魯番陜巴欲遣使復往彼和番且欲送回忠順王陜巴復立馬公文昇以爲我　朝北虜雖勝未嘗遣一使通若自送回陜巴革去王封居于甘州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者土魯番之釁何自而啓自眞帖木兒之來不當留而留

之去也又不當賞而賞之及其稱兵近郊脅求賞賜當出兵擊之而乃不奉王命遣使納幣虜庭必欲得無道之牙印而復立而土魯番之志由此遂驕肆矣其後守臣方欲矯講好之弊嚴以拒絕之託爲奸以殺戮之遂以禹貢所謂球琳琅玕爲頑石而欲永絕西域貢路使西河生靈橫遭塗炭所謂一言足以喪邦者豈欺我哉雖然前之守臣鹵莽任情固可罪已至於懷仇私怨矯詔殺降引用邪黨布列中外大開邊釁河西之地幾至失守者其心何忍乎愚嘗謂昔日撫夷難者昔安分而今肆恣也自非開誠心開大

意宣布　朝廷之恩威豈能使彼信服如昔日哉或曰然則哈密可弃乎可守乎曰漢武帝唐太宗嘗守之矣不可為法也今土魯番之強驅掠諸番盡失其故土獨哈密回回存者以與土魯番同類故也我豈能弃之所弃而不能立者忠順王一人而土魯番肆志嘗思內侮劫殺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使今日釁端不息唐吐番宋元昊據河西以叛中國之事未可保其必無矣觀者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

經濟錄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旅力謀畧可用者往往為賊躧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弃故鄉番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為耳目華人藉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貿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儈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馳扇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為區處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遂難撲滅矣　今言

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蜑戶藉為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李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為議處也　今言

朶顏在漁陽塞外皆我藩籬食我桑黮懷我好音久矣今皆通俺北為我邊患恐數年之後北虜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將并朶顏建州我東塞亦與北虜為隣如宣府大同矣亟論東虜無引賊入室自受其害如昃秦時事諸夷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

今言

王浚川請番論大蜀之西鄙諸番棲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棵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道似易而實難何以言之今之松

州諸番卽古之白馬氏茂州諸番卽古之冉駹其性勇鷙貪貨必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剛鹵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弃其業而去者不知其幾矣古謂蠶食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備禦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遮或臨高擂石以索財貨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需求酒食逼取人事謂之和番又有積負年例人命痘瘡逃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庸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驅赤子以塡溝壑者此也故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以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實難者此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开斑虎之議叛羌也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斑虎言之是不欲以威疆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羌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停障愈謹雖寇稍不恭而甲兵罔黷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番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六年平蜀之後卽定西番北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黎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衙門立安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掌之毎寨復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衞所青稞差役所

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無虞也奈何任匪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至今爲梗邇者雖稱兵致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亦過半矣所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可不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畧其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卽以茶鹽量爲給賞被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

交接之所置立限界使彼此不得侵奪遠者以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已者彼之情亦恍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兵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避壞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已及今不爲經久之圖則侵擾促於邊疆而往寇或起於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是之謂與　經濟錄

鄭端簡公四夷考序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華蘭台以駸駸乎我貳矣弃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壓壓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溪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横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倍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

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辯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嬴皆我華人雲中關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吾學編

鄭端簡公非虜考序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

圜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
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皇帝
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
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蹀虜庭降名王俘
其輜蓄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
廷臣力阻上意益堅監司貌繫於掖庭本兵規經於
私第渝林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
武喜峯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閒貢使往
來好語相休設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佼
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

靮弗處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與尸輅焉　景皇知人
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
散亂敗衄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稍示
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遣呼韓
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逮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
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弃爲虜巢威寧
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武文
干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
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
寨奚夷亦漸携貳於是亟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

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
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穹廬至壓書敕錫之綺繡縻
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狹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
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
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
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
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闞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
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纓昴
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
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還郴棘之師坐收薇杜之

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己已之憂乎當是時君
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
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
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
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今　皇帝躬神聖之資
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
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辮結好更入迭出罷
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語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
閒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大
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荆逼居

甫甚至入古北杷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卽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析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衞霍唐蹙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巳得天險營鎮聯絡更令人謀卽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政玁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吾學編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地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千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堂堂伴有僧寺寺下有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也周行峯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酋阿力阿黑

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拜牙卽是時專侯哈密至正德遂數犯我甘肅語在哈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敕亟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西域諸國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弘治正德間四人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

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
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
稱王者至三四十人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
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至十三王併數則百五
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
者地面又與弘治時回敕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
罕往年故事數各王號人與一敕恐非所以尊中國
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敕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
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賞頻數竭
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言當是時土

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
衆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　今言
黃河套週廻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
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
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
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逾河則唐三受降城又東則
舊東勝址也　國初虜遁黃河之外正統初始渡河
來犯近邊鎮守都督始築榆林堡城仍設法諭之往
北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則築瞭望墩臺虜窺境
卽舉示警往南二三十里之外則埋軍民種田界石

多於硬土山濠立爲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累
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
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
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
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變不時出沒
然猶不敢輕犯人家自是虜顧居內散漫潛住而我
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邊人被掠日多於是毛里
孩糾衆深入攻圍墩臺而孛羅忽繼之秋冬則舉衆
爲寇春夏潛退河套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
勾引滿都魯乩加思蘭聚衆益爲邊患　朝廷添調

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餉
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趲運或借撥或
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料草束軍
民困苦不可勝言復恐財力費耗致生他變止留大
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及兩班軍馬各一萬二千五
百員名相機戰守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猶未成
也都御史余子俊始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
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
伍以實之凡墩臺每座基闊三丈高三丈對角懸樓
二座長闊各六尺空內挑壕塹闊一丈五尺深一丈

依界石一帶隨其山勢灣曲劃削如城高二丈五尺
川口去處兩傍俱築大墩撥軍防守虜既出套乃東
起清水營之紫城寨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
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寨連比不絕於其
空處築邊牆者二横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
凡爲堡十二崖寨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十五
凡兩月而功成然寧夏東路自花馬池往西爲黃河
東崖平山墩西路則爲黃河西崖黑山營相距一百
九十餘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功築蓋有待也且又拓
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率範銅鐵爲之又奏立

衛學以教軍中子弟榆林俗不藝圃乃求種教植自
是蔬菓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
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
與寧夏甘肅鼎立爲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
焦家坪以兩岸夾山氷先合後泮此外則娘娘灘及
羊圈子渡口冬月氷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
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滿都魯犯
加思蘭死其子僭稱小王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太師
播遷宣大邊外使有勇知之將一鼓擒焉偏搜匿套
者彼將喙息不暇於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

患或可除矣　崴抄

太祖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設陝西行都
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
於喜峯口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設遼東
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
而遼之廣寧尤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
并寧夏咸號重鎮焉時則封肅王于甘州慶王于寧
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府寧王于大寧遼王于廣
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命王子討之
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遠我　太宗文皇帝

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
等一十餘衛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時各府未
之國即改湖廣之長沙還寧府于南昌遷遼府於荊
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朶顏衛自
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立泰寧衛自白雲
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之附近者既又以開原
東北至松花海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
十里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
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戸闇以野人之向正者爲
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

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人入貢賚賜殊厚以故凡遣北征討皆聽調遣毋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憐憐自相攻殺宣德間　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　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建東州初止一衛復增之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一歲遣使各人入　貢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譎詐過海西海西過朶顏等三衛盜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朶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倡獗之後三種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擄尤甚以故朶顏三衛幷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地也先之亂　朝廷所錫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　經濟錄

備禦

丘濬總論邊務曰虜莫大於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蓋我　太祖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遯沙漠者無幾　太宗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於是窮荒餘竄僅存喘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者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追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不能亂即為萬全覘彼驅畧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虜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不甚焉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羸肉瘠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酬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輒橫既遍得利心益歆艷而古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於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一旦改慮不為苟鼠之計則久弊之境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今之邊備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在皆然是所謂最可憂者也曰誰能與之曰惟我　聖天子能與之何以與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能同於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既以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衆論僉同真才效用是謂慎巡撫之選夫軍久莅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遠圖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缺正坐此弊自今限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為之何可得也是為久巡撫之任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以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主無牽制

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爲令巡撫三年以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侍郎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失機誤事悉從敗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敗其績而幸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　聖王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愼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在於戰陳況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

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摛章撫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敢慨之氣爲害非淺急須洗此頽風還其本業如試怒蛙寧麤直暴猛之失拘無從容文雅之是尚庶得跅弛之士充廣薦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闒茸之內就彼僥倖掛名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播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民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

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勇夫然則旣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見邊方腹裏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是之謂愼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戶不與將不廢隳人心阻遏賢路乎莫若通千百戶等皆爲推薦始得程功積事以次而陞旣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爲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戰歿官軍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

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歿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儆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與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今之爲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在言官諤諤　朝廷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如之何哉語云根本在　朝廷此

知要之言也　疏議
弘治中巡按廣西御史馮玘奏要土官赴京襲職三
原王公恕在部覆奏曰查得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
例天順八年三月初三日節欽奉　詔書內開雲南
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務要
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
參駮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
勘官員欽此看得監察御史馮玘奏要令土官子孫
循舊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但土
官固有設在極邊地方襲替往回動經萬里中間貧

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
又有被人爭襲駮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者亦有被
無藉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誆騙財物靡所不爲以致
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　朝廷洞察斯
弊特開　恩例免其來京委官從公體勘定名會奏
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
之良法若依御史馮玘所奏令其赴京承襲俾知
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於彼不便之事
有所不免不如仍舊詔書事理令其保勘明白就彼
冠帶承襲爲便　上是之　疏議

李賢散處夷人疏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
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
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初見京師
韃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
之朝官亦三分之二而實數過之夫以有限之糧而
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因
連年荒旱而　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
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
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
者幸也而韃官坐享俸祿是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

仁人君子所宜痛心哉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
官皆實關俸米一石計其一身日用之費不過十日
況有父母妻子乎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
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飢寒
者月糧而已糧既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
得也今若去韃官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
則計韃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
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蓋此屬貪而好
利叛服無常今來降則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
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

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世五胡之亂可鑒矣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且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韃官羣聚京師臣常恐懼不能安寢乞　敕兵部將韃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安其生不惟省天下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未萌之患矣

經濟錄

丘濬內夏外夷之限曰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　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國家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如晉之多然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　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州縣者多以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於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化而亦不易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巳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鄉導者此其已然之効可爲明鑑者也說者又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爲中國禍害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効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王之人久居內地勞効素著欲如唐太宗竝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前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　勅兵部銓撥於迤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竝免雜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衍義補

丘濬論遏盜之機曰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

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云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搶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遁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孳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

而難制者追討之官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標擄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且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就戮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為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逮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衍義補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二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三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弟淩述知穉明甫　校

政事類

備禦下

楊文懿與張玉客論倭奴貢獻書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很貪自唐以至近代常爲中國之疥癬矣洪武間嘗來貢而不恪　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險易因肆奸譎時挈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　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　朝廷不知其狡　詔至京師燕賞封遲稇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敗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備倭之命令重師恒守要地增池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

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玆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我遂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民生厚之者一則欲飽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逐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譏況今倭奴最我讎敵而於攜[illegible]之餘復敢懷其狙詐很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況與之通乎然彼以獻貢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　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亦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

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砯沮不行若日照月臨物不能遁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賀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恠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亘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威一舉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不侔矣　文懿公集

胡世寧禦土夷疏曰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爲之勘剖該襲則早爲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其叛亂兼併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

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奏決而不奏決而推勘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遍申合于上司合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　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既爲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執如上下凍川趙文與被誣必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即鎖去量責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榮高仇殺二十年臣令盡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世叛季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攔亂臣委其表兄襲英州趙元璡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

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逐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奏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誠恐其劫奪即與叅將二司率兵夜適臣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爲臣守城旗鼓振耀彼謀自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賜事臣爲父召之即來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

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爲州聽屬以得係全臣泣不從乃止蓋信義雖蠻夷爲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　疏議

謝方石侍經筵見北虜日滋迺條上備邊事宜畧曰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楡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千爲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　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初東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克減之私辦納之苦怨寒剝腹志義且乖別矣尚安得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　通紀

楊一清立邊防以禦虜患疏臣惟難禦者虜患難知者邊事臣聞諸邊人皆云禦虜先要修邊及見經畧之臣亦多以修邊爲務竊疑至計或不在此焉而今謬司邊務每見無堅好邊牆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蕃蕭條行路者輒被撲捉

之苦至於有堅好邊牆去處虜之入也既懼我兵遏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輒輕犯即有犯時兵馬驅逐亦隨散矣故其地稼穡布焉牛羊孳息居人頗可度日行路者亦鮮遭擄此不修邊與修邊之明驗也正如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乃延年虜入掠涼固淳靜要路每至秋高則百騎千騎往來飄忽人莫寧居近該前總制尚書王瓊與臣先後將一帶邊牆修築完固賊之犯時遂少聲息之區漸爲樂土嘉靖十三年七月內虜十萬突至花馬池下官軍倚牆櫓用軍器火器擊射虜衆被傷遂不能入

乃由定邊營馬砲泉牆盡處地方名乾溝無牆入安會搶掠荅花馬池有牆故入之難乾溝無牆故入之易爾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迤南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邊之外雖沿邊泉有舊墻既低且薄可踰而入爾以故賊往往到於舊安邊近地任牧據爲巢穴不惟新安邊等可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七十里無牆去處築高厚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則會安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兼寧朔墩至永濟堡地名呂平墩九十餘里俱倚舊牆幫築高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善於此者矣如此牆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保乾溝不塞則安會涼固涇靜等處患固未歇也舊安邊固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處俓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歪馬槐安一帶亦所蹂躙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於此夫修邊勞費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一而已修邊雖費於一時然遇虜大舉則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叅將守備人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縮休養亦有在焉若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各調兵防守其所勞費不既多乎正如今春虜二千移營舊安邊近地任牧以窺乾溝先調副總兵梁振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擊吳瑛下遊兵三千前來防守已經數月每一人馬一匹每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一束積六千人馬則每日費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總其勞費殆殺築牆三之一矣一勞者則永逸忽遠慮貽近憂臣豈敢不言乎　經濟錄

王瓊議甘肅事宜曰甘肅一鎮專以防禦回虜西番諸夷之中惟土魯番回夷性極狂狡而夷首速壇滿速兒尤如鬼域之不可測也距肅州一千一百二十餘里曰哈密本元人脫脫之國洪武年間以其國來降乃改爲哈密衛封脫脫爲忠順王俾守世哈密以掌西夷入貢之戎又於沙州等處立蒙古罕東曲先赤斤苦峪等衛分處番屬以衛甘肅地方相維相保庶幾藩籬之固焉成化年間土魯番速檀阿力併其子阿黑麻生事邊境値忠順王索羅帖木故其母理事速檀阿立乃因而虜之既罕愼襲封又殺罕愼陝巴繼襲阿黑麻又執陝巴及拘誘陝巴子并牙郎自

茲哈密夷衆散亡矣其時彼回尚止與哈密爲鄰未敢侵及沙州之區也正德七年速檀滿速兒聽信奸夷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等撥置及有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陰搆其間乃敢竊據哈密而有之漸浸沙州以東而蒙古罕東曲先赤斤苦峪城池俱被殘破番屬俱被殺逐于是甘肅藩籬蕩焉而撤甚至勾引瓦剌諸夷正德十一年直犯肅州戕殺將領嘉靖三年深入甘州圍困城堡荼毒不可勝言該提督尚書金獻民撫按等官陳九疇盧問之俱議閉關絕其貢路又該提督都御史寇天敘等議令速檀滿速

兒將所占哈密城池送出搶去人口送還仍許通貢不絕蓋因彼回求貢甚堅而我亦無終絕之理特以困之使知許之之難將來不敢輕叛以堅其歸向之心而續該提督尚書楊一清立經權之論特酌于理又該總制尚書王瓊執曲直之辯姑假以辭大抵俱言能阻彼回入貢之路而終不遏其入寇之路也隨該尚書王瓊親詣甘州同鎮巡官都御史唐澤等會議具奏開關容彼回照舊通貢仍令退回哈密城池處置已俱得宜嘉靖十一年內速檀滿速兒差虎力奶翁天方國等處夷使各齎方物進貢但番文內俱

挾討牙木蘭及將哈密城池仍前占據乞回人口趂月等又供彼回要待奶翁回還收拾人馬來侵犯肅州等語桀黠之氣固未除焉幸而奶翁在途病故彼回又方與瓦剌韃子讎殺未遑他圖近據逃來夷人哈陸剌等供執彼回要將哈密城池交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毋管理似漸有感恩悔禍去逆效順之意是固中國之利亦彼回之福也但彼回譎詐之性素不可測人口供執之詞亦未足憑馭之之道亦維有順則撫之以恩逆則震之以威二端而已況今又當進貢之期防處事宜尤宜預計以後彼回果能輸情納

欵別無叛心則固許其通貢不輕絕之仍務令遵照三年或五年一次例不許攙期夷使雖多每五千人中止起送二八不許過數在地方務要聽鎮巡官約束不許生事鎮巡官尤各要嚴立防範之規兼盡綏柔之意凡所買賣令其兩平交易嚴禁通事一切人等弗得抑勒騙賴以失遠夷之心在途聽所在官司催督日行一程不許稽延騷擾驛遞仍預行沿途大小王府毋輒與買賣致褻國體及到京該管衙門嚴加關防及禁私相往來之人一應合用通事俱務擇小心畏法人員其中敢有透漏事情哄賺財物教誘

爲非者必實於法若彼回仍討要牙木蘭則明諭以牙木蘭乃我番屬非彼回種既已安置日久斷不可發以絕其希望之心尤要諭令將哈密城池作急退還庶幾法制不疎而他虞可杜也臣又竊料彼回若猛獸然饑則求食飽則噬人且其垂涎甘肅固有年矣雖稱奸翁已故牙木蘭已安置安知夷衆之中不復有撥置之者乎彼回昔嘗糾瓦剌以犯甘肅矣而今雖與之讎殺終同夷類易於相親又安知不合雜衆爲我邊患乎皆不可不深慮者也仍合行該鎮巡各官區畫糧餉務要充實訓練兵馬務要精強修理

城堡務要堅固增置烽堠務要嚴謹如或彼回穢惡不悛敢來侵犯即便併力隄防隨機截殺與聲罪致討之師申閉關絕貢之議使其進而遭衄退而失利庶幾緩急有備戰守無虞得先王馭夷之策而彼回之奸潛消我之邊防常固矣　經濟錄

李承勛會議邊事曰今日士大夫忠於謀國者多以甘肅孤懸土番內侮爲慮究其爲說不過兩科或曰必復哈密以固藩屏是謀非吾所能及也或曰但宜塡實肅州此不易之論然經理甘肅請自蘭州始甘肅糧儲舊有戶部郎中一員駐劄蘭州專理其事催督民運區處鹽糧召商糴買之類奉璽書而行責任頗重今總制衙門奏革而以職任付之分巡邊糧重許廢專官而令帶管督催不能如向之密規畫不能如向之詳稽考出入不能如向之周備其勢然也又分巡專坐蘭州則有妨巡歷公務不廢巡歷則糧納沿途跟隨一不便也蘭州守候二不便也平居無事尚可支吾萬一羽檄交馳巡歷督餉二事俱急顧此失彼可不慮乎今欲經畧甘肅必復此官而妙選其人此首務也一河西一線之路山多地少必須仰給河東之粟成化弘治年間西鳳各府起運邊糧多是

納戶自運往往至於破家後遂改爲折色每銀一兩折米一石彼處供事軍衛管糧等官將銀給散軍餘人等令其趂熟買糧上倉領銀則有侵扣抵換之弊收納復有守候加耗之賠又銀一入貧軍之手未免妄費催徵不完遂多逃避本爲養軍實以累軍此舊日和買之爲害也目前餉軍全仰此舉難以一旦據革必須圖之以漸每歲戶部於歲計外發銀二十萬兩行令管糧郎中於蘭州召商糴買每銀一兩糴米一石時價縱賤官價不減但因時高下其耗以取常平每石亦不得過四升蘭商買賣輻輳聞價既高糧

必雲集蘭州之積既多招商以漸而及莊浪涼甘二三年後將見肅州之商亦有可招而強兵領買之弊政可除矣此後米價每石值銀一兩一二錢以下則放折銀每石值銀一兩伍錢以上則放本色若再如近日斗米值銀三四錢地方荒歉之甚乃立二法一則令軍士挨次東行二三日程就有糧倉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就食於東也一則轉撥蘭州之積以救甘肅之荒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轉撥之法或借倩遞運之閑軍而官給之車牛而酬其脚價是又於運糧之中寓賑濟之策也此其大畧也提綱於

上而因時通變督餉中丞其人也專任而分理於下則郎中之責任也蓋蘭州之積既實則甘涼之氣自充甘涼之積既實則肅州之氣自壯譬如人之一身元氣充足手足自然強健釋此不圖而敝實力以事遠夷外強中乾何以支乎此所以斷然以治蘭爲甘肅之先務也總而論之大要在於得人得人爲巡撫則調度中機宜得人爲總帥則號令整肅邊軍氣壯而夷虜不敢犯此二官既得其人又假以事權而久任之則偏裨之屬自然皆得其人而大小庶政無不舉矣宣大二鎮地方事體大畧相同歲收則米賤難

賣而病農歲歉則米價湧貴無買而病官又有勢力之家刁豪之客乘青黃不接之時低價撒放於農而秋成倍收五穀低價預賣俸糧而臨倉頂名冒支此實官軍窮困之根若官庫有銀趂熟而糴買則小民無求於彼而撒放之弊自清官倉有米而按月放支官軍無賴於彼而預買之端可絕此不禁之禁也遼東土廣人稀最宜施營田之法副將遊擊守備等官軍馬不必長聚城中令各自擇肥美之地據形勢立軍營就將所令兵馬常川駐劄而分地以耕有警則聽調裁殺無警則就近耕牧所分地畝永不起科不

知兵者必以守城爲言譬之人家鎮城是其寢室形勢阨塞之地乃其門戶與衝要之地路也閉戶有守要衝有守主人可高枕而臥矣若門戶不守而惟寢室之謹不亦愚乎　瑕議

陝西修邊正德初楊文襄公建議經理爲逆瑾所惡被逮去兵部以修牆議是上文賁張龕曹元三人乞簡一人繼成其役瑾不肯盡取修牆銀鎔爲大錠入瑾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兪督陝西花馬池一帶邊牆三百里甚堅壯可恃先是寧夏巡撫徐廷章延綏巡撫余子俊皆有修邊之功史琳亦嘗請經

畧花馬池邊塞而秦襄毅公爲總制不以爲然止築四五小堡弘治甲子乙丑虜大入花馬池塞殘破陜西以是簡用文襄竟爲權奸所沮　今言

天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擧搜套驅出河外者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秦襄毅公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士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　上是其言　野記

京師在北平宣府大同視周漢唐朔方近有言止守居庸鴈門此乃誤國之賊又或言盡撤山西兵專力并守大同亦非良策大寧藩籬鴈門門戶藩籬以禦外侮門戶以固內防二者皆不可缺　今言

李承勛豐財用材論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鎮經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料草師出無常此每鎮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弘治以前每邊在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葢非一日之積矣後遭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各鎮倉廩皆空宣大遼東延綏寧夏爲甚而甘肅爲尤甚姑指一事最易見者言之如米一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石值三兩軍多餓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各邊衆口嗷嗷皆咎巡撫不於有收之際預買以省銀巡撫非不知出此其如見銀何人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葢以數年之渓弊非歲月之可以驟擧其勢然也理財者自

古爲難而在今爲尤難也臣請擧一言以贊永議之萬一曰預而已假如各邊於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别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大收或倍之彼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獲三倍之利矣歉歲得一石米得銀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葢各邊糴糶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尚可正月以後日貴一日商價興販之術亦無他巧只是米賤則買於民米貴則買與官若官府見有銀米賤時買於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貴時俱放本色官軍咸利而商賈亦不得以牟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內

任之才與邊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叅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於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爲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用之必壞邊事大將爲賢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於勇副將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叅以下從公開註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於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

領者坐名保舉擢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黜然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於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有聲望者不久得陞內地欣然以爲陞秩或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在邊而臣又以爲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身歷陝西查得各邊倉糧被官攢通同姦徒虛出通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管糧兵備憲臣多考察才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爲之者豈惟是

哉甚則身爲巡撫亦復效尤邊備奈之何其不大壞也自　皇上中興以來宿弊亦清斷無此事然臣尤以爲言者弊俗重內職而輕邊任猶未盡變而各兵管糧兵備之選猶輕也至如州縣之職尤爲親民陝西雲南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糧差徭皆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動輒半年或一年缺員銓司間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甫及數月又以朝覲離任年餘不肯復往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爲革邊方愚弱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爲主故我　皇

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十年尚未得蒙至治之澤也伏望　聖明留意　經濟錄

丘濬列屯遣戍之制按漢臣疆場之間既以廣屯增戍列營置堡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鬬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京師之兵則驕奢脆愞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懾

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戢反役使邊兵之善斸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爲已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臣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戢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

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衍義補

近年陝西總督撫按官會奏欲自花馬池迤東定邊營起至黃浦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修牆塹以固邊防而總督曾銑又自建議欲大發兵糧兼爲復河套之舉以除禍本兵部議云舉大事興大工則必動大衆捐大費就沙漠不毛之地以修築千數百里之邊牆利害固已匪輕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逐十數年盤據之黠虜安危所繫尤重必須愼謀於始乃可保無後艱詳看修邊之議自定邊營至龍州城自龍州城至雙山堡至黃甫川分爲西中東三段興工期以三年內完事總計二十萬之夫連延於一省人力或有不堪二百餘萬兩之費仰給於　內發國計亦恐有礙且前項財力特以居常處順而言其天時雨暘之不齊虜寇侵擾之難保木土沙鹻取用之便否夫役逃亡事故之有無凡此皆所當慮者也又詳復套之議所引周秦漢唐故事多非今日之所宜取法況虜賊據套積有歲年生長蕃息動稱十萬今以六萬馬軍二千鎗手將爲攻伐之正兵鳴鼓而前則主客

懸殊恒憂其不足將爲掩襲之奇兵銜枚而進則形迹滯重又嫌其大多加以正馱馬匹牛騾幾於九萬計程五十日行糧草料共該二十五萬以上齎折銀則艱於得食飢乏之難免運本色則疲於涉遠抄掠之可虞且精銳抽於三邊不無顧此失彼勝負求逞於一擲抑豈善後萬全在正德初年總督楊一淸首創其端經畫歲餘方敢舉事至嘉靖八九年閒總督王瓊復繼其後首尾二年始克完工夫二臣銳於籌邊且有才力然前後所修者止是花馬池三百里牆塹則其難其愼可知矣一淸又有言曰茲欲復守東

勝使河套之地歸我耕牧斯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若將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能犯饋餉可省休養生息於數十年之後東勝未必終不可復此皆昔人之所用心而今議之所未及者也

經濟錄

論邊牆戰國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蠻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今邠寧州隋改爲北地郡）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今綏德州）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北平遼東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唐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我　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

窮荒僅存喘息於是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竝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爲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牆今按套邊牆自　國初耿炳文守關中因糧運艱遠巳弃不守城堡兵馬烽堠全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東中西三路邊牆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牆黃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巳上卽先年所弃河套外邊牆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牆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巳上卽今固原以北內邊牆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淸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牆高厚各二丈牆上修蓋煖鋪九百間牆外濬舊塹亦深闊各二丈於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修築秦紘所築內邊牆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墻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川袁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二邊之淸水與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

王瓊自黃河東岸橫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
口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牆一十八里後總制
唇龍攺修壕牆四十里總制王憲接修壕牆一百三
十四里總制楊一淸初修壕牆四十里皆依前牆塹
止于定邊營北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
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牆長六十里亦依
前牆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奏築疊堤一道亦西自
橫城南抵南山口並壕牆爲二道于是套虜入內之
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泉家
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溫奏築大

同五堡及邊牆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入眞馭戎上
策也　經濟錄

馬政

丘濬牧政曰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
牧於官而給於民宋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
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
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卽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
牧之於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
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
之在內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　乘
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畜之其牧放之地
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
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
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
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
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
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
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
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
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
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

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爲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
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
日則用於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
之盛然馬之用亦足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
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
在也乞　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究
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
地其有舊有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
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
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
亡者則爲之勾補廐房有未備者則爲之修葺所蓄
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畜其種之
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字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
有其法俵散閱換各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
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爲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
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
律必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爲虛文
如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　衍義補
儲巏爲太僕奏討馬價過多上疏曰邊方馬政關繫
尤重稽之案牘利病可知本寺歲收馬價銀兩爲因

南方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日漸加增間有
奏討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
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濬不可塞可謂
費出無經及照本寺寄養馬匹不敷歲收南北直隸
馬二萬匹俵養近圻以備征調然本備京營之用不
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
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狃頑一遇
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　請紛然横議一興牢
不可破宣府給銀買補不計　數邊方官軍因見京
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
死不行賠償鎮巡大臣又多闊略文法若不計處
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又本寺未收折
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
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就爲有
司尅減又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價既不多馬何從
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隨討終累　朝廷原其
本心非全爲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
以杜前弊　瑣議
馬文升論馬政曰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
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

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係馬則蠲其征役此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領於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太僕寺馬匹先俵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者弁駒有虧損者未免督責追賠其續增馬數又令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當參考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便孳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免再增幸甚

頭議

劉大夏題爲早正種馬事竊念 祖宗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邊用今雖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而無孳生之用先時議者有欲併去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可革時弊但 祖宗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爲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有定額但要種兒騍馬揀選四尺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大者存留矮小老弱者賣價區處買補湊完原數照額養在民間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次止是點視務要膘壯病瘦者依律問罪倒失者就令賠補永爲定例設有緊急亦可調用遍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一萬種馬歲收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於五頃十頃以丁論之則出於二十五丁五十丁衆輕易舉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情愿百姓止養種馬既不爲孳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利之所在又人所必與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羣蓋而取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生生之道各處遍年起俵大馬俱繫民間所產古人冀北多良馬之說何每見諸載籍豈於民而嗇於官者蓋由利害之分遂至懸絶喂養科

罰之害在民孳生之利在官雖曰撻而求其好孳生
決不可得種馬之額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曰撻而
求無好孳生亦不可得此皆情也亦勢之所必致也
伏乞　敕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則三五年間孳生
既屬下不求其蕃息而自蕃息種馬雖屬官不求其
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算印記之煩絕管馬官吏
書算人等科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　祖宗立
法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　經濟錄
儲巏馬政四事疏切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
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以
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日無之原其所
以葢因軍士貧圖草料私買以養馬爲累倚恃朋錢
買補以馬死爲幸把總之官又徇私派領不恤貧軍
奸頑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覬　恩宥故也臣聞團
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
軍豈無三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乞　敕
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
一詢驗家產財力分爲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
中等補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責令全賠十四歲
以上者豁其半二十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樁頭朋銀

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兵部用印
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
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
官員就註冊眼爲照官軍養馬既按月關支草料又
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作踐之弊亦
可以漸俟其無矣或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
選閱未免更張夫古兵法騎以爲步步亦可以爲騎
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變乎
況查給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且每匹直銀
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
死暴殄可惜及責其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
之原馬眞駑駘易騏驥矣又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
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報冊文與御史出差
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
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典馬簿冊
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授遍以憑點閘者是
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及督理少卿分管寺丞該
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工食解
送吏科擾所費不貲況其所造不過抄謄覩爲文具
勞民費財於事無益臣以爲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

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俟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以憑轉報備用馬冊亦止須二本一留備照一俟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其點馬簿冊本寺以寄養馬匹行令各衙門一體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季報文冊乃　欽定條例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及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之別處不同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通判

專管事少官多令煩民擾至於文移簿冊迎送廪給皆爲民累查得少卿繫奉　敕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悉聽約束順天管馬通判可以革去盖止寄養事簡故也又各該地方俱有草場近年法制更改徵納租銀除眞定等府每年解銀到部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等府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竝無分文解送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養馬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查考可以革官吏之侵欺助邊方買馬之資也　通紀

楊最論種馬弊政曰古者牧馬之政職之而有選人牧之而有專地冶之而有統法自周以至唐可考也至宋中世王安石新法一行而戸馬之說起矣戸馬之法窮而保馬之令興矣戸馬保馬皆以官馬散之編民使代養也哲宗嗣位收還保馬而置監官牧如故我　國朝馬政廢散官中種馬於南北直隷河南山東編戸之民令民家自爲牧而歲輸孳駒戸保馬之遺意也戸馬保馬歲給見馬與民或與其直令民自市又賦牧民地與民又蠲民科賦征役又民自願

者聽令法皆不然戸保馬行不再傳而輙就易　尚爲古今遺恨今我　國朝原額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匹百數十年之久矣家弗有牧地人弗有牧職治弗有牧法而弗免歲斃之償而責歲孳之駒得乎以百數十年種馬之舊專設御史歲臨印之旋斃旋償而日責無已欲民無病得乎丘濬議馬政曰兩京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　朝廷建國於北藉此數郡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爲之拯恤可乎夫丘濬至今又數十年當是時已云弊甚而冀拯以郵至在今日弊彌甚矣方今種馬雖養於民歲

解備用馬匹則非種所孳也何也民無牧地無牧人
無牧法也雖良馬亦變而爲劣弊之餘也出歲償之皆
駑耶是故民間歲以脂膏之聚買於馬販之手而
尚入式之懼弗易也求一種孳之駒堪解以入式者
百無是也果見種馬徒存無益有害之甚請削去種
馬之令歲省草料民財百十餘萬且民愿以種馬變
賣輸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之例可得銀二百數十
萬解貯太僕寺存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該起解備
用馬本折二萬五千匹民間歡然仍如舊例爭先買
解不缺是旦夕一舉而上不廢法下卹生靈利萬萬
矣

劉源清任御史上牧放馬政疏曰國之大事在戎戎
之大用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冊凡幾變矣我
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
營各置草場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
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例該存留聽用
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 敕管領下場牧
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閘凡馬匹倒死
官軍逃亡領 敕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閘不行
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閘官指實參奏照此立法未爲不
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京師 累朝以來
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
開墾耕種侵奪十亡八九 朝廷累有禁例然
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
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
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
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
舊規之廢 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
夷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
適飢渴之宜必順勞逸之節必辯寒溫之時在牧則

有所在廄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雲錦成羣也今
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爲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
處則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
廬次可以居止無廄房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
人不免裹糧相從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
一往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一
時聚集點罷則隨復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
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愧
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 國家監牧之政
者也 疏議

獄訟

仁宗即位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迺擢虞謙
爲卿有天津衛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廉覩還 上
王典者盗用多故縱火以自蓋追逮幾八百人不勝
拷掠皆誣服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冤白于 上得
減論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親閱之必得其平大
辟尤致愼曰彼無憾我無憾矣 楊士奇撰碑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
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
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

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矜罪
三人律不合上請卒得 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
葉盛撰志
翁世資任福建僉事理冤滯繩貪墨推豪右無所顧
避楊文敏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泉州進士李思義妻
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民林肆者私思義調官廣西
林令二黠僕從行道殺思義并其姪吳歸林納之李
之族人訴於郡郡賂反坐訴者公廉得其情林竟伏
法漳州民許某富而無子以兄子爲後既而妾生子
迺與兄之子貲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孤子
非許出逐之奄有其貲召父老詢之得其實兄子服
罪 楊傅撰表
薛文清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
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讀書錄
耿清惠任刑部侍郎屢與同官辯疑獄不爲勢利所
怵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
人服其當景泰初 敕公審錄諸郡大辟囚公曰洗
冤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婦人
來何苟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苟與弟殺之苟訟服
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仇人也人服其明

李賢撰碑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由奸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李
文達公曰奸臣未盡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衛疎
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
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
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
數千人邏准應捕律朝論韙之 行狀
正統間蘇松飢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室踣海以
避罪特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薛
文清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 行狀

余肅敏任戶部主事在部屬中獨稱明敏精勵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其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卒爲直之　從舜　丘濬撰傳

韓襄毅雍爲監察御史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膳夫祝磨兒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殺磨兒弃其屍坐死以屍不得稱冤會黃河傍有尸支解者磨兒父執兒尸也教諭辯不得解竟誣伏公疑不決遣人蹤跡獲磨兒教諭得釋歷任大理寺少卿問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訴被同起二人仇指時左都御史寇公深云

會問已明奈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遲二人得留餘欲行刑公設曰若不留指者將誰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飲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紊亂朝政者今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二字害盡忠良覆轍可蹈耶　劉珝撰行狀

陳恭愍數讞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漁于海舟爲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人劉馬任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爲盜公察其冤悉釋之　吳寬撰傳

周新爲浙江按察使斷獄如神有獄因繫久闕公來喜相告曰冷面寒鐵公來吾輩生矣公至卽辨釋之有商自遠來未抵家日暮獨行恐爲盜所掠藏以其貲置一坦石下至家妻問之商告以故旦日求之無有也訴於新新曰是必爾妻有外通也鞠之果然蓋歸語其妻時爲姦人所竊聽是夜先往取之矣境中暴虎爲害新爲文以告城隍須臾虎詣堦下伏罪格殺之道行蠅蚋羣聚馬首尾之見一暴屍及一鑰一

小木記收之乃令人市布取入比印號不同者卽發還之已而得同號者捕之乃劫布商客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人還之家人大驚時商去家已二年始知爲盜殺也其發奸摘伏多此類　傳

劉公季箎爲刑部侍郎獄中多平反尤重民命陝人王某爲盜所引逮而盜已伏罪不能自白乃召盜之妻子而聽其詞竟得其實王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虧欠者誣引于餘人爲辯而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俱朱怨家後追至適誤殺趙朱實不知也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拷掠誣服季箎獨疑之

曰是邂逅相聚者非素有負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
緩其獄居無何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
揚州人胡氏夜有盜入室殺人而遺刀屍傍且視之
刀柄有私識則其隣蘇氏也官捕鞠之蘇氏曰家失
此刀久矣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季莵潛使人懷
刀往視其隣一童子識之曰此我家物也遂得贓而
釋蘇　楊士奇撰志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
誣隣人爲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
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

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
非盜有二人爭牛公詒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
焉歸盍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
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惜如此人稱
公爲神明云　瑯琊漫抄

大理卿夏公初爲刑郎奉　敕錄囚福建平反死獄
六十餘人有盜劫外藩王府遯者蹤跡至閩執其疑
似十八人于獄拷掠死者半之公偵得真盜獲龍鳳
服飾爲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尚九人破械出之暨
南大理卿有盜殺商人于上新河屍浮于江每夜逆
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旅
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即服釋酒家
傭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者坐死
不服公擬治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
不可以未成貸死公復引經據辯數千言大要謂春
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劫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
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
母父母今律猶以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
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汚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
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

於流不忍加之死此　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
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
乎　上是之著爲令　碑

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專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
小酋不肯從輝矯奏大壩鎮算諸夷寨立懷遠宣化
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宜撫司
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請得　旨會愛母死友
母益横遣何公文肅卽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
貴人欲公因愛待命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
至盡得友母子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宜撫

削官削印遷保寧與産業自給播州遂定　墓志

許襄毅爲山東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夕武官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偏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廼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即服儒生得釋不死　李東陽撰碑

雍尚書太授吳縣知縣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月匿屍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効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屍乃

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屍耶此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匈賂耳一拷而信任山西副使有千戶韋英誣收諜逆百餘人鎮巡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矣疑讞可余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期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太宰李公曰雍某何以駿耶李曰雍某風力無雙可以諸人遇之乎于是山西獄無冤鬱綱紀肅然左遷湖廣叅政湖民被誣爲盜者八人歷官多不解巡按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於家　雍大記

毛副使吉爲刑部主事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權貴莫敢撓山東人居京師女歸壻反自匿其女誣壻殺之坐死獄吉讞知其情密訪女獲之壻乃免京師人有盡竊人家貨賄剪逕人衣囊者俗呼小李捕殺其魁　獻實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四

吳興後學淩迪知稚哲甫 輯

弟淩述知穉明甫 校

政事類

獄訟下

何文肅在刑曹值天變修省上愼刑彌災疏曰近日京師水雨爲災雨雹風霆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德意之所致耳臣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日

端而隱慝未易遽察問因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於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鬬毆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爲謀故盜賊或繫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輒以爲強劫苟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辯明縱欲辯之衆口譁然或以爲受囑或以爲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在京法司尚且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伏望　陛下因雨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　敕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屍可檢強盜追無贓

杖者備開矜疑緣由具奏取自　聖裁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衞州縣乞　敕巡撫會同巡按幷都布按三司官審錄中間有可矜疑者具實以聞仍下法司參詳取　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員照奉　欽依事理情眞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冤與詞及情可矜疑者即與辯理具奏處治庶幾刑獄不冤災變可弭矣　疏議輯畧

丘濬制刑獄具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用笞其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朴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然未爲笞令所箠之

具無常物所箠之處無定景帝定箠令制始用竹受箠之處專在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爲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夫挾棒束杖車輻鞵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等第　本朝以大明律卷首作爲橫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荊爲之長俱三尺五寸枷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觔徒流杖罪以下有差手杻長一尺六寸厚一

寸鐵索長一丈鎖重二觔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觔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薄視曆畧等比宋則尤爲輕焉　祖宗好生之心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爲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于民心百年于玆矣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　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　聖明申明舊制凡内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弃毁然禁之必自内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製者加之庶使　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仁著於律文者萬世之下恒如一日所以恢皇仁於九有綿國祚於萬年者端在於斯

衍義補

弘治巳酉春邵文莊在許將考績於京師謝事廨居一夕聞有閧聲俄而知盗在李讓氏之室諸巡卒皆趨李氏時盗巳半去進而合攻獲二人以至邵訊盗甲曰逸者尚十三人中二人曰李洪李賛兄弟也居襄城之次溝具檄追之越數日襄城縣械二人至召甲視之曰是也且諸刑弗承是日次溝人百餘羣言無辜于門令緩訊待察衆退召邏卒靈升蔡者密遣訊之月餘慕以二人至曰此洪也此賛也審諸甲甲又曰是也異而問焉慕曰四人者皆居次溝前二人家溝之北土著而著後二人家溝之南僑居而微盗者實後二人逸而備於郾城大姓乃謂甲曰若何兩是之甲曰盗實後二人前二人某故有怨且虞反覆之誅故遂是之雖是之實非今所是是也後二人頻首服釋前二人賞慕如初君子曰聽獄之不可執也如此哉獲盗于所卽錄其辭得二人名是名也居是居也審之而信宜若無可疑者庸詎知復有後二人者哉使前二人有一先死其十二者不遂非而成獄者寡矣

勿藥集

何椒丘任刑曹主事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清農家婦牧牛於野二戎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捕盗者執之以爲強盗送刑部議其罪公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盗也律當徒又有強盗在逆旅分所劫絲縉還主翁事覺巡檄者併主翁執之以爲同盗先生訊得其情曰此與盗分贓耳當與強盗殊科司寇陸公喜曰子愼刑如此不愧廼翁矣鈞州民趙甲飲于陳乙酒肆乘夜渡河溺而死甲之子訟于官謂甲與乙鬬乙殺而投諸河乙以鍛鍊慘酷自

誣服坐繫數年先生讞之曰酒肆民居櫛比使鬭必有聞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柰何以單詞成罪令有司驗甲屍腦皮裏有沙石定為溺屍遂破械出之　褒説

彭惠安初分巡川東道至開縣有劉姓者戶先分二支一徙一留徙者後復業與所留家人爭里役而負遂陰嗾安岳縣扈氏兄弟焚滅其家男女凡二十一人隣人為訴於府府以為事非干已且無證佐尼不行公至聞之大駭督捕得扈氏並其徒十餘人一訊欵服寘於法明年至合州屬邑定遠曾姓羣從兄弟

數家一日聞盗出沒邑人奔竄弟乘風入兄室掠其貲誘之他道兄迹知所由訴于官弟夜聚羣少殺之凡十有二人盡死乃偽為不知持狀詣公鞫之得兇黨七人繫于獄其發奸擿伏數類如此每於朔望受民詞日至千百紙決斷如流告戒諄諄如詔子弟民卒感之至有不平輒恥見公而自去者　本傳

焦侍郎宏先為御史出按賢州賢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實以聞皆釋免公署相傳有妖前之御史皆避正寢不敢居公處之恬然陳都督鎮鳳陽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寘之死地　宣帝疑之

命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為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謫戍邊壬子歷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諭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有訟惟折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省

墓志

張都御史楷先任監察御史初有强盗繫刑部獄中吏受財脫之公劾其尚書以下十數人皆罷黜能辯疑獄有造偽印者本夏三也賂書牒人吳謙承之公廉得其實以罪三有與妖生作逆事者連坐其壬當

族公察知逃日所為王得勿論有兄毆人死誣其弟同毆歷臺審無能辯者公審其枉謂毆時汝安在曰在鄉學乃拘其師友驗之果然遂釋之　行狀

鄺公埜任監察御史時　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　上領之而罷倭夷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公為開陳其可矜狀甚明　上然而宥之山陝闗吏卒邀行人吏卒以取財逃之逃之人則受財之人縱之去弊積滋甚公廉得之歸之刑悉

檎治抵罪石州人有詣　闕告變者曰州民與陜人羣聚千餘謀不軌　上擢公爲按察副使往理其事果實即以官軍勦戮毋遺民患賜之褚幣而遣之公至察其誣即具以聞　上命誅其造誣者　王直撰碑

孔公文英初爲監察御史値浙江黃巖有健訟者搆揑齊民三千人相聚譸張爲非公奉　敕諭俾往體量鞫問公至則取其文狀究察端緒所自起遂得其所以搆造者羅織之詞一訊衆情皆服立遣詿誤之衆獨械首訟一夫來京處治人皆以明果稱之　碑

章尚書敞初任刑部主事究心理斷訖無冤滯時山

西有盜掠人財詔有司亟捕之逮至數百人公適當其事上官督之甚急公曰殺人重事豈宜率易偏鞫之皆有辭一人辭色獨異公收其辭色異者餘悉疏之俾明日復來明日辯衆皆如約勘其爲盜者果一大衆始爲公危終乃溪服之有何千戶者商數輩暮宿其家被劫商疑何何訴之官恐不能自明乃縊死事聞詔巡捕者三日不獲抵死既三日不獲則拘隣何者二十餘家别楮幣證其爲盜公詰之曰商遠來而楮幣約皆新何也捕盜者不能隱遂首伏餘家皆得釋　墓志

戶部侍郎馬公諒任山東參議民有惑於后妻而欲置子於法公喩其父母曰昔夫子爲政誅少正卯而有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爲孝子有民婦與夫兄有隙而縊殺其子姦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務以強占民田盜朩廩餘地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公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而於負寃者尤力爲辯審比至應天府事塡委公裁決如流素無留滯溧水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覗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則受笞

實則待勘願受笞者十七人待勘者不一二焉其俗人死而納其妻者出棺斂之人已出棺復有載棺至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直復訟于公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爲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於所親使俟終喪别適焉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劫人之斛粟事覺當弃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爲出其弟妻句容有因人死而弃毀其屍者所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弃毀詎可與生前支解同科竟減之　本傳

范公理知江陵縣有民將出商既裝載民去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而孑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遂急擠之水中携其貲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婦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及隣比詢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次莫決范公理到任三月閱故牒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公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自服不須他證舟人諱曰何服耶公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非神明之政耶 野記

項尚書爲刑部主事時有巨室主婦歲當農時獨騎往畝督視朝出暮返爲常一日晚臨城不及入矣又不可返田舍因就城下巨室假宿其家館之樓寢詰旦日高不啓戶主人久伺訝惑排闥則殺死於榻矣居隣聞之官數訊莫之能明竟歸辜於主翁後御史監決翁瀕刑因號冤御史乃止卽往其家究察周視樓居見旁垣有補甃痕因問此補垣外何隣乃一縫人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縫曰某某主一女久居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之曰汝姦事吾知之矣可吐實無嘗吾刑女卽陳與東隣少年郎私召郎至亦具狀本末爲姦已久每姦佩刀自衛是夕穴牆入便登牀女拒之因忿手刃焉蓋所卽者婦婦以爲主人拒之耳獄具斬郎論女如法 九朝野記

高子業初任山西代州生員江槔與隣之人爭宅趾將鬩陰刃族人孜等匿二尸圖誣隣人隣人知不鬩全昇以宅槔埋尸室中數年槔兄千戶楫狂殺其妻槔嫉妻家訟楫并誣楫殺孜事楫拷死無後與弟欒重蘘楫職訟上撫院付子業鞠焉子業問槔以孜等尸在所槔對曰楫殺孜埋尸其室不知在所曰楫何事殺孜槔愕然對曰爲槔爭宅趾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趾殺人埋尸兄室有斯禮乎問吏曰搜尸槔室未也對曰未也乃命搜尸槔室掘地得二尸于槔亞所刃趾宛然槔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奸盜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

盜賊布裙一𣪍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而行劫何也
世傑曰賊餌色奸問婦柳曰盜姦若對曰姦也何時
對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
傑伏誣殺人罪邾縣千長趨遠捕盜趣家萬金嘗縛
村民野寺誣爲盜得貲遠傑更汚民妻慮倘發覺致
民縣獄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譎紿縣
官縣官恐聽遠入獄磔民死獄外上官止治遠
傑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
平卒正遠罪　兄仲副撰狀
劉清惠爲紹興太守善闚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有

盜市人朱求之不得公攝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於
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厲聲曰吾得盜朱者矣其一
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
第幾行第幾人是盜朱者其人遂伏又盜田園瓜瓠
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
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
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轉輾有難色且
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仇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
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盜去公
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
於門下伺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
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
費十文爾餘還枕石者此數事人皆誦爲神　郡志
胡康惠公富爲福建按察僉事分巡至福寧州閱獄
囚有五六年不釋者公密禱欲次日審錄是夕獄中
忽發火光州人大驚及視之無火光猶未滅次日至
獄中二百餘人逐一審決不五日而囹圄爲之一空
陞陝西會府有重委公訊決悉得其情冢宰三原王
公聞而稱之曰胡方伯真老法司也　汪玄錫撰狀
寇涂水初爲南廷評讞獄平明絕無私枉有一巨姓

犯法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鞫之曰其人在而稱逃
比欺人即欺天刑部奏請緝事衙門捕獲竟抵罪上
下稱其才節　呂柟撰志
崔恭敏巡撫江南其衛軍士王阿隆既沒而戶且絕
其族子凱一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爲隆之裔匿他里
蓋凱固王氏別籍特利隆所遺田產爲是耳郭謂民
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二十四人悉
配蘇州衛衆爭稱寃適公巡撫衆訴之公覽狀曰是
固可辯檄郭辯之郭不理衆復訴于公公覈實竟坐
凱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爲農　吳文定辯誣記

黃簡肅[illegible]龍陽令有楊洪者富民也幼畜一女長爲內壻[illegible]遊惰洪屢撻之乃逃去一佹家因稱貸不遂銜之[illegible]嗾其母以謀殺奪室訟于縣久不決讎家復以他腐軀報其母母信之冒識認其耳目人皆信公廼獨疑之縱洪寬閑之所人謂受賄至標榜于門公見之一笑畧不問益密訪之踰旬月果得其壻廼召其母還之立釋洪獄人皆以爲神　去思碑

黃公紱爲四川叅政過崇岡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遂止抵州沭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

寺當孔道倚山爲寨公旦起即抵寺盡縶諸僧一人少而狀甚惡詰之無牒即塗醋亜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廼訊鞫之遂盡暴其奸狀蓋寺後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共分其橐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下恣淫毒久矣盡按律殺僧毀其寺　李夢陽撰傳

閔莊懿巡按河南夜宿延津察院夢一婦人泣訴云我夫自投水死令官司坐殺夫重罪公覺私識之比至彰德府審後果有侯氏被冤與辯獲釋襄陽劉千觔石和尚謀逆　朝廷討殺坐誅西華縣民兵以劉千觔先娶縣人連嬌爲妻赴軍門誣以逆黨家衆六十餘人奏行公勘公審不同居及先流寓在外悉皆放免又倉官唐亮收糧不如法炮爛五千餘石繫獄年久力不能完公爲辯其事發雖在革後典守不謹實在革前奏請得豁　年譜

水利

宋濂治河議比歲河決不治　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原自土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為阿剌腦兒二譯又東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黄河也河水東行又歧為九派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寖渾濁而其流益大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曰崑崙也自九度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卽闊隄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隣哈喇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二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

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灑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至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又疏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河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覩也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漕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

則頻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使由地中行耳葢裁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時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濂切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 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 潛溪錄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

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涉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劉東山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爲海運之說者葢榮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鎭下至項城南頓徜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漕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滔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倍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耳是時東山能虛懷博訪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經濟錄

永樂中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而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

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於濟寧迤北至城林等遞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衞河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純等督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於漕河又疏山東七十二泉滙於分水故永樂九年 太宗降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衞便差四箇官鋪馬裏去都齊到那黃河新開口處討兩隻船從那裏看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郡一帶去一路

往穀亭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隄岸低薄時就再整治得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書去與宋禮每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　朝廷開河道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公始議會通河儹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并直

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期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歛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悉舉且如造千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一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船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稅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

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儹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繁擾之憂至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爲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爲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矣厥後宋公有微過　朝廷革其冠帶治事而平江伯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故丘文莊公嘗過

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閘蕭鼓叢祠飮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說人宋尚書李文正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後王事王始請于　朝廷敕建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　經濟錄

成祖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陳恭襄公建議造淺艘二千艘初歲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湖風濤之患就管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州二壩湖港之湮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堤開

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亙四十
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
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
利於淮濵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
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牀淺自淮抵
通州濵河置舍五百六十所舍置卒牌道舟可行處
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
爲之果　楊士奇撰碑
吳浙大水夏忠靖公行視水還僉都御史俞士吉賜
公水利集累遷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參

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
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亙五百里納杭湖
宣歙諸山水汪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
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
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
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積旋塞自
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
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
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
灔沙淤泥浮汎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

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
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
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入
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
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
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即開通相度地勢
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　楊士奇撰碑
丘濬論治河曰禹之道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
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

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東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
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河
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
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寧
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
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
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四十里
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河
決原武之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
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

遂於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水所至害亦隨之郵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豬者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者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　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潁以迄于濠淮之境民之受害甚矣臣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

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之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　衍義補

會河決張秋沙灣先是治者率築堤以防洪水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成　詔拜徐有貞左僉都御史往治至散遣其疲卒與之期使來且量地遠近而日遣之乃乘小舟究河源流踰濟汶淑衞沁循大河導濮范還始度地行水而前遣卒皆如期來乃上疏言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蓋河自雍而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適當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諸水從之以泄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由阻也臣請首疏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浚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後乃亡患制曰可爲作制水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百里至於大豬之潭乃踰范暨濮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水勢既平命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弗順者則堰之由是水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鄄漕鄆之田賴以溉者百數十萬頃乃作大堰其上揵以水門綿

以虹隄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瀆漢之流而納諸
澤瀦漕渠數百里復作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
積水過丈則洩之皆通于河以入于海三年功成擢
左副都御史　獻實

王恕漕河圖志敘余觀漕河圖未嘗不嘅歎我　祖
宗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嘗王關中矣宋嘗
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其故
道循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　國家則不然跨江入
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艫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
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

航利涉惟汶濟泉源或遏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
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啓閉之分命部臣以轄
之總命大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軍樂
於用命吳艘越艘燕商楚賈珍奇重貨歲出而時至
視爲坦途嗚呼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者奚翅霄壤
哉凡閘惟　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
要等待積水而行或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而船未
至閘或下閘方閉並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
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幇次爭先鬭毆者聽所
在閘官將應問之人拏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

而閣壞船隻損失　進貢官物漂流繫官糧米若傷
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干礙豪勢官条奏以聞
經濟錄

松江澤國水利爲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
黃浦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公蘇文忠公言之詳悉
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於疏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
節蓄之策非慮不及此乃是時黃浦未開有墊溺而
無旱暵耳黃浦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
忠靖成之其利甚大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
潦今年連雨月餘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

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
洩水之道徑耳使無黃浦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
浦之水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於此則緩於
彼黃浦潮勢奔激衝齧兩岸洩水益徑則松江潮勢
平緩停任於泥洩水益隘故黃浦之闊漸倍於舊吳
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況松江限於低鄉之東北洩
水隘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於高鄉之西北洩水徑
則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歲之間一
郡之內旱潦俱見有司欲以上請實難爲辭未免舉
一廢一民之怨望亦不恤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

惟在乎因其地勢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節蓄之方當於出浦河口之內被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委人司之以時啓閉則高鄉潮可以到積水洩而少旱矣閘則收藏閘板無阻行舟則欲倚閘漁罟者何由而施之則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於其中甚隘之處則疏之蒲葦梗咽則芟之蓋其水勢既緩皆由蒲葦梗咽漸至淤塞尋尺不除遂成隄岸時加巡視護之流駛則故道不廢洩水斯便而少潦矣此疏導以利低鄉也然低鄉之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避高鄉之河渠不浚水亦不能逆

上故有司每歲修浚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浚河之弊爲尤甚焉其初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浚一河或數十里五七里而已泥淺四五錘或止挑一錘二錘而已或推其高積塡於淺窪而已其功將畢卽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爲二河或指某河爲某河新水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況點夫雖多得賂卽放實下手者能幾人哉若田圩則高山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之未知知而

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熟地所多爲所昧且疏導江流苟非專官豈能時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愼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張弼撰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瀏港爲首請設官專治時李公充嗣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　詔卽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

所能獨理　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文沛顏如環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爲　國家建無疆之利博訪羣策相渡源委東南之水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卽鑿之復引水入內爲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　詔行事耳乃駐節河上且行且渡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分

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法令明一衆心競勸不數月
告成矣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行詰屈不可復通乃
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倉一萬七
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皆文
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
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
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
尺濶一十八丈皆如環所理也蓋疏宜興湖州諸閼
水歸太湖無礙則常州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
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閼太湖之水入

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
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于正德六年十月訖
功于嘉靖元年四月東南之水古人治之者多矣至
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公治之正統間壞故周文襄
公治之景泰中又壞故李恭靖公治之弘治中又壞
故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
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瀹勿惰啓潴勿
縱豪強勿規小利以保之也　王文恪撰治水碑記
正德已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河自濟寧南至
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運道阻絕朝野憂虞于時
有引黃河濬漕二議莫能決時劉公養和以右副都
御史總理河道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
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國
無病於民爾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　上深用嘉納
賜敕凡南北圻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
制許一切便宜從事乃申令戒期分工畫地廼於淤
深泥陷不能着足之功則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
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
陷最深者則木胥槓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
土則鍬钁沙湣之土則用兜杓山石之土則用鐵叉

濬深泉湧之土則分畚役夫車戽而後將泉深者倒
水施工濬已既深功已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
隨隳者則增雇夫役以重濬之凡閘座之頹廢者悉
增葺而修復之復植槓以護堤岸濬月河以備霖潦
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
以束漫流宣諭　上德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
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孚力畢效運道復通萬艘畢
達績聞　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
史仍理河道是役也財力不多廢而功倍于昔人時
日不久踰而効收于三月亦前所未有也　楊旦撰

治河始末

河決山東章公極以都御史往莅其地二三喜事之臣欲開新河公以爲河性雖常猛悍難制豐沛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濬今宜疏黃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淤塞之患不過費十萬緡自可成功且黃河之患已非一日智者不與水爭地惟其甚而導之而其激蕩變遷雖神禹不能使九河常如故也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弘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等處而後荊隆口張秋等口可塞亦分減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漕縣恃長堤以禦河患亦既有年爲今之計惟于單曹一帶爲堤以禦之不使淤漕渠耳烏得可輕易廢　朝廷錢糧絕閭閻之地脈變丘陵以爲下舍川澤以爲高哉若曰神河巨測則固非力所及必欲別求遠圖以踪陳宋之跡則新河一開非弃數里之田爲巨浸不可以爲也疏上　朝議不協以姑蘇盛公應期代之竟不底績　行狀

王文恪曰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知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惟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澤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泛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憲章錄

劉天和治河六柳一曰臥柳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即以堤內外兩廣邊各橫鋪如銅錢拏指大柳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株不許稀踈土內橫鋪二小尺餘不許短淺土面止許留二小寸不許留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二曰低柳凡舊堤及新堤不繫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橛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柳樁如鷄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橛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

栁臥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二三寸却用栁條將
栁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
次即與先栽一尺栁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
引橛密栽栁椿一層亦栽臥栁編栁各二次亦用土
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俱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
三法皆專爲固護堤岸葢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
枝葉綢繆名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
稍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
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法運河黃
河通用四曰深栁前三法止可護堤防溢漲之水如

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離河數里及觀河勢將衝
之處堤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栁將所造長四尺長八
尺長一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等鐵裹引橛
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二丈許然後將徑直帶稍
栁枝如根稍俱大者爲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
但下如雞子上儘枝稍長餘二丈者皆可用連皮栽
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稍或數枝
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
以上毋縱橫五尺即栽一枝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
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

愈深上則根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障禦或因
之外編巨栁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於臨水下
埽以繩繫岸以樁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本
院嘗以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墩水不能衝者詢之
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栁枝伐去而根猶存彼不
過淺栽一層況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遇
漕已成深淵而栁樹植立畧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
凡吾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即
可望成効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
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

言是聽而不知機緘之有爲也凡目今捲埽斧刃堤
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審思篤行共
圖實効勉之勉之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緊
要去處亦可用五曰漫栁凡波水漫流去處難以築
堤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栁數十層俗名隨河栁
不畏渰没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
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
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照地界自築一二尺餘
縷水小堤上栽檉栁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
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効甚大掌印管河等官務

宜着實舉行黃河用之六曰高栁照常於堤內外用
蠢大長栁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
以堤面栽植以便捲挽 經濟錄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併欲興
利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
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
秋濟寧徐州處處𨻶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
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膠河故道
皆不可不早圖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
萊大洋之險且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今言

海運之事自秦漢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
燕胡元航海汎江浮淮入河裕國富民海運之力居
多丘文莊大學衍義補與海道經一自南京龍江關
一自福建長樂港一自太倉劉家港開船俱入楊子
江口盤轉入山東過膠州登州沙門島歷三洋達直
沽交卸我 太祖高皇帝撫綏遼東亦嘗海運糧七
十萬石以給軍餉 成祖文皇帝定鼎幽薊亦嘗海
運米七十萬石以實京儲故道猶存勢險難圖司國
計者諱之宜矣若夫今之議海運者名雖海洋實無
異於遭河矣若自南直隸淮安府淮河入支家河至

漣子口河計三百八十里入于海由海至山東安東
衛至膠州蔴灣海口二百八十里風帆一日一夜自
淮抵膠矣由蔴灣膠萊河至海倉大海口三百五十
里入海大海口至唐頭一百二十里唐頭至小聖廟
洋二百里小聖廟洋至北直隸小直沽河八十里又
一百八十里抵天津衛丁字沽風帆二日二夜海倉
亦抵天津矣通計一千四百餘里而海洋之中不過
六百里耳囘視登萊故道風濤萬里洋礁蝟集勢之
險易殆懸絕矣南北海道姑置毋講所可慮者膠萊
河之淤塞阻滞不通特毫末耳若夫夏霖秋溢膠萊

河水汎漲若湖若川兩海水勢相通又不必挑濬則
揚帆無滯矣此乃權宜之術非帝王萬全之道以豫
爲先者也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歷登萊訪茲
遺跡檄使采訪爲圖表之而新河之名肇矣嘉靖十
七年憲副王獻慨然自任飭材鳩工鬪石基址屢獲
舊跡而新河之事興矣自此之後商賈雲集貨物相
易南海膠州有椿木稅北海掖縣有船隻料膠州平
度鄰境十數郡邑之民仰給攸賴船隻不行者往年
鬧倭寇之變海防禁之耳非船舶創始作俑者也議
者欲引濰水於上流又艱於地勢之下議者又以分

氷嶺之高險而難於取鑿議者又以馬家濠苦頑石之嶙峋議者又以麻灣海倉口潮沙之流動議者畏秋溢之淤塞議者主尺丈之高下議者論工役之重大衆口紛紜從違兩持不諳大體專事末節將奚取衷耶請以一九泥破之誠能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以復海運避萬里風濤之險後無前之偉績成中興之大業豈不快哉馬家濠石峽五里王公獻開鑿將成偶爲當道所阻事不底績或欲兩頭置閘以蓄潮水通舟避險亦有可講者但曠日持久虛費工役近來客船多由薛家島迤東淮子口大洋轉尖入麻灣口

自把浪廟入龍家屯石喇灣雖小石里餘亦易爲功五里至陳村閘舊時有壩遏沽河水不得東行而海潮止此不北矣大沽河于壩漢唐以來古跡尚存捲埽打壩橫過沽水南下若大雨時行沽水泛濫則開閘以防其橫流春夏之交河水淺澁則閉閘以達其清派由小閘口入挑河十五里入吳家口以厚分水嶺以南水勢分水嶺迺白河年久積沙所滲而淘取之甚易置閘障之以隔淤沙由河身堅固如鐵非頹岸崩崖之比也窩鋪有都泊環水百里築置長堤作減水閘以約水北下引膠河水入張魯河河通高密縣五龍河連絡諸城諸水以厚分水嶺以北水勢周家北閘引大壩河與小壩河相通入九穴泊鑿渠五尺引水以入昌許渠濰河水勢極大打壩遏水東行自媒河以達膠河蓄洩淘泉皆如沽河事例以厚玉皇廟迤東水勢玉皇廟淺窄孫鎭口淤土稍費工力楊家圈新河海倉大海口潮水時至乘潮可舉河至呂橋亦不南矣河身比之泊身頗高每遇乾旱則河水消耗每遇霖潦則野水混合若將河身濬五六尺衆水就下取河身土以爲堤外取土重覆之以成月河減水開水有閘以時蓄洩則水有歸向而淤塞之

患免矣夫三百餘里今開於挑淺一百五十里耳夫以人計不過七八萬錢以緡計不過二百萬工以時計不過二年權度其疏塞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久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擇任方面重臣督令所屬府縣府縣督令津吏老人海防有廠濟危拯溺以保萬全挑濬有役淘淤窒壅以防不虞司津有吏修廢補罅以期不墜匯衆流歸於一導諸泉合其流事半於古功必倍之較之百年漕運壞於漲於湍激迅復河土灉淹一夫之牽挽過於六贏之驅馳決汪一里之口動費數萬之金今

日修河之費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然所以功不必成而事不必任者何哉葢疏濬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築壩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　蘭雪齋漫抄

附泉源考

按輿地志登萊環海而居廼海運故道唯平度州扼其吭有新河經復帶流接連兩海水源出高密縣南自膠州分流北至萊州府海倉入海自膠抵萊因名膠萊河元時流濬避東海數千里之險故名新河諺

曰銅幇鐵底今亦曰南新河北新河云平度漢膠東郡河在州治西又曰膠河陶宗儀輟耕錄勝國時天下水利十二其一謂膠萊海口距海三百四十里元史載開膠萊河工役始末以其未運兵梗譁其詳矣故老相傳灣泊閘壩基址遺跡識記甚詳嘗考山東通誌平度東界沽河雖有大小二名實支派沚渚別耳源出黃縣東北入棲霞縣招遠縣界轉折西南自萊陽縣入平度州崖頭南三里挑河小閘口又南至即墨縣陳村入海按古蹟南村一名千壩舊壩樁木猶存水勢闊大北十里至五道口挑河挑河十五里達吳家口入南新河其口名小閘口父老相傳昔漢膠東康王寄都諸毛城城古即墨田單據此破燕故基森然猶有王者氣象鑿此通新河入都泊觀蓮之渠耳殊不知其過沽水之迹也小閘口置閘春冬閉塞夏秋開啓蓄洩以時則沽河大脈流入新河矣且沿海郡縣凡百流泉河渠若以時疏之如寧陽引泰山諸泉特命水部主事督理官夫淘濬泉源以益運河若兩河之水既合為一衆泉之流又併以歸何患乎旱澁邪陳村舊傳有壩以遏吳家口之水使之北流過分水嶺則接小膠河達張魯河浩然之勢成矣

張魯河源出高密縣鐵橛山接五龍等河連絡諸城縣衆山之水以小歸大以大納小悉歸都泊都泊者衆水之聚處昔桑弘羊牧豕於海上茲其地也週廻百十餘里中隱二三十泉可設斗門作長堤挑濬諸泉以時啓閉以濟分水嶺以北水勢大壩河渠王公獻疏濬引水舊蹟尚存引入小壩河疏渠以達九穴泊九穴泊者房嶺決口九處水經二三十里中匯為湖又開渠十里置堤約水東北下以入周家口昌許渠事未底績而功有可講者正西有昌邑縣濰河發源於沂州入莒州經安丘諸山出自濰縣至昌邑柳

曎入海水勢極大不分冬夏常流亦名淮河漢將韓信囊沙破敵於此有韓信壩古蹟若修復舊壩稍殺水性又自媒河打壩橫遏濉水東行入新河勢甚順利諺云膠翁淮母無媒不成土人又畏其狂流故多諱之苟如沽河置壩蓄洩以時再打月壩約水湍性以濟玉皇廟迤東諸閘口之淺夫三河者膠萊河之命脈也舍此不講將何所據哉若現水之底下白河之流沙羅鍋雲河之源水又皆羽翼於寨豆槩利害者也尋源摘派者可不究心乎　漫抄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四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五

吳興後學淩迪知稺哲甫　輯
弟淩遇知稺隆甫　校

襍類

神異

劉誠意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面山而坐曰不暫釋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擲書入聞有呼之者曰此中有惡氣不可入也公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有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爲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拆裂得石一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纔展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然猶未得其旨綮乃多遊深山崇剎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馮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此天才也遂傳其學后事高皇帝嘗面對言及道士　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　上欲留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　國初事蹟

劉誠意在元初爲高安丞縣有耆老知天文術數之學其書甚富公與之語其人曰公既精明絕人而器識宏達當爲一代偉人吾書盡相付甚遂得究觀其說而得其要　吾學編

解學士縉丱角時在庠序齋宿冬夜寒甚同舍生欲飲無可貰者因謂公曰汝年少當往公趨至糟坊門閉矣扣之始開方持一罌而歸明日公詣其家償價糟主不納因曰公他日當作宰相問何據對曰吾妻難產三日矣公扣門時暗中語云丞相到來可放手罷我妻遂產一男方擬報謝何敢受償　菽談

湯襄武征廣西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面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弗殺人吾指子所攻之路王曰諾遂指潛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覘者之漁翁廼南臺太廟殿神也至今祠之　功臣錄

卓敬生質秀敏孝悌七歲嬉戲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焉之歸比入門廼異虎也　遜國記

方希直先墓初有妖後治墓乃見大蟒窟塚中生聚極繁殆至數千萬洞穴蔓廣腥穢偪人衆議盡殲之姑掩穴歸治挺鑊火攻之具其夕方公又夢黑衣媪拜懇言吾輩無損於公公將滅其族幸舍之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父曰奚報怨爲媪曰公能族我我能族公又曰吾輩族來懇矣方顧媪後男女無限然竟不許明日語家人且謂妖蟒乃爾正當除之因極力撲捕焚殺罄絕其夜聞山中哭聲後方公不幸嬰烈禍蛇孽亦足徵也　九朝野記

景中丞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來女子詰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詰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絕不至矣　遜國記

夏忠靖初生太夫人夢三閭夫人降其室及長家居僻陋恒有若戴大笠土神者夜竊護公行　宣廟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入數輩于道家有御賜名馬甚鬣毋召臨馬必踶齧鬪者報公具衣冠出而歸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少傳

楊文敏公榮其尊人未遇時嘗因地理家謂其所居云法不利後人若以居傍土地祠爲業則子孫世世榮顯少傅公從之風雨之夕竊徹祠中香爐置于廳事明日告諸鄰里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至

再乃謀於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爲祠耳衆推助之少傳公卽以其家爲祠而以移其業爲祠趾焉後生公爲相初公父士美夢道士眉髮蒼然扣門假宿翼日公生祖達卿聞啼聲曰雄哉是子必榮顯我家更名子榮 年譜

陳信敏與俞太保士悅少同補郡庠生甚相得出入恒與之俱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路逢燭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閧閧一人告云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悉從隘巷而去二公意郡公下學而還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後正統間俞尚書陳任都御史 西樵野記

陳信敏公父孟玉爲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厠見飯一碗拾取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神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童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綫香橋某家樓上其家不知奉祀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其妻夢亦如之卽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祀甚虔未幾有祖生信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爲一品夫人云 庚巳編

胡忠安公濙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見僧卽笑父問之僧答云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爲記聞者異之 本傳

雍王之國舟經岳陽土人傳岳陽樓自純陽降靈之後往往多仙逸迹某年有仕者大作道事畢徹醮翌日命從人再登灑掃忽見楼上有大字兩行曰岸幘長狀元出城巢鶴藩王過字勢飛逸其語邦人咸傳之幘在洞庭湖濱久沒于洪波至天順丙子忽沙泥頓漲明年丁丑華容黎尚書淳果魁天下又數年忽羣鶴作巢于城顚已有王府建國于衡道出城下焉 治世餘聞

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進須知者在途夢閒黃榜傳第一名彭時國子監生其人至京言於永濟監生張本端本端每問彭同鄉某文學何如有人夢渠魁黃榜友人見彭道其語頷麼曰惜乎太泄露彭曰夢中事何足憑又一朋友謂岳季方曰吾昨夢見賢兄魁多士季方曰若夢可信則已有人夢彭某作魁矣何又及我其人戲曰明年會試廷試有兩魁各占其一可也已而果然是時士夫中相傳有童謠云衆人知不

知明年狀元是彭時亦不知何自而起至後果驗云

可齋雜錄

李文達生而氣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疾劇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也幸毋以爲憂已而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爲神舉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所止布政使李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名世之才乎 紀聞

咸寧伯王襄毅公景泰二年進士廷試時風塵蔽天颺公卷去監試陳御史爲請得再給公出塞立大功封侯爵是其驗云 吾學編

徐武功初下制獄引鏡自照曰面色灰吾定不免廼日拱手默誦其所習斗母咒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乃今知免矣迨獄且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吻落瞋胸中有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鐏焉蓋斗神所爲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無間寒暑闔門不食豕肉公亦自秘其術不輕示人 蘇談

天順間武功伯被讁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於道武功訝而問焉僧曰我寺有石羊有異人君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至昨夕復鳴而公適至知爲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蘇談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月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爲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幼曾爲神樂觀道童也 高德錄

定襄伯郭登有文武才略 英廟愛之特受勛尉郭感激思欲立功一夕夢至岳祠見二人擔水釋荷前揖郭問爲誰對曰吾二人勛尉隣居其其乃不識耳因至階下仰問功名之事岳神目一僧下握其手同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怪茶罷告曰公之功名自此始矣必列五等既悟以語家人則隣近果有二人前夕死矣公心異之然莫曉所謂功名自

此始之說未幾詔征麓川公爲叅將分駐延安至則公廨皆爲重臣所據守臣延館于一僧寺一僧出茶六指宛然岳祠僧也公乃悟前夢勵志深入累敗賊衆以功陞都指揮都督後封定襄伯 埜記

商文毅父嘗爲嚴州吏公生時府公於夜閒遥見吏舍有光蹤蹟之非火也翌日問產吏家夜來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府公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後舉三元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素脈胗之云歟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入閣初公爲舉子時其師洪士直同宿學舍中輅夢有提人首三顆授之覺

而語洪洪曰吉夢也後三元應之　典故
成化十六年羅洗馬璟李侍講東陽同典南京秋試李在院夢有神謁云貢尚書來見李延之乃一貴官貌甚偉袍笏肅然謂李曰僕有小孫頗讀書今來應試願爲錄之李遜謝既覺以告羅慢不爲意已而取舍初定李又夢前貴人來謝曰小孫已荷收拔特此伸謝遂悟比拆卷首選乃寧國貢欽宴聞李問之實前元尚書師泰之孫也　閒中今古錄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

表謝恩之日以起早睡重不寤不及上殿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　駕留虜廷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讖乎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指與哥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柯潛之讖乎弘治十八年狀元顧鼎臣竊謂臣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忌踰月遺詔到豈非鼎臣龍駕之讖天順癸未會試監察御史焦顯時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科場果被火而諡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指附會之說也　璅綴錄

黃巖侍郎方石謝公鐸布衣時嘗月夜翫遊邑城之澄江浮橋徘徊久之忽橋下有隸卒曳一婦人登橋從岸而去公尾其後見一貿人候於途呵令曳至曲巷民家門首呼曰錢清事已發限明日午時取勘門內應聲唯唯已而皆不見公知其爲幽瞑也明午復至其門偵之見竹工負物入門倏爾流血仆地公憶夜所聞語之曰錢清事已發竹工瞪視曰是矣是矣遂死公竟不曉所謂越數年公授學至山陰之錢清有富家妾嘗被殺會有織工至執于官不勝拷掠遂誣服公聞其事問富家曰數年前有竹公至汝家乎

答曰有之實黃巖某以造竹器主於此自妾死不復至矣公乃以錢清事發之詳告之富家乃悟妾爲竹公所殺而誤逮織工也以公之言白於官織工獲釋蓋竹公嘗與妾通利其財殺之也　雙槐歲抄

羅文肅公玘爲秀才時成化乙巳由入粟至陝西還舟中大疫公亦被病勢益熾公以錐刺其手無血自度必死時其弟經在舟與之決正冠瞑目奄奄若入溟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至巳僅餘微息忽聞舟中呼天妃至遂張目覺舟之篙篷壓下如蹻足之垂而陷者宛然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士病在孤

旅如何無一神救護我送他一陣好風言畢輪足舉起遂復故頓覺渾身冷覯須臾汗如雨漸覺少甦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具儀叩謝勒其事於楣間　埜記

胡敬齋先生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之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亦不答復笑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蓋先生正學君子鬼物非故爲狎侮亦爱公警公之意云　本傳

韓公雍守兩廣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十人白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大籐忽林中出青衣方巾數十人伏謁軍前諸校問之曰我等皆山中良畬聞大兵至特呈民事公知之命下五人一班以進至營中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士卒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及大勝比公卒地人供以爲神　西樵埜記

閔莊懿入郡齋誦書東楹忽疾風迅雷大雨如注衣領皆濕移書就西楹未及展誦忽震雷擊碎東楹棟宛無一遺者公獲無恙天順癸未公赴會試文場災恍惚若有神助公以畚投卷不預難二事人皆異之

年譜

楊公繼宗在郡時歲饑嘗發倉庫羨餘賑之而不及聞于上司後泰政韓者按郡知而銜之欲與查考呼卷在案方展閱間旋風從案捲卷飛颺空中埜鷹數十爪之紛碎韓驚嘆而去　遺愛録

倪文毅公岳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文僖以爲岳神所感也因名曰岳　吳文定撰傳

羅一峰先生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捐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招老人竟無所得丙戌遂第狀元　庚巳編

羅一峰赴試時有一水手夢中與語之曰明日附舟乃羅狀元明日果有秀士來附舟詢其姓則是衆皆驚訝倫赴春闈道蘇州爲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宿舟中夢文正遺之詩曰賜帶横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煙霞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鐶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缺路費如何僕曰公無爱夜來于盆中獲一耳鐶足以爲費倫怒索其鐶而還

之比至則其婦爲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既而入場被火賴謝大部出之人以爲陰騭之報倫有詩寄大部曰曾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生真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成化丙戌倫與同邑劉忠同赴春闈因至遲舍館盡屬他人覓一暗室塵垢繞梁方掃除忽梁上墜一軸細拂去其塵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款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至揭榜二人皆登第倫則狀元也 典故

成化甲辰二月初蘇郡學大成殿之東吻青氣一道上衝徐有貞見之謂郡守丘霽曰此文明之象也未

幾吳寬狀元及第又蘇州府學池蓮一莖二花明春有甘露降于學之桃樹兩月吳文定爲狀元揭榜前三日異香滿座會試之前夢過國學適雲四合大雷電欲雨龍下攫其巾併其身而上遂驚寤焉江右舉人某貧不能赴會試憤怨欲自盡是夕夢有人語之曰汝中自有時待吳寬作狀元汝必登第已而果然又松江錢某者子名福生數歲夢女子三人來曰汝子科第當與蘇州吳寬同彼因至蘇訪吳寬時尚困庠舍然人皆稱其德優學博乃曰吾兒便不得科第得名借吳君足矣寬尋顯而福亦以亞魁會元狀元發跡名次略不異又南京吳文度屢試不第乃以字行成化辛卯其女弟偶夢明日狀元吳寬文度竊喜曰此我初名狀元必我也及揭榜狀元果吳寬但非文度耳其驗如此 典故

少保于公行狀載景泰七年西湖水竭爲公不祥之兆似矣何不載是年七月間晝當申刻之末彗星如洗箒狀微見西方至酉刻以後漸長如掃帚星日既沒其長竟半天如此兩月而滅人皆寒心莫知何兆明年正月 英廟復辟而乃置公罪則公上應乾象豈止一方之河水哉 通記

吳文定少嘗就某師受學偕友一二詣土地祠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夜有神冠裳楚楚示夢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什之詰旦師訪諸徒得之匏翁力命爲洗滌之匏菴復如祠書免貶二字而去後匏菴廷試首冠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西樵埜記

劉文靖健父任華州教諭時母張氏夢一神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悟猶有見也時白夫人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生而頭角隆隆起相貌奇甚教諭公大異之 内閣行實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丘文莊公濬少時詠之詩曰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又聞夏忠靖公原吉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羆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艸茅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藏飽歷氷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爲居顯位而不免呢小人詩言志者也二公之志見於詩矣世謂詩有讖不可苟作豈此類之謂乎客有舉高季迪所題筆峰詩者雲來濃似墨鴈去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怨何事季迪辭侍郎家居忽罹黨禍腰斬亦其讖也　歲抄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夢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太守三原王公曰生必輪廻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詢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即以此復公世以爲異　歲抄

浮梁戴公珊初於學宮肄業號房側池水極清瑩夜聞羣鬼自相爲別頗羨其能超代者又問代當何時曰在明午公聞而識之適期果有婦人來濯公叱之去是夕復聞其鬼曰昨日之期爲戴御史知之已救援矣後公果爲御史　客坐新聞

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前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効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鐲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　雙槐歲抄

羅文肅生正統丁卯歲母傅淑人夜夢紅光燭天有
物輪囷若牛旋五色雲而下瞑拜呼天熊天熊云振
動三日遡生公初名紀乙巳公命季弟景邃挾貲代
輸得度支牒誤書今名玘衆議須易之先生因穩往
歲以母病禱太華山有異夢王者坐指其掌解繡裳
授之於今名義爲協遂承其誤安之　埜記

程公信白公圭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
二公以爲不祥兆遂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
後二公相繼爲大司馬　塵談錄

徐文靖公初試京師夢至所居今文淵閣者上有三

老豆馬授公以鑰匙一握公出至門密數之其匙得
六後公入任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閣
司印果六又公爲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
醫也令胗之時勉既胗以公脈有歇至不敢言公曰
吾脈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無妨然終不樂次謁苑
文正公廟少酣忽坐睡夢一人衣冠來謁曰勿憂也
公之壽年還有兩干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矣其後
二十二年卒蓋干之爲字兩十兩一合爲二十二云
其神驗如此　長語

乙未會試徐公與丘文莊主考久之未得魁選公與
文莊約默禱於天以祈夢兆明日公謂文莊曰公有
夢乎無也丘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所大浸滋滋忽
有一物若龜焉叩首登岸余以三箭挿其上而未詳
所主蓋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及揭榜
果忝第一謂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狀頭望余而余不
副其意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爲學士又薦爲少詹
事余詣謝迺言于公曰所謂三箭者應矣某不才辱
公薦會試一也學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
曰不然蓋吾當時夢有異其挿箭也爲品字之象其
一品之兆乎某不敢當公不祿後以非才謬登政府
秩一品　長語

馬少師文昇初生時有夢雲起鈞陽東南隅望氣者
以爲適符其兆位冢宰前後歷仕五十餘年雖年及
耄而精力不衰後致仕去正德壬申卒于家其日日
將晡時公里人有事從城外歸者道逢公乘肩輿侍
從甚衆自輿中向其人拱手問所之曰莊上去其人
歸到公門聞哭聲乃知已捐館矣　庚巳編

耿清惠生時母夢神告曰吾自冠山來當大汝門覺
而公生　本傳

陳白沙議建崖山大忠祠慈元廟祠成太夫人夢金

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
夢一女人後餙豆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
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弔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
竟逼之句厓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台
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以布囊貯羅浮山
邊之八月八日夜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
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沒夢與濂
溪兩崖畓歌於衡山之五峰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
極清故所感如是　行狀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勑右副都御史劉公大夏往治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董其役方祭神焚帛煙燼
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煙中入空
而滅　庚巳編

京師民某氏一日夢文天祥至其家方入門即仆是
年春朱公希周生是家狀元及第一夕下樓偶失足
顛仆良久始甦蓋天祥乃宋丙辰狀元也又無錫富
室請將因𠛬今春狀元姓名判云姓字原從太祖來
反求文武定奇才而今要識機關巧須向詩中仔細
猜反求爲希文武爲周姓名巳默示矣　嵩陽雜識

丙辰春京師喧傳今狀元仍在蘇州蓋先是有舉子
夢蘇州城大街感張鼓樂兩人持二旗上大書狀元
二人持竿遍身流血先是癸丑太倉毛公澄爲狀元
亦夢蘇城迎狀元今必驗矣後果崑山朱公希周爲
狀元方悟二人被血乃朱也朱初中會試有人送宋
鑑云司馬公五規不可不看朱遂熟讀全文後制策
果有此段朱遂備書之閣老徐劉二公得其卷稱爲
博學薦爲第一　庚巳編

李公克嗣在刑曹以直道忤時貶出判岳州執法不
撓夷酋至謀火公屋廬見絳衣人繞公居而罷　呂徑埜亭

正德庚辰閩人劉世楊以會試入京夢有人告之曰

今年狀元名國裳劉明日即取以易巳字後劉舉進
士而狀元果舒國裳也　狀元考

呂涇埜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僦館宿新臺空舍
夜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勉學後當魁天下明日
獲試超補廩膳生屢爲督學遂菴楊公虎谷王公所
拔又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大進
　馬理撰志

孫忠烈至江西暫處清戎察院藩臬以舊撫臺隘居
者多病當改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仍舊貫而加葺
之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

鏡背刻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中扶日月等語公
竟歿忠藎先兆云 忠感記

孫忠烈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歿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且天劃然忽斷炯炯若目見者諱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先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江西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色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 忠烈編

宋知府以方未第時夜泊鄱陽湖夢吏持檄曰上帝命汝作靖州城隍公靖州人甚訝及守瑞迺知瑞古靖州也後復歿于鄱陽湖則其生爲瑞守歿爲城隍吁亦異哉 甘泉詩序

薛西原癸酉科與郡庠同應試行至長灣先生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衆驚異傳視畢復投于河是年魁鄉薦 志

高子業之生也甄夫人夢人擊門大呼高東者三毋驚謂渠父曰妾將產矣厥夢若此妾將震焉而夫子以爲兆如何也父笑曰此吉祥也已而生公 琬琰錄

王伯安正德間言事謫貴州過溪覆舟幾厄時有漁人泛溪中極之上山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儒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埜記

陽明王公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悟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雲名指所生樓曰瑞雲樓生五歲不言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悟更今名卽能言弘治十四年先生錄囚江北事竣遊九華宿無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僊待以客禮請問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岩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嘆 年譜

陽明先生二十一舉鄉試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胡端敏同舉其後寧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 年譜

王文成謫貴州驛丞行至錢塘度瑾怒未什乃托言投江潛至海濱賦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

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知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聲哭子胥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掖而行耳傍聞風濤洶湃須臾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叟處其中騶女樂及左右所置明珠白璧平生未之覩也與二叟奕大棋聯句浹旬而別其二童子復引登陸見一老人來解縛拜謝因問曰此當何處老人曰此福建界也遂行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不納趨埜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廟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于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曾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大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驛在萬山叢棘中舊無屋公至民始伐木爲屋以居公乃閉戶講讀夷民化之

庚午瑾誅始擢知廬陵公年十五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蚤來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嘉靖征田利還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廟禮拜如夢中所見因讀夢中詩且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　年譜

神讖

劉誠意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源宇文公諒諸同游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別　行狀

劉誠意疾革時語其子云我家封爵當中絕然至五世後應得武職從玆可傳繼矣至孫薦襲爵後果被革弘治初詔錄公後為處州指揮使至五世矣時嫡

孫以皐繫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為奇遇誠意嘗遊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居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後其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鏹百萬果徹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庚巳編

太祖命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劉基授方略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項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同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之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黃舊生行狀

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文皇帝宴時　文皇帝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應聲曰國亂民貧王不出頭誰做主　文皇大喜及靖難將起令擇日必須用某月某日某時好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　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　陛下是箇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

勢頭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毋緩其後果然　典故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兵書馬文昇謂埜獸入城非宜奏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當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既而乾清宮燬焉或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曰子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巳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稻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

耳不意亦驗也　治世餘聞
劉誠意起復入京道經建德適張士誠入寇時曹國
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
走退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
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
動公趣使進兵至則空壘擊鼓聲者乃所掠老弱耳
遂窮追賊走至東陽悉擒之還　黃伯生撰行狀
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神與衰甚驗見
王華川公嘆曰子充異代之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
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

將有所待者歲戊戌　太祖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
徵之公憣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
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　上見大喜益加禮敬必稱
子充而不名　鄭濟撰行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劫殺有徒
既繁乃僭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
謀去適　皇祖　皇祖初亦與共事謂劉應便除之
乎基云不足爲伺他僞僭熄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
建號大明　皇祖從之韓果先殄　埜記
文皇龍潛時劉觀爲王府良醫一日以數事怒之與

數人詣雲南始至入鐵佛寺寺僧顧劉等曰方談獄
德旁一僧曰豐于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
拒懇之久乃顧劉曰君知之劉又問答曰姚和尚知
之蓋二僧方談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之無幾果召還
劉歸以啓　上時姚公未見親寄劉等言其能　上
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
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繫
于內衣帶解奉於　上　上視既姚以一文錢擲之
徐復一擲訖語　上曰　殿下要作皇帝乎　上
曰莫胡說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殿下可尋來一

看問爲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致之未至
燕使者與飲于一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
相類者九人竝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看
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　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
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上還
宮命召陟座詳叩之珙曰　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
鬚及臍即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縶送有司言有遊
客來府中爲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
沽入舟　上以一大桶盛袁而錮之舁入王府　上
遂與言事　上日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

袁視之袁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
矣　殿下何忽仰視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特
稍貴力耳　埜記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之期姚每言未可　上曰如何
姚曰伺有天兵來助乃可　上未知所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上天兵應至及期　上已發兵見空中兵
甲蔽天其帥卽玄帝也　上忽搔首髮皆散解披面
卽玄帝像也此其應云　埜記
姚廣孝爲　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瓴甋鉼
缶窖甃之口向內其上以鑄下畜鵝鴨日夕鳴噪迄
不聞煅聲　傳信錄

建文初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上書言
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議以濟妄言繫至官將殺之
召入仰面大呼曰　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
晩乃囚濟于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
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戰將樹碑敘戰功及
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
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爲我
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
椎脫處得免濟曩之祭禳碑也淮上諸將兵敗建文

君召濟還京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勵名
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
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
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君卽召
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
爲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
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至
京莫知所終　遜國記
劉誠意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
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　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
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
夢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
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
留人俾公縱之　黃伯生撰行狀
滁陽王郭子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
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
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瞽未許嫁王父過其
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瞽目未配
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旣而娶不數

年家口贍足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善謂
大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必大吾家元末民間有
造言者王誤中其說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
客至正壬辰汝頴兵起王識天下將變乃召所結賓
客子弟挾濠梁據之時　高皇初入濠梁抵其城爲
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挽之麾
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
當爲汝婚王暮歸與夫人語及斯事夫人忽悅惜謂
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
撫於家反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　國初事蹟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與伯溫抵背坐
御舟上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太呼　太祖亦
驚起疑其作亂但見伯溫雙手麾之呼曰難星過可
更舟　太祖悟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晌舊舟已爲
敵砲擊碎矣及后勝負尚未決伯溫密言于　太祖
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決勝　太祖從之
遂平陳氏　傳信錄

太祖既有天下一日謂誠意伯劉基曰汝既佐朕定
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對曰
有因成一小篋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謂曰非有大
故不可開后　成祖入靖內難城既破開篋視之則
見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曰此伯溫教我也遂披剃
而遁　傳信錄

太祖欲建宮闕命劉基相地定在前湖中爲正殿已
立樁於水中矣　太祖嫌其逼前遷之少後基見而
怪之問曰誰所遷耶　太祖曰此朕意也基曰如此
亦好但后世不免遷都　傳信錄

洪武初京城既完　上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
之基對曰人實不能踰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

子隱語也然則基當時已知　成祖之必有天下矣
傳信錄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穕質
之曰孰爲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是也梓溪果及
第復以後事質於蕭答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謫閩
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孝祠蕭之術可謂妙矣
百可識志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
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已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
公私語劉元博溥元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久之

不退舍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逢人婦也遂行比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間多不樂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倏稍退吾方可以爲未幾竟爲曹石所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像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茂陵已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

卯歲僧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此文明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期嘗謂客曰吳君入閣之後天下始多事矣迨弘治末文定公入綰綸綍沒後半歲而泰陵鼎成未幾而逆瑾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潢池之擾而朝埜不靖蓋果驗云　庚巳編

長洲薛副使英祖墓在東亭公舟過之指爲人曰此地當出一繫金帶人時薛猶未達後竟舉進士第至今官金齒衛學舊鮮成名者公謫居相其地謂植樹木其西以爲障當有益有司從之科第由是遂盛其他巧發奇中尚多不能悉記　庚巳編

恢諧

今制東宮官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洗得不乾淨衆聞之噱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假庶子先生眞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無以答　瑑綴錄

吳思菴先生談及晚學后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耳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葢言其破碎摘製之學秖足供談笑也　蘇談

夏忠靖公永樂間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命一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登厠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履而行給事給事葉卽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菽園雜記

解學士縉與呂尚書震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駞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誑已他日得一死象蹄脛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个解癡哥光祿何曾殺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爲之哄然一笑　埜記

太理少卿長興楊公復能詩有盛名其家僮往往於玄武廟埂取萍藻爲豚食吳思菴時捱都察院章以客遞驅事據之楊答以小詩云太湖隄下後河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內好撑船思菴爲之赧然　近峯聞略

景泰中徐左僉有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墼也　埜記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出不由甲科詫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也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　褒談

柳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得給事中卽欲干撓選法者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詞多切中而益以見其度云　褒談

劉文介儼正統壬戌狀元及第有邵進者在甲尾劉嘗欲致東于邵自稱爲年末或詒云劉公笑子殿甲尾故云然邵怒曰狀元不是工夫上人做我見劉必

辱之劉笑而解之以詩云狀元本是龍頭選龍尾分明屬邵卿龍尾棹時天必雨龍頭未必敢相輕邵聞之亦解顏　菽園雜記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鍾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我益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蘇談

陳獻章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獻章題其柱云烏音人多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　簷曝偶談

豪俠

永樂中曾狀元棨體貌魁碩文學充贍朝埜咸聳望焉有交趾貢使飲量無類　上令左右舉善飲者館款之或舉二都護以對　上曰朝廷可無一大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於　上上問曰卿量幾何狀元曰館款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也於是飲之徹夜珍玩巨觴靡試不及二使赧謝去翌日莊候謝恩上悅曰不論卿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大明狀元耶　賜酒益隆　羣賢彙語

王冕磊落有大志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下東吳渡江入淮楚地北抵楚燕都歷覽名山川搜訪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呼潭悲歌人斥爲狂奴隱山谷中著書一卷坐臥輒隨秘不使人覩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聳毛髮天大雪亦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　太祖取婺州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尋卒君子惜之　潛溪集

曾學士棨上嘗試天馬歌援筆立就佳之賜寶帶固辭遺火延燒民居上弗罪也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

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大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盖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獻實

李獻吉爲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益指此也獻吉既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俞中丞諫督兵平寇兩廣倒抑諸司長跪李獨植立俞怪問足下何官耶李徐答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命督諸生竟出後與御史有郄即率諸生手銀鐺欲鎖御

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坐搆免名益重方岳部使過汴必謁李年位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客侍坐往往不堪乃起寧藩之獄陷李幾死林尚書待用力救得免　卮言

崔子舒好劇飲嘗至五更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時李文正以元相朝天微瞥遥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不醉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埜記

楊用修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尤欲得其書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裓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爲快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怍人謂此君故自汚非也一措大棄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有規楊用修者答書云文有仗景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崔伯延每臨陣則召回僧起爲壯士歌宋子經修史使麗毆蘖椽燭吳元中起艸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忝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余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

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卮言

孫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少師坐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志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五

吳興後學淩迪知穉哲甫　輯
弟淩遇知穉隆甫　校

襍類

評論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二人焉安成李公時勉吳郡陳公祚東坡謂劉元城爲鐵漢今于二公亦云　漫錄

名臣錄曰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鶚之好禮其烈與嚴美矣　襍錄

石淙文稿曰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爲時望所歸者兵部尚書河州王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公不二三人　名臣錄

古穰雜錄曰　文廟過江時解縉與胡廣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雷于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矣　通記

瑣綴錄曰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　名臣錄

楊東里曰予官兩京四十年所見六卿大臣剛直之操廉潔之心閎厚之度通碩之才經國如家至公不私有古賢臣君子之志始終不渝輿議所歸無間然者東萊一人焉耳　文集

瑣綴錄曰陳光世初與古廉李公同在翰林袁柳莊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信有驗矣　庚巳編

邵二泉曰實嘗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之大義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于肅愍建社稷之

大功皆所謂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名臣錄

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　言行錄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于六曹尚書天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愊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賁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願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河州王竑三原王恕　單縣秦紘　封丘黃紱　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

海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竑擿馬順怨劫王敖紘論汪直級劉繼曉使見
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
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
弘治中華容劉大夏洪洞韓文鈞陽馬文昇靈寶許
進曲陽周經盧氏耿裕金陵倪岳安福張敷華咸稱
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嚮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
體又變矣雖形迹罔彙義避矯直亦迍數然嫩自言
路志伸毀譽進黜氣燄滿臧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
靡靡難觀亦諸人其寵飭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
要歌徼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

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　文集
客座新聞曰鉅鹿耿公裕工書清惠公之子錢塘倪
公岳宗伯文僖公之子太原周公經大司寇莊懿公
之子弘治中三公同任禮部耿爲尚書倪周則左右
侍郎也三公皆世祿高位輝映一時無可與儔者以
爲當代罕有後耿倪俱冢宰周大司徒皆名臣云
名賢彙語
楓山語錄曰今日士大夫曉達天下國家事惟張廷
祥　名臣錄
名臣錄曰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

蹇公厚重博大爲當代名臣功業德量巽與之同而
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今論其姦惡
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　誌
楊月湖曰虎谷王公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
傑說者謂虎谷廉靖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虎谷早
逝可惜可惜使得立　朝其視汲黯何媿哉　名臣錄
江西通志云張簡肅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
憲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公與林翰林俊章
懋云　名臣錄
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泰　傳

守溪筆記曰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
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翰修偉寬溫粹含弘遷明暢
亮直豈有公輔之望及丘文莊卒遂用遷入閣十餘
年間號稱持正不失爲賢相　名臣錄
崔銑在南封部常與羅太常圭峯論　內閣臣圭峯
曰能剖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
圭峯也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傳公樸木人斯言殆
激歟及後乃深嘆圭峯之智云　傳
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
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以愚蠢肆其罔士靡靡

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牟斌凡三人云　牟斌小傳

唐尚書龍撰同仁祠記曰濠之始爲亂納賂京師要權近習中鞠禍心外播凶痛衆怒如水火端敏方爲按察副使憤曰惡茂哉遂列其辠狀揚于王庭張射墉之器定曲突之謀忠之道也乃下錦衣獄而遂陽之戍竟弗少原然自此濠之心路人皆知之而濠其殆矣忠烈以巡撫至容樹隄防剪其羽翼豈啻一日怂濠哉濠迄弗悔禍卒逞馬首以威劫庭府忠烈抑指天日矢無二心挺身白刃䑛且折罵不絕口所以奪濠之䰟者固凛如也已而烏合十萬弄兵長江會陽明以都御史提督軍務倡揭華旗呼集義旅批擣巢穴濠震慴乃爲順流之揖我師洸洸迎而擊之斃濠若孤豚然洪都底定浙亦解嚴是故濠之平端敏發厥始忠烈陽明成厥終者也仁者正誼不謀利殺身不求生三公以之哉夫仁之難久矣非仁之難成也利之也而後苦其難也是故求仁莫先於正誼若忠烈嬰刃罵賊端敏絕不有其身陽明直捐生而赴之皆奉大閒執彝與正誼而往彼避患私軀之利誠不足爲三公謀也是故死者成殺身之節生者挺無

求之志倜倜然而同歸于仁矣忠烈陽明竝餘姚端敏誕生于杭蓋浙之山川蟠吳越之雄冒斗牛之精是故洪源神嶽蔚烝清淑俊發靈英烈士貞臣河泝而壁立也等而上之又若開國宣命忠文死義靖難與師正學伏節土木之變肅愍定功忠文婺人正學台人肅愍亦杭人而何浙之多仁也豈惟山川之能哉乃實　國家德教涵濡之深神化感奮之速而然爾　與忠私錄

吳伯通序張汀州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時迹頗與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竝傳無疑　名臣錄

崔銑四貞祠記曰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畧八人又進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爲宰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宦袞江彬入而巡幸輿官輕而賴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剌骨矣衆謂其必死矣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瑾

敗而永繼永敗而彬寧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避位
傅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
許逵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于壞哉　文集

陳白沙要語曰胡居仁執守甚堅灑落不如莊孔暘
林緝熙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貞卿惟灑落有壁立
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他日造就擔當
斯道孔暘貞卿而已　名臣錄

羅倫復張都憲書曰予友章懋德議論頗有源委似
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
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名臣錄

王氏存笥稿曰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
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
淵雷雨興焉虎所在山州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為祥
亦罔不駭其為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
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復進是葢覩昭曠之道越
拘攣之見不奪于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
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趺其節未見也　文集

彭幸菴忠孝剛方有大臣風節其處哈密不能無遺
憾也　今言

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為輔弼者　王文定公瓚董中
峰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峰文學蘊藉
行誼修潔竟為永嘉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甚惜之
王官至禮部侍郎張南京兵部尚書中峰及張余嘗
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今言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徽徽才敏達同有文學修
行皆仕洪武中靈寶許襄毅公進進子松皋讚襄毅
天官嘉靖中松皋恭慎小心余為屬吏未嘗見其以
私怒中傷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以故內
閣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勁諒達近世名卿鮮能及
之松皋與兄誥同時為兩京戶部尚書誥博學沉思

卒謚莊敏論者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松皋弘
而不毅余見松皋儘有毅　今言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
佞倖導　康陵南征罪人未就甸師之戮中外危疑
洶洶視行陳間尤費心力媢嫉之徒肆為誣詆天日
鑒之而已其楠岡橫水浰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
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
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慎勿輕訾也　今言

王鏊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　鑾歸此
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

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噫于公之功大矣然孰能亮之 憲章錄

憲章錄曰劉忠宣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至如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軌云

定數

嘉興張公寧以才質受寵於 英宗嘗稱爲我張寧吏部祭 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陞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推未幾 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李文達又忌寧僅陞汀州知府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廼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公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身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爲陰騭耶數固有定也 近峯聞略

吳文定公癸亥歲以會典進呈將有恩命二月二十夜夢一人立堂上一內臣從後出與揖若懷一帖子云查何何必多只一條足矣言畢即入時王濟之對立云已定乙丑日矣遂覺起視曆頭乙丑爲二十八日濟之邀飲爲談其事至期早朝畢果召吏部與手敕行覔有禮部尚書之命始知凡事前定非人所能爲也 文集

國朝親王受封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來必擇翰林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

事陞越府長史鬱鬱不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郕府講讀官東里公欲舉侍郎儀銘恐銘見慽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舉後郕王嗣位銘等皆從龍起官至宮保尚書人之升沉固自有定豈人之所能爲哉　瑣綴錄

天順二年吳徵士與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禁嘿以對左右怪之促使言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欲宿州備顧問竟不如志駕起因儵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頂顙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　旨以忍痛故耳噫此何莫非數也哉　孤樹裒談

寧波胡弘深於易理以卜筮名景泰初楊尚書翥從問休咎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　庚巳編

胡公廣楊公溥　廷試俱取首甲而狀元未定　上雖注意於溥試問小内豎曰今年狀元在何處即對曰在湖廣遂擧廣第一　西樵埜記

商輅會試禮部累不第卒業太學歲乙丑載試夢至岳祠祈問利否岳神目判官閱籍云皆在首商喜趨出廊下見神吏解數人來內一人乃從遊太學儒士餘姚潘叔英也呼之不應而泣遂驚寤及禮部　廷試商皆第一潘中乙榜授陝州訓導未久而卒夫壽天窮通皆有定數如此人其可以不安命乎　典故

報應

宋景濂初葬夔州永樂中蜀獻王遷葬成都華陽縣東十五里仍賜田八十畝以供祭祀弘治中墓壞督學憲副欲修之會蜀府承奉宋昌者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認爲先生遠裔遂讓其生坟改葬之計其直可費千金於是距先生之歿幾百年矣而高風盛德猶可感動乎人此又先生身後之㫒遇也 王池談屑

尹昌隆既除奸黨預儲議進左中允漢庶人惡昌隆改爲禮部主事尚書呂震喜屬官諂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同謀論死籍其家震病時時號呼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遜國記

劉忠愍之禍馬順以酒沃其屍蠅蚋羣嘬之至臭潰肉盡猶碎其骨嗟呼烈士徇名如劉公者寧知碎首裂身哉卒之巳巳之變馬順王振皆族滅身亦受禍尤烈方其得志自以爲上蒙下蔽殺一諫官不啻如螻蟻抑孰知其禍人家國至此極也世之爲人臣者可以監矣 本傳

曹鼐爲太和典史日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心竊悅之晚至館驛令召侍左右每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巳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次日遣還家后至京會試中式廷對時忽大風起吹一紙條墜於公前上有曹鼐不可四字宛然手書如新公大驚異下筆如有神助之者遂狀元及第想其紙書目盻之時鬼神實臨之不然何其報之神速如此也 埜記

瑣綴錄云英廟復辟徐有貞嗾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以召立外藩不軌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下多官會問于俛首不辦但言辦也死 朝廷赦得我衆人亦不肯惟王于之倸折折辦衆莫敢難蕭都御史維禎謂事出 朝廷亦難免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攘臂拳踢王于二公且謂此二奸臣識者含笑

奏上 英廟持之未決有貞進曰非此則今日之舉爲無名由是議決后曹石於有貞有隙必欲置之死地廼取誥券劾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跡神禹不敬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廼宥之編金齒爲民報應之速如此 通紀

天順丁丑承天門災岳編修正艸詔罪巳鯁切曹石相謂言奸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譖于上 上命杖岳一百謫戍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

季鐸得旨自往掾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
驗苛辱待之未幾上宥岳得還鐸得辠　上曰季鐸
家盡是岳物可悉取還之岳迺據鐸門搜括如鐸亦
復昔怨岳初爲儒臣貲無幾何鐸家畜不貲皆歸于
岳岳復加厲人以爲報之　埜記
于節菴養子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邊被宥還
將以節菴柩歸葬于鄉一日無聊中坐裱褙巷人家
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取而觀之則兩軸者節菴夫
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初節菴家圖畫皆被籍自
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入者太監盧永后旨宥免籍

物皆給還兩畫像乃誤給盧氏于氏此事不亦一奇
事矣哉　水東日記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黨與長沙欲逮內閣曹元太
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爲日後計元得削籍
去正德辛巳新都因言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
殺晉溪司禮曰萬歲今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
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欲逮新
都司禮亦不肯　今言
焦芳媚瑾斥逐正人劉謝既去又計傾韓文楊守隨
皆相繼斥罷許進爲太宰芳請托不行與張綵共謀
擠進勳令致仕又忌兵部尚書劉大夏議罷重辟李
文正極救得戍肅州其子黃中尤狂誕恣睢矯旨授
黃中檢討改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士官岑濬次入
家口有姝色殊甚芳聞求得之後臥病黃中聚麼人
咸鄙之瑾誅言官交劾其辠父子皆褫職爲民中原
盜起有趙鐩者入泌陽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塚墓
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廷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斲之曰
使吾誅此賊以謝天下議者謂盜賊猶知疾惡亦天
之報德也　通紀
吉水羅副使循作宦時見寺有七棺未葬輒出俸金

命僧瘞於寺側已而生子洪先即號曰念菴言一念
之善也至嘉靖己丑遂魁天下人以爲陰報云　狀元
考
天網恢恢踈而不漏愼哉愼哉江彬領兵殺一家二
十口報功論死得脫朱寧淫人之妻而殺其夫逃入
豹房二人皆得幸　康陵竟罹極刑以語言竿牘之
閒陷人於死豈無果報況竊　上權矯　王命而殺
人是一事而得二斬辠矣況又不止於一事一人乎
愼哉愼哉　今言

瑕疵

刑部尚書開濟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
病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
尚書　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好以法中
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
其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
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　上曰爾
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
幾又言濟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　上聞切責
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

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
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
脫之爲獄官所發　上詔諭濟濟歸部與侍郎王希
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　上怒
乃下濟獄幷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
幷希哲等誅之濟陰毒狡險外事諛悅嘗朝罷　上
召與論政事濟略無建明但稱曰眞聖人眞聖人故
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憲章錄

永樂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　文皇曰縉廣少同
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
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
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
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
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承之一
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解氏
蒙宥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廣有
此貞女然建文擢爲狀元棄之若弁毛何耶無亦愧
其女耶　雙槐歲抄

王汝玉作神龜賦　上親定爲第一召解學士謂曰
汝玉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

實不能勝　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部賀
表皆令王汝玉撰既上　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
淮侍側　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
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
不自安南還得辠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
仕至翰林侍講學士卒　懸笥瑣探

瑣綴錄云士大夫有謂方正學之誅尹昌隆之籍沒
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黃文簡憶昔祭酒劉益嘗見
謂文簡好訾毀同列一日　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
淮安在東陽對以淮素病瘵能染人自是有　旨

兎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亦出於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小人之尤者何得老死牖下耶好還之天豈憒憒耶姑俟智者審焉 內閣行實

天順目錄云胡頤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居鄉猶倚聲勢自尊宦其地者避之不較其於詩文有作卽刊況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通紀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修相約自盡于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覘胡動靜因見胡先

生如厠回問家人飼猪否解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舍豈有捨性命之理葢初無意於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哀哉宜文貞爲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之進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夫人耳 內閣行實

胡忠安爲人淳謹乏骨鯁風節是故罔恤建文之難俛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之議澳職司宗伯皆脂韋阿順無所拒拂未免畏縮保身之意重云 談纂

楊士奇晩年泥愛其子最爲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横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曰其人說汝果卽改之子得書反毀其人曰其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主之者連奏其不善狀 朝廷不忍加之畧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赦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又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卒始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天順目錄

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仗節受禍者毋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言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字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試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紅不可爲玄黃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文敏之言如此不審明者以爲何如 天順目錄

天順目錄云楊文敏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叅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

之仁惟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葢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詢誘貧富何如知其貧亦不却但與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或坐法迄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　通紀

姚廣孝恭靖嘗著道余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　憲章錄

胡文穆純厚周慎自處泊然然性乏骨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無非逢　上所好以爲佞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纖芥之憂其沒也復官

其子檀爲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好究天教名姓正相同譏之切矣　內閣行實

彭惠安公袁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便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葢指西楊輩修實錄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今言

成祖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比於魏徵夫唐室之興由太宗化家爲國而宮臣魏徵等皆出唐高祖之親擢建成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再事秦王不自怍焉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成不類況當時羣臣中如周是修之死我　成祖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旨聖意深矣　通紀

太子太保王翺爲汪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往見直屬翺爲介私問翺跪否翺曰焉有六卿跪人者乎翺先入旻陰伺之翺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翺尤旻旻曰吾

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　褒談

菽園雜記尹公旻行事不滿人意處頗詳謂曾歷部屬必先入中官之門者又私其鄉人跡尤著十爾懸廷鞠時旻從傍稱謙爲奸邪爲公論所嗤　通紀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旻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隆諸陰事下錦衣獄既而吏科給事中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賂如市尹旻縱子受賕欺公罔上舉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亦言尹旻賂賄公行苞苴競進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汚之跡夫旻父也隆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

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斷奮乾剛大彰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瓊王範于午門拷訊明白華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憲章錄

薛文清公山東巡按時言內外風憲緘默都御史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不得進階封贈父母　言行錄

天順目錄記周恂如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嘗

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往答之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通紀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曰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寺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殁北虜由於閹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家由倚托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歟　皇上紹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灑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

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官者亦不得縱其奸究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臣鑑已行須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按自王振擅權以來宦官之禍極矣然終正統之世未敢有顯然攻之者我　朝臣僚顯攻宦寺自此疏始賈斌以疎賤敢言尤難昔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遇

高皇帝當與馮堅同陞矣胡忠安乃沮格之得非畏宦官故與　通紀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　先帝既巳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髪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鑾輿何由而還迨夫　先帝復辟其貪天之功以爲巳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伏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事下禮部議禮部會議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

月册立　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卽
帝位改元景泰緣　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卽帝
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　先帝復位欽
尊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
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瑶建言乃欲加
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
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
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
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
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

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
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
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略無定見猶欲煩瀆
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　先帝明竝日月此事處
置已久今若誤聽高瑶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
告　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
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
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入所行之政
且高瑶此言誣　先帝於不明諂　陛下於不孝昔
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

扳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
而削公卽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卽位內承國於何君
上禀命於何主不過羣臣扳巳以立而遂立耳律之
隱公允合無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旣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
旣廢未聞復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
過加於先君盖欲全孝道於子孫也　陛下昔爲皇
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巳子
至使　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館
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

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　先帝復位
卻乃率令羣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　皇
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
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
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
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
罰其驕矜之辠也　陛下卽位之初有辠羣邪寒心
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又皆私竊效慕希求
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瑶此舉
非欲尊禮郕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不然彼艸茅踈

遺安敢妄言上謚　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而煩　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憲章錄

景帝欲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能止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謚王直得所賜元寶叩案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　墓志

璅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陽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南陽思遲芳洲思敏一日命御制壽星貧陳援筆云渺南極兮一星粲祥光兮八紘兆王家兮永齡我懷思兮後乎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陽以指圈畫壽域二字欲易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取去問內閣楊先生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曰入荒開壽域中官不告南楊曰此句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指壽域未爲好也南陽默然少頃退食過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一貧甚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後

正統間朝鐘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述祠鐘文南陽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陽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占我寫南陽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通紀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巳發內帑銀三十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貞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弊此猶勝于無　上曰增銀是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得巳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賢曰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葢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巳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于巳也後　上亦覺有貞之非常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通紀

祭酒員缺徐有貞嚮意補之時用人決于少保謙有貞托門生楊宜爲請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景皇帝　上諭于謙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被他教

壞了心術于謙無以對惟叩頭謝而已有貞不得知遂銜于謙　並記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　朝廷以內閣政務重繁欲增一二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揮使素善徐珵薦于金太監乃召至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南遷衆內臣皆叱詈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璪璪不已金遂命人扶出之江時宜先生直於左掖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江入倡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既而徐累被薦皆不允一日徐爲芳洲推一命狀侑以玉帶一束謁於芳洲曰推先

生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先生納之乃教徐易名庶　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欲往治進官商先生託王公度詣內閣擧之遂陞僉都至景泰丙子十二月修河訖還　上召詣御道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又求芳洲擧其入閣不得遯潛告石亨等　上有疾密圖擧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芳洲諸公以不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先生云我無奈何回互只得置足下於末其亦可謂密口腹劍者歟　璪縱錄

土木喪敗之後節奄于公整飭官軍捍禦也先朝廷賴之　景皇帝優禮有加故與王千之有易置東宮之舉及東宮薨前星不輝少卿夏時正以爲憂謂于之子冕曰久懷一事欲白尊翁而未得間幸先爲我言之冕以告公一日夏往謁坐惟言鄉曲之事茶進七次且欲退于止之曰君前與冕言將有見教今盍言之夏拱手曰東宮久虛中外之人皆仰大人樹之公愀然不樂曰戎事不修于之責也樹儲國之大事閣老及諸勳舊當任其咎責不在我夏曰大人恐不得辭其責也公愈不樂夏遽出時節菴特以　景皇帝遇之之厚難重違其意使其時用夏之言正救之

未必有他日西帝之禍之慘而公不之恩何哉　典故

徐有貞以復辟功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州復位詔有貞獨不署已而上問故有貞乃別挾詔州以進內云豈期監國之人遽襲當宁之位等語蓋謂景泰帝爲篡也　典故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士薛瑄云子若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於其語半時伺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即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

不悅而罷　典故

彭氏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不可獨王振與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逋誅將士多死傷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僚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張軏先後摊歸師所至人遮泣乞通道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亾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

麓寇爲意世道陞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褒談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辠撫安之未必不從輕舉動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握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首惡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熾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搔擾軍中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辠之魁也　憲章錄

陳真晟欲見吳聘君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康齋多矣羅一峯平生未嘗一語稱康齋其復張都憲書推章德懋陳剩夫盎與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與弟爭田褫冠囚首跪訟府廷廷祥作書

切責之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辠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至論其學術觀其集序諸作與夫疏陳十事皆枯淡寡寂艸率麤略無所發明至於目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如是者至再三璅綴所記或不爲誣云　通紀

南城之謀石亨初欲與陳循等計議請　太上皇登位徐有貞曰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爾無功陞侯如何與他說知見爲首請立東宮他得知西邊難了若多會百官懇請太上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不若不令人知只納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

功勳有歸權寵在巳又與亨計必須尋个事故方顯我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剪勝舊聞

復齋日記云劉文安作宋論論宋徽宗崇尚老氏反覆言釋老之不足信而極言世之人君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塡海不足以伴其費而不免于危亾之禍可謂深知其害者矣既知其害何不一言以悟主上以拯生民之害以彌危亾之禍乎稗記云正統以來經筵每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喫酒飯閣老與日講官皆承　上旨叩頭而退成化丙戌劉主靜入閣遂托中貴獻言今後酒飯只以常例賜毋

煩　玉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君臣之間舍此無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獲聞久矣左右不知講官之爲重未必不自此言始　典故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丘內翰深不合丘每投間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短葉與丘丘因爲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辜之民爲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巳益張某歸省時葉以其不檢踈之由是致怨丘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矣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日錦衣衛指揮湯胤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撫然曰與中笑我乃爲入閣地耶及大籐峽用兵敕韓公雍有書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益張某先入之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左僉而巳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菽園雜記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昶皆上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官李公歿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院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

寺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巳復官益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　菽園雜記

年尚書富不由科甲不喜進士一日越常覲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爲此文耶詬罵不巳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攺容道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抆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艷夸道益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埜記

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
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令人毀傳事可見其槩矣
又最不喜莊定山曰不知所謂定山者欲置之炎嘗
與劉吉閣老不協劉作一對誚之門曰貌如盧杞心
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又治世余聞
云丘文莊嘗將糯米淘淨抉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
白麪一分搜和圓為餅其中餡隨用燂熟為供軟膩
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　上食之嘉
命司膳監效為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蓋不

知丘之法制耳因請之丘不告以故中官嘆曰以飲
食服餅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職
非宰相事也識者鄙之由是京師傳為閣老餅又所
進衍義補中間亞無斥及內臣一言說者謂其書必
欲進進必揣近侍喜斯刻之此其術之微也守溪長
語云丘公於子史無所不閒而尤熟於國家典故故
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為非人所共否必矯以
為是能以辨博濟其說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
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
事論岳飛則以為未必能恢復性多偏執故議論如
此

內閣行實

都御史陳鉞以太監汪直得倖以陳自强之計說之
使立功于異域以自固直然之請巡遼東夜出兵殺
襲女直五百餘人論功陞鉞戶部尚書直等懼兵部
尚書馬文升發其奸誣以啓釁邊疆下錦衣獄獄臣
鞫之無實送都察院直怵之以威竟坐邊戍既而女
直懷忿入寇三萬等處屠殺官軍二千餘人鉞隱其
四之三御史强珍以實聞詔都御史林聰往覆畏直
以鉞奏未盡而强奏亦頗張皇為對詔謫戍不問鉞
既得志尚書王越慕之因說直北虜可襲願任其事

直喜即請北巡出至大同候者言虜營於威寧海子
直脅總兵官許寧襲之寧曰祖宗舊法虜來則禦不
得掩襲以啓邊釁三萬之寇已可鑒矣烏可復蹈其
轍直怒曰虜在近地不行進討　朝廷畜養汝輩何
為吾將聞之於　上即命駕行寧懼得舉馳函還候
暮發兵四鼓至虜營俘斬老弱婦女四百餘人少壯
者得馬皆乘越輩恐其反戰乃暗鳴金退軍馬牛羊
雖殺埜不暇取也論功封越為威寧伯直蒙厚賞中
外皆惡之諸內侍共教優人之為淨者盛飾如直之
狀高視濶步叱咤呼喝傍若無人副末前詰之曰你

是何人敢如此肆志你不知我是汪直爺爺愛我信
我我要殺人便殺活人便活如何不肆志副末曰看
你這等模樣有甚本領爺爺愛你淨曰我有計較副
末曰你敢是張良淨笑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會廝殺
副末曰你敢是韓信淨復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有擺
布副末曰你敢是蕭何淨復笑曰不及不及副末曰
你不及如何得爺爺愛信淨曰你不知我兩隻手有
兩箇月副末曰天只有一箇月你如何有兩箇月淨
曰不是那兩箇月因舉左手曰這是陳越又舉右手
曰這是王越　憲廟大笑因疑直會虜憤威寧之殺

深入邊鄙大肆屠戮嬰孺亦殘滅言者論直輩開釁
之舉俱坐貶謫　典故
我朝相業獨稱楊文貞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
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
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時能調
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叢說
汪直用事項忠具奏艸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尹旻
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
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
長既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
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珝劉吉於早朝越
曰汪直行事儘公道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
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俾二公入閣
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珝曰不然吾等言
事爲　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
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
邪越無以應初西廠所執人既多皆無案藉可證至
是廠革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囚服到
家家人猶不之覺　憲章錄
眞定縣學教諭兪正巳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

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
法也我　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
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
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
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
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
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
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
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
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　敕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

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　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今
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洪模等會掌
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巳參考講
論竟日不能決洪模等因奏正巳止據邵子皇極經
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
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
雖差而可今正巳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
辠詔以正巳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衛其執治之
按周洪模嘗纂五經四書疑辨錄以獻而朝廷謂其
紛更巳從寬假茲俞正巳上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

存之以備參考又必請法司治辠錦衣執之此休休
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也歟　憲章錄

正德中有士人瞰李公西涯亾投以尺素公歸啓之
乃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巳西回首
湘江春艸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涯
之病視之能無恧然　西湖塵談

按雙溪雜記楊廷和劉忠既陞南部侍郎忠謂廷和
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
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
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自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

通紀

寧王宸濠奏乞復獲衛屯田陸完密謀于朱寧楊廷
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
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
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
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　旨云既王奏缺人
使用護衛屯田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
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通紀

彭濟物處置哈密城之舉不爲無過按番夷貪狡變
詐有素而彭乃輕信幸功欲以厚幣啗之贖取城印

誤矣此舉縱成一失中國之體褻天朝之重況開釁
召禍不旋踵金繒徒棄擲而哈密城池不可復贖貽
四方之笑爲百世之羞乎　通紀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俛首不語蓋與劉
厚也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同日李公祖道戲吁劉
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柟斥同日
陸完亦祖道相送陸公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
呂曰汝眞心去我在三十里外等君劉言可謂刀劍
呂言可謂藥石　通紀

劉瑾竊柄韓忠定爲首率九卿劾之內閣劉健等助

之後事露劉瑾入司禮監健與謝遷等俱致仕李東陽獨畱不允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貞觀東陽製牌文極其稱誦人始議其有泄瑾之事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皆劉瑾分付因浼李東陽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艸之官不由六卿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健等去位而已迺不能然謚爲文正何所據哉　通紀

少師西崖李公賓之子兆先幼頴敏過人然遊俠無度公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陌明日花

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書齋案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聞者以爲談笑　繼世餘聞

劉瑾擅權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葢　孝宗大漸時召劉晦菴李西崖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菴去木齋繼去使西崖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不有負先帝之託耶文正則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西崖晚年有人言及此則痛哭不能已　叢說

李空同與韓貫道艸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死賴康滸西營救而脫後滸西得辠空同議論稍過嚴人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叢說

張綵素負才名爲尚書劉大夏所愛嘗稱可當邊方巡撫及焦芳薦于逆瑾每見瑾必談論移時瑾皆喜納之驟陞僉都御史坐院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有司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遺患所當知之瑾遂禁饋遺者一時因饋送得辠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其他救正亦多衣冠之禍亦爲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其共謀同事者以爲瑾踈同類

皆綵啓之必多銜嫉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事權在瑾內閣不得預多忽之李東陽以爲廢內閣之權共爲不平及瑾被繫亦捕下獄死獄中妻子徙嶺南綵爲郎中時楊一清嘗薦綵諳曉韜略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于瑾起用及綵被辠一清心憐亦不能救知人之難如此　埜記

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嘗閉目坐不與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携圊桶至會所手挾一册坐圊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　叢說

康對山以狀元登第在館中聲望藉甚臺省諸公得其謦咳以爲榮不久以憂去大率翰林官丁憂其墓文皆請之內閣諸公此舊例也對山聞喪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渼陂段德光作墓志與傳時李西崖方秉海內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對山遂落藉　通紀

李東陽公病劇知不起楊一淸梁儲靳貴就問之公以謚爲憂一淸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公即起于牀上頓首曰荷諸君矣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橫尤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恥者因之求進或竊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章曲從過爲諛佞以求自全按長語所指前輩焦芳劉宇後謂東陽也　通紀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閹八黨當是時　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李文正有狎於閹者寀泄之竟敗計不四年而閹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李文正又將論功廕子南京監察御史張公欽齋聞之上疏曰李某者顧命大臣當與　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顧降禮屈辱且爲艸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辠已不可贖乃冒他人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　先帝哉竊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方得志之時奸邪者多見黜於瑾已伏誅之後惟某始終無恙臣不知其何善爲深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李文正持之涕泣不能辯　繼世餘聞

知人不易得楊文貞不知王文端葉文莊不知于肅愍彭文憲不知李襄敏李文達不知葉文莊丘文莊不知王端毅倪文毅不知莊定山馬端肅不知劉忠宣崔文敏不知王虎谷張文忠不知王文成　今言

世之人大率才大者多闊於拘檢楊邃菴楊石齋張羅峯物議甚多如蔡若溪者世遂以小人目之[illegible]才故不掩也　叢說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六

名世類苑四十六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凌迪知撰迪知有左國腴詞已著錄是編採洪武迄嘉靖凡十朝名臣彙集成編其前四卷先紀姓氏爵里系以論贊後四十二卷列其言行分爲九類每類之中又各爲小目先是楊廉輯名臣言行錄其後徐咸有名臣後錄鄭曉吾學編有名臣紀沈應魁有名臣新編迪知裒合諸本排纂成書正德以前凡二百七十一人嘉靖間三十二人則迪知摭諸書以補之而建文末忠臣八十二人附焉叙述名臣類乎傳記而斷裂分隸非人自爲傳又兼及神異詼諧定數之類體襍小說故附之小說家焉

逌訓二十卷

〔明〕方學漸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逌訓二十卷》提要

方子曰訓以逌名義從吾郡起故凡一章首著人次宦遊次僑寓

方子曰士有百行孝實先之由是忠于君弟於長刑於妻正於師友倫常之間正直爲幹即不幸以身從之凜凜節義無失其正可也以經邦國莫善于循良操之廉靖帥之教化勵之精敏張之威明濟之才畧斷之鞫訊資之賢士治道其幾乎道始於家不可無訓家本

於身砥行要焉曰清修曰儉約曰雅量曰陰德曰賑賚皆實行也文武兼資以致用也知人則哲以自鑑也篤志憤發以自樹也士行之所急也善命者長說辭宏聲者延賞譽推眞則任達適情則遊覽宦成則辭榮長隱則幽棲其士之餘乎淑媛童穎秀美攸鍾格神攝生樞莞在握方伎雖微亦有可觀幻異不經其說不可長也故訓終于此

邇訓卷之一

皖桐方學漸達卿甫纂集
同邑阮自華堅之甫校閱
門侄方大任玉成甫重校

孝思

漢陳表松滋人陳武之庶子也嫡母之子修長而秉家修亡表攝之其母不肯事修母表請于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政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嫡母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化

晉何琦字萬倫潛山人事父母以甘鮮不贍爲郡主簿補宣城涇縣令母卒嘆曰非有奇謀遠畧以佐國家實利微祿展供養耳一旦煢然豈可復出遂隱儆辟九命皆不就其居喪也逼于隣火烟焰既接撫棺號天俄而風止火息柩堂得免桓溫嘗登天柱山喟然嘆曰此山之南有人焉蓋指琦云

何叔度潛山人事母孝謹有姨適劉璞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如母姨卒朔望必致哀奠品必珍新躬自臨視有公事則先致祭手自料品流涕送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三年服闋始殺禮

何子平潛山人事母孝楊州辟爲從事月俸得白米不食而易麥或曰所利幾何子平曰非利之也老母在家不獲獻此白粲何心獨饗每鮮餚嘉果若難留致則不肯受

何子平之生母籍註八十而實未也法親八十者子宜歸養子平乞歸鎮東將軍顧覬之曰尊人實未八十親故所知當啓留以佐州治子平曰公家取信者籍年已至即應扶侍豈容苟祿耶乃歸

何子平喪母每一哭踊頓絕方蘇屬東土饑饉

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塟晝夜悲號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求涼日米一合爲粥不進鹽醯所居室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爲葺理子平辭之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忍修葺與宗爲太守矜之爲營塚壙

南齊何修之字士威潛山人父母亡後常設位室中晦朔拜伏流涕二十餘年不改當時稱其孝

梁何烱字士光潛山人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卒號泣不絕枕塊藉地竟以毀卒

唐徐仲源望江人有至性母疾刲股和羹母食而愈邑宰以聞德宗賜所居里曰昭賢鄉曰孝感母卒塟宅隅鳥啣花插墳獸啣土疊壠母素畏雷毎雷輒伏墓曰仲源在此郡復以聞爲築孝義墩搆白華軒竟以毀卒瘞親墓之左

國朝曹鏞懷寧人母龍氏病藥弗效見本草云人肉能療疾鏞乃刲體肉以食母母愈既而疾復作又刲胸肉以食母母亦愈既而復大作鏞不知所爲又刲股食之母遂大瘳鏞之屢刲未嘗一使母知也事聞朝議刲肉而至三四人子所難能者　詔旌之

楊貴安慶衛人母蔣氏疾篤貴刲左股及脇使妻和粥以進母愈貴傷重亦無恙洪武　詔旌其門

吳本清懷寧人邑諸生父茂疾篤本清告天乞以身代父愈毋項氏久病躬湯藥不少懈及父母相繼卒本清哀毀骨立廬墓三年靈芝生湧泉出郡守鍾蕃以聞　詔旌之本清後爲監利縣訓導

龍湧望江人邑諸生有至性家失火祖母武氏年老不能出湧卽奮身奔入火中負出烟焰傷身竟無恙父書疾篤刲股和羹以進父愈及卒

[illegible]三年詔旌其門曰慈順

李悅潛山人孝廉事父母篤孝父母卒哭踊幾絕躬負土營塚壙廬墓側六載日食饘粥一器不茹蔬菜卽鹽味草滋不近焉

程維字廷翰懷寧人國子生性孝友嫡母病不能興維扶持躬湯藥三年如一日父母卒俱廬墓服闋而後歸長兄早世悉其產讓孤侄歲大饑傾橐振宗族及鄉隣之貧者嘗曰吾親儻好施吾何吝阿堵物不以廣親志乎

先祖懋字自勉桐城人贈御史少孤敬事伯父盡以世貲讓獨奉母携弟耕芋奕以居伯既擅其世貲或加訶責懋拱受惟謹嘗誣以罪臨鞫不辨徐曰伯卽父也父責子受無用辨爲有司曰孝子也釋之

丁榮字宗仁懷寧人成化進士性至孝父健訟榮愉婉諫之繼以號泣父感而止及父喪哀毀苫塊三年不履城市服既闋終身不絕釆

方鵬字其大懷寧人嘉靖進士諸生時繼母馬氏遇之無道鵬唯唯曲承馬生一女嘗曰嫁吾女必鬻吾居及嫁時馬已死其大果鬻居爲奩曰無違母意

方其大至孝父槃吐血一升其大跪承而吞之父沒刻木像飲食必祭一日他出夢父有怒色覺而速歸則有小僮以餐餐其像其大哀慟管其僮逐之

方效字去病桐城人孝廉其父有寵媵頗專恣效入不悅效獨禮之父卒家人曰先公筐篋媵寔司之可迫而取也效曰愛屋及烏況父之侍子乎爲擇善配筐篋惟所携去不問

龔縣字伯厚望江人洪武間任安化縣訓導事嫡母以孝聞父殁憐其清苦別遺一腴產與縣辭不獲乃受而分給諸弟

[illegible]琪字廷貴望江人父智得危疾藥不能療琪封股肉為糜以進遂愈愛兄弟睦宗黨有古人風

方璽字時信望江人博極羣書居親喪不入私室及塟廬於墓側三年嘉靖　詔以孝行賜冠帶

方岱字明鎮望江人志行端慤嘉靖閒歲升當謁選以母王氏年九十餘不忍踈定省遂終身不仕督學耿天臺旌其堂曰寵賢

陳琳懷寧人少孤事母極孝母卒塟城西性畏雷每雷琳即詣墓呼其母曰琳在此雖夜必往至老不衰

檀郁字道清桐城人家貧事母汪氏極孝塟母於邑北之山砦不可穴郁悲泣叩神其鄰胡伯恭夢神曰檀有湧泉穴因得土于山麓以塟郁廬墓側山無水苦于下汲忽一石罅出泉色瑩而味甘郁貧之終喪而泉竭　詔旌其門曰檀孝子之門今墓亭尚存

彭寶字惟善桐城人邑諸生事父母甚恭會大雪父怒其母為請不得跪寢門外及旦父啓門見寶猶跪蹐雪中遂感動不復相怒妻胡氏偶忤母即欲出之母曰新婦素善事我勉留再四乃止妻竟以婦道稱逾四十侍側益愉悅猶躬上食定寢及外艱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卧地逾年毀屬其子曰衰絰死當以衰絰斂遂卒

朱文林字士先桐城人酷貧竭力養母母病思魚市無魚文林禱水投竿即得之有姊寡且盲母念之文林迎歸同養母病甚文林刲乳下肉丸湯以進母遂愈邑令謝公烱表之曰顧養母卒塟西山廬墓側依樹結苫層巒茂蔚豺虎或來不為懼悲號之聲達于行道鄉人感動餽壺飧者踵相錯也郡邑長吏及鄉縉紳并為文以

祭其母文林竟卒墓所學使者馮公天馭祭之曰樸純天畀孝友性成

周聘字延聘桐城人邑諸生父喪未畢母喪家貧十年不能葬坐臥喪次哀號如袒括苫毗塊剏鄉人靡不惘惻邑令李公尚默捐俸金八兩使諸生往營葬延聘曰為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安凡十二年不踰喪次遂能知來言休咎頗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爾曰靜久不覺乃爾

夏子孝桐城人初名恩父能疾恩甫九歲刲左股烹羹以進父食之愈隣人聞于府太守吳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詰朝申文至大詫是子其祥後身哉更名子孝字以忠請于督學胡公籍諸生月給廩五斗膳百文及父終葬孔城子孝廬墓獨居三年後督學耿公定向欲類　奏旌之子孝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

胡效才字用甫桐城人嘉靖進士事繼母吳氏孝吳嘗怒用甫率妻彭氏長跽至夜分候解乃起自外入必陳所適及聞見行事嘗館百里外聞吳病卽刻馳歸侍疾月餘愈用甫寢食乃如初

胡用甫貧父其聰不任事用甫授經以行修供養務得其歡王父之喪也衣衾棺槨用甫獨營之不煩諸父王母之喪亦如之及父母之喪亦不煩二弟一門之內俯仰始終皆引為己任曰何恐以銖錙齒牙於家庭兄弟之間乎

張恩誼字秉德桐城人事寡母吳氏極孝身無終衣甘旨未嘗缺乏每食恒長跽侑觴命起乃起母習之忞啖諸品良久不命起終不自起時節坐母堂上衣冠拜堂下起獻酒拱而立少選更酌將徹下堂拜如初踰五十猶守此禮

張秉德有弟恩諶孱而愚每出母輒曰諶得無

失乎秉德曰弟勿輕出但室中侍毋可耳膳毋酒肉弟亦酒肉終毋之世弟未嘗一日不在側也進衣于毋毋恒以之衣思諶秉德知之更索衣進毋厥後為毋一衣亦為思諶一衣

胡洪字孟廣桐城人邑諸生父瑄以貲産之不均與兄璉隙將訟洪諫之曰昔叔威生佯瘖以顯兄姜公大被而敦好泰伯以天下讓夷齊以國讓貲産之于國于天下有間矣而以毛裏為

戈盾乎反覆極言瑄乃感悟遜璉璉聞之亦遜瑄更相和睦

王鰲桐城人父卒廬于墓側日夕哀號思慕不已忽夢父曰兒何不畫像而臨之對曰兒不解畫曰我其誨爾起於鼻準乃圓其首旋分耳目後及于身驚覺命筆一揮成像酷肖其父見者以為神授

郜冠字德纓桐城人邑諸生以孝聞葬親桐梓山毎過之必下馬泣拜而後行數里望見必式而改容曰先君之所居也終身不斁

殷效字子學桐城人繼毋夏氏有二子美衣食就傅授書而裁子學衣食使之耕子學胼胝作苦甘淡泊無難色夕歸濯足更衣而侍色常愉愉父喜勞之曰惟爾克家能子哉食指驟繁爾其尸饔子學唯唯益奮力早作而夜不休乃致千金分給諸弟不以錙銖自私夏乃悅遇子學有加

以上郡人

晉孟宗字恭武江夏人為望江雷池監冬毋病思笋宗向竹而泣忽生笋今望江有泣竹臺旁有慈竹雪中出笋人以為宗之遺澤

國朝張無意先生名緒濮川人孝廉署桐城教諭其毋以二月九日亡即會試首場日也毎歲是日無意奠獻盡哀素服竟日入場則自傷不得服素致奠悲哀愴怛不成一字而出故身不

第

馮善字擇賢無錫人正統間以儒士爲望江訓導性至孝外艱歸闋請便任養母改崇明秩滿又請便養陞崇明教諭養母極孝母喪明朞年復明人以爲孝感以上宦遊

晉王祥字休徵琅琊人遭亂避地望江嘗因繼母朱病思魚冬無魚休徵卧氷得鯉以奉母今望江有卧氷池每隆冬寒沍池水丈餘不氷即氷有似人形者

國朝熊雲從字龍見江西人懷寧諸生父藍橋商于楚歲旱大疫誤傳已死雲從號泣往求之貧無僕以隣僕從隣僕病歸乃獨行渡湘遇盜以情告盜亦憐之去至樊城得舊主人許氏云去年從此去不知所之因勸其還猶可及秋試雲從曰不得父必不生還遂入秦抵興安聞父往河南雲從即趨河南至新野得之父以本耗不肯歸雲從諫不聽隨之光化涉洞庭過衡州至長沙又相失禱于天忽遇河浦雲從號哭不已父乃與俱歸以上僑寓

方子曰仲尼少孤事寡母不以孝名以孝名者有方之養也仲尼有曰吾志在春秋吾行在孝經余求仲尼於孝經要在立身行道一語曾子之戰競孟子之仁義其善學仲尼之孝者乎輓近孝經不以課士間

有以孝稱者大都標奇見異古重髮膚今且刲股古以毀爲下今以毀爲上大道不明姑取其自致云爾吾皖著孝者若而人何必踐迹亦各盡子子心嗟乎今人施濟爲名高而甘纍儉一吗千里結驩而膝下無愉色猶靦然自命爲人夫親親仁也仁者人也脉絶肢痺而謂之人吾不信也

邇訓卷之一終

邇訓卷之二

忠讜

漢周景字仲嚮舒人為司空景以任子充位物視事即與太尉楊秉奏諸姦邪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中常侍防高鄉侯侯覽武陽侯具瑗皆坐黜

宋何尚之字彥德潛山人為尚書左僕射文帝造玄武湖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萊瀛州三山尚之固諫乃止又造華林園尚之又諫上不聽時

上行幸多侵夜尚之表諫上優詔荅之

宋吳桑字子寬望江人紹興孝廉會彗星見詔求直言桑上封事極論時政得失阜陵覽而異之以忤時宰謫合州

國朝方佑字廷輔桐城人景泰進士官御史天順間有邊民為虜掠而逃歸者邏獲之謬以俘聞論死　詔中貴人及佑覵刑其人稱冤佑廉其情遂停刑草封事中貴人曰受成命而違之可乎佑曰吾為聖天子活無辜邉恤其他中貴人怒愬于　上杖佑于廷謫知攸縣

方向字與義桐城人成化進士官給舍巨璫陳祖生守備南京跋扈不法適西安門災雷震洪武門鴟吻及　孝陵栢向應　詔上疏劾祖生暨大小臣十數人罪狀覼縷切至　上為黜三人譴祖生及其黨群奄側目尋以他事媒孽向謫多羅驛朝論囂然不平而向直聲動天下

矣

王瑞字良璐望江人成化進士官給舍冬無雪瑞上疏謂奸僧繼曉左道惑上而幸進之徒貪緣得官濫名穢器積疹愆和罪不容貰　上納之　詔降四人黜六人下九人於獄次日果大雪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進士官御史嘉靖乙

酉大禮成應　詔首陳十事一曰紀綱漸頹二曰風俗漸壞三曰國勢漸輕四曰夷狄漸强五曰國本漸搖六曰人才漸凋七曰言路漸塞八曰邪正漸淆九曰君臣漸暌十曰災異漸臻言極剴切

吳昇字亨晦懷寧人宣德進士官給舍遇事敢言廷議守令聽大臣舉薦昇抗言曰守令而制于大臣將受官公朝拜恩私家矣廷議大臣舉

薦臺省又曰臺省而受大臣舉薦誰肯背私恩而抗公論大臣將恣不法矣悉止之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進士官給舍正德末王文成公擒宸濠濠佯曰當初是王守仁講起江彬等遂譖守仁通濠時之鸞受命會問因上疏曰宸濠之深讎孰有過於守仁者必加誣搆始遂其心猶已則爲盜而指擒獲之人爲同盜臣請以家數口爲天下第一人贖也朝論韙

之[?]瑞卿爲陝西僉臬環慶而北山城萌城[illegible]小鹽池等處大旱五年饑民采綿蓬刺蓬二種子以食瑞卿取啖之苦澁甚惡遂將二蓬子封題獻

御乞發內帑賑之因陳　國家大可憂者三

廟謨深可惜者四積貯空虛不行節儉可憂一

天潢日衍祿食不支可憂二邊圉多警兵餉不

支可憂三大禮一議桀斥朝士可惜一進退大臣頗失之易可惜二戚里倖倖不深裁劃可惜三內臣鎭守假借威權可惜四　上多采納

方克字惟力桐城人嘉靖進士官御史中貴人丘得爲南京守備專恣不法請益額外兵及餉克抗疏劾之詞甚切直先是克之仲父向以論中貴獲譴人爲克危克慨然曰吾得紹前人武罪且甘之　詔革兵餉謫得戍　孝陵

金燕字尚賓潛山人嘉靖進士官給舍嚴嵩爲相貪婪無厭燕上疏謂天下財不在官則在民未有官民兩匱而無所貯者今閭閻既窮公帑亦乏財將安往蓋必别落一壑也語譏切嵩被謫

丘寧字士安桐城人歲貢生天順間爲鎭南衛經歷舊桐城黄公白陽二山產礬歲賦礬二萬有奇厥後礬盡民市於别郡以償寧具奏免賦

邑人至今德之　以上郡人

宋程俱字致道開化人監太湖茶場曰官雖小不可隱賢上書論事忤時宰罷歸尋起用累迁秘書省少監

國朝陳希文懷寧丞　洪武中指揮畢銀誣奏奪民地已得　旨希文欲直之郡守曰如旨何希文曰古不有封還詔書者乎執彌堅銀詣縣兇希文文叱出之事聞即　命希文鞫訊竟以地還民　帝嘉之擢知青州府　以上宦遊

宋王珪字禹玉門城郡人徙舒州舉進士爲翰林學士嘉祐中仁宗欲立太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已決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而嘆曰眞學士矣

宋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避地來舒爲國子博士張栻以言出萬里抗疏留栻洪邁不俟公卿

集擅議配享萬里詆之孝宗不悅出知筠州　以上僑寓

方子曰古之明王懸鐘鼓磬鐸鞀以來四方之嘉言恐限於位則使矇誦瞽賦師箴士傳庶人語百工執藝諫猶恐有隱而又賞諫者刑不匡者驅之使言求之若此其亟也爲人臣者何乃不以忠言讜論應之而嚅嚅隱嘿養交安祿國家何賴焉吾皖

自仲嶲以來以諫顯者非一凜然風釆上
不負君下不負職家修而廷獻庶幾哉稱
忠矣儻亦可以勸來世之忠乎

友恭

晉何點字子晳潛山人與兄求隱居爲名高求
卒點菜食不飲酒三年腰帶減半

元張瑾張璿張璨桐城人兄弟友善一術士指
吉地曰不利幼弟璨曰但得兄好則弟亦好遂

定穴瑾璿之後果昌而璨竟絕鄉人悲之

國朝先曾祖與信名印孝廉躬自讀而使弟塘
爲家例孝廉有梓楔之資暨當道餽遺可數百
金悉付塘不問出入既老家且裕議析箸塘曰
賴兄而有今日析必兩與信曰吾一子汝四子
皆吾子也必五分之遂自取一磽确者以居
方惟力事兄惟靜極恭兄總家政惟力每事必
禀兄而後行白首不懈飲食必先其兄每出入
兄騎亦騎兄步亦步視兄之子竹如已出兄歿
惟力曰吾不忍亡兄之拮据而挈之也使竹攝
家終其身不析

先君諱祉字子受郡諸生事兄祿甚恭祿病疫
臧獲相枕藉親識咸避先君獨侍起居供湯藥
不倦時方溽暑授經十里外步往來烈日中踰
月祿愈先君竟無恙

趙釴字鼎卿桐城人嘉靖進士幼受書于其兄

鑰嘗言李仚伯願爲人兄釴願爲人弟爲人兄
養親日長爲人弟誨我者多

黃敦字效仁桐城人有同祖弟二落莫鬻產敦
曰不可委先澤于異姓厚直取之弟得直拮据
事生父之敦曰吾何收弟產欲弟知艱難耳乃
令能事生遂以產還弟不取其直敦無子晚得
二子人以爲行義之報云

姚顥字宗顥桐城人友愛篤志弟達屢求分異

[illegible]不能禁乃擇田宅腴美者與之而自取荒敝
所親問爾那得不自厚荅曰顯乃善自厚也人
以爲桐之薛包

阮鵬字應徵桐城人郡諸生課弟鶚于几側十
五年秋稍不程輒施夏楚創至不能衣或曰子
何虐弟至此曰我欲成吾弟政自不虐鶚竟成
進士後鶚亦教兄之子自嵩成進士

胡用甫貧授經儲贄築東郭與弟同居父命析

箸則以所築授仲弟效良而自僦居尋築南郭
又以授季弟效賢舉孝廉近五十乃自卜居

周登字大舉桐城人弟赦早卒遺千金篋而托
登其子勤方幼不知也登撫勤而訓之嚴勤不
敢忤視比長受室補學官弟子登乃出其弟遺
金授勤原篋封識宛然

周自字明德桐城人邑諸生弟覽侵賦有司督
之急令自悉覽産自代納金八百兩不受一産
惟取一雕鞍曰弟所逋賦者汝侈故也夫安[illegible]
而雕鞍何爲者欲碎之以明教宗人周遲請之
即以與遲曰吾誠不欲有此耳居數年賦不杜
自復納二百餘兩覽乃欲徙居以産授自償所
納自曰弟且耕且穫吾終不忍有弟産但欲弟
知耕耳覽爲感泣

張廷中桐城人兄弟五既析箸人百金弟乃日
落廷中滋殖曰吾不忍吾弟之四壁立也集諸

弟合爨而居久之諸婦有後言廷中曰吾知厚
吾弟耳安問其他悉所殖之産五分之而已總
且爲輸稅不以煩弟終身怡怡焉

阮廷瓚字邦器桐城人少孤其兄廷珪待之非
禮瓚敬受之使牧則牧使耕則耕詈之則唯唯
撻之無怨逐之挈妻子棲洲渚不問父貲而以
時祗謁不懈聞兄在邑病邑去家百里瓚趨進
築與兄歸跣足雪中行及暮兄視瓚脛氷嚙血

渙漓下而色怡怡也大爲感泣曰今日乃知吾弟矣又諫廷珪使勿訟曰訟不可長也兄怒管之後一僧指其兄爲盗吏捕之邦器使其兄逃乃代就捕備受拷掠曰我兄非盗必欲誣盗盗者我耳竟不承上官憐之議釋以上郡人

晉王覽字玄通琅琊人避地望江覽名亞于兄祥幼時每見其毋使祥無道涕泣共之毋撻祥則趨而抱持毋毋意爲減僑寓

方子曰兄弟猶手足也必愛手足乃爲愛身吾觀子皙輩兄弟怡怡若一體未分之身不能不自愛者夫以賢事賢爲弟也易以賢事不賢爲弟也難甚哉阮邦器之難爲弟也其讀孟子歌曰管叔死蔡叔死周公之德其衰矣何不生逢有虞時象憂亦憂喜亦喜堯舜之道孝弟耳哀哉哀哉陳仲子余毎讀一過便欲執鞭難事之兄猶善事之易事之兄乃不能事載閲于墻余原上之鳥矣人何也書有之不友不恭起于弗念夫孰無愛敬之念于其孩提乎

邇訓卷之二終

刑家

國朝盛汝謙字亨甫桐城人嘉靖進士年未六十卽居宿于外館有內政則請房恭人于中堂正席而議肅衣傳若儼若大賓事畢卽出

戴先生完字仲修桐城人嘉靖進士少聘尹氏女巳而女病痺手足僂廢而仲修十五爲學官弟子有文名女父請更婚仲修不可竟娶之

齊進字士武桐城人邑諸生娶余氏篤醜始歸母見之不悅曰不起遵乃踞榻前曰大人以新婦爲兒恚乎昔孔明以醜婦進德男固宜之母乃起友愛終身不置侍姬人皆義之

黃闈字子美桐城人三十二而鰥曰娶妻者爲子也有子足矣更娶何爲獨居五十餘年卒鄉邑旌爲貞夫

鄒德經五十喪妻嘗曰士所重名節若娶矣節焉何異自失節乎豈可一室而有二心

張秉德二十六歲喪妻齊氏卽不續鰥處四十年不邇男女人問之曰三十五之前猶有妄念極力制之過此念不復起矣年六十有八又姚希尹者三十喪妻亦不復續守一帷四十餘年近八十而鬚髮顛然

方子曰帝觀媯汭詩首關雎何斤斤壼範也造端之極天地可察內外一正而天下

之定因之所係顧不大哉大都訓子由父訓婦由夫夫子制義其綱在手始之不正終必有敝故常情所狎君子獨嚴恒物其身以爲家刑正始之道宜爾也不然睽何以次家人

師範

宋何彥德爲丹陽尹立學南郭聚生徒一時清名之士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潁川荀子華太

厓宗昌王廷秀會郡孔惠宣皆向慕來學試之南學

宋王日休字虛中舒人誘誨後學井井有條學者以爲楷範嘗撰易解春秋名義養賢錄楷模書行于世

元賈良宿松人博極群書文藻煥發以經明行修爲縣訓導講論經史咸有旨趨行中矩矱足爲楷模時稱文行兩擅宗師

何唐字宗尭桐城人正德進士年二十即以斯道自任爲學者師一時名士趙銳彭賓張𣙜江鯨輩皆出其門桐人知學自宗尭始學者稱省齋先生

劉鋌字志堅懷寧人孝廉爲師端嚴每坐一室閴若無人雖盛暑不廢衣冠對諸生玄旨朗暢機頴風運聽者躍躍一往醒解

吕𢧵字汝龍懷寧人孝廉服笥韞籍德器醇美爲裕州學正躬行標立神運風生待門人恩禮兼至門人語曰二三子雖愧子淵先生不愧猶父之愛

張翰如字端翊桐城人邑諸生其先世以易爲桐人師及翰如學益精博考諸家參以獨見著周易蹠若干卷桐學易者多出其門年踰七十猶設帳講易不倦人稱白灘先生

童自澄字定夫桐城人布衣初見龓山張先生

即毅然志學家貧不事生產結社樅陽會友講論積三十年清風凛凛弟子彌衆共捐金建輔仁會館樓之定夫坐卧一小樓怡神養氣年八十顏如桃花其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點生機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增減非生非生即死吾亦不失其生之者而已矣縣令曲周陳會稽章南昌黎德慶徐富順劉咸禮其廬咨詢民瘼有不直者多取正於會所

藹先生潛山人爲博士生勵志操行門人徐桂
登進士輿蓋來謁移日藹不見詰且桂去與[illegible]
徒步詣之藹乃出見正師弟子之禮如素常設
蔬具道肝鬲儆以官箴桂凜凜受之以上郡人
國朝楊敬仲上虞人孝廉永樂間署諭望江以
恩義結諸生九年考績門人詣　闕奏留卒于
官門人爲之服如喪考妣
羅用俊泰和人爲安慶教授待諸生恩義兼至

操贄者富不較貧無所受不能婚喪及無以爲
居者皆出貲助之貸而不能償焚其券疏財重
義一稟眞誠安慶人士無長少貴賤靡不賢羅
先生者
張夔字舜臣黃巖人孝廉署望江教諭課諸生
寒暑不輟邑童子多從游夔受之誨而不倦表
先賢之墓立企德堂諸生勃然興起
虞仲恭義烏人貢士爲安慶教授敦尚風節諸

生行優者擬拔示勸捐祿置學田以濟諸生之
貧者皖有學田自仲恭始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嘉靖進士知太湖宗新
會新建之學德宇敞緯包孕非類毎開社卽緇
黃襍流臺隸穡吊得與青衿士分席錯坐接誘
應會人人意得嘗曰江海納汙山藪藏疾人亦
安得置筳楹于胸中學者稱近溪先生
張無意學宗王新建接誘諸生大暢玄風諸生

翕然向慕小民環聽亦蒸蒸起詩歌之聲四徹
閭巷祿入悉資來學及貧生婚塟自奉布衣粗
糲氉粟屢罄妻子安之學者稱龍山先生
章詔字宣之進賢人嘗爲夷陵守降安慶教授
自言曰爲博士得與二三子論學夫士知學則
民知禮視彼百里何如哉彈射經義砥礪風節
指俸置田歲入助貧生有差以上宦遊
方子曰蓋自帝王建極設爲辟雍庠序而

師道立于上仲尼以匹夫鑄三千之徒爲之徒者各授所得于其徒而師道立于下上下雖殊師道則一使士知義民知分君父得有其尊親者師之力也吾鄉之先師道者豈曰無人類多授藝解惑至于傳道吾見亦罕夫所鑄視所範範微則鑄小範鉅則鑄宏操不磨之範則鑄可千百世矣噫有不範而能鑄者乎

邇訓卷之四

交誼

齊何昌寓字儼望潛山人獨立不群所交必當世清名故風流藉甚

國朝金騰高桐城人史弘及我高祖自勉三人相友善約爲兄弟騰高好義急人之困弘術數精絕自勉孝友多大畧意氣許可緩急應援若左右手子弟執伯侄禮甚恭終身交不替時人謂之三傑

謝佑字廷佑桐城人宣德進士官藩轄有清白聲有烟章綸守武昌頗滋物議佑寄詩規之有曰塵起頻開扇元規在武昌綸愧服

王琚望江人成化進士與桐城方給舍向友善琚以女許聘向子充無何向謫滇多羅十餘年卒充貧不能具禮琚曰豈以愛女寒故友之盟乃以舟載女歸焉

吳檄字用宣桐城人正德進士諸生時[illegible]人徐[illegible]
已爲臬使邑令餽德輝金受之用宣嘆曰吾儕
亦受此乎遂托爲首陽山人書一通陳不可受
之義夜步三十里懸其門而歸詰旦德輝覽之
曰此必用宣筆也亦作書明可受之義張于邑
校之堂以荅焉

彭惟善謂趙子恒曰吾夢遇遺金顧而去之不
取也子恒曰子几立而未忘于立乎去也無貪

顧也有美吾聞君子無美惟善赧然跽而自罰
三日

劉瑛潛山人孝廉肄業太學後歸潛山不欲仕
岳正作鳳說以招之瑛不出尋卒正過潛拜瑛
墓留連三宿而後去丘濬爲輓章十首瑛大本
子

蕭世賢字若愚桐城人嘉靖進士諸生時嘗入
鄉闈雜沓中友盛德遺其硯謂若愚奈何若愚
曰此易耳剖巳硯半與之而自持半硯入試闈
人皆提

江鯨字時化桐城人邑諸生好行義淮安余勉
之博洽能詩文放浪江湖間鯨善之鯨素貧乃
共饘粥同寢榻十餘年不厭勉之卒于其家鯨
使子服緦執禮具棺櫬而殯

先君子受素貧授徒聚金二十托所善友張國
修爲母錢踰年國修及妻子俱死獨其父良弼

存欲以修遺貲議償先君曰吾痛翁之子也憐
吾翁也獨代養之不能是愧顧以錙銖煩長者
使故友不寧于地下遂焚券良弼感泣更爲婚
姻

錢元鼎字實夫桐城人殊器學漸學漸有激而
放言實夫與書曰所貴神物爲其掩匣含光埋
壁晉銳仰射牛斗曾不驟躍若使俠客得借揮
[illegible]即鋒鍔驚人然自試淺矣學漸受而慎言

孫爾孝字敬然桐城人機鋒俊穎襟度朗豁家貧好客遠方之士衣食共之一敝衾常同客卧與人交不譽通顯不侮困窮終身借而不厭故無貴賤遠邇莫不愛之卒之日身無襯褶無粟子方齧倣居蓬藁朋友哭臨者數百人醵金致助爭董其事以塟之餘徵租給其妻子

李璽字廷玉桐城人爲順天諸生桐貢士汪晃赴廷試病于邸囊有百金付璽人無知之者晃

遂卒璽爲治棺襯甚備自主其喪召晃之子至京迎喪以其父金還之

胡用甫之門人吳元石知光州使人迎用甫辭無何用甫有事于舒城或以爲光州也朱杲謂戴仲修曰用甫乃之光州乎仲修曰殆不其然杲曰行數日矣仲修曰千里信心謂之相知用甫之光州何以爲用甫他日歸杲問至光州乎曰未也干澤故人吾竊耻之于是始信仲修知

[illegible]

[illegible]一字德夫懷寧人嘉靖進士與[illegible]居[illegible]同榜吳爲給事論嚴嵩謫戍嵩日蹤跡之雖素親厚者亦避不敢覿德夫頻造其邸贈詩祖餞洒淚爲別　以上郡人

邵或和于僚佐無異弟兄偶被逮事連僚佐或曰理郡失職罪在長吏非佐貳所得與也由是同僚皆得免罰久之或亦白　宦遊

王性仁字元善金陵人諸生力學時戴副臬開會東林童自澄開會樅陽一時士風興起性仁曰桐城有人乃置田數畝于蓮花峯下歲一來相與論討累月　僑寓

方子曰孔子說五倫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朋友獨言交何也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有餘不足相易而濟斯之爲交交無爾我安有離合傾蓋如故千里如面卽下泉

而欵欵生平則以列于倫常而稱之曰朋友之交可也嗚乎伐木歌息友誼之衰久矣把臂如醴轉眄若仇凶終隙末險于太行吾亦欲廣絶交之論焉

正直

漢周榮字平孫舒人明帝時辟司徒袁安府安奏竇景及憲皆榮具草竇氏客徐齮謂之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謹備之榮曰榮江淮孤生蒙

先帝大恩歷宰二城今又得備宰士縱爲竇氏害誠所甘心常語妻子若卒遇禍無得殯斂以腐身悟朝廷耳及竇氏敗榮乃顯名

晉何充字次道潛山人初大將軍王敦辟爲椽轉主簿敦兄含爲廬江郡守貪婪無厭敦嘗于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咸譽之充獨曰充亦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充神色自若庾冰欲立康帝充不可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甚非常計冰不從康帝立冰充侍帝曰朕嗣鴻業二君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

梁何之元潛山人有才識其宗人何敬容尚長城公主爲吏部尚書頻訪之元終不報謂或問故曰覆餗之器何能久據尊膴一朝禍臨吾何方之避識者稱之

齊何昌寓高帝時臨海王昭秀爲荊州昌寓爲

長史明帝將踐祚先使裴叔業持詔詔昌寓便宜從事使殺昭秀昌寓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德寧得從君單詔耶須更反議叔業曰爾拒詔軍法行事爾昌寓曰能拒詔者僕也能見殺者君也君不見殺政有沿流之討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昭秀乃得還郡

唐張鎮周舒人爲舒州都督始至就故宅治酒

與親戚爲十日懽有故人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鎭周曰不然今日猶得與故人懽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宋王蘭字謙仲廬江人進士官樞密使應詔上封事直言不諱時相忌之出知舒州孝宗諭之曰磊磊落落惟卿一人

周璽字天章太湖人弘治進士爲順天府丞錦

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劾事豐潤移文順天取依准璽曰有國式在吏促之璽叱出玉怒愬于瑾誣璽下獄杖之垂死編管太湖三日卒庚午玉伏誅廷臣言璽之冤上命有司禮祭之

方與義守瓊州大學士梁儲有子恣睢廣中與義上書于儲曰明公勳業當不下楊文貞公但無使子爲文貞公之子儲乃深飭其子且復書繼自今凡有所聞一裁以法勿貰

方與義守安陸州　獻廟時爲興王戒其下曰愼勿干法我猶貰爾方給事不貰爾

徐德輝爲御史正德間發張銳朱寧私賂四十萬又發吳經奸贓狀劾奏戍邊群璫啣之諸德輝下錦衣獄朝論爭救之乃謫開州判官

方絢字惟朴桐城人孝廉正德末　康壽太后大行詔至皖皖守張公赴縣張宴絢時爲諸生嘆曰人臣不君父之戚乃爾遨盤作書千餘言

陳君臣之禮服衰上之張公改容稱謝立輟宴接　詔如禮

吳用宣爲武選郎都督僉事姜奭奏邊功乞陞爭下職方議職方曰可乃下武選擬官檄曰法斬首二百以上者陞一級奭首虜未滿八十當賞不當陞况其功猶未覈都督使極品過此可奈何大司馬張讚怒欲劾檄無何直指奏奭斬首少失亡多嘗識非讚乃愧服

劉民譽者其父從　世廟起興藩賜錦衣衛指揮民譽欲襲職大司馬張讚主之吳用宣爲武選郎劄曰法非汗馬功不世今其父從龍爵耳民譽焉得襲讚裂劄投地曰必與之用宣固不可讚乃自爲劄以千戶請　詔不許

金尚賓知桐鄉時相嚴嵩擅權其孫鵠所過有司以百金賮尚賓僅代筵五金鵠不悅却之尚賓屹然不再餽鵠使人侮之尚賓卽棄官歸直指以爲賢復辟還任

吳一介字元石桐城人嘉靖進士常曰自有生以至蓋棺無一日不可死自有官以至致仕無一日不可罷故生平未嘗俯仰人

方惟力嘗赴縣令鄭濤宴令乃循都下故事設攢盤惟力顰蹙曰夫攢盤者侈而無當乃閹寺靡所顧惜者之爲士君子爲天下惜福豈可效尤但卽張席足矣令悚然急撤去

余順字天玏安慶衛人成化進士知安吉州時汪直用事使人市鈔取竹有司傾府庫以奉順獨拒之直怒謫戍遼陽去家五千里慷慨就道人稱爲鐵漢至遼陽戍服就行伍總兵官避席辭順曰吾分固然乃以師禮教授營中順善占候知兵法虜犯邊總兵用其策大破之獲俘斬首甚衆欲以功聞順止之居八年弘治改元赦歸

於德夫爲太原太守虜入鴈門總兵王懷邦避入城士掠于市德夫執而榜之驅其衆城外尋懷邦被劾直指屬德夫開狀德夫論失律當死先是巡撫孟淮奏免平陽澤潞防秋民壯而徵其糧餉懷邦以是挾淮欲發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諭德夫寛之德夫執愈堅淮大恚遂劾德夫調廣信太原民士如失怙恃焉至今思之

吳嶽秀字幼鍾懷寧人萬曆進士官南給舍持

論剛直扶植善類時相張居正怒主事馬呈圖出之南京授意堂長將傾之㓜鍾曰馬夫有過豈可屈士以媚人又怒主事陳一夔一夔才美而貌陋堂長以貌爲言㓜鍾曰安得以貌廢才因言于都御史海瑞並留兩人 以上郡人

曽櫄字汝櫄漳平人嘉靖進士守安慶張緒署桐城校官孤標獨詣不伍流俗大計銓部欲黜緒櫄爭之曰此天下第一流當褒表爲士人儀範寧罷櫄不可黜緒乃得留旣出不使緒知緒

後聞亦不報謝

曽汝櫄守皖景王之國舟泝江過皖使者檄供億甚繁汝櫄裁十之七曰王御幾許使者議設廠天柱閣折民舍百餘家汝櫄不可乃帟廠江于去城七里使者曰王吏胥不便市且獲罪汝櫄曰皖無珍貨如有罪罪在守臣王舟至吏胥入廠四望蕭無遂引舟去皖賴不擾汝櫄深于

理學持已廉御下寬爲時良牧

張無意先生與江陵張居正同舉友善居正爲相無意赴選部居正聞其來促召之無意對使曰未見天子豈敢先謁相公居正乃詣其邸無意行服出迎居正曰何爲服此無意曰相公亦當服此矣居正笑曰張生狂態猶昔無意由是不得官京師 以上宦遊

宋楊廷秀爲寶謨閣學士韓侂胄求廷秀作南園記廷秀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 僑寓

方子曰平孫文道諸公正直之氣出之從容尚已鍘周卽有意于爲訐其去脂韋私昵者遠甚劉周亭亭方吳侃侃使列聖門尼父何嘆見剛之難乎夫地之道陽正陰邪陽直陰曲人禀陽德成位兩間正直自樹理有固然卽所遭不辰寧玉毀耳安能婍阿淟涊令色足恭而不之恥哉我固不

能教子語也

遜訓卷之四終

遜訓卷之五

殉義

元陳道夫懷寧人余廷心守安慶辟道夫爲懷寧尹道夫撫綏有方民咸戴之時敵人攻城日急廷心欲自殺道夫曰忠臣當死于敵今力未窮且與死守幸一戰而勝則可以保江淮矣乃復繕城拒敵久之城陷與廷心同死之

葛昻潛山人元末兵起昻募兵保障鄉曲立寨皖山累有戰功事聞授武畧將軍爲安慶全府千户僞漢破安慶昻死之

國朝甘霖懷寧人建文中爲御史執正不靡

成祖内靖抗節不從被執求死乃見殺

柳昇懷寧人瓌偉雄碩驍勇不羣始爲千户從

成祖内靖攄忠盡瘁征交趾乘勝直入戰于鄒僞山遇伏死之追封融國公謚曰愍子襲安遠侯

汪鑾懷寧人宸濠之變賊攻城比鑾禦之被執賊脅令降許以崇爵鑾厲詬不屈遂遇害賊平

詔旌其門

文四之父懷寧人宸濠叛四從至安慶遣四入城說其父奪門納賊父佯諾陰書臂曰兒四謀反與行城令四先覘城門而自趨崔指揮伸臂示之遂收四伏誅

張澤字大被桐城人選貢為雲南僉事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攻其嫂奪印遂拒命中丞直指議討之澤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澤監夷軍五百前發澤嘆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往一戰而勝追之戰復勝賊走渡河澤麾衆前半渡伏起執之居賊寨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置酒獻千金為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澤叱曰天朝大臣寧

為賊作說客耶賊曰不書則有刃耳又叱曰刃安能怵我遂死之事聞贈光祿少卿賜廟額忠節廕一子樹石皖城曰伏節滇南

先祖法字伯通桐城人建文初孝廉為四川都司斷事永樂元年諸藩表賀伯通不署名詩

詔逮諸藩不附者伯通與焉登舟謂家人曰至安慶告我次望江家人曰此安慶也伯通瞻望再拜曰得望吾先人鄉可矣自沉于江

王勝字均德桐城人　高廟初興以勝為副元帥鄱湖之役陳友諒軍勢方盛　上與劉基謀欲火攻之先募死士使詐降為內應勝應募

上曰此去恐不生還勝慨然曰應死募者豈有生心乃與丁普郎等三十五人詐降友諒夜縱火焚其營我軍乘火奮擊大破之勝死于火

詔贈懷遠大將軍輕騎都尉元帥府右副元帥封太平侯祀康郎山廟位第四　以上郡人

漢郱原字根矩東莞朱虛人為皖城令曹操使張遼破皖城原不屈與妻陸氏同赴東河死潛山之民謂其水曰郱令公灘建忠節祠於其滸水旱疾疫必禱之

宋孫知微高宗時為舒州通判淮賊劉忠薄舒州知微繕城郭治甲兵拒之久而不下及城破被執不屈忠怒臠而食之朝廷官其二子

夏椅恭帝時為安慶通判時元兵在江州郡守

范文虎使人迎元兵伯顏使阿术以舟師先至文虎以城降椅不屈仰藥死

張德興淮安人端宗景炎二年與野人原寨主劉源等起兵倡義興復司空山傅高應之建寨于司空遂復黃州元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遇於樊口破鼎殺之元吉昂兒襲破司空寨德興高俱死

元余闕字廷心廬州人為淮南行省參政守安慶六年大小百餘戰所用不過民兵數千激以忠義甘為效死陳友諒破安慶招之曰降即官爾闕罵曰吾恨不能啖汝肉肯受汝官乎遂自沉水死妻蔣氏妾耶律氏子福童女安安皆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輩何忍負余將軍從而死者千餘人至今墓在城西大觀亭死處曰盡忠池妻女死處曰風節井

韓建字公懋遼西人為安慶守盜起吏多徙去

建獨繕城池計軍實率民死守盜薄城擊敗之盜縱火焚郛撤屋材為柵盜去城復完及友諒陷安慶建時為總管舉家遇害建方卧病被執罵不輟口賊舁去不知所終

李可宗蘄人善樂嘗文其身號花李余廷心以兄之女妻之使統新軍守水寨戰多捷及城破廷心死家人勸之降宗可曰吾受元帥節制甘苦共之即降與日何顏見元帥地下又謂家人

爾輩當從我死毋爲人魚肉盡先殺之出據胡床取巨觥飲至醉自刎死

帖謨補化蒙古人元末爲桐城達魯花赤愛民如子天下亂盜起桐無城民多入郡城避難補化不忍煩民乃就郡而聽斷元帥余闕知其賢以爲贊畫補化殫心竭力軍旅之事裨益良多及僞漢兵陷安慶余闕戰死補化亦死之 以上宦遊

杜萬户者元將也余廷心既死其妾甫生一子棄水濱杜見之呼曰此余叅政子義種也悉捐所懷物而懷其子去今桐城洪濤山王氏即其裔家廟猶祀廷心 僑寓

方子曰自古有道之士豈必硜硜然以節義著哉士以節義著非國家之福也然世變風靡不有仗節死義之臣扶天柱奠地維滔滔之波誰則砥之守臣嶽嶽廷臣峩峩戰臣勃勃使臣憤憤不有其身遑恤厥

家人孰無死逐彼逝波死則死矣殉義之士一時死而萬世生夫夫也殉身以愛身者也豈惟愛身乃其有功于世風大矣

烈女

宋黄千金潛山人七歲能誦孝經及列女傳其父孝廉德全許聘諸生張大中未娶大中卒更議昏千金曰天容有二日乎父嘉之不奪其志居無何父卒事母孝而操益愼母欲更婚千金曰母欲吾死耳呼父號泣引簪自刺目目盲逾三月卒 詔旌其門

元陳氏懷寧人步善慶爲陳氏贅婿未幾病卒陳氏哀痛三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曰夫家無可依父能養我終身乎其父曰年少當更議耳陳氏默然即自經死 詔旌之

唐氏太湖國子生薛希啟妻以無子棄歸母家居誓靡他希啟有武略捕盜數人寘之法郡守

石簡以爲越職爭之遂死唐聞之哀毀水漿不
入口七日卒
雷氏太湖人呂怡妻怡死雷哀毀富兒李樾欲
奪之雷遂自縊于柩前邑令羅汝芳給衣棺親
爲文以祭責樾遣戍
陳氏名蕙貞潛山人國子生陳中美之女也室
王應宿應宿有夙疾歸三月疾發蕙貞悉嫁貲
爲市藥餌度不可起欲先死以見志遂自經先

應宿七日而死年十九
姚氏桐城人諸生方説妻説卒姚氏二十有八
一子荔兒姚欲與説同棺姑禁之踰年説且議
窆姚抱兒夜號不輟姑慰之曰新婦念兒幸自
愛姚收淚徐曰荔兒有舅姑舅姑有叔娣無子
婦以也姑出姚扃戶沐浴持斬衰自縊死竟與
説同窆正德　詔旌之
汪氏桐城人洪錦妻錦疾度不起執汪手曰爾
父母在毋毀爾容汪號曰君業棄妾妾誰容爲
則有同穴耳錦卒汪殮殯如禮夜不釋衰母詰
之曰夫窆而後衰可釋也窆之先二日命墉者
曰此方多蟻穴必大之倍聚堊灰毋防愈密夜
擁衾坐越宿俛寐汪遂自縊竟同穴
周氏桐城人錢巨瞻妻巨瞻病篤周泣曰君耐
調攝脫有不諱當以死從巨瞻卒周自縊家人
救之甦周曰我曾以死許夫矣肯相負乎乃請

家人集堂上長跽告舅姑曰婦幼失父母亦鮮
兄弟賴祖母之鞠育以至今日相夫十年而無
嗣息命之窮矣偷生何益舅姑之養有叔嬸在
毋婦以也乞容速死以全微節舅姑知其志不
可奪哭而許之周乃辭家廟拜舅姑遍及家人
徐入室設夫靈案跽于前七日不食卒
徐氏桐城人許聖德妻聖德服賈不數年致千
金早卒無子徐年二十餘購木櫬畢哭奠以其

莠冊授家監曰族長至而呈之入室自經死邑令豐城章公祭之旌其宅

陸氏桐城人諸生周一胍妻一胍早卒陸年二十有三子殀僅一女存既葬夫仰天而呼曰天乎既奪我夫又奪我子我何能生不如其死拜舅姑及伯叔姒娣曰煢煢孤女是在同堂夜自經于寢榻

吳氏桐城人諸生應釆女適方九思二年九思

卒吳求殉舅姑慰之曰若有一女撫藐孤而稱未亡人雅不異殉既祥議娉者來吳瞋目叱曰安得爲此無禮語遂絶粒緘口不語八日卒

方氏桐城人孝康效之曾孫女也十七適蘇顯祖逾年顯祖卒𣪠畢方哭曰無夫無子吾不可獨生欲速死而共其穴觸棺破額姑持之曰子不幸死婦何以死益之家卽窶固不忍盡盃羹而不分婦半方不荅絶水漿竟日夜號不輟至翌午夜氣乏仆地絶合顯祖而葬

儲氏桐城人詹伯妻伯農家子溺石溪儲號于岸曰夫有田二畝能得屍者以一畝酬勞一畝營巷魚網得之置岸儲爲吮口鼻血卽欲殉爲姒所持旋議嫁儲罵不休彌月乃紿其姒曰願得設夫靈于卧内獨寢乃從若議耳姒信之詹奠畢扃户沐浴經于靈座下鄉人奉　詔爲捐貲樹石表其墓

汪氏方如珽妻如珽桐城人郡諸生汪新安人歸三年如珽卒無子汪觸柱祈死不得號哭彌月欲見其母吳氏舅姑走使新安迎吳吳至諭之曰而夫七七誰司者而不終夫服致三年奠乎汪乃凜凜持服三年晨昏哀奠既葬如珽服闋請舅姑登堂泣且拜曰新婦遵舅姑之命襄大事終服矣更復何需伏地滴血不能起姑扶之入帷遂不食姑強之汪曰吾已貌亡人亡人

迎我矣七日而卒

程氏桐城人胡效俊繼妻也前妻王有二子琛翠程鞠之效俊死程縊于倉內母救之加防程祝于柩曰君子第岂百日胡會其叔父使日者推其晩當貴程怒裂章投地曰命固在我七月將半程曰吾夫雅敬佛岂中元輒糾衆盂蘭會今百日適中元所不即死者此耳乃作佛事焚楮曰君子儉用留幾許待我夜縊靈前侍子救之次日又縊又救之乃紿侍子曰百日已過不死矣晩沐浴呼翠共臥徐起着衣密縫剪帶以白布條懸榻梁而死

姚氏桐城人吳孟傳妻姚孫藩旭之曾孫女也孟傳勤于學得瘵死無子姚甫二十泣曰吾清白之家有方貞烈之典刑在經于榻姑解之嘆曰吾猶及見夫子之歸土孟傳既葬欲行初志姑泣曰吾視婦猶子也婦何不父母我而子之姚對曰婦固當尸饔是夜自經死

楊氏桐城人吳仲淇之妻也家貧仲淇父子時欲更嫁之楊曰即餓死必與仲淇俱子時不能奪數年室如洗子時謀于楊之父母將嫁之以償貸楊仰天而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于貧不仁失節不義勢不能存理不可去則畢志以對皇天耳自咽髮而死

張氏桐城人李棟妻棟死無子張經于床辨母

夏氏救之張奮身起曰死則死耳何若我為人各適其所甘我之甘死猶人之甘生也引斧砍左臂者三家人奪斧抑而坐之壽間張矒暈不語家人稍退張遽搶身出戶投于塘寒沍水凝以首觸冰竅而入焉家人𡨋之起面如生以上郡人

唐王氏桐城丞張公之妻歲旱張公躬禱于龍眠山雨大注越溪水甚急墮馬溺死王聞之號泣奔走至觀音蛭水暴漲望滓呼天遂自投水

死其屍逆流而上與張公屍會于河之隈士民哀之合葬龍眠之陽事聞贈張公英烈昭應侯王烈夫人民立廟墓下曰境主廟又廟城內曰高廟　宦遊

方子曰死生亦大矣丈夫誦詩書習禮樂泰山鴻毛躊躇不决猶難必其捐生况笄總之流乎恭姬之死于火竇女之死于寇勢有所迫計不復生史且艷稱以為烈如

王如姚如儲程桂陸周徐汪張董非有寇盜水火之迫獨抱初志慷慨從容以還所天豈有所媚羨憤激哉蓋性之也其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仰視日星俯睇河嶽吾必指為英烈之氣也

適訓卷之六

貞節

元顧氏懷寧人范遇時之妻早寡克家育孤誓死不二垂四十年行著鄉閭延祐間詔旌遇時之閭

國朝張氏太湖人張通之女望江人王寬之妻早寡子肅甫週家貧辟纑以養姑舅舅欲嫁之張嚙指剪髮以誓舅乃止成化間　詔旌之

吳氏望江人龍駢之妻駢病危吳氏刲臂肉作糜以食之駢頓愈越三年死吳二十有五家酷貧紡績養姑撫幼子完節而終

周氏望江人胡焯之妻十八適焯明年焯死周氏欲以死從姑力止之周自計無子遂抱木主歸毋家坐一室日夕哭奠焚香致敬四十年如一日萬曆間　詔旌之

范氏望江人諸生章鏜之妻鏜卒范可二十哀

覊縶夫屋側日啓窗對墓而號六十年不輟縣
令蔡幾請於當道表其宅
呂氏太湖人章熺妻二十有二而寡無子誓守
或欲奪之截指投地取夫像佩之坐卧與俱六
十餘卒萬曆　詔旌之
嚴氏戴旒之妻安慶衛人旒早卒嚴二十有三
一子宗仁在襁褓嚴矢志養舅撫孤數年舅歿
竭力襄事既糲不給杜門自守隣嫗時助薪水

七十餘完節終
羅氏十六適懷寧諸生張湯臣湯臣早卒羅二
十八僅一女忍死奉姑踰二十年姑歿女亦殀
煢煢無以存女紅自給姑及夫忌日必買一肴
哭而薦直指宋公給二十金旌之年七十有六
將革探衽得一敝楮則湯臣訣詩也
陳氏太湖人馬琥妻琥卒陳二十有四撫孤繼
周紡績自給里嫗諷之陳怒而剪髮繼周長以

孝聞直指兩旌之
國朝孫氏桐城人刑部主事錢時妻洪武間同
部郎白李善長之寃上怒連坐賜死孫氏二十
有七與主事訣拔髮爲繩繩其臂以示無他
詔問同死者之婦願嫁者嫁願死者死孫氏獨
對有老姑在願賜不死以終養復　詔殺願嫁
者赦願死者而賜孫氏不死馳驛歸孫氏乃負
時骸骨葬於桐守節四十有三年遺腹一子惠

其後駸昌曾孫如京爲大司馬
鄭太君諱崇德先祖蜀閫斷事伯通配未樂初
逮伯通至皖江自沉太君哭曰寰土腥穢固宜
淹骨清江屍不獲則取餘髮退甲葬之迎姑程
侍養曰夫君義不將毋則子婦代尸饔撫二子
懋恕戒之孝敬伯父身下娰氏不減於姑守節
四十年如一日郡守廣武王公既於朝部檄勘
實未報會太君卒將訣囊所藏夫餘髮退甲命

紡懷中以殮
方川貞桐城人先祖斷事伯通之女許聘盛郎未笄盛郎卒川貞曰吾業已受盛聘卽死當爲盛鬼乃服衰往上香哭奠獻雙履欲殉爲衆所阻請於兄曰能養我終身乎兄諾之歸與母同守年七十以完節終
姚氏桐城人諸生方宿妻旌表烈[illegible]也宿卒姚氏二十有六二子皋學俱幼哭曰吾姊之

死舅姑可托茲兩呱呱將誰爲依我其以不死希吾姊哉姊逸我勞天之命也撫鞠二子拮据爲家所居蓬蘽至老莫窺其音容七十有二完節卒
方氏桐城人諸生周櫝妻櫝卒方二十無子而貧將死之其姑孀居有年曰未亡人子在子爲命子不在婦爲命婦若先亡誰爲呵討乃恐死誓守硯績以養姑二十餘年姑終族人信其堅

貞時存問之敝帷獨處踰八十終合族數千人羣之祠堂哀誄焉
鍾氏桐城人陶鏞妻鏞戍遼東卒鍾年二十有五負其骨四千餘里歸葬於桐以節終子繼亦早卒妻方氏二十有七守節四十餘年課孫亮舉孝廉卒無子妻吳氏妾王氏相弔而守終身靡他有亮同年者過桐拜其廬方敝衣舂杵嘉嘆而去　詔旌三代四節之門

張氏桐城人吳汝惇妻祖合父綖皆受學於王文成公張氏幼卽受孝經列女傳歸吳兩月汝惇痢卒張甫十八遂絕粒自縊姑救解執手而號曰非子非婦吾將疇依婦必死吾寧先死張請于舅姑爲汝惇立後廬墓終身舅姑許之張始粒乃立從子紹貞爲嗣搆茅三楹於墓左以居酷貧辟紡事生養舅姑而撫嗣子族姻憐而周之接禮乃受守節踰四十年不離墓所

吳氏桐城人孝廉方璀妻璀旣舉於鄉受坊直悉進其兄匹馬計偕卒諸途私室罄懸矣吳年二十有七絶不問貲撫三孤臺圭夏曰亡人固貽若心在重門自守家人莫窺三十餘年家乃滋殖

許氏桐城人盛世英妻世英邑諸生早卒許二十有二誓以身殉將窆世英許投壙内搶地灰堁撲面耳鼻皆破流血不止欲死而同穴家人

持之不得死許乃以立孤自任名其孤曰思立已舅姑欲奪之許遂引刀剺左耳投地以明無他意自是人不敢言獨處一幃撫思立克家年六十餘終

汪氏桐城人龍燮妻也燮卒汪二十有一長子昌言五歲次子古言三月汪哭踊自經侍女秀貞救解之汪乃杜門與二孤俱貲產委之伯叔不問其出入伯叔給之衣食汪儉用存其餘而息之古言早卒汪與其婦倪氏同守昌言亦卒又與其婦袁氏同守勤拮据世業駸拓擇明師授諸孫書靑衿者三鄉人以爲壼範凡醮女之家必敦請汪儼然而命之汪自五十後鄉里屢欲聞於上汪輒使人傳語未亡人爲一綫緒忍斯須無死非其志矣奈何復冀世間名謹辭以故年七十有八守節五十有七載而有司未之旌也

張氏桐城人楊楫之妻武選主事張燮之妹也張氏閑居教習烈女傳内則諸篇楫卒張纔十九無子自分必死爲舅所持以楫從子士良爲之後張鞠而撫之比長而貧張篤守其志雖淺室不露音容年七十有三卒

周氏桐城人贈禮部郎張木之妾廬江人十九而歸二十有四而寡與嫡余安人同居嫡子淳方髫周之子漸在襁居數年余卒周總家政内

外井井六十有五卒淳後貴事周如母語人曰
非周母不有今日
黃氏桐城人胡惟德之妻黃年二十有二有子
女各二矣惟德病且革曰若方艾室如懸磬安
能以二老四穉相累黃慨然曰生同室死同槨
夫何言哉尋惟德死黃經于其寢姑救而防之
乃去膏沐勤絲枲以事舅姑撫孤子其兄謀奪
之黃剪髮毀容以死拒之其夫之丘曰珍珠墩

在宅前黃每望而號時節必詣墓拜奠至老不
替年七十有五
劉氏桐城人程萬銘之繼妻也前妻胡氏子曰
材劉氏子曰棠曰樂劉之慈材也甚於棠樂萬
銘死劉甫二十哭曰可奈何則有三孤復夫子
耳有僕逃材捕而笞之踰旬僕死其子訟於郡
捕材論抵劉曰吾子生而前母之子死亦何對
於前母日夕哀號禱於神夢神告之曰若祖仲

珍有藏金一甕烏金環四十雙在東閣梯下夭
將以救若子也旦日劉率侍婢掘之果得金及
環如其數遂因左右以請於郡守材由是得釋
守踰四十年邑令樊公旌之曰貞慈之母
余氏桐城人方栢之繼妻也栢前妻有子曰徹
生六月而余歸又六月而栢卒余年十七抱徹
號呼昔也子為而母今也子為而父子死誰為
徹父徹死誰為栢子則子未可以死也矢志撫

徹不啻所生拮据經理以裕其家栢之死也家
不滿千金及徹之長也積有萬金乃使徹入貲
補郎余八十有二完節而終以上郡人
方子曰禮女不二斬從一而終蓋其天哉
三代而上化洽風淳然吾讀詩王國十五
僅一共姜春秋歷年二百四十僅一叔姬
何節之寡也儻亦人盡貞節不可枚舉乎
二南化遠鄭聲溺人其有抗節自珍矢志

靡他者殆猋風之勁草矣司世道者旌宅
表里書太史而樹之風聲固挈日中天使
民知所嚮往乎

邇訓卷之六終

邇訓卷之七

循良

漢朱邑字仲卿舒人嘗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人爲本所部民愛之後爲大司農死之日屬其子曰葬我必於桐後世子孫蒸嘗我不如桐民其子乃葬桐之西山民果爲起冢立祠至今祀不絕

國朝劉瑩字仲璠桐城人永樂進士歷永平廣平二郡守爲政平易人歌之曰太守政平二郡皆平

韓隆字德崇桐城人國子生景泰間令永安邑故患虎隆禱於神而驅之虎遂去刱造浮梁民不病涉永安地險俗嚚隆持悃愊不爲赫赫聲而風自易九載考績百姓赴闕奏留復任三年卒至今祀之

李璡字純夫懷寧人成化進士令蘭谿威惠并

著尋以憂去民謠之曰淸如水貞如玉來何暮
去何速章懋修蘭谿志稱其剛介有爲治行著
聞祀之名宦祠
先曾祖與信弘治間令天台專務以德化民不
爲嘵嘵赫赫之政而邑自理民圖像祀之甫九
月卒其民如失父母立方公祠又登名宦祠胡
世甫贊曰任天台甫半年出以誠厲以廉始而
疑其拙繼而信其眞欲觀王者化先觀王者民

劉肅字尚載太湖人國子生知柳州尚寬恕不
施鞭撻市有屠牛者其牛奔入府伏堂下悲鳴
肅召其人詰之諭以法牛得生秩滿去父老擁
路攀車　肅王特書霜月軒賜之
於德夫守太原歲大饑發廩竭乃粥飼百人同
僚各飼數十人以爲民先民間稍給者各飼數
人市遺嬰孩不可指數悉收視使入養之全活
甚衆民間號爲於爺兒有中丞過太原行李煩

而役夫不足大怒德夫請曰役夫既不足願减
行李中丞益怒德夫曰民之畏死甚於法今餓
殍踵接行李出郭門卽恐非公有不若早散以
明德意中丞語塞出槖中千金賑之
趙鼎卿官南京太僕少卿董馬政先是種馬有
鐙痕者罪民苦之釴曰養馬禁騎此贅物也弛
令聽自便
吳承恩字公賜桐城人選貢爲河陰令黃河南

徙民患之承恩爲文禱河伯一夕河忽北去四
十里又令民于其堧築堤植柳數十萬耕牧其
中遂爲沃土後二十年大饑延堤民剝柳膚爲
食曰此吳公活我柳也（以上郡人）
漢張何丹謫松滋令愛民如子時有嘉禾連頴
人以爲德政之祥卒於官邑人如喪考妣擇勝
地於河西葬之何丹以六月六日卒每歲是日
邑人奠酹遂成故事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為舒州刺史不赫赫為名而去後見思

盧植字子幹涿州人為舒郡守深達治體曰未路之民若鮮在烹不可妄下箸其政務清淨而民自理

朱元光為廬江太守太墾稻田鑿烏石陂吳塘陂皖水莫大於二陂民至今利之後人於烏石築石攊呼金攊吳塘甃石渠呼玉渠

唐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為舒州刺史歲饑發粟賑貸鄰郡逋亡什四以上而舒民獨安以治績加檢校司封郎賜金紫

趙信陵吳人令望江歲旱齋戒為文以鐵版丹書禱於神曰苞苴之入盈於私門楊枅之慘中於黎元令長之罪神得誅之豈可移於民而害及歲禱畢兩驟至及代民請留再任卒於官留葬縣北隅詔贈為翰林大夫之墓民立為祠宋寧宗敕贈施靈廟白居易為作秦中吟曰勲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傍碑銘勲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貲為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為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辭我聞望江縣趙令撫惸嫠在官有異政名不聞京師身沒欲歸葬百家遮路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惟有邑人知

宋胡珦字潤博貝州人為舒州刺史有惠政麥一莖數穗民歌之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知舒州政尚平恕不事威罰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

元翟居仁字信甫汴人令太湖湖北多水汚邪盡為斥鹵居仁築堤障之遂大穰稱翟公堤至今賴之

國朝邵彧應山人國子生守安慶郡守寬洪然疾言遽色永樂初國難甫定法律甚嚴直指行縣按事陰使人偵民私郊野惴惴彧敦大體從容安戢不輕罰一人而罷自理九年三考績百姓三詣闕疏其賢　詔留任

蕭翼字體全永新人令潛山持身亢直不能俯仰人常傳外無私餽遺悉心撫字鋤奸拔善或譖之當道廉其賢加重焉

袁慶祥字德徵婺源人令潛山常曰民隱必咨而後知乃訪四鄉耆宿庭迎而咨之曰吾知潛不若潛人之知潛

陳泰望江主簿邑小民貧雷港驛當吳楚衝役夫疲於奔命泰立法招流移給餉迎送又發城旦以役易罪民賴以紓

孫衍餘姚人成化進士令宿松貞介無滓典幹有才力宿松田多荒蕪歲償賦追逋無寧晷民

苦之衍具疏上聞　詔按實蠲賦民賴以寧

胡續宗字世甫泰安人正德進士守安慶值逆濠兵燹後殫心撫輯招致流移輕徭簡訟一切與民休息瘡痍乃起甫三載以才改吳罷皖人遮道垂泣追送小艘萬餘蔽江而下至桐陵蕪湖他舟為擁塞不得行

馬璜字禮臣歷城人知舒州州多湖洲有菰蒲蘆荻魚鱉之饒防禦使請征之璜奏小民履畝而耘業已告匱湖利幾何而復歸上民將生心請一切蠲之民得蘇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永樂間令桐城時督運次三山大風雪中流有覆舟若思使人極力援之活者三十餘人行縣捕蝗道見餒病者令胥里扶就民舍給藥食是夕大風雨得免暴露活數百人又開桐陂自東引徂西溉田萬畝

陳于階字允升遷化人嘉靖進士令桐城徭役

數十餘條追徵苦騷瑣屑落無虛日允升總徵之謂之一條編歲一徵吏不擾民當道善其法請徵天下爲式至今皆賴之又見陳家洲沃衍瀕大江毅然計之曰此可障而耕也築堤成田歲可十餘萬穀

鄭慶雲字舜祥莆田人正德進士令潛山潛四塞皆山逋賦者衆追之則匿深山積不杜慶雲戢追者勿下鄉但揭逋者姓名於市聽自輸民

誰趨之逋遂杜不擾而賦足以才調南昌

張汝愚崇仁人桐城主簿慈愷愛人樅陽孔城河泊所苦魚課民鬻子女償逋汝愚輒捐祿贖之民感其德塑像於樅陽祀之

王嘉賓字國光滕縣人嘉靖進士令太湖寔寂若儒生堂無喧呼欵朴之聲訟者自分北去境內絕追攝民得以時作息

趙埴餘姚人嘉靖進士爲桐城令沉默清約不尚聲譽雅意惠民去後民祀之名宦祠

賀懋臨清人令太湖爲政明恕士民愛敬之稱爲賀青天秩滿百姓保留遂在太湖十二年政績愈茂去之日民依依不忍舍攀轅卧轍數萬人立祠歲時祀之

劉大本平安人令潛山寬厚篤實有惠於潛潛人愛之九年秩滿潛山人詣闕借留令復任九年遂老於潛其後爲潛人

宗信平度人爲潛山丞縣西官地百畝有奇侵於豪右信按籍復之以居貧民百餘家堯年鄉有田五萬餘畝地亢少水信鑿渠三十餘里引吳塘水溉之歲大稔民立祠祀之

黎道炤字明中南昌人萬曆進士令桐城歲巳丑桐大饑疫衢陌間積骼纍纍藜藿柱邑治數尺許明中褐衣稗食手饘藥哺療之孑遺洊起息役税課耕穫戒民非有極寃不得訟卽訟使

自攝亦聽自息不入其鍰立鄉約躬師諭之始至市肆人跡跫然比三年絃誦聲塡溢鄉遂矣制嘗覲百姓請於朝免桐之免覲自黎始其去也立碑者三

文階南充人以尚書郎左遷望江令平易近民訪民瘼有家人父子風景藩之國取道雷江供億不貲階定式裁節中貴人爲之戢部卒毋敢譁

龔世仰龍游人萬曆間知望江以直道不諧於時而去邑士民父老携幼送於江滸者數萬左右攀輿滯不得行登舟張帆送者猶悵望佇立以泣

羅惟德令太湖專務以德化民日與諸生講究名理公事多在講坐中了吏民有過諄諄提撕其良心使知悔悟卽止刑雖設而不用訟多和解延常虛靜境內化之 以上宦遊

方子曰談理道者首親民親者何也若保赤子之說此古之理人者饑食寒纊勞節欝宣災軫癘恤幼長老終其恩靡所底極不得已而致刑則又三宥四赦五覆八議而期無刑以彼劬勞卽父母何異逮寬猛之說出恩勝骫法法勝盭恩理道棱矣乃刑名家束濕烹鮮專以威猛從事夫威猛而可爲理乎將嬴呂優姚姒申商右禹臯

張杜甯郅軼龔黃卓魯遠甚[illegible]淺刻不[illegible]

遜訓卷之八

廉靖

國朝江弘濟字本深桐城人成化進士爲御史清戎雲南卒於官總鎭藩臬往視其行李僅敝衣數襲室中無長物乃爲經紀歸櫬疏其清苦於朝

戴恩字天錫潛山人成化進士授工部主事榷稅蕪湖例稅外羨金千餘悉輸於朝

方與義爲瓊州守瓊有珠池與義置不問將歸其僕私市一珠匿艘中渡海半與義始覺叱曰而受而珠乎無以而珠喪吾珠即投珠於海

蕭世賢守嘉興慕前守楊公之賢揭其行事於堂奉以爲師歲華美金千餘却樣絹三百餘疋時有嘉禾瑞麥秀水瑞蓮之祥監司上其治行東南第一朝廷褒旌者三陞楚副臬即日辭兩司使道徑去嘉人追送太湖多所贈遺揚帆不顧嘉人樹遺愛碑與楊公竝祀

吳公賜爲新野令廉明而有惠政擢潞安別駕吏民號泣遮道父老携錢境上曰赤子實賴生養而父母空囊行請受此賮公賜曰昔劉寵受民一錢吾不逮劉乃引二錢受之

何宗堯爲兵部郎直指餽金一鎰而虞其不受戒使者曰毋取謝束使者獻而去宗堯欲辭不得嘆曰吾邸安得宿此乃易錢周九市之丐曰代直指爲惠耳

張大被爲衢州別駕裁一切例自奉甚約民稱張青天又曰張青菜督府胡宗憲前驅求索大被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綬去胡公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罷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

劉志堅爲紹興司理湖廣兵荒朝議以浙江布政司銀十萬協濟之委志堅運給旣竣事羨餘

千金志堅盡還本司毫不自染
王材望江人知昌平時安化王作亂材督餉有
羨金千餘悉入公帑不取陞戶部郎知平樂府
操履清潔及卒囊無餘金
胡弘仁字德恢望江人成化間孝廉爲龍南令
嚴明清介不避權貴民爲之謠曰胡公不言縣
自理只飲龍城一口水 以上郡人
漢羊續字興祖爲廬江郡守嗜魚其丞饋魚續

遂不食魚懸所饋於堂丞又餽指所懸示之曰
無所用此續後守南陽風采益著靈帝欲以爲
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
之續舉緼袍示之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
公位
國朝姚岳長興人冶懷寧清介嚴毅布衣疏食
宴如也正德丁卯入覲時瑾擅權有司行賄
多取辦於民岳空囊而行民感其廉有道獻錢

者岳曰媚竈以苟容不義剥民以自全不仁卻
之銓部廉其清得復任民益戴之
晏珠字朝用內江人正德進士令潛山清苦自
厲布衣糲食瀟若寒士民風爲之一變雖閨婦
牧子皆曰清官晏公云
李一寧東莞人令懷寧誠心撫字諸不便民者
悉去之裁一切供億忤當道一寧不爲動當道
更賢之

董進第字子庸元城人正德進士令太湖廉介
卓絕一蔬一鮭不妄受也遊潛山樵子指之曰
山風之清猶有飛塵縣官之清不點一塵
曹江晉州人爲安慶知事卓然清操署內蕭然
一木榻二三瓦器三年四馬敝囊而去
蕭愚字希顏汝南人輸粟入成均爲桐城丞三
年子處不携妻孥曰吾飲於桐猶恐負桐安得
以桐水濡妻孥所居左圖右史一竹笥貯其冠

一葦囊貯其服床頭列二三瓦缶炊甑二蒼頭
布不掩骭寢無衾以所衣自覆直指業已考最
僚長忌之愚卽日出其瓦缶炊甑賜隸胥曰桐
物當授桐人懸歲餘之祿封諸庫曰病不當受
祿篤单車叱蒼頭負竹笥革囊行桐人追之不
及競爲詩文候其家
許評字公甫南陽人嘉靖進士守安慶以清靜
爲治敝冠蔬服減輿從嚴於吏而寬於民案牘

簡省庭未午輙虛從容寧謐而琵自理
邢邦臨清人嘉靖進士令潛山厚撫民而廉治
巳宴過客多出私饌經費不足充以俸錢調泰
和囊槖索然稱貸治行
石簡字廉伯臨海人嘉靖進士守安慶剛介廉
靖所得俸盡貯外庫以聽施予內人絕無金玉
之飾官至大中丞操行始終不易皖人立石於
名宦祠側簡與吾奉工書王端簡公紡同時相距止百里俱以清受知於世廟親題御屏曰天下清官王紡石簡

陳暹字德輝閩縣人嘉靖進士知安慶廉靖守
恕入覲令家童歸易租以充行囊歷任俸薪僅
給日用而巳
郭維黃巖人以山東藩臬移掌安慶事冰蘖之
操始終不二任三年致仕其去也槖減於來時
至今廉吏稱首
胡心得字元靜湖州人嘉靖進士守安慶嘗曰
清愼勤居官之要而淸爲先仁明武臨民之要

而仁爲首悉心民事操持廉靖歸之日敝衣承
充槖
方可立字道與錢塘人貢士爲皖別駕常祿之
外不逼一錢署中恒粥先是官成均僅一敝羔
裘度歲同里虞兵部淳熙餽金五兩不受往返
十數回曰元旦與恒日同虞復曰元旦卽同恒
日者那得此日不食乎乃裁一兩受之諸生有
善繪者遺其孫繪篋四孫曰僕家未嘗有人扇

未損至一亦不受解官歸月以百文僦一下舍
居妻孥怡然春風滿室也
葉夢熊字男兆欣樂人嘉靖進士守安慶遷臬
副去夫人發其囊瀟然曰公爲方面乃使婦無
襦乎公笑曰此其爲襦也大矣 以上宦遊
方子曰人之言曰廉而無能不若貪而有
智干城不以二卵棄奇士不以一金損此
軍旅之權非所論於民牧也天子以民嘗

祿賢哲旨其使一人恣睢民上而重浚之
官利十一隸利十九薄肥已厚瘠民囊粟
括而吏議及之無論名穢其何利之與有
君子愼獨四知是畏烈士愛名千金不易
寧問利害哉義固不可汚耳

教化

漢文翁舒人爲蜀郡守蜀僻陋翁欲化之乃選
小吏開敏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市蜀物以遺
博士數歲學成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有官至
郡守刺史者起學官於成都招子弟爲學官弟
子高者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選學官童子
使在便坐受事每行縣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
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
子由是大化學者比之齊魯至今蜀好文雅翁
之化也
國朝龍誥字啓淵望江人永樂間爲嘉祥教諭

敷教有方恩義隆洽秩滿諸生詣闕奏留九年
嘉祥鄒魯地訪孟子之裔文良禮之使子文繡
委禽焉 以上郡人
宋游酢字定夫建陽人知舒州以學爲政程正
叔曰游君德器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絕人遠
甚
元程宗傑字謙夫淝川人至正間爲望江令元
輕儒宗傑獨禮延儒士專務以德化人表徐仲

源墓復王祥池築孟宗臺修廼大夫祠建三孝
堂士民翕然向風
國朝陳勉字希勉黃巖人孝廉成化間令桐城
百廢俱興桐舊無志勉博蒐遠摭屬校官許浩
成書梓之內艱闋復補桐民甚德之繼者為方
倫貪婪無耻民謠曰陳勉再來天有眼方倫不
去地無皮
沈教字敬敷慈谿人孝廉正德間令桐城以化

俗作人為先訪先賢蒐古蹟敕名宦鄉賢烈女
諸祠及桐鄉書院學宮射圃修浩翁讀書臺朱
司農墳墓定祭器及射禮為儀注成書名曰風
教錄以訓桐人
胡世甫瞻文學有才名修府志作五箴勸俗修
文廟祭器建射圃行鄉射禮公暇講學配齋拔
諸生賢者若方見董與之唱和詩歌人文彬彬
盛

王宗徐江西人孝廉守安慶受學歐陽文莊公
愷悌循良喜怒不見于色建正學書院招六邑
之俊會集講學立會儀每朔望躬臨講所更相
質難其有疑獄大政即於會中咨詢決之
嚴順字士正泰和人令桐城以興起斯文為己
任表司農墓立列女祠課諸生嘉惠篤志孔廟
頹撤鳩材新之教民喪祭遵家禮不用浮屠民
風丕變

謝烱字光宇蒲田人孝廉嘉靖間令桐城博綜
經史才識優拔公暇與諸生引杯酒手校文秇
夜分不倦
陳允升令桐城首行鄉約擇民齒德者為之長
庭禮之以四要教民曰聖諭釋義以勸善曰律
摘易犯以警惡曰治生條教以裕財曰正俗條
教以節用教行訟簡桐城大治
張燮字舜臣黃巖人弘治間教諭望江興學作

士勤課程寒暑不輟邑子弟多從遊俗尚浮靡
變教以朱子家禮化者衆
楊敬仲上虞人孝廉永樂間署望江學教條嚴
明諸士蒸蒸興起九載考績諸生詣闕奏留復
任三年卒於官諸生爲之服心喪
朱軾遂寧人孝廉嘉靖間令望江好以禮義風
其民修三孝堂建張忠烈祠號順孫龍涌旌其
門以上宦遊

方子曰孔子論治亂不曰邦治而曰邦有
道不曰邦亂而曰邦無道道也者民所共
由者也有其道之谷應桴鼓誰謂漓俗難
與顧化哉西蜀故陋區得一文翁雅化比
於齊魯乃知何地不可武城也故有善吏
斯有善教有善教斯有善民鑿鑿釐正炳炳
綜核而教化不彰吾必謂之俗吏矣

邇訓卷之八終

邇訓卷之九

精敏

國朝吳善桐城人國子生洪武初任至廣平知
府時高皇懲元之獘御下以嚴群臣競競惟獲
罪是懼善恪修其職帝恱之在廣平精詳勤敏
多所刱建政聲焯焯爲時所推云
程亨字彥達懷寧人國子生天順末爲御史按
河南風采凜然陞江西僉臬南贛盜熾亨身嬰

鋒鏑冒矢石擣其穴勦之贛乃寧
程翰字鵬舉望江人貢士正統間知會同縣有
才諝百廢俱興奏最勑賜六品俸賞銀牌一面
優異之民立廟塑像歲時祀焉以上郡人
晉陶侃字士行鄱陽人領樅陽令有能名後都
督荊州朝運百甓於齋內暮運百甓於齋外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語人
曰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今樅

陶有惜陰亭祀侃
國朝趙好德河南遂平人守安慶洪武初制度草昧好德悉心區畫堂廨畚庾燦然聿新定里甲製戶牒給民皖人立戶自好德始
吳建忠定遠人洪武初令望江開創之初多所刱建卒於官望人念其功遂留葬子孫家焉
陳允升厭訟多譸拘善詞者數人於庭下爲之詞署名於其末譸則爲詞者與訟者同罰由是詞不敢誣而訟自簡
張叔豫末新人成化進士由翰林出判安慶晰權量折閱民用爲詐叔豫定其制適市者但曰張公所定卽用不疑
顏祿壽字天被巴陵人孝廉弘治間安慶同知沉毅有爲凡便民者殫心規畫所至壇壝館置橋梁塚墓有廢壞者卽爲修飾六邑官道傍悉令植樹至今蔽芾行道蔭息呼顏公路

胡世甯守皖修潛山縣吳塘堰捐官貲大興畚鍤堰成灌千頃民歌之曰郡有賢守鑿石渠石堅渠深水平趨工不再興田常濡私足粒食官無逋昔爲吳塘今姓胡千秋萬年名與俱
陳于階字子陞曲周人萬曆進士令桐城舊無城于階創築捐俸募貲絕無騷驛民歡然競役不半載落成屹然金湯　公與遵化陳允升同名先後爲桐城令
葉男兆守安慶剛明豁達多大畧加惠煢獨抑强鉏醜朝據案日昃不退食曰太守銜杓一郡少選放閒小民幾許嗟怨
王汝玉東莞人嘉靖進士令潛山輕徭簡訟誅猾鋤奸修堰成橋新黌造士精敏有爲不遑食息期月艱去潛人立祠祀之　以上宦遊

方子曰長吏勤政耳政之外可無勤乃陶荆州政暇運甓自勞不以過乎有所以適

天下者必不以天下逸其身勤身以勤民庶幾有惜陰之意焉出命者一待命者萬一惰而萬衆責將誰歸易係乾乾書箴業業詩勵明發禮銘日新此其旨謂何長人者毋浮慕鳴琴飲醇而猥曰東海之治在臥閤也

威明

余德輝兵備四川先是犒番歲不下十餘萬而

要索不已德輝悉裁革之日惟養兵鍊將造運車習陣法二年兵精粮足諸番畏服董卜韓胡素稱黠驁亦稽顙轅門仍獻珊瑚為贄德輝却之諭以威德終德輝之任番不敢犯

先曾祖與信治天台以惠稱而疾惡殊嚴有尉賍鞭四十逐之一吏不法使賫文當道發械卽誅吏語（以上馭人）

唐張知謇字匪承幽州人歷十一州刺史舒其一世操行清介所涖有威嚴惡請謁嫉冒詐不啓仇讐公卿爭為引重朝廷降璽書存問

韓震或曰名震元和中桐城令時治在焦嶺之東多猛虎毒虺為民害震焚雉草木驅而遠之後人名其地曰焦嶺

國朝高恕河間人為懷寧令涖政嚴明據案左右顧吏胥辟易不敢仰視擊斷大猾無所逃避卽王公貴人不能解免時目為高鐵

張晃字服周長垣人守安慶以嚴明為政有豪胥人目為乳虎晃以計擒投於戍諸生某侵官儲晃收繫不貸豪右屏息銓曹計治行第一

鐵處義會稽人國子生令潛山曰政下貸剝民不信豪右不法則蠶食閭井於是以嚴為治杜請謁剔奸蠹邑大治

胡枋義山陰人嘉靖間令桐城操行廉潔燭奸若神有清水明鏡之謠

陸佐字子翼龍游人嘉靖進士令桐城始至偵境內奸猾擒下獄死者數人善布耳目閭巷隱惡誹謗私語輒報忽于大庭呼曰某惡某私誹謗拘治具服吏民畏若神村有啼兒嫗輒怖之曰陸爺至矣卽不敢啼 以上宦遊

方子曰用威非威也用明非明也禮爲之範下自不易義爲之斷下自不瞎斯眞威明也僑以猛成惠亮以嚴濟恩黃霸以明察佐寬和彼其意在保釐而假之爲用非苟爲聲已也夫威不貸錯明非借炤待籥棼寄耳目而後快其鷹虎之心其爲元氣蠹不甚于寬髀臃腫者乎夫使啼稚怖者與童子不取乳雛者合而爲一始可語威明之至矣

才畧

宋何堰字仲弘潛山人爲侍中其父尚之爲吏部尚書並處機要値逆劭弑立人皆危之而父子善攝機宜並得時譽孝武卽位任遇無改

國朝錢公溥鎭兩廣諸軍夜驚公溥坐府中傳令大開城門群出者縱之单出者擒之有一父老叩門求見令縋而入不許言事第留之夾飲醇酒夜半自定旦日惟罰所擒者人一工餘無所問

龔瑞卿爲給舍嘗論劾王瓊瓊後起總鎭榆林而瑞卿爲僉臬屬焉瓊乃薦瑞卿使城花馬池花馬池故沙磧斛水泉販粲殊艱先是董其役者率無功獲譴瓊故借此傾之瑞卿卽疏請便宜行事瑞卿有心計調度方畧出前人右掘沙丈餘竟得土百里外有山乃曰易云山下有泉往鑿之果得泉引以木梘濡漑土石而甃築焉詔限五月乃三月城成瑞卿讓功於瓊璪內皆望瓊像瓊大驚服

盛亨甫官操江時舟行江中見岸上迎者軍多而不整心異之艤舟令分班立文左武右各以次進見見者卽發回先文後武各散去徐察之是日諸軍以索粮忿欲乘聚甘心主事者而從容解散遂免於禍

張大被守巫山大旱禱彌月不雨大被曰地氣不升天何由降令民汲水遍灌山石烈日中氣蒸蒸起數日果大雨及守廣安又旱吏民請如巫山大被曰可一不可再也禱如常儀

錢道寧望江人貢士正統間知順昌縣時盜鄧茂七爲難道寧集民兵鍊習保境屢戰卻賊當道上其功命未下而卒邑人立廟祀之 以上郡人

南唐樊若水池州人授舒州團練推官礿釣于釆石置絲繩小舫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十數往返得其丈尺乃見宋太祖言江南可取狀太祖使造大艦爲浮橋七年浮橋成渡江遂下池州

宋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守安慶金人已破光山逼安慶人情震恐乃請城安慶以備之不俟報卽日經始分城爲十二料自築一料計其工費然後委官吏分築每五更坐堂上各役入聽命授一日成筴乃涖府事城成金人破黃州淮西東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從朱熹學授松滋尉湖右

經界不正獎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産業之數投于櫃內籌覈而次第之吏無所匿

國朝王泮磁州人正德進士令宿松泮有才識以經術飾政而邑大治使署潛山適 武宗南巡天兵數萬次於潛芻餉不足泮從容調度不致匱之以才力調江陰

李曜鍾祥人椽吏爲潛山丞邑有巨盜依山爲

巢黨與結蔓爲民患有年直指海寧董公檄曜
曜閼檄陽以善意誘其魁置之獄又別詞致其
黨人爲一事各不相及旬日之間悉就拘繫乃
出檄曰直指謂爾盜暫桎梏行當爲脫疾使人
發賍于盜家土中有袍笏金帶遠方貴家之物
而獄成矣百姓讙呼載道莫不服直指之明而
奇李丞之才　以上官遊

方子曰才有全有偏富有日新宇宙在手

以無用爲用者上也次則各有獨解力有
專任一割能錯遊刃則折然當族節盤錯
衆所躊躇之會智能燭微謀能應卒即非
全才可謂非才乎夫玉韞石珠沉淵匪一
朝之畜豫章杞梓培數百歲然後可楹可
極可珪璋可照乘則夫動心忍性增益不
能遵何道哉欲爲天下用而不先爲可用
亦足羞也

卷之九終

遯訓卷之十

鞫訊

漢陳表能得士心有盜官物者疑勇士施明明
素壯悍拷掠備至抵死弗承孫權以表能得健
兒心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之表即破械沐浴
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
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成其名特爲赦明誅
其黨

晉何叔度潛山人爲尚書郎武康人王延祖爲
刧當斬家人棄市其父睦自告叔度議曰設法
止奸必本於情理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
造惡者耳非謂一人行刧同門盡刑也睦父子
至情乃不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脫
求免於情可愍合並議原上從之

國朝凌昌宿松人以從事仕爲江西布政司副
理問每讞疑獄出人意表轉大理寺副明愼用

刑剖決不滯大理至今稱之

戴天錫守桂林鞫獄不避權要有誣盜者繫獄多年鞫者以勢家所指不敢爲直天錫察其冤釋之全活十餘命

吳用宣爲襄陽司理先是民有僅一子忽失所在者疑疇昔眦睚十數輩謀殺之告十餘年庚死三四人尚未成獄用宣察其冤問其父曰而家更有誰曰一傭曰傭有妻乎曰有卽喚其妻

年可三十曰是子必以姦死妻遂承傭遇姦殺之負屍于五十里佳叢間返猶未曙覓之果得骸盡釋前繫

張大被知廣安州始至一日而決淹獄五十出黃明義等五十餘人之冤置釜薪廳前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剖決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焉知闤闠

葛崇潛山人歲貢生有才名徽郡察院檢校擢御史按雲南嚴明有聲凡讞獄必求其情得情執法人莫能奪情可疑必不輕入故所至無冤民 以上郡人

陸子翼令桐城巡行有蠅營營輿前不散翼曰此必有故使人尾蠅于草間得一屍檢之有記布圖書乃令市布數千百疋閱記合者訊之果得謀殺布商者而寘之法

鍾菴字庭芳崇德人守安慶廉而明有侵官儲

而欲滅跡者夜縱火官舍燬其籍索火者不得菴廉其人佯禱于神乃收而縛之曰神告我矣遂具服

葉男兆守安慶一水兵新婚未合巹而奉檄出其夜有詐稱夫歸以姦其婦者厥明婦覺其非眞夫也愧而縊死水兵以告男兆禱于城隍夢江舟落篷擊溺一婦詰朝閱兵籍有名樂朋者擒之遂伏辜 以上宦遊

方子曰治貴無訟第訟亦盛世之所不能無也兩造互詞譸張爲幻易曰雷電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非雷非電能令嘉師無覆盆哉有要焉臯陶爲李其德淑問晳子語士師寔重哀矜定國無寃民民祠祀之遂爲後世生祠之始故叔度之原情猶有欽恤之意用宣大被起白骨而生之亦庶幾刑期無刑之遺風乎

禮賢

漢周仲嚮爲河內守好賢愛士拔才薦善如恐不及每歲時必延請舉吏入後堂宴會贈送什物無不充備

晉何次道穆帝時爲宰相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必先功臣不以私恩樹親戚時論以此重之

何次道思韻淹濟丞相王導深器之導鎮楊州辟字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成帝時導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録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傳則外譽維緝社稷無虞矣庾亮亦力薦之由是加充吏部尚書

梁何點字子晳潛山人博雅高尚梁高祖與點有舊既卽位手詔曰昔陰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别丘園十有

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揖九重踐九等談謂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鄉鹿皮巾稍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乃以巾褐入華林園

梁武帝又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衆志頗申讌言眷彼

子陵清廉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illegible]
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illegible]
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大官別給
陳何徹字子季潛山人高祖勑給何徹曰衣尚
書祿勑山陰月給錢五萬俱不受乃勑徹曰頃
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鄙聞好事吾
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宸興言良爲永嘆本欲
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痺此懷未遂延佇

之勞載盈夢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
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
勞望仍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往東山受學於
徹 以上四條所禮之賢皆郡人也
國朝趙鼎卿闢宜秘洞天四方來學者館之雅
談終日纚纚不厭縉紳大夫廣坐中則惟奕棋
斗酒詼諧謔浪絕口不談文章 郡人
漢張敞與大司農朱邑書曰陳平雖賢須魏倩

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御故士各達其
時之英俊若必伊呂而後薦則此人不因足下
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功
國朝葉男兆守安慶旁求賢士善屬文賦詩者
博物者精伎藝者靡不羅而致之行部桐城聞
太學趙鴻賜高隱而文往訪之趙知其賢爲一
出多士輻輳各售所長以成美治
葉男兆在皖時張綮潘淳過皖男兆訪政得失

淳曰言在淳聽不在淳歷舉時事數條男兆曰
請爲三日留以明德教翼日出示諸條悉改曰
善豈得一日宿閙
蕭希顏結納賢士揮千金不顧公暇輒延士卧
內蔬盤共酌談古今奇節勝槩不嗜酒喜酬客
數行自醉起哇復坐論不厭
蔡銳字膏伯順天人令桐城學官弟子方見名
能文章銳每造廬劇談竟夕贈之詩曰古木寒

鴟巢溪橋老衲迎欲共南淙語黃昏到赤城（見號）

南淙子

湯惟學安仁人由翰林左遷皖理行縣飲餞司馬第覩四壁懸文絕無許可至方見作遽問曰是出誰手大奇錢曰貢生方見曰得一晤不曰所居距邑七十里恐難卒致惟學曰奈何當吾世失此人卽席作詩招之有聞說高人不可招小山叢桂思迢迢之句夜馳騎持詣見旦日見至一笑若平生交留邸中唱和浹旬始去（以上宦遊）

適訓

方子曰夫治非一人之所能辦也無論哲王釆釆察相休休卽守令能禮賢則齊不擾單父不下堂而治收民譽而黎庶歸心何難奏雅化哉然不自賢乃能下賢江海之爲百谷王謂其下也嗟乎吐握之風遐哉吾不及覩卽好賢如仲嚮倘稱優於天下非耶其次咨訪其次延納其次樂多賢

友益矣

訓卷之十終

邇訓卷之十一

訓族

宋何彥德爲吏部郎告歸省親傾朝送別抵家其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時傾朝送別可有幾客對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自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

國朝吳禮字以敬桐城人永樂初詔民一家三丁則抽一丁從軍不從者刑禮曰天下大定不

絃誦是從而從兆發至廉縣官既廩習騎積悍是戾府也爲人先而以戾府貽子孫乎遂就刑言笑自若曰世得逭于戾矣制輕車遨廬落閒年八十餘

方廷輔爲諸生治尚書有才名郡守張綸謂曰子也才吾習詩嘗筆與青願以授子因出一帙與之佑謝曰佑業已受書于先人念不忍易顧嘉惠甚盛請以弱弟璀受之乃命弟璀拜受後廷輔以書舉進士璀亦以詩舉孝廉

方與節家訓素嚴與節最長以禮爲諸弟率家庭若朝堂季弟向已官給舍每社會與節往則往一日與節先出向追之馬奔偶先與節與節命僮控其馬引鞭鞭之曰弟先兄禮乎向凜凜受焉

齊瑞卿之先祖閒自魏國武寧王雖遷桐百餘載而家乘兩可互證瑞卿舉孝廉魏國走賀金

幣百端冀以聯宗瑞卿謝曰世遡人遠傳載恐訛焉敢妄附華宗爲顏色遂更姓齊或問之瑞卿曰位高而後裔不戢者危族大而規訓不逼者危交遠而儀物不逮者危三危不可不慮

趙鼎卿爲祠堂其中曰四親祠祀高曾祖考傍曰開先世室祀始遷之祖不祧曰貞慈世室祀母氏之賢者亦不祧曰尊德堂祀族之孝友者曰念初堂祀祧主祭日出始祖于中堂南向餘

東西向祭畢宗子宣聖諭講律誦家規置義田
供祭有餘周三族不給者
余典字克敦桐城人貢士其祖父以孝友開家
同居三世矣典與弟章經益睦共庖而食營祠
堂歲祭悉遵家禮祭畢宣家規子弟環立而聽
乃飲福頒胙子弟皆雅飭無跅弛者
周尔字大觀桐城人貢士其先世唐時居桐之
清淨鄉成村曰周家潭至京與弟登建祠堂祀

先祖祀畢宣家規胥過者次第行罰大憝不許
入賢而貧及有大卹者醵金為助敦義輯睦以
維其家子孫遵之鄉人莫及焉
先君家訓甚嚴使學漸負笈從師親稽章句不
愛夏楚有田十畝悉鬻以資學或曰為兒計邪
得四壁不留答曰固自有先人業
吳善養字伯敬桐城人諸生有行誼置義田以
贍族之貧者族叔承力無子給膳田終其身其

父承恩倣余典修祭儀及善養營祠堂于正寢
東置祭器禮儀加飭焉
劉志堅簡靜端莊勁節凜凜至與人交娓娓不
厭公濟樂易和平溫然可即而揚搉是非毅然
不可奪兩人濟美皆不失賢達之軌焉
吳一卡字元和桐城人嘗創義田建祠堂置義
館宗人悅之
阮晉卿桐城人宋末舉解元宋亡遂委疾不出

將死猶呼其子雪堂問恢復所先雪堂塟公于
匹山之麓作銘戒子孫不得讀書為將吏故終
元之世子孫無為元諸生者
孛羅帖木兒元宗室子也順帝北去宗室皆從
孛羅獨曰奉已入夏奈何復夷余子孫左衽乎
遂更姓名曰羅舜臣南走至桐城家焉子孫以
羅為姓遂世為中國人業儒其後寅英麟皆舉
孝廉以上郡人

方子曰訓國易訓家難國以義勝可賞罰驅也家人恩勝率訓無重賞不率無顯戮有以勸之懲之之難長治之國必有法家長者身範其子弟子弟恂恂無敢跅弛用能開家儀刑四國漢石奮尚已顏訓呂約炳炳唐宋而張書張陳江州聯其族爲義門寧獨家慶哉能使天下取則于一家則可以家天下矣故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

砥行

晉何子晳感家禍遂不欲婚祖彥德强爲聘瑯琊王氏將親迎子晳涕泣求執本志乃不果婚晩年與會高士孔嗣交因娶別女子晳雖娶亦不輒相見築別室以居之人莫測其意

元龍起濂望江人隱居邑西之京泉講道不輟深明性理之學爲時矜式子仁夫以父爲師克紹家學所鄉文章薦辟不起乃遥授起濂廬州教授仁夫爲舒州學正士論高之

國朝錢公溥令海鹽偶乘醉誤撻一胥醒而悔甚遂稱病不視事僚佐入問公溥曰我無他病奉天王三尺持民平而以酒逞刑經曰不僭不濫今得無濫乎故閉閤自責耳吏民聞之感動

何宗堯儆居東郭啜水衣蔬而談名理置日省録凡一行事輒識之夜則披閱自省因以省名齋其徒彭惟善立紀過録以自儆凡有過則紀

之月朔列前哲位陳録而稽首自罰

彭惟善行田畛左右皆淖猝遇婦人畛間倉皇下田立淖中屨襪盡汚他日市有女喚頭乃使理髮趙子恒聞之曰何乃遠于野而近于市實曰遠以別嫌近以礪貞

趙鼎卿客累吳襟懷灑脫友人欲試其操設宴選一名妓侑酒留連浹旬鼎卿雖歡然澣倒未嘗一與[illegible][illegible]言友人候鼎卿醉寢乃使妓相寢覺

而知妓之在榻也無所喜怒弛然復鼾睡達旦呼渴索凉水飲之

胡文翰字汝學望江人孝廉嘉靖間知崇安縣博覽群書以倡明道學為己任築室曰常惺亭日閉户讀書洒如也有司造廬咨諏恒避謝不見以上郡人

宋沈煥字叔晦定海人通判舒州嘗曰晝觀妻子夜卜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及卒宰相周必大嘆曰立朝推賢攝善予媿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媿也宦遊

方子曰書云非知之艱惟行之艱夫行何以艱哉悟道存乎心體道存乎行闡道存乎言三者道之資也心可匿行不可匿言易飾而行難掩見入玄渺行不中繩談天雕龍躬修不逮其知非真知也故遐觀之士即一跬步亦必采薺肆夏爲生知如仲尼猶曰躬行未得三千之徒孰與顏曾乃其學不越視聽言動人己師友間學者欲涉仲尼之津能舍顏曾而役哉

邇訓卷之十一終

清修

晉杜夷字行齊潛山人自江南還道遇寇刺史劉陶移郡守曰徵士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顛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罹此艱屯今遣吏宣慰其郡遣一吏縣五吏營恤之常以市租供給其家人勿令缺之

杜夷渡江時元帝為丞相教曰處士杜夷棲情玄遠悠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為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自給雖原憲何加其賜穀二百斛明帝即位夷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于地鄉下帷研思今世劉揚縉紳之士景仰軌訓豈得高蹈而朕靡取則焉

晉何準高尚衡門徵辟不出及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潔不忍以榮名累之表不受

梁武帝見何點于華林園禮遇甚厚欲官之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出明日詔曰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棲遲宦寘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況親得同時而不與為政喉舌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出居獻替拜為侍中辭疾不起

國朝方廷輔從子印從之學一日燕坐印問曰今有司者之贖鍰也謂何廷輔怒曰若異日之為贖鍰也者耶印即長跽竟夕廷輔不解詰旦負楚請廷輔曰吾以清白起家若輩安得點吾訓乃釋之後印仕天台以廉稱

何宗堯居官而僦里人室以居妻孥里人有欲以田獻宗堯而虞其不受因從子哲以請他日哲見于宗堯曰仲父有官而無家哲聞學先治

生有諸宗堯曰有我無家不害其生有家無我
我何能生哲慚而退
吳用宣葬父白揚山去所居百里用宣爲諸生
衫受廩獨袖米數升步至墓所炊而祭及歸遇
雪過友人方去病門已暮矣用宣曰奈何以展
墓故煩友人暮夜之共顧夜不可行乃依門礎
趺坐達旦而去不使去病知
余德輝官觀察使宅不加廣廳事前湫隘垣東

之隣請以其居讓德輝曰達而利窮隣不義老
而遠舊知不仁隣人曰大木之下豐草讓生德
輝曰不然大木之陰行道可息吾乃不能息子
而草視子耶隣又浼人緩頰曰拓之便德輝曰
吾昏暮乞火不已便乎
方去病與光州王加賓友善加賓令廬江以書
來迎不赴父之廬江人有獄計王所雅善者惟
去病去病言必聽乃因客獻百金以請去病曰

一人其迎豈干其政請勿復見客
趙銳字子恒桐城人知均州有操行孝廉時邑
令陸子翼徵民湖入官復令民佃之邑士大夫
往往以下直占上湖也銳獨不佃陸乃擇一上
湖以贈不受陸因造曰夫以邑之官物況邑之
賢士肅何辭銳曰自鬻湖之令下一邑人皆若
狂銳即家四壁欲君侯知下邑猶有不狂之士
王道字懿德潛山人爲杭州通判歸橐蕭然有

餽贐者悉卻不受家居二十年足跡不入公府
盜經其廬曰吾借炊耳非有所求
吳曉號思常桐城邑諸生篤行安貧食無鹽妻
問之曉曰若天原不生此味炊無米曰我命必
不爲無米死年八十餘清風勁節表于鄉里
胡用甫諸生時孝豐吳麟守皖賢用甫使與其
子維京交及維京令江陰辟用甫甚驩月餘別
去餽金不受幣帛不受卒之布二端亦不受維

京曰吾乃不能布衣一故人耶强受之歸以其
一獻母以其一裂爲三領二弟婦及其夫人
金尚賔爲給舍歸躬耕而食出入乘一驢久之
一玄黄馬晚自少卿歸始用肩輿家人舁之不
役官夫絶無書札于有司親友信之亦無所干
章詩字直言太湖人孝廉操行清介官至應天
治中歷任三十載卒之日家無餘貲妻孥稱貸
以襄事

戴天錫志行狷介致政歸四十餘年不營田舍
澤叟山翁日與往來岸幘對語懽然蔬酌若不
知曾冠進賢者鄉評高之

危山字志岳懐寧人孝廉志高而行孤寡交遊
惟吳亨晦劉志堅吳本清則開關下榻劇談名
理去則閉户手一編他人不得晉接爲宜興桐
鄉諭儀刑秩秩嘗典山東試有千金伺𨽻舍者
而厲色曰昔賢畏四知今縱不畏爾我寧不畏
天地乎叱之去蔡令諭里豪丁九萬千獄九萬
欲求方惟素爲解使所親詣之終日不敢言乃
密語其僮以百金置惟素巾笥中而去僮乘閒
言惟素遽作色叱曰毋觸損吾巾擲還

錢鸞字應祥桐城人子如京按河北鸞寄詩云
汴梁香帕久馳名莫買歸來悦我心聞道漳河
清徹底好將一勺濯塵纓

姚希顔字崇孔桐城人邑諸生貧而能樂覩牙

籌輙顰蹙人語錢穀羞澁不對至譚名理則暢
然發舒不厭已大饑采浮萍雜糠粃爲食晏然
自如也自號尋樂子

陳國瑞望江人以鐵冶起家爲母卜塟地得于
近村之張翁陳之子紿曰吾冶之炭兹山木茂
土可埏敢請張翁許之授直三萬得地國瑞不
知其子之謀也塟母明年始知之問其子計直
當幾何子曰即廉不下三十萬陳慼然曰奈何

紿人而利己亟走馬邀張翁館之三月張翁告
歸國瑞盛治醼實縑于筐獻錢三百緡請曰人
謂吾毋地直不止三萬不肖請以此爲翁壽張
翁曰卽吾伐山木爲薪其直不過三千業已受
三萬足矣躍馬而去陳責子曰汝實不義必爲
我致之乃私于張之子昇焉
何思鼇字子極桐城人爲棲霞令自幼簡静寡
嗜欲事父母孝世父何岫富而無子欲立繼嗣

序屬思鼇且素愛之思鼇嘆曰父母可以千金
易乎固辭因薦其仲父之子繼焉
余天助自遼陽歸貧無隔宿之儲以詩書自娛
客至蔬盤相共宴如也流賊橫江而下大軍逐
之滎將郗金爲天助門生戢其部不許暴掠郡
邑賴以不擾
吳幼鍾標格孤高動遵榘矱官歷三品不廣田
宅致歸鬻先產以償貸葺舊廬名曰遯齋倚山

襟江植花卉招風月指爲遯齋八景曰杜門披
閱古典或誚其無用幼鍾聞之曰鄉官無用美
譽也及卒民爲罷市者數日
顏素字質卿懷寧人萬曆進士性天清曠見地
高明有超然物外之趣通籍三十年居閑之日
過半田宅未嘗增拓日恒扃户掃軌不入公門
親故諒之亦不以事寄托獨修獨證直悟本來
中然自得惟二三問道之士引入函丈相對清

談形骸都撤去則下錠俗士不得窺矣常曰豈
但世路塵滓毫不可入于中卽講學格套亦須
掃盡只要明白其心體耳以上郡人
漢李膺字元禮潁州人士大夫以其延接爲光
榮號登龍門守廬江勁節凛凛與郭有道同舟
而濟望者以爲仙舟
國朝張無意少爲富民劉大本養子大本晚得
子猶愛無意藏金八百于榻下土中篤疾密語

無意無意不啓視殫力撫孤比長受室曰此足
報劉翁矣乃諗復姓給其妻朱氏曰吾欲省先
墓若當從其盡脫簪珥惟青緡從事遂以朱抵
漢陽僦居召劉子盡還其父貲產萬餘且語藏
金所在使發之八百具存官遊

方子曰道以名節為藩籬藩籬不守安問
堂奧卽清濁之閒非行已之地也子貢之
達豈屑越刀錐者仲尼每抑之原憲蓬蓽

匡坐乃勝駟馬軒車士宜何如修哉吾鄉
富貴而湮滅者不可勝數而龍門李膺鹿
巾何黯鳳翔杜夷清芬至今襲人士非捿
神澹泊蟬蛻泥滓何以邁迹當年流風異
代也

儉約

漢朱仲卿身為列卿居家節儉祿賜以共九族
鄉黨家亡餘財及卒天子憫悼詔曰大司農邑
廉絜守節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可謂淑人今
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觔

國朝方惟力侍御按中都倉一切裁省歸將入
北峽關曰曾得以皐華驕稱父母邦撤騶從獨
乘馬徑趨其家

何宗堯諸生布袍踽踽過大司馬弟錢如畿畿
方燕客帷錦綺觴金玉而樂也聞宗堯至易以
練緡瓦缶乃迎宗堯入客曰何生不高士乎奈

何易器而迎之如畿曰練緡瓦缶正以樂高士
也

蘇亨甫奉身儉約官留都凡府部及守備閱操
例有酒筵亨甫一切裁革立條約宴客無踰十
品侈靡之風一變致政歸小輿布帷蓋用靚緡
學漸嘗候之劇談近午忽曰予乃忘早食小僮
進粥烹菔鹽鮁不掩其豆對客引箸自如也子
孫為學官弟子皆布袍家僮衣不蔽骭騎不入

[illegible]閒藉以表正

趙子恒午食紅糟一豆良弼過而見之曰子如是可免求人然吾猶以爲奢我乃白者耳張大和聞之曰入野史當余何曾笑殺

盛亨甫一羊裘二十年袂裂緣敝補緝而服或曰卿而敝裘不以儉乎亨甫笑曰方之晏子更十年無害

范雲鶚懷寧人爲諸生不治邊幅然容行甚堅居一室四面皆緯蕭以前半坐客後半居妻日一粥翛然没齒雲鶚號心齋以上郡人

方子曰予嘗從盛亨甫趙子恒遊得聞前輩風流雖貴顯瀟然若寒素今寒素人侈然若貴顯豐内故儉外豐外其中未必有也夫有餘不足遞爲消息天之道也物力難繼受享易終不少留未盡之需豈惟累德亦非惜福故曰約而爲泰難乎有恒今天下侈極矣物盛而衰數之紀也禮曰國奢則示以儉子弟省矣

說郛卷之十二終

雅量

晉何次道能飲酒愼重溫克至醉不亂雅爲劉惔所貴惔云每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

國朝楊貫桐城人有雅量嘗出遊或叱貫名詈于龐上貫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僕曰彼乃罵主人貫曰非也曰揭主人名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終不荅

方淑字惟善桐城人生平不忤一人飲於鄉有善使酒者李昆來淑遥望是昆卽起呼馬馬繫樹不解引刀斷繫馳馬去或哂何急乃爾曰先幾遠侮不亦善乎

方惟善有事于板築傭索餉惟善犒之儉傭怒蹴之曰老奴何嗇惟善不顧而去僕追之曰傭詬主人惟善曰我未之聞也翌日傭暴死鄉人嘆曰微雅量將無斃乎

盛儀字克恭桐城人有盜其禾者獲之縱去不問其名盜感之夜進金以謝不受

羅惟德器量廓然與人無所鬬鬩卽造次危險意氣安閒無慍愼之色喜獎成不齒人過或數其短徐曰惟渠不得數之甚又曰渠其事殊不惡

方夢暘字子旦桐城人爲南安丞嘗渡江舟人失金相爭夢暘謬曰適吾僮得遺金必爾物也

風急幸無譁抵岸分橐償之已而舟人得金所在乃諭之曰金微物也倘爭而至於溺奈何寧謬償耳

孫爾孝善藥金陵傅生以醫來落魄爾孝館穀之有求藥者爾孝必薦傅生同劑令得分糈久之傅生胠爾孝之篋而逃爾孝戒追者曰及之勿問篋第請還其事不則荷囊送之耳果及縱之去

朱緋之隣吳七有田欲售於緋緋飲而辭之吳
七與其婦翁陳樓謀構曰不潡不售吳七詣緋
門而詬緋戒閽人勿應更裸裎大詬緋使小僮
與之茗聊潤爾吻日昃又與之飯聊濟爾饑詬
三日緋不為動吳七乃懸死緋謂家人曰當詬
我時豈不能一大創治之以其人心殆必有變
故隨忍而為此今乃幸得不禍吾家

周登申家政於祠堂以義責族弟召召怒批登

頰登默然登弟教集諸僮將攻召登聞急止之
曰批何傷攻之是分其過而重吾不德也詰朝
召詣登長跽謝曰今日乃知吾兄

何子極之牛蹊族人之田族人斷牛足牧子以
告子極曰作脯耳不為校又其田與隣之田共
塘而灌歲旱隣專水僕以告子極不荅與門人
論文不輟僕曰苗且槁矣子極曰不然天若雨
自得水若終不雨彼特後我而槁耳安事爭為

其夜大雨 以上郡人

金輝休寧人其父以賈僦居桐城他出使輝守
主人來輝讀書不顧主人怒批其頰父歸曰商
也固當柔人哉輝發憤遂成進士過桐城訪主
人主人不敢見輝候移日不見不去也及見
再拜謝曰此一激之師贈金帛殊厚 以上僑寓

方子曰量主受受大小視厥量滄海百川
不溢溝澮一雨輙盈故夫注不滿酌不竭

澄之淆之不見清濁是謂無量無量而後
為至量其次能容其次能忍鬚可燎面可
唾亦庶幾雅量君子吾將以雅量學無量
苟能容忍即矯情吾有取焉耳

陰德

國朝宋儒字文卿望江人初為諸生長為錦衣
衛千户典詔獄文卿明允仁厚凡鞫訊惟陰隲
是求囚卧無藉奏以牧象草藉之囚乏食奏以

無主盜賊贓食之皆着爲例山東有盜既服辜
奏原其父母妻子持已廉不受求請錦衣稱惠
廉者必歸文卿甲子京師火延燒文卿舍獨無
恙　宣廟聞之曰此必宋儒家果然戊寅又火
亦無恙大學士太和楊公額其樓曰畨祥

王五公潛山人兄弟有五元末四方起兵五公
聚衆於白雲寨近萬人保障地方兄弟禦寇戰
死者四國初天下定散衆各歸其土道人應藍

華獨不去五公曰子何不歸藍華曰公所活萬
人非其不能爲萬人報也公之兄弟皆以保障
死矣公五十而無子願獻吉地當一歲而舉子
因遷其母曰兩子必嫡出時王公之妻已四十
八矣俄而娠正月舉一子曰立初十二月又一
子曰復初遂爲兩支今二百年子孫千許進士
王嘉柔其裔也

趙弼字良弼桐城人邑諸生嘗遊城東旅店據
其榻苫下若有塊者密啓乃一囊約金百餘弼
卽臥榻上不去謂主人曰偶病若爲我糜因宿
焉次日失金者至遂還之其人請以半謝曰我
豈卻全而受半者乎第以一金酬主人糜耳後
其子鈇登第弼受封

趙輔字良贊桐城人嘗使一僕徵子錢于里人
里人怒毆之遂死其家里人計法不可貸將經
一子以抵輔聞止之曰死者不復生而更死生

者是重傷也遺書曰僕死病煩若爲我瘞之里
人感服後子銳仕知州

方汝濟里人失馬誤指汝濟馬于野而紲之去
國人追之遂以毆死巳里人獲其馬悔且懼遂
汝濟馬進百金爲贖汝濟受馬卻金曰若誤耳
吾不以僕博賂遂釋之後子克貴贈知府

方絅字惟著桐城人太學生山多大松歲伐十
餘章爲棺親友貧而死無棺者則施一棺與之

不取其直夢嶽神禮之曰子能居人吾能居子
胡宗舜字敬夫桐城人邑諸生隣胡登竊薪其僕遇之交惡登毆僕死有司論法當抵宗舜曰登吾隣也其先人不可無後求釋之
錢元道字行甫桐城人有鹽商主其家旣去元道除室見遺金一囊約二百餘度商已遠乃置倉中積穀壓之次年商復至言别後三日覺囊金失不知所在元道曰此非塗中失也發倉示

之囊括宛然遂還商
朱東字漢卿桐城人貢生晨詣學見道旁有囊金東不顧僕曰後人不攫之乎東命收之約二百餘金以聞于校官出示招失者則糧役王姓者之遺也王請分東笑曰天欲損爾豈令我見之挈去毋我溷
程希學字子敎桐城人諸生時赴典文直指試過香爐寺如厠見遺篋有金百餘兩收之居不去僧曰直指且至相公何乃逗遛希學曰吾友人約姑待之三日失金者哭而至曰以吾父之嚴而失稅金也進不勝官刑退不勝父刑死矣希學出而還之失者尾而之皖以告於博士博士聞於直指優賞之後爲永寧諭
王鰲桐城人商於蕪湖以三十金寄儈家旬日因便舟欲歸急儈他出其婦誤出他寄授之舟發百里始啓視則有三百餘金舟人爲之賀鰲

愀然曰儈必鬧婦其死乎旋棹以金還之則儈家政罪其婦見鰲大驩曰微君之義吾爲鬼矣

以上郡人

童世芳廬江人以醫行寓于桐三十無子遊金陵買妾游氏歸之夜泣不救世芳問故游氏曰妾幼受市人楊大芳聘今大芳貧與吾父謀而鬻妾從此長棄情不自勝世芳曰易易耳還之以完而志若何游氏收泣曰直必廢矣世芳曰

吾國不問直立送游氏還其父曰必與楊郎諧
朝其父率大芳踵謝則世芳行矣越三年世芳
復至金陵市餅則大芳游氏店也夫婦羅拜留
之飲世芳曰今日有他約明日來飲徑出夜徙
其寓明日大芳求之不能得其妻後生二子僑寓

方子曰于高里門王興子孫盖猶有覬心
焉吾以為覬報之德非德也君子為德而
已矣豈有所覬覦然哉今文卿輩爲德同
而報與不報與使爲報而修則將以不報
沮矣諺曰陰德猶耳鳴人不知也德且不
求人知況望報乎

迪訓卷之十四

賑賚

晉何萬倫凡有贈遺不為苟讓但已有餘輙廠
散之

國朝葛宣潛山人　高皇帝討陳友諒宣出
粟千餘斛運至鄱陽以餉軍上義之宣倜儻節
俠郡國事有不平者輙以　上聞必平乃已岩
童澤婦亦知其名

金騰高字上達桐城人任俠好義急人之困邑
大饑騰高積粟二千石悉出賑其鄉里曰所貴
好義者補天地不足也豈其乘民祲而自為利
詔旌其門曰義民之門

吳用宣為襄陽司理穀城棗陽饑用宣上書直
指請太和山金賑之不待報輙發賑民賴全活
者數千百人

盛亨甫巡陝西茶馬時關中饑亨甫始至嘆曰

治孰有急于民命者乎置茶馬弗問先議賑濟
令有司三十里爲一廠設糜粥飼饑者所全活
殆億萬
方子旦族人之僕馳馬驚隣豕墮地懸鐙見傷
而豕亦亡矣隣索豕族人誅傷僕交惡子旦曰
奈何以意外事搆難引僕于家藥食月餘痊出
錢五百償豕兩家乃釋
施雨字子時桐城人貢士謁選京師桐有僧會

明寳卒于邸雨貧囊薄乃傾囊爲具棺櫬買地
瘞之曰豈可使鄉人暴露于他邦雨後爲建寧
教諭
錢實夫席富好施三黨之貧者歲有助稍寄者
月有助少年嚮傳篤學輒致薪燈潤筆之資終
其身不厭
李可大桐城人積穀近八千斛歲大饑穀一斛
可錢二百可大盡以貸鄉隣約秋償秋復饑可

大曰稔乃償遂多不償不責也已而可大病屬
其子勿取責
左仲良桐城人歲饑仲良出五十餘金糴穀于
楚以賑其鄉人有翁姓者舉室疫業有死者五
矣皆無棺存者不能興仲良夜使人舁五棺置
其門外而去旦日啓門見之大驚意必仲良之
所賑也乃收死者而瘞之
戴旻字汝秋懷寧人所居濵大江水漲浮屍多

聚于洲之灣旻率鄉人出穀募人畧之瘞以薄
棺購地爲義塚于皖城之西乂之鄉人倦于共
事旻獨力爲之每歲春秋收城外白骨聚而掩
之祭以鷄酒積二十餘年所葬踰千塚郡守徐
公表曰尚義 以上郡人
三國魯肅字子敬臨淮人寓桐城周瑜知其賢
翔造貸粮以覘其器肅家有二囷囷三千斛慨
然指一囷與之意色超然今邑前有指廪坊比

有磨碶山南有磨鎮城相傳子敬遺址
宋王琪字君玉城都人徙舒州舉進士爲舒州通判歲饑奏發廩未報琪欲先賑或曰此非有司所得專琪曰不有矯詔開倉者乎苟利社稷請獨任之遂發全活甚衆
國朝方泓字仁夫新安人商於桐城任俠負氣節里有爭得泓居間二家皆悅或當輸金卒不辦泓卽代輸不收責人皆義之歲饑盜起鄉里多被害盜過泓門曰方先生善人不敢假粮以上

僑寓

方子曰分財小惠耳然而原思之粟未嘗不可與鄉隣晏子衣敝裘賜周三族君子用財惟義之歸非其義一介不苟如其義以天物而公之天民一勺之潤亦滄海也卽倜儻之士有如馮生焚券陶朱三散千金吾猶許其仁義附焉何必小惠是貶哉
丈夫恨四壁耳安得大倉濟饑膺此寶乃素封自恡不貸升斗也

文學

漢周興舒人少有名譽永寧閒尚書陳忠薦之曰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于後世刊于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于閨門清厲之聲聞于州里蘊匵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旣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不能而自專辭多鄙陋周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嘆惜詔拜興爲尚書郎
晉杜行齊貧識聰警醞藉該博歷究經典百家之書晚年着幽求子二十篇意致玄適
杜崧字行高潛山人有志節俗多浮僞着任子

春秋剌之謝安曰狂瀾中寧可少此砥柱
何子季好學習周易禮記毛詩內典通其旨嘗
註周易解書禮記之疑謂之隱義
梁何之元才思精贍晚年屏絕人事着梁典起
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通三
十卷行于世
何修之字士威潛山人好三禮强力專精齊初
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禮結草爲絰屈巾爲

冠都下稱醇儒建武中國家吉凶之禮咸取決
焉梁初議禮亦多稗益著禮義百餘篇
唐曹松字孟徵舒州人光化進士詩學賈島多
警句晚唐名家也進士時已七十同榜王希羽
劉景柯栄鄭希聲皆七十時謂之五老榜
宋朱翌字新仲潛山人政和進士沉酣六義文
思典雅南度後爲中書舍人文章寖顯于朝忤
時宰謫居曲江既歸詩文益奇壯所着有潛川

集三卷
李公麟字伯時弟公權字元中公寅字亮工舒
人並進士能文章公麟尤好古博學多識奇字
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攷定世次辨決疑
二閩一妙品不惜千金搆之紹聖末朝廷得玉
璽下禮官諸儒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藍田今
玉色正青龍蚓鳥魚爲文着帝王受命之符質
甚堅非昆吾刀蟾肪不可琱漢後法中絕此眞

秦璽李斯所爲也議由是定
元王幼學字行卿望江人資識高拔篤志力學
幼遭兵掠至河南陳氏養以爲子其家儲書萬
卷行卿不憚寒暑手不釋卷遂博洽淹通年六
十始歸望江躬耕慈湖之坂與同志講道不輟
纂通鑑綱目集覽五十九卷行于世
國朝范崇仁桐城人九十餘猶能口誦古書數
千卷

趙均州六十好讀書苦目眡曰天乃忌我博耶崇仁曰我多讀三十年君第坐我以口寫君以耳覲天安能忌之

吳用宣長于詩思致淸新詞鋒典麗西蜀蔣芝讀兵部集曰言達者實茂足爲大雅赤幟

盛亨甫諸生時讀書白兎河別墅有官人夜泊者封人進酒官人問此間有佳士不封人以亨甫對請與共酌亨甫問貫曰閩人亨甫因訪閩

中鹽鐵絲臬海泊之利及海防諸要害劇談至丙夜始罷官人曰先生學究世務異日必爲國士

趙鼎卿名能文章屈省垣與編修陸樹聲副臬余文獻郎署朱曰蕃皆以文學相伯仲稱嘉靖四傑嘗語學漸曰始吾厭唐宋書閱班馬已又厭儕輩之爲班馬者夫世業已有班馬安用屑屑爲班馬者乎又曰世薄三蘇不知其善爲班馬所着有無聞堂稿古今原始鴳林子九夷古事

方惟素厨書萬卷皆手自校讐十七賦黃鶴樓詩與致超絕蔡令與論詩有鵲立牛背使賦之應聲成韻托意曠遠蔡令曰不謂建安劉王近在坐中蔡令去惟素旣自爲祖詩諸生祖者數十手乞言乃人代一首頃刻立就各協其情所着有南淙稿空石遺音

侯珣諸生桐城人嘗衍蘇氏織錦廻文詩三言四言五六七言周旋出入斜直方圓共得詩八百首曰白樂天曾讀至五百首今殆過之慧女巧思昔賢猶未之盡也

丁相字汝弼懷寧人逸才雅行着百感録托諸羽毛鱗介百餘種寓言寄志後爲縣令獲罪直指使曰是爲録百感者乎卽日釋之

李濟之家居雅意吟咏冲淡平雅有晉唐風青

爲古文士大夫操觚徵詞據案頃刻立就遒麗
琅然
曹廷直字良臣望江人孝廉問學該博性敏一
目輒能成誦詩文不屬草下筆數百言立就
龍映望江人雄才偉識書過目不忘辨若河懸
名能詩文一時士大夫靡不推轂邑令朱軾聘
修縣誌蒐羅博雅人稱望江文獻以上郡人
漢桓寬字次公汝南人爲廬江郡丞學問該博

文詞典贍著鹽鐵論傳後世
唐羅隱字昭諫杭州新城人隱居望江蓮花峯
其下有名山洞詞源泉湧博物多知嘗著湘南
甲淮海窮言說書五十篇
張籍字文昌和州人善詩文韓昌黎荐籍于朝
自是名滿京師貞元中及第爲舒州從事
宋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判舒州後封舒國公
文章高絕一時宋人詩格卑弱獨介甫精健有

唐人風介甫何足録
蘇軾字子瞻蜀人徽宗時收舒州團練副使軾
博通經史文章宗檀孟述作閎衍
蔡洪字叔開吳人爲松滋令有才名作孤憤論
與王沉釋時論齊稱讀者莫不嘉之
唐盧同范陽人爲望江令有善政清曠超逸善
詩文有飲茶詩韓昌黎銘其墓
宋周必大江西人爲安慶守才氣溫雅一時詞

臣之冠弟必尹因籍望江官至龍圖閣學士塚
在永恩寺桐城亦有周姓者必大之裔
國朝胡世甫名能文章修郡志評品精核勝地
遊歷必留題記諸生俊彥者與論文頓忘形骸
或爲韻語遺之以上宦遊
唐李涉有詩名嘗泊皖江口遇盜盜曰若是李
涉博士不用剽奪得詩一篇足矣涉卽賦一絕
云風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

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盃謝去

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善古文詞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嘗校許慎說文爲之序所着有文集方輿記古今國典巡撫楚州坐專殺流舒州

宋潘閬自號逍遙子詩學唐其苦吟詩曰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精貧居詩云長喜詩無病不愁家更貧坐盧多遜之黨避罪潛山寺題鍾樓

云頑童趂煖貪春睡忘却登樓撞曉鍾孫僅見之曰此必逍遙子急覔之閬已亡去

王禹玉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章閎博環麗自成一家典内外制十九年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

楊廷秀見張浚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廷秀佩服之其室曰誠齋精詩文著易傳行于世 僑寓

方子曰言必有文其行乃遠闡幽發潛攄靈極變光昭天地熠燿萬世故曰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丕哉帝王之謨烈彰之于六經矣丘明雖盲左傳爲目不章覊蜀呂覽走四方不有史記司馬不終于宮乎後世寡學之子蜣丸颶飲無以暢其苞塞而附贅博洽俳優文章欲以不能驕能矜一時而抑吾千萬年噫嘻西河武城至今煒煒亦安得附贅俳優之而沒

其耿光哉

邇訓卷之十五

武備

三國周瑜字公瑾舒人十八起兵佐孫策開拓江東佐權破曹操于赤壁遂鼎分天下今宿松有周瑜墓

陳武字子烈松滋人往壽春謁孫策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部司馬統督精銳所向無前及權時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士多依之累進

偏將軍

陳表爲偏將軍封都鄉侯家財盡散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宅以居之

後唐周本宿松人周瑜之後也勇敢過人獨格猛虎從楊行密戰必先蒙犯矢石莊宗入洛拜太尉封西平王其子鄴勇敢智畧綽有父風尤愛重儒生訪問民瘼賓客皆賢士堂無虛日後爲廬州刺史殊有惠政

國朝石良宿松人沉勇有大畧元末集鄉民築城立寨以御寇國初籍土地户口詣行在獻之遂留軍中以功授武德將軍

陳漢宿松人沉勇多智鄉人憚之元末倡義聚衆且戰且守閭里頼以保全國初歸附授都督府斷事今山名陳漢山

黃六兒桐城人元末兵起築城將家山南名六兒城有胡貴自稱胡元帥立寨掛車山相爲聲

援保障鄉閭土人祀之曰府主廟

吳亨晦正統間浙江有礦寇吏部以亨晦爲參議往輯之寇勢熾甚殺福建竺參議亨晦至福建捕其酋斬之散其黨廉失機都指揮以下數人奏寘之法衆皆股栗賊乃悉平

方廷輔按廣西苗賊猖獗欲窺城城中軍少不敵民驚欲走廷輔下令大軍且至吏民妄動者斬悉城中民授甲出南門入東門易服出西門

入北門循環數四苗不能測遂遁

李楫字濟之懷寧人弘治進士官御史忤時相謫宰泰和從王文成公討宸濠有功陞寧波同知歷貴州叅議時芒部弗靖楫協賛臺臣討平之録功賞白金文綺

錢公溥督兩廣軍務田州土官相仇殺當事者議用兵公溥曰夷性不常瞬怒相賊乃驅我良民于鋒鏑彼朝服夕叛可勝誅乎則有昔賢羈縻之策耳上疏請褫土官職許立功自贖兵不血刃地方以寧識者稱其得體

阮鶚薦校士于浙有倭寇城門閉奔民集門外哭聲震天阮惻然曰何乃以赤子委賊鴞請任之自守武林門納百姓男左女右以次而入先開外門放入已盈甕城則閉外門開內門令男女皆跽以次起入夜則懸箕堞下縋而上三晝夜民盡入則倭薄城矣阮設機禦之退卽卷甲

擾乍浦破之於臨平山入保桐鄉賊圍之嬰城固守月餘不下賊去陷仙居乃夜尾其後三戰殲之浙人至今祠焉

吳元石以臬副鎮南粤有峒賊卜豹者屠霞白令棄城亡去勢甚猖獗元石授將士方畧擊擒之益出師收賊黨所破降萬數斬首數千級嶺海頼之晉臬使賜黄金璽書嘉勞焉

汪漢字淵之懷寧人嘉靖進士守永州猺獞搆亂漢請兵征之清野收保五猺獞以爲怯縱掠漢設伏兵大破之遂平漢尋卒論功賜鏹幣于其家

黄孟五潛山人以義勇從督府征倭寇屢立戰功每臨陣挺身獨前所向披靡授千戶竟爲寇所殺

郭璽桐城人元末聚衆保障鄉閭國初歸附授百戶以功累福建衛指揮僉事

畢銀太湖人元末聚衆保障鄉閭辛丑率衆歸
國授英武衛指揮 以上郡人
三國呂蒙建議攻皖拔之遂擢廬江太守分桐
地為二其南曰陰安縣城柳峯山之西其北呂
亭左縣城㬌硔山之東畫地愼守民賴粗安
唐張萬福元城人初攝舒州團練使許杲以兵
窺淮南萬福破杲殺之已而賊黨陷舒州復以
萬福攝舒州刺使窮治賊黨悉平入朝德宗嘉
之曰江南草木知爾威名

宋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金圍汴綱力主戰高宗
以爲親征行營使論進取規模經理兩河甚有
次第以論不合出知舒州
趙汝談字履常宋宗室淳熙進士調安慶教授
金人内侵汝談獻料敵備邊二策悉中機宜
元張君佐清州人爲安慶達魯花赤至元十四
年春野人原及司空天堂山賊將攻安慶時城
中軍僅數百人君佐命欄賊出沒要道賊不敢
犯
國朝張文錦字闇夫安丘人弘治進士守安慶
宸濠反將趨金陵過安慶文錦與守備楊銳指
揮崔山扼之江上射殺一將濠遂攻安慶嬰城
固守積十九日王守仁破南昌濠撤師還救乃
成擒文錦以功擢太僕少卿
林有祿字以賢莆田人孝廉正德間安慶同知

公出聞宸濠圍城急歸冒鋒冲圍入與張文錦
同守禦敵之功有祿居多升鹽運同知賞不逮
功云
何景暘字仲升信陽人貢士正德間安慶通判
恭順恪職逆濠之變景暘帥其子弟爲士卒先
晝夜督戰區畫粮餉
馮叔吉字汝迪慈谿人嘉靖進士臬副備兵池
州楊子江巨盜飛舸出沒無常叔吉畫江二十

望置一船船二十兵守之令毋少選離信地忽
自乘小艇按之軍法從事向瞑鳴鏑收帆自九
江至秣陵上下千里守船絡繹相望盜無所容
江濤遂寧 以上宦遊
方泓每飯米一斗五升肉三十斤酒二十壺始
飽力舉千斤嘗解銀入京盜尾其後泓覺之值
危橋挾滿載騾而度盜咋舌不敢動 僑寓
方子曰有道之士文武惟用居常退然不

勝衣一旦有警仁戈義盾尊俎而折衝孔
子不學軍旅乃却萊而墮都士安得委蛇
肆夏猥輕介胄也晉人清談宋人理語褒
博于于(峩冠)不能賦詩退虜爷文章之士以爲
口實者身當其事又不知究竟何如然則
拓吴保皖破倭平粤諸君子之武事胡可
尋常易言之哉

智鑑

晉庾翼臨終表以荆州授其子庾爰之朝議沽
從翼請以安物情何充道曰荆楚國之西門得
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豈可以白面
年少當之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
任無出溫者議者曰爰之肯避溫乎充道曰溫
足能制之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
何子晳雅有人倫識鑒拔吴興丘遲于幼童稱
濟陽江淹于寒素悉如其言

宋何尚之吏部尚書時右衛將軍范曄任參機
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曰曄任內釁成
不得不加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不若早出
之文帝不聽後曄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
齊瑜卿族子傑弱冠貧暫就閭史瑜卿爲諫垣
將之京舉族餞集郵亭偶于衆中見傑異之曰
後我一人因勸爲學又嘗竒從子遇于草角曰
此神駒也館之塾後傑遇皆第進士又與省試

閱卷偶于他房拾地上棄卷奇之曰此必國士薦爲榜首則鄭端簡公曉也

汪居安字行可桐城人嘉靖進士有知人之鑑朱朴諸生酷貧被罪有司當黜無所求解自詣行可行可曰子神情不凡頃歲試何居曰三等使誦試文曰子異日堪舉何憂貧爲言有司得釋卽以甥女妻之曰此女有福足配佳婿後朴舉孝廉爲永淳令又一日有僕侮盛儀儀子諸生汝謙怒見居安居安謝之責僕翌日求與汝謙聯姻曰卿必貴願以穉子托門闌汝謙果第至司徒

方尚字惟志桐城人善知人何篤部諸生時尚奇之延別墅亟周其乏戴副臬甫童穉尚曰乳鷟在谷有凌霄氣館穀受書時有筆札衣履之助 以上郡人

宋李誠之知舒州闕包拯□□攻坐客曰包公固執天下其多事乎誠之曰不然天下事非執之亂行僞而執者之亂包公眞人固執何傷若鄞令王安石矯誣不情傲然自是目多白絕類王敦此雖年少異日亂天下必此人也 宦遊

國朝鄒守益安福人未第時自擬會元一日讀南雍録至齊之鸞試義驚曰是吾利話當爲退舍來京師訪之鸞探經書與言守益欽服載卯論策淵深博洽出守益意外喟然嘆曰今歲大業輸君一籌浹旬之鸞怒其僮供茗太滯舉著毆擊僮毆敗守益曰君有元才無元量可無相遜及榜守益果第一而之鸞冠本房 附

方子曰帝難知人哉堯孔神聖不能不失雖小翳不損大明而情僞微曖則明哲難矣然而茂先望氣方臯相機伏龍鳳鶵拔之草澤衆之所疑獨操衡鑑賢者賢乎知賢者賢乎天爐妍始一人耳乃其爲世甄

重甚大安得托自治綏方人皮裹為厚而

卒傷匪人也

邇訓卷之十五終

邇訓卷之十六

憤發

國朝方惟力嗜學沉思偶食籠炊有飴近墨惟力染飴誤染墨吻黑不知也童子哂之乃覺

江鯨字時化桐城人二十始學家貧鬻饘以自給乃結一買使司饘而已肆力于學悉拜里中師十餘以次受業夜分不休三年為諸生不設寢榻倦作而歌曰鯨乎鯨乎胡卷而親乎而胡康而身乎而胡揚而名乎而歌既乃復讀後舉明經

盛德字克脩桐城人諸生時試不利不歸家徑入投子寺下帷學粘試案一通于壁已名居後度其學少進則移名稍前久之移一案之前曰不前諸生不歸也試果首案遂舉孝廉

劉釆字質卿讀書太霞宮動忘寢食倦則長跽榻上程書不盡不起後舉孝廉

先君嘗閉戶讀書穴壁傳餐三年不出衣緇袍
嘗几處白遂通五經
張大被質魯而勤讀書百餘遍始成誦然不精
熟不休吳公賜性敏書三過不再讀新鐫五經
白文同入肆購之公賜目笑大被踰年相見公
賜僅舉大略而大被悉能成誦
周鳳翔字延伋桐城人沉躭書史除夕家人聚
歡長幼咸集獨失鳳翔所在其父丁曰此必其

爲文故迷也索之果搦管樓上次秋舉孝廉
鮑鳳字鳴岐桐城人躬耕力學秉耒耜不廢典
籍歲旱車水足運激輪手執書伊吾不休及舉
孝廉時人語曰田畛諷誦登科鮑鳳
李濟之少時夜讀母分給燈膏濟之先就家廟
燈讀至將盡乃焚所授膏繼之　以上郡人
元余廷心生而髮白肌甚羸瘠嗜欲寡肉食獨
嗜文學若飴窮日徹夜攻之不輟舉解元

羅惟德舉進士中選不對公車而歸志在聞道
遇顏鈞與語悅之徒步從遊七年不歸道路鈇
乏躬負擔而趨糧絕假食寺僧越九年始登對
入官　以上宦遊
唐畢誠字存之偃師人蚤孤讀書舒州王薄山
夜無燭燃薪讀母恤其孱弱奪火令寐誠候母
臥復舉火讀不輟遂通經史舉進士
王元善二十始習制科禁足不下牀一載而通

四書周易　以上僑寓
方子曰孔子大聖人也何至發憤忘食哉
不憤則不勇不勇則入不深而求不得夫
奕小數耳必憤然恥不若人乃能得雋況
大道乎君子之志于道也泰山在目而不
見雷霆在耳而不聞精有獨注乃過于天
非可以二三得也秦儀從横孔門羞之乃
徧刺股書肱豈非志有所必至乎故振珠

九淵不畏驪龍採玉崑山不避猛虎且進
且却夷由而中止者非其志也

說辭

梁何敬容字國體潛山人齊駙馬都尉梁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門制狹我正欲改構乃有天火敬容對曰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帝大悦

武帝謂群臣曰朕夢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此何徵也何敬容對曰孝弟之極通于神明帝乃議拜山陵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在前瑀騎居後瑀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罹于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蹴造青雲何至與駑駘爭路

趙子恒爲均州始至見大中丞章煥煥臨屬吏詞色殊峻諸守令凜凜于恒歷階而對曰明公以禮義廉恥待屬吏屬吏敢不以禮義廉恥自待煥改容禮之

馮天馭爲戸部尚書意欲加宮保有獻周公圖者天馭出以示客客咸與之趙昺卿時爲給舍徐曰此圖殊不類周公天馭曰何以知之昺卿曰夢見耳天馭默然

張亢字廷陽桐城人任祀縣主簿有讒言上官疑之命偶語曰狼行虎行豈許狐行亢應聲曰獐過鹿過不知鹿過上官驚賞加重焉以上郡人

唐陽城論沮裴延齡佞相欲裂白麻德宗怒甚張萬福大言于朝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因拜城語聞乃薄譏城

國朝譚啓宗字敬亢守安慶陳友諒既死于理奔武昌復稱帝　高廟使啓宗往諭之啓宗至武昌盛稱吳公威德詞氣慷慨楚人感動以上宦遊

方子曰仲尼設科言語居一徧小如鄭以
四大夫之詞命得抗四隣晏子有詞景公
省刑豈其取給于夐引又豈其徵巧于芘
語哉要以有倫有物不激不隨上不辱君
次不辱身斯爲難耳孔子曰我于詞命未
能謂此也德不茂而詞是務華爲佞爲利
吾亦惡之

賞譽

晉何次道詣王丞相茂弘茂弘以麈尾指其牀
呼次道曰來此是君坐
何子皙言陸彗曉心如明鏡遇形無不朗然王
思遠懷如抱冰暑月亦有寒氣
世目何散騎人中爽爽何子朗
胡世甫曰鳳凰翔于千仞其杜夷之謂乎翩翩
風節當與文翁朱邑並傳
王球云何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王球
正始之風猶在
國朝史仲弘謂方自勉自寬藍田之雙璧其子
五人海門之五龍
吳公賜諸生時見直指使問蔡令如何蓋以不
覊見疑公賜對曰一年民畏之二年民愛之去
後民思之
吳公賜最愛陳允升之爲令曰不臧漢室循良
又曰吾嘗宰下邑私心愧之後令典刑非陳而誰

人目何駕部狂駕部曰我固願爲聖門之狂若
趙子恒足當聖門之狷
何駕部曰惟善德行子恒文章是後生領袖
桐人語曰安靜無營錢大臣天下聞名齊瑞卿
一毫不苟方惟力千金不移趙子恒吳橄何唐
張王事安貧樂道不求人張王事名夔字以詔
唐門人也
洗敬敷稱方與義獨持風采一代偉人

人問趙子恒曰省齋先生于聖門謂何子恒曰實德在中令聞昭外清輝動于退邇充實而有光輝先生其庶乎

趙子恒在南雍同舍生稱爲趙夫子及宰建寧宴坐郡守羅公謂僚屬曰坐間乃有顏子蓋指子恒云

戴仲脩嫉惡如讐動厲聲色而雅愛羅惟德稱其洞洞空空絶無畛域可謂近世大人

時議鄉賢于學宮或問吳伯高何如其父一士曰用宣岩岩峻絶伯高温温恭人父子不同操然泰山喬嶽足柱頹風璞玉渾金可珍几席其爲士林仰止一也　以上郡人

漢陳仲舉曰李元禮謖謖如長松下風

後漢公孫度謂邴原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唐張知謇過天中入許武后奇其狀貌詔工圖之稱才容兩絶

宋黃直卿受業朱仲晦仲晦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處甚有益將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託在此　紫陽闢佛者以深衣授徒亦效佛之傳鉢耶

黃曾直謂李伯時風流不減古人

國朝耿楚侗先生謂羅惟德和氣襲人如春風蕩蕩張無意激切逼人如秋風凛凛王元善操履中正不激不隨屏絶二氏法守三王如皎月當空清絶可人　以上宦遊

唐畢誠爲翰林學士党項擾河西誠條奏破羌狀甚悉宣宗悦曰孰謂頗牧在吾禁署以爲河西刺史以威德諭羌羌降

李白字太白隴西人避地宿松先是蘇頲見之曰天才英特益之以學可比相如賀知章見其文曰謫仙子也　以上僑寓

方子曰虞帝揚善周王旌淑君子與人爲

與人爲善故仲尼亦有譽焉世衰道湮朝無賞罰而匹夫匹婦有眞是非亦君子之所恃小人之所憚也蓋君子不近名而貴實者名也察言觀色可以自鏡令聞廣譽不施于身内省得無慚乎然而盛名難副過情足恥要以綜實傳信即一言足爲陽秋安事溢美哉況乎褒其所賢貶其所不肖以淆天下清議也

遹訓卷之十六終

遹訓卷之十七

任達

晉何準字約平潛山人高尚寡欲徵辟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之仕準笑曰第五之名不減驃騎準于兄弟第五充位宰輔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名聞四方一時名德皆稱之

何子晳父鑠以風疾誣死其母鑠坐法死子晳傷之遂不仕博極群書談論玄妙不入城市不替不帶時駕柴車躡草屩恣意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家本甲第姻親多貴顯悉敬重子晳時與往還人號爲通隱宋徵爲太子洗馬齊徵爲中庶子俱不就豫章王嶷命駕造子晳子晳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探子晳在法輪寺子良疾趨寺投刺子晳乃角巾登席梁高祖召之乃以巾褐入華林園賦詩飲

酒徵爲侍中固辭乃加資給
何子晳既隱從弟遁以東籬園居之園内有卞忠貞公塚子晳植花卉于塚側每飲舉酒酬之曰非公不足以當我
國朝方軫字惟宿桐城人邑諸生任誕嗜酒無日不醉病目或諷之禁酒軫曰無酒是無我無我何用目惟力勸其讀書軫曰無書可讀惟力曰日吾試桐鄉士有卷三百併篋舁來第閱之

軫對酒開篋且飲且閱竟夕而盡一二賞瑜彈瑕駁惟力評品誤處悉中奥窽惟力笑曰固當是無爾讀書
趙丹卿致歸徜徉山水間製遊幕爲行亭題曰但無風雨日便是卷舒時選勝地冠以嘉名有宜秘洞杏花村匏園鷗林雲巣之勝居常選客及其子鴻賜遨遊賦詩爲樂山樵野叟亦嬉然與俱岐嶺之巓龍眠之曲梅林之湖浮山之巖靡不命車灑酒題咏鐫壁偶見田間遍藤花蒲樹即暢然呼酒其下召主人曰汝幸勿剪吾當歲一醉此年踰五十即預卜石鼓山爲藏地題曰俟丘爲文而祭之畧曰歲時耕于斯烟霞既足他日藏于斯體魄亦安山靈當不拒吾吾亦不負山靈吾有古書一腹仁義一腔談天口一張詩酒腸一丈觀花之目一副將來與山林出入于清泉白石徙倚于修竹茂林無古無今任

來任去不亦樂乎
吳子寛年八十自撮其平生出處之槩爲叙授其子曰吾已自誌吾墓即死第增記年月納墓中足矣無更索他人諛墓也
方惟素出遊忽覩墓上花即歡然踟蹰墓門呼童子進酒咏曰墳上花枝好墳中人不知對花如不飲春色笑人癡
何岫字峻之桐城人無嗣曰吾將以青山爲后

昆營壽藏結屋其傍曰九龍庵石室栢臺函丈可讀耳舍棲羽客田數畮供薫爐茗椀山藏谷窈時籠雲霧開霽則楊江如練諸岫列屏爲桐東南奇觀

錢實夫情思曠逸三十治木曰人生那得無死

錢可久字思畏桐城人倜儻清妙交一時名流玄纁千金不顧也詩才俊爽字畫遒潤自言與西湖結物外交嘗駕輕舟千里訪之叩舷高歌傍若無人泛楚江下金陵留連吟嘯時謂風流

以上郡人

唐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爲舒州剌史意趣遠逸愛舒山水奇秀乃于城西一里選勝地創亭館標西溪之勝時與僚佐遊招風月爲樂曰三日不來此便覺胸生荆棘

宋黃庭堅字魯直洪州人知舒州遊潛山樂山谷之勝自稱山谷老人過樅陽爲逹觀臺遊龍眠山嘗擴于其巔雖不果葬其賞識可知李龍眠嘗畫其騎石牛上隧像

國朝周濟洛陽人知安慶于郡署後圃内鑿一小池置艇馬暇則幅巾從二三童子進艇于池且酌且歌曰胸中何能一日無山水

舒雅字子正蜀人好學善屬文知舒州恬于榮宦以舒之潛山靈仙觀有勝槩樂之常躡屩臨遊秩滿請提舉靈仙觀累年優游山水吟咏自

樂相羊肆志焉

張叔豫判安慶愛皖山川佳麗常挈榼縱遊自號皖山逸叟

蔡晋伯過方見盤踞大梅樹下悠然層唱見出蔬盤家釀相對甚驩國子生方綍聞之亟推牛治具以獻執禮殊恭蔡令莞然不顧曰且飲窮措大酒也　以上宦遊

方子曰至逹莫如道聖人以道而逹非任

之也莊周達生晉人達論道耶非耶世方縶禮束法塗冊耳目乃能剖藩籬破畛域梯米天地聊息今古不猶愈於磈磊方寸者乎士貴適志耳適人之適不若自適其適如何如黃如方如趙諸先生蓋亦有桑扈曾皙之意焉

遊覽

漢武帝祀潛山出楊子江過樅陽射蛟獲之望

盛唐山作樅陽盛唐歌 石齋 王

國朝章綱字思綱桐城人放浪江湖間嘗登小孤山戲書廟壁意致高遠有太史過而見之急訪綱延舟中與論數日曰腹厨萬卷不墮纖塵真神仙中人也

方與義登鳳凰山題投子寺壁云深山深夏似深秋葵扇桃笙不用謀只是夢魂猶未穩飛來飛去岳陽樓邑令蔡子膏粟食登投子寺閱壁詩數百悉劃去獨存與義詩自書一絶于其後云曾于圖志識山石覽勝誰教此一行日麗風和人上塚故鄉今日亦清明

胡世甫登大龍山探龍湫遊潛山訪浩翁山谷躋簾崖憇白鶴觀遵吳塘陂登天柱望皖山霍嶽遊浮山各鐫題咏

趙禹卿爲中丞入貴州自謂度嶺見飛鳥出人履下其懷益曠及入谷仰視後騎蝶蝶在頂上

如畫群峰四圍碧雲出肘腋間則又恐羅列不容乃就貴州館作愛山堂晚歸居麒麟山中令主人爲導日遊一山篤山之孤特小龍之峭麗麒嶺之崔嵬石鼓之蜿蜒蓮花峰之高秀舞蹈嶺之徊翔玄玄峽之盤鬱龍門坤之幽深各賦詩爲堂于石鼓山曰耻山堂 以上郡人

唐獨孤至之守皖遊潛山尋漢武帝祀嶽舊壇登天柱峰有賦

宋蘇子瞻爲舒州團練使未久卽遍遊皖潛天
柱大龍諸山命酒題咏
王介甫官舒州雅意山水有度長安嶺至皖江
口書山谷石壁題靜山堂過皖口諸賦旣去有
別潛皖二山懷舒州山水呈呂淑之詩晚封舒
國公有絶句三今潛山有舒王臺
黄魯直守皖最愛潛山欲家焉曰宋之問作緱
山詩援潘騎省天凌山下家風詩奕奕有凌雲
氣余家潛山是爲名山福地天凌緱山不足道
也又題山谷大石書石牛溪靈龜泉題潛峰閣
石牛洞桐城龍眠山皆有述作
趙希發字容之嘉定間爲盧江郡丞視事大湖
愛白雲山山水佳絶刱亭曰止泓
斡玉倫爲淮西僉事按節太湖至白雲山海會
寺嘆曰淮以西山水勝者白雲亦在一二數題
曰淮西第三刹

國朝葉男兆守皖雩於龍山登其巓下尋石峽
作雲從亭峻谿幽窅爲一奇絶訪朱司農墓登
南岳上小孤至九華皆披荆棼爲從者先江南
北山水稍勝者無不徧歷曰搴帷問俗不知其
美無以爲吏 以上宦遊
唐李太白嘗乘舟與崔立之浮楊子江至金陵
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江上望皖山及避
地司空山今宿松有太白書屋遺趾
華誠嘗遇異人指地鑿其父掘丈餘得一石鑴
潛山賦環瑋閎麗無作者之名
白居易字樂天河南人爲江州司馬時寓太湖
之絶巘山久之翛然有脩眞意後人因名其山
曰白樂山其山有洞洞内有石床丹竈
竇參岐州人同中書平章事過皖登潛山訪葛
仙煉丹處超然有遺世之想
宋劉敞登小孤山有逐臣之感賦畧云驚波觸

南崖反怒射北壁蒼山與對排所謂小孤石吾知定名意似欲旌介特

謝枋得過小孤戲欷慷慨賦有云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須此障狂瀾堅如戰士沙場立危似孤臣末路難

李師道遊潛山攀磴附蘿窮虎頭崕躋麟角峰人跡不到處盤石而歌

張同之字野夫和州人進士爲部使者乗傳至舒州遊浮山悅之遂棄官隱其地後人名其巖曰張公巖臺曰張公杵樂臺井曰張公丹井

陸宰字元均山陰人任達好奇嘗携客黃安時輩遊浮山今有陸子巖蓋其遊棲處 以上僑寓

元吳文正公澄臨川人九日泊安慶城下晚詣臨江驛月白風清水共天碧情景佳勝與友驛亭小酌賦臨江仙次日過小孤陟巓有律

國朝王陽明先生道出皖憩梵天寺宿練潭舘

遊大龍山俯龍湫寓小孤山浹旬攬舟而登穿絶棧直上峰頂 以上過客

方子曰山川與人相爲重者也士登高望遠心怡神曠有不得則慷慨悲嘯托以自鳴山川若爲賢士竒矣一經遊覽加之品題巖壑生光行且不朽賢士不又爲山川竒乎昔司馬浮江渡淮登會稽探禹穴其文章益雄深李杜遊秣陵走錦江詩更悲壯人助山川乎山川助人乎噫山川一也有道者遊之觸目皆道體文人遊之觸目皆文章區區行樂則一光景止耳樞機在人不在山川也遊者自鏡焉

辭榮

漢時公舒人為邑令休致以禮義教化鄉人鄉人感之立亭曰時公亭在桐城縣北二里

宋張漢卿桐城人監興國軍倉庫與太守論不合即和陶潛歸去來詞歸隱三十年宰相趙汝愚特薦之不起

國朝雷宗字希會桐城人弘治進士為御史雅無宦情監軍忤貴人謫嶂縣調淄陽休居二十餘年饔飧不供醬醯以自給與野人處超然無軒冕氣士大夫目希會冷如雪嶺上松

何宗堯歸棲岐嶺之下不入邑除夕乘一驢抵邑元旦祝 聖壽謁文廟而不投刺有司邑令趨風而請曰仰先生若青冥之鴻今乃得望車塵幸甚斯須賜謦咳之惠宗堯曰今日之出以君師非以朋友也徑歸

麥昌致歸不履公門者十餘年清介益著直指使董之親詣其家問居官之要對曰諺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

趙子恒歸選勝于曾猉五嶺山中掃軌自攝故友門生時與手談呼盧浮白浩歌為樂不問生事有司欲叩之則以病謝曰涉世有體毓經沃史飭名厲行士之體也展采宣猷忠上澤下卿大夫之體也抱冲養和杜門甘寂居休之體也吾勿失吾體耳

程彥達督學致歸行李蕭然掃軌杜門日訓子姪不問田舍絕跡城市郡守胡纘宗曰見程公使人一切意盡

程子數為校書六十致仕有司賓之鄉固辭博士生必欲致之劉郡丞迎於郊章令迎于家相沿為賓二十年然未嘗以子弟之事干有司也家日落蕭然自得子弟以為言曰此中自足

[illegible]棣字長材懷寧人孝廉傳學授徒以百許後
爲江夏令致仕隱于余家嶺親自灌園絶跡城
市有司賓之不出年八十餘出入猶徒步日可
三十里不須杖 以上郡人

何濤字　江西解元椒丘先生之曾孫也操
履風檢授皖司理始至謁上官遂從彼取間道
歸太守葉男兆使人要於路何不荅而去作高
風亭以記之 宦遊

方子曰夫士學古懷道進則展采錯事樹
勛伐于當年退則童冠爲儀佐泉石爲巖
廊花鳥爲黎庶使後進之士稱前輩風流
仰如山斗不亦阜乎故香山樂天洛陽司
馬逍遥林麓結社爲愉快而邦家之典刑
賴焉區區蒐裘自老營田宅益子孫之怨
則疏二大夫之所羞也易曰鴻漸于逵不
有儀羽安能與漸磐者同功而並致乎

幽棲

戰國太湖有淳于氏爲司空隱于邑北山後人
遂以司空名山

漢梅福字子真太湖人漢成帝時爲南昌尉以
王莽專權上書請收威柄不納遂隱于香茗山
脩真煉性世傳其仙去今其地有梅福菴及冊
竈舒城中梅汀或曰小福所止

晉杜行齊操尚真素偶汝頴之間十載足不出
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
舉孝廉徵辟不就懷帝時舉方正遁于壽陽元
帝起爲祭酒以疾辭皇太子三至東第執經問
義國有大政恒就諮訪焉竟未嘗朝謁遺命子
晏曰少不出仕頭雖鶡錄冠爲之飾未嘗加體
其素衣角巾歛以時服

宋何求字子有潛山人無宦情元嘉末爲太子
舍人泰始中還吳除中書不拜隱居般若寺足

不踰戸入莫見其面明帝崩奔喪除永嘉太守
不肯詣臺乞于野外受詔一夜逃歸武丘山終
點僞與齊名時稱何氏三高
何子季雖貴顯常懷止足隱會稽居若耶山世
號子晳爲大山子季爲小山自是徵辟俱不出
梁高祖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以若耶迫隘不
容生徒乃遷泰望山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
堵別爲小閣躬自啓閉初遷時忽見二玄冠人

問曰君欲居此耶指云此中殊吉言訖不見子
季從而止之壽洪水濫樹石皆漂惟子季居巋
然獨存叅軍鍾嶸爲作瑞室頌
宋李伯時自爲龍眠小隱圖蘇子瞻爲記又屬
子由分景作小詩二十章共爲一卷與輞川圖
並傳其勝曰達德館墨禪堂華巖堂雲薌閣發
眞塢薌茅館纓絡巖棲雲室祕全菴延華洞澄
元谷雨花巖泠泠谷玉龍峽觀音巖垂雲沜勝
金巖寶華巖陳彭溙龍源
國朝方惟素才名冠一時初號南淙屢試不第
應貢年方四十喟然嘆曰丈夫不龍飛九天則
鳳翔千仞耳更號空石隱于赤城湖山之間不
問生事時托興杯酒爲詩歌三十年不入市江
南北皆慕其高
章綱郡守綸之弟安貧自樂綸貴顯綱視之蹙
然若將浼焉築別墅于烏石岡號東郭閒居賦

詩自娛所著有蚓竅集
方蠶桐城人正身率物表正鄉閭建晩翠軒賦
詩自娛年八十餘屢賓于鄉不出邑令蔡公數
顧廬咨訪政事
范崇仁號半醒隱居好讀書精玄學其閒居詩
曰三餐淡薄三餐福一日清閑一日僊（以上郡人）
元薩天錫泰定進士爲燕南道廉訪司照磨登
司空山太白臺嘆曰此老眞山水精也遂結廬

其下避世終其身

王廷鈎蓋州熊岳人泰定進士詞翰文釆照耀一時晚愛鄆野黄華司空山上居其下號黄華山主又曰司空行窩寄者

國朝李新之字湯銘宛平人侍御儼之子景泰中舉孝廉訓導饒州左遷竹子湖河泊所訪李伯時舊跡撫盻悲歌曰山情水色正爲我輩遂隠桐城龍眠山子孫家焉以上宦遊

方子曰山樵川漁編氓類爾乃高人混迹其間遊不離鹿豕而道邀羲軒徙倚泉石而心與天地日月俱化其棲者幽而所以棲者非幽也不然富春彭澤至今存何無一人步巖陷之躅乎故士猶能焉能大能小能升能沉雲際泥蟠惟時之適詎能逐鰌鱔尺澤中令竪子揭罟而窺也

淑媛

漢喬氏二女灊山人其父喬玄有賢德二女皆國色閑闈訓孫策納大喬周瑜納小喬今灊山有梳粧臺胭脂井

國朝許孺人贈御史方懋妻也治家整峻五子婦皆名家女輪井臼孺人旦坐閣中諸婦入省各授一事每食一婦不集不食食有度暮入閣諸婦侍談晝所事畢始退就室無敢譁

陸淑人叅藩吳檄妻也儉而禮子自峒舉孝廉

邑令餽金拾兩淑人問出里甲否答曰分祿乃受自峒登第淑人已七十昕夕進見肅若朝典諸婦蒼艾猶侍側凛凛一不如令輒跽領罰檄爲武選郎有武臣當黜度不能解乃韸首餙數百金因一牙媪遺淑人淑人立逐媪有錦衣既襲職以金帛謝檄閣人暫留之淑人聞之力責閣人擲還

丁氏侍御朸之女通經史能詩文適方曾曾

怒其父鏊之僮子將撻之丁氏曰邪得知愛屋及烏乎邪得知投鼠忌器乎

趙銳妻鄧氏聰穎識大義人報宸濠寇安慶鄧氏曰不知婦人死烈者有幾其父寇謂銳曰𧹞乎坐間有古人言

方尚桐城人妻笪氏事姑葉氏九十而孝不衰飲食必躬進裹衣牏褪必手湔滌有嘉禮姻婭咸集已張筵笪氏扶姑後乃出行酒侍娣曰娘

[illegible]譏徐起詣盥意色自若

朱緋字景漢桐城人毋李氏早寡緋四歲家貲鉅萬強僕朱華朱遜各私産千金李氏自計強奴將不利于孤乃謬呼華遜爲義子使緋兄事之異日將三分所有二人怳不爲忌緋弱冠爲邑諸生則華之子守已先爲諸生矣李氏通經史善屬文督學將至乃呼守與緋並親試之佯扃其文大怒收入內塾扃其戶督學至使緋先佯守不得俱遂黜而緋高第月朔守訴于學官李氏乃率緋詣明倫堂陳名分箠守于邑令師生前拘繫歸華遜退就僕列嘗日夢大水泛紬一幅取之旦謂緋曰督學將至而感異夢豈其試目天乃錫汝洪範九疇乎使宿構其文試果然

周恤字大恩妻張氏生子二妾亦生子二恤老析産爲三妻之子各有其一妾之子共有其一張曰何不四恤曰庶子安得匹嫡張退曰夫意

定我欲四之非命三之非義雖然異日者我必能使庶子匹嫡恤卒葬畢張趨妾子許爲之措据嫡子來迎張曰二庶不汝若我不汝歸第送供具來越二十年庶子之産加嫡張竟卒庶子

[illegible]

張氏桐城人張自脩女三歲聘方洽洽長而盲洽父遺自脩書曰盲子安敢陷名姝願更議自

僑欲從之張號泣曰渝盟而生不如無生[illegible][illegible]洽禮舅姑畢曰郎爲容不能開夫目去簪珥膏沐青緗終身恭順其夫拮据致鉅萬生二子訓之成立

宋張氏太湖人張四郎之女汪華仲子之婦也張汪鹽商素雄于鄉里淳熙中人告華有異志詔捕之將逃張謂姑曰不可逃而免也就逮自明其厥乎華不聽張泣曰死鳥無生翼遂自湛

于河尋華誅同室皆死人多其知鑑

陸琛桐城人妻桂氏池州諸生桂符之女也琛嘗有篤疾桂刲胸旁一臠糜之投米爲粥琛食之遂愈有子三娣有子亦三桂曰吾之子能稍事生而娣之子不能事生極力撫娣之子爲之拮据必欲其同於巳子語曰厥過于適桂毋之力

盛氏桐城人孝廉德之女方初之妻初之生毋[illegible]早卒嫡母李嚴使之初出奔而盛獨引罪李嘗持巨斧擊盛背仆地有頃蘇又傴僂入厨炊淅矣舅貧病瘓盛獨主膳典衣具甘旨剖[illegible][illegible]充薪以爨躬進榻前操匕箸飫舅又日取腧器褻衣手潔之不憚勤勞家人皆自以爲不及

黃氏桐城人黃時之女袁大韶之妻姑早卒舅琥貧甚黃事之孝歲祲黃自食糠粃購米以奉舅舅病瘓長卧不能與黃親操匕箸進膳如哺

嬰兒舅又癩日一浴黃躬負下榻浴畢復負上榻進必肅恭二十餘年不厭舅呼黃爲孝婦兒

鮑鳳之毋九十餘不任傴僂乃著紡車坡上紡之鳳已解官歸猶躬耕帶書塍畔而讀諫其毋曰大人老矣奈何自若毋笑曰無對而塍上書者而復奈何　以上郡人

晉陶侃毋湛氏有賢德爲陶世貧賤使侃交結勝巳孝廉范逵投侃宿時氷雪湛語侃曰汝第

出延客下髮爲二髢易米數斗截柱爲薪剉臥茵以飼馬遂設精饌從者皆無乏逵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陽稱之于羊晫顧榮侃由是得名舉孝廉侃爲樅陽令寄鮓鮓一罌飼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兒爲吏不施澤于民乃以官物汙我脣吻匪徒無益實增吾憂 以上宦遊

國朝王元善妻李氏操行高潔元善無石儲好賑匱李亦損奩以助施四方士至瓶粟即罄李

治蔬具不乏大中丞劉公餽元善粟元善他出李曰王生挈不以人粟餉不受劉公始不樂已嘆曰世固不無梁菜婦也 以上僑寓

方子曰思齊啓聖窈窕嗣徽家國將興所繇淑媛之助居多下逮班姬謝女彤管著芳彬彬德有其文矣易曰家人利女貞蓋女子寡師友不達學問性稟幽貞者幾人閨閤床笫秉夫而竊政柄惟家之索自古

記之弘周南之義繹中饋之繇章婦順肅母儀所係家道大矣哉

通訓卷之十八終

邇訓卷之十九

童穎

梁何士光年十五受業于兄徹一朞而通五經章句從兄求稱之曰叔寶神清周甫骨秀今觀此子衛杜在目

國朝趙禹卿八歲能文赫赫有俊聲蔡令見而奇之置膝上撫其額曰千里神駒也

張大被七歲讀論語至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嘆曰男子當如此矣厥舅王傳士亭曰此子識度非常

吳元石十歲侍母江恭人病不食不寢及至葬匍匐入壙中臥曰我爲母溫土早歲能文偶見歷科狀元圖一過悉舉無遺 以上郡人

漢邴原少孤數歲牧牛過書舍而泣師問之原曰諸得學者皆有親一羨不孤一羨得學我獨不然是用傷感師曰童子欲學乎不須贄原乃

就學

唐獨孤至之兒時讀孝經父問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父奇之

宋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瑗弟子千餘人覺年最少裒然稱首衆皆推服後提舉舒州靈仙觀 以上宦遊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僑居舒州七歲能詩有奇氣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徙舒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所爲賦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以上僑寓

方子曰語云大才晩成然吾喜夫夙慧之易爲成也若耶之銅一冶成劒扭陽之玉一琢成璋駒非渥洼千里不任彼蓋有天授非人力也孔子曰忠信不如好學吳鈎之頴加以砥淬其頴不已銛乎學亦人之

砥淬也故曰後生可畏項橐七歲爲仲尼
師然能爲橐不能爲仲尼童子之所恃果
安在也
格神
國朝程敢字太和桐城人宣德孝廉爲磁州同
知蝗蝻大發敢禱于神忽鶖鳥飛集啄蝗殆盡
因而有年尋改滄州同知大旱敢禱于五龍井
有白魚五出見雨大注遂稔民立五龍廟肖敢

象祀之
汪萬頃字叔度桐城人貢士讀書投子寺歲旱
無水苦汲寺後仙姑井舊有泉清冽偶僧浴犬
遂涸久爲棄井萬頃爲文告仙姑衣冠拜井忽
泉涌出寺人便汲
何宗堯微時將之皖道暮假宿一庭叟延之上
坐共具加禮焉宗堯異而問故叟曰家人咸疫
鬪鬼語當避司馬先生至而病少甦先生異日
司馬哉宗堯曰果爾吾且爲三日留以痊而
留三日悉痊乃去
先祖惟恭居白堍室有祟或竊或擲或嘯或觸
怪異百出巫治之益甚惟恭曰邪不勝正我躬
則闕乃沐浴齋戒爲文而禱天地家廟悔過自
責是夜祟滅
僧明寶桐城人遊景德鎭一巨家樓有妖人不
敢入寶請居之登樓趺坐良久忽擲一大塊于

前寶徐曰再得一塊可枕語畢又一塊墜前寶
曰足矣至夜半叩門聲甚遽曰何人在此寶應
曰此樓已爲我有爾何物當別往妖遂息寶居
半載而還
喬仲倫桐城人好施棺五十九而無子族弟仲
五嘗爲鬼役元旦詣曰吾兄今歲有子子必高
氏嫂出倫問謂何曰除夕復命于東嶽之神見
一童子廟門蹴踘問之童子曰已得命當爲人

不知所向伍曰吾有兄善若能子之乎童子曰可請于嶽神嶽神令曹檢錄報喬仲倫爲善當與一嫡子故知今歲必子時高氏肆拾有九不娠十年孟浪其言頗笑之踰月果娠十月而生子源及長好蹴踘 以上郡人

唐鄭穀滎陽人守舒水旱小沴必齋告于山川戊午秋齊楚蝗將及舒界候吏馳告穀穀即齋戒禱于潛山吏復馳告蝗自境上旋退入他郡

其旁入者悉死雷雨填積溝渠湖池無數乃有千民歌之曰隣邑穀不登我土豐粢盛禾稼美如雲賓由我使君

元徐廷心守安慶潛山有虎傷人廷心檄山神驅虎虎遂出境

國朝王昇迁安人永樂初爲桐城丞時黄栢嶺有猛虎白晝噬人昇禱城隍三日虎自斃

解理河南人令桐城有妖夜出驚閭里理禱于城隍越三日妖復至市人投石擊之火光起必頃不動若有執而縛者爭前擊斃之則一黄犬剖其腹青草黄土也自是妖息 以上宦遊

方子曰人道顯神道幽然焄蒿靈爽每因人著而謁欵告虔神即應之每見妖祟巫術不能驅而君子齋心沐浴出片言格之非其有加于巫也彼以邪敵亦此以正格邪敵有勝有不勝格則化矣仲尼曰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仲尼何嘗不語神哉不然所稱丘禱者何事愚俗佞老諂佛倖福于回其人非人其神必不神也故訓格神

攝生

宋何彦德弱冠患勞疾積年飲人乳得瘥簡靜寡欲中年喪妻遂不復娶亦無侍姬得年七十九

國朝胡愷桐城人田畯自幼喜靜寡慾年二十

餘有異人來其里不食不言者累月卽貴介往
候坐不爲禮惟愷一見卽起慰勞拊其背曰好
好頃之忽不見由是鄉黨異之稱善人得年一
百有二歲不病而卒
黃署桐城人好靜攝薄滋味延方士講長生之
術服氣煉形深居簡出得年九十有二
范崇仁習悟眞參同契爲養生之學或問之崇
仁曰黃庭不云乎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

以成眞得年九十有七
張合宇大和桐城人羸甚常怯寒盛夏衣綿冬
衣三襲覆七衾人皆慮其無年合乃清心寡欲
常獨寢踰五十絕女色年八十有四　以上郡人
宋王質因言事降汾州提舉靈仙觀清榮利湛
眞脩採古今攝生之術撰寶元總錄百卷　宦遊
國朝崔道人不知何許人萬曆初至龍山眞一
觀自言得脩煉秘訣年巳一百有三歲神情卓

朗膚色鮮瑩寒暑惟一衲與萁郡守祀龍山咨
論三日嘆曰何處更訪安期　僑寓
方子曰人生有命非以人謀脩短君子脩
身俟死豈必妄覬長生顧哲人不違天亦
不恃天安能諉命肆情廢保生之道乎秉
燭室中風則易滅神勞則歇精勞則竭氣
勞則絕不自珍閟而以無涯爍有涯是以
身爲風燭也刀圭龍虎吾所不能窺焚膏

銷吾亦不屑塞兌凝神寡欲愼動于以却
疾葆和而不戕其天年將不謂之引年乎

通訓卷之二十

方伎

後漢周公瑾曉音律醉後有誤必知知必顧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晉韓友字景先潛山人受易于會稽伍振善卜筮能相宅塚曉京費厭勝法鄧林妻垂死友晝野猪于卧處屏上一夕瘥王睦病已瞑晝板作日月懸床卧豹皮馬障泥瘥劉氏則女病魅作二皮囊張牖間囊忽滿急縛懸樹上有頃消開視狐毛二斤許瘥宣城邊洪求卜友曰卿有兵燹代七十二束薪積于庚方七月丁酉日火之可解洪如言至日大風不敢縱火未幾洪病狂殺父及子砍父妾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使筮曰七月晦日有大鸛鵠集廳事獲則吉不獲則凶至日果有大鸛鵠尾九尺掩捕獲之祐即遷郡護于實問其故曰此五行生克法也如投藥治病寒熱相救其驗不驗未可必也元康六年舉賢良後爲廣武將軍

宋李伯時善畫馬白描尤爲殊絶法秀禪師嘗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名已足耻矣況忍作馬乎伯時笑曰作馬亦墮惡道耶法秀曰業已習此神情依注一朝墮落安知不誤入馬胎伯時大愕徐曰今當何以洒之法秀曰當畫大士像伯時然之畫大士玅絶天下

國朝史弘字仲弘任俠精堪輿嘗得吉地欲授友人金騰高至其家不言而出過方自勉曰君後嗣必廢且富貴請以佳城换之何以徵之曰及君門聞兒聲此廢徵也既入聞紡緝聲此富徵也既坐聞書聲此貴徵也金氏之子方與客博誰能違天而禍之弘又精于吏事永樂間弘爲安慶府主文造版籍分舊管新收開除實載四欵奏上　詔以爲獨精寄傳式天下至今用

之

李淳字元朴太湖人弘治進士天文地理陰陽醫卜筭數悉窺其奥臨機决策人莫能及有星變出楊州分淳曰杭必有災令民儲水備之已而果火有備不大災

余德輝曉兵法易數孔明太乙康節萬物悉能通悟觀察四川夜密語衛兵詰朝有屠者二人爭歐赴司急縛之兵如言果搜得七首訊之則苗夷刺客也其家有自製小渾天儀

臧虎桐城人膂力絶人善騎射超提飛馬入市取簷上瓦十數片及飛馬還片片揷盡如舊嘗隨縣令江行盜舟來急虎放一彈塞其檣上轆轤𣬈不得收盜遂順風而過

侯珦善投壺著壺譜奏矢一百四十法有士人謂之曰侯生能爾乎珦置酒張壺按譜投之飛躍疾徐縱横進退各臻其玅連日繼夜譜法纔盡

董世芳以醫見周王周府瘧者一時千餘人王問藥世芳曰新秋坐卧甃石寒襲腠理以臣所受于師咀藥數百斤設大釜二十列于兩廡作湯數十石病者就飲一日而愈千人以上郡人

王廙字世將元帝時守廬江郡善屬文工書畫音樂射御博奕諸雜伎藝靡不通曉時以爲通才宦遊

南塘徐鉉精小學好李斯篆遂臻其玅僑寓

方子曰道無大小知小之通于大可與語道矣語方伎于聖門何啻蹄涔之于滄海自水而觀蹄涔亦滄海也方伎雖鄙事不足致遠然而摶挠天地樞嵌河洛馳驟陰陽揮霍五行其求之也亦必澄心揖志甘苦兩調在勿忘勿助之間求而得之精𢿙神解出變入化尸于方內游于方外四顧霄壤皆伎也豈惟不能喻人亦且不能自

輸誰謂小伎之非大道乎斲輪之巧心自應手屠埴游刃目無全牛予于方伎得養心焉

幻異

周匡俗字子孝夏禹之裔至周時入關師老子還廬山受業劉越眞人又棲潛山後昇舉遺跡尚存

秦　華子期九江人師事甪里先生受仙隱靈

寶方還老爲童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如蟬蛻棲潛山後仙去

漢長樂子齊人好道術遇偶於霜林受巨勝靈兆散方服之得年一百八十歲色如少艾棲潛山號潛山眞君唐明皇爲之贊曰無爲至性玄風自化木肌霜骨龜年鶴駕超然出塵視無高下絳節朝元終天晝夜

東漢左慈字元放廬江人隱桐城浮渡山嘗于曹操坐上盆水內釣松江鱸魚頃刻取蜀薑操欲殺之卻入壁中或見于市捕之一市人皆變慈貌莫知誰是後見于陽城山使許褚捕之化爲羊入羊群褚乃曰非眞殺君試君術耳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急遽之群羊數百皆變爲羝屈膝人立云遽如許于是盡羊殺之去牧羊童子向羊而哭一羊頭躍起言曰第以頭合身童子合之化爲慈慈一一以羊頭合

身數百羊皆活乃去不知所之

齊安禪師桐城人齊文寧時居王屋寺聚衆說法有雉來聽講涅盤至三卷後雉不來或問之安曰雉已作越州某家女矣後七年安曰欲往看雉徒乃至越州某家一女名雉見若素識安問女何以雉名其父曰女初生髮如雉毛安笑述本緣女遂求出家安爲講涅盤言下領解至後三卷茫然不解約日來王屋寺至日安于寺

時誦度人經使一徒下山候女戒曰聽鍾乃升女果至山下跪而聽鍾鍾鳴遂合掌化去

梁寶誌大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聞鷹窠內兒啼梯樹得之養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出家面方目瑩手足烏爪時以剪尺麈尾挂杖而行或大索酒食或累日不食見膾求啖須臾吐水中爲活魚梁武帝以爲國師愛潛山佳勝欲居之啓帝帝先是已許白鶴道人乃令兩人先至者

居各以物識其地道人飛鶴寶誌飛錫鶴先止忽錫杖從空中卓山麓鶴驚起飛他處寶誌遂于卓錫處建寺白鶴道人既不勝乃設九厠于觀之西山以溷氣逼寺誌公亦鑿九孔于寺之西山每夜西風從孔出返吹于觀土人呼九井西風暮起曙息自九井至於沙河

僧稠在王屋山習經典渙然神解有兩虎相鬬咆哮震山谷稠以錫杖中解遂各散去臨終異

香蒲寺

隋燦大師自達磨入東土衣鉢相傳至燦爲三祖初隱皖山後往司空山隋大業二年建壇爲衆廣宣心要于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唐玄宗賜謚鑑智禪師後曾師得燦墓于山谷啓視得五色舍利子三百顆

唐本淨禪師居司空山無相寺天寶二年中使楊廷光問佛本淨云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

會道無心是道廷光以聞帝召至京赴內道場闡揚佛理詞辨傾注四衆稱善

崇慧禪師居天柱山得法于牛頭威或問佛荅曰大似賣卜爲汝錐破卦爻才生吉凶在汝一切大曆巳未示寂百餘年身猶不壞

大同禪師舒人咸通間絫翠微禪師解悟歸居投子寺一日趙州諗禪師師携見賣油翁州問如何是投子師荅油油便是州又問如何死中

得活師荅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自此師道聞天
下謚慈濟大師
何仙姑初大同禪師每溲溺有鹿來飲久之鹿
産一肉毬裂開内有女孩師見而收育之至十
二歲牧童以山花簪其髻師乃令之下山囑曰
遇柴則止遇河則歸至柴巷口何道人家遂棲
之以何爲姓愼守師戒脩持覺悟一日師使趙
州召之女方浙即持箆簶往先至見師坐左州

後至坐右三人一時化解今投子山柴巷口皆
有仙姑井山磵有趙州橋
義存禪師舒人居投子寺得楞嚴玅諦至侯官
象骨山聚徒甚衆稱雪峰和尚僖宗賜號眞覺
大師
唐閭丘方遠宿松人初居廬山學脩眞出世昭
宗屢召不出賜號玅有大師又居餘姚大滌洞
錢鏐奏加號玄同先生天復中尸解或見之仙

都山
宋李斯道舒人爲道士居東山靈隱觀善詩與
蘇子瞻遊
崔之道舒人爲眞源宮道士偶見二人奕與一
奕子令呑之自此言禍福有驗後尸解
寳籙姓陳潛山人嘗脩煉于潛山大振玄教尸
解詔立天祚萬壽宮祀之有寳籙洞
劉度人舒人每于潛山丹霞石誦靈寳度人經

歴年不輟一日有神人携至漁磯見二仙對奕
授一子使呑遂不饑漸辟穀稱劉仙及化視斂
惟服杖耳
法遠姓王鄭州人號圓鑒禪師又號遠錄公住
浮山華嚴寺歐陽永叔至浮山訪之適圍棋請
因棋說法法遠即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
家着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
綴三饒五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秪解閉門

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
徒勞違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
往往失粘心粗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
僊贏局輸籌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
在甚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悞幾多人永叔
嘉嘆後衍佛旨作浮山九帶

元裴道人至元間居桐城石屋寺得脩煉之秘
相傳有烏鵲爲掃地白驢爲化米常會仙侶講

丹術因名其地曰會公嶺解化之日山下數百
家皆有裴道人乘白驢詣庭辭别令丹爐跡存
人稱曰裴仙

國朝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依科演試忽
天將見前問眞人召何事文正倉皇指庭前樹
曰爲我移植門外頃刻樹移自是究心道術能
役鬼神呼風雨有奇驗後禱雨皖城有道人禱
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
人掉舟渡江訪之文正浮磨江中立磨上接見
語論一日臨岐道人以三指捫文正背有頃背
痛則三銅釘入骨文正用甕自覆圍火以煉[illegible]
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啓視釘已
出三寸許文正嘆曰命數乃爾

方子曰幻異亦奇矣哉聖人語常不語幻
語同不語異何也其說不可訓也中國文
明之區其人冠裳其教倫理其事耕織其

食百谷魚肉其法禮樂刑政其精天命其
用齊治均平是帝王之道百世不能易也
易而幻異則邪邪則惑惑則大亂起矣夫
人載營抱一誰不能竊天地之機凝神運
化何乃舍經常而詫幻異反治而習于亂
乎故術不可不慎也

遁訓卷之二十終

邇訓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方學漸撰學漸有桐彜已著錄是書專載其鄉人物行誼及其先世事之可爲法者以近在桑梓故名邇訓凡分四十一類門目繁碎隸事亦不詳所出

西吳里語 四卷

〔明〕宋雷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民國烏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吳里語四卷》提要

西吳里語引

予每覩漢會稽朱育述虞翻之對王與者以對濮陽府君朱脅不歎其偉博贍麗焉矧我吳興故稱江表大郡山水清遠物產繁庶古今著節代不乏人烏可付諸無聞但學者寡遠近塋識龍宇內而舉其鄉之故實曾不悉其十之一二卽有濮陽與之問其何辭以對予用是為患且予夙好涉覽史傳乘載稗官小說之書凡事有屬我吳興者輒而出之不列歲代不序倫類信手實錄閒有犯孔氏不語之戒踵史臣訛謬遺亡之失冀就正於觀者云爾

嘉靖丁未秋日吳興市隱居士宋雷撰

西吳里語卷一

吳興宋雷著

三吳蘇松爲東吳常潤爲中吳吳興爲西吳

湖州地古曰嵎中

晉太康中烏程縣治生蓮花名蓮花閣

吳興舊有虡亭吳孫權射虎於此權射虎時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常從擊以戈乃獲虎

智永禪師王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吳興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眞草千文八伯本散在浙東諸寺有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冢自製誌銘人來請書併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穴穿乃用鐵葉裹之謂爲鐵門限人曰智永研作臼到逸少若研穿可到鍾索也

其徒智果會稽人亦居永欣寺隋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其爲瘦造次難類嘗謂永師曰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

吳興舊名紫金城又名極樂城隄曰平陽地曰餘安軍曰虎狠

柰有烏氏程氏各善造酒合其姓爲烏程縣烏氏名巾程氏名林張景陽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是也

吳興上若立下若村出美酒盞取若谿水造之故美亦名箬谿劉夢得詩云鸚鵡杯中箬下春

在城飛英寺唐忠頗禪師建刺史高湜又改名宋改今額後僧雲皎自長安文得舍利七粒歸建石塔藏之神光現於項又作木塔以寵之紹興中錯廣知州常同獲村後沂王夫人俞氏重修極爲工緻南北遊者覽之皆云未之見也蘇子瞻云僕爲吳興守有遊飛英寺詩曰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吳越阴無此景元趙子昂蜚英寺塔詩云梯飆直上幾百尺俯視層空馬背過千里湖山秋色淨萬家煙火夕陽多魚龍滾滾危舟楫鴻雁冥冥避網羅誰種山中千樹橘側身東望洞庭波

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家母雞育卵而出腸以死其雛仰天號切銜芻草母前若祭奠長吁數聲而死沈氏併其母瘞之里名孝雞冢出寰宇記今云長興人非是

宋梅聖俞送覺上人歸湖州詩有云子已得袍粥蓋髙相與覺紫衣故云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氏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鵝毛插地繞地周币數重百姓因起廟

石旻有奇術唐寶歷中隨尚書錢徽至湖州嘗在學院子弟以文丈呼之忽於錢氏兄弟乞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得因與其食笑曰可留兔皮聊誌一事釘皮斬土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較遲錢氏兄弟詢之乃曰欲與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於鳳翔遇害時乙卯歲

梅聖俞送任適尉烏程詩云勉作程鄉尉折腰還自甘卞峯晴照黛霅水曉澄藍荈上春田鬭畲中走吏參到時蘋葉

長柳惲賦江南

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曰我死爲當再婚不乞言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日見其已死婦曰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刃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梁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太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人目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相贈詩見別條惲稱均於武帝帝即日召入賦詩帝悅焉待詔著作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至是書成奏之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謂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帝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洲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均吳興道中詩云圓闕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影麗青松意氣多所言多飽思忘我北山羅均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東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青山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真今長興縣南六十里有青山石竇通太湖及洞庭山冬月常綠色如黛故名五代楊行密攻錢塘伏兵青山即此山均青山詩云家住青山下可上青山望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

梁蘇氏女於霅谿西南岸遇道士遺以五綵龜曰後必大貴蘇適章景明生女爲陳武帝后因名其地曰貴涇浦又曰章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云主出美人後果生后章皇后生而紫光照室少聰慧美儀容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有替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父封廣德縣侯母安吉縣君

唐開元初蘇頲爲烏程尉忽墜于縣東南水中聞神語云扶出蘇公因名曰蘇公潭

晉永昌中會稽張夢嘗夢象問占者萬推推曰象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君必典大郡恐不得其死茂後爲吳興太守王敦問鼎茂執正不移敦遣王充攻茂茂死之茂妻陸氏後復夫仇詣闕爲夫謝罪追贈茂太僕又云茂爲吳國內史

吳興畢再遇嘗騎一黑馬魁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卒其家以鐵組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意家人曰將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狂然出涕哀鳴數聲而斃名之曰義馬今考本傳再遇字德卿兗州人善戰宋南渡時屢立戰功豈再遇自山東而寓於湖耶更詳之舊迎禧門有畢氏圖云再遇所葬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再遇數有

功敵常以木櫃敗我再過夜縛蒭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且前且卻至於再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復相持竟日始覺欲追則已遠矣

梁蕭猷爲吳興太守吳興故有楚霸王神像在府治聽中猷每祭神與交飲至一斛每酬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猷後爲益州刺史江陽人齊狗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父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齊狗兒遂平當此時吳興祈禱於神數日無驗後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溼如汗猷後封臨汝侯故神云

法帖有烏鎭張氏本舊湖州烏鎭張氏以絳闈二帖鋟木家塾或遇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閩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

吳嶠雪谿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隋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知信至神堯起兵太宗以秦王正帝位方知不誣嶠精天文袁天綱嘗師之

齊長沙王晃屬張緒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安得殿下何得見逼乃止

武康煙霞塢劉穎士秀叔之別墅也林麓之勝號稱洞天中有龜巖巖上有亭曰藏春巖前瀑泉下灌巖谷聲激如雷有橋亭名挂雲最爲絕勝

齊孔琇之會稽山陰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

梁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

苛務在清靜吏民便之纘卽哭死吳規者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

唐大歷中李晤爲烏程令生子紳甫一歲墜縣治內池中遡刻若有神扶出後紳至相位名其池曰相國池

趙氏二妾歸安人俱事宋宗室趙碧瀾先生碧瀾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遣之去俱弗從碧瀾曰愼無再見爾弗我從祇攪我心耳二妾曰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遂留之碧瀾旣卒如其言趙有寡女復資育之黃价詩云感之以誠感必深應之以誠應必捷眞情一合了弗離聽我長歌碧瀾妾碧瀾亦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少陵尚愛燕玉媛況是當時貴人眷衣典盡春寒悄悄二妾朱顏正殊

好忍將羅帶折同心僕恨平生頭白早珠鈿翠袖兩近存
此時猶及嫁夫君下下樓頭燕子去揮手不可留仙裙去
妾相悲兩相約既去猶煩送殺酌主君詎忍嚴棄之見此
翻令心緒惡一心事天天得知忍著主衣還事誰遂移衾
襆與俱來後君死者當為尼碧瀾堂下雙谿水使君往來
豈知此不願新歡戀舊恩十萬人中兩人耳
宋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熙寧中知湖州歲饑振恤所活甚眾
嘗築隄以禦湖水隄下化為良田於公暇輯前人賦詠為
吳興新集作墨妙亭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
蘇軾作記軾又有寄莘老詩七首今錄四首天目山前綠
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隄捍水非吾事閒送苕谿入太
湖其一夜來雨洗碧巑岏浪湧雲屯繞郭寒聞有卞山何處
是為君四面竟求看其二三年京國厭蔞蒿長羨淮魚壓楚
糟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其三烏程霜稻襲人
香釀作春風霅水光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
其四
蘇軾元豐中知湖州甫三月利弊蘆革殆盡而登覽名勝亦
徧題詠迄今盛傳其著稱者有蘇公隄蘇灣蘇臺郡人賈
收字耘老居有水閣曰浮暉軾雅善其人與之交嘗遊道
場回值風雨泊舟登浮暉閣命官奴秉燭埽風雨竹於壁
間後勒石於墨妙亭收素貧軾每念之寫古木怪石書其
後以贈之云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佳酒

遂獨飲一杯醺然覺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為作
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飢時輒一開看飽人否若吳興有好
事者能為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便當以贈之不
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荷葉耘老侍姬
添丁耘老之子軾坐以詩託諷為言官所論赴臺獄郡人
作解厄道場彌月耘老亦作亭以懷蘇名之有詩編號懷
蘇集軾遺弟轍詩云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溫山出御荈
春秋齊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安吉州西北三十里後耕者
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故其地曰晏
子城鄉名晏子鄉元楊維禎晏子城詩云魯人城穀小齊
卿答私惠如何晏子城高雉在夷裔元是齊上卿老居吳
贅壻分茅及外戚重關可啟閉至今菱角金妖芒掘耕隸
我聞平仲賢一裘三十禩家藏千億珍無乃或妖鬼從如
齊景公千駟不足計舊有人題晏子金詩云豚肩不掩豆
一裘三十年身後黃金出其然豈其然
宋慶歷中湖州知州馬尋與六老於南園六老工部侍郎郎
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八十六衛尉寺丞張雄九
十一劉餘慶九十二周守中九十五貝玹七十五胡瑗作
序刻石圖中圖在定安門內又立南園在定安門內橫塘
向來沮洳曼隔僅有慈感寺吏部侍郎萬鍾家世錢唐自
為司農卿時卜宅於其旁開拓浸廣號曰南園臺閣亭榭

四時花卉俱冨爲諸園冠慶元元年煥章閣學士洪邁爲
之記此南渡以後事與慶歷中事不相蒙並存之
齊謝朏不與蕭鸞篡弒之謀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
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朏在吳
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爲清議所少
南宋何戢爲吳興太守孝武帝賜雀蟬扇善畫者顧景秀所
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妙戢山陰公主駙馬美
姿容與褚淵善目爲小褚
舊傳湖州天聖寺佛殿塑二龍蟠於殿前左右柱有一僧忽
見二龍飲於殿前池中見僧來二龍驚返左蟠於右柱右
蟠於左柱趙子昂有錯蟠龍碑文字皆妙後爲人刓去昇
於府治前作太守去思碑然刓處字迹猶見
袁州界橋茶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筍烹之有綠腳
垂下
沈約字休文武康人母孕七月而生祖林宋征虜將軍父璞
宋淮南太守元嘉末被誅約少孾家難厲志向學左目重
瞳子聰明過人讀書晝夜不倦母恐以其勞生常遣減油
滅火然約晝之所讀夜輒誦之聚書至二萬卷爲蔡興宗
所引後爲步兵校尉竟陵王秉政以文學見親與范雲等
號爲八友梁武帝在西邸與約遊及受禪拜尚書僕射封
建昌侯後加侍中特進約嘗侍武帝宴値豫州獻栗徑寸
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約少帝三事出

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聞而惡之又因病夢齊
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
由己帝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卒約所著晉書一百卷宋
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諡例十
卷宋文章志三十卷四聲韻若干卷文集一百卷袖中記
一卷袖中略集六卷珠叢一卷
湖州有一老嫗入卞山得一大石光彩可玩投之火香聞於
遠名曰石香
晉元興初桓玄反殺吳興太守高素素劉牢之北府舊將也
宋汪勃新安黟縣人也建炎中知湖州爲政不事鞭撲未嘗
妄費一錢湖民鋟木揭於家爲語曰賢哲太守福壽千秋
朝廷聞之進秩三等
晉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三王獻之爲吳興太守
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齋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書數幅
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宋湖州陸蒙老元光常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
有好讒謗同列者一日因會忽聞蟬聲幕官命陸爲詩陸
不可卻因賦云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向
高枝縱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蓋譏之也其人少戢
郡城南有車蓋山亭亭矗立若車蓋然下瞰碧浪湖浮玉山
之勝舊有晉吳興太守殷康所建亭瞰望極佳
蕭衍篡齊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衍使江

革爲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
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一餐微施尚復投隕
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
所以躊躕未遑薦璧武庫令傅暎謂昂曰昔太尉遭元嘉
之禍開闢未有故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
全故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不悛荆雍協舉天
人之意亦可知矣願明公深慮無取後悔昂不從昂南宋
太尉淑之姪孫司徒粲之姪故暎云蕭衍使李元履巡東
土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
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不請降但開門徹備而已

宋章鑄烏程人仕宋爲修職郎宋亡元令故宋官納誥敕鑄
終不肯以世食宋祿坐未嘗北向宋人之仕於元者皆謝
絕之鑄字子壽

吳興有八絕吳範歸安福増鄉人善歷數劉凙歸安松亭鄉
人善星文趙達長興人能筯算災福嚴武烏程震澤鄉人
善弈棊宋壽烏程震澤人善占夢皇象歸安福増鄉人善
書夏姬一名鄭姬烏程菰城人善相曹弗興烏程人善畫
皆古今絕藝也弗興嘗畫赤龍獻孫皓後南宋文帝時大
旱取弗興所畫赤龍置水旁應時得雨皇象能草世稱沈
著痛快象之後侃亦有名米芾寶章待訪錄云皇象急就
帖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下菰夏嫗相吾粲在別條徐
陵烏程孝義寺碑曰八絕之技依然是也

新安婺源人王炎宋開禧中知湖州湖有貴族撓法者炎注
於牘曰汝爲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爲天子臣正天子法竟
以謗奉祠

孔子井在安吉縣西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居井側先云仲尼
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加吳逍遙此境故以名井

錢顗宋熙寧中自烏程令入爲御史號爲鐵肝御史

郡中碧瀾堂素有奇怪宋郡士晁子芝嘗見一女子躡波而
吟曰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芙蓉水上
遊兩鬢蕭蕭釵玉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王修齡貧之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
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

范成大梅譜云古梅惟吳興有之他雖花盛開苔皆剝落惟
自武康即不變移

吳越錢玄瓘以其將劉仁杞爲湖州刺史

范璞武康人南宋元嘉末爲盱眙太守繕城浚隍及魏兵南
侵與臧質共守歸功於質文帝嘉之子約

張確於郡中白蘋洲遇二碧衣女子臨別贈確詩云碧水色
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乃化二翡翠
飛去確續而和之曰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
翼蘆影暫相從

梁張嵊字四山爲吳興太守起兵討侯景景使侯子鑒寇吳
興吳興兵力寡弱或勸嵊如袁君正降於景嵊曰袁氏世

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㬥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
許國有死無二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
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
景猶欲活其一子嵊復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
恩景怒盡殺之時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吳興幷死焉
浚武康人見別條
吳興河口山東濱大谿西帶長瀆
吳興南渚南三十里磚中郎磚山也
梁邵陵王綸鎮郢州引吳興吳規爲賓客張纘爲湘州刺史
路經郢州綸餞之纘見規在座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
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翁孺因
氣結是夜便卒規恨纘悲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
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纘吳興太守見別條
宋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進士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
録事參軍召爲崇政校勘
陳彭年爲大理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酒稅
朱承逸烏程人居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嘗五鼓趨郡過駱駝
橋聞橋下有哭聲哀甚乃有人爲勢家逼錢三百千債擕
妻子將溺於水朱憫而代還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不
聽復以二百千給之而去承逸又爲湖州長馬宋慶歷庚
寅歲饑以米八百斛作粥散貧民是歲其孫服生

承逸之子臨爲祕書郡中碑刻多臨所著臨之子服熙寧進
士第二人章淳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服不以爲意復因事
舉劾之紹聖中除禮部侍耶後坐與蘇軾遊貶興國軍弟
肱亦登第即著南陽活人書者
服之子彧云熙寧癸丑先公第進士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
所軋故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
言此非人事道場在州南離方文筆峯也低於他州故未
有魁天下者僧乃勾緣卽山頂建浮屠望之如卓筆旣成
語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
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隋煬帝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
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
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唐白居易有靈鶴贊知
州鄭建序在天慶觀殆謂此歟
吳興沈光字總持父君道陳吏部侍郎光略綜書記微有詞
藻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跅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
丈適値繩斷非人力所能及光因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
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
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後隋煬帝征高麗以衝梯
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戰短兵相接殺數十人
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値他竿垂絙復引而上者數
次敵不敢近後煬帝幸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弒光襲化及

營謀泄轉戳以身無甲冑遇害

南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過吳興沈臺真請
居武康小山寺中永明中敕吳興禮致上京年七十九

湖州茶生長城縣顧渚山中與峽州光州同生白茅懸腳嶺
與襄州荆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澗飛雲曲水二寺
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
州同

吳興章華字仲宗好學能文上書極諫陳後主曰陛下不思
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
廟而不出拜二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
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

見麋鹿遊於姑蘇矣後主大怒殺之時華為大市令

宋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
河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神宗又以元發知湖州湖乃
滕所乞也林子中以詩賀滕壻何洵云清風樓下兩谿春
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蓋
滕之倅湖距是三十年矣

高爽題吳興妖神贈謝明府云玉釵空中墮金鈿色行歇獨
泣向春風長夜孤明月

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
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
不與之見女子曰妾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邪宣
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
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因問縣名竟不答宣因告其族人
曰且誌之後補安吉今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
前夕所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騭已
定退亦何益

晉陸納字祖言尚書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
蘇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
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
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數後伺溫閑日白有微禮方守
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
座及受禮惟有酒一斗肉一柈座客驚愕納徐曰明公近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斗酒以備杯酌餘瀝溫及
賓客皆歎其率素更敕中廚設精饌酬飲及歡而罷納為
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無所備
又不敢問乃私為具安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
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
何穢吾素業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
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船幾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
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

吳興舊有胡生者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有古墳每因茶
飲必奠酬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為詩而嗜
茗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為報欲子為詩胡生辭以不能柳

强之曰但率子意爲之當有致矣生遂工詩爲時人謂之
胡釘鉸詩柳姓當是柳惲也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兒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太湖漁者陸氏子舉網得蟹如斗大以箸剪其網皆斷陸怒欲烹之其侶老於漁者曰不可吾聞蝟蟹之殊類甚者必江湖之使也烹之不祥乃釋之蟹至水橫行里許方沒

晉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論會稽王道子曰驃騎諮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

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媪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恆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又桓玄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都督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便利

元至正壬辰三月二十三日湖州郡中黑氣亘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似松子仁名曰娑婆子獨僕風橋四面爲多後有山氓以紅帕裹茶入城賣之即以帕裹其額作亂大肆劫殺僕鳳橋四面特甚遂謂之紅巾賊云

慈感寺舊有珠羅漢眉目襦袒文理畢具漁人得於蚌中寺僧藏之每歲三月開郡守上香取出玩之後有一郡守玩之而心欲取之其珠像忽跳躍寺旁谿水中祥光照耀俄頃而沒遂不復見

歸安莫士安字維恭號是菴又稱柏林居士有文學行誼國初爲湖學教授張羽薦授黃岡知縣永樂初治水江南遂徙居無錫卒其所交吳時敏翟公厚率眾會葬于慧山春秋爲之上冢

宋皇祐元年長興進士陳樞仕至尚書

唐李季蘭寄十七兄韓校書詩云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史寂寞竟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忘入行書劉長卿謂季蘭女中詩豪季蘭名裕唐女道士也有詩一卷行不檢

唐于頔爲湖州刺史郡有湖畈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頔行縣命修復隄閼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庳薄葬者不掩骼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頔寄杼山僧皎然詩云霅水瀠清潯吳山橫翠岑含珠復蘊玉價重雙南金

宋陳堯佐碧瀾堂詩云苕谿清淺霅谿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唐開成三年弘農楊漢公字用義爲湖州刺史革弊興利改茶法變稅書政事暇構五亭架大谿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三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流者謂之碧波亭白樂天記漢公登郡中銷暑樓寄東川汝士詩云宮谿下瞰霅谿流極目煙波望梓州雖有清風當夏景祗能銷暑不銷憂明月樓詩云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谿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

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

晉太康八年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尋討平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洋爲酒藏吏授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恆廬衡等山旣而遣歸乃括及長善風角爲人短陋無氣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陳國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死時所見知石冰陳敏王機之敗入晉祖約請洋爲中興軍遷都督護大寧二年有大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宜應詔伐之乃率衆向合肥敦果敗遂住壽陽約府地忽赤如丹洋曰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十月二十七日胡馬來飲淮水至時石勒果至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愼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他所占驗多類此年八十卒

施世㻋字玉華安吉人勇斷有才隋大業閒天下大亂乃率宗族子弟及鄉中有智勇者聚櫂自守關唐高祖起兵率衆從之高祖賜金鐘一口錦五段敕書褒之拜柳州刺史

周淙字彥廣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敏力學長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人渝盟淙守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衞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孝宗朝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相誓以死自守官至敷文閣待制起守婺州後復奉祠卒年六十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宋鄭升之宣和閒爲樞密醫後居湖州嘗往臨安途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有鄭名卽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行入冥閒王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无嘗從軍乎曰然汝昔宣和中隨主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于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放還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金瀝沾几案閒積有數斗須飲迄乃可去卽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而醒

梁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寫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

三郡民丁就役昭明太子統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
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道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
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
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
不全熟惟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
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疏
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民蠹又出丁之處
遠近比得齊集已失盬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
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
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
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

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啟高祖
優詔以喻焉

沈洙武康人字弘道祖休稚梁余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
洙少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經
史子書問无不答時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
精思經術

晉陳敏反以吳興錢廣為弟昶司馬周玘密諷廣殺昶與顧
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潰誅之

初吳興人錢璯亦起兵誅陳敏朝廷命為建武將軍使率其
屬會于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懊不進朝廷促
以軍期璯乃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陰欲
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于朝璯遂殺度支校尉陳豐
焚燒邸閣自稱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為
吳王既而殺之入寇朝廷遣將軍郭逸都尉宋興等討之
並以兵少未敢前周玘率合鄉里義眾與逸等討平之

湖州德清人徐俊字英父少有節槩以明經為國子生宋咸
淳中憤時宰之誤國率六館諸生葉李等抗疏乞斬賈似
道三上不報繼為提舉迨宋亡遁于山林志不再仕至元
中累召不起言及宋故輒流涕困而老死門人謚曰安節
先生

晉周勰怨中國市人駕御吳人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
有部曲三吳豪俠樂者翕然從之殺吳興太守袁琇勰又

攻馥殺之後勰為宣城太守陶猷所滅

唐張籍湖州西亭晚望詩云霅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夕陽
生遠岫斜照逐回流此地動歸興逢人方倦遊英興耆舊
盡空見白蘋州

顏真卿字清臣臨沂人大曆中為湖州刺史德政洽于千里
邦人懷之常招致名儒高僧皎然輩考集羣書成韻海鏡
源郡中碑刻多魯公書在郡有吳興集十卷

李適之唐宗室也為湖州別駕夜張宴晝決事獄無留辭喜
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

峴山舊名顯山避唐諱又以山傍郡城若襄陽大峴故改今
名有峴山禪寺頂有浮屠有五花亭晉殷康所建今廢

湖陂連屬桑麻成室南匯浮玉北擁郡城道場西水此爲
蟲龍極目東望震澤洞庭歷歷可見山故多亭榭且近城
遊者無虛日蘇有虎丘杭有孤山方之不是過也上有纆
籌石唐左相適之會諸賢聯句云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纆
觴顔眞卿 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劉全白 榛蕪掩前迹苔蘚
餘舊痕裴循 叔子尙遺德山公此回軒張薦 維舟陪高興感昔
情彌敦英筠 藹藹賢哲事依依離會言强蒙 崛嶔橫道周迢遞
連山根寇稲 餘烈暖林野眾芳揖蘭蓀王純 德輝映巖足勝賞
延高原魏理 遠山明匹練因晴見吳門王修甫 陪遊追盛美援
德欣討論顔峴 器有成形用工資造化元左輔元 流霞方湛淡
別鶴遶翩翻劉茂 舊規傾逸賞新眾麗初暄顔渾 醉後接羅倒
歸時驟騎喧楊德元 遲回尙遺迹離別益傷魂韋介 覽事古興
屬故人歸思繁皎然 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崔弘 公案鏘
懿躅高名播乾坤文宣 仲 松深引周步葛弱拱險捫陸科 花氣
酒中馥雲華衣上屯丘中 子 深沈列湖渚卑落望郊原陸士修
白日半巖岫清風滿丘樊裴清 幼 旌麾閃翠幄簫鼓來朱轓
柳談 閒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釋塵外 萍連浦中嶼竹繞山下
村顔頵 白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温 頵 登臨繼風騷義激舊府
恩李濮 蘇軾詩云苕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
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媿此峴山亭悲傷意此同歲月如
流星滋聲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朱曾清烏程人其父嘗殺人繫獄清自詭手刃代刑其屍溯
流至家葬西陽村邑人廟祀有祈輒應宣和初清谿方臘
盜起將及郡城清神著保障之功因以上聞錫封賜額今
德清有昭應侯廟郡中又祀于府學尊經閣之右以配顔
魯公祠忠孝並列云
長興縣廣惠寺在縣東下箬谿上陳武帝霸先宅也
晉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漢度尙封烏程東鄉侯
晉寧泰二年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
平之
吳興長興夏駕山有石鼓長丈餘圍三尺下有盤石爲足鳴
則三吳有兵晉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其聲若金鼓
然
晉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略賣吳興錢温温
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鎭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恨温
及女併誅之
周札兄子筳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筳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郞
武康縣侯玄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
長興縣有邸嫗采桑于野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虎且蹲自
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
乞大聖垂念呼虎爲大聖 虎遂伸一腳于嫗前看之有一竹籤
在爪下嫗曰莫要去此耶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
爲拔去之虎迅躍數四卻銜至舊所並無所損至夜置一

鹿于門而去此與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骾送鹿以報事同

賀循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循皆禁絕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于朝久不序進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精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循可為尚書郎此乃眾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循遂合眾應吳興內史顧祕討石冰

庾羲為吳興內史時晉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殆致刑措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今況古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宋皇祐初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既濟甚博邑人便利又于邑庠建五勸亭訓民五等邑人立石紀之

長興環況村昔有一石鵝自太湖浮游至太朴土地廟為人所擊斷之

晉王舒薦庾冰為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遣兵攻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

晉吳興太守虞潭討蘇峻潭母孫氏謂潭曰吾聞忠臣出于

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慮也盡遣家僮從軍鬻環佩以給軍實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潭乃率眾攻賊將張健屯烏苞亭時暴雨大水賊乘船旁出襲潭潭奔敗還保吳興賊轉攻吳興潭軍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王舒遣子允之會諸將以精銳三千輕邀于武康破之時賊他將韓晃既破宜城轉入故鄣長城王允之遣將擊之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敗走潭由是得保郡

潭之孫嘯父時王廞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為庶人

晉陶回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三吳尤甚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埸加愚臣意不如開倉廪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庫軍資數萬斛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併敕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

南宋臺軍克晉陵諸郡時孔璪屯吳興南亭與王曇顧琛皆棄軍走會稽南亭在湖州府治南下瞰苕谿

晉謝邈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胡桀郜驃所執逼令北面邈曰我不得罪何北面之有遂與烏程令夏侯愔同遇

害初邈妻郄氏甚妬邈先娶妾郄氏怨懟與邈書告絶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幷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邈之姪方明隨邈在吳興郡時孫恩寇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丘尫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門生仇玄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三人並忿愠遂與恩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衆遁不悟及郜等攻郡嗣之翊玄達並預其謀孫恩入海嗣之等不得同去乃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義故人姓名吳興有士

豪北門義故即其人

南宋孔靖字季恭山陰人也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者項羽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

南宋員外散騎侍郎沈發吳興武康人也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爲發之子曇慶大明初嘗督徐兗二州曇慶嘗使裴景仁撰秦記十卷敘苻氏僭僞本末官至左衛大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晉王惠字令明瑯琊臨沂人爲吳興太守惠嘗臨曲水風雨驟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刷不異常日

晉陳達以太子洗馬出爲吳興長城令漢太丘長寔六世孫也悅長城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其後裔霸先果爲陳武帝

陳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十世祖達武帝少俶儻不事生產及長好讀兵書嘗遊義興館于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帝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霸先嘗居峴頭古城劉悲鷄等望見恆有紫氣冒城上又嘗獨坐胡牀于閤下有神光滿閤與王僧辯共滅侯景后受梁禪都建業先是梁武帝時童謠云王氣在三餘乃于餘干餘杭

餘姚三縣爲厭勝法乃長城有餘干山余翼谿餘漁浦又童謠云鳥山出天子江表凡以鳥名山者皆鑿長城有雉山獨不鑿武帝果生于此

齊丘靈鞠烏程人好學善屬文挽宋孝武貴妃詩有雲横廣階闇霜深高殿寒之句帝爲嗟賞褚淵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靈鞠及沈勃耳靈鞠嘗詣淵淵不起曰比腳疾更增靈鞠曰腳疾亦是大事公爲鼎臣不可復餗其强切如此永明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江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嘗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著江左文

章錄序并文集行于世顏眞卿石柱記烏程縣靈鞠今不
詳所在

王談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仇志
而懼談所疑寸刃不替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
利鍤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徑一橋下談伺度行還
伏草中度既過談于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
有司吳興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後巖諸子爲孫
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
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
談不應召終于家

吾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飢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亦時

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瘞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
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甎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
猛獸輒爲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
受太守張崇義以羔羊之禮禮焉卒于家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老行
遲賊轉逼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
乏在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驃亦請賊曰乞
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于腹下賊斫綜悶絕有一賊曰
欲舉大事奈何殺孝子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
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
滿還家與吳逵齊名太守王韶之並贈以詩云東賓惟金

南木有喬發揮增厓疏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
山林養音九皋唐后明揚漢宗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
羣臣兢薦舊章維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仁義伊在惟吳
興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
心力皆單同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丸丸人亦
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
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江革奏舉慶祿
是荷美詩入貢漢朝咨嗟勖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
照爛京華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
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元嘉元年奏改其里
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沈勁字世堅武康人父充附王敦爲部將吳儒所殺勁當坐
誅鄉人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志節痛父死非
義欲立勳以雪前恥年三十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
之上疏曰臣當藩衞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篤人心人思自
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
沈勁清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若令勁參臣府事人
見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雖侍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
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升平中燕慕容恪南侵
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補冠軍
長史祐不能以寡衆乃以救許昌爲名率衆而東留勁以
五百人守洛陽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城陷被執神氣自

若恪奇而將宥之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
人用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朝廷聞之贈東海太守
唐吳珙吳瑱吳嵩皮光業林昇羅隱何肅韓必居于吳興長
城之八座山時號八友
南宋元嘉十九年二十年白龜兩見于吳興
唐李憑湖州司馬憑族人弼安吉尉王愯湖州文學孫尙復
德清令薛鑄烏程尉姚希齊湖州司功參軍鄭朂湖州兵
曹參軍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黃巢僞符璽獻于朝拜湖州刺史昭宗
時師悅又拜忠國軍節度使

泰始六年九月已巳八眼龜見吳興故鄣太守褚淵以獻
佛川在長城縣西南宋元嘉七年九月忽有石佛自水中湧
出因剏精舍以佛川名
咸康三年四月戊午甘露降吳興武康縣庚申又降
元嘉三年閏正月已丑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王韶以表聞
齊大明五年四月辛亥甘露降吳興安吉乙卯降烏程太守
歷陽王子頊以聞
大明七年十二月辛丑朔甘露降吳興烏程令茍卞之以聞
昇明元年十一月甘露降吳興長城卞山太守王奐以聞
宋齡石以鎭軍將軍爲武康令加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
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
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
黨彊盛謂齡石必不圖己乃出應召齡石潛結心腹知其
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
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數十人自是
一郡得清
南宋王偉之爲烏程令家貧子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
多聞韶之後爲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張邵始以疾篤報其子敷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
興邵卒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
未朞亦卒
武康沈叔任勁之孫赤黔之子少有質幹從朱齡石伐蜀功
亞于元帥巴西梓潼彊宗侯勵羅奧聚衆萬餘人作亂攻

城叔任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
功封寧新縣男拜益州刺史
叔任之子演之年十一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
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徧以義理業尙知
名歷官至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尙書領太子右
衛率
演之仲子勃即褚淵所舉與王蘊鞠並稱者勃雖琴書自業
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奢淫過度不逮前人遠矣
唐許渾晉谿詩云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棹風
雨寄華堂紅壁耿秋燭翠簾凝晩香誰堪從此去雲樹滿
陵陽

唐有湖州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云酒肆藏名四十
春青蓮居士謫仙人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司馬失其姓名可謂不知子都之姣者矣
南宋裴松之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
部郎
陳武陵王伯禮大建初爲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爲有
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遷延不發爲御史中丞徐君
整劾免
義熙五年吳興武康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身斬
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時何叔度爲尚書議曰
設法止姦本于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

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其逃
亡而刼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憫
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
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
武康縣有封禺二山蓋古防風氏之國也晉元康初人有早
起詣縣者見一偉人坐于縣之門樓身長數丈垂膝至地
大驚忽不見時縣令賀循謂此地古防風民國豈其神乎
遂爲建廟唐元和間重建吳越錢鏐微時嘗禱于廟有驗
封靈德王令建廟于二山之間有吳越風山靈德王廟記
每歲以八月二十五日致祭列在祀典
宋方臘作亂歸安人陸行兒合黨應之

錢九隴字永業長城人父文强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陷
敗彭城入隋以罪沒唐公爲奴因得事焉九隴善騎射常
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征薛仁杲劉武周
累擢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太子建成討劉黑闥以功
最封郇國公改巢國卒謚曰勇葬陪獻陵又許敬宗女嫁
九隴
沈道虔武康人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縣令庾肅之迎出縣
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谿有山水之玩時復還北與諸孤
兄子共釜庾之資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
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
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買

大筍送與之盜慚不取置其門而去鄉里年少相率受學
皆有成南宋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米不資悉以嫁娶
孤兄子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受道虔年老菜食無經食之
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
武康大慈寺唐大歷中僧神悟欲鑄寺鐘方作念間忽聞空
中有聲徹數十里及鐘成聲聞果如其邈朝命致都下中
途鐘忽自躍入水求之不得寺有神鐘記縣令韓章撰
孝建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吳興武康縣
太始二年九月壬寅白龜見吳興烏程太守郄顒以聞
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吳興烏程余山道人慧獲蒼璧玉太
守蕭惠明以聞

晉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孼也郭璞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尋滅是其應也

南宋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齊故鄣縣楓樹連理兩株相去七尺大八圍去地一丈仍相合爲樹泯如一木

永明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生連理木

南宋臨海王子頊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殷琰爲錄事參軍行郡事

吳興餘不鄉有女囚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恢以柯田山水嘉甚謀居其女泄之於姻沈戎家奪之恢憤其女賺女歸寧囚之苎谿之北山墟閉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得舉女郎其山也

宋時雷擊德清覺海寺殿柱上有鬼書十二字云酉侯李約火攸例火謝均思通皆倒書張敏叔詩云殿柱倒書雷部火是也

沈慶之字承先武康人晉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爲趙倫之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慶之往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南宋元嘉中討雍州蠻慶之嘗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相驚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文帝使王玄謨北伐慶之固諫因與徐湛之辯難曰爲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軍果無功嘗與羣臣論退師坐者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慶之討竟陵王誕誕遣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反數以罪惡不受討之慶之奉武陵王駿討太子劭誅之立爲孝武屢建大功官歷顯官家素富厚怡然退廢然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世祖逼令作詩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初孝武欲起慶之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

尚之慚而退後以國難復出廢帝狂悖累疏力諫帝忌之賜死慶之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乃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餘盈矣

沈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叔仁子以民丁發配劉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曰昔晏嬰身不滿六尺爲齊相今取士求肥大者邪赭圻之戰從子懷寶爲賊將帥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以書呈太宗尋剋赭圻太宗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既乾糧運不繼固不肯往太宗强之行後諸將果敗吳興丘幼弼丘隆先沈懷沈榮並皆陷歿出督江陵時蕭道成謀移宋祚少帝見弒

攸之奮然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與道成書云足
下既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攸之在郢州曉吏事
自強不息階有虎輒自劚捕在江陵有二象在城北自出
格殺之及舉兵討蕭道成使沙門僧棨筮之曰不至京邑
當自郢州回還攸之不悅江津有雲氣如塵霧從西北來
正蓋軍上將兵攻郢州為柳世隆所敗追還江陵聞城已
為張敬兒所據與子文和投鐇頭林俱自經死攸之晚好
讀書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攸之賤時與
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舟至京都三人共引上埭有
相者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
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荊
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

攸之弟登之以兄死非罪舉兵吳興吳興太守沈文季討斬
之文季慶之弟子慶之嘗抑攸之及慶之賜死攸之齎藥
酒至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掩慶之死豈文季為之報復
邪

沈懷文字思明武康人少好玄理善為文父宣新安太守丁
父憂新安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
建武中為侍中時熒惑守心宋孝武乃廢西州舊館使子
尚移治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
西州恐無益也嘗從出遊幸懷文與王景文坐松樹下風
雨甚驟被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時
顏峻以諫見殺帝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峻邪帝每宴集
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嘲謔帝
謂故異己後竟賜死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
妾元凶劭行巫蠱鸚鵡預謀撰南越志文集二十卷

唐沈伯儀湖州吳興縣人武后時為太子右諭德嘗議郊丘
禮歷官祭酒修文館學士

唐皮日休吳興西塞山宿漁家詩云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
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蒪
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
盡依依

乘陸市在德清縣南舊有陸市晉永嘉二年淫雨一月洪水
大發市一日沈墊居人徙而東歲久成聚謂之乘陸市以
其新徙又曰新市

嚴白虎烏程人同時有鄒他錢銅王晟俱作亂吳孫策討之
他與銅先平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
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坐躍
勦捷不常聊試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
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以其死也甚懼攻破之虎
奔餘杭投友人許昭後虎又應萬瑀同伺策

國初倪氏歸安人許聘陳敏八敏八從征不返適以死聞踰
五十載而歸倪氏守志不嫁及敏八歸遂成婚姻時倪年
六十一陳年六十八號白頭花燭

宋沈樞安吉人舉進士初調彭澤丞因賜對首論君子小人之辯高宗嘉之除監察御史後遷吏部侍郎會楊邦彥論葉衡援樞爲證歎曰此張說故事也豈可畏禍而欺心坐是獲譴

德清野橋在縣北三里慈相寺之東跨古澗爲之下瞰方沼上亘石欄餘峰環秀乎其西長松覆蔭乎其上境最幽勝

半月泉在德清慈相寺石壁之下晉咸和僧曇卓庵其處鑿石罅如半月得泉清涼甘美名曰蠡泉後人即其形似更名半月覆亭其上蘇軾詩云請得一日暇來遊半月泉何人施大手劈破水中天呂東萊月泉疏斷崖吐月纔出半規古甃涵星尚懷金璧久矣寶匳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此寒清祓其氛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值文饒之運

安吉尉潘方仲矩戲贈沈詹事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值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媿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卻風流沈坐貶筠州售一少妾處筠七年歸而還其父母猶處子也類張忠定公事故潘詩云

卞山一名弁山高六千尺爲吳興主山周處風土記云形似弁舊志作卞云是卞和采玉之處談誌云山出似玉之石人謂之瑤琨故以卞名之恐皆不然按弁卞古字通用今遙望府治之後此山儼然獨尊若冠弁狀當作弁山山氣甚盛將雨即不見山墟名云卞山峻極非清秋爽月不見其巔蓋雲霧常封耳徐陵孝義寺碑云高弁蒼蒼遙聞天語山夏有積雪多蝮蛇怪獸有沈家避洞黃龍洞青龍洞龜洞金井玉澗乳竇石龕溫泉其陰有碧巖瀑布泉自八百磴攀緣而上下臨太湖有玲瓏巖石皆空洞纖棗其陽鳴有石林山之東麓有石竇其高數丈晉太守殷康欲開會風雨乃止葉夢得詩云山勢如冠弁相看四面同歸烏縣門近苕霅水源通白鶴嶺盤峻黃龍洞竅空登臨舒老眼何用到崆峒趙孟頫詩云出郭聞鶯語穿林散馬蹄澗松何鬱鬱春草又萋萋白石那堪煮丹崖倚可梯平生愛高興祇合此幽棲竹色迷行徑松聲瀉澗隈水清花自照風煖鳥相呼飲罷思棊局歌殘缺唾壺重來蕭灑地聊足慰須臾黃玠詩云黃龍洞口晚雲收白鶴廟前春水流二百年來鮑君宅看花看柳到翁頭杭家楊梅紫粟圓小核大顆又不酸學得仙人貯冰瓿折封應作荔枝看金字題緘水口茶年年五月送天家貢餘小角味儘好自挈銅瓶汲井花

宋長興令顏度字魯子爲政人不忍欺每於純樸中出智巧多得其情有一嫗訟其鄰婦盜衣俱至庭度叱曰小事何得勞有司三人出度復使來曰鄰里不可以此失權如是往返者三度忽指一婦曰汝爲盜必矣其人堅諱度曰吾三令汝輩出汝獨先三令汝輩來汝獨後必有歉於心收

劭果伏辜人稱神明後除監察御史
吳興印渚在於潛縣東七十里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眾谿之下流也印渚已上石瀨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印渚疑在武康界上白石山或是白石洞天
舊傳周彭祖安吉人齊管仲烏程棲賢山人晏嬰長興人晏子鄉人吳伍員烏程伍村人越范蠡長興人楚卞和長興人燕荊軻長興荊谿人趙廉頗歸安項村人藺相如德清蘭村人漢蕭何吳興人嚴子陵烏程昆山人西楚霸王項羽歸安項村人晉石崇安吉人王衍歸安千金人毛寶武康

奉口人梁王僧辯烏程昆山人唐狄仁傑烏程清逕人姚絡武康人又云丁令威歸安千金人於長興白日升天姚連烏程白塔巷人白日升天葛仙翁長興人方山煉丹白日升天徐椎長興人於城申上市白日升天又張神子武康人水仙也張少卿烏程橫山人張大帝祖俱不可考
沈文秀南宋司空慶之弟子也嘗因廢帝狂悖勸慶之圖之不從帝因遣江方興誅文秀會太宗已定亂獲免嘗守吳興後又守青州北虜圍三年外無援軍日夜戰鬬甲冑生蟣蝨及城陷文秀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爲虜執送桑乾永明四年病卒

孫法興吳興人也父遇亂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興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州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南宋世祖初辟爲揚州文學從事不就
南宋卜天與吳興人也元嘉二十九年爲廣威將軍領細仗兼帶榮祿元凶劭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汝是賊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天與臂斷倒地乃見殺後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古卜城在烏程縣南天與所築

元泰定中湖州長興平遙鄉王俊二家牛生一犢龍頭馬尾鱗甲隱起生而即鳴其母及村中牛皆鳴紅光燭天三日而斃知州趙天澤匣而上之
唐武德三年賊將李子通攻陷吳興武康四年吳王杜伏威討子通平之六年又爲輔公祏攻陷明年春趙郡元王孝恭平之
南宋高平人張祐爲武康令著能名爲長吏首稱
王道乞烏程人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如王道乞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爲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
道乞弟道隆亦知書爲太宗所委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元

徽二年桂楊王休範叛犯闕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
將軍益州刺史
南宋潘滑上言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地又多汚澤泉流歸集
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
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
及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為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振
之周給傾秏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
宜以為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著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
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谿開瀆谷湖直
出海口一百餘里穿鑿渠浛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度二
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

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既事關大利
宜加研晝登遣議曹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
履行準望地勢格平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
便詳加算考加所較量次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
若此浛獲通列邦蒙益不有暫勞無由永晏然興㧊事大
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遷
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
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為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
非妄庶幾可立從之功竟不立
餘不鄉留村梁天監五年青州刺史沈子眞宅一夕鐘磬自
鳴堂前井中放出毫光入道俄有龍騰空而去子眞遂捨

宅為八聖寺吳越王錢鏐嘗病目取此井水洗之即愈因賜
旃檀作井欄宋太宗賜御書祕藏詮佛賦律詩迴文逍遙
詠急就章四十二卷函于寺高宗降御香省劄許比慈感
聖壽兩寺免諸色科宋陳堯佐八聖寺詩云八聖當時不
易聞今朝停棹宛然存兩行翠竹藏僧檻一派清波遶寺
門禪席每分天外月講鐘時出水邊村幽懷至此忘歸計
不覺踟躕日又昏
毯畫谿在長興縣西古木夾岸叢篠翳其下朱藤施其上如
是者十里花時遊人競集舊有毯畫亭宋劉燾詩云竹林
深處杜鵑啼兩岸青青色色齊欲識人間眞毯畫朱藤倒
影入清谿

梁王玹為吳興令著宋春秋二十卷
永明八年詔吳興水淹過度開所在倉振賜
梁太平元年曲赦吳興郡罷震州復還吳興郡
齊建元元年張瓌出為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
昌玄有罪坐不糾瓌免官
王僧虔泰始中出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先是
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守吳興論者稱之
後僧虔不禮倖人阮佃夫佃夫言於明帝使御史中丞孫
夐奏僧虔前莅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
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
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八家為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

唐李郢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憶云白蘋亭上一
陽生謝脁新裁錦繡成千嶂雪消谿影綠幾家梅綻海波
清已知鷗鳥來相狎可許汀洲獨有名多媿龍門重招引
即抛田舍棹舟行

齊沈沖字景綽武康人懷文之子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
世號腰鼓兒兄弟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人
未有也淵嘗劾吳興太守袁彖彖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
奏彈深子繢父在儭白幰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
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熱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
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
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宋周常字仲修建州人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章待制出知
湖州

張杓字定叟魏公浚之長子宋高宗時督理浙西荒政蘇湖
二州皆闕守杓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糴杓首治之

隆興元年八月湖州大風水乾道元年六月湖州水壞圩田
開慶十年八月安吉武康水

宋王信字誠之麗水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知湖州信未涉州
縣按據剖折敏如流泉史論信有文學通政事

葛仙山在烏程縣南晉葛洪隱此有煉丹竈擣藥臼職方圖
誌云葛洪煉丹處天下十有三烏程居其一即此山也

南宋蕭惠開爲吳興太守有文集七卷

沈豐字聖通烏程人漢永平二年爲郡主簿後爲零陵太守
政尚寬平市無刑戮推賢尙能士民感化在郡數年有紫
芝甘露之瑞

晉鈕滔吳興人嘗舉孝廉有文集十卷又爲松陽令母孫瓊
有集二卷今歸安縣東十里有宋御史中丞鈕滔墓蓋滔
晉人仕於南宋耳

唐玄宗開元十六年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蔣挺自國子司
業授湖州凡十一人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
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令題座右帝親
書且給紙筆令自賦齎絹二千遣之帝詩云眷言思共理
鑒寐想惟良猗與此推擇聲績著周行賢能旣俟進黎獻

實仁康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勸耕
桑虛譽不可飾淸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直德自彰獄
訟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
祗命知予眷萬方

宋安定胡先生墓在何山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范仲淹
薦白衣崇政殿教授湖州置經義治事齋以倡明體用之
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
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遊者嘗數百人東
南文學之盛自先生始慶歷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
令遷侍講天章閣待制卒葬於烏程之何山其子杭州祭
推亦葬於旁蔡襄誌銘歐陽脩表元至元中墓爲何山廣

化寺僧所侵總管郝鑑復其墓又有書院在郡城中春秋祀之按傳先生卒於杭豈湖之弟子迎其喪以葬於湖邪

唐秦系贈烏程楊苹明府詩云東杖政成時清谿弄釣絲常年潘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楊梅今熟未與我兩三枝

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蕭東明以聞

烏程縣西余山漢文帝封東海王搖之子爲顧余侯即此地後坐酎金失國山有弄雪亭有西余寺寺僧道孜作壽藏乃得古冢冢刻字云晉咸康間中大夫劉造并妻曾氏其葬于此弄雪亭記知州胡宿撰在大覺寺

衡山一名橫山在烏程縣南兩山夾立中流北欹爲郡城南形勝之地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注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即此也又有鳩茲城晉初吳興衡山崩見顓頊冢中有營丘圖九首鳩茲顏眞卿石柱記亦云山上有顓頊冢春秋鳩茲城

袁甫字廣微祕書省正以論事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弊源以增貯積核隱產增附嬰兒局史臣論甫學有本源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

唐施肩吾安吉天寧寺聞磬詩云玉磬敲時清夜分老龍吟斷碧天雲鄰房逢見廣州客曾向羅浮山裏聞

石柱碑唐刺史顏眞卿書記紀載吳興郡境山川陵墓之類

梁何遠字義方剡人爲武康令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不徇人以非禮吳興太守王彬行部諸縣皆盛供帳以待遠特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歎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宣城太守

玉帶潮在安吉銅山鄉許夫人墓前早晚兩潮高尺許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宋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畫之諾下非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致薄聽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

宋皇祐四年二月詔蠲湖州民所貸官米嘉泰十一年六月詔湖州振恤被水貧民

宋濟國公竑寧宗賜名貴和立爲皇子又改賜名竑後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寧宗崩彌遠矯詔立貴誠改賜名昀爲理宗封竑爲濟王賜第湖州以醴泉觀使就第寶慶元年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潘丙潘甫謀立濟王竑竑聞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其身竑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弗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僞稱李全以精兵二十萬助討史彌遠擅廢立之罪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春告于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召醫竑疾竑本無疾天錫詔竑諭旨

過茲縊于州治劉克莊譏彌遠矯詔擅殺詩云楊柳春風
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事敗各梟首史彌遠欲屠湖州城彌遠
夜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俱拜
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威靈
也
富陽孫守榮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號富春
子寶慶間遊吳興聞樵樓鼓角聲驚曰方且有兵變士人
常有典郡者過王元春即賀之曰典郡者必君也元春初
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濟王命元春告變朝廷以其有
功果令典郡

夢馬堂宋紹興三年四月二日朱勝非卜地于吳興華嚴山
嘉會寺前葬其母夜夢十騎入山衣服錦繡鞍勒鮮華回
旋寺前以一馬係於林中餘復馳去次夕又夢有衣冠之
士容狀甚偉跣其二足入寺厲聲言我定地寺有寄居石
大順秀才亦夢之因請于朝以嘉會爲墳寺改崇因薦福
冢前起獻堂以夢馬扁之
東遷縣在烏程縣東晉太康元年分烏程東鄉置東遷縣晉
周禮爲東遷縣侯
叢桂堂在安吉縣東一里宋紹興閒朱三思三省兄弟叔姪
一門赴南宮者二十有七人其時會宴于此鄉人榮之號
曰叢桂堂

宋武康人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過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
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
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
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于地走
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持以泣泰亦强舉動不
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以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
殘
宋末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縣臨安餘杭民溺死者亡算識
者謂天目臨安主山也山崩宋將亡之兆
元兵入建康臨安震恐遣張濡戍獨松關郁天興戍國安鎮
趙淮戍銀杏浦塌張世傑遣閻順進軍廣德後閻順戰安

吉縣復取鳳平張濡部曲害元行人嚴忠範于獨松關執
廉希賢送臨安因免安吉縣租
元兵發建康參政阿剌罕四萬戶總管與魯赤將右軍出四
安鎮趣獨松關遂破四安鎮正將胡明死之破獨松關馮
驥死之張濡遁鄉邑
法華山在烏程縣西北東有石鴟舊名石斗山昔有樵夫得
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
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名法華山王羲之嘗登此顧親友
曰百歲之後知我曾遊此否蘇東坡題法華山寺再次前
韻上賈耘老詩云具區吞滅三州界浩浩湯湯納千派從
來不著萬斛船一葦漁舟恣奔快仙壇古洞不可到空聽

餘瀾鳴湃湃今朝偶上法華嶺縱觀始覺人寰隘山頭臥
碣弔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壞空餘白棘網秋蟲無復青蓮
出幽怪我來徙倚長松下欲掘茯苓親洗曬聞道山中富
奇藥往往雲芝雜葵莚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祗有長柄
械今年大熟期一飽食葉微蟲眞𧐐蚧（貢云今年有小蟲食葉不甚爲害）
白花半落紫橩香攘臂欲助磨鐮鐵安得山泉變春酒與
子一洗尋常債又云長松攙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
仰穿蒙密挹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疑此山郎梁尼總持
所建法華寺地童子者或是總持之徒弟子

宋盛度餘杭人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
背

留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宋進士知會稽縣坐父買田境中謫
監湖州酒稅

宋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
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宿誚之
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俟其去
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慚謝其後湖學爲東
南最宿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號曰胡公塘學者
爲立生祠

宋徽宗時豐稷論徐鐸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率觀章惇
好惡存歿名臣橫罹竄斥鐸之罪不下蹇序辰詔鐸落職
知湖州

南宋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少閑刀筆仕爲烏程令
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按之坐免官

鷗波亭趙子昂遊息之所在宅西江子匯上今改旗纛廟

宋盧革字仲辛德清之永寧鄉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
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而語人曰
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登第年才十
六慶歷中知龔州經畫蠻寇後知泉婺二州提點廣東刑
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
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官朝廷
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卒年八十二

革之子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聲中進士甲科浮湛州縣二年
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薦置條例司嚴
督鹽法進發運使請振東南飢民知渭州夏酋仁多嵬丁
舉國入寇秉設機與戰嵬丁敗死詔賜服馬金幣後知荊
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宋唐詢彥守湖州時蘇舜欽除名居姑蘇與唐善因挐舟自
蘇訪之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
使相蘇簡曰試使來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食具榻
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臥榻若聽其息者蘇覺乃
診其臂若切脈然良久曰來得也曷（吳人謂曷如逷）更無他語他
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對之唐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
因問之曰來得也曷是何等語邪簡從容曰君得一州縣

官肯起，否蘇大不喜因不復言已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
復爲湖州別駕遂不赴官無幾物故
湖州高彥司徒嘗見一道士伏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答曰
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仇高驚說之其妻是月有孕
尋生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
位殘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
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
內宿衛或軍中勳列皆無滯魄偶斬一婢彷彿在焉有善
道者求以壓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籙請佩
之禮如其言果絕影響
阮公谿在武康縣西前谿上流也梁石靈寶本餘姚人寓居

武康生女有姿容天監元年選爲采女生元帝爲修容賜
姓阮氏拜其父爲朝請時人因名其所居之谿曰阮公谿
谿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宋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
沈畸字德侔德清人第進士宋崇寧中擢監御史詣壓上十
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
睽隔其論寸夾錫錢最爲剴當進殿中侍御史正內豐之
罪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株連至千百㕮畸以
美官往成其獄畸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
人以苟富貴乎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證者七百餘人閔貴
平反以閏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未幾卒復羈管明州

使者持敕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建炎初贈
龍圖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韻海樓唐大歷七年郡刺史顏眞卿在郡建於上與李蕚陸
羽僧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以爲名皎然奉
和顏使君修韻海樓畢州中重宴詩云世學高南郡身封
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惜賞雲歸堞留歡月在
樹不知名教樂千載與誰雙
蠻怪在郡城中江子匯世傳有疊樓于下往往噓氣成風船
蓬屋瓦悉爲飄蕩昔時谿側有井一口時出火燄忽有道
人來書符投井中火燄隨出然燒道人鬚眉人稱此井通
蠻窟又嘗有人淘井方縋下便覺寒凍急出言不能出而

死其後覆其井今亦不知其處江子匯東有葛仙翁祠仙
翁恐蠻爲患令民閉每歲元宵前後家家鳴鼓以壓之其
聲若曰葛公在葛公在後有見一老人行市中形貌甚怪
閱元宵鼓謂人曰吾聽鼓聲輒頭痛不能堪奈何奈何忽
不見人以爲蠻精
孔姥墩在烏程縣西昔有孔氏婦少寡有子八人婦能訓讀
書漢哀帝時俱爲郡守故名
五代僧贊寧德清人出家杭州祥符寺著述毘尼時人謂之
律虎錢武肅王禮重之宋興國初召對滋福殿詔修高僧
傳三十卷卒謚圓明葬杭之龍井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宋政和五年進士累官殿中御史建

言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時軍儲窘乏與求取古今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與求知無不言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耶參知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曰今日親征皆由聖斷後與張浚不協遂匄祠官至知樞密院事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謚忠敏

宋周執羔弋陽人宣和六年進士第二人授湖州司士曹事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調湖州長興尉松即詔事韓侂胄者也

五代沈承禮烏程人吳越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子玄瓘以女妻之署爲府中右職出爲台州刺史玄瓘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佐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充兩浙都鈐轄使王師征江南佐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毘陵因攻潤州城中兵起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專坐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不敢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康李煜歸朝錄其功俱授福州節度太平興國初俶盡獻浙右地徙承禮鎮密州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三日贈太子太師中使護喪

靜蛙池在安吉縣常樂寺側蛙鳴聒耳開山肇法師剪紙蛙投之即止

宋德清盧知原字行之以父任拜官王黼當國知原抗疏言黼費出無藝改江西轉運悉意綜理綱運高宗即位知溫州設備賊不敢近高宗東幸知原由海道運粟及金繒至台州召見稱獎進秩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

知原弟法原字立之嘗爲吏部尚書以官秩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出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燮同破叛將史斌復興州時叛兵自秦隴窺蜀法原極意撫循人心稍安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劾奏法原高宗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在川陝帝謂兄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汝弟蓋兄弟皆以才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法原之祖盧政議有詩云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黃粱買酒鐏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入門膾炙人口又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衣擣砧聲裏雁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西吳里語卷一

西吳里語卷二

吳興宋雷書

道場山在郡城之西舊名雲峯後因人建廟以奉佛謂之道場山唐中和間如訥禪師辭師出遊師曰逢道即止訥經此山山故多虎訥策筇直上坐盤石虎伏其側三宿無傷結庵居之名其處曰伏虎巖後起廊廡佛殿塑千羅漢于中吳越時建正眞禪院後改爲妙覺寺又爲護聖萬壽禪寺郡守錢信王洞皆有遊道場山詩宋元豐三年知州陳洞奏改今額峯巒秀鬱水石森爽殊爲吳興佳勝有笑月愛月伏虎步雲躡翠仰高宜晚望湖諸亭有虎跑泉一勺泉應泉有瑤席池八德放生池蘇東坡遊道場詩云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峯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尙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蟠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甍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谿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雞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其弟穎濱轍次韻云兩山相負圍峯麓流水重重注谿谷遊人上尋流水源未覺崎嶇病雙足山深下視雲漫漫徑垂石底千屈蟠松林陰森白日靜忽驚人世如奔湍客行不避苦寒出僧定端居不下席人生嗟與草木同置身所在猶初植堂中白佛青髻鬟氣象沖澹非人間坐令遠客厭奔走徑欲築室依空山木魚琅琅夜將旦星斗皷斜挂山半行役有程未可留將出山門復長歎趙子昂道場山詩絕頂清秋陵翠煙登臨應費酒如川平生能著幾兩屐負郭何須二頃田初日出雲光射地雙谿入湖波接天升高望遠我所愛青壁有路何當緣宋道場山千聖殿碑太平興國三年知州錢信撰有四庵四水流芳歸雲半山而歸雲在山麓境尤勝

唐湖州左史江琛取裴光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遣使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別委能事人張楚金劾之如前款楚金憂懣臥向窗日影透窗向日視其書乃葺紙也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伏罪斬之

宋陳堯佐湖州芳菲園詩云盡日芳菲園不見芳菲好茂草與斜陽脈脈情多少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移居苕谿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人有詩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云云 夔善書有續書譜行於世

章昭達字伯通武康人也祖道蓋齊廣平太守父法尙梁揚州議曹從事昭達少時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昭達喜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

人入援臺城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
矣不久當貴後歷建大功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陳世祖
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讌世祖顧昭
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
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沈文季元徽中轉祕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
妻王錫女亦至三斗文季在郡與妻對飲竟日而視事不
廢
漢哀平閒錢遜為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子晟吳興
錢氏當自遜始
長興有九女冢隋時有媼生九女翁罵曰生女不生男死誰
瘞我夫婦當食烏鳶腹矣後九女俱適大家感父之言二
親死鳩財厚葬侈擬王侯黃巢之亂發其墓其顛有穴可
縋而下見石屋一區壁閒隱若碑刻圖畫
唐劉長卿過吳興湖南朱處士別業詩云杜門成白首湖上
寄生涯秋草閒三徑寒塘獨一家鳥歸村落靜水向縣城
斜愛汝醒還醉東籬菊正花長卿又酬茗谿梁耿別後見
寄詩云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舟自攜鳥向平蕪遠近人
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谿後谿惆悵長沙謫
去江潭芳草萋萋
永明六年西陵戍王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
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

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
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稅前檢
稅無妨稅事餘三埭自舉腹世祖下其議顧憲之議曰吳
興頻歲失稔今慈尤饉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
還拯親累或攜老弱陳力糊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
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
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不可從世祖並從憲之議
吳興郡城中平康巷妓張眞奴藝色冠於時每月遇初三二
十七日雖鼎[illegible][illegible]富狎暱咸謝絕之呂洞賓輒以是日化
為大賈往挑之終不變後洞賓度眞奴尸解而去巷又名
鳴珂今名小市巷
石林宋尚書左丞葉夢得所居也在弁山太陽塢萬石環之
故名勝曰石林精舍其一堂曰兼山軒曰負日曰躋雲有
池以聚眾泉曰碧琳東西兩巖東有二亭曰巖居曰眞意
又有東堂曰承詔後有石環立如林最為絕勝上有亭據
險以望太湖曰知止其西有庵曰淨樂又有堂在精舍之
前曰求志在西山之下曰從好其鄰有朱氏怡雲庵涵空
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
之際十餘里閒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石林之勝在
郡中最古今皆沒於蔓草矣
沈憲字彥章武康人也南宋明帝與憲恭謂憲曰卿廣州刺
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

可施德為會稽左軍司馬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
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茹法亮武康人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
在溢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
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男
梁丘仲孚字公信烏程人少好學讀書以中宵鐘鳴為限靈
鞠從孫嘗稱為吾家千里駒王儉亦曰東南之美復見丘
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為之計劫掠三吳
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後為于
湖令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
帝即位為曲阿令以拒王敬則有功乃遷山陰令甚有聲

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蓋傅琰文沈憲劉元明相
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過之故云長於治劇適權通
變為天下第一號稱神明累遷豫章內史撰皇輿三十卷
南宮故事一百卷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梁震州刺史吳興太守杜龕京兆杜陵人龕王僧辯壻也以
陳武帝非素貴以法繩其宗門武帝銜之及僧辯敗龕乃
據吳興與義興太守韋載同舉兵陳武帝遣周文育討之
龕部將杜泰私通而降因而兵敗陳文帝負龕出項王寺
前斬之
宣城劫帥紀機郝仲等聚眾千餘人侵暴吳興郡境陳文帝
時為太守討平之

胡穎字方秀吳興東遷人也其先寓居吳興土斷為民偉姿
容性寬厚陳武帝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嘗隨武帝鎮京口
破周郭元又從武帝襲王僧辯與周文育討杜龕於吳興
屢建武功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謚壯侯配
享武帝
沈恪字子恭武康人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為郡將召恪為
主簿陳武帝以恪同郡情甚暱武帝討王僧辯恪與其謀
武帝使恪還武康招集鄉兵以備杜龕及僧辯誅龕果遣
副將杜泰率眾襲長城恪時已率眾出縣誅龕黨龕誅以
恪監吳興郡武帝受禪使恪勒兵入辭因衛敬帝如別宮
恪乃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今日不忍

見許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
梁尼諱道蹟號總持得法於菩提達磨道居湖州卞嶺之頂
舉晝夜誦法華經滿十萬部幾二十年不下山後歸寂塔
全身於結廬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內忽生青蓮花一朵道
俗異之因啟看尼肉身不壞其花從舌根生又於中獲蓮
經一部州郡錄實表奏敕置法華寺
唐吳興僧抱玉母梅氏孕協靈祥即惡葷穢既誕齔歲即思
佛乘遂於尼總持法華寺出家願誦蓮經日持七部年二
十詣京受戒時肅宗夜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及
抱玉至召見帝曰朕所夢者音容宛若遂賜坐誦經至隨
喜功德品口角放五色光帝大悅曰朕夢所睹之光即此

也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後以慈親在吳上表乞歸許還
詔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賜璽詔一道多寶塔一所彌勒
佛一軸金字蓮經一部七寶念珠一副奴一人侍行乃歸
依法華寺松徑築庵以居至永貞改元冬往辭刺史顏防
善曰余去矣還寺恬然坐逝異香三日不消葬於庵側時
衆咸謂師卽梁朝尼緫持後身光嘗見神人從天而降按
摩其心光偶山行忽墜龍井恍若神人捧上歸吳地旣卽
止烏程相國李紳刺於湖醉於持經道場夜醒忽見白光
滿室往覘師師方宴座持經光起面門經聲息光亦隨斂
唐大光和尚神異碑李紳撰在法華寺大光和尚道蹟碑
陳文在撰

唐廣德初慶澄爲湖州左衛兵曹參軍時巨盜袁晁陷浙西
德清人沈皓等聚衆應之刺史獨孤問俗遣將軍辛敬順
築塞拒過久之皓降以澄兼德清武康二縣令澄因荒亂
刱爲邑制招復流亡朞年繁庶
王敳山東人宋政和初知德清時蔡京爲相括責民茶租甚
急初湖州山間產茶最盛敳令民盡伐去有不信者委曲
諭曰茶株可復栽若租額一立則永爲子孫害矣其後德
清茶租果在最輕等金鵝山下有蕩產藕甚佳司漕者取
貢頻爲民病敳至應貢不缺但所獻者一不封裹迨至京
色味俱變不稱上供遂不復取邑中免擾焉
唐耿緯湖州西亭詩云高亭賓客散暑夜醉相和細雨凝塵

集微涼待扇過風還池色定月轉樹陰多遙想隨行者珊
珊動曉珂
漢吳羌避王莽之亂隨梅福入吳攜妻子徙于會稽之餘不
鄉以谿南山水紆鬱因避處焉時稱高士後人名其所居
曰吳羌山
陳衡陽獻王昌字敬業高祖第六子也梁太清末高祖南征
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高祖東征侯景昌與
宣后文帝在吳興並爲景所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
太守時年十六容貌偉麗神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
高祖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
偉授昌以經書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經義剖析如流

武康人沈衆字仲孫約之孫梁武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
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帝善
之手敕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然衆性吝嗇內治
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
裳破裂或躬提冠履陳永定二年兼尚書監起太極殿服
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咸
共誚之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
怒以衆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
死
武康人沈炯字禮明祖瑀梁潯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
炯少有儁才爲時所重炯嘗被飛書幾陷重辟孔奐救免

侯景之亂監吳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閒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獲免後爲王僧辯作表勸江陵進位文甚工陳武帝與王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妻子皆爲景害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尙書左丞荊州陷爲西魏所虜炯念母老欲東歸嘗經漢武帝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云臣聞喬山雖遠鼎湖之靈可祠有鄗既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宛出人閒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歆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殿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炯又有獨酌謠獨酌謠獨酌復長謠知者不我顧愚夫殊未要不愚復不知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葩夷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鷃但逍遙寄語號呶侶無乃太塵囂有前集七卷後

集十三卷

南宋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幼而穎敏及長博通經史居親喪盡禮以爲學爲業家貧織簾治生因號織簾先生嘗憑素几鼓素琴誦書不輟時爲人作竹器誤傷手便流涕或曰此何足損答曰遺體毀傷感而悲耳鄰人有誤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脫而與之既得屐送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或勸之仕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未嘗答也張永爲吳興太守請麟士爲功曹麟士辭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水是以被褐負杖來謁若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永明六年吏部郎中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行義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采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衽鞠稚呑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麟士終不起何尙之謂人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教授山中從學者常數十百人時人爲之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如城市嘗製黑蝴蝶賦以寄意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家故被火災乃手鈔故所燬亡書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人以爲養身

靜默之所致也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揚王孫皇甫謐深達死生而終禮儒僞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吳興名賢當以麟士首稱會稽孔源休輩皆從學麟士

四龍湖在安吉縣東二里龍清觀左吳越王錢鏐以望氣者言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鴿飛出化爲四龍故名

湖州廨子城上舊有白露舍宋太平興國初錢氏納土奉敕毀拆

陳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旻父巡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尚陳會稽公主武帝受梁禪拜駙馬都尉永安亭侯出爲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用藏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卒諡貞憲君理兄君嚴弟君高君公叔邁一門貴顯

陳姚察字伯審武康人也信之九世孫察有名江左幼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十二便能屬文十三梁簡文帝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後值梁室喪亂東土饑荒察蔬自給輒推所餘以濟親故亂離之閒篤學不廢嘗爲徐陵作讓官表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大建初補宣明殿學士等官報聘於周沛國劉臻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悉皆有經據著西聘道里記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

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于時江總顧野王陸瑜褚玠傅縡皆宗重於察察居顯要甚勵清潔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卻之後卒於隋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察墓在武康縣南其父僧坦墓亦在焉

唐僧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詩云春闈鳥罷啄歸慶浙煙西郡守招延重鄉人發仰齊橘青逃暑寺茶長隔湖谿乘暇知高眺微應辯會稽

吳興郡城秦時爲下菰城又爲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璞女亦善於地里啟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虞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每立標輒爲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啟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子從璞廟祀迄今不廢宋知州鄭建撰郭尚書璞記

沈文阿字國衛武康人父峻以儒學聞文阿剛強少習父業研精章句又博采先儒同異自爲義疏梁簡文帝在東宮引爲學士及侯景亂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入援京師陷與張嵊共保吳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登樹自經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下折其左臂景平爲博士自森清之亂臺閣故事略無存者一時撰作多俾文阿裁定及陳高祖受梁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宗人沈恪爲郡守寬其死鎖縛致

高祖高祖笑曰腐儒復何爲者乃赦之所撰儀禮八十餘
卷經典大義十八卷
武康銅官山有石燕洞燕之隱見以春秋分與巢燕同則其
地多雨
湖州望東一百二十里有官池唐元和中刺史范傳正開東
南二十五里有陵波塘寶歷中刺史崔元亮開北二里有
蒲帆塘刺史楊漢公開
唐昭宗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楊行密表徙湖州刺史
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於
是鮓湖常濁亂甚
沈不害字孝和武康人祖總齊尚書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

參軍不害幼孤立而修學天嘉初爲嘉德殿學士因國學
未立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
以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
自淹源既寢橈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
以設訓垂範啟道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
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
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
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
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夷狄外侵奸回內奰
朝聞鼓鼙夕炤烽火鴻儒碩學解散甚於阬夷五典九丘
湮沒逾乎帷蓋成均自茲墜業譽宗於是不修褎成之祠

弗陳祼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紀後生
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歷
升統握鏡御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
含生熙阜庶品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
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於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
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
聞禮一年可以成功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廷
光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學以治身
輶駕到庭青衿拾地況復仁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
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與聖世盛德大業
遂蘊慝年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

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治正稱之曰沈生可
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
基少知名除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
宋余端禮字處恭金華人未十歲時衢婺大水與里人共處
一閣閣將沈空中有聲云宰相在內可護之有頃一物如
黿鼉來負此閣達於平地衆賴以全端禮後宰烏程決事
風生事紛如蝟庭寂如冰鼠輩膽落驚行股栗時烏程民
間賦丁絹錢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值一縑千錢後
增至五千錢民不勝其苦端禮聞於朝獨之光宗朝端禮
拜相封郇國公
倪稱字文舉宋南渡居吳興芮國瑞謂柟鄉川簿人皆以詩

餞之公曰吾與子不交以面而交以心苪曰珠玉之贈不
如藥石之賜
唐宋之問餞湖州薛司馬詩云別鷁促嚴程離筵多故情交
深季作友義重伯爲兄鎮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會看陳
仲舉從此拜公卿
宛方仕漢爲吳興太守按吳興郡吳孫皓所建漢時止曰烏
程今方爲吳興守豈篇冊之誤邪
吉扮幼有孝行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扮年十五撾登
聞鼓乞代父命帝稱爲佳童
吳騁俊有文武才生子統字公緒年二十試爲烏程相吳孫
權召爲功曹

唐湖州貢烏眼綾
陳新安王伯固授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平東將軍吳興太
守
梁張稷吳郡人爲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
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後以僕射徵
去任道由吳鄉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車徑還京師人莫之
識其率素如此子嵊亦爲吳興守死侯景之難見別條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梁高帝二年出爲吳興太守後復
爲吳興太守六年爲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
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在郡有江南曲云
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
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祇言行路遠後人建白
蘋亭又有采蘋橋蓋取惲詩句也惲有集十卷惲精於琴
曲及投壺博弈梁武帝謂庾楷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
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又
性好醫術盡其精妙
烏程縣東有別鮮山孤秀不相屬取爾雅小山別大山鮮之
義唐高士沈聘沈徵居之徵武康人孝弟力田累徵不起
烏程令韋承慶名其里爲茂德鄉
何山在郡城南晉何楷讀書於此因名爲何山與道場山相
接宋知州汪藻有記道場之勝在巔何山之勝在麓遊道
場者如入王侯之家已而過何山如造幽人隱士之居舊

有寺建於南宋元嘉中今廢梅聖俞詩云泛泛寒谿流縈
紆向山去淺石長蒲茸朝煙護巖樹捨舟當禪扉蹈蘚捞
野履誰愛鮑參軍登臨多秀句蘇軾詩云今古何山是勝
遊亂峯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石礙飛泉咽復流
徧嶺煙霞迷俗客一谿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土先衰老底
事孤僧亦白頭何山定化院碑在本院宋郡人朱臨記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
形交累舉不第年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
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
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後隨鄭餘慶鎮興
元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私謚曰貞曜先生李觀論其

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今武康縣西一里
有孟郊故宅東野古井有亭今廢郊失意歸吳寄劉侍郎
詩云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
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
俗外辭遠寄高天鴻韓愈孟先生詩云孟生江海士古貌
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韶
音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一
門百夫守無路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戟翩以森遷延乍
卻走驚駭靡自任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朅來遊上都
莫宵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萍蓬風波急桑榆
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嶇嶔異質忌處羣孤芳難寄

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顧
我多慷慨窮檐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恥苦吟采摘赴
幽念眇然望東南秦吳修且阻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
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觀眾工小必上
泰山岑求觀眾流細必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
箴既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碪

姚紹之武康人唐史列在酷吏傳按本傳其人亦平平耳加
之酷誣矣

沈景筠烏程人母懼雷母卒每遇雷發景筠奔至墓所號哭
曰景筠在此賀知章爲撰孝德傳

唐湖州刺史張文規題吳興三絕詩云蘋洲須覺池沼俗苧
布直勝羅紈輕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吳興
三絕不可捨勸子強爲吳會行

翰堯睨陵人有詩名開成進士全唐詩話云堯卒於烏程令
今按方千湖上書事寄長城翰明府詩及李頻送德清翰
明府詩則堯又令長城及德清矣皆不可考方詩云吟霜
與卧雲此興亦甘貧吹箭落翠羽垂絲牽錦鱗滿湖風擬
月半日雨藏春卻笑榮簪組勞心還字人李詩云棹返晉
谿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迹縣記是新文水柵横舟閉
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爲■即超羣

蔡樽字景節爲吳興太守在郡惟飲汲郡井齋前自種紫茄
白莧以自給梁天監元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道聚眾

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轉屠旁縣寇吳興眾二萬奄襲
郡城東道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並請樽避之樽守不
動募勇敢固守承伯盡銳攻樽樽命眾出拒戰於門應手
摧破臨陣斬承伯餘黨悉平

傅咲爲武康令嘗以書勸袁昂歸梁後又爲烏程令所受俸
祿悉歸於兄

鄭州韋承慶唐儀鳳中由太子諭善出爲烏程令政化流行
民爲刻石頌德號韋公德政碑沈務本撰沈仲昌書

沈浚字叔源武康人少涉學有材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
縣令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
並至景累表請和武帝使浚往景所諭意景橫刀於膝嗔

目叱之沒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沒六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懾邪徑去不顧景歎曰此眞司直也後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起兵討景不克皆死之

唐朱慶餘湖州使君置宴詩云老大成名仍足病縱聽絲竹也無歡高情太守容閒坐借與青山盡日看慶餘又送石協律貫歸吳興別業詩云識來無定居此去復何如一與耕者遇轉將朝客疏貧身惟藥草教子但詩書會許黃庭本斯言豈合虛

沈崇傃武康人也父懷明南宋兖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梁天監三年吳興太守柳惲

辟爲主簿時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侍瘞所不避風雨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

宋湖州舊鑄銅監至慶元三年官自鑄之

宋建炎後岩兵安吉州七岩營界安吉秀關呂水幽谷下墈北漾阜墈

水晶宮在郡城中長橋之南歸安學前水從定安門入至此涯爲巨浸月明之夜潋淡瀲灩水天一色扁舟泛焉恍如廣寒清都眞水晶宮也趙孟頫居故近此刻圖書曰水晶宮道人

宋陳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慶歷六年賈黯榜進士嘗與蘇子瞻爲吟客會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口多士宜示以至公烏可要期如付劑契織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閒出與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口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耆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貸爲苦祖宗著令以才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爲田浮浪無

根者毋得給表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患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耳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渾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惟恐不盡萬一饑饉薦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蔵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爲

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
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斤不復
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今郡城南蘇灣有舜俞墓
吳興名賢錄以舜俞爲嘉興人今按宋史本傳的爲烏程
人況其墓尚在烏程地但舜俞曾寓白牛村耳
太史叔明烏程人吳太史慈之後裔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
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時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
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
沈峻字士嵩武康人家世農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
宗人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
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
禮徐勉奏薦爲五經博士子文阿傳父業
漢沈戎字威卿爲光祿卿以九路從事說降劇賊尹良光武
嘉其功封海昏侯不受既而避地于烏程之餘不鄉遂家
焉卒葬于鄉之金鵝山葬時有金鵝飛集三鳴而去故以
名
丘遲字希範烏程人也父靈鞠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遲
曰氣骨似我謝超宗何點並見而異之歷官清要甚被禮
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梁高祖踐祚拜散騎常
侍遷中書侍郎領吳興中正待詔文德殿作演連珠文最
美陳伯之與魏連兵來叛遲以書諭之伯之遂降所著詩
賦行於世鍾嶸評其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云縣南一
十六里有遲墓文集十卷
孝豐弈山舊傳姚紗采樵山間見二人對弈故以名山
宋京師人翟楫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
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甚韶秀妻大
喜欲抱取之一牛横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
不育又禱加初有聞其夢者告楫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
與楫竦然即誓合家不得復食遂夢前婦人送兒至妻抱
得遂生子爲成人
曹瀆即偰鳳橋下水晉咸和中都督郄鑒所開
沈顗字處默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顗清靜有至行慕
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
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塡
咽顗不至其門齊末兵荒與家人併日而食不受饋遺梁
天監初北魏大舉入寇樂藏爲武康令沈顗從役到建業
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守柳惲責其不能甄善別賢
顗有至行而藏俾從役惲與藏並慚焉
沈瑀武康人善吏事嘗役民速而無怨開湖熟縣方山埭築
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永泰初爲建德令教民
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悅又爲
餘姚令以法繩大姓虞氏權右屏迹初至縣吏皆鮮衣美
服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著芒屩麄布
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瑀廉白自守故得行其志

或云瑀嘗詣餘姚實瓦受諸吏辱故待之嚴如此

石鼓堰在安吉縣北十七里其源出天目山可溉田百頃唐聖歷初縣令鉗耳知命所造

游侶字景仁南充人宋孝宗朝進士淳祐間入相持論甚正歷階廣平郡公右丞相銀青光祿大夫兼樞密使致仕僦居湖州之德清新市卒謚清獻墓亦在焉

侶之孫汶字碧望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提點刑獄貞侶道當國時事大非汶與論世事至於流涕德祐丙子元兵入寇幼主北狩遂抗節不仕元世祖召爲福建總管堅辭不就衣一布袍書其背曰前宋遺民大元百姓未嘗解脫論者謂當與鄭所南同傳

晉顧祕爲吳興太守時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別將石冰略有揚州南平內史王矩秀才周玘推祕都督揚州九郡軍傳檄州郡以討之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武康令賀循亦合衆爲應賊黨悉降一郡以平祕子衆亦爲吳興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衆一無所受拔義故留報復太守謝邈之仇今又不忘衆故亦義人也

三癸亭在烏程杼山唐郡守顏真卿所建時癸年癸月癸日故名真卿詩云杼山多幽絕勝事盈跬步前者雖攀登淹留恨晨暮及兹紆勝引曾是美無度歘構三癸亭實惟陸生故高賢能辦物流鑒皆有趣不越方丈閒居然雲霄遇巍峩倚修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石攢低昂桂枝蘂山僧

狎猨狖巢鳥來枳椇俯視何楷臺旁瞻戴顒路遲回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武康沈田子字敬光從劉裕克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間裕北伐田子與傅泓之從武陽入屯據青泥敗姚泓進據長安裕舉酒屬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力也乃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裕東還留田子同王鎮惡輔裕子義真守關中田子慮鎮惡關中人恐爲變矯殺鎮惡王修又殺田子關中亂義真逃歸

田子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遇遺寶人競取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家門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枕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亂劉裕致討林子兄弟依焉裕亦甚奇之林子博覽羣書留心文卷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常被甲持戈以備林子兄弟至是兄弟東還報讐夏節日預政大會子弟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屠其家以預首祭父祖墓後林子從劉裕征伐輒持鋒居前裕北伐姚泓遣林子率步兵自秦嶺以相接應林子兄弟並進關中震讋豪傑請附劉裕以林子膽略出人頻賜書褒美及踐祚以功封漢壽縣伯卒贈征虜將軍有文集七卷

梁吳興大守蕭琛置白蘋館於府治之南唐刺史顏真卿改名霅谿館杜牧有移居霅谿館詩碧瀾堂在霅谿館後牧所建碧瀾堂扁亦牧所篆書宋時重修嘉定初知州魏大

中興修後堂增刱水閣題曰水晶勝境趙孟頫有碧瀾堂
賦唐劉長卿營谿館詩云寥寥北堂上幽意獨誰論落日
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雲峯向高枕漁浦入前軒竹動疏林
影苔生雙屐痕荷香隨坐臥湖色映朝昏盧牖閒生白鳴
琴靜對言暮禽飛上下春草帶清渾遠岸誰家柳孤煙何
處村謫居披燁攜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江浦猨

湖州舊有碧瀾堂詩一卷

歸安上強村陳永定中清州刺史管聚捨宅建寺為精舍禪
院聚舍宅後再到遊覽題詩有昔捨家山為梵寺今來此
寺覽遺蹤之句寺有井廣半畝水甚清泚有蟲鰻長數尺
背有金錢俗呼為鰻菩薩水旱禱輒應有唐人題詠白居
易寄題上強精舍詩云慣遊山水住南州行盡天台及虎
丘惟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又唐李百藥高知
周錢起郎士元各有題詩在寺

晉謝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開城西
官塘民獲其利名曰謝公塘安之孫夷吾為長城令有惠
政初安卒葬建康之梅嶺陳始興王叔陵因葬其母乃發
安墓棄去安柩夷吾患之民為還葬於長城之三鵶岡名
其鄉曰謝公鄉晉謝太傅墳碑在謝公鄉宋移入墨妙亭
又有修謝太傅廟碑宋治平四年長興令吳濤作又有謝
太傅墓田碑

唐僧皎然名晝謝康樂十世孫也居吳興杼山禪院又居郡

中興國寺西院與刺史顏真卿諸名士酬倡及預撰韻海
鏡源著僧釋文傳及經典類聚四十卷茶訣一篇又著詩
式詩議皎然箬谿春興詩云春生箬谿水雨後漫流通芳
草行無盡清源去不窮野煙迷極浦斜日起微風數處乘
流望依然似剡中寄吳處士鸞詩云青雲何潤澤下有賢
人隱路入菱湖深迹與黃鶴近野風吹白芷山月搖清影
詩祖吳叔庠到吾才不盡身當青山秀文體多郢聲澄澈
湘水碧沉寥楚天青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教師
友此道獨君行既得盧詹趣乃高霄遠情別時春風多歸
盡雲山辱為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悠然遠塵想邈矣達
情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第四卷李端送皎然上人
歸湖州詩云偶來世上不緣名適去人間豈為情古寺山
中幾日到高松月下一僧行雲陰鳥道山方合雪映龍潭
水更清法主欲歸須有興門人流涕厭浮生元和四年刺
史范傳正與會稽僧靈徹同過皎然舊院詩云道安已返
無為鄉惠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
焚香

唐僧高閑烏程人見韓文長於書法

吳赤烏十三年故鄣山鳴時廢太子和處故鄣

吳孫休封孫皓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築塘西湖今長興西
湖也相皓當大貴休薨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
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言之濮陽興張布

興與布說孫休妃朱氏遂立皓萬彧後至丞相爲皓賜死
孝豐太平鄉有吳丞相都亭侯萬彧墓
孫皓寶鼎元年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劫皓庶兄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
永安武康舊縣名
寶鼎元年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闓立乃至五百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臨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厚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鎭山賊且以藩衞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

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明陵以孫程墓在吳興故云
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華皎爲郡錄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文帝在吳興又以到仲舉爲郡丞
吳興山有空石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人瑞孫皓乃遣官至山封禪國山
宋嘉定閒楊伯子長孺爲湖州守邇歷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陳褚澐字士洋河南陽翟人爲烏程令清愼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與訔之子居湖州郡城甘棠橋之右宋末試中國子監注眞州司左參軍國亡至元閒以程鉅夫薦入朝元世祖見其神采秀異甚寵異之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遷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嘗論鈔法服人又論王虎臣不宜按平江路丞相桑哥坐省六曹吏後至者笞之孟頫獨得免且後併不笞諸吏之後至者孟頫詩有

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世祖悅之後劾徹里劾桑哥出知濟南辯欣兒誣獄人稱神明及仁宗眷之甚厚以字呼之不名比諸唐李白宋蘇軾云卒贈魏國公諡文敏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其自魏晉晚年則入李北海耳嘗寫千字文一卷與唐人字逼眞子昂自題其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嘗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爲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爲書其後天竺有僧自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子昂善畫唐馬嘗自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郭祐之贈其畫曰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

韓上山水木石花竹尤精緻子昂妻管氏子雍奕皆善書
畫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
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元
仁宗嘗取子昂并夫人管氏及子雍奕所書爲卷藏之祕
書曰使後人知我朝有一家皆善書者孟頫墓在德清縣
東北東衡橋

吳徐詳字子明烏程人也孫權時爲車騎將軍召與侍儀胡
綜俱與軍國密事魏拜權爲吳王詳爲亭侯吳志評曰侍
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格正素徐
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廣厦其榱椽之佐
乎

宋林希字子中知湖州上地圖詩曰遶郭英蕖拍岸平花中
蕩槳不聞聲藕家笑語荷香裏知是人間極樂城希之父
槩先爲長興令

梅聖俞晉谿詩云共愛晉谿風物美春來背可鑑顏眉藝生
楚客將歸日花媛吳蠶始育時臨水竹樓通市陌跨橋雲
屋接川湄畫船載酒期君醉已是無謀任窮夷

國初德清人王升子軫爲崇信知縣升遇何管人便附書稱
以忠謹廣慎等語
太祖高皇帝廉得之嘉歎下詔褒美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
枚川椒五斤絹十四匹命有司復其家詣闕謝恩召見又賜
宴及衣一襲稱爲老賢人時洪武四年閏三月也

朱治字君理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
堅征伐討長沙等郡賊周朝蘇馬有功與堅破董卓於陽
人堅薨扶翼子策依袁術後知術不立勸策還平江東大
破吳郡太守許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
後策又薨與張昭共推尊策弟權禽截黃巾餘黨陳敗萬
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徙封故鄣權從兄賁女爲曹操
子婦及曹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說
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
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
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
所瞻加以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

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
承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
所共知也前在東閭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
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
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
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
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
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
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用此遂止權常歎愛勤王事性
儉約後以年向老思戀風土自表屯故鄣
治之子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孫權愛異之常侍從遊

戲以父廕爲武騎校尉領兵征伐屢有功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尙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邇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孫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常與孫權同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爲餘姚長年十九歲後遷山陰令又還臨川太守拒曹操於濡須呂蒙病權問可代蒙者蒙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鎭江陵魏攻江陵相持六月攻益急將士皆失色然獨無恐竟不能下由是名震敵國封當陽侯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雅尙質素終日欽欽常若

在戰場臨急膽守尤過絕人出輒有功權意之所鍾呂蒙淩統最重然其次矣子績嗣父爵常隨潘濬征五谿有功

宋姚祐字伯受孝孫長子安吉人也十七歲往金陵以文贄見王文公公先一夕夢人舉詩一聯曰鄣南春色染人衣年年長送使君歸翌日客吏通刺有鄣南姚祐拜見公忻然有感留卒所學登元豐進士官至禮部尙書延康殿大學士贈少卿謚曰文

四賢堂在湖州子城東南隅鎭霅湖樓之下淳祐間知州事高衡孫建堂以祀內史王羲之太傅謝安忠烈顏眞卿文忠蘇軾以四公嘗爲郡守故景仰之也

烏程舊有白華坊以晉邑人潘綜純孝居此故名

湖州德清枕務提領張正蒙紹興人妻韓氏至正十九年江南兵亂蒙謂韓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曰爾果死於忠吾必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旣死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黃龍洞在卞山東麓一穴幽窅眞蜿蜒之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宋眞宗朝金牌在焉唐謂金井洞亦福地名山之一也枕太湖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出輕撼則搖動稍加人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千仞頫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答深窅不測每歲旱郡民禱之輒應黃山谷書黃龍洞三字猶存旁有金井纔數尺而泉不竭

下有祥應宮蘇東坡詩云吳興連月雨釜甑生魚蛙往問弁山龍曷不安厥家梯空上巉絕俯視驚一呀神井湧雲蓋陰崖垂蘚花交流百道泉赴谷走羣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轢車我來扣石戶飛鼠翻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雨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撾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猳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晚衙

吾粲字孔休烏程人也粲生數歲孤城嫗善相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後仕吳爲曲阿丞治有名與吳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孫權召爲主簿又爲參軍校尉與呂範賀齊等以舟師拒魏曹休於河口值大風諸船綆絕軍多溺攀粲船求援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

耳人窮奈何乘之所活甚眾還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形於重淵哉入遷太子太傅適兩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楊竺不得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諍由是爲魯王楊竺所譖害之

宋張先字子野烏程人也康定閒進士知吳江縣詩格清麗尤長於樂府客謂子野曰人謂公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目我爲張三影古今詩話以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壓卷花影柳徑無人墜風絮無影此子野平生得意句也謂之張三影又高齋詩話以

浮萍破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此爲三影苕谿漁隱云當以古今詩話爲勝李公擇守湖州招子野輩集于郡圃爲六客之會子野仕至都官郎中宋子京往見子野曰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邪子野苕谿詩云積水涵空上下清幾家門靜浪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棹聲入郭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鏡中行已悉舊雨添秋色莫放秋蘆礙月生子野送春天仙子調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影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簾翠幙密遮鐙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又佳人吹笛醉落魄調云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生香真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脣淺破櫻桃萼倚樓人在闌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子野老猶畜聲伎有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嬾同蝴蝶爲春忙又云佳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年八十九卒有文集百卷惟樂府行於世今城西釣魚灣先釣魚處也卞山多寶寺西有先墓

烏程福田寺謝靈運宅

漢平帝時王俊持節安撫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烏程

王騰漢光武初起禮於南陽歷公卿二千石累遷大司馬卒

葬烏程縣西騰蓋俊之後也

唐陸龜蒙字魯望吳江人少高放博學每乘小舟具筆牀茶竈釣具往來江湖性嗜茶置園顧渚山著吳興實錄若干卷今長興有龜蒙別業在東陸匯有觀卞峯詩云最愛卞峯顏色好晚雲纔散便當門其地有觀卞橋笠澤叢書一百卷

漢錢林字元茂建平中爲諫議大夫後王莽專政遂棄官來隱於平望鄉陂門里長興有錢林故宅在子山吉祥鄉園林幽趣花石佳致層閣背山高門臨水氣象偉然今長興吉祥鄉有陂門里

下菰城在郡城南屬烏程楚春申君黃歇所築內又有子城

重城屹然工役甚固今其故址猶存蓋古菰城縣治也

五代時高士韓必吳松錬丹于長興洛隝吳越錢鏐遣羅隱招之二人遂隱一石壁今有二仙石壁

亞路在烏程縣南邑人亞傑年十一鄰人胡氏築牆侵其界傑夜移籬退三尺胡氏感而媿之亦退三尺遂成大路傑十四歲遭母喪止啖生菜歲餘忽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爾徒苦汝噉生菜遇蝦蟆壽靈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科斗子數斤

安吉霧山寺吳越時建名祗恆又名大明以在霧山故改今名宋寇準過霧山寺詩云青紅樓閣枕寒谿門外天垂斗柄低啄鳥不知春向背落花依舊水東西半橋霜月光相照一帶松煙竹未齊誰謂百年榛莽地香雲今日繞輪蹏

元宇文公諒字子貞烏程人少有操行通經史百氏平居必正衣冠端坐自扁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敢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此言嘗館嘉興富民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明旦託以他故歛書告別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占有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官考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座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及會試果登高第李齊榜進士授同知婺源州事攝會稽申明冤滯者眾累官國子監丞與諸生講說亹亹不倦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苑編修以病得告所著折桂集觀文集璧水集玉堂漫稿及卒門人稱曰純節先生

湖州崔芻言郎中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劉采春女善歌楊柳枝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滕邁郎中一首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云碧玉粧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翦刀楊巨源員外一首云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應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一首云春風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韓琮舍人一首云枝鬭芳腰葉鬭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曰梁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劉夢得所作劉集不載豈德華所自製邪劉采春越州籍妓元微之極眷愛

元霅川俞壽翁好蓄古玩書畫嘗得洛水蘭亭一卷於姜白石舊藏後爲宋宗室趙子固名堅者百計易之趙既得歸嘉興乘夜回櫂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沒趙立淺水中手持此卷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好事者傳之

宋沈括字存中湖州人嘉祐中進士累官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置象器新歷轉太常丞論止籍民專禁蜀鹽嘗使契丹圖其山川風俗上之拜翰林學士括博學有文凡律學

醫卜諸家皆有論著有夢谿筆談二十六卷括時就浴宋子京戲之便舉聲哭或問之曰死矣盆成括括後取張氏悍虐頗爲之累語見朱或可談

吳興善畫者當以曹弗興爲首稱趙孟頫亦入妙品其下則王蒙趙雍錢選唐棣張文樞胡欽亮徐士元孟玉澗莫廷錫諸人今鮮其倫矣

元時以趙孟頫字錢選畫馮應科筆爲吳興三絕然孟頫書法宋人莫及駸駸然凌唐逼晉而畫品亦入妙品選亦未若應科筆工爲能與比

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烏程人趙子昂外孫也善於繪畫人得其片紙以爲珍才氣豪邁詩文俊逸識者評其聲價在子昂之下唐棣之上與趙仲穆相亞云

唐棣字子華歸安人少從趙子昂學詩畫仕元爲休寧縣尹吳江州知州有休寧稿味外味稿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宋景定進士攻詩尤善畫折枝翎毛人妙但多畫美女嘗畫楊妃出浴圖人譏之曰錢選如何不丈夫浴餘誰得見肌膚要將粉黛誇名譽辭聳班姬亦可圖然其畫精紅今世莫與之比又按選宋進士入于元竟不仕所守優于趙孟頫矣

趙子昂子雍字仲穆善書畫嘗畫蘭張伯雨題云滋蘭九畹元多種何似黑池三兩花待得國香零落後王孫芳草徧天涯蓋譏其以宋裔仕元雍見之絕不畫蘭趙松雪有盤竹在崇德士人家華亭衛先生題云漢家日暮龍沙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此亦譏松雪而惜其未見

元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遊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名畫記圖畫見聞誌畫繼續畫記爲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祕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德祐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女眞三十人元朝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考覈至矣用心勤矣所謂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彷彿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麤厚宋絹輕細望而別也御題畫眞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眞蹟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

唐長慶四年湖州大雨水太湖決溢開成三年湖州水溢入城

張志和金華人號煙波釣徒又號玄眞子顏眞卿爲湖州刺

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閒有西塞山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一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櫂歌連釣車子撅頭船自在風波不用仙其二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家不怕寒其三霅谿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吹著荷衣不歎窮其四釣臺漁翁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其五陸羽問孰與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志和又嘗爲水戲以席坐水上往來如刺船後竟仙去宋黃魯直續志和漁父鷓鴣天詞云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眞子何處如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魯直自序云李如虎云玄眞子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極入律但少數句因以玄眞子遺事足之唐憲宗畫像訪之江湖不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眞子兄松齡懼其放浪而不返和其漁父詩云樂在風波釣是閒草堂松桂已堪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此予續成之意倪正父云西塞山吳興南門外二十餘里下菰背山之陽一帶遠山爲西塞山也山明水秀眞是絕境家有小舫時時載酒浮游其間當八九秋氣澄爽尤可翫愛特恨無志和詩筆胃次耳

陸羽字鴻漸少時人得之水邊長不知姓因筮之得漸卦鴻漸于陸因名之上元初隱苕谿自稱桑苧翁又號竟陵子著茶經三篇僧皎然訪陸羽處士詩云太湖東西路吳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雁自翩翩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浪子悠然一釣船皇甫曾送陸羽還吳興詩云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磬一聲

唐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毛詩八歲曉屬文父孝德使試離騷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太宗聞而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又無淹思太宗益

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貞觀末上疏諫曰東戍遼海西討昆丘士馬罷耗漕穀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街籍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斤斧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辭切精詣大略如此太宗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殉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爲詩述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惠妃姪刪聃子堅

徐聃字道將湖州長城人八歲能文唐太宗召試賜所佩金

削刀高宗時爲駁官嫌以姑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累遷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册上書以爲氈裘冒頓之裔解辮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儀以近有德之義又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册言於高宗曰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公廟反崇飾踰制非所以示海內册善文詩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尋貶卒後睿宗贈禮部尚書

册之子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異之十四而孤及壯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遷萬年主簿天授中屢上言省刑罰不逮嗣堅博學申覈釋晦屬文典

厚揚再思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張說等與修三教珠英中宗殺韋月將堅上書極諫救睿宗即位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不許固辭機密不黨岑羲後羲敗不染於惡官至東海郡公知集賢院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册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堅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集賢學士遷中書舍人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堅著初學記行於世

唐韋蘇州寄皎然詩云吳興老釋子野雲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茲栖禪夜見月東峯初鳴磬警巖壑焚香滿空虛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疏願以碧雲思方君怨

月鈞乃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遊詠倚閣吟躊躇

沈法興武康人父恪隋大業末法興爲吳興太守奉詔討東陽賊樓世幹江都之亂法興執輔公祏以誅宇文化及爲名聚衆六萬遂定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杲仁爲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丞僕射殷芊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聞侗廢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爲延康法興專事威戮將士攜解遣子綸擊李子通反爲所敗蔣元超敗死於庾亭法興懼走投吳郡聞人嗣安不果又走會稽死於道烏程縣南八十餘里有法興墓

駱駝橋在府治南霅谿上唐初建又名迎春橋以其直迎春門也通判軍州胥偃記曰橫亘谿上三巨橋迎春其甲也驚湍箭駛列柱櫛比覆以飛宇約以雕檻宋慶元間火熸知州李景和重建舊傳此橋梁或摧圮將墜夜遠處聞橋上若有千餘人工作呼聲及旦橋梁之將墜者煥然一新皆商舶上桅檣木也居處近橋者一 無所聞覺或曰此魯般仙也

宋湖州州治譙門舊揭軍額於上而以州名榜於下太守王會以湖之山水秀麗舉子常甲於天下乃取州額榜儀門是歲吳偶魁南省次舉賈安宅遂廷試魁天下爲後因重建儀門復遷州名於州額下終宋之世吳潛黃樸俱爲狀

元

唐湖州刺史顏魯公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見寄之什詩云羣子遊杼山山寒桂花白綠蕤含素萼采摘自遒客忽枉巖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蠹豈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覿

裴子野仕齊為江夏王參軍後為諸暨令以曾祖松之嘗令故鄣遂留居焉撰宋略二十卷今安吉永昌鄉有子野故居

宋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光宗即位典冊掌制上欲試思一夕草四制訓詞精美請增制諫官同宰執宣引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除禮部侍郎光宗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會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上為動容時李后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多所諷議趙汝愚歎服上悚然以言者論劾外補復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思言刺韓侂胄又乞令太子開議事堂侂胄學史彌遠擅權思攻之尤力卒謚文節著經鉏堂志

清容軒在郡城內慈感寺元袁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嘗讀書於此故名倪思慈感寺東軒詩云水花風葉暮蕭然爲寫雲山帶暝煙竚立東軒未能去更看明月溯晴天

唐殷文珪題湖州太學正光庭博士幽居詩云舜軌堯文混九垓明重宏構集良才江邊雲臥如龍隱天外沈書遣鶴來五夜藥苗滋沆瀣四時花影蔭莓苔草玄門似山中靜不是公卿到不開

杜牧之大中間為湖州刺史有惠政公餘惟登臨賦詠而已嘗建碧瀾堂題銷暑樓詩云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谿通四境萬岫繞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棹短橈浪花機乍織雲葉匠新雕臺榭羅嘉卉城池敞麗譙蟾蜍來作檻螮蝀列成橋燕任隨秋葉人空集早朝楚鴻行盡直沙鷺立偏翹莓角樓遊旅清歌慘泬漻景牽遊目困愁託酒腸消遠吹流松韻殘陽度柳標時陪庾公賞還誤脫塵囂霅谿館詩云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谿館留僧話風定蘇潭看月生景物登臨閒始見願為閒客此閒行水口詩云倚谿侵嶺多高樹誇酒詩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卻回頭將赴吳興登樂遊原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令狐綯為湖州刺史唐大中初宣宗謂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人宰相器也即召為考功郎中後遷翰林承旨夜對禁中以金蓮華炬送還

宋秀州華亭吏陳生者為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曹胥稽懸嘗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其家人夢陳曰我已在

湖州峴山寺爲犬家人驚惨詣寺問犬犬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犬曰陳大錄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

唐錢起字仲文長城人高仲武云起詩格清奇理致清澹從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投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迥然獨立且如鳥道挂疏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山上少煙火隔林深又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準古今嘗寓驛舍聞有人吟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天寶十年就進士試湘靈鼓瑟詩詩成結句未得遂以二語足之試官李暐批曰神句也遂中首選授祕書郎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大歷中爲翰林學士詩集二十卷省試詩云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古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送僧自吳遊蜀詩云隨緣忽西去何日返東林世路無期別空明不住心人煙一飯少山雪獨行深天外猨聲夜誰聞清梵音

萬齊故鄣人才名振當時與烏程包融會稽賀朝河南荆臣齊名號包萬荆賀

宋郡丞汪泰亨築愛山臺於府治之北取蘇軾尚愛此山看不足之句登臺則郡城外諸山皆見且鎮府治乾位也

宋僧若觀世烏程人俗姓錢氏立行卓爾四方欽之後坐遊

茶毘正值日輪當午舍利迸出光瑩奪目

宋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時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至冥司一吏引階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持拽以去階回顧乞命且曰自今以往不惟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主者意解乃得歸汗流浹體疾頓愈

苕溪水在孝豐西嶺上有水源分東西流東流者入安吉西流者入江東寧國府周橫詩云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去尚山色遠近水月光低聞有商人在沙中曳杖藜樸隱於閭嘗自誇河聲流向西之句後死於黃巢之難

章得一字德茂歸安人十歲能文比長不樂仕進元學士程雪樓薦之不起嘗積書萬卷從學者遠近畢至有悠然先生集子橫塘亦有稽古之學善畫豈家貧不苟取於人國朝洪武初召拜知府對曰臣有布政才以下官不能也辭弗就宋景濂以詩贈之

漢武康人沈儀幼有志行九歲父亡兄瑜時亦十歲相與居喪毀瘠外祖盛孝章撫慰之曰汝兄弟黃中通爽終成奇器何遽踰制自取滅性邪後瑜早卒儀長而篤學負有雄才屬漢末大亂儀守道晦默素志不移州郡詩辟公車垂召並不屈一時推重謂與徐孺子管幼安同風云

沈珀德清人字汝律少入上庠通春秋宋宣和閒任兩浙漕

運王師收方臘瑄規書應辦民以不擾後奉使燕雲金虜
入寇郭藥師叛瑄爲藥師所執臨以刀刃不動虜遣同李
鄴赴闕議和瑄首陳虛實乞召兵會河北邀擊不聽乃著
所見爲書以攄忠憤李綱薦不起自號柯田山人終老焉
月旦花宋時德清嶽祠廡下有瓊花一本春時盛放每告朔
設會特開數朶時號月旦花今惜無本
齊永明元年武康民沈崇家石榴木連理太守楊崇文以聞
武康朱泗者父煦朱然之弟從軍於司馬氏部下晉咸寧中
伐吳煦軍中娩一子即泗也泗生十歲博記書史比壯勇
過人江左立國泗往募爲永昌元年王敦反與戰冒陣而
亡泰寧二年追贈鎮國將軍迄今祀於新市之墟蓋泗所
娩之地也
唐鄭谷寄湖州從叔舍員外詩云顧渚山邊郡谿將罨畫通
遠看城郭裏盡在水雲中西閣歸何晚東吳興未窮茶香
紫筍露洲迴白蘋風歌緩眉底翠林明蠟翦紅政成尋往
事輟棹問漁翁
王文殊字令章故鄣人父死於魏文殊哀慕不勝每北望則
長號如是者三十年蔬食麻服終身不易太守孔琇之疏
表其門名爲孝行里今安吉晏子鄉故鄣里文殊故宅
國初烏程人朱允恭父華洪武十八年以老人除監察御史
二十三年以事繫獄允恭上疏伸父冤
高皇帝念其孝命代父爲御史仍宥父罪人稱孝子朱御史

楊節婦吳氏烏程人年二十五有殊色元至正丙申秋八月
大兵偪城吳攜二子潛投苕水而死及城破人見其母子
屍並浮水面若不相離咸歎異焉王逢詩云丞相師昏長
夜酒司徒援絕憑城守七萬兵分諸將屯坐視霜風折春
柳冰肌月貌忍泥滓錦衲襴佩同歸水九泉無媿先人面
終身不作他鄉鬼君不見雕戈白馬氣如雲昨日烈丈夫
今日降將軍嗚呼楊婦吳氏胡可羣
邵節婦沈氏德清人少而明豔嫁爲邵氏婦元至正十六年
兵亂節婦爲張萬戶所獲逼之不從乃閉之舟中夜四鼓
守者少懈即束筋納口中向舟木觸喉而死王逢詩云黃
金無留礦白璧難混瑕坤裳義安貞適然暗塵沙寧死嗚
咽水不望葛蒲花感君固存妾妾命薄如葉此心許所天
羅帶千秋合君殊野鴛鴦妾非鬼蝴蝶清風何搖搖吹彼
谿上苕水光浮蓝佩空怨紫瓊篇至今一抔土民自戒芻
樵
烏程杼山陸羽舊記云山高三百尺周迴一千二百步夏后
杼巡狩之所下有夏王村西北有夏駕山又號稽留山因
遊者忘歸故名山有資積寺梁號妙喜寺何楷釣臺遊宅
城招隱院草堂溫閣三癸亭三桂棚御史巡謝臨川爲眞
堂清暑祠顏眞卿嘗作妙喜寺碑又有梁周興嗣登杼山
覽古詩齊沙門寶月涂次杼山等詩唐僧皎然酬李司直
縱諸公冬日遊妙喜寺題照昱二上人房寄長城潘丞述

詩云逵賢戩眞隱常懼迹不滅遂與永公期遺身坐林樾華軒何轔轔爲我到幽絕心境寒草花空門靑山月潘生獨不見淸景屢盈缺林下長寂寥人閒自離別何時解輕佩來稅林閒轍

沈譽字世明武康人專治左氏春秋謝安辟爲參軍謝病歸安內留不可乃笑曰沈參軍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王恭鎭京口復引爲參軍手書招致辭甚懇勤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

小說閻玉傳云沈警字玄機武康人江陵陷沒入周爲上柱國過張女郞廟遇仙女閻玉警詩有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之句其詩不盡述豈武康

有二沈警邪抑小說家騁文援警之名以相誣非邪

德清沈回奴年十八元末兵亂回奴匿於蘆花港中賊獲之求與合回奴紿曰我願爲君妻然我室女必擇日具禮乃可賊信之擄至營責囚婦守之回奴拔所笄銀簪戮其喉而死

天福中安吉有邸嫗家力饒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鳥雀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怪之令子將往家前瀆中放之其龜又上岸沿回田畦閒有一孔穴可深二三尺龜忽陊墮其中嫗子曰本將放爾命卻落於此中乃擴擘取之龜卽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鋌莫知其由

唐顏眞卿爲湖州刺史時與袁高遊杼山之黃浦橋時高以御史爲觀察判官眞卿因名其經行處曰御史逕陸羽亦同遊於此以靑桂花寄魯公皆寶積寺中故事也

唐陸蒙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善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恆姊妹憂之勸節飮強餐蔣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餐但得杯中滿時光度不難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玄之次蔣遽自簾內遞一杯酒與業業辭云業不曾飮蔣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巢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覩此風韻得不飮乎業公慚怍起而退

烏程吳慶之隱居樂道以農業自給累舉不就王蘊爲吳興太守召爲功曹不就

盛氏烏程人嫁亚巖元末兵亂巖挈避於官澤沈家兜遊兵肆掠將至盛時年二十四度寇至不能免乃曰兜水淸當死於此嚴妹多奴卯奴俱年少聞盛言亦曰願與大嫂一處死未幾寇至盛氏卽投水死二姑相繼以沒亚母驚往救亦墜水巖亟扶母登岸良久母乃蘇寇見巖孝乃舍之而去實丙申四月二十八日也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宜翁之姪登崇寧五年進士初遊太學以書遺鄒浩其略曰公始論宮掖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賢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任諭義

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京師傳頌比韓愈諍
臣論云靖康初極論天下事又陳十開端之戒建炎初累
疏陳守禦之策遷吏部尚書紹興二年以朝散大夫分司
西京卒於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二十八年追復龍圖
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奏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南宋元嘉十三年二月甘露降武康董道益園樹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屬文登進士宋紹興初試館
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
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
國自屈盜賊自息有是哉高宗稱善除祕書省考兩浙類
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其無人一止出

一卷曰是直為首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
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
君子雖衆其道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
而入以敗政矣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周宣王內修政
事修其外攘之策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遷降營繕
之務未見其所當急也又嘗論徐偉既仕偽庭不宜知池
州孟忠厚后族不宜試郡汪伯彥有誤國之罪不宜以郡
守而例執政一止雖小事亦執論不止御史中丞廖剛謂
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用事者忌罷祠秦檜
死召至國門以病辭進直學士致仕年八十三一止沖澹
寡慾嘗語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惟機械不生故

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為文不事纖巧制誥坦明有體詩自
成一家有類藁五十卷子嶅茲一止墓在烏程澄靜鄉上
基石柱猶存

一止之從弟寧止字無虞宣和進士甲科改兩浙轉運判官
苗劉之變自毘陵馳詣京口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
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寧止嘗言京口控扼大江為浙西
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
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升顯謨閣學士提舉太平觀
卒寧止有文名當艱難時上疏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
日錄復司馬光十科薦士倣唐制諫官隨宰相入論事皆
其顯顯者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兄弟帝皆稱寧止忠一

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藁十卷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進士第紹興二年知湖州以顏眞卿盡
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
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
則有起居注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來世乞郎臣
所領郡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
日歷之備制可後以郡人顏經投匭愬其擬罪實遂貶
秩何山何氏讀書堂藻所製也藻寄何山慧老詩云一見
蟬聯話不休別來林壑又驚秋每思樹杪聞清磬幾欲沙
邊具小舟未辦眼前茅一把誰知身後橘千頭遠公社裏
栽蓮處他日還能著我不藻又有紅蓼汀憶別小重山詞

云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稍風急墮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問隔幾長亭夜不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郡城中有紅蓼汀故云

宋司馬光送章伯鎮知湖州詩云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稀尊搖紫絲滑鱸鱠雪花肥星斗寒相照煙波碧四圍柳侯還作牧草樹轉清輝

嘗聞昔有漁人將箄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魚長數尺枕於箄上將鐵叉篸之不中看箄內有一小鱧魚漁者思之此係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箄外求出其子漁忽悟曰常聞殺鱧魚益罪乃出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箄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為僧

三碑鄉漢費汎字仲慮烏程人以孝廉屯騎司馬遷蕭令視民如子先教後罰慶增怨銷蝗不入境朝廷嘉之子鳳字伯簫言不失典術行不越矩度安帝時亦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宰棠邑不耽榮祿遺產悉推弟息汎父子三碑在共鄉因名在城南金石略棠邑令費君碑漢熹平六年有碑陰梁相費君碑俱在湖州

朱𨁂字子美安吉人宋政和五年上舍登第除錢塘令建炎三年金人破桐川將窺臨安𨁂請于郡守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抗其咽守不聽臨安陷守棄城遁保猪山𨁂率民兵出禦同僚止之𨁂曰此臣子報國之秋也遂策馬不顧行二十里遇賊對敵雨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敵人肆掠𨁂裹創率里社以短兵邀擊遂遇害實是年二月十九日也高宗嘉其死節贈宣教郎淳祐十年祀於錢塘門外

古檜堂在郡城內天聖寺樹無枝葉老幹槎枒而已蓋唐宋以前物也趙子昂摹為圖朱闇老幹精絕可愛予及見之宋朱勝非天聖寺古檜詩云雷霆起蟄虯夭矯勢欲上忽然化此木尚作拏雲狀婆娑枝幹垂生澀紐結狀圖經不能紀父老那可訪晉杉定儕類蜀柏豈輩行櫟夢何足神槐語固已妄自無斤斧憂未始疑大匠

武康莫干山有劍池池旁有磨劍石世傳為吳王鑄劍之所以莫干名山蓋取干將莫邪之義吳地鐵工鑄刀劍磨以此山之石淬以此池之水則銛利倍常

唐蕭定為湖州刺史有惠政與常州蕭復濠州張鎰為天下最定在郡勸農桑均賦稅勞來流逋當在復鎰之右

嘗聞川平波漫流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羣山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加里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做百姓此乃唐宋五代閒之語是時天下皆被兵獨湖州獲免故有此諺

吳夫槩城在長興縣南昔吳王闔閭使夫差弟夫槩於吳西築城即此宋邵緝遊長興吳城詩云高臺無地曲池平漂

泊句吳宿古城一岸溼雲沈夜色四山涼葉下秋聲

玉寶泉在長興縣西南深廣皆二尺色紺碧味甘唐處士鄭遨與羅隱道士李道殷築屋泉口號三隱

前谿在武康縣南晉沈充居近焉樂府有前谿曲充所製也其詞曰當曙復未曙百鳥啼恩恩南宋少帝續前谿曲曰憂思出門倚逢郎前谿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大唐傳云前谿村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金人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趨支徑亂流獲濟紹興中擢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張栻論時事激切上不懌彥穎曰栻

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權吏部尚書月食淫雨上言比來欺蔽成風陰沴由此又言斥逐臣下命由中出恐非盛世事後因論湯邦彥辱使貶新州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彥穎家居自奉淡約蕭然與州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子沐慶元中與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莫濛字子濛歸安人以祖君陳蔭拜官嘗以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廷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不從竟不能彊

武康沈文叔虔之長子也南宋廢帝賜慶之死文叔使其弟去而自殉父死文叔之子昭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經死至齊廢帝時昭明弟昭略為侍中徐孝嗣欲廢立賜死於華林園昭略既死追兵至家弟昭光不忍捨母握手悲泣見殺昭明子曇亮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生何為亦扼吭死時歎其累世孝義

梁柳惲為吳興太守上嘉禾表云烏程令鮑䙺狀解嘉禾一莖六穗

漢施延字君嗣烏程人歷官太尉鴻臚卿魏黃初中詔曰故漢先賢太尉施延等並立忠貞之節咸修清白之行邪佞所讒禍及其身若有遺嗣宜顯舉之子三崇清河太守咸魏郡太守憲東萊太守有異材董卓聞其名將引用之俱逃匿不出今縣西二十四里有延墓

西吳里語卷二

西吳里語卷三

吳興宋雷[illegible]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宋太宗子恭憲王[illegible]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任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歷官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眾建宗室於內郡以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本湖州因濟王之變改安吉先是知州李康遁百事隳廢良淳至日與僚友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為盜所在蠭起或請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為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眾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眾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

過而還之者良淳勸苦民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惻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為浙西提刑以輔良淳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乃與道隆斬捕數人梟首於市兵少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逼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既去元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眾上城守夜就茇舍城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為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賊呼眾散元帥不殺汝於是眾號泣散去良淳命車還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為自全計良淳叱去之乃閉閤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眾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眾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為亂耶眾涕泣出良淳與其妻雍氏訣妻曰公能為忠臣顧妾不能為節婦耶趙遂為詩以書几上有夫婦俱死節成雙之句於是佩印綬南向再拜與妻同縊死於郡治之集芳軒迄今廟祀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浙西亂朝廷命輔趙良淳守安吉道隆措置略定已而命道隆入援臨安元兵至皋亭山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死德祐二年正

月朔且追兵及道隆親從三百人殊死戰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艤內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謚立廟安吉今廢

鱸鱠唐吳昭德善造時人嘲之曰鱠若值吳樓細花鋪若非遇吳蕢醋及葫江東呼蒜為葫蘇東坡云吳興庖人斫鱸鱠亦足一笑鄉士以此為盛饌製時鋪成花草鸞鳳或詩句詞章務臻其妙造齏亦甚得法謂之金齏玉鱠今時則不尚矣

魚鮓張文規詩云食有吳興鮓蔡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就谿池中蓮葉包為之味比瓶缶中者尤佳白居易詩云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尊是也

丁冠先字道玄烏程人少有義行仕齊為給事中使蠕蠕國
蠕蠕欲屈其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乃曰能殺我者
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夷狄者丁冠先也遂遇害
宋淳熙中有錢三翁者衣納茹素脅不霑席者五十年俗呼
布衲翁時德清建阜安橋屬主其事一夕謂其徒曰翌朝
有饋醬謹視之明日果有青坡村民獻醬二甕探之得銀
二笏以充橋費人異其前知嘗摩娑橋曰此可過五百年
寶慶丁亥秋震風淩雨民廬寺觀多壞此橋屹然中流片
瓦不搖
元兵伐宋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嫁賈尙書之
子瓊岳州破被擄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於江而死長
興州判官沈思安嘗托劉元履丐趙子昂為書其詩元履
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為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
之筆發攄幽憤松雪閱而異之乃為寫一通其詩載輟耕
錄
元至正十六年二月張士誠分兵下湖州一鼓而得易為吳
興郡改元天祐以其壻潘元紹為左丞鎭吳興卜元紹在
郡嘗以府學基址僻隘賾城北莘氏地及天寧寺圃以為
廟學之基又以郡城廣大難守規而小之以人依橋高不
可過馬劃而平之潘驕侈娶美倡數十內一為蘇氏才色
兼美醉后尋其罪斬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　王師下
湖州中山武寧賓臨之正兵駐舊館潘率眾迎戰奇兵由
太湖大錢港毘山渰入郡城潘伏誅臺城投其首於溷
宋鄭如幾字維心宣和閒隱於德清之蠡谿從葉夢得
沈與求學嘗以陳壽三國志紀載無法作魏春秋凡
裴松之所注悉正之張九成疑其予操黜備移書難
之如幾論辨數千言大率謂操固有罪獨表其奉迎
獻帝一節以勵後世臣子臨難危不背棄其主其論
備於漢無纖毫之功所可罪者襲同姓納宗婦今漢
必系之蜀不知蜀系之漢邪系之晉邪時朱子綱目
未出立論未能協一如此
劉誼字宜翁長興人熙寧中持節南方請能沈香減鹽
價四十餘事帝謂輔臣曰劉誼論事有陸贄之風王
安石銳意新法誼上疏極諫不便坐黜嘗從異人授
出世法遂隱三茅山十年不出有詩云曾跨江西使
者鞍舊言才上便休官三茅得夢全清瘦頭髮鬅鬙
布襖寬東坡自嶺南以書問道曰先生筆端有口足
以形容難言之妙軾眼中無翳必能洞曉不傳之意
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四十卷
誼之子燾字無言未冠遊太學與陳伯亨等以八俊
稱元祐三年蘇東坡知貢舉稱其文章典麗必巖
谷閒苦學者東坡以蜜漬荔枝并詩遺之詩末章
云詩情真合與君嘗遂中甲科尤善書筆勢遒勁
黃山谷甞稱燾曰江左又生羊欣矣在館中召修撰

帖十卷又註聖濟經有見南山集五十卷長興錢
儿君瑀年八十歷見邑中登科第其榜籍爲圖屬
燾作進士題名記
唐辛祕元和中爲湖州刺史李錡遣將先取支郡蘇常
杭睦四州刺史或戰敗或爲拘脅祕召將夜開門收
壯士數百人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堡郡境獲安
錡平賜祕金紫敕書褒戰功記唐憲宗賜刺史辛祕
及慰問將士詔書也舊在府治甲仗庫前又時元佐
撰湖州紀功記紀祕平賊之功云
宋宣和中有𥙷先生者自言關陝人寓德清之新市與
胡生者厚一日謂胡曰前日自衢婺來沿途水土腥

雲氣惡不久當變自彼起未幾方臘作亂起自青溪
胡欲遠避𥙷止之曰茲乃吉地正堪避難也胡有親
黨自崇德欲避之霅川因扣其所宜曰崇德井邑沿
塘恐不能免塘下墟落皆無賊害不久授首矣已而
果然陳通之擒兀朮之遯皆預知之
莫君陳字和中歸安人從安定先生學登嘉祐二年
進士與東坡爲同年家規嚴肅教子弟以義方長
子砥字彥平次子礪字彥輔砥嘗知永嘉增養士
之額立生祠砥子伯虛守溫州後守常州有瑞梅
甘露秀麥嘉禾之祥伯虛長子濛見別條次子漳
登進士淳熙初知仁和時有出入德壽宮者怙勢

專橫漳於宮門外俟其出禽而撻之高后怒孝宗降漳一
秩漳子柯登戊戌進士孫烈知建昌府礪子伯鎔伯鎔三
子濟汲沖皆擢進士濟尤知名湖州一姓顯達莫氏其最
矣莫氏世居月河月河舊有莫郎中園今廢
宋賈安宅字居仁烏程人收之從孫年十八入太學二十二
大觀三年廷試狀元先是湖州進士曾未有魁天下者而
廷試第一自安宅始除校書累遷至戶部侍郎建炎中爲
給事中封駁無所顧忌歷仕三朝累司文柄貢舉得人徽
宗嘗手詔獎諭之弟安常宣和二年進士子選詳明典故
通達法理後爲刑部侍郎安宅君谿詩云廣君山下有深
源發此清流去不渾直抵太湖三百里滔滔流入海天門

吳倜字公度烏程人明經術善言語幼時補太學生崇寧五
年試禮部中第一吳興自開貢以來魁禮部者惟倜耳鄉
人榮之仕至刪定官
陳吳興孝義寺碑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陵撰唐銀青光祿
大夫湖州刺史上柱國常侍之十代孫嶠之書
元湖州角妓汪憐憐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
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
道人無閒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
汨其形容以絕眾之狂念而終身焉
宋吳興陳縡曾字伯敷官至翰林編修博學有才尤善眞草
篆書嘗爲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游宦四方久去鄉

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違里門舍騎徒步遇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宜乎陳編修之樂道之也伯敭留題楊妃上馬嬌圖曰此索清平調赴沈香亭時耶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谿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盖恆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

爲石磨轉疾則年豐轉遲則歲歉驗之無失

宋沈作賓字賓王世爲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知台州以讒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後知平江郡有使臣故海寇也作賓使誘至其黨得强勇者幾千人號曰義士復募郡之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於是海道不警累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嘗同梁季珌沈詵高文虎會於官苑伎人作語譏文虎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素自患脾胃疾因讀難經素問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入蘇湖鍼灸尤精人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則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期以某日自安有

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氣祕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使與食可乎以半硫圓碾生姜調乳香下俄起對食如平時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後從呂正已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卻其謝由是名動北方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而辭其功克明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外赴人之急累任醫官遷至額內翰林院醫痊局賜金紫

三角亭在安吉治內邑人俞退翁有春無四面花夜欠一檐雨之句

南宋元嘉二十年七月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孔山士以聞

郡城內車騎坊在府前東北大街晉車騎將軍謝玄嘗寓此故名霅谿館又云謝玄宅亦玄所寓

南宋長城倡願善相宗慤微時願謂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後慤果鎭廣豫等州宋武帝召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相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下賤人暫得免耶

宋紹興二年兩浙轉運使李廹取湖州等州歲計寬賸錢二

十二萬八千緡有依折帛錢限起發自是以爲例
紹興閒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
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人所侵據增隄築壩旱
無所灌溉澇無所洩宜復太湖舊跡後大理寺丞周環言湖
州等州下田多爲積水所侵緣谿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
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
諸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於塞宜決故道俾
水勢流暢實無窮之利也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
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勢
有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導之江崑山
之東開一十二浦納之海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

廢於是數州民田有淹沒之患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覘
之
隆興三年詔江浙水利久不修講勢家圍田湮塞流水諸州
按治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等乞開詔湖州委朱夏卿
淳熙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潴洩旱則
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爲田築爲長隄
中植榆柳外捍茭蘆於是舊爲田者始隔水之出入湖州
等處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於此
慶元五年選官充官田所分司安吉州一員凡公用事悉以
委之
吳興有項王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

南史孔靖字季恭處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
山王項羽居郡聽事以故多不利於太守蕭惠明泰始初
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
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
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
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聽事安
牀幙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下再拜祠以
太牢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
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
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覩之魍魅魍
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若無

聞然此無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晉
川之北門有祠號曰霸王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宋
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
也惠明傳稱郡界卞山山下有羽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
云
孝豐天目山第三十四洞天名太微玄蓋之天高三萬六千
尺上有兩池經旱不竭如左右目因名天目其泉甚美有
異形之魚東南有瀑布下注數里名蛟龍池有十二龍潭
六潭屬孝豐六潭屬於潛歲旱禱雨輒應至第三潭卽止
餘潭險峻不可到故名險潭有仙丈峰有千丈巖有東石
樓西石樓其項有平石地方一千五百丈產吳朮附子龍

貌筍靈壽木杖談志云山間多道流庵宇陸種甚盛亦有
田地池塘遯庵閒覽云昔有人登天目山遇暑雨見雲霧
皆在山腰聞雷音但似嬰兒聲唐僧靈一天目山詩云昨
夜雨生天井東春來一雨一回風林花併逐谿流下欲上
龍池道不通

烏程伍村舊傳伍員嘗寓於此故名

宋建炎中有仕宦者挈其妻至湖州之新市有寺僧厚賂而
留其妻於庵益誑以烟靄故也密通舟人不之臨安而乘
夜之太湖舟人適仕宦者爲家書畢投諸湖中死焉時內
翰汪藻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者鞠其情曰僧納仕宦
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把持僧需索百出僧不

能堪一夕中夜將往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
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謂僧固當死而舟
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情均可也又
其妻請以亡夫誥敕易度牒爲尼二事奏俱可汪命獄吏
故緩其死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劉士英字仲發武康人以上舍擢第爲温州教授方臘之亂
士英獨留聚官兵守禦州賴以全中丞郭三益薦士英忠
勇才略後通判太原金人大舉入寇力挽童貫之逝與將
官王稟堅守歲餘城中食盡王稟赴火死士英力戰死之
年四十議者方之唐張巡云

沈瓚之武康人仕南宋爲丹徒令自以清介不事左右浸潤

日至遂鎖繫二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帝召問曰復欲
何言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問清何以獲罪曰無以奉
要人帝曰要人爲誰瓚之以手版四面指後知其無罪復
除丹徒令

姚信武康人精於天文易數之學三國吳時仕至太常卿造
昕天論九世孫察仕於梁信墓在武康石城山信撰仕緯

新書十卷姚氏新書二卷

芮燁字國器烏程人紹興戊申進士雍容醞籍爲國子司業
闡明理學朱晦庵器重之晚年詩益奇卞山資積寺詩云
木落天寒山氣沈年華冉冉思共蕭森偶於佳處發深省其
實宦游非本心紅日坐移鐘閣影白雲閒度石樓陰還家

莫語神仙事老不寬人雪滿簪弟煇姪宜言嘉言相繼登
進士云

吳興米炊之甑香曰馬豆食之齒醉唐號國夫人廚吏鄧連
以此米擣爲透花糍以豆洗去皮作靈沙臛供尋鶯堂

金人靖康中入汴姚友仲死之湖州石茂良訴於王燮收友
仲遺骸雪冤於朝石因作避戎夜話以志汴亡之事云茂
良建炎二年李易榜進士

吳興郡掾潘勺字叔治姑蘇人既登第絕意仕進徧游天下
佳山水有鴈蕩百詠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終始之
義也後以甲日卒癸日葬

宋德清龜谿沈詵書林和靖詩後云和靖先生孤風凜凜可

聞而不可見尙可得而見者有詩存焉耳是邦泯然無傳豈不爲缺典哉因得舊本訪其遺逸且與題識而附益之刊置清廨庶幾尙友之義云觀沈所作則詵漕帥之祭宋矣

晉周玘字宣佩義興人征西將軍處之子嘗以秀才從顧祕討石冰後爲吳興太守嫓寇亂之後百姓流離盜賊充斥玘有威惠吏民畏而愛之期年之内境内寧謐後以功封烏程侯

宋李芾字叔章衡陽人知德清縣屬浙西飢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邑有妖人扇亂附和者衆芾討之立解散後爲潭州安撫死節

沈复字得之德清人宋紹興進士論當時士大夫不知兵緩急孰可任者上悅後知樞密院人咸媢事張說复獨凝然中立一揖之外無他言出知荆南四川鎭江福州所在風聲聳然复壽皇朝嘗爲版曹卿一日登對上問版曹財用幾何答曰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羨幾何复奏對畢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特爲除僉書樞密院事卒謚簡肅

馬自然名湘有仙術嘗游湖州醉墮霅谿經日坐水上而來衣履不溼言適爲項羽相召飮酒而返谿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今湖郡城中江子匯夏無蚊舊云自然所禁或其所墮處也郡城中白塔港自然嘗游於此望仙橋因自然登仙人望之故名

趙子昂歸吳興見夫婦操敝舟丐以爲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鷗波亭供灑埽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弟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具耳公曰我適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將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趙嵎字景東衢州人清獻公之姪宋宣和庚子青谿盜起嵎時知德清縣他邑令聞盜望風而遁嵎獨發倉廩集資健搏保甲賊犯境嵎邀之禽其酋二人徒二百餘斬首數百獲其器械以千計邑賴以全邑人德之立生祠於乾元寺有記

湖州時歲旱河水皆竭郡之東門外居人於河底得大榆木板厚尺餘不可計板鏤縱横紋若窗櫺然因攷周禮秋官壺涿氏欲殺水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然則此木板蓋周禮遺制牡橭榆木也縱横其紋蓋午貫象齒也湖多水患疑前人以此厭之耳午互字通用

晉孔愉字敬康會稽人建興初應召爲丞相掾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遷吳興太守有惠政愉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旁愉買而放之谿中龜行至水反顧覘愉及愉封侯鑄印龜紐三鑄皆左顧愉悟遂取佩之爲太守時

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沈之餘不谿水今德清有餘不亭侯廟又有孔侯廟乃孔侯墓之祠顏眞卿石柱記云晉驃騎將軍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山下後人因以爲廟廟後大家傳聞半露愉所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銜巢木植於此至今號龜銜樹谿名龜谿橋名龜回橋

史祺孫字大年安吉人政和二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出典章貢與國秦檜謀殺岳飛命祺孫蒐其家所交游書祺孫悉焚之曰誣人以求榮吾不爲也坐是落職

武康僧維琳號無畏沈姓約之後好學能詩蘇東坡通判杭州招住徑山寺率多唱酬東坡自儋耳還至毘陵以疾告老琳往問詩云扁舟駕蘭陵自惜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雄維摩詰我口吞文殊千里來問疾苦以惡相酬露柱笑應出東坡答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呪眞浪出後退居邑之銅山無畏庵庵有大松樹合抱郡將治鈴齋索材欲往伐之琳削松皮題詩其上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歸來縣尉至讀其詩乃止政和崇右道教詔僧尼皆頂冠琳獨不受命集其徒趺坐而逝遺言以二缶合其軀後其徒改葬發其缶獨骿錫在焉

元敖繼翁字居善福州人其先人徙居烏程遂於經術冬不爐夏不扇出入進止皆有常度湖之名士多出其門有文集二十卷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從敖繼翁授禮經易數之學平居動必以禮薦爲湖州教授著易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

清塘在迎禧門外吳景帝鈕皇后父葬卞山發民丁三千人開之以通墓所梁太守柳惲重濬一名柳塘一名法華塘

晉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遁每游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孜陽陷乃步擔入吳興武康山中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采竹葉木實貿鹽米以自給有餘輒卹窮匱人有所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餘杭令顧颺嘗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服用颺强納之卒致爛於戸内王導聞其名迎之居於西園後復歸卒於臨安今武康有郭林山安吉有郭公山文嘗棲此故名文在山問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文賣醬沽酒以澆之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文又嘗爲虎探喉中骨虎以鹿報之

掩浦在烏程縣東北項羽與叔梁避仇吳中見秦始東巡輿乘之盛羽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急掩其口曰滅族矣因曰掩浦

烏將軍廟在烏程之烏鎭將軍姓烏諱贇仕於典午之東總戎討賊至東谿而歿禪將吳起就墓於烏鎭之地後起集餘兵下城邑纏檇李而還設觴豆謁於神神憑卒而言曰子之有功皆吾也吾當復永祐茲土觀聽者翕然遂刱廟

宋睦寇將至鎮境民皆禱於神已而賊自遁人有自賊中來言第見雲蒸霧塞旌旗蔽空疑有官軍故返又云將軍失其姓名唐李錡反將軍與戰而沒烏鎮之得名吳越錢鏐遣兵戍烏程東南之九十里以立一障謂之烏戍故云

上智潭在廟側

上智潭旱潦水不增減有神龜出沒其中宋紹興壬午虜使經崇德來取隨顯夢於主使者即染病歸或云龜即烏將軍之神也

漢樊噲廟舊云噲吳興之武康里人少失父隨母嫁於沛遂爲沛人今武康上陌埠有樊將軍廟地尚名樊宅烏程樝山亦有樊將軍廟

烏程人牟應龍字伯成祖子才宋光祿大夫謚清忠父𪩘宋大理少卿應龍當以蔭補京官盡讓諸弟擢咸淳進士對策忤賈似道調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調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宋亡不仕父子自爲師友討論六經於六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應龍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擬之眉山蘇氏父子稱曰隆山先生元泰定元年卒烏程菁山有學士牟子才墓高斯得撰志銘𪩘墓在九里山趙子昂撰志銘并書應龍墓在三碑鄉虞伯生撰志銘

俞汝尚字退翁烏程人少讀書郭南之昆山爲人有禮不苟不料理生事樂於閭巷擢進士熙寧初簽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特與相知王安石當國欲寘汝尚御史彈劾異己者力辭得免故舊責以不爲子孫地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又從趙抃於青州乃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滕甫皆賦詩歎美之滕詩云清明沖節是身謀御史郎官不肯留回首軒裳皆脫屣放懷天地一浮漚卞雲君月柴門靜芝雨蘋花野艇秋仰羨溟鴻眞自媿區區圖報未知休汝尚與妻素達理性嘗六月徂暑厭室不可居出舍於外妻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時二子俱在外妻曰吾欲先死君俟諸子未晚也後三日其妻奄然而化汝尚自志其銘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趺坐而化孫覺

爲墓表汝尚之孫倖紹興中敷文閣學士

沈義武康人躬耕於野後忽棄耕亡去家人求之不得子孫相傳以爲羽化齊永明二年歸訪舊里呼諸孫謂之曰我是汝四世祖在西蜀以符藥治病有活人功上帝授我白玉笏爲碧落侍郎今歸以告汝倏忽不見邑人駭異建道觀塑像以奉之宋崇寧大觀閒有內庭女道官孫千霞夢一道士披彩霞衣言曰吾武康人也在碧落中與子有宿緣他日當遇於彼及靖康亂千霞避地南方依石防禦者家於德清之部村始知武康爲吳興邑一日石氏設醮羽林畢集道士姜景艮與焉千霞以其夢告景艮曰吾邑沈義也千霞亟走義祠瞻塑像曰眞吾夢中所見也遂捐金

徧施黃冠而去後千霞於富陽太元山授徒數百人年八
十有九忽髭鬚叢生越三年而羽化今縣有仙人瀦石胡
梯世傳羲登仙之處
唐沈清烏程人爲婺州刺史大歷中李希烈陷汴州清發兵
昇山逐逆黨至汴口力戰而死今昇山有沈將軍廟
晉吳商字彥聲故鄣人通五經及百氏之書太康初徵爲東
宮校書郎四方來從學者不可勝數歷官侍中
德清長橋下螳味特佳十三都蘆洛間產黃雀秋冬之交尤
珍重
宋陳存安吉人累官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制置使宋亡
元遣使七徵不起尋搆疾卻醫絕食旬餘卒

武康靜林寺倨禪師所建唐僧靈一詩云靜林谿路遠蕭帝
有遺蹤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闐鐘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
松無數煙霞色空聞昔臥龍
碧浪湖一名峴山漾在郡城南峴山四帀諸水匯聚嵐光林
影掩映上下扁舟泛焉雖杭之西湖不能過也中有浮玉
山怪石碕砢出於蒲葦之中入郡第一景也山舊有亭今
廢
宋曾蠶之烏程人寶祐間蠶之父獲罪當刑代死吏上其事
遂追封之人爲立廟武康有靈祐昭應廟
武康響應山其上有大響山小響山中有定光僧院有濯纓
亭下有碧玉潭有龍居焉唐元和間旱縣令劉汭禱雨輒

應請於朝載在祀典宋元符元年旱縣令毛滂馳禱未出
山而雨刺史蔣之翰遣烏程翦潭祈雩卽如所請以事聞
賜額淵應廟迄今祀之山又有響應寺寺側有泉一泓從
石磴瀉下如練四時不竭碧石玉潭又名響潭唐人有詩
刻巖上云水面平銷映碧空夜深明月照龍宮猨啼未響
潭先響一樹花開兩樹紅此詩又云宋縣令毛滂作
元董摶霄承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
賊已陷杭州江浙平章教化欲退保湖州問計摶霄曰賊
貪杭城子女玉帛無備今欲退保湖州賊乘勝直趨京口
則江南不可爲矣因進兵決戰賊盡殲之而德清武康次
第以平

元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登延祐二年乙科還烏程縣尹烏
程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
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
飾狀王厚誘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
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
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後濟南韓鏞除
僉浙西廉訪事特舉文傳治行爲諸縣最文傳官至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嘗考試浙江鄉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爲文
務雅正其於政事爲尤長云府志云民妾殺妾兒事乃文
傳在歙事不係烏程今考元史文傳本傳的係烏程時事
並存之

計籌山在武康東南越大夫計然嘗計籌於此故名其地山有巖幽窅而夷曠秀元道堅嘗居其下曰白雲洞天山下有計村

郎氏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沒郎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棄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病刲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之

武康石城山漢赤眉之亂邑人因山壘石爲城以拒之名赤眉城賊攻其下不克其顛平坦有洗馬池齊沈道虔嘗隱於此

金婆樓在郡城內舊有金婆者好道築樓以居遇異人以太乙養元之道授之因得仙道後逝人訐其棺之輕啟視惟隻履焉又說金婆好施茶於人人啜茶金婆輒飲其餘涎數十年不倦一異人變爲癩者來啜茶金婆亦飲其餘悔而吐之異香滿室因得仙道尸解適鄉人商於楚過洞庭湖見金婆與一道士同舟呼鄉人以隻履寄回至其家金婆已逝久矣啟棺以履合之驗二說皆舊聞姑存之

宋葛邲字楚輔歸安人舉進士官至右丞相以少保致仕卒謚文定配享廟廷邲在言路論疏皆切時弊居相位能明法度進退人材處己以不欺爲本有文集二百卷烏程柵嶺有邲墓

牙門城在武康梁侯景之亂邑人司徒長史沈子春率宗族築城相保於此時子春爲牙門將故名

元成宗時湖州司獄郭玘訴浙西廉訪司僉事張孝思多取廩餼孝思繫玘於獄行臺令監察御史楊仁往鞫而浙江行省平章鐵木而逮孝思至省訊問又令其屬官與仁同鞫玘事仁不從行臺以聞詔省臺遣官鞫問既引伏皆杖之

元吳興趙孟頫張復牟應龍蕭子中陳無逸陳仲信姚式錢選號吳興八駿

唐姚思廉察之子武德中置秦王天策府以杜如晦及思廉等一十八人並以本官爲學士時有十八學士之號及太宗即位置弘文館以虞世南并思南領之嘗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能父察撰梁陳史未成而卒思廉續成之

宋成無玷字士懲武康人第進士李綱薦其文武才略以呂頤浩薦守鄂州兼安撫使修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祖諸葛亮遺法高宗兩賜御劄褒美未幾秋鞨孛堇圍甚急無玷堅守敵竟去

元延祐五年以湖州路爲安王元都思不花分地其戶數視衛王阿朮哥

至順二年六月湖州安吉久雨太湖溢漂民居二千八百九十戶溺死男女百五十七人命江浙行省振之

杜處逸號道堅又號南谷子采石人年十四得異書師葛蒙
菴爲茅山道士居吳興武康計籌山昇元觀宋皇慶閒授
隆道沖眞崇祀正眞人掖通元觀作覽古樓聚書萬卷
周德方號廣莫子處逸弟子性好學扁所居曰不自恕齋坐
臥一榻積書徧閱有得輒書之久而成帙義理融會得儒
者所未發不出山二十餘年一日手書形離知去同乎大
通八字而逝若有異香云
吳計昭字叔明武康人黃武中爲車騎將軍見歸命侯皓荒
暴遂棄官隱於禺山晉宣帝時累徵不起
王僴字伯敬小字伯顏霅化人爲烏程縣尹因家焉至正九
年遷福寧州劇賊王善自邵武閩道逼福寧僴與次子相

馳破賊於楊梅嶺俄賊擁衆至僴力屈見執嚼舌以血噀
賊罵不絕聲遂立以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屍不仆後數
日不變相罵賊亦見殺相之妻挈二女罵賊母子同死明
年州有僧林誠德起兵討賊乃望空曰王州尹王州尹宜
率陰兵助斬賊時賊正祀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師康將
軍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福寧遂平事聞
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長
子楨以父蔭除紹興總管後亦死於張士誠之難
常懋字長孺武康人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強禦
拜監察御史言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又論繼皇子竑
嗣爲兩浙轉運使築海堰塘參知政事致仕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湖州獨松巡檢蘇麟不見錄
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卽薦之
元吳興夏文彥又云嘗聞黃一峰云趙松雪偶得米海嶽書
壯懷賦二卷中缺數行因取刻本摹寫補之凡易五七紙
終不能及乃歎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松雪
翰墨名重天下眞欲追蹤晉唐猶且服善不矜如此後之
有小材薄技而妄自誇大者寧不有媿乎
晉吳興太守沈充集三卷
唐楊衡吳興人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下亦
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
兄自取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衡竹亭送姪倂云落

葉寒擁壁清霜夜沾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
尊酒曉月當窗白孟東野有憶吳興楊衡詩云君生霅水
清君死霅水渾空有骨肉親哭得日月昏大夜不復曉古
松長閉門琴絃綠水絕詩句青山存昔爲芳春顏今爲芳
草根獨恨冥漠理先儒未嘗言衡與符載者羣隱廬山號
山中四友
唐咸通末鄭渾爲蘇州都郵譚銖爲鹺院官鍾輻爲院巡皆
廣文生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爲代皆狀元時語曰湖接兩
頭蘇聯兩尾
孝豐南嶼山高三萬六千尺一名白水山山上有湖其水色
白太平寰宇記云昔西施種香之處上有蘭畹

眞珠泉在烏程妙喜山之東北地方丈餘其泉清澈觀者以足震地則泉中細泡連起如珠故名上有飲馬池

文宣王新廟碑在州學唐大中閒祕書郎鄭言撰幷書刺史令狐綯作記云西臨霅水前橫荻塘渠塹爲橋編木爲柵今郡中甘棠橋唐文宣王廟在其上也

德清餘英館有雙鴛沼張子野樂府云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橈通即此宋武康令毛滂餘英館詩云故第園林改遺亭石壁新亞虹一橋月夾繡兩隄春花落俯流水鳥嘑懷故人遥闌看翠竹無意數游鱗

郡子城內舊有茶園元至正中革

安吉史長家有道術日游廛市落魄不羈言人災福往往多應窮冬折枝吹之須臾生蓓蕾又吹之則花開時方臘之亂郡守使人問之回書云明年二月賊滅後果然

林擘字公權吳興人宋寶元進士熙寧三年以尙書員外郎自請知吳江始至覽江湖之勝緬懷古人慨然有歸與之興乃即松陵勝處作鱸鄉亭繪三高像其中既落成遂具舟由亭下拂衣而歸

僴皎然寄韓武康詩云山僴唯不飲沽酒飲陶潛此與雖無別多爲俗士嫌

孟宗政歸安人以土豪保障於鄉時京湖置制大使趙方擢爲鈐轄與扈再興救棗陽大敗金人屢立奇功自是金人不敢窺襄陽漢中遺民來歸者宗政發廩振之給田與屋籍其壯者號忠順軍威名振於境金人呼爲孟爺爺

孟珙宗政之子宗政知棗陽招募鄧蔡壯士三萬號忠順軍以珙代江海統之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名鎭北軍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赴樞密議因入對遜讓破蔡滅金之功帝問和議珙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肯和元人陷荆襄詔珙收復後果立功官至荆湖置制大使卒珙忠君愛國之念可貫金石平居接物一以恩意撫待惟建旗鼓將吏面色凜然退則埽地焚香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自號無庵居士

吳興太守歷官記晉太守謝公碣之陰唐人所勒也葢自晉王逸少泊陳任忠忠見別條凡四十四人

湖州刺史題名記唐廣德元年補闕內供奉李紓撰後記正元十六年華陽顧況撰又後題正元十七年刺史李詞又後題宋康定元年知州滕宗諒撰

陳振孫字伯玉安吉人爲浙西提舉停廢醋庫邦人德之

蒙泉在安吉上有亭泉味甘俞退翁有詩云井貴德不改蒙以養爲功

宋孝宗御筆奬諭湖州守臣鄭作肅手詔在郡聽

欽德載吳興人也仕宋爲都督計議官宋亡德載秉義不肯送降款元兵募生致之義其言欲官之裂其板授書即遁隱長興之石巖山自號壽巖老人又自志以文壽巖卒後四十年孫驥丐楊廉夫爲壽巖歌云壽巖老人宋都督不

肯新朝食周粟水晶宮裹七寶山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黃石佷怒虎圯上傳書曾殄楚歸來牧羊尋赤松萬年枝上盤冬龍冬龍萬年一石鬬老人一杯持自詩鍊石來補天南空平聲坐見瀛洲生赬紅壽嚴之人元不死南斗化石齊空同

吳興射堂有記世傳顏魯公書見金石錄射堂即教場聽事也

武康獨蒼山在縣東北與烏程卞山俱爲吳興主山故稱蒼卞陰陽家言吳興主山惟蒼與卞蒼即獨蒼卞在郡城二山岡來自鄣南天目

聖井在長興廣惠寺左有五井晉永嘉中邑人陳氏所穿陳

武帝初生其一井泉湧出家人汲以浴之後相傳謂之聖井

浮玉亭在烏程縣南郎柳惲西亭也宋天聖中縣令方仲弓重建舊云以亭臨苕水來自浮玉山故易名浮玉不然吳興有大浮玉在孝豐小浮玉在碧浪湖中亭在縣南蓋取近小浮玉之勝宋鄭戩撰記

晉陸脩靜字見寂吳興東遷縣人也目有重輪足有雙䟤掌有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籍旁窮象緯好方外南詣衡湘九疑西至峨眉南宋元嘉末文帝召不往乃友附元亮慧遠於廬阜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敕會於華林延賢之館脩靜鹿巾謁見帝肅然加敬敕見傳經宗

壇因著齋法儀範百餘卷元徽五年正月若趣裝將行忽然解化時廬山諸徒共見霓旌下臨空中有言曰上清監仙大夫降俄而敕送冠履還山詔所居爲簡寂觀初脩靜在鄉時嘗沒於烏程縣東水潭數月而出因名爲仙潭靜脩著道德雜說靈寶經目序步虛洞章昇元步虛章靈寶步虛詞各一卷

齊太常卿陳道巨之墓在長城下箬寺西道巨霸先之祖也霸先受梁禪尊爲壽陵陵西有小瀆曰石人渡以有石人仆其下故名唐釋皎然訪下箬寺詩云碑殘飛雉嶺井䍃潛龍宅壞寺鄰壽陵古壇留砌石

沈家避洞在卞山東麓有二竅深不可測入者以鐙燭行一

二里許即返洞中有泉滴下懸崖繡壁亦奇觀也元許德彰游避洞詩云谽谺一竅貫中峰不費天丁斧鑿功未信武陵隨澗入直疑禹穴與天通蒼龍穩臥春無雨石燕爭飛夜有風巖底倘逢騾跡在便於此地覓張公

宋毛滂字澤民三衢人元符初爲武康令慈惠愛下政平訟簡暇則游山水詠歌以自適縣治建陽春亭書舫齋東坡稱其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曉出定光寺詩云曉出開霜版飢烏啄麥畦山腰餘雪瘦天面冷雲低寒意梅花北禪心柏子西窗前借殘月照我渡前谿游翠峰寺詩云隔牆楊柳舞腰斜旁砌鵝梨玉作花此地風光誰管領小詩收入長官家武康有毛劉廟蓋立廟祀滂以邑人劉士英配焉

毛公醴泉井在武康招賢山泉色如乳縣令毛滂取以烹茶
其味甘冽因甃爲井滂游禪静寺詩云煎茶玉醴輕正謂
此也因稱毛公醴泉井
宋唐淑問介之子神宗朝數以諫諍會病免起知湖州
方淑字智善烏程人十九登進士紹興初爲德清縣丞愛谿山
之勝因家焉累遷翰林學士時秦檜當國訪以時事淑直
言無諱大忤檜意因罷歸淑洞曉音律嘗著切事一卷其
居嘗與王舍人洋劉給事一止徜徉慈相寺中倡酬往返
以文墨相娛
錢道戩字子蹈長城人父景深梁漢壽令少以孝行著聞及
長有材榦陳武帝微時以從妹妻焉武帝輔政道戩隨文

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永安縣侯天嘉元
年爲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戩帥師出松陽以斷
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
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後以功加散騎常侍卒謚
曰肅子邈嗣
梁工師施岑興人以廉潔稱罷官臨安還惟有簿書數籠而
已官至臺郎
宋湖州有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舊附州學齋館聽西隆
興二年知州事鄭作肅遇歲歉貧民生子有不舉棄之道
路者甚眾作肅募乳姥收養之月給米一石七歲而止其
願爲養子者聽續又命醫二人治其疾病條其事目立石
於學委教授董其事淳熙十六年提舉浙西常平事張體
行部捐米五百石付學添助收養又取官閑田六百餘畝
使學歲收租以給焉後屬司法廳掌管頗失措置本意
含山又名涵山在歸安縣東南張玄之山墟名云震澤東望
蒼然葱葺煙蔚之中高工卓絕因以名焉山有静慈院其
巔有浮屠
宋王十朋字龜齡紹興間廷試狀元乾道三年知湖州事崇
儒重道以教化爲先郡有貢院廢弛已久公出俸錢率州
之士大夫助成之尤能禁戢強橫撫御小民及去任民皆
扳戀涕泣游何山詩云去秋游道場俯瞰何山路林泉雖
在眼未暇飛杖屨塵埃拍城市遙望隔煙霧春光忽已半

播穀催農務欲作卞山行偶逢風伯怒肩輿出城南乘輿
訪幽趣山藏佛屋深迹躡陳朝故老松不記年修竹莫知
數鳥鳴說法池花落樓禪處書空何公堂木拱安定墓青
山看未足回首日已暮小谿何處是歸誦蘇仙句
石人在德清縣南戴港谿濱松楊大木之下或以爲昔人隧
道不知何代邑人呼戴巷爲石人頭竹齋沈瀛詩云點檢
行程歲歲同石人頭畔且從容向來舂口谿邊月此夜乾
元寺裏鐘
國朝徐氏字守眞烏程人徐宗文女年十六嫁潘順未一年
順病革顧徐曰我母老你年少奈何徐泣下即引刀斷左
手小指以死誓夫死布衣長齋終身奉姑甚孝景泰四年

卒年七十八臨死命其弟取所斷指置棺中及出其指染鳳鮮花紅色猶在眾咸歎焉

竹林寺在郡城西北清塘門外宋澧王建延解空尊者開山薩天錫詩云野人一過竹林寺無數竹林生白煙江左玉龍藏碧草月明黃鶴下青田樹含宿雨藏山鵲花落春風老杜鵑何日來分雲半榻故人不用買山錢

長興又名長城夫槩築城狹而長故名沈法興改為長州又為綏州因其地古有綏安縣又以其地有雉山改為雉州元楊廉夫長城詩云夫槩城荒春草斜三餘土氣鬱三鴉大雄寺裏千年樹罨畫谿頭十里花陸匯青山高士宅程橋綠水酒仙家便從顧渚營別墅金色砂泉紫筍茶

紅白魚出太湖惟近湖州有之他蘇常郡則無也四五月間水漲時其味尤佳葉氏避暑錄云太湖白魚冠天下即此魚也蘇人於此時以冰函之歸賣為佳品

沙堀在郡廳事前堀外皆甃砌獨此方闕鋪以沙久莫之改宋紹興中太守王會命砌合之忽夜得夢翌早亟去新甃至今如故

唐於元損烏程人父母卒廬墓四十年墓側生芝草九莖武后詔旌表其門

長興縣西北有堯市山堯時洪水民居此山作市因名山有纜船石舊志云居民於此繫舟今孔穴猶類係索處吳興雜錄云山有堯市池廣一畝至今生野荷唐僧皎然詩云堯市人稀紫筍多皮日休詩云聞尋堯市山

唐顏魯公刺湖州時送耿湋拾遺聯句詩云堯舜逢明主嚴徐得侍臣分行接三事高興柏梁新真卿楚國千山道秦城萬里人鏡中看齒髮河上有煙塵湋望闕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歡宴洽愁去詠歌頻真卿顧盼情非一睽攜處亦頻吳興賢太守臨水最殷懃湋

唐陳承堅吳興人年九歲大中三年母亡葬後廬墓所墓前生芝草三莖詔旌表其閭

安吉有嚴真觀在安福鄉崇寧中真武示現賜額真君觀政和八年改今名舊有徽宗真武像有橫碧軒見長興四安諸山有枕流軒宋郭綽詩云招提避雨寄孤眠夜靜谿聲到枕邊引得五湖清入夢拍天波浪一漁船又云枕流軒在廣福寺

曉覺寺在長興宋陳覞詩云肩輿行到竹邊村竹裏僧房盡閉門小洞頗開三里近殘僧僅有一人存旋沽薄酒欺寒力未怯春泥蹋雨痕笑覓梅花伴歸去斷橋流水月黃昏

晉丞令楷吳興人與蘭陵蕭文琰濟陽江洪在竟陵王子良所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燭一寸以此為率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長興飛雲山在縣西山塘名云山南有風穴雲霧不得在其間南宋元徽五年置飛雲寺有石泉沙渚松門竹巖

隱鴟梁陶貞白嘗隱居於此號曰隱鴟在安吉銅山鄉

唐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之赴郡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素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楊子南零水又殊絶今日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有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陸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果然因定水品二十

陳世祖武帝霸先永定元年受梁禪追尊前夫人錢氏為昭皇后陵曰嘉陵后長城人父仲方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

宋劉度字汝一長興人汪內翰彥章一見異之以制科表薦登紹興己丑第後歷臺諫辛巳虜人叛盟條陳三策大駕巡邊留居諫省上即位抗疏陳春秋正始之道有傳言鑑古三十篇雜文三十卷

釋通惠德清人生於金鵞山嘗授詩訣於前進士龔林太平興國初太宗聞其名召對資福殿賜紫衣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又與蘇易簡道士韓德純撰三教聖賢事蹟又著鷲嶺聖賢錄又集聖賢事蹟一百卷又有內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崇寧初賜號通慧圓明大師

吳興風俗舊時清明日居民各橈彩舟於谿上為競渡之戲謂宜田蠶始宜寒食至清明日而止謂之水戲與荊土歲時記五月五日人傷屈原之投汨羅競渡以拯之相似唐

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聞湖州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刺史崔元亮喻其意悉致籍妓牧殊不愜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俟其雲合冀必有見崔如其言兩岸觀者如堵按禮諸侯不漁色於民牧與元亮俱有官守而決上下男女之防若此可謂不閑大德者矣

杜牧又於湖州見一女奇色賜羅纈一篋為質後十四年刺湖州召見已適人生子矣贈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樹成陰子滿枝

宋施鉅字大任舉進士累官參知政事清約自持無聲色之好卒年九十一

歸安洪城塘保稼塘連雲塘在縣東南與吳興塘相次唐寶歷中俱刺史崔元亮所開

烏程戴山昔戴逵曾居於此故名有明義庵山上有浮屠庵前有巨石

道場山麓有金生翠翠夫妻墓惜其事出於剪鐙餘話恐不實云

宋陳之茂紹興間知湖州凡有徭役未嘗遣吏但揭片紙於譙門之下雖外縣鎮莫敢違慢時虜人入寇公修治城郭治器械聚糧食東南士人多挈家依之

吳率正金谿人洪武中為武康令嘗被誣繫獄父老楊富七等謀曰去此官難可再得乃相率具其政績赴部伸其冤

乞請復任以安民庶本部以聞命給牓列名徧示天下以

厲廉潔

安吉舊有獨松馬驛在獨松嶺下

長興縣西有落星堆舊時天下雷雨忽有石自天降下響振

數十里石廣數尺高五尺餘

吳興名州曰震曰湖皆取太湖之義太湖在郡治北禹貢震

澤底定職方具區五湖吳郡圖經曰有小湖五貢湖游湖

胥湖梅梁湖金鼎湖悉屬太湖舊編爲固湖游湖胥湖菱

湖太湖從寬數百里苕霅衆水入焉陸魯望曰太湖上稟

咸池五車之氣越絕書曰周三萬六千頃顏眞卿石柱記

云四萬八千頃烏程長興瀕於湖而烏程受衆水畜瀉所

關尤大有大錢谿小梅港及諸漊皆有沿湖之隄各漊有

斗門制以巨木甚固門各有牐板遇旱則閉之以防谿水

之走泄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有隄則舟行

且有所艤泊官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廢頽爲郡害蘇東

坡水利奏議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鑿葑蘆

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紹興以後若

諫議大夫史才大理寺丞周環轉運使趙子潚知平江府

蔣璨諸臣各有湖水之議見別條唐李頎太湖詩云旋經

義興境頓棹石蘭渚震澤爲何在今惟太湖浦圍經縈五

百盼目眇無睹高天淼若岸長津雜如縷窈窕尋灣碕迢

遐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飆飛湍浮長[illegible][illegible]懸岨輕禽翔雲漢游鱗隱

中滸蹐蹐天時陰嶢岧舟航舞馮河安可殉靜觀戒行旅

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通謂之洞

庭地脉吳楊潜五湖賦略云受三方之灌溉爲百川之巨

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東與

巨海合流左右包山連以醴瀆岝額崔嵬穹窮紆曲右有

平原廣澤蔓延方薄原隰陂阪各有條格

唐李商隱湖州西亭詩云此夜西亭月正圓疏簾相伴宿風

煙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鶴從來不得眠

宋胡仔字元任烏程人父舜陟官至法從叔舜申舜舉皆爲

郡守皆知名仔少無宦情自號苕谿漁隱留心吟詠取自

古詩人所作攷之傳記爲叢話一百卷自爲詩云谿邊短

短長長柳波上來來往往船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去

鏡中天秋雲漠漠煙蒼蒼蓮花初白蓮葉黃釣船來往日

盡醉南村北村秔稻香卷起綸竿撒釣歸短蓬斜掩宿漁

磯日高春媛無人喚繚亂楊花繞夢飛仔弟仰爲郎官

浮暉閣宋賈收字耘老其居在定安門內臨霅谿有水閣曰

浮暉沈會宗有詞曰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

等閒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

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

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胡元任苕谿漁隱云賈耘老水

閣在苕谿上景物清曠會宗爲賦此詞後屢易主今已摧

毀矣因題絕句云三間水閣賈耘老一曲新詞沈會宗無

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績谿翁績谿翁不知所謂

武康有上渚湖下渚湖縣令毛滂詩云秋色向幽處浮家聊遠尋醉來蓬鬢亂臥入蓼花深雲壑封詩意煙波留客心未應兒輩覺餘酥且頻斟又云春渚連天闊春風夾岸香飛花渡水急垂柳向人長遠岫分蒼紫垂波映渺茫此身萍梗爾泊處即吾鄉

元釋明本號中峰至元間愛弁山幽寂可以禪棲遂搆庵名幻住常與趙子昂往來有中峰語錄行於世

宋程九萬淳熙間爲武康令首重儒雅設施有度邑有頑民與姦吏盜占縣治地公繩之以法縣境肅然公餘尤喜吟詠所著有松桂林集松桂亭詩云松桂移栽滿園亭改樂新詩舊千古事松桂四時心蕭瑟風成韻扶疏月滿陰一琴聊自託山水是知音

漢許顒故鄣人也顒父患惡疾醫曰啖人肉可差顒割兩股羹以進父月餘果差刺史周澤以聞旌其門

陳陳計榮吳興人禎明三年陳亂隋軍渡江計榮率鄉邑三千人與隋兵力戰而沒陳之亡也任忠蕭摩訶諸將望風請降獨計榮死焉然則計榮其陳之忠臣與

唐僧法振同顏使君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詩云漢代中郎妙周王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版下天來草見吳洲發花思御苑開羊公惜風景欲別幾遲回

歸安東林山水清秀然氣象規模不甚深大宋時有善相者云官不過正郎錢不過十萬

唐岑參送李郎尉武康詩云滿郎腰綬新霅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即恥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安吉有臥冰池相傳王祥臥冰處按王祥居瑯琊盆邑人孝子王文殊所鑿以其孝比王祥故其池云臥冰

長興有皋塘吳郡高士皋伯通所築故名

元黃玠字伯成號弁山小隱其先慈谿人曾祖震宋文天祥榜進士世傳黃氏日鈔即其所著也玠清苦力學無所不通周游西浙雖數至空匱而不以爲意樂吳興山水因卜居弁山爲吳興人與趙子昂游子昂亟稱之謂平生第四友也錢唐學者請爲西湖書院山長不得已居數日而罷玠有卞山集唐詩選纂韻錄行於世

元詹琪琳烏程人爲人古朴忠實詩文雄壯不樂仕進自爲詩法詩云三百五篇風雅頌世人能讀少人觀吟哦須得自情性雕琢返愁天肺肝春草池塘中造化梅花香影外波瀾熟參熟究工夫到始信仙凡共一丹

孝豐古浮山在浮玉鄉與浮玉山相接山有古浮石洞普慈寺宋郡守葛勝仲詩云路出古浮山水杪飛華屋即此處也

氏族𪊲氏余氏錢氏尤氏沛氏俱望出吳興

鄺鬱湖州人宋嘉祐中進士登科

晉中鋼明侯墓在安吉梅谿鎮按施彬吳興安吉人歷信安義興二郡太守官至征西大將軍尚書左丞太興初以征討有功封中鋼侯食邑本縣上表請安吉住宅旁地無主者爲脩館上許之卒謚明葬其地立廟梅谿鄉以祀廟曰施明侯廟唐大中年間重修彬二十四代孫公贊爲記彬舍宅建寺今梅谿鎮樂平教寺是也晉史名斌未知孰是

長興有水口唐杜牧水口詩云倚谿侵嶺多高樹誇酒詩旗有小樓驚起鴛鴦無限意一雙飛去卻回頭李郢自水口入茶山詩云倩倩紅裙好女兒相偎相倚看人時使君馬上應含笑橫把金鞭爲詠詩

歸安倪正父云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參政享年九十有四其一李秀叔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詹事今年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捷夜書寫字三賢雖老皆以絕慾早故收效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年者可不以爲法乎

唐釋晝一苕谿詩云苕水灘行淺潛州路漸深不知天目下何處訪雲林

宋劉光祖蜀人紹興中爲侍御史上書論道學之禁實分朋黨下其章讀者至流涕慶元初豬入僞黨嘉泰二年復職歷官顯謨閣學士寓居德清之新市鎮子孫家鎮中呼曰川劉

宋開禧三年四月長興地生毛狀如馬鬣或蒼或赤或白濱

湖皆有之長數寸焚之臭如燎毛

晉關內侯廣昌長暨讓碣唐咸通中湖州刺史孔彭立

宋韓元吉字無咎官至尚書嘗寓德清之慈相寺邑中山水登覽之餘每多吟作東萊呂成公其壻也嘗來訪之相與講讀於寺西之竹林精舍以故寺中有東萊書院嘉熙間縣令章鑑揭屋扁曰東萊讀書堂謝夢生爲之記

德清亦有西亭在縣西前臨通衢後枕北流水唐人有詩云送客莫辭秋晚龜谿好處西開即此也宋縣令呂好問改名登仙後邑人改第一谿山亭

南宋壽寂之吳興人

唐長城茶山詩袁高于頔李吉甫碑陰徐璹書袁高詩云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甿輟耕農耒采采日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敧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徧空山草木皆不春陰嶺芽未吐使君牒巳頻心爭造化方先走鋌鹿均選納無晝夜擣聲晨繼昏衆工何枯槁俯仰彌傷神皇帝尙巡狩東都路多湮周迴遠天涯所獻逾艱勤況滅兵革困曷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閒丹憤何由申袁于李皆郡守于頔爲袁撰茶山述

唐謝公碣僧道銳書大歷七年有題謝公詩

長興方山有大雲教寺齊永明元年建號方山寺宋熙寧中
有僧折竹絲織爲佛號竹佛寺
湖州推官廳在聽事右元至大間馬煦建扁曰公生明遣川
馮福源有記趙孟頫書又四明袁褎有題名記亦趙孟頫
書
元張伯雨過吳興謁趙承旨子昂兩岸人家洲渚生滿城山
色與谿聲船過鷗邊掠浮玉雲移木末見飛英書淫畫聖
王孫老霅蠶沙晴湖水清洞經不用鵝羣換也許山陰道
士迎
長興嘉會鄉本名嘉瑞鄉唐邑人董滿天寶初父亡廬墓芝
生九莖大中元年以其鄉爲嘉瑞

齊長城人于敷生而母沒年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
一畫扇乃緘篋之每感思輒開篋涕泗尤好讀書能屬文
齊高祖見而奇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
銀坊在孝豐縣移風鄉古宋銀處
長興水口有花瀨唐陸龜蒙詩云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
曲更容村
國初沈夢麟字元昭歸安人少有詩名元癸巳以易經中乙
科授婺州學正遷武康縣尹以儒術緣飾吏治後以疾辭
歸淇武間五主文衡於閩浙 太祖高皇帝呼爲老試官
年九十三卒於家詩有盛唐風時人稱爲沈八句有花谿
先生集行於世

宋資政殿大學士特進陳與義墓在歸安廣德鄉上强里禮
部侍郎張嵲撰墓銘與義字去非紹興間再任知湖州在
郡有聲及參大政王明德稱其氣節文章爲中興大臣之
冠後卒葬於郡境
宋許宋字思正吳興人書法學鍾繇見書史
湖州有唐封崇孔宣父故事記
吳興太守建功德碑在報恩光孝寺武康令韓章撰前衢州
龍丘縣尉徐浩書
湖州舊有寶章法帖宋元祐中長興人劉燾被旨摹刻
湖州銷暑樓在譙門東唐貞元十五年刺史李詞建開城中
刺史楊漢公重修宋知州事滕宗諒上范希文詩序曰觀

名與天壤齊者有若豫章之滕王閣吳興之銷暑樓宣城
之疊嶂此外不過更二三而已鎮雲樓即銷暑樓與清風
會景三樓鼎峙於子城之上舊傳譙門翼於前卞蒼擁於
後三樓蜿蜒於左爲郡偉觀寶慶丁亥樓壞淳祐壬子知
州事高衡孫即舊址建二樓消暑改曰鎮霅清風爲覆閣
仍舊名而更爲東西向會景則爲修廊子城上又有賞春
望關玩景映谿照霞五樓宋元祐五年朱升卿撰銷暑樓
記并書今俱廢
千祿字碑唐朝議大夫滁沂濠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
顏元孫撰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
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後跋云眞卿於湖州刺史宅東廳

院書有二碑一在墨妙亭今不存一在魯公祠開成四年
刺史上楊漢公重摹在今魯公祠
吳興鎮湖樓舊在郡城南
白蘋亭詩唐史鎬分書
湖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辛祕碑
宋趙子𤡌建炎中知湖州事時虜人南侵所過輒下或空城
去之子𤡌獨率將士戮力乘城人皆感勵願以死守或謂
賊俘舟而來乃厚募人没水以鑿賊艦詠巨木沈破舟以
絕閘道事甫定遽罷去邦人扳戀涕泣御史陳其事詔還
郡乾道間郡人立祠於顏魯公堂東偏
元張翥伏日陪吳興諸府公宴魯公池上詩云芙蓉池上會
羣公滿意華筵笑語中虹影連蜷山外雨荷香淡蕩晚來
風歌催銀甲箏逾急涼入金尊酒易空我亦玉堂揮翰手
隨詩合在水晶宮
齊張瓌字祖逸吳郡人建元初改封平都侯及爲吳興太守
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
清
國朝洪武初劉將軍成盩壁人爲長興翼右副元帥驍勇果
敢每戰輒勝敵不敢犯一日被流矢中額而卒僚佐爲之
立祠於縣西五峰山下祀之名曰劉將軍廟
宋侍郎趙與𢍰孟頫父也墓在烏程車蓋山下二石柱尚在
今郡城南石柱頭是也孟頫自爲表

鐵佛寺屬烏程舊名鐵觀音院觀音像以鐵鑄成面目莊嚴
而身右向側立鬣背端麗飄逸有仙佛氣像唐宋時物蓋
鐵工之絕巧者也今見在寺中
唐僧靈一宿湖州靜林寺詩云山寺門前多古松谿行欲到
已聞鐘中宵引領尋高頂月照雲峰凡幾重
唐耿湋陪諸湖州公堂詩云謝公爲楚郡坐客是瑤林文府
重門奥儒源積浪深壺觴邀薄醉笙磬發高音未至才仍
短難隨白雪吟
長興有西湖一名吳城湖溉田三千餘頃後湮廢唐貞元中
湖州刺史于頔復之元和中刺史范傳正又命縣令權逢
吉去塘中田及決堰以復古蹟咸通中縣令潘虔重修
郡城內舊有廣化寺在子城西二百步久廢今有廣化橋疑
其處宋知湖州軍州胡宿撰廣化寺華嚴一分塔碑銘葉
夢得又撰廣化寺瑞閣碑記
宋湖州學敕建州學四字經史閣三字俱石曼卿書稽古閣
三字劉燾書重建學田記朱臨撰重繪三禮圖記劉一止
撰
歸安鹿苑寺在縣南射村梁邑人夏份捨宅建唐釋明晉重
建賜額永興寺唐進士吳行周有記刺史顏真卿篆額寺
有僧伽和尚碑唐裴述撰冥道記唐沙門阇章述寺又有
縣令戴公顒生祠記宋進士張先撰
宋林槩閩人爲長興令適歲大饑富人閉糴槩捐俸倡率得

粟千餘石所活甚眾時邑人未知向學槩開邑庠置師儒身自誨飭日出詣學抵夜而歸由是邑人登第接踵嘗著長興雜詠槩子希後爲郡守刻於墨妙亭

湖州舊有修湖樓記在州大廳壁中直學士程文昌撰待制沈□書

吳興項王碑陰述顏眞卿書項王疏食文工除述俱在墨妙亭

國朝牛諒字士良東平人後居烏程洪武初由秀才仕至禮部尚書大明集禮多諒所裁定

梁柳惲寄吳興吳均詩云寒雲晦滄海奔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吳興郡治有白露舍）永望秋風潛心知別路長誰謂若燕楚關候日邈絕如何附行旅願作野鳧飛飄然自輕擧均答詩云閒房肅已靜落月有餘暉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飛綢雲斷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遞江之圻一爲別鶴弄千里淚沾衣惲守吳興引均爲主簿日與游詠此贈答之作蓋柳自吳興別吳彼此寄聲耳

德清覺海寺在新市鎭初武康有興善寺後廢唐元和間有鍾思柴者於鎭得齊中大夫朱安期墓地請於刺史辯戎移額建寺於此寺有木觀音在昔五月間梅雨夾旬谿漲漂一巨木橫於普薩橋下好事者取視略如觀音之像遂命工刻繪成之送寺供養張敏叔詩云市橋橫渡木觀音是也永順四年寺之觀音堂夾室中生芝明年復生於觀音座下頃刻間長尺許寺又有法鑒禪師塔碑

唐羅隱寄湖州守詩云貰提金印出咸秦瀟灑江城兩度春一派水清蘋見膽數重山翠欲留人望崇早合歸黃閣詩好何妨戀白蘋自是受恩心未足卻垂雙翅羨吳均

長興有季子廟在安谿鎭祀吳季札宋紹興中重修祝鑑有記今俗呼爲五酉李王廟五酉者吳有之訛音也

長興有大官山小官山在縣西北顧渚之側其左右諸山或爲茶園或伐爲薪炭惟此二山林木深茂未嘗樵采大官山頂有虎頭巖狀如呀嘯下有石門可往來張文規詩云誰云隼旟吏長對虎頭峰是也

湖州蠶絲有頭蠶二蠶頭蠶爲上細而白者謂之合羅稍麤者謂之串五又麤者謂之肥光合郡俱有而獨盛於歸安

湖絲雖徧天下而湖民身無一縷可慨

湖州有黃草布出各縣極細者與葛無異

武康丁墓村有漢丁固墓

任城李白酒樓唐咸通辛巳正月吳興沈光過任城作記按隋時吳興有沈光死江都之難唐又有沈光譜志並逸

宋米元章游湖州詩云夜泛五湖霜氣清漫漫不辯水天形雖無織女支機石且對嫦娥稱客星

武康沈炯陳世祖武皇帝哀策文曰望三靈而摽目躋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徹慟祖豋之虛斟黃屋寢而白日掩紫極函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嬀水鬱鬱姚墟惟帝之系

在唐之虞正卿之后握此靈符雕雲有族祥星結樞負玆
天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禺載戢海濇
承霽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鐵誓衆釋位
同謀但登豕鹿實斷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爰總百官
訓干天子儻來有運事非獲已犂黿負字赤雀銜書謳歌
適夏禮樂遷虞負扆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
門歌麟趾巷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謁時升中備物方告
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答靈祉徒欺吏求穆卜
詔絕巨醫羲軀失御天街禠蹕夏采升榮宮車晏出洞闔
移凶充庭罷吉閟宵宵之窮鐙去昭昭之游日歸大暮之
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筮吉容成戒期文衞如在葆鏤

相悲去畢陌而東顧望橋山而路遲臣攀龍而侚在魂過
沛而何之侍低昂之靈轜奉寂寞之空帷銅雀沒於修松
平陵隱於深柏節鼗鼓之哀音燎爟火於通夕飋露落而
暮日寒玄霜凝而龍章白銘功德於旗裳被徽音於鐘石
迴天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鬱氛氳於
宗祏
陳世祖文皇帝諱蒨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美容儀留意經
史武帝甚愛之嘗夢兩日鬬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
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武帝崩即位改元天嘉
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眞僞下
不容姦每夜内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雞人伺

漏傳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得
眠亦令驚覺其自强若此在位七年崩徐陵作哀策文
陳高祖孝宣皇帝諱頊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生有赤光滿
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
有勇力善騎射廢帝廢乃即位改元太建在位十四年崩
江總作哀策文
梁武帝淑媛吳氏長城人本齊東昏侯宮人入侍帝而生南
目綜南史豫章王綜母吳淑媛爲齊東昏侯寵姬得幸於
武帝七月而生綜自疑非武帝子作亂逃入北齊屢犯梁
境
德清林靜字子山號愚齋曾祖弁祖友信父德驥皆爲武職

管軍總管靜幼時即解綴篇什有外氏趙文敏家法研窮
經史百氏雖老釋玄詮祕典悉淹貫焉亦能圖畫累辟不
就有愚齋集宋太史景濂爲之序
宋慶歷四年湖州烏程縣令李從立烏程縣令題名記自咸
平元年以後皆追書之
吳興有五黑石鏡山東青石鏡一所徑一尺四寸甚清亮此
出吳興記疑在臨安未詳
武康舊爲烏程武原鄉趙曄吳越春秋曰海鹽淪爲招湖徙
居武原鄉豈徙於武康之境耶更詳之
梁沈約答沈麟士書云獨往之業雖聞前藏高塵逸軌罕或
其時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眞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

鄉內所豐淸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爲禽尙齊美哉
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期可託克
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皐以慰閒暮則平生之心於此遂矣
約之志趣與麟士覺別爲此言者所謂心軒冕而口山林
者也

唐朱長文吳興送粱補闕歸朝賦得荻花詩云柳家汀洲孟
冬月雲寒水淸荻花發一枝持贈朝天人願比蓬萊殿前
雪

德淸仙潭郎陸修靜所沒處宋葛淸孝公有仙潭雜詠

武康獨孤山唐獨孤及嘗宰武康作亭山上故名獨孤山

德淸宋重脩孔子廟碑邑人沈與求撰鄭如幾書

長興大雄寺舊爲陳武帝所建報德寺徐陵報德剎下銘曰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雲
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
享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靜土之因歸於園寢雖
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水舂陵之節上幼懷凝重未曾游陟
年將志學郎事登庸宣力淮潯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
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
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鬱婉婉而多慚吳
王之墳狀耽耽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
永定初其間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
川形勢王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悌之至
通於神明者與銘曰壯矣金表旁依壖垣高連綵電極睇
翔鵾梵妓宵唱雲花畫翻三心斷縛六道除冤趙夢天樂
秦游帝闕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被羣品俱排大昏皇家
七百於萬惟孫寺有陳朝檜其樹中空外裂爲四枝蒼皮
赤文奇詭婆娑相傳是武帝霸先手植宋治平中改今名

寺內舊有陳文帝四鼎陳高祖竹牀竹帳陳五主眞容屏
風寺唐會昌二年廢大中元年縣令喻凫奉敕重建宋治
平二年改今額字石曼卿書寺西偏水陸院有疏瀹池仰
止亭東有秋音亭寸碧軒巖壑齋

漢薊子訓少而得道隱居吳郡之餘不鄉詳明方術解分身
之術葢異人也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
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
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
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
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翁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
已五百歲今烏程㶚趺山有訓墓

菁山普照觀齊永明二年潘刺史捨宅爲觀名靈壽宮宋治
平二年改今名有葛仙翁祠葛立方撰葛仙翁祠堂碑記
菁山又有隱安宋知州葛時仲別業也外有谿澗澄澈嘗
與釋賛能流觴其上以蜜漿代酒酥代殽賦詩爲樂山舊
產黃精又產白朮名雞腿朮藥品特佳

宋湖州禁軍四營威果雄節全捷龍驤廂軍五營崇節壯城

水軍牢城屯駐開江馬軍俱在郡城內

烏城縣北有丌城近太湖漢丌氏所居也吳越錢氏嘗築城屯戍以拒南唐宋紹興間嘗於此牧馬

儀鳳橋府治西南苕谿之上唐儀鳳年間置因名宋天聖三年知州高慎交重建紹熙三年燬於火易名紹熙鄭戩有記

唐杜牧之題安州浮雲寺寄湖州張郎中詩云去夏疏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武康孟郊窮長安送從叔簡歸吳興詩云長安離別道宛在東城隅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促促水上影遙遙天際途生隨昏曉中皆破日月驅北驥繞山岳南帆指江湖高蹤一超忽千里在須臾又送弟郢東歸詩云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易別貧別愁更重曉色奪明月征人逐孽動春風楚濤高旅榜將誰共

孟浩然示吳興孟郊詩云蔓草蔽極野蘭枝結孤根眾音何其繁伯牙獨不喧當時高深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爾其保靜節薄俗徒云云

宋湖州條架閣樓記碑在樓下元祐七年左丞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朱振撰

吳興郡疏一卷晉吳興太守王韶之撰吳興雜錄七卷唐刺史張文規作吳興錄韋昭作吳興統記吳興記三卷山謙之作吳興山墟名二卷張玄之作又云王韶之作吳興志十卷陸羽作吳興人物志十卷唐朱璲作苕川總載集十卷唐顧雲作吳興統記十卷景德中湖州攝長刺左文質纂吳興詩集熙寧中知州事孫覺裒次爲三卷自晉至唐凡二百首餘英志二卷慶元中鄉貢進士劉瞻撰武康土地記唐福州候官尉邑人沈常撰吳興續圖經紹興中教授同郡官編吳興志舊編淳熙中教授周世枏同學職分撰十二卷

吳興人善製筆歸安善璉村昔有馮應科陸穎王古用所製尤妙天下筆工惟稱吳興云

湖州各鄉村人歲時晚間以竹葦雜他草木束爲一大炬若庭燎然舉火燃之名曰點田蠶謂宜耕種育蠶二事又因之以祭田公田母

舊傳劉誠意伯溫元時嘗館於歸安花城沈氏每夜有妖化一女子來就之劉知其妖詒之曰汝既欲與我爲夫婦必擇日具酒禮乃可耳因與訂期劉一日謂其徒曰今夕有客來可具洒殽待之然其人蹤跡甚奇勿可竊瞷至夜妖果至劉與其酌強之痛飲妖醉先就枕酣睡日中吐出一物精光照耀室內劉取而吞之妖驚覺泣曰我養此丹已八百年矣欲得子精氣成上仙耳今爲子所食子必爲王者師我逝矣然我與子有恩明日可至某所弔我劉次日依其言往[illegible]劉爲瘞之劉自是精神智慮倍

常後果佐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焉

湖州在城安定書院舊有烏程學生倪姓者與友人二三輩
習舉子業於其中一日晡刻大雨外有一女子以避雨進
至齋中甚姝麗諸生留與之宿月餘無夕不至云是近書
院鄰家女也然諸生相繼病死獨倪奄奄將絕父兄詢其
故初不肯言後盡言之乃扶至其家而女子夜亦至焉時
有運糧軍能扶乩降神除祟因延至其家書符叩神衆扶
乩木直至安定書院於一頹垣中掘出一人腿骨其色鮮
活跳躍不定碎擊之精血滿焉乃煎滾油一鍋投碎骨烹
而棄之其祟遂絕倪後病獲瘥

元張安國字世昌烏程大錢人少有才名敏捷爲時輩所推
重仕爲衢州路推官子溥字伯原博學初授非平省檢校
累官至文華殿□士

周密字公謹德清人作齊東野語癸辛雜志

吳山在長興南四十三里梁吳均卜宅唐均又居之山下有
谿名吳山瀨昔吳王送女至此有湖高三尺倒流七十里
名吳王送女潮

唐吳筠居長城之吳山僧皎然贈吳處士筠詩筠係吳興人
矣及攷唐史筠陝之華州人爲道士有詩名豈產於湖而
後入於陝耶未詳

晉顧琛吳人與會稽孔靈符吳興丘深之皆不變吳音

宋姚鉉字寶之本合肥人又稱吳興人豈以姚爲吳興著姓
若今之彭姓者必曰鴈門朱姓者必曰沛國耶然宋未有
此風未可攷鉉貴居連州寫所著唐文粹建樓貯之官吏
多遣吏所錄吏以爲苦以鹽水噴之冀其速壞後焚其樓

今文粹篇首曰吳興姚鉉撰

齊李安人向書左僕射以老疾求退出爲吳興太守人推其
清安人嘗侍明帝大會新亭樓主樗蒲官安人五擲皆盧
帝大驚

湖人郡圃有六客堂宋李公擇爲郡守張子野劉孝叔楊元
素蘇子瞻陳令舉六人嘗會於此子野作六客詞元祐中
張詢治郡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東道來過復
作六客之集前六客惟子瞻獨在於是繼子野作後六客
詞後人歆羨遂以名堂

歸安縣舊有尉廳在迎春門外運河之南舊迎碧趾也宋知
州徐仲謀有記內有水精樓後改曰水雲鄉靖康中樓燬
不存有亭仍扁曰水雲鄉其中又有舞臺在荷花池中景
最殊勝

唐釋希元達摩嗣十七世居安吉上方寺上堂僧問曰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僧云見後如何師曰
貧恨一身多

國朝成化閒差錦衣衛官王瘸子下江南取寶湖州有陳姓
者家有一鐵笛一室中吹之則一室中蠅蚋俱遁爲王取
去

嘉靖初漁人於苕谿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
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宜聖二字

西吳里語卷三

西吳里語卷四

吳興宋雷著

[seal]

唐元和三年湖州刺史辛祕造橋在郡城及去
因名曰辛橋又有韭谿橋亦當在城今俱不詳處所按虞
翻有曰太湖東而淞江南而霅谿西而荊谿北而滆湖連
乎韭谿湖州以太湖為名則所謂韭谿橋者疑取諸此

吳越錢鏐弟鏢為湖州刺史擅殺將潘長懼罪奔於淮南

長興有魚陂王廟在縣西南包店吳王夫槩養魚於此故號
魚陂王廟

湖州磁湖鎮道士磯即唐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也志和有
漁父詞刺史顏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
十五首遞相誇尚

至元二十七年湖州儀鳳橋下有新生死小兒棄於水中兩
首四臂四足面相向持抱胸腹相連一男一女丐者取以
示人而覓錢嘗考梁承明五年吳興東遷吳休之家女人
雙生二男胸以下臍以上合與此類蓋人痾也

宋張田嘉祐中以屯田員外郎知湖州性剛直吏民畏服凡
有興作可以立成㸦軍資甲仗庫又重建都酒務永寧倉
駱駝儀鳳二橋開子城東西二衙門公私為便及立顏魯
公祠仍籍吳興登第者題名于學在任二年移知廬州代
者徐公仲謀記之予觀張君不在謝柳龔黃之下

蘇東坡集中有端午徧遊諸寺三百餘篇皆吳興所作詩也

陳聖子廟在長興縣東九里昔陳武帝霸先微時行息一楓樹下忽見一人云子當富有天下及卽位不知其人乃於楓樹邊立廟享之名曰聖子其樹唐末猶存

吳興富家某氏酷愛松雪書畫重購而蓄之積至三四篋至正末盜賊騷動某氏囑其子曰吾家貲賄頗豐爾不能全必棄之愼勿棄此篋中物其子謹志之後因避亂浮家往來一日開篋視之皆松雪遺蹟乃大悔欲盡棄之時掌事在側曰郞君苟不欲願乞鄙人遂與之奇近僧寺後爲寺僧日東生所有日庋藏之遇佳客則出玩其中一硯有二尺餘衡可二尺色如紅瑪瑙四緣皆刻作蓮華瓣名蓮葉硯本一富人家物公見而愛之管夫人以銀器數事貿之

富人以獻公極便揮灑後爲日所得洪武間因回祿皆爲灰燼惜哉

元時浙西水災田禾渰沒幸而不沒者大風駕太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名之曰湖翻

烏程黃浦一名黃檗澗在縣西南二十八里其源出黃檗山因名吳興記云春申君黃歇於吳墟西南立菰城縣起青樓延十里後漢司隸校尉黃向於此築陂溉田宋鮑昭有黃浦亭黃浦橋送別詩括地志云亦名庚浦卽康浦也左右有上康村下康村晉殷康爲太守百姓避其名改康爲庚在杼山江淹黃檗山詩云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風各虧日銅石共際天陽岫照

虹谿陰鬱噴龍泉蘢蓯千代木廧萃萬古煙禽鳴丹壁上猨嘯青崖閒秦皇慕隱淪漢武願長年皆負雄豪威冠劍滅名山況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所若同遊好臨風載悠然

湖州多蚊而豹腳尤毒

歸安縣治舊有雙桂堂邑宰王宰有秋夜賞桂詩曰秋風吹天香先著桂花枝更浥月露清芬馥噢睡起攬衣夜未央衆喧不入耳有來蕊珠仙眞秩翠蓋底豈無碧雲腴爲君一啟齒醉臥金粟閒絕勝佩蘭芷

文同字與可嘗知湖州未可考霏雪錄云晉人以卿爲常以君爲重故王子猷愛竹以此君呼之及文湖州善墨竹東

坡命爲墨君襲子猷故事也又嘗作墨君堂記由蘇語觀之則文知湖州不疑矣

孔嚴會稽人晉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還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之又列士王談孝勇嚴獨爲之處談傳嚴作嚴文集十一卷

長興縣西五里纖盡山有彭祖四十七代孫咸墓柱題漢故旗門將軍高密太守錢府君之神道

蘇子瞻知湖州丁公默嘗以蝤蛑送之蘇謝以詩云堪笑吳興饞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雄蟹之臍尖雌蟹之臍團卽

其腹下臍也

宋末蜀人蹇材望為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蹇毅然誓必死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大銀二笏鑿竅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為瘞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為殮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祇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徧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旦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必溺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

仙人頂在烏程縣西棲賢村山上有石洞舊傳有仙人居此故名或傳春秋齊田常之亂管仲之後逃難入吳楚有居此者今山多管氏山又有分金嶺或云管鮑分金處

孺山在烏程縣東十八里後漢徐孺子哭友人冀州刺史姚元起於此時九江何子冀嘲之曰南州孺子弔生哭死前尉林宗後傷元起山有孺子祠故名宋紹興中郡侯徹淫祠土人按圖經為言祠得不廢二十二年晉陵丞唐法為記又得古刻於水濱

宋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數僕駕舟往田所點視塍岸至漾中忽舟若擱淺不能進極力撐挽略不為動意必為暗石所礙及令僕下水乃知舟正閣龍脊上而篙亦正刺龍鱗驚窘無策遂捨舟急令僕善水者負之登岸急逃歸再片時龍躍而起凡所經處田疇數百畝皆為巨浸其人歸舍皆病一人死

歸安有獅子吼寺在縣南崇禮鄉射村吳常泰中有居人劉鉞嘗與費長房覩空中奇獸金毛五色哮吼之聲三振遂奏捨宅為寺因以為名唐會昌中廢太和三年重建

宋安吉縣村落間有孕婦日饁其夫於田閒每取道自叢祠之側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為業日見其往因抑之情猥洽一日婦過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餛飩可來共食婦人就之同入廟中一僻靜處笑曰汝腹甚大必雙生子也婦人曰汝何從知之曰可伸出舌看可驗男女婦即吐舌為其人以物鉤之遂不可作聲遂刳其腹果有孿子因分其屍烹以祀神且以孿子炙之暗為鳴童預報之神至晚婦

家尋覓不復偶有村翁云婦每日與卜者有往來之迹疑其為姦遂入廟捕之悉得其屍并獲其人解縣中正罪蓋左道者以雙生胎為最靈畢孕所不及也

吳興趙學士松雪有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墨太濃則失筆意然觀之書墨嘗積三分何耶又見東坡眞蹟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豐而風韻有餘然則松雪所云特楷書耳至於行書則不然

松雪翁書法妙天下而人鮮有知者公平日博觀歷代眞蹟石刻深求古人筆意其揮翰時如庖丁鼓刀郢匠運斤不動神色而自合矩度又豈庸俗輩可得而議耶翁嘗有詩云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

赤容俗子議其間又云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
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松雪夫人管氏嘗用銀朱筆畫懸崖竹一枝楊廉夫題絕句
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篔簹谷明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
有題管夫人所畫雨竹絕句不知何人作也詩曰霧鬢雲鬟
洛浦神冰肌玉骨衛夫人都將松雪齋中意偏寫瀟湘雨
外眞
夫人能畫與詩嘗入覲中宮命寫梅稱旨且命題詩曰雪後
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中看
歸安東林山上有火鑪頂葛洪嘗煉丹於此昔人曾開鑪頂
得李炭數斛內有雙陶合牢不可啟擊破視之無物山下

有煉丹九井尚存山之東有谿曰仙谿谿口有颮潭鳳潭
吳興山水清遠承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後宋秀安僖王府
在焉尤為盛觀城中二谿橫貫此天下所無故好事多園
池之勝倪文節經鉏堂雜志常紀當時園圃雖不及見而
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據城之內嘗所經遊者列於後亦
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甚多林
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大池幾十畝中有小
山謂之蓬萊池南豎太湖三大石各高丈數秀拔奇峭有
名於時其後賈師憲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
架懸巨絙絕城而出載以連舫涉谿絕江致之越第凡損

數夫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臥泥沙中適王
子才好奇請買于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為盜
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舁還之可謂
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
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皆水極有野意後又名曰自
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谿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
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為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禾園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有地數十畝有潛
谿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
翁作守多遊于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桑林果樹甚盛廳

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于民與李
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牟存齋郎牟端明園圃中
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茶蘪雙
杏亭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谿曰南漪小隱
趙北府園舊為安僖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谷文曜
葺而居之有東浦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閣東風第一梅
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城城上一眺盡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谿葢萬元亭之
南闌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為一後有假山及砌臺春
時縱郡人遊樂郡將每歲勸農還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莊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頃亦城

中之所無也昔爲莫氏產今屬趙氏

趙氏菊坡園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爲趙氏蓮莊分其半爲之
　前面大谿爲修隄相望一水則其宅在焉舊爲曾氏極目
　亭最得觀覽之勝稱曰扇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程文簡尙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
　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內前臨苕水築山鑿池
　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劉行簡
　曾天隱皆有詩臨苕谿有茅亭或稱茅庵丁家

倪氏園倪文節尙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爲園池蓋四至旁水
　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連處勢寬閑氣象宏
　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石林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剏在城之東多竹石
　之勝

李氏南園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霅因剏此爲游翔之地
　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中規模雖小然曲折可喜
　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苕霅二水之所匯苕清霅濁水
　行其間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趙氏園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之池依城曲折亂植拒
　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林田二頃有清華
　堂前有大池靜深可畏也

俞氏園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
　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吳興衣冠之盛事
　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蓋子清胷中自有丘壑故能出心
　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餖飣而
　犀株互樹森列旁午儼如羣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
　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
　衆峯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
　使之有聲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長藤蒼寒茂密不
　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絲紅葉碧潭旁橫石作
　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
　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爲有力者負去荒田
　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趙氏瑤阜蘭坡都丞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後有石洞
　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爲瑤阜帖

趙氏蘭澤園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爲葬地作大寺牡
　丹特盛寺爲有力者徹去

趙氏繡谷園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霅川
　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自西門出十八里有法華寺寺側有小隱園庭宇潔雅其漱
　玉森翠下臨巨澗喬松水清見底游魚數十若行空有流

杯亭引凋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蟄洞亦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聞昔有蟄居焉

趙氏蘇灣園菊坡所㧗去南門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䠶亭盡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再過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谿其南則𡶶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文節别墅在峴山之旁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爲名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章農卿北山别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郡今名之曰南郭隱城南

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峯各數十尺高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致於此

玲瓏山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薌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篆書于石上有石梁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旁有杜牧題名曰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振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藴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𥗝𨱥長鑱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无巇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去玲瓏山近在一二里許近歲沈氏抉剔爲之大率此山十餘里間皆奇石也今亦皆蕪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

錢氏園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文簡别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在河口孟無庵第二子既爲趙忠惠壻遂居霅中㧗别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已上谿山園亭之勝蓋往昔盛時所紀乃今俗澆賦重所謂富者貧貧者逃亡以死風景不殊而舉目凋殘登覽之際祇增人傷悲耳然畸人宕士良辰勝槩籃輿帛舫往來其間時否道泰景憺情舒超逸眞趣又自得之形骸之外也

倪正父記霅川遊賞去處城内顏魯公祠堂莫氏蓮莊莫郎中園曾氏極目林氏谿堂楊氏水雲鄉萬氏南園鄒氏園慈感寺沈尚書園晦巖園葉氏園趙氏北園俞氏園向氏園城外程氏園道場山何山峴山趙氏玉鑑趙氏慶源堂法華山仁王寺湖趺寺菰岡寺趙氏小隱思谿寺西余山趙氏梅園弁山觀石林黃龍洞賽玲瓏小玲瓏太湖之濱張氏園東林菁山濮山德清長興武康

正父庵内外絕景碧潭飛泉一也蘚石崔嵬二也野香古梅三也雲泉乳竇四也長林高松五也慶賜跳珠六也精巖翠城七也書堂修篁八也小翠山峨眉九也翠微清樾十也此庵中之絕也寶明山徑一也潭頭泉石二也常照竹

軒三也常照修徑四也西巖幽景五也張氏梅園六也常
照翠峯七也此庵外近在咫尺七絕也
圓覺禪院在歸安思谿宋宣和中土人密州觀察使王永從
與弟崇信君承宣使永錫捌建賜額爲慈受和尚道場寺
有塔十一層及有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印版作印經坊
歸安縣治內有舞綃堂不知何人所建宋乾道中添倅齊慶
胄作記嘉泰中頳圯濡須王𣓨以倅貳重建其高廣倍于
舊又於堂相對捌蟠桂亭繞以荷池修竹其西曰來清軒
今俱廢
昇山在烏程縣東二十一里一名烏山舊編云古烏巾氏所
居也一名歐餘山一名歐亭山漢志烏程有歐陽亭是也

昔越王無疆之子蹏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
子孫因以爲氏梁吳均入東記曰晉王羲之爲守嘗升此
山顧謂賓客曰百年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卿至此乎因
名昇山遂立烏亭于上吳均有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
人詩卽此處也
毗山在烏程縣東北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
毗郭璞注云諸毗水名也統記舊經云浮玉山在安吉縣
苕水發源也言東望涇浦槎牙相毗注于太湖故名續圖
經云浮玉在西南毗山在東北與山海經協璞不知此山
耳山最近城或與城相毗而得名梁吳均有同柳吳興毗
山集詩云平湖曠復遠高木峻而危狀其景也柳惲嘗建
亭其上
元鎭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寀吳興人𦔳籍淞江
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
皆稱曰費佛子家之量衡無二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
入以是子孫永如是陵陽牟先生巘所撰墓誌銘載其事
甚詳
宋戴融天聖四年七月以太常博士知湖州歸安縣臨民未
朞怡具大舉先是邑人以物產久虛而茶賦不除土儆無
出齊民愈困公乃籍數之贏少第戶之豐乏審地還而均
其課由是鄉亭絕追捕之苦縣有崇禮萬歲二鄉人多澤
居罕務力穡貣橘山之資以冒禁公喻以禮法民遂革業

務農私室漸實園扉荐空戊辰歲召還二鄉之民立祠於
射村永興寺鄉貢進士張先記石刻在寺
仁王山在烏程縣西北九里舊名鳳凰山以山形似鳳也故
老相傳秦始皇以山有王氣鑿其頸今通舟爲小河山之
首在南號欐山
宋乾道元年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忠爲寧遠昭慶軍節度
使昭慶軍湖州是也
唐李清大歷中爲烏程縣令忠肅明亮以將其身清簡仁惠
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傭復者三百餘室廢田墾者三
百頃游客輻輳迨乎二千種桑畜養盈於數萬官政有刻
石之堠吏廚有飧錢之貲崇本經用率皆如此見顏眞卿

西亭記

宋俞俟字居易湖州郡人也侗之孫宣和中浙右經方寇之擾州縣多闕守令俟知眞定獲鹿縣辟爲歸安縣縣在郡邦人多難之乃預定規模處之以公朱勔請括諸路隱匿田縣獨不與鹽法屢變私販者非甚重縣獨寬之葛勝仲知州事待俟甚厚或至治與之談後仕至敷文閣學士所至有治聲人稱爲吏師

錦墟舊編在歸安上絕山吳興記云山有花卉村多海薔薇紅躑躅朱藤二三月花發名爲錦墟

伏翼澗在長興縣西山墟名云澗中多産伏翼有素翼赤腹千載倒挂者

元湖州菁山普明寺僧茂都寺者病傷寒死二日復醒言初至大官府冠裳數人據坐大殿有一僧立廡下竊視之則徑山高雲峯也欲扣其所以搖手云我爲人所驅至此忽枷至一僧則其徒也即以鐵牀熾火炙之叫號臭穢不可聞主者呼雲峯問其事如何答問彼受此苦痛若某有預必言矣主者曰當是誰押寺則無以對繼又枷至一僧骨肉皆零落則資福寺主首觀像先也方欲問之忽有黃巾武士直造殿上問某事何爲久不行主者皆悚然而起立命來案案案卷盈庭點檢名字一吏在旁書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於後甫畢即化爲火飛去即有大青石枷四十二具陳於庭下各標姓名於上頃刻追至二僧乃璺隱齡挖二都寺即就枷之繼而有一人自外巡廡而入各點姓名見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擁出至門一跌而寤然其所見四十二人是時皆無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數人固已異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澤號雲夢者以雙足墮指潰爛病亟日久號呼瞑目即有所睹其親族兄長在左右視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設四十九解禮懺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謝過發陵亦一事泣謂其兄曰適至陰府見平生作過諸僧皆在各帶青石大枷獨有二枷尙空已各書名於上矣其一則下天竺瑞都寺也其時瑞故無恙扣其一枷爲何人則潸然墮淚曰吾恐不可無也是夕澤殂越一日瑞都寺亦殂

唐進士張蟾吳興無爲寺記略云花開寶殿文桀瑤階百堵興而門闕崇萬楹疊而廊廡對寺在歸安縣東南福增鄉千金晉王衍捨宅建唐時士人馮倫沈演復建移郡城興國寺廢額榜之會昌中廢咸通三年又建寺有名僧五千人其雄偉亦可見宋治平初改今額

宋葉參字次公宋初湖州人業儒者寡參卓然自立登咸平四年進士爲舉子倡景祐中自兵部郎中出守鄉郡金部尙書王惟正作詩送之三司度支韓琦太常丞呂公綽群紳祕書丞余靖曾公亮皆有詩餞其行刻石郡庠

參之子清臣字道卿天聖二年進士第二人不踰數年踐西掖北門之選詞章炳蔚馳譽當世父參請本郡公志便省

親以太常丞集賢校理知宣州拜親於郡桑梓榮焉公自
爲詩在墨妙亭
清臣欲葬其母永安太君夢有謝秀才來謁云松蒲落處即
是穴翌日至卞山倪鴉適有松蒲墮其前遂卜地于此後
至王村見廟像恍然夢中所見
葉夢得字少蘊參之族人年二十二中進士官至左丞以崇
慶軍節度使致仕嘗築室卞山（見別條）遂歸老焉有易傳
書傳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論語釋言孟子通議又有文
集自序燕語避暑錄巖下放言家訓金石類考老子解審
是集行于世
宋沈亥卿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節齋之門趙京尹使提

督十三酒庫課人無怨咨嘗言比校自有捷法既不害酤
自可沮勸其法使拘戶於本府入錢給由諸諸庫打酒仍
使自擇所向遇比校則萃諸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
殿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誠令不煩激勵自倍眞不易之良
法
宋湖州卜者牧羊子識章文莊於未遇時及仕再筮皆不許
其得祿果連丁艱既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
以致兩府又嘗語醫者李庭父曰君當飯于省中鄉人傳
以爲笑後文莊貴嘗招之胗脈留與其飯於都省閤因舉
舊話一笑
吳越錢氏文穆王領兵拒南唐至太湖大錢有異夢夢泗州

大聖泛海而來遂建院名瑞現宋端拱中鄭建記有石刻
大中祥符改爲昭感院
宋末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湖州東遷有道人結茅岸旁
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鑄觀音銅像積久乃成相好端
嚴晨夕奉事聞師至歎曰一死何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
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免蓋汝前生殺人今
來者正宿冤也明日有三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
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請死無違也至期所見無異其
人說曰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庵索其所積具以實
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爲性命計其人感悟遂釋之
吳興向氏宋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

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於客長曰渙次曰汗
曰乞（古水字也）父不之疑他有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爲戲
也又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蓋悉從宀其
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
之掩鼻當時不悟爲語病也寬後爲京兪乞則多收古物
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贓敗
吳興向氏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物蓋當時諸公
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財力有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
名士彪者所蓄石刻數千種後歸於他家其一名公明者
駿而誕其母積鏹數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恣飲博之事
名畫千種各有籍記所記源流甚詳長城劉瑄字囦道多

能而狡獪初游吳穀夫兄弟閒後遂登賈師憲之門闕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過望大設席以宴之所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畫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喜甚因假之歸盡報其數言之賈賈大喜因詭劉誘以利祿遂按圖索駿凡百餘種多六朝神品遂酬以將仕郎後為嘉興推官以贓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孑遺矣其家傑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潢錦綺亦目所未覩其他與物不能悉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亦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為賊所劫其棺上為一櫥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甚多時董正翁楷得其蘭亭一卷武定刻也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燁燁透

出紙外與尋常本絕異正翁珍重之然為屍氣所侵其臭殆不可近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屍氣遂作檀香函貯之但為庸工裝池頗為裁損所謂金雞八字云

菱湖在歸安縣東南四十五里唐刺史崔元亮所開淩波塘也其地產菱居人采而焙乾之以備荒年號菱米又多出蠶絲貿易者倍他處土人居舟中列諸貨物市廛謂之水市

歸安姚舜仁字令由宋元豐八年登第為太學正召對稱旨除館職遷庫部員外郎進明堂定制圖并敘上賜對襃獎降詔可其奏又撰明堂訓解一卷擬上之而疾後兄舜哲表進以成其志烏程澄靜鄉趙村有宗正少卿姚舜仁墓

歸安千金墟漢吳王濞鑄錢于銅峴山置府庫于此故名千金墟興國寺碑云晉王衍嘗居之又有泛金谿

普靜寺在烏鎮梁天監中司空沈約捨父墓地建光福寺約先葬父于此今寺基即其處約歲時來展墓武帝遣昭明太子迎之約不自安乃遷葬以地為寺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密印寺在普靜寺側昭明太子之館也昭明太子迎沈約館于此約捨墓為寺昭明亦以其館別為一寺伽藍神舊有碑刻

長興城東北門舊名茹茹門

宋周密嘗曰大父少傅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既

移寓天聖佛殿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毫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顧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為之歎而去時寓公皆得自醞以供賓祭惟先公雖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常時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為斗許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令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家豈可有耶其清慎若此待子弟甚嚴雖盛暑未始去背子鞋韈

宋賈師憲柄國日尤喜苕谿之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相灌輸不少停魚游泳撥剌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

湖州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云北載拂注

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枷宋慶歷初知幷州楊偕仗所製
鐵連枷鐵簡藏祕府狄武襄以鐵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
禾也
梁范屾官至祠部尚書曾爲齊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
年經貫遂不改易
國朝道士沈道寧號野雲烏程人居金婆樓後隨四十二代
天師沖虛子入龍虎山學道法仍獲倪孟沖傳以祈禳諸
法凡其試驗若神速道寧不習文字惟精於心契故其法
異於人　仁宗皇帝試其禱雨皆驗悅之賜三品誥爲混
元純一沖虛湛寂清靜無爲承宣布澤助國祐民廣大至
德高士宣和初歸卒於黃龍洞之祥應宮
安吉縣朱賞夫宋馬相碧梧之壻也有溫生者因朱而登馬
相之門近復無聊遂依白雲寺僧無以媚之乃誑爲一說
曰㬌聞碧梧與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諭云朕嘗夢
一聖僧來謁從朕借大內之地爲卓錫之所朕許之是何
祥也馬雖知爲不祥而不敢對今白雲寺所造般若寺卽
昔之殿也則知事皆前定於是其徒遂以此說載之於
寺碑以神其事嗚呼使當時果有此夢方買平章當國安
得獨語馬公使馬公果聞此語安得不語子姪親姪且獨
語門吏也小人之無忌憚如此
元僧祥止庵過湖州詩云平生祇想住湖州僻性迂情可自
由一片水聲中倚杖數重山色裏行舟東林書卷貧猶買
西塞綸竿老未收綏得歸程近寒食杏花春雨聽鳴鳩
元湖州貴涇坊舊有周彌陀其人手中有彌陀印故得名爲
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死以心腹未寒未及殮越二日復甦
曰此番得生皆陳尚書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囚徒甚衆觀
㨿案者卽本齋陳尚書也謂我曰汝吾貫戶也何緣至此
因檢大簿曰此人極孝且所選同姓名可令發回驟然而
蘇好事者雖能言而未之信也未幾廉訪分司辟帖木兒
自嘉興至霅川因扣左右曰前此有馬裕齋陳本齋否衆
曰然因言在嘉興時一書吏暴死一夕方甦因言入冥有
二冥官以簿參照誤而遣回吏語之曰此善惡判官也惡
判官乃馬裕齋善判官乃是陳本齋俱湖州人耳乃與周
彌陀之事正相合
長興梵惠院在縣西南四安鎭唐咸通中建號集雲寺宋治
平二年改今額舊編云建炎中金虜遊騎縱火至藏院經
輪自轉有聲如雷火亦隨滅賊遂散去有江東汪用汝記
長興成山在縣西高四百五十尺山墟名云吳王夫槩於此
築成城山多產靑松白茅卽梁太守張嵊與御史中丞沈
浚築成以捍侯景之地
周操字元持歸安人氣岸磊落登紹興乙卯第知徽州黟縣
以忤權要去職後除國子錄當輪對上意欲興武學以問
操操歷以本朝建置之因對遂兼武學博士後歷言路歷
入座及爲詹事東宮加禮敬焉有奏議三百篇藏於家

梁張僧繇以右將軍爲吳興太守統記云吳興太守張僧繇畫白塔寺彌勒佛菩薩像世稱奇妙唐名畫錄梁張僧繇天監中歷右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畫之

晉王昂字公表吳興人家貧好學織畚以自給將之餘舍值隣人盜刀潛步自匿專心儒行與其弟給事中夷太守矩並以學術著名當時謂之三王

湖州山中有映山紅花一名躑躅一名杜鵑唐人呼爲山石榴花雍陶聞杜鵑詩云山榴一夜幾枝紅又李羣玉山榴詩曰洞中春氣蒙蘢暄尚有紅英千樹繁可憐夾水錦步障羞數石崇金谷園雍陶又有歎靈鷲寺山榴詩云水蟪巖峰俱不知露紅凝豔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即是杜鵑催落時

宋鄉先生倪文節公云晉川自唐末五代以來不經兵火此非天幸蓋其地險可守者二十不當孔道非必爭之地一也陂澤彌望塗泥沮洳舟車皆阻二也環城無駐足之地難下寨難施砲架難用綽路馬難推鵝車洞子雲梯之屬三也城外居不過數十家臨時拆毀容易四也地薄數尺即水不可穿穴地道五也塘路多有水港間斷六也陸行不可並馬七也城上非沙難頹八也舟楫輕捷人人能沒水九也油泥可用澆潑塘路及近城去處去一二尺乾土以油泥實之油泥厚尺許非一兩月不乾馬與人踐蹋無不蹶陷十也釘椿犬牙相錯多下暗椿舟載稍重則爲暗椿所礙舟稍大則不能入進退不可十一也茭葑堆積以礙陷穽誘之陷沒放水浸田使不可行十二也城中多大家有資力可召募羣不逞羣不逞爲官收拾既可免竊發又多趫勇可用十三也去山遠無以高臨下之勢十四也水流不湍峻不可引以灌城十五也虜騎正兵不敢來不過偏師到此已是冬末春初不能久留十六也西谿注灌無渴乏之患十七也家家近水火攻易救十八也西南北水面闊雖閉門久氣不鬱蒸不至生病十九也有魚鰕螺蜆菰茭凫茈藕根可以助食二十也大凡守城先須遠守城外險處南路陸路當守何山嶺水路當守衡山東門當守舊館昇山水路當守河口毗山清塘門當守法華仁王山路水路當守永壽北門水路當守大錢等處險不能拒然後退而守城盡拆橋梁聲去石若不聲去敵作砲用環城港汊皆施椿陸路當掘阬用油泥茭葑暗施鐵蒺藜苦竹鎗使之川陸無路舟馬皆不可近城先之以守遠險次之以守近險然後守城是三重城也又守處在遠城中少驚恐人心自安敵至則又當撓之或劫其火頭輜重或夜劫其寨虜睡易劫或放火或決水或出奇兵於其後及其左右近城村落隔水抄掠亦難一月乏食遁矣然后尾而襲之當遠而勿迫自然陷溺如此非惟可保性命亦可立後功矣然必人心一部分定以四隅分四部部各若干人以若干人在中爲救應號令明斥堠遠賞罰信權出於一

勿有二三禁處驚禁妄言禁喧笑主謀者不怯畏處之恬然雖城破猶可巷戰死鬬也若其積糧積薪及守城器具自有常法不必詳述至於臨時機變隨機而應又難盡言或曰霅川久有富庶之名虜盜所垂涎決不可守是在我因而用之耳吾能以富盛之貲厚募强壯醲賞以待功能則富盛反爲吾利耳同舟而遇風濤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各有性命利害使智者出謀富者出財勇者出力何事不濟曩時京城破金銀財物爲虜根刷無遺銖兩皆不可藏爲私有使城未破時有能糾率金銀募士力戰虜詎能破城哉覆轍在前可爲永鑒皆在識事勢輕重者觀之利害曉然若乃只爲身謀或入太湖或藏山間或往村落則一强有力者能刼縱竄伏草莽亦餓死是虜未至先爲賊困矣往他州遠處路多盜賊決不能達若近處復有險如霅川者乎一身幸脫其如老稚婦女何家破身存何以爲生此一大謬也獨有囊土一事難遇敵若以布囊萬箇盛土徑來城下堆積立可與城齊須常深察敵必以船載來須多方以覆其船使不得近城更講究近城堆積時何術可毀當問智者

宋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遊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贄之至于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

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留半年靡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名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其門者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地無不具至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卒葬於虎丘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

吳興沈仲固先生宋人也嘗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後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類之類自詭其學自正心修身齊家至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絶學其爲太守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致聲名無仕而仕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不則立身如温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淸談之下也沈蓋目擊宋事故言及之其後賈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

恐有分其勢者故專求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
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至萬事不理喪
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哉
宋末秦九韶字道右秦鳳間人性極機巧無所不能交游東
南豪貴或以歷學薦於朝得對有奏稟及所述數學大略
與吳恕齋交尤稔吳有地在湖州西門外當苕水所經入
城面勢浩蕩乃以術攫取之遂堂其上極其宏敞堂中一
間橫亘七丈求海桅之奇材爲前楣位置皆出自心匠凡
屋脊兩瀧摶風皆以塼爲之堂成七間後爲列屋以處秀
姬管絃製樂度曲皆極精妙用度無算得持鉢於諸大閫
會其所養子與其親子所生妾通事泄則幽其妾絕其飲
食而死及使人謀害其所養之子事敗竄之梅州在梅治
生不輟竟殂於梅其始謫梅離家之日大堂前大楣中斷
人謂不祥秦亡後其養子復歸與其弟共處焉楊守齋亦
云往守霅川日秦方居家一夕與其姬好合於月下適有
僕汲水庭下意謂其窺己也翌日遂加以盜名解之郡中
且自至郡欲黥之楊頗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從杖罪
斷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楊知怨己每闞其亡而
往謁焉直至替滿方往別之遂延入曲室堅欲少留楊力
辭之遂薦湯一杯皆如墨色楊恐甚不飲而歸秦嘗在廣
中多蓄毒藥如所不喜者必遭其毒手其險可知也
大雷山小雷山在太湖中舊編云小雷山洞庭東山也屬烏

程大雷山洞庭西山也屬長興周處風俗記云太湖中有
大雷小雷二山相距六十里其中曰雷澤卽舜所漁也按
統記云雷澤在兗州非周處誤也蓋以震澤中有小大二
雷山故俗名之耳
釋慧豪俗姓謝吳興長城人住曲水寺持法華經天旱求雨
時有一緑衣人云吾是此山張水曹神將請於大山師若
要雨一小吏與師行雨忽一夜大雨發洪數家悉被漂溺
旬日又見前使所著緑衣人領一小吏屈膝脫背示鞭笞
之痕謂慧豪曰小吏行雨頗不用心已科數十訖
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紹興間爲左司諫又爲淮東倉曹
有故舊在言路因小嫌欲劾之無以爲罪宿嘗以其父所
注坡詩刻之倉司鋟板因摭此事坐以贓私
長興舊時清異寺有畫羅漢與慈氏院畫皆管洞筆
宋德清翁谿李大卿之子娶韓平原之女匳具中有白玉出
香獅子高尺五寸精妙無比眞奇玩也後聞歸之福邸云
長興錢卿廟在縣西北四里舊圖經云彭祖四十六代孫錢
卿名朔字幼子漢建武中爲黃門侍郎代郡太守卒有靈
永平七年立廟於柯里村置吏十人供其灑埽
宋歸安沈該字守約父時升兄謂皆中第該亦以上舍釋褐
處鄉里以和易謙退稱每出人喜見之目爲三大夫紹興
八年金人在淮泗遣使請和上疏贊之朝奏夕召後爲禮
部侍郎出知潼川夔府召還除參知政事明年大拜舊吳

與丁身歲輸三千有奇公嘗轴奏減五分之四鄉人德之公遂於易撰小傳六卷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嘗進之高宗降詔褒獎刻石於私第及有文集五十卷律詩三百五十篇雜著一百篇宋之南渡失策在和議而該賛之宜乎受知於高宗而遺譏於後世也惜哉

宋沈思字持正號東老歸安東林山人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思見其風骨秀偉碧眼有光及論古今治亂老莊浮屠理無所不通意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事於席問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道人曰酒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

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酒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與至卽舉杯而盡乃命東老鼓瑟回浩歌和之又嘗鬭棊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棋中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夜月微明秋暑未退而蚊蚋尚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酒噀之插於壁間須臾蚊蚋盡栖于壁而所飮之地灑然思欲有所扣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吾今日所以來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主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諭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眞性東老頷而悟之飮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且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書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仙人脚東老詩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思啟關送之天漸明

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公歸切思慕之遂命畫工繪回仙人像然不相像一日別命圖之正欲下筆忽有一道人求齋公卽延入座自囑庖人具飯列于堂上公出請入齋之竟無所見出門尋已不獲回至畫所祇見板壁上仙像宛然如昔所來回仙人面貌無異蓋回字者呂字也後四年中秋東老果化去神采如生家人舉棺怪其輕視之惟衣履存焉今其地有回仙觀回仙橋蘇東坡和回仙人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字猶傳青史小朱書凄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

餘止用榴皮絛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元吳興王筠庵先生國器偶得古瓷器盤盂數事所謂千峯翠色眞無價之珍也一日有親故至筠庵以此器薦食設宴飲食之次方在誇獎適二犬爭所投骨於座下狺然攫拏卓掀器碎爲賓主不樂而罷夫二犬所爭者一殘餘耳不知寶器因之殘破與夫小人在位爭權賄貽禍社稷天下重器以之傾覆何以異此

言城王廟在歸安忠豁俗傳爲言偃史記言偃吳人九域志平江有言偃宅但以偃爲言城隍語殊鄙俚且稱之爲王祇誣之耳

宋吳興有張神鑑瞽而善記賀中所儲無慮數萬每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張五星亦瞽而慧善辯寶玉此猶是暗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姸醜聞其聲欬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姬妾并玉器云

晉虞騤字思行王導謂騤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歷吳興太守

宋德祐乙亥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賛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復遣人以金帛慰之旣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霅川蓋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乃姦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本趙忠惠之妹後爲尼改名妙惠住湖州廣惠寺云又考趙氏名妙惠即孟桂歸安人爲當塗孟之縉妻之縉以兵部尚書卒子濬富蔭襲姪澄爭之趙攜濬至京辯之有貴近大臣悅其色聞于世祖欲强委禽使者傳旨到門趙曰臣寡婦請於簾內受旨旣而出見使者則薙髮毀容矣使者大驚上其事乃止以此證之則其事明矣

漢吳王濞封於吳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韋昭注云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銅山即安吉銅山況歸安千金壚乃吳王貯錢之所則韋注不誣矣

宋沈清臣字正卿烏程人紹興丁丑進士第因上書論諫官不當用歸正人語侵時宰貶封州放還隱居城南號晦巖揤書屋以來四方學者召入邸至皇子嘉王府翊善丐祠即所居治圃築亭揭閣目曰潛谿多所賦詠後以祕閣修撰終於家

白石山在長興縣東南山謙之吳興記云山出白礬石

宋末史宅之彌遠之子揤爲括田之議民不能堪分司安吉州摧轄毛遇順毅然不就

佑聖宮在卞山南宋紹興初道士沈無礙結庵此處恍惚見眞武像命工圖寫刻石奏事旣而庵前石洞有一龜一蛇相隨而出自是晝出夜藏人加歸嚮因建祠宇移德清元

峯觀慶額揭之後請于朝賜額佑聖白玉蟾題佑聖宮詩云雲屏煙嶂玉玲瓏中有幽人處玉宮曉檻猨號松頂雨夜窗鶴唳竹梢風天垂十二欄干外月滿三千世界中此景此時誰得似黄庭誦罷理絲桐

湖州白菜出郡城東門外者嫩白甚佳移種他處則爲青菜油菜其品味變矣與郡之谿中鯿魚同稱謂之大頭菜小頭魚

宋朱服吳興人元豐間爲右史神宗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惜愛兵民

服之次女爲沈括子婦幼從母氏在常州有錢秀才開圖書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錢閱書皆言服之女夫姓吳當時怪其差繆後沈女離婚歸宗嫁吳寬夫

支遁住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與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少頃風流得意之事治郡盡終日戚今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唐吳興人費棨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鑪置膝前

晉吳興太守張玄之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玄卽謝玄也

陳武帝永定二年正月甲寅遣中書舍人韋鼎策吳興楚王神爲帝

陳世祖倩當侯景之亂避難臨安縣郭文舉舊宅及武帝舉兵南下景遣吳興太守信都遵收帝後景敗不爲見害

後主納蕭巖蕭瓛隋文帝聞之怒因忌二蕭故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後陳亡任忠降於隋

桑欽水經曰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淞江入于海

唐李嘉祐送房明府罷長寧令湖州客舍詩云君爲萬里宰恩及五湖人未滿先求退歸閑不厭貧遠峯晴更近殘柳雨還新要自趨丹陛明年雜樹親

嘉祐送弘志上人歸湖州詩云山林惟幽靜行住不妨禪高月穿松徑殘陽過水田詩從宿世悟法爲本師傳能使南人敬修持香火緣

梁徐孝嗣以御史中丞出爲吳興太守在郡有能名時人以比蔡子尼王儉贈詩曰方軌叔度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錢胥二姓氏出吳興長興具載太平寰宇記李宗諤圖經王曾九域圖誌今長興惟有錢氏而胥氏則罕焉

唐僧皎然奉顏使君眞卿與陸處士羽登妙喜三癸亭詩云秋意西山多列岑縈左次緇亭歷三癸疏趾鄰精寺元化隱靈蹤始君啟高致詠椽養翹楚鞭草蘊芳蕙俯砌披水容過天埽峯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異倚石忘世情

援雲得眞意嘉林幸勿翦禪侶欣可庇衞法大臣過佐遊
羣英萃龍池護清瀨虎節到深邃徒想嵊頂期于今沒遺
記
皎然冬日天目西峯張鍊師所居詩云采薪逢野泉漸見棲
閒所坎坎山上聲幽幽林中語仙鄰何代隣綿服言亦楚
開水洗藥苗埽雪候山侶零葉聚敗籬幽花積寒渚冥冥
孤鶴性天外思輕舉又題周鍊師別業詩云隱身苕上欲
如何不著青袍愛綠蘿柳巷任疏容騎入水籬從破許船
過昂藏獨鶴閒心遠寂歷秋花野意多若訪禪齋遙可見
竹窗書幌共煙波
皎然法華寺上方題江上禪室詩云路入松聲遠更奇山光

水色共參差中峯禪寂一僧在坐對梁朝老桂枝又秋居
法華寺下院望高頂贈如獻上人詩云峯色秋天見松聲
靜夜聞影孤長不出行道在深雲又宿法華寺簡澈上人
詩云至道無機但杳冥孤燈寒竹自青熒不知何處小乘
客一夜風前聞誦經
皎然送烏程李明府得陟狀赴京詩云驛吏滿江城深仁見
此情士林推玉振公府薦冰清爲政移風久承恩就日行
仲容綸綍貴南巷有光榮
皎然宿武康吳羌山彼寺詩云雙峯百戰後眞界滿塵埃蔓
草緣空壁悲風起古臺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
中水東流獨不回皎然妙喜山居示靈澈上人詩云晴明

路出山初媛行蹋春蕪看茗歸作削柳枝聊代札時窺雲
影學裁衣身閒始覺隳名是心了方知苦行非物外寂中
誰似我松聲草色共無機皎然春日杼山寄李縱員外詩
云南山帷與北山鄰古樹連峯伴我身黃鶴有心多不住
白雲無事獨相親閒持竹錫深看水嬾著麻衣出見人欲
掇幽芳聊贈送郎官那賞石門春皎然冬日梅谿送裴方
舟之宣州詩云平明匹馬上村橋花發梅谿雪未消日短
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遙遙
唐司空曙送王尊師歸湖州詩云煙蕪滿洞青山繞幢節飄
空紫鳳飛金闕乍看迎日麗玉簫遙聽隔花微多開石髓
供調膳時御霓裳奉易衣莫學遼東華表上千年始欲一

迴歸
唐李端送湖州皎然上人詩云未得從師去人間萬事勞雲
門不可見山木已應高向日開柴戶驚秋問弊袍何由宿
峯頂窗裏望波濤
唐僧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詩云春關鳥罷啼歸慶浙煙
西郡守招賢重鄉人慕仰齊橘青逃暑寺茶長隔湖谿乘
暇知高眺微應辯會稽
唐宋之問餞湖州薛司馬詩云別駕促嚴程離筵多故情交
深季作友義重伯爲兄鎭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會看陳
仲舉從此拜公卿
元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吳興民夜歸邏者執之係亭下其人

遁去有追及者刺其脇仆地明旦家人得歸比死其兒問
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兒愬於官問直初更
者曰張福兒執之械係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
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左手宜傷在左今
傷右也鞫知得眞殺人者遂釋福兒

唐朱慶餘湖州使君置宴詩云老大成名仍足病縱聽絲竹
也無歡高情太守容閒坐借與青山盡日看慶餘又送石
協律歸吳興別業詩云識來無定居此去復何如一與耕
者遇轉將朝客疏貧身惟藥草教子但詩書曾許黃庭本
斯言豈合虛

唐秦系贈烏程楊華明府詩云東杖政成時清谿弄釣絲當
年潘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貧急看花署字遲楊梅今
熟未與我兩三枝

唐包何送烏程王明府貶巴江詩云一片孤帆無四鄰北風
吹過五湖濱相看盡是江南客獨有君爲嶺外人

唐姚鵠送石賁歸湖州詩云同志幸同年高臺君獨還齊榮
恩未報共隱事應閒訪寺臨湖岸開樓見海山洛中推二
陸還莫戀鄉關

唐湖州刺史顏魯公吳興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云
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阿鞞回應云夜半樂眞卿奉潘
丞詩教刻燭賦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看終戀青山郭述奉
陸三林栖非姓許寺住那各約會異永和年才同建安作羽呈
權十四何煩問更漏但遣催絃索其說長句能皆言早歸惡
器別然公那知殊出處還得同笑謔雅韻雖暫懽禪心肯拋卻
的然上御一宿同高僧幾人歸下若簾開北陸風燭焯南枝鵲
粵奉潘五述文場苦叨竊釣渚甘漂泊弱質幸見容菲才誠見諾

唐皇甫曾烏程水樓留別顏眞卿刺史詩云悠然千里去惜
此一罇同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川程隨遠水楚思望
背楓其說前期易滄波處處通

南宋武康沈道虔之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

齊吳興東遷縣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吳郡鹽官顧歡假爲
書師從之受業

齊大建三年烏程令吳郡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
死亡屍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
以清議

陳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事後主以聚斂爲事陳亡隋誅之

梁沈德威吳興人字懷遠少有操行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
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
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
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與東陽鄭灼晉
陵張崖吳郡陸詡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陳亡入隋
官至秦王府主簿卒沈文阿王元規少從學文集十九卷

後周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

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仕歷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館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在藩甚歎異之及即位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後周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聘之仍致書于重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聽者二千人咸爲推伏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表請還梁武

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汪嘗問禮於重梁主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隋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議三十五卷禮記議三十卷毛詩議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儀禮音各一卷禮記毛詩音各二卷

後周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遜以年在縣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州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閒化洽州境又有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善書亦累遷湖州刺史按後周時吳興尚屬梁陳亦未名湖州今考史傳如此豈有誤耶

隋文帝憤李德林忤旨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與散參侍陛下登封告成一覩盛禮然後守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德林父爲魏湖州戶曹從事終於校書德林妄云諮議李元璪譏之故文帝怒之

唐顏魯公刺史湖州時與陸士修張薦李崿崔萬僧如晝月夜啜茶聯句云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士修）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薦）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崿）御史秋風勁尚書北斗尊（萬）流華靜肌骨疏瀹滌心源（真卿）不以春醪醉何辭綠荍繁（晝）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閒軒（士修）

魯公又與薦士修晝夜宴詠鐙聯句云桂酒牽詩興蘭釭照客情（士修）詎慚珠乘朗不讓月輪明（薦）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真卿）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晝）顧已慚微照開簾識近江（真卿）

唐皇甫曾侍御過吳興刺史顏真卿與之南樓玩月三言聯句云喜嘉客闢前軒天月靜水雲昏（真卿）雁聲苦蟾影寒閒褒浥滴檀欒（晝）歡宴處江湖閒（曾）（皇甫）卷翠幕吟嘉句恨清光留不住（崿）商鶴勸清觴催惜歸華重徘徊（晝）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陸士修）

魯公又與皎然夜集聯句云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皎然）兹夕無塵慮高雲共片心（魯公）

又於吳興送李侍御聯句云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留公）東
西出餞路惆悵獨歸人（皎然）歡會期他日驅馳恨此身（篤）須
知貢公筆從此願相因（晉公）

唐耿緯與吳興諸公賦得水亭風聯句云淸風何處起拂檻
復縈洲（幼清）回入飄華幕輕來盪晚流（楊憑）桃笙今已展羽翣
且從收（楊發）經竹吹彌切過松韻更幽（韓輔經）元直散青蘋末偏
隨白浪頭（陸修）上山山催雨過浦浦發行舟（器）動樹蟬爭噪
開簾客罷愁（陸羽）度弦方解慍臨水已迎秋（刺史顏真卿）涼爲開襟
至淸因作頌留（皎然）周回隨遠夢騷屑滿離憂（緯）豈獨銷繁
暑偏能入迥樓（裔）王風今若此誰不荷明休（陸涓）

又吳興雲谿館聽蟬聯句云高樹多涼吹疏蟬足斷聲（馮）已
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湊）晚夏猶知急新秋別有情（器）危
湍和不似細管學難成（羽）當數附金重無貪曜火明（刺史顏真卿）
青林四面路白髮一重生（緯）向夕音彌厲迎風翼更輕（裔）
單嘶出迥樹餘響思空城（幼清）嘒唳松間坐蕭寥竹裏行（伯成）
如何長飲露高潔未能名（皎然）

宋郎誼湖州人皇祐間進士

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謝夷吾者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
角占候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贓釁倫使夷吾收按其
罪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
還白倫曰切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
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
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

南宋泰始二年吳興太守王曇生等舉兵反乃以張永爲吳
興太守右軍將軍討平之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
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梁吳興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
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
攸寘臣稟訓私闈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
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靡光採其私志降此洪澤榮
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罔莫云
酬

約又爲長城縣公主謝表曰奉冊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猥命
降臨慰勝妾實妄膺靈稟氣育異蕤闈弱志易淪柔德難
樹雖復式修姆保莫敢或遑而薦雖不著穦華盡闕不悟
宸暉曲灑猥舜戾貴藉此恩加遷遞典策湯沐光啟新組
昭積

晉無錫縣然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
興太守袁琇或以問郭璞璞曰卯爻發而沴此木不曲直
而成災也

齊蕭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貲上敕茹法
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耶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
安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
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

殺二年惠休遷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
南宋張岱字景山累遷吳興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色器方顯終當大至岱後事齊世祖以岱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
齊吳興丘仲起字子震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位至廷尉
南宋王裕之瑯琊臨沂人特進左光祿大夫有特操時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之不與往來致仕隱吳興
齊袁彖字緯才陳郡陽夏人有美行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到吳興郡坐逆用祿錢免官實王晏之譖也又以沈沖之劾
梁夏侯亶字世龍譙郡人也累遷吳興太守在郡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性儉素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亶妓衣
梁吳興沈約善識聲韻約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南宋江淹爲建平王景素參軍知景素有逆謀恐與禍固求代盛澄東海太守行郡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

晉蘇峻敗弟蘇逸走吳興郡塈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晉元帝策問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會稽孔坦對曰四凶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乃舉吳興孝廉
唐沈亞之字下賢登進士第大和初亞之貶南康尉張祜以詩送云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摧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山高雲緒斷浦迥日波頹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亞之吳興人元和七年不第李賀以詩送云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西復東是也杜牧之贈詩云斯人清唱何人和草逕苔荒不可尋一夕小敷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亞之村居詩云有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叫嘯如山鬼應緣我憔悴爲我發愁思烏程有敷山
梁姚僧垣字法衛武康人也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疹歷年乃留心醫藥僧垣仕梁爲大醫正梁武帝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而疾愈魏剋荊州人長安伊婁穆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爲處湯三劑三

縛郎除兩脚疼痺後亦愈又愈賀蘭隆水腫之病寶集感
風之疾預知文宣太后之崩武帝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
能言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立愈其疾隋開
皇三年八十五卒僧垣著集驗方十二卷行記二卷行于
世長子察見別條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後
亦習父業精於醫入隋死於蜀王秀之難識者寃之
齊東昏變人梅蟲兒吳興人也又吳興沈勃黨事阮佃夫
梁吳興太守張瑀有集七卷
長興顧渚山在縣西北昔吳王夫槩顧其原隰平衍可為都
邑因以名山山產茶名紫筍茶號為絕品古有貢茶院今
水口茶山產茶尤多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為上常

州次之李肇國史譜云蒙頂第一顧渚第二宜興第十舊
篇云顧渚與宜興接境唐代宗朝以宜興歲造數多命長
興均貢貞元五年歲貢限清明到京謂之急程茶張文規
詩云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李郢詩云一月
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袁高有茶山詩備述當時
擾民之害見別條又按舊誌云湖常二州交境爭先赴期
以趨一時之澤貞元八年刺史于頔始貽詩毘陵請各緩
旬日俾遂滋長開成三年刺史楊漢公表奏乞於舊限寬
展日期敕從之每造茶時兩州刺史親至其處大率以立
春後四十五日入山暨穀雨始還今不歲造所貢之數亦
非昔日之多矣山側有金砂泉上有消風樓枕流亭息躬

亭金砂亭忘歸亭木瓜堂下有吉祥寺唐刺史李詞自武
康移置此杜牧詩云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
吏修貢亦仙才泉嫩黃金湧芽香翠璧栽樹陰環作帳花
徑落成堆
金砂泉在顧渚山貢茶院側碧泉湧砂粲如金星歷學士毛
文錫有記唐貢泉用二銀瓶宋初用一銀瓶其後茶與泉
俱不貢今惟貢茶耳又聞其泉煮茶則茶味極佳不與他
泉比也昔人遠相寄遺其法用餅貯泉取泉畔小石投之
則歲久不壞
湖州長興啄木嶺金砂泉即每歲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
界於此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皆至焉斯泉也處砂之中

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供注拜敕祭泉頃之發源其夕
清溢造供御者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
畢則涸矣太守或違時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鷙獸毒
蛇水魅焉
元世祖賜湖州長興縣金砂泉名為瑞應泉金砂泉不常出
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牲幣祭之始得水事
訖輒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不出世祖時中書遣官致祭
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安撫以聞故賜名焉
唐白樂天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亭歡宴寄詩曰遙
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鐙前
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答花

時客留下蒲黃酒後病眠人
漢張角作亂獨故鄣南境守險助國朝廷嘉之別為一縣賜
名安吉
宋康定元年知湖州滕宗諒進柑子詩仁宗賜獎諭敕書
元吳興沈氏得異石於卞山石林葉氏之廢圃刻曰宋菱渡
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處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
於下方云宋菱渡頭風起策杖林中日斜杏樹壇邊漁父
桃花源裏人家與集中少異意為輞川舊物而立於宋菱
渡者其景物猶可想見沈氏名其石曰宋菱渡石
通靈王廟在郡城中與甘棠橋相值即銅官山趙監廟漢吳
王濞令監督工鑿山采銅山覆而死人以其不虐民力故

立廟祀之有通靈王記
吳文帝廟舊在儀鳳橋南文帝吳太子和其子皓為烏程侯
時搬其祠於駱駝橋東及皓即位追諡曰文皇帝移廟於
此處廟碑唐胡季良撰文帝陵在烏程縣西北西陵山曰
明陵寶鼎元年孫皓詔立吳興郡以衛其陵今地主廟即
文帝廟後人訛云沈約
長興有喊公廟俗傳二神戰捷喜而喊因裂其面神像後嘗
修飾其面亦復破裂
常照寺在菁山僧梵隆所建號無住蘭若宋高宗召梵隆至
內殿恩遇殊渥乾道三年賜常照院額仍命充祝聖道場
已而御寢三夢神人曰乞陛下書金剛無疆壽佛既覺異
其事遂秉燭書以賜之嘉定三年又建昭回閣藏高宗宸
翰
齊永明十一年有沙門齎赤火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
驗都下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灸至七炷而疾愈吳興
丘國賓密以還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治即差
又國賓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楊雄仕晉安王侍郎抜此
則國賓為晉人與此不倫更詳之
南宋丘寂之字德玄烏程人年十七為州西曹直主簿刺史
王彧行夜還前驅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乃
於車中為教然後開門彧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即
轉主簿極以廉潔御下時丹徒令沈瓚之以清廉得罪寂

之曰清吏貞不可為也政當在李孟之間乎
宋俞澄字子清退翁玄孫也以清介自持官至刑部侍郎求
退放意泉石劚圃於南門外二里許與小浮玉山相對號
曰無壓時以扁舟往來飲酒賦詩為樂
墾山在烏程縣東北產紫石英其山東臨大谿西帶長瀆上
有亭臨望虛曠名曰墾山亭今廢
白鶴山在烏程縣西北與長興接界昔鄉人姚紾化白鶴遊
此因名山山石精好可為碑版江東記云員丘山石精好
不籍吳興即謂此也
唐僻蓮送慶上人歸湖州因寄道儒座主詩云上人今去白
蘋州霅水苕谿我舊遊夜雨暗江漁火出夕陽沈浦雁花

收閒聽別鳥啼紅樹醉逐歸僧棹碧流若見儒公憑寄語
數莖霜鬢已驚秋

荻塘在府治南晉太守殷康所開後太守沈嘉重開改名吳
興塘又曰橫塘殷康有文集五卷

芙蓉池在白蘋洲唐郡守楊漢公所開池中有千葉蓮

魚脯樓舊在儀鳳橋南昔歲貢魚脯於此樓修製後罷貢為
民居今其地改魚樓界尚存舊名

明月峽在顧渚側二山相對石壁峭立大澗中流亂石飛走
茶生其間尤為絕品張文規所謂明月峽中茶始生是也
又峽中有夜橋昔顏魯公於此步月因名宋長興令許遵
重建改名許公橋

唐崔元亮故宅在長興縣西崔瀣元亮磁州昭義人長慶中
為湖州刺史因家於此唐相崔祐甫之後也後其裔有居
崔瀣者家藏韓愈所作祐甫墓銘雖蟫腐而翰墨精彩如
昨又藏崔逖崔植等誥敕數軸及顏眞卿張說李邕李揆
李林甫諸公筆迹宋時復其家今盡失之

武康蔡孝女天順間嘗隨母入山采桑有虎突至攫其母孝
女即挺身攀樹枝格鬬行三百餘步女益奮擊虎捨其母
傷女其血上噴高丈許竹葉盡赤虎亦捨女而去奄有餘
息尋卒孝女家方食蠶三日悉成繭鄉里以為孝感所致

金鵝山城唐廣德初巨寇袁晁陷浙右湖州刺史獨孤問俗
率將士築城拒退以城近金鵝山故名

唐天授中湖州餘不鄉戴德家上言武康東界一十七鄉杭
谿澤通舟楫饒魚稻桑竹茗蘆之利願析置一縣遂置武
源縣又改臨谿縣後改定德清縣

齊何敬叔為長城令以能名在任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
榜門曰受餉數日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民
輸租

晉王蘊為吳興太守郡荒人飢輒開倉振恤主簿執諫請先
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
之命專輒之愆罪在太守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活者十
七八為朝廷果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蘊晉陵
太守

唐代宗后沈氏吳興人實生德宗天寶之亂失后所在德宗
即位詔訪后存亡厚贈其先世終無聞焉

吳興太守袁玄瑛將之官占之曰至官當有赤蛇為妖不可
殺至郡果有赤蛇在銅符面上玄瑛擿殺之後果為賊所
害玄瑛郎琇也徐馥弒之

瑞蒲德清有沈姓者其宅旁有潭水涯忽產蒲葉長幾尋仞
俗以為異遇重午爭來斬其葉以辟瘟腊其根以入藥遂
表蒲以為瑞因名潭為瑞蒲潭

宋湖州學記張方平撰蔡襄書

唐興善寺碑大唐興善寺碑舊二版六字字皆徑三尺體勢
壯逸相傳燕公張說書寺在德清新市鎮今為覺海寺故

令陳之方愛此字龕于乾元寺後取置郡之墨妙亭

唐吳興僧法蘊俗姓包少出家雖不知醫惟以意療病無不愈雖不知易占候無不應驗同侶過揚子江遇風一舟人皆懼法蘊立於船前張眉曰江神何不收風止浪俄而風息衆得濟岸武后徵爲國師居龍興寺

花渚在安吉梅谿鎮吳越征西將軍吳瓌所居瓌之裔可幾知幾作堂讀書花渚之上號二吳讀書堂可幾好古博雅與弟知幾相繼登進士可幾仕至太常少卿著千姓編姓氏所出悉有源委知幾爲郎官守其父屯田墓三年平地出泉人皆異之號孝子泉

蓴菜葉如水荇但莖上有冰涎滑澤可食出烏程蘇灣者佳

茗統記曰葦花蘭心曰茗吳興谿旁多生故名茗谿其草可作帚俗呼爲茗帚

昔有烏子贍避難於長城之北山因曰烏贍山郡緝詩云白墮每孤清夜月烏贍還對舊時山

漢樓船將軍金曼青居於長城北山因曰金山

宋隆國夫人黃氏德清人初入魏峻家既出復歸李仁本以如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與黃一幸遂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每遇邸舍親戚至不敢坐以嫡子自稱人亦以此多之封隆國夫人或者有魏子之謗實不然也

陳吉老字子州京口人知長興縣時浙中方臘作亂陷及杭州縣東亦有竊發者千餘人應臘吉老整衆攻之手誅數十餘人民賴以安

唐僧慧暢居長興曲水寺不學於師而契心印常織芒屩蒲屨於山中道上一日謂弟子曰吾聞天台山有凱公遺迹思一往焉言訖便行長城去天台八百里後有人自天台來計暢之程一日而至後忽令門人灑埽曰今日有客至齋訖趺坐而化

歸安縣有寶谿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即射村也昔有漁者見谿上有光伺之見大蚌乘風而行光從中出遂之即沈故名寶谿宋知州葛勝仲卜居於此

葛勝仲建炎中知湖州時金人蹂江浙劇賊邵青欲道江入湖勝仲大修城郭教閱士卒賊望風引去是歲大饑斗米

踰千錢餓莩相枕藉公大發倉廩民賴全活有遺愛焉

邸閣山又名廩山舊屬長興今在安吉東北江表傳云長沙桓王攻劉繇之邸閣糧穀吳地誌云吳文帝遣從弟孫奐於此建邸閣一云夫槩所置下有邸閣谿未知孰是

梁沈氏述祖德碑徵士沈驎士製立於德清金鵝山

宋林大中字和叔爲長興令以儒雅飾吏事郡太守禁民間契本赤者許人訐告約束頒行大中一見染劄封還曰長告訐之風非儒者之政不敢奉行太守怒追逮益峻尋行鞫勘大中入獄懲治摘其爲首之妄者以白太守益大怒大中申明益堅太守尋喜其言慨歎者久之事之已露者悉從寬典官滿交象日呼吏問曰有何文案限當今日者

吏抱牘以前剖決並畢即解組始終如一日也以政擢
殿中侍御史
天寧萬壽禪寺郡城中天寧寺額趙子昂書相傳云子昂初
於僧廚下大食棹上試書六字遒媚斐亹後更他書皆不
及遂以棹面板鏤刻為寺額蓋趙之得意筆也
玉磬山在安吉東北高僧傳云釋曇諦居故鄣崑山每夜聞
有聲尋其發聲之所掘之得磬故名
無胥淹在長興無胥村舊傳伍子胥奔吳至此追者在後遇
一婦浣沙問曰見子胥乎婦曰無胥以此得名
正統十三年長興吳貴歸與安吉梅福聚眾作亂拒殺官兵
陽武侯薛祿奉命將兵討之以祝御史監軍且欲屠二邑

辭偕祝至一鼓擒其首惡因議二邑之民脅從者甚少祝
兼程請貸於朝往返八千里僅半月而祝遂以勞卒萬民
更生之德二邑感之借逸其名
梁謝覽為吳興太守時中書舍人王睦之家居烏程子弟甚
横前守患之睦未到郡覽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為
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為政肅然
陳后主后沈氏吳興人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慾涉書史工書
翰父君理卒居憂別殿哀毀踰禮時張麗華有寵后澹然
無忌遇歲旱齋沐誦經數上書諫後主稱為賢后後主欲
廢后而立麗華會國亡不果與後主入長安後主卒后自
為哀辭文甚酸切嘗隨煬帝巡遊江都之亂渡江不知所
終或言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使後主移其寵
麗華者以寵后后之內政當有裨益後主亡國之虐可少
舒矣后有集十卷
晉吳興太守謝公碑唐刺史裴清撰僧道銑書
苕水出孝豐天目山陰廣苕山下一出浮玉山至靈芝塔港
合流曲折由下瀉三百六十灣而抵太湖山海經云句餘
山三百里曰浮玉山苕水出其陰注于具區
雲臻亭在歸安璉市
莫月鼎諱起炎歸安月河人高祖儔月鼎生而秀朗目光射
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乃絕去世故專學禪觀已而著黃
冠更名洞乙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授五雷之法又

事南豐鄒鐵壁委身僮隸懇得王侍宸斬勘雷書宋寶祐
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守紹興迎月鼎召致大雨穆陵
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為神仙云元世祖遣使求異人於
江南得月鼎及見世祖於灤京時天色澄爽帝曰可聞雷
否對曰可即以所食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後
命請雨雨立至盛有所齎皆不受尋以年耄辭歸益縱於
酒醉輒白眼望天陰飆倏倏起衣袖閒嘗與客飲西湖舟
中當赤日客請片雲覆之月鼎笑拈果殼浮杯面頃之雲
起翳於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宴會有雲蔽月不解月
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為召至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
雲散如洗山坻為鬼物所憑月鼎過諸途大罵以水噀之

病自已賣餅師積餅於筐被物竊去月鼎召雷霹雲中斬
猢猻首投於前市魁取婦爲猨精所攝月鼎追婦還月鼎
佯狂避世然有以病疾至者無不應之或以蟹中黃篆符
或摘草木葉噓氣投之立愈庚寅正月十三日夜將半風
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而逝宋太史景濂記
郡城中有西亭濯纓亭白蘋亭盤翠亭三匯亭雙谿亭煙雨
亭四水亭水亭會谿亭清樾亭歸雁亭有歲寒臺汀風閣
六客堂茗濱館水堂皆郡之勝槩今俱廢
卞山有項王走馬埒又有飲馬池項王繫馬木石閒又有項
王馬迹吳興多項王遺迹疑項籍避仇吳中嘗在此地
德清紫極觀在縣西文墅山梁大同閒建邑人沈文仲曾祖

吳興太守道恩少好玄默以祖父故宅捨爲觀唐道士沈
法諫捨錢造醮壇繞壇有古柏十九株椶櫚三株宋治平
二年改今額文墅舊有仙童爲邑中孩童之祟人苦之名
其地曰仙童爲紹興初道士沈觀妙鎖置於土地祠下遂
絕
長興有城山城在縣南石城山吳時烏程嚴白虎與呂蒙相
拒於此猶有弩臺烽樓走馬埒遺址又有朱城白虎壻朱
叔廉所築按史白虎曾與孫策相拒豈嘗又與呂蒙相拒
耶又有呂山亦云呂蒙與白虎戰於此
吳潛字毅夫號履齋其先宣州人占籍于德清新市鎮宋嘉
定十年狀元淳祐閒與謝方叔同入相未幾罷開慶初復

入相收召善類徐庚金等上書乞斬丁大全六賊上宣諭
潛不當汲引庚金等潛抗疏論之時議遷都四明潛力止
之衆議立忠王禥爲皇太子潛奏云臣無史彌遠之才忠
王無陛下之福上於是積怒賈似道出師潛移似道於黃
州實北騎之衝似道頗疑曰此吳潛欲殺我也還謀言官
論其建儲之際心懷顧望乃編置循州似道使劉宗申爲
守令甘心於潛潛鑿井作臥榻於上劉不能毒後劉召潛
宴不赴乃移庖就飲遂遇毒潛之將沒也謂人曰吾將逝
矣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後歸喪於湖與
其兄淵柩同葬於邑之張家山
宋熙寧十年湖州知州章惇卜葬母於長興周行累日無所

得夢有二人告之曰頭枕霅山腳蹋白蓮惇驚起待旦而
行道問樵夫果得二山尋微路而入忽有廟宇題曰張李
二王惇駭異使葬師視之穴在廟中遂禱以遷廟之意是
夕大雷雨及旦廟已遷於山之東北遂以葬其母惇爲宋
之奸臣而鬼亦畏之何耶
望洛山在德清晉洛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洛故名
梁時長城有六眼神龜一頭登岸迸睛出彩尋軀數十同行
如從衞然
朱勝非云吳人謂虹橋爲無星橋今吳興郡城有無星橋即
虹橋也
宋釋顯彬字守中安吉人爲寶梵寺僧在空門五十年刻意

讀書詠新月詩云微光已成魄隱隱夕陽罔六幙無人卷一鉤長自開輪隨明月長香逐桂枝還三五相將近分明照竹闕人多稱賞

守恂亦安吉人年二十出家寶梵院參禮佛鑑一日上堂聞舉森羅及萬象卽豁然大悟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出牢關卽便休佛鑑曰子也透聲色善自護持後住何山歲旱郡守請師禱雨師升座作怒色曰阿誰教爾强爲天卽時得雨人呼爲恂罵天政和間歸寂茶毘舌根不壞有佛鐙語錄雙槐居士鄭公爲撰塔銘

歲庚戌鑒遭先君子大變每檢閱手澤因得所稱西吳里語雜出他稿鑒讀而痛之越三年癸丑夏月鑒手錄裒集凡若干卷冀刻之家塾若曰傳之則先君子之美不止是也里語大凡具在序中鑒不敢贅不肖男鑒百拜謹識

西吳里語卷四

西吳里語四卷明宋雷撰雷自號市隱居士湖州人是編成於嘉靖中皆記吳興軼事前有自序謂予夙好博覽史傳乘載稗官小說之書不列歲代不序倫理信手雜錄間有犯孔氏不語之戒望史臣譌謬遺亡之失冀就正於觀者云云與徐獻忠吳興掌故集董斯張吳興備志相先後書亦相類惟掌故集得入地理此書因多載神鬼荒誕只可入小說又不及備志詳載出處身分略差惟明人著述流傳已少錄而存之庶不沒其苦心云歲在柔兆執徐中秋月吳興張鈞衡跋

西吳里語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宋雷撰雷自號市隱居士湖州人是編成於嘉靖中皆記吳興軼事前有自序謂予夙好博覽史傳乘載稗官小說之書不列歲代不序倫理信手襍錄間有犯孔氏不語之戒踵史臣訛謬遺亡之失冀就正於觀者云云故其書隨筆摭錄皆不著所出亦多涉荒誕不盡可信後有其子鑾跋葢雷既沒後鑾所裒集而付諸梓者也

訂正吳社編一卷

〔明〕王穉登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社編一卷》提要

訂正吳社編

太原王穉登 撰
華亭
檇李孫光祖 同校

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祓災祲洽黨閭樂太平而已吳風淫靡喜訛尚怪輕人道而重鬼神舍醫藥而崇巫覡毀宗廟而建淫祠黜祖禰而尊野厲嗚呼斃也久矣每春夏之交妄

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之徒張皇其事亂市井之聽惑穉狂之見朱門纓緌之士白首耄耋之老艸莽鐏笠之夫建牙羆虎之客紅顏窈窕之媛無不驚心奪志移聲動色金錢玉帛川委雲輸百戲羅列威儀雜遝啓僭竊之心滋姦慝之行長爭鬥之風決奢淫之漸潰三尺之防廢四民之業嗟乎是社之流生禍也昔郭代公戮豕烏氏之妖亡西

門豹沉巫河伯之害息今之長民者不是之聞豈所謂嘗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與不然是或一道也吾儕小人不可知也已

會

凡神所棲舍具威儀簫鼓雜戲迎之曰會優伶伎樂粉墨綺縞角觝魚龍之屬繽紛陸離靡不畢陳香風花靄迤邐日夕翺翔去來雲屯鳥散此則會之大略也會有松花會猛將

會關王會觀音會松花猛將二會余幼時猶及見然惟旱蝗則舉關王會則獨盛於崑山觀音會亦間一行之今郡中最尚曰五方賢聖會

五方賢聖

按五方賢聖之名考古祀典圖經皆不載或以為五行之神余意吳為澤國地瀆五湖當是五湖之神或又以為五龍亦此意也搜神紀則謂神皆有姓氏及爵土封號其說不經又謂其司主民間疾疫故吳中是會必以五月行蓋祖其說頃見五方之外肖像為一緇一黃緇曰勸善黃曰匡阜是蛇而足矣神之首曰至尊余謂至尊者人君之號惟龍有君象宜當之又其居為黃屋朱軒僭擬乘輿君舍夫神龍而彼花竹之妖魅川壑之精靈尸之未有不膺帝罰者也

會境

曰五龍堂曰東倉曰婁門曰葑門曰專諸巷曰康王廟曰丁香巷曰北營曰胥門曰虎丘寺曰楓橋曰白蓮橋曰洞涇里曰黃路菴曰南濠曰陸墓曰許市五方會由五龍堂始故五龍堂會之盛甲於他境云

會首

會所集處富人有力者捐金穀借乘騎出珍

異倩妓樂命工徒雕朱刻粉以主其事曰會首里豪市俠能以力嘯召儔侶醵青錢率黃金誘白粟質錦貸繡歛翠裒香各一其務者亦曰會首會首之家先期數月畢力經營臨期數日輸心會計及期不過騎馬市中揷花鬢畔執鞭張葢往來指麾而已要之皆亡賴爲之亦有賓緣衣食者

、助會

荒僻小市城陰井落之間不能爲會或偏門曲局一部半伍山裝海飾各殫其智以俟大會成并入之者曰助會

接會

會所經行通馗廣陌闠閱高門及市人之家洞去扉闥張玳筵妝繡段飣餖組繪籩豆千百殽核尋丈紅炬金罏香氣如雲神像過門士女羅拜謂之接會往往所費不貲

看會

會過門之家折簡召客賓徒戚屬閨秀嬰奇雲至雨集家窺則朱門錦席水覽則白舫青簾花間而玉勒搓柳下而紅妝映目星而秋漢微波鬢雲而春山遠翠玉斷珠連簪過黛績富者刻筵張具千金一揮貧者茶杯脫粟而已若夫街塡巷溢壁倚楣馮店外壚傍簷間井上袂雲而汗雨者則又不可數計也

打會

會行必有手搏者數十輩爲之前驅凡豪家之阻折暴市之侵陵悉出是輩與之角勝爭雄酣鬪猛擊旁觀之人無不罷市掩扉奪魄喪氣此皆怒髮裂眥暴虎馮河之流往年倡導海氛焚燒官廨不過此曹爲之漏網出柙之姧跳梁跋扈之黨司干城者宜有以灰其焰而熄其燼也

粧會

入會之人褎禰衫幘衣裳楚楚紅殷翠鮮香燻粉傅髩上則簪白鷺羽翦綵花雪絲紅豔翩翩可觀

走會

無所事事而但白袍烏帽戴花枝捧香鑪徒行會中者曰走會道人擊磬談經叢叢馳騖者亦曰走會特無贅簪花耳

捨會

公卿士庶之家稚齒孩提弱齡髫齔蘭芽棘心鵷雛璧樹白晳清揚之子錦帶懸髦之嬰輒令佩刀躍馬執鞬持橐消赤子之心傷黃口之氣雕其樸而琢其純嗟乎可惜已

色目則有阜隸衙兵舍人掾吏健兒旗手蒼頭執蓋輿夫牧豎之屬每會數百人

雜劇則　虎牢關　曲江池　楚霸王

單刀會　遊赤壁　劉知遠　水晶宮

勸農丞　採桑娘　三顧艸廬

八僊慶壽　虎丘赤壁畫小舫令壯夫舁之舟中蘇公二客及兩長年並皆孱稚歌喉清妙而長年能唱竹枝璦瓏梟梟有破烟出峽之聲

神鬼則　觀世音　二郎神　漢天師

十八羅漢　鍾馗嫁妹　西竺取經

雷公電母　后土夫人　專諸巷有兩觀世音坐后者歙人女間靚有艷姿魚籃觀世音是天庫前民家子纖弱娟媚子都之姣也觀者尤嘖嘖云

人物則　伍子胥　孫夫人　姜太公

王彥章　李太白　宋公明　狀元歸

十八學士　十三太保　征西寡婦

十八諸侯　五龍堂王彥章以壯夫爲之

鐵槍金甲凜凜有虎賁中郎之想　白蓮
橋寡婦則妓童十二人即玉樹瓊𦦨衣即
香紈白苧馬即珠勒銀鞍斜陽之間紛如
積雪
技術則　傀儡　竿木　刀門　戲馬
馬上橇　走索　弄繖　廣東獅子
獅子金目熊皮兩人蒙之一人戴木面具
肖月氏奚奴持繡毬導舞兩人蹲跳按節

君出一體弄繖則一架五繖大者如屋一
人弄之左提右攬當其奇處即屑端額上
腕畔臍間皆繖也
纏結則　藍閔亭　鏡子亭　麥柴亭
五雲亭　九層亭　錦毬門　鞦韆架
採蓮船　五龍之藍閔長竿五丈結爲重
巒蒼厓雪巘干霄犯斗　虎丘之麥柴則
雕簷曲楯疊架連楣皆以麥柴爲之如黃
屋瑠璃光射清旭眞奇玩也
樂部則　柘枝鼓　得勝樂　軍中樂
太平樂　清平調　單合笙　雙合笙
歌拍鼓　十樣錦　海東青　按樂者錦
衣少年復有垂髫幼稚金鐃長笛鼓吹競
奏馬上臨風雲凝霧結老伶髦工岐舌嘆
賞自謂莫及也
珍異則　金花鐙　眞珠帶　飛魚袍

蟒龍衣　犀角弓　紫檀箏　商金鞍
刻絲韉　玳瑁笙　珠繖　水墨畫繖
錯金兵仗　螺鈿兵仗　百斤沉香
百斤雄黃　聞洞庭會中黃白龍裒金銀
掩髮爲鱗復以金銀指環連爲長組維之
以行此尤駭心極目所不及覩者也
火器則虎丘之爆仗一枚四人舁之
祭器則南濠之瓜仁壘花石牲牢尊壺俎豆

皆以瓜仁飣成如雪圃霜林瓊筵玉席
東倉之五穀壘則以稻黍之屬髹爲樓觀
軒楹楣牖動合準繩光絜澄麗濯濯可鑒
千靈百慧窮精竭神直可供一笑耳
散粧則　打圍場　野仙人　八蠻朝
山魈戲　太保参　平倭隊　洑兵隊
廣兵隊　毛女仙　小僧道　小醫師
金錢卜　蓮花鼓　琵琶婦　行脚僧

小將軍　射生弩　鬪蟋蟀　採芝仙
白猿精　廣兵皆賈香人爲之竹帽氈裳
鏢刀藤弩迺其土服洑兵則城中之淘金
戶猛憨多力是眞嘗殺倭者也
會行迂緩弥日不休行者不及齋糧迺有盛
壺漿積果實製湯餅於門閭迎勞之者南濠
之柿脯十石冶坊之包子麥屑千斤徐氏之
酒巨罌五十計口分遺一物一觴不能徧逮

嗚呼以不貲之財充無益之費神而有靈毫
誰欺欺天乎凡二日編成藏之齋中以消煩
暑

附顧文學雲龍書

百穀信奇材也可畏哉吳社編之作匪徒摛
藻適情而已葢有憫時之懷先事之慮焉他
日柄用其所設施而展布者具見之矣第編
中有一二未盡敢略陳之出武庫之戈矛用

公家之甲冑青衣行酒何等事也而演之於
承平之世昭君出塞胡爲然也而效之于熙
靖之朝手搏爭勝何止數輩會首釀財不翅
千金輿木偶而入人之門恣所要求假神威
以懲人之慢僞張維縶甚者郡倅出遊廻車
讓道纂條入請行令戒途此有以滋無忌者
之心而來欲逞者之計未幾則盜發附郭之
民家禍作巖城之宫室矣憶得往年嘗一舉

之不旋踵卽兆島夷之変此固有識者之所寒心也近者鄉達老成閉扃門巷不容入里是卽百穀之心焉耳賤子慙無馬遷紀事之才徒抱杞人憂天之戚幸以愚言轉致作者使潤色而增入之闡之當道必有讀未終篇推案而起者矣雲龍頓首

一之江夏先生足下

吳社編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有吳郡丹青志已著錄是書專紀吳中里社之事其神名五方賢聖乃淫祀之尤者而謂本於搜神記殊屬附會不經所列走會搶會諸條亦徵風俗之弊末附顧文龍書謂穉登是編有憫時之懷先事之慮然鋪張太過不免諷一而勸百矣

連抑武雜記不分卷

〔明〕連鑲撰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筆記一卷》提要

原缺第二葉

西玄海督諸王子多贈海之俾喝名扶信豈之王以業庚寵足徧其化為之參
詞酌可其說教示小玄足揚則直使二人之言四發卑玄之去成為定也三
日西三示述玄海玄諸其用財証佶之情業死之已西天與温祥史事賭西
來訊事付太常白其玄海堂大誼見偶不无致之意與王宗皆填其玄示
則勵發云其玄海示死三日就帑以財動諸王族曰信謹我其尚之符
捐庭為以紫藏矢詳諸居狀詞遂若教翻盡其皆示之正氣直詞一者為
矣

張村惡坊牌

張璞者盛人以進士任也柳御史其居第之存濺之北門有四柱大坊
牌張初為名以李氏齋之祖同官為中書舍人任張為之孫璞
簇其發府由有恩禮李氏德之而張去已久居第為蔵宿千戶所
將而坊牌猶立其門也楊堂以為事他從予為徙之移置之左蘇
之日左二柱已以地矢其右弟四柱後有柱木抱撐左坊有高懸杆
石以不移之已二方計人不柱乃建石柱而起不可脫也最異樣以白事
其視之信乎乃不專以為腐地祝曰吳張公之天也予求為公之居身
我為陸之人為公心慢不計咒居宜已唐他人公不宜忘之行此祝畢為
用人力而移已脫矢最異為之大駭人因言嚴宿住宅之切白日其多攫鼓
擊者故日而霜死居民皆謂用物弘而取精多者死化為厲現形出堂
不作矣

德安異人

嘗觀世之言神仙者皆為有道而致于今有內丹外丹服氣餌藥之說
術類不免世也前古如何義不抗道德園初如丹類似張三丰人何
嘗見其有得者哉御予至雲南存遇一異人偶以事往隨楊守大參熊
見一人踞藤蔽牆中異而問之曰王氏年七十七歲父母為陪部檢匣
而出走後從師無定所大其瘦見之人布棉其前寒暑如一致齊
以後之深置庭中始末似半後以示其盤其寬之史云我數日始月無飯
者亦不知其何食也今年九十三四矣予曉以之不甚信也以麥餅
予命左門守僧設餅與之初猶未口　僧燒香乃渡過之遂遂餳噉餅
狀之未許則蹺足石動時有從馬數十會四匝述之從乃傲傲而行前道
大開與教文一張而送如超然從也焉與不可超而此係公上予脩係其
其天才異人也

李嗣山西撫、

筆記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連鑛撰鑛字抑武常熟人嘉靖中官安陸縣知縣玆編就其生平聞見隨筆紀載其目曰兩京舊聞曰先輩故實曰鄉邑舊事曰宦游約記曰隨手筆餘卷末附以倭變紀畧九則頗多傳聞失實之詞不足據為徵信也